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六冊目次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四)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四）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

明崇禎刻本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五目次

奏議

紀宣大事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五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宣大奏議

洪武六年三月

命徐達爲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爲副將軍統諸將較往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之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

命卿等往西防邊已復思邊守既定還備勞兵乃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召卿等還令問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

命卿等往鎮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擒群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遠度至還宜先圖上方畧使朕覽之

永樂十一年十月山西緣邊烟墩成先是從江陰

侯吳高請於緣邊脩築烟墩至是東路自天成衛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衛煖會口西路自牂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灰溝村烟墩皆成高五丈有奇四圍城高一丈五尺外開濠塹弔橋門

可垂不朽

道上置水櫃，按月盛水，寒月積冰，城置官軍三十人守瞭，以繩梯上下，皆上所規畫也。

五年十月初，戶部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秋糧，貢欠者多，請令布政司官量徵土物，赴邊糴米輪納。至是，山西布政司上轉輸事宜六條：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之糧，宜徵民間所產有度邊境所空用，若布絹綿花茶鹽農器等物，估其時值十分減二，運赴邊上，令掌收糧官辦驗酌量市米上倉，一運物於大同宣府糴米上倉，雖便然難盡糴于一處。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二

宣大

宣於應朔蔚州渾源附近大同宣府常豐之處，朔置集場塲房，委官平糴轉運赴倉，一過年貢欠之糧，未經蠲免者，先徵十分之四，收其土物，如例赴邊糴米，納足一撥，撥之處宜有斟酌，平陽太原澤潞股實州縣俱徵物貨，赴邊吉陽近山燒瘠民力艱難，宜存米糧五分納于隣境，備所其餘徵收物貨貯於布政司官庫，陸續運去，易米輸納，一大同宣府官軍除操備守邊外，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勸實督令屯種，歲收子粒，備特備用，一邊衛軍士及冬處調來備禦者，月糧支本色，其餘官旗俸糧。

宜估價折與布絹等物，則軍民兩便，事下行在戶部官會議以為可從，但集場塲房空待事有效時設置。

上從之。

正統三年九月，山西安東中屯衛百戶周諒言，故東勝州廢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非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等，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為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澤水坪偏頭關水泉堡四處營堡皆在其內，可以不勞戍守。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三

宣大

每遇冬月，就命將統四處守備官軍于此駐劄，備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裨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

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

兵部奏雁門等關係山西喉襟之地，附近關口凡數十處，俱通人馬，萬一達賊窺伺入口，為患非小。

乞
勅都督孫安等或砌城垣或塞空缺或鑿濠塹多方設法斷賊來路從之。

景泰元年三月總兵官石亨言三事。一聞虜賊將犯大同其巢穴在斷頭山去寧夏不遠請調延綏官軍姚岷等衛土軍往寧夏提備仍勒寧夏總兵等官遣人覘探虛實量出輕騎直搗巢穴賊自遁。一山西布政司原召募義勇抽選馬步一萬七千操備守城請量撥大同各城協軍守備一大同左右各將二人分守東西二路其中路惟總兵郭登請以都指揮金事潘典克恭將副登命俱從之仍

勅工部尚書石璞往山西同右副都御史朱徽等再舉明世法錄 卷之五 奏議

募義勇訓雁門關練習聽亨調用。

八月于謙奏今大同宣府地方賊寇稍退道路頗通然所在城池糧儲缺少若不早為區畫恐虜情奸詐卒有緩急軍餉何所接濟乞

勅山西都布按三司并管糧銀守等官公同計議將所屬應運大同糧料及附近山西大盈等倉糧運大同各城收貯備用其宣府糧儲令戶部設法催運及

勅總兵官朱謙等議或將龍門等處改置運宣府各城或將在庫銀兩及時雜買仍依臣原奏元量減

客商中鹽米數以廣儲蓄此外別有可以儲藉糧草長策聽各官區畫奏請事下戶部議以二處中鹽米數宜府米豆價平不須減少惟大同納米豆中淮浙等處鹽者每引減米豆一斗餘悉如議從之

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奏戶部送銀二萬兩令臣責付山西布政司派屬經買糧料兼山西天旱無收若復得糧則米價愈賈貧民無食死近日大同道路已通糧儲稍足惟懷仁縣渾源州朔州三處缺糧已當撥軍於太原府倉領米一萬石運給若

舉明世法錄

卷之五 奏議

五

宣大

猶不給乞以前銀分送各該官司令本處操備官軍按月給本色米一次給折色銀一次則軍無乏食民省糴運實為兩便事下戶部請如其言每銀一兩准糧二石五斗給與軍用從之

成化十八年六月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言山西內迫

京畿外控夷狄實西北重地比年旱澇相仍師旅數動倉廩多空軍伍多缺人民轉徙未歸戰馬倒斃者未補皆急務也臣謹以撫民安邊事宜列上乞賜裁處一減起運以紓民力山西所屬夏稅秋糧計

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武永樂間
自存留外，僅輸給大同各衛并馬門偏頭二關正
統末年，虜寇犯邊，乃以太原等府澤潞等州稅糧
輸之，宣府成化二年，官軍欲持河套，乃以各屬稅
糧輸之榆林，自此存留數少，豐稔之年，僅僅足支
遇有荒歉，所收俱輸宣府榆林，而馬門等關所派
多無徵之數，內地諸倉，又全無派撥，以致王府諸
司祿俸不足，加以轉輸邊倉，正糧之外，又追餘價
困弊之民，其何以堪？况今內地倉廩俱無餘積，伴
有師旅，其何以給？竊見宣府糧州舊係山東直隸
皇朝世宗憲 卷六十五 奏議 六 宣大

屬府給之，榆林糧州舊係陝西給之，乞俯念山西
人民凋瘵，公私匱竭，

勅所司自明年以後，如舊生派，而山西糧州止派大
同餘存留三關并內地諸倉，庶倉廩有積，人民少
憂，一增軍伍以實邊衛，山西所屬衛所原額官軍
六萬一千二十名，實有三萬七百三十五名，其間
操守大同等處者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名，見在
衛所僅五千七百五十八名，而又多疲老，兵備寡
弱，莫此為甚，切惟國初以來，山西人民編戍南方
諸衛所去家遠甚，非其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所清

親巡民

後急改

勾不已，彼無守禦之實，此有分撥之苦，乞自今年
以前，已清出應解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廣江西
浙江福建南直隸衛分者，俱留本處撥補缺軍衛
所仍行原額所開露籍冊，自後有所現避而逃者，
則仍前起解原衛，庶情順民情，有違備一折收
稅糧以撫逃民，比年人民在逃，竄而山西州縣為
甚，姑舉其一二甚者言之，若平陽之稷山縣原額
田地四千五百八十餘頃，納歲糧三萬七千餘石，
洪武間差官履畝簡覈，凡山崗溝澗沙灘不堪耕
種之地，解今起科，共計量出田地二千五百五十
皇朝世宗憲 卷六十五 奏議 七 宣大

餘頃，增稅糧四萬一十餘石，至今賠納艱窘，殊甚，
又如寧鄉縣山深土瘠，自洪武以來，逃移死絕人
戶一千六百有奇，田地荒蕪，棄遺下發，糧一萬
餘石，累及見存里甲，其後每歲免徵十五折納鈔
貫民稍甦，省至尋泰間，以邊糧缺乏，如舊全徵，故
此二縣凋敝特甚，逃移最多，今宜如何，每石折銀
三錢，草每束折銀二分，俱解布政司收候，豐年發
至邊關就糧，庶幾流亡自歸，田野自闢，一招募納
馬以嚴邊備，偏頭關最為要地，近年以來，原操馬
數，例死殆盡，見馬僅三千有奇，其間又多瘦弱不

鹽池稅不
准民私
為鹽池

堪征戰。倘遇虜寇來不能禦去不能追誠為可慮。乞以大同納米之例推行山西至若官吏監生犯罪為民有能納馬六匹銀六十兩者亦給與冠帶軍職犯罪例該立功者有能納馬八匹或銀八十兩就今巡職帶俸差操如此則戰馬數多足以制虜一獨填地之稅以利民山西諸

王府親王郡王將軍妃夫人郡縣主薨逝倒于公家

隙地營葬至感廣狹已有定規近年以來

王府主喪者往往假以擇吉為諱奪據民間膏腴之地例應弘步若干則照弘築垣其上垣外各侵數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八 宣大

步以祭欄馬之堤不循舊例多占畝數地耕盡歸

王府額稅仍及小民夫古之葬者必擇不食之地所

以為長遠處也乞究親王以下墳地原係小民稅

地者即除其額稅仍

勅所司通行山西各

王府自後凡遇造墳安葬如境內無可用官地照例

頒給官價撥買民地即如數器其糧種毋得侵及

小民如此則貧民可免包納稅糧之苦一廣鹽池

之利以足用河東運司所轄鹽戶一萬七千五百

餘丁歲辦鹽課三十萬四千引每歲春月鹽花生

結則鹽丁下池取之課足即止不過兩月臣詢之鹽池周圍百餘里每年三月以後鹽花不時生結鹽戶所取不過十二其餘自化置之無用殊為可惜乞

勅所司議令山西開刑諸司將徒流以下罪囚俱發

運司以廉幹官一員領之每歲二月以後今之採

取除鹽不為定額隨其多寡收貯易銀或以供給

邊用或以糴糧備荒素入

詔付所司議處之

六年六月初大同洪州順聖川之地洪武中嘗撥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九 宣大

民承種其後或改設御馬監州縣天順末乃并多

餘田土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各納糧五

石草十束成化末巡視尚書余子俊以田多種少

人增糧至九石五斗然徒有虛數而已至是巡撫

都御史侯恂復請令納糧紳如舊數從之

十一年二月初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李介陳邊務五事一便調集以節邊兵大同去

延綏千餘里每遇有警難以策應備頭開舊有遊

兵又已奏留防守請就近相須應援而令分守代

州秦將姚信改游擊將軍如舊分守選三關兵三

北人戍北
南人戍南
以此番天
下而民役
定矣

三千聽其調用。如宣府有警，大同游兵徑赴戡戡。偏頭關游兵移住大同，西路延綏游兵移住偏頭關。如延綏有警，偏頭游兵徑赴截殺。大同遊兵移住偏頭，宜府遊兵移住大同，東路界廣兵無遠戍之苦。而有聯屬之勢。一收遠軍以實邊，伍非人戍南者，率斃於瘴癘。南人戍北者，多困于苦寒。以此逃亡數多。召募難集。今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所屬州縣清解軍丁，往南方諸衛所補役者，請免令起解。改編于大同所屬邊衛。廣人情便，空逐衛充實。一處班軍以嚴邊備。河南山西倒撥官軍分班防禦。明世宗錄 卷六十五 兵考 十一 宣大

占役軍士，動至數百。請立法禁革。自鎮守總兵分守守備內外官，原有奏定軍伴名數，外如副總兵以下官，亦宜定擬名數。凡協守副總兵與軍伴三十名，遊擊將軍二十六名，監鎗內官二十名，仍出榜曉諭，不許于額外役占。違者聽巡撫巡按官舉奏，照例黜降。尤甚者，從重治罪。巡按官滿日，將各官有無占役，具實以聞。至是兵部覆奏，謂介所言皆可。行。但欲改姚信為游擊，恐不便于事體。請于三關擇精兵三千充游兵，委嚴勇都指揮二員分領，仍聽調度，為宜從之。明世宗錄 卷六十五 兵考 十二 宣大

烽火初起男婦體負日問其故則曰一人之身
既以當軍又以應役一石之米既以養家又以奉
將軍歲餘徵求日甚何暇及于妻子此養軍之
未至也錢穀日少扣算日巧馬價多止十萬給料
日止三升或過時不關或未夏先止馬之倒死日
多軍之買補愈困胡馬一嘶群易驚走此養馬之
未至也臣簡點邊墩器械抵牾甚多問其故則曰
器械原無定數各官兩月下班更替之時互相交
付數十年來無人點閱或量數買補或彼此傳借
以致各寡不同料錢無用此軍器之不足用也邊
臣明世法錄 卷本五 奏議 主 宣大

臣臣不事
分統則法
神一而
之無絲

蔚州馬管各墩俱被殺掠副總兵趙昶遊擊將軍
劉淮領兵六千以爲防伏烽火數傳文移累至各
官畏縮逗留不進小敵如此大敵可知臣常會計
兩將領兵在外凡二十餘日費銀二千八百餘兩
錢糧虛耗一卒不救總兵巡撫鎮守貪懦至此使
或旁騎長驅安能折衝禦侮乞

勅各部痛革前弊將巡撫總兵等官從公推舉剛介
廉勇洞曉謀略不事奔競者往代其任革去郎中
等官凡士馬錢糧一切界之閒暇之日增築墩臺
以接烽火于寧黑水水口三處增築屯堡以爲接
應聖腹裡諸衛之閒卒以爲兵耕近邊之空地以
爲食又於歲豐之後修築大邊蓋屯于其中而食
于其地務使聲實皆強形勢連絡
陛下可以安枕而臥矣兵部覆奏從之
嘉靖十一年六月監察御史徐汝圭言非虜之衆
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綏一屯威寧海子之北
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近宣府近遼東延綏之
寇雖其一枝然族類相同其勢易合而中國所以
禦之莫先兵食思患預防此三鎮皆不可緩也以
食言之延綏則宏濟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

若開聖志
地不起科
捐盡方寸
耕荒者矣

楚粟餘鄧陽計粟餘漢中以達于陝宣大則宣二
麥將登多人糧置及轉糴於山西山東河南三邊
則西運易州南運軍城非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
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貨車給食于官以兵言
之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府
遊兵宜駐此以爲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城與陽
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
處則護衛宜庶以爲調遣之援非直隸八府責令
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
陝遊兵各于本處分投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
聖明世法錄 卷本十五 宣大

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恒擾
矣疏下戶兵二部議覆請下邊臣計空舉行報可
十八年六月總督尚書毛伯溫言大同以非川原
平衍非城堡不守而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項
得應召軍三千餘創立五堡漸可底績空添設參
將守備統轄新軍即以守備等官孫麟等六人充
之仍給諸軍糧銀馬匹并兼地之可耕者爲經久
計
上是之其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
科但毋爲有力者所奪違者罪之

十二月初虜數入山西

上令兵部會官議處邊防事宜兵部奏三關兵募虜
每從寧武入請于寧武增置士馬六千人分爲正
遊設參將遊擊各一人領之其老營堡接境之處建立城
壕增置士馬亦設一參將領之令其彼此聯絡庶
可善後疏入下本鎮議提督馬門等關右副都御
史陳講議曰西非有九鎮而三關不與益
成祖窮征北漠遠城東勝其時三關在內地固也自
東勝一撤則偏關二邊之外卽虜窟穴而士馬之
聖明世法錄 卷本十五 宣大

額猶仍

國初無怪任胡之窺伺臣等奉命部議來輯群謀小
有異同以計久遠蓋大同者山西之藩籬也三關
門戶也岢嵐一道底除也藩省諸郡堂室也老營
堡之界東長峪者去大同最遠故常忽之而虜每
從之入平虜參近遠莫能至兩鎮受禍厥有繇矣
今宜遣六千人戍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糧
餉不增而兩鎮皆利如此而後藩籬可壯也三關
地利以寧武爲中路莫要于神池以龍岡爲西路
莫要于老營堡以馬門開爲東路莫要于北樓諸

口緣神池遠西則利民堡亦通賊之徑計偏關之界則八角所實遠中之區宜將中路參將設于神池西路參將設于老營堡東路北樓諸口增設把總指揮其神池守備移置利民堡改曰利民守備老營堡遊擊移置八角堡罷其守備改曰八角遊擊如此而後門戶可固也藩籬壯門戶固則庭除之兵可省而三岔守備又當議罷所以節浮費也設中路參將于神池空增其軍至三千人與利民堡守備一千五百人寧武守備二百餘人其爲中路一大營則自陽方口至野預溝一百二十餘里可盡地守矣老營堡空增軍至三千人與偏頭守備五千人共爲西路一大營則自野預溝至黃河七堡三百餘里可盡地守矣鴈門守備三千一百人而北樓口稀濶之所空增五百人設一把總領之則東路十八隘口四百里可守矣鎮西街有卒千人營至則守天溝水合則守黃河而庭除庶亦有備矣八角遊擊增軍至三千人則東西往來旦夕可至而應援亦有人矣計增募軍五千人費銀二萬五千兩馬亦五千匹請太僕給三千不足倡五台及代州商稅克之其歲費宜比宣大銅召

中淮盛及田老營堡水泉營諸處疏下兵部覆如其言

上悉許之且令戶部亟議錢糧以聞

二十三年十月虜自犯兒整河將入寇宣府報至上命總督翟鵬等整兵待戰各邊鎮巡諸臣一體嚴加防守

虜至順聖川

詔參將茂鎮督兵守紫荆關浮圖峪余勛守居庸白羊各關口切責翟鵬等與王儀戴罪殺賊事寧奏處

戊寅虜至蔚州洗機利臺巡撫王儀報稱前賊並不散槍分守參將張潤調槍至西窪兵部所遣偵探人又報賊攻堡殺人

上怒諸臣奏報不同

詔總督及各撫鎮官督兵分布截殺逗遛失律者械治之

上諭兵部曰今日狄情可疑此非其時也是有數端

或以昨歲吉囊嗣子之真偽或窺伺

朝廷暗祀有內民勾引或防兵怠忽縱彼得入或有不悅之徒故誘胡邪作孽罔上爾等職任邦戎當

爲國盡赤誠謀運策還將練兵防奸究孽卽區畫
舉行勿同勿比兵部言虜無遠志山西鎮撫曾統
等據三關遊其西河南巡撫維昂部軍民備其有
保定鎮撫鄭重等扼各關制其東王儀等部諸路
擊其北而聖鵬居中調度若南窺龍泉井陘或東
犯紫荆白羊則各鎮分布關隘嚴加把截宣大三
關合兵跟蹤萬一越關深入卽
畿輔當清野戒嚴仍須
勅各關營厲兵待寇

上命如議行

皇明世宗憲 卷五十五 後編

太 宣大

二十六年二月右都御史翁萬達言宣府正奇遊
兵四營每營官軍三千員各分屯要害統以總副
參遊等官立法不爲不備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
承奏選各營精銳五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舊
統之每名額外加米五斗遂致各營虛耗而又別
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又遇戰陣復自謂親兵居
後反擊諸路兵爲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
指揮董賜李塘等前愆未贖復失律宜正其罪
并罷新委坐營官周鐙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
營各路事下兵部覆議如萬達言

事外之
在內之
關防
關防

皇明世宗憲 卷五十五 後編

尤 宣大

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卽
今革罷原撫鎮官本當遽問俱宥之其軍士勒歸
原伍坐營官周鐙董暢等俱如擬翁萬達奉
詔會同三鎮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曰設險有常道
所貴因乎形勢用兵無定術所貴酌乎時勢山西
起保德州黃河岸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
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邐而
北東歷中非二路抵東陽之鎮口實六百四十
七里宣府起西路四陽河逶邐而東北歷中非二
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三里共一
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
也山西堡老營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
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
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
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
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一千五十餘
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
地有險夷迂直德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
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稱難守
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守者北路也山西偏頭關

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頭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鴈。倒馬龍泉。平刊諸關。隨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宜府入。未有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是以議者有唇齒之說。門戶堂與之論。蓋以是耳。其形勢大略如此。古稱夷狄之衆。不當中國。大觀若智力功拙。及戈盾器械之犀銳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也。衆之族。驚忿而雄。提出于風氣。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理。專于技而無待之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于群牧。業分四民。百一爲兵。勢於訓習。且弗專。故多弗精也。彼聚衆爲衆。乘時而攻。我散衆爲寡。盡地而守。攻無定勢。所貪嗜疾馳而逐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賁甲而隨之。磨礪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今進無所驅。退無所懼。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難人。上下牽制。故彼拙日巧。我巧日拙。彼之兇焰日熾。而我之上氣日餒矣。虞近且併。西海吞屬。藩掠我居民。爲彼捍謀。諸酋所部。視前約。增數倍。每一大舉。動傾十餘萬。勢聯絡蹂躪。關南侵駭京師。而

我沿邊伍籍。止縮于舊額。所常帥旅。莫敢遞遞。蓋時勢大略如此。夫度形勢之便。則詳于外防。正以捍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矣。山西秋防。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四千五百人。併禦大同。而內遼寧。屬一帶。乃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爲大同聲援。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不足共事。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之。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募遊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也。夫弓兵卒已六萬餘人。公私轉需。內地騷動。所謂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備多者。正謂此耳。宣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兵馬。遂空虛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資。及本鎮守兵餉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實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

補內所以
防外此
也

卷之五
上
下

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往事處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方始皇皇調徵請討何益于事是知形勢不同審固嘗預羅過之兵固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云者築垣乘障必資于人力之謂也虜凡定遠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牆則難者易易無牆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則非千人不

車明世法錄

卷之五

主

臣大

能攻以有垣堅足憑也若遇虜于平曠之墟則十人脈羊十人狼虎鮮不爲所吞噬矣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也況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塹有可守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功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千里屹然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所以必帶甲登塹列營而待敵哉蓋有險不設與無險同有險而不守與無塹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廣防秋併

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時用入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垂成之功守邊實時之急

車明世法錄

卷之五

主

臣大

國家雖費要非得已臣等稽往處來就中揆策如所條列于左者雖無甚高異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仇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驕狂然後朝食斯固安撫之壯圖亦臣等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故臣等但知盡力于所可爲而不敢妄觀于所不可必耳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宣大鎮邊其極當虜衝要非路則龍門赤城至獨石雲州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剛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畫界五十餘里此極當繕修者也其餘稍緩者每歲倍用防秋兵糧從宜修舉一度工費而工約費糧實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除舊所餘尚需銀十六萬三千六百餘兩乞命戶部給發其守邊八事一旗防秋山西內邊寧鴈諸關原有戍兵及外邊開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者遇秋但令戒嚴不必益兵其倚關以東又宣

大地方當盡沂布兵聯絡戍守仍隨宜更調及時聚散以休人力一併兵力山西大同兩鎮外遠自偏關歷老營至東陽河鎮口臺七百五十一里宜將兩鎮兵馬通融分布併守要害仍量留寧一帶兵馬以爲內防一重責成各鎮總兵官務督偏裨往來防禦其防秋時邊界失事則查照分派之信地防秋後各城堡失事則仍照原轄之地界因以坐罪一量徵調山西宜大兩鎮此既精客兵振氣勢遠難悉罷第當量減冗延緩新遊兵二枝本爲策應宜大而設今宜量行徵調權延緩兵一枝駐劄

畢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宣大

宣大

宣大適中地方備援三鎮保定兵一枝駐趙州堡遼東兵一枝駐赤城比之往歲十省其五六矣一實邊堡宜大山西各衛所軍有願携家住本鎮邊堡者悉從其便或先竄各他鎮者許其自首回衛一明出塞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住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孱弱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掠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一計供應客兵應援往來無定及併守大同出百

里外皆行糧料草全支代州寧鴈諸關守兵免調者不支行糧其宜大陽和萬全等堡更番休息者間日一支一省財用近山西革罷民壯宜大量減遼陝客兵計所省糧餉之費且將六十餘萬內地民力可使暫紓兵部議萬達周普可行修邊請先自龍門赤城始今陝西遼寧俱有警報宜大密邇又恐虜聲東出西窺以保定兵一枝延緩兵一枝如所議預調遼東待有警然後發財用既省宜令首臣務論使有司不得朦朧科派

上曰茲修邊守邊諸議具見總督撫鎮諸臣竭心邊事爾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宣大

宣大

務俱如擬行

翁萬達奏邊鎮京師屏蔽設險守要惟在審形勢酌便宜而已蓋天下形勢重北方以鄆虜也而我朝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故其時實始開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

朝都幽薊偏東北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但已哉今日天下形便重宣大以數警也而近時與往年異往年處山西近時處京後何者處

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其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禁
建議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陞永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處
者。可憚勞哉。蓋虜之爲患猶泛濫之水中國設守
循障水之隄諸隄悉成則漸成隙漏諸隄未備則
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之陞永矣。昨歲彘突于
鎮安今歲狼顧于滴水搖尾以歸駢首不解安得
不爲之寒心哉。夫往年修邊之役宜唐始西中路
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於財力開多未舉。又以
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間素稱險峻深賴支部

生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主

宣大

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
不可犯其勢必不肖以險遠者自阻而朵顏支部
復爲所逼徙避他所非東二路之急視前蓋數倍
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嶺而西至
永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
盡界爲邊九千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
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
邊兵分兩路邊外防則陸慶永寧之間倉皇騷
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
地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夫天下之事

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力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利宜
之非路谿谷辟地貧瘠往年不數數患虜者彼誠
避其險遠而無所于利近乃入寇至再志在內地
又知內無重垣耳內設重垣虜計斯沮故今在左
腋龍門衛楊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俱
當厚爲之備以絕其所必窺設虜仍貪入則須
繇獨石馬營而南邊巡前却於谿谷辟仄之間而
我內垣之守愈固攻不可窺掠無所獲疲其力而
衝其中虛伺其隙而要其歸路當無不覆之寇矣
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

生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主

宣大

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
犄角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
而盡之於人謀者也臣往來相度擬于東路鎮南
嶺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虛築塔僅三
餘里可以省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歷四海冶
永寧先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不可乘者稍爲更
改俱修創新牆一道北路外邊補修創修務期通
完又自永寧墩歷鴨鴨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千
墩而止另爲創修一道據要害是爲近邊即與
東路新牆連而爲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

須併力外險蓋不止備湯之設樂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率然相應之利也

五月兵部言京師天下根本宜大虜所道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即或內犯亦可星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戶縱虜入之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歐陽安等統二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宜大日弱而虜日強盡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況選其精銳乎此可慮者一也今春諸將雖有微獲不過九牛一毛而虜之蓄忿

聖明世法錄 卷本五

天 宣大

不少以二鎮之弱而又分其力則三軍解體謂朝廷不復念我矣以解體之辜當選忿之虜不待交鋒可為寒心可慮者二也諸營挑選之後伍缺既多勢必召募所為驅市人而與之戰漸足賴乎可慮者三也延寧甘肅選兵入衛有警尚有諸鎮應援于外宜大捍禦于內也若舉行之宜大使虜虛整入東以誤我師而併力宜大不支宜大不支則虜長驅入畿輔此可慮者四也伏惟留四部選兵于本鎮聽總督巡官不必預調入關萬一虜內犯即督發入援不必俟命則兵將有定志

而二鎮可保矣

上深然之

四月御史蔡朴言曩時守臣於大同弘賜諸堡外增築鎮堯等六堡內有懸地五千四百頃建城募兵且耕且守而移北東路恭將駐得勝堡并西路恭將駐助馬堡各邊中調度以爲應援可爲得策後都御史何思謂其孤懸難守欲改掣內地若以大遼難守而併之二邊二邊難守而併之內邊則日削而勢日蹙豈善計哉乞

守六堡如故又四海治永寧舊牆單薄乞亟

聖明世法錄 卷本五

天 宣大

命增繕並築敵臺五十一座仍於大小紅門柳溝口外邊通中處所增築空心敵臺三座其非路獨石一帶塞垣二區宜先設敵臺四十座計需銀七千九百餘兩請以萬全都司所貯餉銀充之又大紅門原設巡簡一員後移隆慶以致本口竟無盤緝請仍設本地以便巡簡兵部覆如其言得

旨俱如擬

七月宣大總督許論奏比得降者言虜賊糾衆將冠關南不可無備臣按古北紫荆兵險足恃惟居庸西連懷保一帶諸口可通大舉屯戍單弱乞查

宣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馬士一駐懷來一駐
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並列倘賊果內犯則四營
已先據險在邊諸營復尾其後臣率標兵與大同
遊奇等營直走其西北路分守之兵及新撫夷兵
合營徑趨其東如此雖關東有警亦可朝呼夕至
下兵部覆可從之

三十四年二月戶部給事中黃謙因宣大告饑邊
計缺乏條奏三事一議積聚謂代州去山西大同
其近紫荆在京之西鄰大同居庸在京之北鄰宣
府請于此三處設立倉廩令各處賑派民運從便

皇朝書志

卷本五

宣大

宣大

上納仍各發銀十萬兩招商販運其納粟人員係
山陝河南者發代州係山東江西者發兩關即以
附近督糧官董其事本年收貯次年支放酌量出
入務使有一歲之積一歲遞貢謂山東山西河南
井兩直隸歲派起運民糧積通不下數百萬以致
邊餉不足仰給

內帑雖屢遣官催徵有司視為故事今後左專

勅撫臣嚴立期限約以十分為率未完四分者布政
司管糧官降俸三級六分者降調八分以上者革
職為民撫臣寬縱者一體參降不貸一復公田謂

大同一鎮舊有養廉備實地土蓋以饒恤邊民探
作士氣嘗有深意近令退出給軍餉糧校刀鋒之
利忘鼓舞之術宜仍舊給將領為便戶部復奏

詔可

六月戶部尚書方純泰宣大二鎮一歲軍餉已費
二百五十餘萬金猶稱不足據先任大同巡撫王
忬奏聞本鎮食糧官軍八萬八千餘名昨追賊至
山西境上合副總參遊等官軍止有一萬三千餘
名餘皆僅守城堡宣府巡撫劉廷臣亦奏聞本鎮
官軍八萬有奇每歲出戰合奇遊并五路援兵各

皇朝書志

卷本五

宣大

宣大

不滿三千之數則可見各鎮兵馬固有籍無名有
名無實者亦有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者營伍
日耗餉金日增其糜費之故惡能逃

聖明洞察哉今當災虜頻仍度支訕乏之時乞

勅二三督撫之臣協力區策為

國家長久之計弊所當革則浮議勿恤法所必行則
衆怨勿避簡精勇以實營伍嚴出納以節軍需
於燃眉之急可少紓耳不然內顧外屈臣不知邦
計之所終矣

上是其言

臨立平遠
撫定宜興
應以許何
以得老實

上諭戶部曰朕聞宣大二鎮米價騰貴其北直隸山

東河南奉熱之處或可做昔人平糶法以濟民饑

者當急計行戶部奏宜差戶部主事二員齎銀收

糶在山東者運至通州以備宣府在河南者運至

易州以備大同再容臣等酌議轉輸居庸懷來紫

荊代朔等地以濟饑饉報可

楊博言大同邊境傾圮城堡破壞宜自士馬不能

過虜之不南臣請以修復城堡爲要次酌量銀數

驛馬等項以絕虜窺紫荊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

一道以絕虜窺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謀議

度寢繼旬之路修陽方神池諸處牆塹以絕虜入山

西之路三路既不能達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

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

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一選練兵

馬言宜大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

馬而在養馬請將督撫標兵量得十之四五以備

緩急餘悉歸營惟馬數太少請再置太僕馬六千

匹給軍養之一修築堡寨請如甘肅墩院之法責

成經管官務令堅厚如有虛文塞責及頑民阻撓

者罪之一經理隘口言渾源以南和磁寨諸口驛

馬銀銀諸煩乃天設險阻爲紫荊倒馬外藩空重

其守將宜府廣昌參將移之靈丘改練大同而加

設守備于廣昌與渾源守備俱聽其節制仍行保

守巡撫發銀助工修理各隘口一申明職守言還

者御史樂尚約奏謂戶部之飭已發而軍無見食

則罪巡撫兵部之符已造而兵無成效則罪總兵

持日太久略無寸功則罪總督此至論也以臣之

愚諸邊復功不惟巡按御史毋得與賞雖本兵何

可與爲發勦功罪者御史也微賞罰者本兵也惟

今本兵巡按與有其功則必有張大掩飾之者矣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奏議

故敕功空專以臨戰者爲主皆撫止於賞資本兵

巡按無所與又朔州兵備道與督撫同處陽和一

城別無事任可分天城陽和二衛兵食諸處事惟

舊錄冀北道者任之一寬假文法官遊方之弊才

榮有三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

不可改茲今以一入燭前數人之耗旦夕不可備

自今以往論

諭言官論到本兵覆議必詢歷官之淺深與任事之

勤惰而差次之母傷任事之氣一痛華殺降言違

民自虜中來歸者萬死一生庶幾復見天日而懷

中往往掩殺以報功卽幸而得達官府羈囚候審多至殄死使無辜內顧之民狼狽自絕空大開生路以招徠之一簡除有司請將沿途州縣正官取科甲舉人有精力選補一久任將領一嚴禁私遞一查處軍糧踵入下所司覆議俱可博乃再陳修築堡寨事宜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一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把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報可

皇明世宗憲

卷五十五

兵部

奏

宣大

四十二年十二月總督宣大山西尚書江東巡撫宣府都御史楊鶴奉

旨條議宣府主客兵錢糧先後盈縮事宜一主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開極之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有奇草二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八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

同要亦不甚相遠道三十二里或以野糶取焉而

皇明世宗憲

卷五十五

兵部

奏

宣大

增發帑銀或以歲用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派芻糧而加徵民運腳價遂至多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蓋繇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于八萬之額時且歲豐年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虞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齊靡常民也之通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年若非新增之銀糧京益于其間其勢必不能給故今且不必頓議裁減宜以新增三十萬之數仍留本鎮另貯名曰歲修毋輒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許呈部借支後仍以正額之數補之積之漸欠將自有餘一客兵守墩煩費不貲而出塞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京運銀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萬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之不敷者也虛耗財用孰大於此今計上年秋冬及今歲春夏四方所用之數較之往年似爲省約原其所以蓋繇三十七年以來預發召買而出納之司漸入於絕故也夫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亦卽酌理財之術今宜更趁秋成價平預發銀兩召買仍較於分衛經

津河勢處
易北北
二石門

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涸爛者隨宜處置務使軍餉國儲各有所濟而小民膏腴不至妄靡其於省費惜財之方庶有少補部覆從之

四十四年五月山西巡撫侍郎萬恭泰山西河邊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官王繼祖始倡打水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氣嚴凝隨打隨結軍士寒苦不支然於防禦終不足恃今如臣計則自險崖遠陰灣爲極衝當築牆二十里自陰灣至石門爲次衝當築牆者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

皇明世法錄 卷本五 條議

素 宣快

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于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功打水則勞而無益守牆則我常可恃以待虜之來打水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敵況昔之虜患以冬春今之虜患以夏秋夏秋水淺產寨家可渡水何足恃哉此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平朔而西至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節年屢犯山西率緣平虜以西而入者蓋自平虜以東則有威遠大

大同勢孤不能遠顧故近年虜專事西掠而馬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剝牀及膚患也今如臣計則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宜悉爲修舉每堡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軍勢相連烽火相接遠納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傍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而工費亦必取之

皇明世法錄 卷本五 條議

素 宣快

內幫河牆之費則括諸有司贖罰乃河之費則取班軍折糧廢幾一勞永逸習虜之策無出於此疏入詔允從其河防事
命卽興工脩築乃河事宜仍會大同撫臣詳議行巡撫山西侍郎萬恭泰上言臣比者親歷三關深入窺密審步壞臺深惟戰守之策蓋有四難焉夫總三關三萬之兵當虜百十萬之衆是衆寡異形也兵故不習而虜虜故射獵而馳是強弱異勢也我以三萬之兵散處八百里之外賦以十萬之衆馳逐數十里之中是牽散異用也賊之數伍倍于我

所費千本
折之則此
軍民所以
兩利也

聖朝廣法恩 卷之五 奏議

美 國

有月止連
衣號銀兩
以資召募
地亦一策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素

使清理本省之軍而各處克發首仍令嚴限清理則兵額可以漸復固不必懸懷廢食復議紛更也從之

總督宜大山西軍務尚書江東等上言經略雲東邊計一增修墩堡以盡險要天城陽和永嘉等堡之外空更設沿路北紅沙等處適中墩堡計工費糧四千九百石有奇銀三千二百兩有奇請于客兵班價銀內備用一增募軍士以資管餉天城適中白羊口堡宜增兵五百瓦窯口堡二百李家寨二百各設操守把總官一員計用募軍銀五千兩

乞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聖 宣大

勅戶兵二部給發一議處守操以嚴鈴東欲將永嘉堡平遠保平二堡各改設守備一員以重事權一移駐將領以便控制陽和參將既移駐天城空將東路遊擊營移陽和使協力援助一處給馬匹以利追送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九千兩有奇易馬八百匹給永嘉鎮以瓦窯白羊四堡及天城陽和各營官軍一聯接烽火以速傳報天城腹裏自圪兒嶺起至徐家宅及山外保平新保平遠等處安撥軍傳接烽火以明耳目

詔悉允行巴東及巡撫大同都御史張邦彥又勘議

山西巡撫萬榮所奏修復乃河買家圪坨顧家店民店三處接火墩事宜兵部條為六事上之一乃河極衝買家圪坨次衝顧家店稍緩請移乃河顧家店于平曠川地各築一大堡守之移買家圪坨於山梁築一小堡再於三堡中加築接火墩臺十二座外每堡各加角墩四座護堡斜墩四座興工不必拘以定期但遇防虜服隨修舉一乃河顧家店軍餘俱係朔州平陽二衛應屬大同西路參將管轄其買家圪坨乃河迤西地方改屬營堡副總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聖 宣大

兵賡東西兩便一扣留四十五年應解班銀克修築工程官軍糧餉一募軍五百戍買家圪坨撥朔州衛并坪所軍五百戍乃河堡各給安家銀三兩設操守官一員領之顧家店不必用戍軍止用附近住種之人實之給銀二兩其乃河軍糧糧衛所關領買家圪坨軍糧布花銀千班價支給即附奇兵項下一班銀出納之副總兵孫吳參將高卿令會同文職查理一朔州各衛所屯地荒蕪請付乃河買家圪坨二處戍軍開墾待其成熟五年之後方行起科該衛軍不許即行告催糧稅贖入俱允

行

萬曆二年七月，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陳其學等上言防秋事宜曰：臣等伏見往時汾石之敗，緣各處擺邊官軍力分勢隔，不能應援。今議以西路參將方振等率兵駐永泉營等處，中路參將王懷和等率兵駐救麥川等處，北路參將牛相、總率兵駐馬蘭口堡等處，東路參將戴椿、駐廣武城，總兵謝朝恩駐方陽口，居中調度。中路有警，東西二路應援；東西二路有警，中路應援，以拒虜于外。臣又見往時防秋，內地兵馬盡出守邊，以致虜得乘虛深入。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五 家範

卷六十五

聖訓

入今議以分州參將駐永安州太原參將駐省城
新設防河參將駐灰溝營及分步軍班軍于要害
之處使處間將官知兵者責與民兵一體團練以
防虜于內臣又見往時虜一潰墳紀律盡廢各處
遣調之兵皆錮錮復顧莫敢當先者今議府川有
警參將方振不待調遣繇間道直趨太原與錢棟
合西川有警參將戴椿不待調遣繇間道直趨永
寧與陳文範合又調各處間將領孫鎮等率敢戰
家丁分布汾州寧鄉靈石平定等處當虜之衝副
總兵戴希舜率各將兵隨賊向往逐虜之後總兵

有及此後
有萬一利
任此事官
商世曉仙
在此一處

謝朝恩調各邊守兵合爲大營堵其隘口以禦虜之歸而督撫再調精兵一二枝駐應朔之間併力相機勦截臣等所爲備若此又奉廷議欲臣等凡平日所不敢言所不能行之事俱擔實錄奏臣以爲

國家禦夷狄與盜賊異盜賊生發恐其蔓延其國之
也當急若非虜乃吾之敵也非吾之敵自古以來
中國之敵也當知大勢大機所在長慮却顧務期
萬世治安不可輕舉所謂大勢者京師是也所謂
大機者宣大是也往時邊臣有議復河套者不知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Enth

漢唐都關中以河套爲急我
與大同東西連亘本爲一省大同苟有重兵虜必
不敢越山西而東故宣大安則京師安矣今諸將
中如馬芳趙奇謝朝恩三臣皆材勇可當一面而
宣大山西每鎮正奇兵不下萬人誠令三臣得分
練之寬其文法厚其犒賞則三鎮皆精兵矣兵部
覆言其學策可用空行三邊總督王崇古及總兵
馬芳會查宣大山西榆林四鎮兵馬之數詳議抽
選之法委任責成務臻實效應即軍餉緩則奏請

惠賜預備本錢官銀具數擬補得

旨如議行

三年十一月先是虜酋黃台吉之薄大同也遣條答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使者歸報仇篋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掩答營言

朝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若趙全等且至那吉夕返

俺答大喜屏人語言我不爲亂亂難全等尋孫降

漢此天違合華夷之好也若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赫嶺

宣伏

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方諸酋誰敢不聽誓

永守非邊毋敢爲患即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未

食中國其忍倍德乎遂益發使五人與崇德來乞

封又爲黃台吉乞官求輸馬與中國鐵鍋布帛互

市崇古上疏曰俺答雄據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

部有衆十餘萬矣東結朵顏三衛爲嚮導西挾吉

蒙子孫爲羽翼常首禍謀今把漢那吉微小忿而

來降黃台吉謀內鄉而見挫老酋悔禍投誠納款

此天時也臣聞

國初時嘗封虜爲忠順王近事則西番諸國亦各有

封請得許俺答比諸國爲外藩定其歲貢之額示以賞賚之等長率衆酋以耶

聖朝一統之盛官黃台吉等以結其父子祖孫之心

歸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國之利也今虜中布帛

錫釜皆仰中國每入寇則寸鐵尺布皆其所取逼

貢之後不可復得將不無扇竊之憂若許通市則

和好可久而華夷兼利他邊如遼東開原建昌肅

州西番諸夷皆有市乞徹其制刻日平價申禁防

姦以和其交事空無不就者惟

上亟賜裁決以安疆場兵部覆議請俟虜衆遠遁執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赫嶺

宣伏

獻板升諸逆則遣歸那吉以結其心其封錫大典

俟彼稱臣稽首然後更議

上曰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且見恭順其

賞把漢那吉緣段四表裏布百四疋之歸封貢事

令總督鎮巡官詳議覆奏巡按宣大御史姚繼可

言虜以索把漢那吉故國平虜城月餘殺掠甚衆

宜南總兵馬芳見虜輒遁又薄大同鎮城巡撫方

逢時呼虜使入屏人語厚賞而遣之人言其指虜

東行嫁禍鄰鎮也虜果東向洪川朝宣府總兵趙

奇過之不得入還至鎮城運舊路去芳又不敢追

而殘破幽掠無算，空罹逢時而治芳等罪。兵部王御史言：請令芳戴罪立功，而按治參將以下，上以該鎮功罪，總督巡按奏報各殊。

命覆勘以聞。

五年二月，總督尚書王崇古等奏：上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酋擁衆入犯，勸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泰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

命威寧侯仇鸞將兵撻伐，驚出塞，無功。復虜至，潛奉明世宗錄卷六十五 錄

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宣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縣逆驚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爲患益甚。

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

明白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裁顧今虜情實與符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虜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起馬，虜亦苦之。是虜固非昔之強也，屬者竊

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

闕下，復約其弟侄，并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

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剌，驚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

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使

先帝在，亦必俯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輓衆，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所不能逆覩，即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侄。

能要諸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

先帝之禁

責虜詐之難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遣降之思，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歲糾俺酋父子

爲聲援，以窺薊遼。則吉能子弟，賓賈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尤邊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多邊有數年之安，則可乘時脩備。虜設背盟，而以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于終歲馳騁，自敕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制如正統初年也先以赴滅
為價而稱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
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的時勢精典制以為許封
貢便因條為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諸虜行
輩惟俺酋為尊或可錫以王號頒給印信如忠順
王及西番諸國例俾號召其弟姪子孫為國藩籬
其餘大枝如老把都及吉囊長子吉能俺答長子
黃台吉俱宜授以都督職銜如三衛故事其他弟
姪子孫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枝雖與寡強弱
不齊俱宜授以指揮職銜其俺答諸婿十餘枝各
皇明律法錄 卷之五十五 漢 天 宣 宣 宣

須授以千戶如把漢那吉阿力哥近例若賜冠服
俾知臣禮是假名器以臣服強胡在
朝廷無大煩費而大小酋首可使無復犯邊一定貢
額夷虜入貢名雖効順而實希賞今宜定制歲許
一貢每貢俺答馬十四匹夷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
台吉各八匹夷使各四人其諸酋首各以部落大
小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夷使各三人通計歲
貢馬不得過五百匹夷使不得過百五十八馬分
三等以上馬三十四進御餘馬給價有差老跡者
不准充貢其使歲許六十人進京餘留待境上使

遺之以聽以馬價銀金幣有請物分給諸酋以
酬貢其

欽賞之額禮部查及三衛及西番諸國事例頒給
一議貢期貢道虜入貢互市處以春月馬弱之時
且及

萬壽聖節四夷來庭之會夷使馬匹及表文自大同
左衛驗入量給犒賞應駐邊者分駐各自居庸關
入蘇昌平進京赴四夷館安插禮部照例管束
給養事完仍差官繇原途押回所過地方各將領
盛陳兵仗示之威重所駐公館內外防範不許
皇明律法錄 卷之五十五 漢 天 宣 宣 宣

徒交通傳泄邪傳稟餉一如故事其經過驛城煩
費每年聽各撫臣議補一議立互市北虜散處漠
北人不耕織地無他產鋪釜布帛之具咸仰給中
國今既誓絕侵犯故虜使即求互市幾同盜竊非
謂求開馬市也其互市之規宜如弘治間北虜三
貢例虜以金銀牛馬鹿張馬尾等物商賈以段絨
布疋銅釜等物擇日開市令虜酋以三百人駐邊
外我兵五百駐市場以資貿易期盡一月而止各
商賈貨不足交易者聽行各道查發其客商所易
馬匹或各營收給原值或聽販賣各集市場在陝

市以之
若此則
若此則
下

西三邊已有先年原立場堡其大同應于左衛堡
北威虜堡邊北宜府應于萬金右衛張家口邊外
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聽各將領及兵備道經理
每值互市之期商人及官軍不得闖出禁物交通
因利及構起邊疆罷市之後有虜騎近邊索賂者
行俺答及各酋長查究但有賫到各酋首番文乞
討諸物量議給發加夫情變詐軍門議行責問戒
備其各鎮仍葉通虜相虜風弊者重治之一議撫
賞之費各鎮每年四時戒備則有謫遣客餉春秋
擺邊設防則有行糧料紳各管有探哨夜役行糧
軍餉律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宣大

各墩有常贖行月二糧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軍
丁或零斬虜級或被虜傷死所以犒賞優師之具
皆以督撫紙賄及各城商稅地租等銀給用每歲
亦不下數千金今既許虜通貢則而費俱可減省
以爲撫賞各夷之需此外不足每鎮先於年例客
餉內動支數千專侍撫賞夷使及守市夷兵夷兵
人布二匹酋長段二匹舖二匹以好至邊者酌量
束使大小量加撫賞今歲撫賞餘銀印充來歲支
用積之數年客餉或間歲可省或歲可半給因可
以節

內經一議歸降

朝廷懸招降之例以開華人歸正之門各邊收納眞
夷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既久每年被虜華人
歸正者十七而眞夷避罪來降者十三在華人固
無外志而眞夷每詐降誣我虛實爲虜嚮導今既
許通貢以後投降眞夷不分有罪無罪俱免收納
以杜虜酋之素授其華人被虜歸正者查審別無
盜竊虜中財物婦女及被虜年月籍貫虜中主家
乃許入騎來馬匹收住邊堡如有虜騎來追即以
原馬給去人豎與袖一疋布二疋無事不得招降
軍餉律法錄 卷六十五 奏議 宣大

以啓邊疆一番經權夷狄之于中國有順有逆帝
王制禦之策有輕有權輕以制禦之而無忘有事
底常勝之勢在我狡胡無所乘其隙權以羈縻之
而不拘文法嚴操縱之幾可決邊臣得以效其謀
至於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應其始固當預防其
終誠難逆視也屬者俺答納款乞封至今邊座不
寧在虜實有呼韓突厥款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
受降之禮今議者必欲嚴其始之峻防以要其終
之不變固爲守邊之經然臣等歷考之於春秋及
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度

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今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廷黃台吉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昔強壯時。倘各酋未成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漸修葺。薊鎮遼臺既倭。腹裏城堡亦可漸增築。主兵既練。入衛之兵亦可漸減。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器之務。靡不豫圖。數年後。兵氣振揚。邊備嚴整。縱虜有反側。我國有以待之。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所省財力且無算矣。雖暫假皇明世法錄 卷本十五 臣等

爵職之名。而以榮錫之恩。每歲暫借客餉十之一二。為撫賞酬賁之計。是一時羈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陲。不既多乎。釋此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甚難。虜東西虞擾。我遠近戒防。士馬疲於奔命。財力匱於徵輸。非計之得也。一戒倭備。言今之為將者。平居既無料敵之智。戰之功及聞虜納款。率務為誇誕。陰肆傾擠。以為將可恃。戰不宜聽。虜和以沮其氣。然自二三年來。虜屢犯宣大。未聞與虜一戰。惟規避欺罔。出搗巢。起馬所獲既不足為虜重。輕而滋疆場之憂。握拳

國是重誤。邊計罪可誅也。請

勅九鎮將領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禦虜之暇。實脩備。使虜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虜或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虛。數年之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則錄其功。倘我挑怨構釁。備疎防。則治其罪。今有造言飾說。陰懷貢議者。罪之庶貢議不沮。而邊事可無患矣。

上覽其疏。令兵部議奏。兵部請以崇古八議。刊不廷臣會議可否。請自

上裁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本十五 臣等

十二月。御史劉貞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睦。他日必為邊患。

上以言示總督王崇古。覆言。貞弼所以憂塞下虛耗者。蓋因開市之始。邊鎮苦于無商。倉卒招派。稍覺煩擾。今則官出商本。聽軍民自相貿易。利厚馬蕃。何憂虛耗。往者邊將多飾辭。持兩端以避事。今片議已定。臣仰奉

廟議信實必詞何憂推議至于黃首驚臣亦知之但彼既出悔過之言又自與父叔內疑勢窮乞貢臣數加詰讓設策牢籠使其中有所慕而不能捨外有所畏而不敢肆然後許之雖豺狼之性難保其終然一時撫叙之術似無出此其外四事臣亦嘗効有愚計而不敢自決乞

勅兵部詳議可否然欲固封守在嚴諭虜將及我兵守哨者彼此議防使窮虜不得入盜墩軍不得出掠欲熟夷無叛當于撫賞之中明示勸懲如有仍盜虜高及妄言阻壞貢議者一切裁之以法儆勇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五 宣大

士得所請將夕鎮巡標下真夷通丁分爲二等正糧之外悉如寧夏事例加給肉菜銀并切丁糧銀仍令各總兵分散之廢地租以畜牧士欲勿增市塲但當聽其每月一市如遼東之側度先後絡繹不至臨場擠擁疏入兵部覆崇古所議前二漸處分已決後四漸大率皆行但熟夷車史二族款服已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于黃把二酋亦當責以大義不得恣其魚肉若增加市地及三鎮市地之斷乎當禁蓋內夏外夷原有定限今不得已而至干互市又使違人日夜與虜構結非完計也

上從部議

六年閏二月虜酋黃台吉遣兵掠車夷革固等帳房夷衆以去革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間始流駐宣府邊外與史表雜處宣府因遂撫之以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亦往往爲黃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允泰言革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去留無足爲中國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革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于近邊開贖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撫史夷俾顧老小其壯丁聽近邊駐牧遇有攻掠既得自行拒敵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五 宣大

或值調遣亦可安心策應是東有天設重險以夷禦夷一利也潛消虜謀不得尋掠屬夷以杜叢隙二利也另築安插免夷漢錯居以圖久遠三利也築堡規制毋使太寬止許安插老幼貨財其壯丁帳房仍環列堡外平時附近牧放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役等爲之稽防奸僞啓閉堡門既可預彈其跋扈之謀又可竊聽其飛揚之利也舍此不爲虜衆突來誘掠勢真能禦屬夷惟見背虜之害而不慮得中國保護之利必至結虞其心漸離非計之得也巡按御史劉貞

竊亦言車夷史夷自加倚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爲
外藩車夷既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難存立史夷
再去則北夷之藩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制馭不
可不議事下兵部覆言二夷素難効順然不足爲
我輕重乞

命總督等官遣使詣俺答老把都黃台吉詰問眞實
責令遣還如占住不發先革車夷撫賞并酌處機
密事在關外固難遂制

上是部議

四月巡按直隸御史劉良弼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

宣大

國家制虜之全畫嚴守爲先今日貢市之權空恩威
最急臣請得熟陳于前夫撫虜與賄虜異虜誠心
効順吾因而字之曰撫虜扣關呼索吾苟且應之
以祈免禍曰賄不察順逆不論是非使人賂于名
實則恐今日撫虜之資爲他日賄虜之計甚者借
啓衆之言掩養亂之罪其勢積衰爲害益大請假
邊臣便宜處置之情之誠爲審事機之當否順則撫
之逆則拒之倘或東西侵犯即奮力擒斬無待奏
聞雖小有損失無得重治但不令將官生事以致
損威此議戰之大略也夫宣大爲京師藩籬而獨

石爲宣府屏蔽龍門赤城一帶又獨石咽喉卒有
虜警難于應援非預積糧糧何以拒守臣謂獨石
馬營八城堡宜蓄一歲之儲以守爲戰中東西南
四路宜蓄數月之儲以戰爲守此議守之大略也
臣又聞俺答已款附而把都兒且老死縱令黃台
吉繼梁亦終孤立近又與察罕兒構隙此正去聞
時也誠陰廣謀挑之以成彼外患而又少加裁節
以示牢籠之機權撫賞可施而諸凡分外邀求亦
量爲芻給布帛可賜而一切華靡之服用則嚴爲
之禁巡邊日漸增加宣防其入犯哨糧之戒咸計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五 奏 宣大

教萬金悉令邊臣募計兵部覆明

上乃下其奏令總督王崇古督率各鎮巡官參酌行
之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六目次

邊防

山西鎮總圖說

錢糧歲額

兵馬原額

山西省城

汾州府城

山西鳳平道轄東路

代州城

鳳門關

廣武城

山西鳳平道轄北路

北樓口城

小石口城

平刑關城

山西寧武道轄中路

寧武關

陽方堡

寧化城

盤道梁

神池堡

利民堡

八角堡

長林堡

山西岢嵐道轄西路

偏頭關

樺林堡

韓家坪堡

馬站堡

永興堡

樓溝堡

老營城

栢楊林堡

賈家堡

八柳樹堡

水泉營堡

寺馮堡

莫朶山堡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六目次

黃龍池堡

滑石澗堡

岢嵐州城

五塞堡

三岔堡

嵐縣城

興縣城

山西岢嵐道轄河保路

樓子營堡

河曲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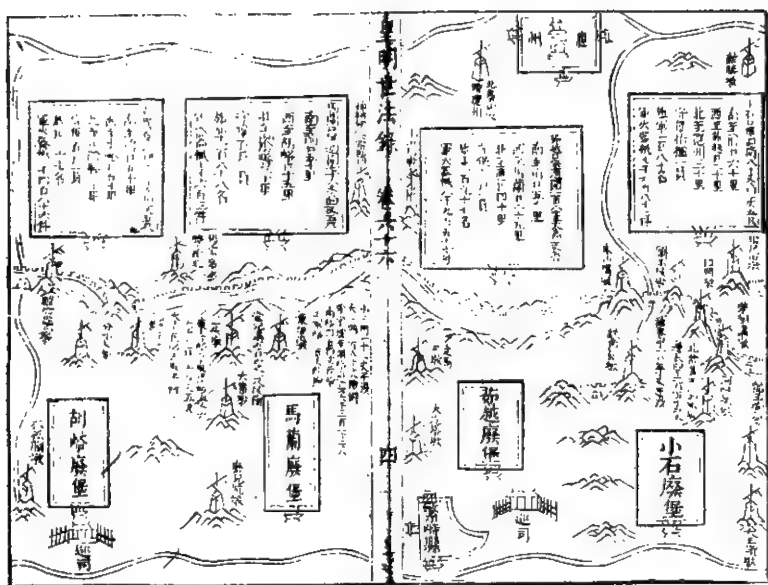
河會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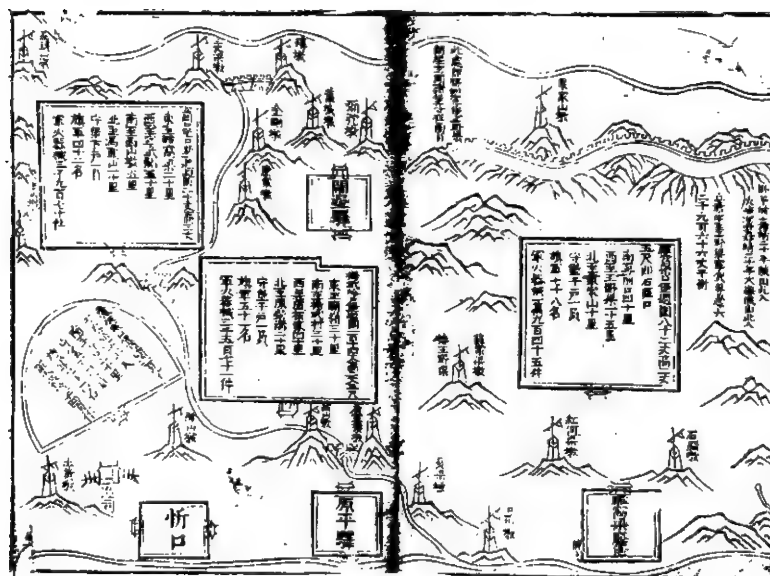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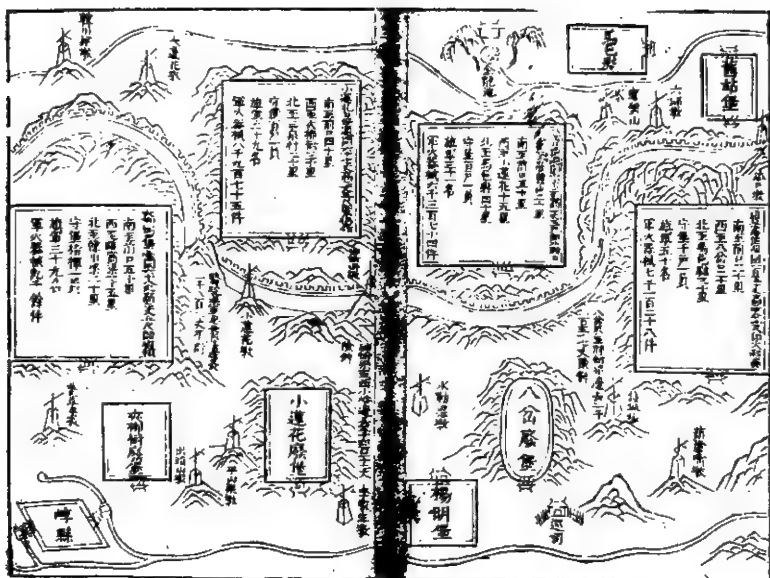
唐家會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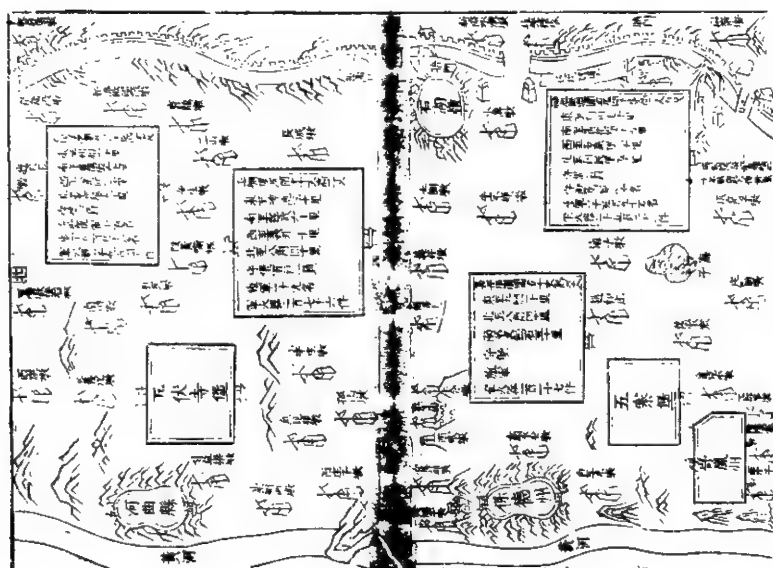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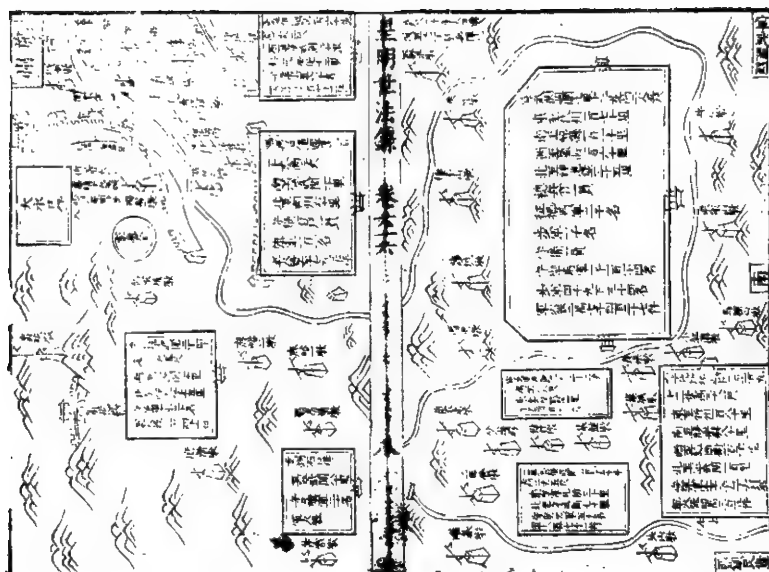
河曲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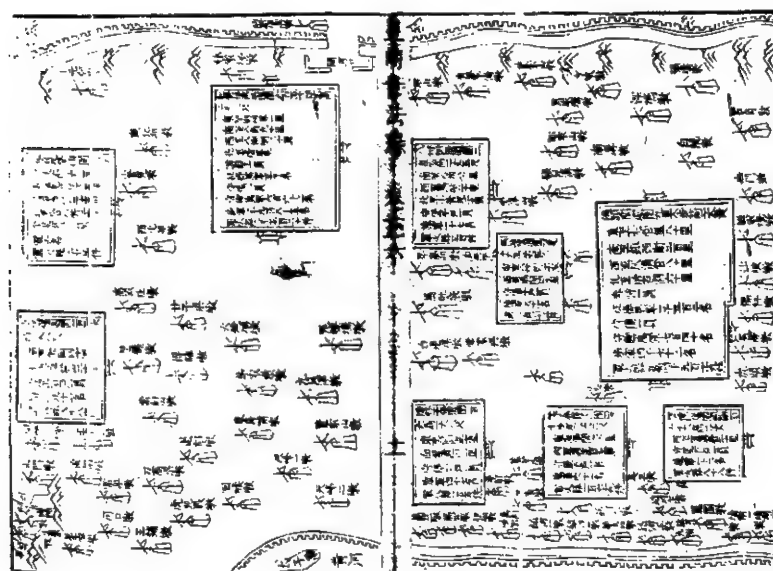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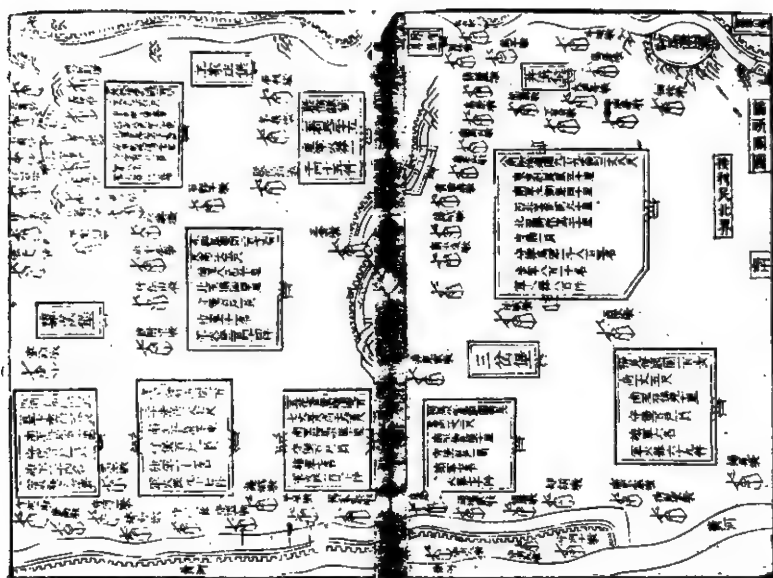
保德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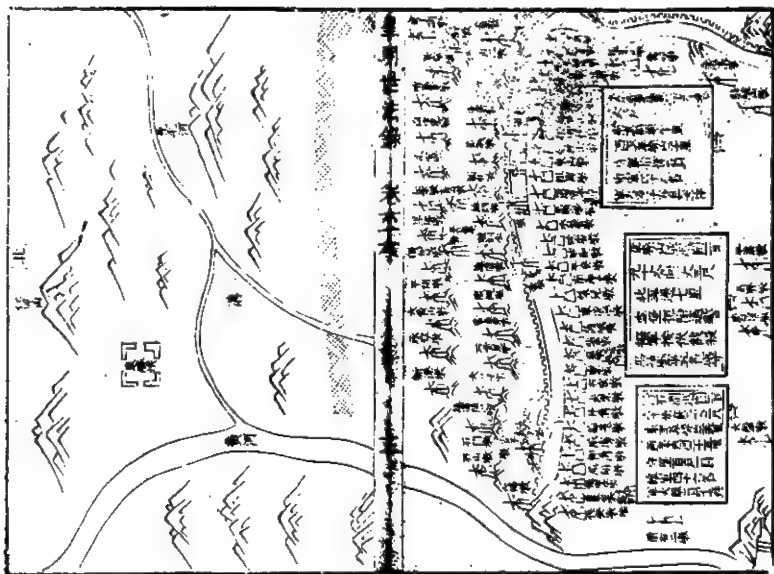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邊防

山西鎮總圖說 下都御史楊所寧撰

按山西古冀州地太行峙其左黃河繞其右五原錯落四塞森羅蓋天險之國也迨三卿割晉土宇支離戎馬遂致猖獗嗣是趙以李牧守鴈門兼有句注之地至武靈王破東林樓煩築長城以限匈奴三晉之爲重自古然矣我

國家奠鼎燕京附披山右故建屏輪於太原置州郡於河東汾潞立三關於鴈門偏寧乃正統以後圉人不戒邊警滋張北虜據東勝而三關困矣西虜據河套而偏老危矣澤潞太原忻代相繼而犯全省且騷動矣頃雖諸酋款順而三關之守日益戒嚴嘗統論山西之大勢三關門戶也省會庭除也平路諸郡縣堂奧也西路之水泉老營中路之陽方利民京路之白草鴈門又門戶之鎖鑰也鎖鑰嚴而門戶固門戶固而堂奧安此在文武將吏得人殫忠効力以其奠封疆於磐石則更有出於險隘兵食之上者矣

錢糧歲額

王兵

京運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兩

民運本色糧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六石

折色銀三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兩

屯糧本色糧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三石

折色銀一千五百二十三兩

鹽課銀六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歲派鹽一十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引折銀五萬

七千八百三十二兩

客兵

京運銀七萬三千兩

布政司先留餉銀義兵工食抵解年例銀五千兩

兵馬原額

官軍七萬九千七十七員名今實在五萬八千三

十七員名

馬騾三萬五千五百三十九匹頭今實在二萬五

千八百九十四匹頭

山西省城肇自宋興國七年建築偏於西南我

朝洪武九年展築東南其三面環用甌包周二十

四里高三丈六尺

晉藩及巡撫希哲三言及李衛縣司城各署分列

嘉靖二十二年以北京巡撫內地始設水原營參

將一員以資捍禦總計各營司衛見在官軍八十

四百一十員名馬騾二千一百六十二匹頭不送

廣樂未分邊隘惟設火路墩三十六庄城印古等

州居天下之脊為河朔咽喉外稱大同以海濱離

內恃三關以為鎖鑰蓋西井一大都會也茲將駐

劄省城步軍分營就近州縣堡寨防守馬軍赴永

寧州等處防河無事聚將在省操練有事督兵隨

在防禦每遇冬月水結發禦冬司官軍赴保德等

處防河年來礦稅播虐民不堪命

汾州府城古稱西河之地後魏改汾州唐改浩州

華復改汾州天寶更西河乾元復為汾州金置汾

陽軍元復為汾州我

朝因之故甌城周九里一十八步高連女牆四丈八

尺初設汾州衛繼設守備一員萬曆二十三年改

州為府添汾陽一縣冀南道駐劄於此守備所領

并汾州衛見在官軍一千三百二十九員名馬一

百五十四匹火路墩二十三座本城西踰黃河即延

綏邊地。北近偏老。最屬要衝。其黃蘆嶺尤稱險阻。嘉靖十九年。大虜三次入境。地方甚遭荼毒。隆慶元年。虜陷石州。直闖而入。地方村落。重罹蹂躪之苦。此後金鎖關。嚴戒嚴多設兵壯防守。且關廂俱築高城。儼然百雉之雄矣。惟是風俗刁悍。修廢兼以。

慶永二府。宗儀強橫。軍民錯雜。奸盜易生。防範禁緝所當兢兢焉。

山西鴈平道總轄路。洪武初年。原設守備。嘉靖十九年。因大虜屢寇太原。守備移駐廣武。改設參將。駐劄代州。所轄廣武一守備。振武。鴈門二衛。所分管內邊。東起北樓界。東津峪。西訖寧武界。神樹梁。沿長一百里。零三十八丈。遠墩六十五座。甃樓九座。火路墩四十五座。遠之內。外設有八岔白艸水峪。胡峪四堡。以相犄角。兵馬除軍門標下兩掖營散兵外。關路見在官軍六千四十八員。名馬驛二千七百二十四匹。頭內援兵官軍三千二百四十四員。名馬驛二千三百匹。頭本路古鴈門重地。四衝八達。三關之命脉。全晉之咽喉也。馬代失守。則太原發。恐全晉即騷動矣。路屬一帶。除鴈關天險。餘

俱平原曠野。本古戰場。款後節經乘暇修守高城。深池。金湯相望。顧守陴不如增土。氣禁堡不如堅衆心。無事詰爾兵戎。有事人自爲戰。重地底永保無虞。

代州城。虞初屬并州。隋開皇五年。始名代州。唐宋因之。金置振武軍。元罷軍。仍爲代州。隸太原路。國朝洪武二年。改代縣。六年。甃包修。八年。復爲代州。周八里。零一百八十五步。高三丈五尺。舊有西關。景泰成化中。添築東北二關。城初設振武衛。領六千戶。所繼設守備一員。與知州同知判官吏目及儒學等官同駐一城。復設行太僕寺戶部管糧主事暨鴈門道。整飭偏寧等處。嗣因虜患頻仍。山西巡撫始歲一至。此防秋。兼議重將鎮代。乃移守備於廣武。而添設參將一員。後裁革。行太僕寺寧武。許嵐各設兵備。而本城兵備遂稱爲平道云。又移太原府通判一員。分理糧儲軍馬州屬有五臺繁峙崞縣三城。除援兵外。振武衛與城操司所領見在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馬驛七十四匹。頭火路墩四十一座。本州爲省北重地。三關之命脉。係焉。其兵馬糧餉。皆仰給於此。處若渝盟。盤據要害。

則三關之命脉絕矣。且道路平坦，房馬易地，幾糧

甚貯，奸弊叢生，外防內顧，所當稟察焉。

鳳門間建設輓城，史綱舜巡待至恒山，始啓鳳門。

趙孝武王使李牧備匈奴，即此地也。

國初設關於此，蓋重之矣。城依山就險，嘉靖間重修。

萬曆二十六年更新，輓包周二里零三百五十步。

高三丈五尺，設守禦千戶所，統領見在官軍三百

四十八員，名火路墩四座，本關形勝甲天下。從來

房難飛渡，嘉靖間兩次入犯，皆繇白草溝寇家梁

而出，迨建寧通樓於關外，威遠樓於山巔，益以成

卒百人守之，且於必經之處，斷其山梁，鴈關益增

險要云。

廣武城洪武七年建築土堡，萬曆三年輓包周三

里高三丈六尺，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官軍一千

一十九員，名馬驛三百五十四頭，分管內邊沿長

一百里零三十八丈，邊墩六十五座，輓樓九座，與

所轄八岔白草水峪胡峪四堡把總畫地守之內。

白草溝樊家坡古家坡灰窯溝寺兒灘等處極衝。

通大衆，其大小城溝馬連坪山勢頗峻，房騎難馳。

本城通鳳門孔道，各鎮之公使三鎮之中，貨絡繹

不絕，驛長夫不足，半用營軍，營馬當此極衝之

地，兼此力役之征，兵馬不堪禦侮，豈待枹鼓而後

知哉？若遇有警，屬平兵備移駐於此，居中調度，提

東路并非樞兵，同本境官軍相機合戰，使虜東不

得犯平刑之太安嶺，西不得犯廣武之白草溝，平

刑鳳門，俱泰山四維之矣。

山西鳳平道輓非樓路寨將設於嘉靖三十七年。

駐劄非樓城，所轄非樓平刑小石三關城，屬守備

二員分管，內邊東起平形界石窯麓，西抵廣武界

東津峪，沿長二百五十三里零一百八十丈二尺。

邊腹墩臺一百一座，輓樓一十八座，邊之內外，設

有圍城太安軍道凌雲大石茹越馬蘭平刑嶺八

堡，勢如常蛇，護守南山兵馬除軍門標下兩掖營

散兵外，圍路見在官軍四千四百四十三員，名馬

驛二千五百二十四頭，內援兵官軍三千九員，名

馬驛二千二百匹頭，本路雖近腹裏，不臨邊境，乃

山南一帶，層巒翠嶺，林木叢茂，大爲內地障蔽。

嘉隆間，大虜每犯山後，應潭地方，即垂涎入境，故設

兵據險，以遏虜賊南下，林木砍伐，禁例甚嚴，乃今

奸猾營軍，近山居民，聞亦有盜伐營利者，此禁何

可弛也。

北樓口城正德九年創築土城嘉靖二十三年展修萬曆五年甃包周四里零九丈高三丈五尺內設參將一員防守一員又時委代州同知與倉大使監收錢糧於此舊有守備一員今已移駐小石口堡參將統領援兵見在官軍三千九員名馬騾二千二百匹頭防守分管內邊二十三里邊腹墩臺六座甃樓一座實泰將統之本營羽翼馬門屏翰紫荆蓋應援之兵也本城地勢寬平胡馬易馳因止矢饒虜素垂涎且正略口白道坡俱衝要之區設防戒備亦不可以近腹裏而易視之。

小石口堡正德九年土築萬曆二十八年始議甃包今又議築北闊周二里四分高三丈六尺北樓守備於此駐劄同防守官一員所領見在官軍六百七十二員名馬騾一百二十匹頭分管內邊沿長一百六里九十丈零邊腹墩臺五十一座甃樓十座與所轄凌雲大石茹越馬蘭四堡把總盡地守之本堡雖近腹裏白道坡牛槽峪等處山坡平漫嘉靖十八年零賊曾搶過黃州坪三十七年曾搶至龍王堂板舖嶺俱歸此出邊蓋亦衝要地也。

平刑關正德六年建土城嘉靖二十四年重修始稱關萬曆九年甃包周二里五分高三丈設守備一員所領官軍七百六十二員名馬騾二百匹頭分管內邊一百二十四里零九丈十丈邊腹墩臺四十四座甃樓七座與所轄圍城太安車道平刑嶺四堡把總盡地守之本關外通畿輔內達省會東路之門戶全晉之咽喉也所轄衝隘七處嘉靖間大虜二次蹂躪平安窺太安嶺等處入犯繁時代州俱緝白草溝寇家梁出邊搶掠甚慘嗣不時侵掠嶺後渾應等處漸及內地故設關增戍東控紫荆西協鴈門勢若常山之蛇所爲東路之屏翰股矣山西寧武道轄中路參將設於嘉靖二十七年駐劄利民所轄寧武盤道梁神池利民八角寧化長林陽方八城堡凡屬守備五防守二千戶所者三分管內邊東起廣武界神樹梁西盡老營界地椒嶺沿長二百九里零四十丈邊墩一百二十四座火路墩一百二十一座邊之內外續設小蓮花夾柳樹燕兒水鵬窩梁玄岡口朔寧衙兒淵圪塔礮石湖嶺西溝口得勝勒馬溝蔣家峪乾柴溝野豬溝一十五堡以爲犄角兵馬除軍門標下兩掖營

石小嶺兒虜騎可通亦屬要害嘉靖間曾兩經入犯地方頗遭荼毒必須防守嚴密庶可保障無恐。盤道梁堡新舊輒城二座一土建於嘉靖三十二年萬曆十三年輒包今在邊外二十三年因地勢低窪改移新城於邊內周一里零一百四步高三丈五尺初設防守繼改操守二十年始設守備先屬屬平後改寧武所領見在官軍七百三員名馬騾一百四十匹頭分管內邊沿長四十八里零四十二丈內輒石包砌三十五里靠山削削一十三里零四十丈邊墩二十六座火路墩二十四座與所轄小蓮花夾柳樹燕兒水鵬窩梁玄岡口五堡防守盡地守之本堡坐落山巔汲水外溝土脉砂鬆墻垣易圯且邊長兵寡分布爲難極衝凡一十二處嘉靖間大虜兩次內犯忻州等處俱錄此出入內火燒梁駱駝梁全家嘴舊有邊壕今宜挑濬鵬窩梁山徑可通虜馬今宜阻塞其燕兒水之臥羊坡尤虜屯牧之處相連漫坡易於馳突若修墻臺濬壕塹以遏其入庶可免侵軼之患。

神池堡嘉靖十八年土築萬曆四年輒石包砌周五里零高三丈五尺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官軍

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馬騾四百七十四匹頭分管內邊沿長四十里零四十五丈邊墩一十四座火路墩一十八座與所轄圯堞確石湖嶺西溝口三堡把總盡地守之本堡外連朔州井坪內通三岔五寨商販輒集虜素垂涎其圯堞確等六處俱極衝內圯堞確新家窠嘉靖年間虜賊入犯搶至溫嶺青羊渠等處地方不勝荼毒如澗平西溝二水門關皆丈餘中間宜鑿石欄以防零寇有警嚴兵把截與援兵共防禦之。

利民堡弘治五年土築嘉靖二十七年改築之萬曆四年輒石包砌周三里零二百四十步高三丈五尺初設守備嘉靖二十七年將岢嵐寨將移駐於此而守備調之岢嵐三十六年復添守備一員與寨將同城除援兵外守備所領見在官軍七百七十五員名馬騾一百八十三匹頭分管內邊沿長四十里零四十五丈邊墩一十五座火路墩一十二座與所轄得勝勒馬溝蔣家峪三堡防守盡地守之內得勝口并牛肋股溝小道馬拔麥川俱衝通大虜嘉靖間虜嘗數入搶掠與岢嵐等處軍民痛遭慘毒蓋本堡地寒不產五穀惟泊麥大豆生

之士卒已不勝其苦矣而又平衍曠野無險可恃
虜一闖入呼吸可到非西犯勒馬溝之赤谷村必
東犯得勝堡之牛肋肢灣張疑設伏嚴防拒堵在
本路將領臨期善用之耳議者又謂邇來生齒日
煩郊外居民稠密建籌關城尤當乘時脩舉

八角堡弘治二年土築萬曆十五年甄石包砌周
四里零九十一步高三丈六尺初設守禦千戶所
嘉靖十五年添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并八角所
官軍一千一百三十員名馬驛三百一十八匹頭
分管內邊沿長四十里零四十五丈邊墩一十七

座火路墩三十三座與所轄乾柴溝野豬溝長林
堡三堡防守畫地守之內野豬溝等處極衝本堡
與西路之老營大同之乃河接壤奇嵐川面五寨
屯堡皆在邊內我兵據山負險虜豈能仰面而攻
惟野豬溝之兩山長林堡之左右皆平梁漫嶺虜
馬馳突之地設險固守所當戒備

長林堡於嘉靖四十五年土築東面靠邊三面長
七十八丈高三丈五尺設防守一員先騎奇嵐後
改寧武所領見在旗軍一百八十七名分管守備
界內邊牆沿長三十一里邊墩八座火路墩一十

二座本堡暗門并大莊窩石洞水口三處俱衝通
大寨嘉靖四十三年虜曾入犯一次蓋堡當南北
之衝旁多蹊徑若虜跡乃河買家堡犯五寨三岔
等處必經本境亦要害處也

山西奇嵐道轄西路參將設自嘉靖二十一年駐
劉偏關分轄二十城堡凡爲遊擊一守備五標守
四防守九衛所者三內老營偏關水泉營稍楊嶺
八柳樹寺塢堡黃龍池草梁山滑石澗賈家堡樺
林馬站韓家坪俱極衝未與橫溝三岔五寨衝次
之奇嵐州嵐縣興縣則近腹裏矣所管邊牆東起

中路界地椒峯西至河曲界寺前墩沿長二百三
十二里零二百八十步邊墩旣樓一百三十二座
火路墩二百一十九座市場二處邊口二十五處
兵馬除軍門標下兩掖營散兵及奇遊二營外本
路總屬官軍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員名馬驛三
千四百五十四匹頭內援兵官軍二千二十八員
名馬驛二千二百九十七匹頭本路三面濱虜極
號孤懸關塞之重地全晉之屏翰也邊外豐州灘
歸化城拔升諸處皆順義與東西兩哨部落駐牧
隆慶初俺酋率衆蹂躪皮窰入經奇嵐嵐縣陷石

補註後平
紀其志列

掠汾全晉震動次年復蹂好漢山入夜薄老營城下勢甚危急救後烽燧不警議者恐二虜連衡東西入犯援兵不免有患欲添路將於水泉分管老營水泉二守備西路參將分管偏關崑崙草梁三守備各邊界首尾相應庶有兵有將分任責成防邊禦虜有餘裕矣。

偏頭關洪武二十三年建設土城宣德天順成化弘治年間節次展拓萬曆二年輒包周五里零三百一十八步高三丈五尺初設守備一員嗣設副總兵一員及守禦千戶所復設保德會以保德州

同知與本倉大使監牧錢糧後添管糧通判一員嘉靖二十一年改副總兵爲總兵移鎮寧武以老營參將改駐本關隆慶三年移崑崙兵備道駐劄於此本關突出晉陽西北如人首之偏故以偏關名守備所領弁偏頭所見在官軍一百二十七十五員名馬騾一百七十一匹頭邊塘墩臺除歲派樺林等堡操防外止管河邊沿長三十里邊墩六座火路墩二十五座邊口九處內關河口浦家灣等處一處極衝通大廣邊外銀安口青天石等處順義部落燒拜擺言大等各駐牧開城四面皆山

形若覆孟虜如登高下瞰城中歷歷可數且山谷錯雜瞻望難及往年零竊之患無日無之款後講事進馬夷人絡繹不絕奸民射利沿途凡我一切虛實虜備知之其生商稠密商販輻輳尤虜所垂涎者。

樺林堡萬曆二十年建設土堡二十九年輒包周一里零七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原設操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三百名馬騾一十四匹頭分管河邊四十六里邊墩一十五座火路墩七座邊口一十二處內關河口等六處極衝通大虜其餘稍次之邊

皇明律法錄

卷六十六

邊防

七

外水紅溝等處順義王部落擺言大等駐牧本堡設於黃河東岸西岸盡虜帳也東岸樺林耕牧之人日與虜對最爲難防關河口密邇偏關虜馬尤頃刻可到冬春冰結偏關守備布兵擺守時當戒嚴至軍多克發半皆奸猾鈴治尤難原移黃龍舊軍又安插未定所貴還定勞來守土者得人耳韓家坪堡隆慶二年建設土堡萬曆十四年輒包周一里零三百一十四步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一百六十一名馬騾一十四匹頭無邊止管火路墩七座本堡去偏關馬站甚邇在

昔遊虜零騎常潛伏堡西溝底不特撲撈行旅比及東西聞知追剿卽星馳而北矣且馬站偏關東西懸隔大舉更音信難通應援不便此堡之設益得輔車之要云

馬站堡土築於正德十年隆慶元年展拓之萬曆六年輒包焉周四里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一員隆慶二年議將三關遊擊改駐本堡官軍除遊兵二千八百四十九員名馬騾一千六百匹頭外防守所領見在旗軍二百名馬止二匹無邊止管火路墩七座本堡界在偏老之中乃東西應援之地城北卽係土山其受敵與水泉同今議修空心輒樓於土山之上撥軍把守城廩可恃無恐

永興堡正德十年建設土堡嘉靖四十二年重修萬曆十八年輒包周一里零一百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一百八十四名馬騾一十一匹頭無邊止管火路墩六座本堡離邊雖遠然爲偏關左輔以通八角聲援地稍平曠虜騎易馳昔年大舉入犯亦嘗於此散住今則公使絡繹漸爲通衢矣軍馬應付頗稱疲累云
樓溝堡隆慶元年建設土堡萬曆十七年輒包周

一百九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官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一百九十八名馬騾九匹頭無邊止管火路墩七座本堡漸向腹裏密邇龍霸山名虜騎數據其間邀截行商偏關糧道幾絕故設此堡以遏龍霸之衝款後多居堡牆之外無論禦虜且虞多盜該道於三十一年復議築土堡一座與舊堡相連

老管城正統末年建設土堡弘治十五年展修萬曆六年輒包周四里零六十二步高連女牆四丈正德八年設遊擊一員嘉靖十八年設守禦千戶所二十年改置參將以遊擊移之八角二十一年仍將八角遊擊復歸本城改五寨守備爲老管守備參將移駐偏關四十四年添設副總兵一員隆慶二年將遊擊改駐馬站堡萬曆二十六年議設管糧通判一員城內奇兵營官軍三千九員名馬騾二千七十四匹頭守備所領并老管保所見在官軍一千一十三員名馬騾一百九十六匹頭邊牆墩臺除議派恒楊嶺等堡擇防外止管邊牆沿長六十四里零二百六十四步邊墩輒樓一十五座火路墩一十八座邊口二處內丫角山鎮胡

五眼井等三十二處極衝通大虜邊外王家莊銀川城等處乃虜王三娘子下酋首言恰乞慶恰及大成比妓下夷人收谷兒臺實等各駐牧本城設在極邊與大同接壤山坡平漫虜如越塞而進卽三岔五寨崑崙河間皆可一馳而至嘉隆間數大舉如從馬頭山好漢山進搶河曲大遭荼毒老營且有殞將之禍至由賈家堡攻圍老營勢更危急本堡邊牆依山而就外雖高聳內實卑薄山頭障蔽聲信難通年來陸續議修加制高厚又增建空心輓樓土墩數座綢繆似得策矣顧今可慮者

城東北面近山不半射之地如虜衆彎弓而上安埤勢難站立倘一處潰陷全城失守議者欲於輔城建輓樓二座以敵登高之虜再建懸樓十座以

護守城之士更爲保障之完策

相楊樹堡萬曆二年建設土築周二百四十四步高三丈五尺設防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二百四十八名馬止二匹分管邊牆二十里市口一處邊墩輓樓三十二座火路墩三座內好漢山破虜營等二十一處極衝通大虜邊外昭君墓等處大威比妓下部落收谷兒臺實等駐牧本堡舊設於楊

楊樹後因山高缺水改移於營兒塢仍存故名而新堡亦復無水軍士取汲於塢崖溝中且兵馬寡弱幸賴老營伊邇緩急可濟惟是款後好漢山設有市口一處夷人往來老營貿易市馬防範戒備不可不預慎焉

賈家堡土築於嘉靖四十五年萬曆十八年輓包周一里零二百一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原設操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三百八十六名馬騾一十四頭無分邊止管火路墩八座本堡地隸大同堡屬山西原爲老營一帶所需米糧向皆仰給雲朔先年虜賊常於乃河道中接擄商販老營生因後因建設此堡虜患漸息商販疏通而兩鎮聲執聯絡烽火相聞

八柳樹堡景泰二年建設土堡萬曆十五年輓包周二里零一百四步高三丈五尺設防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二百五十名馬騾一十四頭無分邊止管火路墩一十八座本堡當洪水溝極衝要路未款前常從此溝深入以犯備老營援卒不能及嘉靖四十一年大舉從丫角山五眼井進邊入犯老營本堡以及寧武等處蹂躪甚慘故特設此

堡以通洪水之衝偏老耳目聲援亦多藉焉向來
堡牆崩裂樓基下陷勢將傾圮近議包修完固足
堪保障惟是堡內無水取汲城外脫有虜警殊可
深慮

水泉營堡土築於宣德九年萬曆三年甃包周二
里零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二十四年創築附
堡一座二十八年甃包一而連舊城三面周一里
零五十一步高亦三丈五尺原設防守隆慶二年
改設守備所領見在官軍一千四百名馬騾二百
匹頭紅門隘口一處市堡一座萬曆四年更添防
守官一員領旗軍一百四十名守之重市事也守
備分邊沿長三十六里零八步邊墩二十六座火
路墩九座內免兒衣等一十一處極衝通大虜邊
外免毛河歸化城寧邊河等處係順義王打兒漢
三路恰并把漢比娃等部落各駐牧本堡通鄰虜
巢爲備關有背山坡平漫虜馬易馳未款前大舉
零竊處無虛日石州之變虜正由此款後建市場
於紅門隘口外設關口三處以通虜商出入內設
關口一處以定華夷界限每遇開市華夷畢集我
亦厚爲之備該道及總副秦將咸在焉領撫賞漸

增額外而市本反繇於額內擇維得節所當加意
堡內止一井汲引甚艱倘虜寒盟飲馬於大泉則
偏關不及聲援下甲於洪水則老營無從策應水
泉亦岌岌乎殆矣

寺塢堡昔爲民堡故土築也嘉靖四十年被虜攻
毀四十二年始改爲官堡萬曆十五年甃包周二
百七十四步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一員所領見
在旗軍一百三十八名馬騾六匹頭無分邊止管
火路墩三座本堡設於山脊當水泉偏關之中實
通二堡一線之脉也若此地爲虜所據則聲信絕
矣且款後又爲夷人往來孔道以此彈丸之地兵
不滿百五十虜心固易之乃地方奸民潛通射利
虛實備知所當申嚴詰察者也

草梁山堡故弘治十五年創建尋廢萬曆二十三
年復建土築二十八里甃包周二里零六十七步
高三丈六尺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官軍五百三
員名馬騾一百三十六匹頭邊墩墩樓除議派黃
龍池等堡操守外止管邊墩六里零八步邊墩無
樓五座火路墩一十二座邊口二處內東坡墩驢
皮窯楊家莊等處極衝通大虜邊外雙墩子獅子

溝白塔兒一帶酋首討兒沙赤星擺山戶等各部落駐牧本堡勢極孤懸山獨高聳虜若也兵北山以遊騎伏南來之路偏關以北盡皆山谷瞭望最難嘉隆間屢次大舉援兵至中途輒遭殞將覆兵之禍近添設官兵常川住守不惟水泉滑石鼎立無虞而南下之虜不敢如前猖獗矣顧軍皆召募月糧取給於民壯折色且本堡商販罕至軍易米於偏關往還百二十里故多逃亡近議每軍量給本色人心始安

黃龍池堡舊於弘治十五年創建萬曆十九年大

聖朝世宗憲 卷之六

邊防

志書山西

閱裁革二十三年議復修築土堡二十九年輒包周一里零一百三十二步高三丈五尺設操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三百名馬騾七十四匹頭分管理邊牆一十二里邊墩輓樓一十一座火路墩十座內楊家莊等處極衝邊外鴿子溝一帶酋首沙赤星部落駐牧本堡犄角滑石洞下甘泉湧出虜人就水之便每入犯必駐兵於此贖口持久然後四出侵掠自此堡建後虜失取汲之利即不能保其不來亦可制其速去惟軍士月糧向取給於民壯工食每遇荒告討本色率無固志所當預圖廣儲

云

滑石洞堡宣德九年建設土堡萬曆八年輒包周一里零一百四步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後改守備裁革止設操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三百名馬騾二十四匹頭分管邊牆一十八里邊墩輓樓一十五座內水門等處極衝通大虜草梁溝等處稍次之邊外白塔兒一帶酋首擺山戶等駐牧本堡孤懸一隅咫尺虜巢未款之先壯虜入犯無時且沿邊石磴紆迴虜每緣之以擾村壘窺害西長嘴尤易易焉至水門迤西即接河套冬深水結軍無界

聖朝世宗憲 卷之六

邊防

志書山西

志書山西

限尤難防範議者欲易操守復設守備量添軍馬庶體統肅而兵威振偏老之屏翰益嚴矣
岢嵐州洪武七年建設縣城周七里零一十三步高三丈八尺初設知州判官吏目儒學倉驛等官及鎮西衛所嘉靖二十一年設岢嵐兵備一員二十二年設參將一員三十五年議將參將改駐利民本州設守備一員隆慶三年後岢嵐兵備駐劉偏關守備所領并鎮西衛見在官軍一千七百五十八員名馬騾二百三十七匹頭火路墩樓除議派五寨等堡防守外止管二十二座輓樓二座本

城西連偏老南通省會爲山右咽喉重地雖近腹
衷去邊不遠虜如闖入一日夜可至嘉隆間數大
舉入犯攻毀堡寨甚多擄掠人畜極慘東西二關
亦被燒毀且由此經行攻陷石州縣本州地當南
北之衝虜如南犯必經此處故被患屢焉城與東
南二關瀕河每年衝決爲患向因民力凋疲未及
議修今漸次修理完固保障庶有攸賴

五寨堡土築於嘉靖十六年萬曆八年甃包周四

里高三丈五尺舊設守備今止設防守一員所領
見在旗軍五百四名馬騾四十匹頭無邊止管火

皇明世宗

卷之六

城防

山西

路墩一十二座甃樓三座本堡卽鎮西五所屯牧

處故名五寨四野平曠居民蕃滋未款前虜入北

由水泉西由河保東由寧武成於此也兵曰出搶

掠劫逼連蘆芽山叢木茂林土寇易於嚙聚乃僅

以一防守界之議者欲仍設守備衙門原有故址

不煩重建公稟取之堡稅不費加增

三岔堡土築於嘉靖十八年萬曆九年甃包之周

四里高三丈五尺原設防守一員所領見在旗軍

四百四十三名馬騾一十四匹頭無邊止管火路

墩一十六座甃樓二座本堡乃四通入建之衝備

開商旅盡出其途蓋亦要地也邇來轉運市貨傳
報聲息兼以公使往來絡繹不絕站驛創損數多
軍士賠累逃竄非設法調停道路將中梗矣

嵐縣洪武二年建設土城萬曆五年甃包周四里

零一百八十八步高連女牆四丈設知縣典史教

諭訓導各一員鹿徑嶺巡檢一員緣設內地止火

路墩一十六座本城北有奇嵐爲之障且有守備

爲之援先年虜攻石州長驅南下經搶本縣者以

奇嵐向無兵故也本縣城先類敵保守爲難今增

陴繕障頗稱完固惟是四境綿邈山谷叢雜如白

龍銅鼓缺鷄勢要等山俱號險阻流來獮賊及

封巨盜往往潛匿其間時出劫掠兵來則難免

入山林兵去則豺狼肆於道路議察防範所當戒

嚴

興縣景泰元年建設土城隆慶三年甃包周二里

零二百二十五步高三丈四尺五寸設知縣典史

教諭訓導各一員界河口孟家峪巡檢各一員因

設腹衷止火路墩一十三座本城雖在山谷距邊

頗遠西五十里卽黑峪口實黃河官渡直通陝西

神木榆林等處嘉靖四十三年套虜踏水過河賊

榜本縣人民無數隆慶元年虜商南犯石州傍掠本縣大遭荼毒每冬河水結凍巡檢司弓兵不時擊打倘警報緊急人少恐不濟事臨時須發岢嵐守備統兵防禦可也

山西岢嵐道轄河保路秦將設於隆慶二年駐劄河曲營所轄六城堡內河曲營樓子營唐家會河會堡俱極衝河曲縣保德州稍近腹裏矣凡屬守備二操守二防守一千戶所一分管邊牆東北起自西路界寺前墩西南抵石梯隘口沿長一百三十一里又自石梯隘口起抵興縣黑峪口止黃河

東岸沿長二百一十里邊墩六十一座火路墩三十八座邊口一十二處市口一處渡口一處閭路見在官軍三千五百九十五員名馬騾一千五百一十一匹頭內援兵官軍一千五百六員名馬騾一千一百五十四匹頭本路逼近黃河乃北虜套虜交侵之地最為衝險邊外榆樹灘泉子溝大灰口等處首首長蓋剪啞氣貫的赤鐵兔等部落駐牧河西又獮兒部司莊禾賴等駐牧地也隔河一望堯蘇盈眸無論春冬水結旁可長驅即秋夏水漲亦能涉渡嘉隆間沿河標掠迄無寧歲故守凍

有兵打兵有例他鎮雖有防秋此地又兼防冬及春矣往議調別營堡軍丁防守兵將不相識徒糜錢糧議者欲募敢戰之士三千專任防河省客兵之行糧移禦冬之月餉以充募軍之資似爲萬全之策

樓子營堡宣德四年建設土堡萬曆五年展拓甃包周一里零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五尺原設操守二十二年裁革改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官軍六百三員名馬騾一百四十一匹頭邊牆墩樓除議派河曲營防守外止管邊牆沿長五十六里邊

墩甃樓二十八座火路墩三座邊口六處內半角尖吳峪口等一十四處俱極衝嘉隆間大舉曾經入犯黃家莊辛家坪等處邊外山羊會小水口等一帶皆酋首泰得氣買得赤鐵兔等部落各駐牧河西即陝西黃甫川清水營正對套虜獮兒都司莊堯賴等巢穴本堡緊逼黃河當北虜套虜之交河外虜帳星列基布歷歷在目而沿河大峪村等處居民繁富虜素垂涎向徒以一操守率三百疲卒守之真可寒心自改官添兵以來地方居民始可恃以無恐頗新軍半係烏合休養生息撫綏精

練是在守備之得人耳。

河曲管城宣德四年建設土城萬曆二年展修七年
年額包周二里零七十步高三丈五尺二十六年
創築東關土堡一座二十七年額包周二里零九
步高亦三丈五尺嘉靖三十八年原設守備隆慶
二年裁革改設參將三年添設防守一員除援兵
外所領見在旗軍一百八十八名馬騾一十一匹
頭分邊一十五里邊墩驛樓二十一座市口一處
邊口四處內魯家口等五處極衝通大舉邊外榆
樹灘白泉子溝大灰口等處係酋首長蓋等部落
駐牧隔河即陝西黃甫川清水營正對套虜襖兒
都司莊亮賴等駐牧之地本城相隔套虜止盈盈
一水夏秋恃河爲險虜人最善沒水零竊已屬難
防冬春冰結胡越一家無險可恃未款前無歲不
被虜誠爲保河門戶連年套虜撲擊延緩時常出
沒孤山黃甫川之間引馬稍東則河保先及之矣
復額兵以資戰守誠今日之急務也

河會堡萬曆二十五年創築土堡周二里零八十
一步高三丈五尺設守備一員所領見在官軍五
百三員名馬騾一百三十四頭原分邊牆議試二

操守管理止管火路墩七處內巡檢司曲峪等四
處俱極衝邊外正對陝西焦家坪羅羅衛諸馬家
會等處直接虜巢東北泉子溝係酋首剪亞氣西
北朱開兒酋係酋首澳兒都司霸王廟係莊亮賴
等各駐牧本堡地勢平坦四面通衢河水一結華
夷一家無論附近如五花營數十村落皆虜垂涎
先年虜自此入即分掠河曲保德五寨苛嵐等處
故建此堡以遏虜衝今議額包

唐家會堡宣德二年建設土堡萬曆十年額包周
一里零二百七十八步高三丈五尺設操守一員
所領見在旗軍二百六十四名馬騾二十六匹頭
分管邊牆三十里邊墩驛樓六座火路墩二座邊
口二處渡口一處內渡口河會二處俱極衝邊外
正對陝西羅羅衛等處直接虜巢泉子溝等處
酋首剪亞氣澳兒都司等各駐牧本堡當黃河渡
口三時倚長河之險雖足自完冬深冰結即官軍
日不交睫寢不帖席矣隆慶四年議各營司衛堡
守軍官軍盡地分守庶可無虞乃好軍越渡潛逸
爲盜兩地莫可究詰防河防虜而又當嚴好盜之

禁焉

河曲縣城洪武二年建設土城萬曆十三年甄包周四里零二百四步高三丈五尺設操守一員與知縣典史教諭訓導等官同城所領見在旗軍一百九十名馬騾四十九匹頭分管邊牆三十里邊墩六座火路墩六座內巡檢司曲峪等四處俱極衝遠外正對陝西焦家坪等處直接虜地青草灣首首剪亞氣等駐牧本城三面皆深溝陡峻惟北面受敵縣西倚洪河爲險嘉靖四十五年河凍石梯口大舉達賊由黃甫川過河搶掠至本縣城下攻圍七日會大雪始解連年曲峪等處截凍水橋

皇朝世法錄 卷六十六

兵防

重刊

隨打隨凍防禦甚艱

保德州城洪武元年建設土城萬曆二十年加幫高厚三十年甄包周七里零二十六步高三丈五尺設知州同知吏目學正訓導各一員宣德七年設守禦千戶所後改州同移駐偏關監牧本所見在官軍三百四十一員名止管火路墩二十座本城與陝西府谷縣一河相望先年虜由柳溝驢皮窯等處二次大舉入犯直至本州河曲一帶居民大罹其害城垣向土牆卑薄保障不嚴今議甄包告竣足壯形勝若冬春水結調軍協守北套二虜

均當嚴加戒備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十六

兵防

重刊



明世法錄卷六十七

史官 陳仁

邊防 陝西

洪武十二年二月遣使

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廿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

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

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

鐵峽取道而出

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

猶宜擇人守之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七

十七年六月戶部言潼關衛見儲軍餉可給三年

其餘米五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運貯西安

府倉鳳翔衛見儲軍餉可給三年其餘米十四萬

六千零四石宜運貯華昌府倉從之

二十三年耿炳文奏陝西都司所屬二十四衛馬

步軍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十三百

七十二匹

二十五年遣使至甘肅諭都督宋晟劉真曰凡西

番回東互市者止于甘肅城外三十里不許入

城先是常近回同使西域諸國留其家屬居于西

涼遐邇五年不還其餘同同居邊上者又數劫掠

爲邊將所獲

二十七年六月先是西寧抄圖等族王番亦令真

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

附至歲還

朝以聞上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懷柔之道要在不失其本

性耳

命仍於本族居之

二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說立撒里兀兒爲安定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七

衛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

詔立其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朵兒

只巴叛遁沙漠過其地大肆殺掠并奪其印去由

是其部微藉藍玉西征兵徇阿翼川土酋司徒哈

衍等懼竄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哈衍

等遣僧繼兒加藏卜等至甘州見王乞授官以安

部屬王爲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爲安定衛以銅

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

三十一年正月

上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大寧關平三衛鹽糧若儲峙

卷六十七
王隆所

已多。則今商人輸粟於東勝西河以備軍餉。新言大寧儲粟六十二萬餘石。開平止二萬五千八百石。甘肅亦不過十五萬二千石。其商人所入亦宜收輸。

上曰：大寧姑罷。若開平儲至四十萬亦宜止之。俱令輸東勝。其價與大寧同。西河之儲姑俟甘肅積五十萬石然後再議。
永樂初，寧夏總兵何福奏請所調馬步官軍在邊者五月一更以息之。屯田健軍內選驍勇者免徵其租。令操習聽調。河州多產馬，購其良者以廣邊防。把隘軍士宜給皮裘，帽禦寒。悉從之。

卷六十七

王隆所

初，福曰：所籌邊務悉當。
朕意：今冬寒，正虜寇出沒之賤，尤宜嚴謹邊備。回回有來市馬者，聽須立官市於城外，定其價官與收。以爲長久計。仍嚴出境之禁。凡諸事務悉宜慎察。元年閏十一月，寧夏總兵何福奏：謀殺塔灘賊龍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鬼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上覽奏，謂侍臣曰：胡寇至，謫此語未必可信。龍禿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

卷六十七
王隆所

抄掠取食。蓋如中國之人，必果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不給爲辭者，鬼的哥恐滋事機，故外託此爲說。內實陰謀殺我不備。

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據悍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地。擄往論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金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忽忽。既言勅未行，山西奏報賊五十餘人劫掠灰溝村黃甫川，皆如

上所計

卷六十七

王隆所

十年七月，寧夏總兵柳升奏請脩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
賜勅報曰：脩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須用幾人。人少則難於守備，多則難於餽餉。
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逃卒若怠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如果便利，即便脩築。先是八年涼州衛總兵官虎保疑軍老的罕等以上方北征鼓衆叛亂。
皇太子命費瑄往討平之。虎保等連遁。十一月上以韃官之叛惑於流言非其本心。

通公見得
其屬宜
實得宜

私看其罪于是虎保等亦令與巴等來歸十年七月
上以土韃終懷反側

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月甘肅總兵宋琥言
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蒙古衛塔力尼不除將爲
邊害

上命楊榮往陝西同豐城侯李彬經略之彬言叛寇
固當誅但軍行道路險惡難於饋運榮亦謂隆冬
非用兵時彬猶豫榮請自歸奏之見

上其言未可用兵之故遂
勅止彬勿進遣人齎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五十四
勅諭塔力尼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京師宋
琥亦護送擊答兒伯顏等八百餘人至京

上宥其罪發廣東廉州衛充軍
宣德元年三月陝西按察使事姚安奏寧夏甘肅

重兵鎮戍供給糧餉民力甚難其地皆極肥腴官
軍且耕且守最爲良法

太宗皇帝嘗命勸覈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
於用若令廉幹大臣往同二處總兵官勸覈分給
諸軍更番下屯課其實効仍禁官豪勢要之家不
許侵占隱匿則地無遺利軍有餘糧可省轉輸之

上嘉納之
六年二月鎮守河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處
使臣往來多用脚力車牛缺茶買辦乞令四川運
茶三十萬斤分貯河州三茶司馬守備支用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四川民貧近時茶課多不足今
欲運茶三十萬斤民不堪命但令近河州軍衛有
司官庫所貯貨物從昭用以易牛康幾少慰蜀民

七年二月甘肅總兵劉廣奏比奉
勅遣都指揮同知印鐸同西寧衛土官都指揮食事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六十四
李文等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逃徙番
民七百餘帳遷居野馬川今千戶他里巴言頭目

朵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往赤斤俺官搬卜等
三十餘帳逃往肅州仙人棚俱是土官管屬番民
請仍

勅李文招撫
上曰彼皆外番何須

朝廷下行其事止令廣移文諭之廣又奏初西番遊
劫朝使命臣追理臣不敢不用心但番寇劫掠是
其常事乞勿深究

上諭尚書許鼎等曰。趙剗朝使宜可以爲常事。自古冠惠常起。細微爭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其實對。

五月

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西北邊防最切要。必須處置得宜。昨觀所進軍數。如延安慶陽諸衛近寧夏皆往戍甘州。臨洮華昌蘭州諸衛近甘州皆戍寧夏。舍近趨遠。勞費實多。又肅州鎮番西寧秦州皆臨極邊。當自爲守。亦分戍他處。乃別調官軍戍其地。此於人情皆非便。爾同成國公朱勇計議。務在處置得宜。勇等議以延安慶陽平涼華昌四衛及西安前後左三衛官軍戍寧夏。漢中鳳翔金州三衛所去寧夏遠。皆應遣還。而於寧夏中護衛撥補總計一萬一千七百餘人。以寧夏蘭州秦州臨洮華昌山丹永昌涼州莊浪及甘州左右中前後五衛官軍戍甘州。通計九千八百七十餘人。肅州鎮番西寧秦州衛禮店千戶所去甘州遠者皆遣還。從之。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八年九月

勅緣邊諸將嚴守備。先是有降虜言和寧王阿魯台

部屬皆卜欲犯邊。已

勅諸將備之。至是果入寇。涼州永昌皆警。甘肅總兵

劉廣遣指揮使李榮等率兵追及之。與戰殺皆卜

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生擒三十餘人。餘衆皆遁。

盡收其駝馬而歸。

上嘉其功。謂侍臣曰。醜虜惡憤。必將復來。遂

勅廣及寧夏大同等處總兵官嚴督諸城堡。謹兵備。

賊雖未至。常若臨敵。庶保無虞。

九年七月甘肅總兵劉廣等奏。軍東念劉簇番寇

劉兒加等伏罪。初劉兒加殺傷朝使。則奪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勅書賜幣等物。

上命廣及都督劉昭等發兵討之。廣昭會議。劉兒加

必懼罪。遠遁。若動衆深入而不得寇。不足懾服。外

夷先遣指揮祈賢以輕騎百餘視趨所止。然後進

兵。賢以密羅猴指揮伯尼爲嚮導。行月餘。度畢力

木江抵普祿之地。聞寇潛處深山。遣人招諭之。劉

兒加遂前告曰。本與安定有惡。欲復其仇。不意誤

犯朝使。故逃罪至此。請還所得勅書等物。仍貢馬贖罪。實無論之。使還故處。遂以其

頭目薛帖兒耳偕來貢馬。謝罪。以聞。

不難辨其
而治之策
山言勇能
永安降不
公無遺

上曰窮寇既服不足深治
勅廣等善撫之

十月罷陝西買馬時陝西右布政使王敏言陝西
今年田穀少收邊餉遽速先買馬驢及入番諸物
民間已甚勞費今又買馬給行都司軍士民實不
堪且民間馬有堪用者多以易糧給邊所遺牝馬
及駒皆不堪用請以二苑馬寺所選赴京之馬及
都行二司衛所官下所養之馬給之

上從其言遂罷買馬令以平涼甘肅二苑馬寺馬給
軍士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七

九 陝西

十二月甘肅總兵劉廣奏比虜脫火赤等三人至
甘肅言朵兒只伯率眾三千駐也可林察兒丹之
地去涼州十餘里已絕糧餉欲來朝歸附且言近
至涼州失其甥卜魯罕兒里乞還之所言恐有詭
詐已議謫兵往涼州永昌鎮番等處令都指揮包
勝等嚴督提備其朵兒只伯脫火赤等請

旨處之

上謂王驍曰虜言不可信朵兒只伯必不來宜戒邊
將嚴守慎脫火赤三人卿等別議處置務適其宜
初朵兒只伯從阿魯台歸款已

命駕都督阿魯台既為瓦剌所敗朵兒只伯奔走無
所依嘗寇掠涼州遂將獲其甥

上憐而不殺留之至是懼

朝廷追勦故遣脫火赤等來以款我師且觀

朝廷所以處之何如辛酉王驍奏虜酋朵兒只伯假

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異心將肆鼠竊宜遣人招

撫若其來歸亦省邊慮

上然之遂

勅總兵劉廣遣人同歸附人脫火赤等往諭之

正統初正月發遣陝西邊衛官軍操備京師者各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七

十 陝西

還原衛先是

上諭王驍張輔等議陝西西北俱臨邊境而綏德延

安慶陽平涼秦州五衛尤為切近宜即遣還各守

地分其腹裏衛分仍舊更番赴京操備故有是

命

十一月

勅甘肅總兵陳懋等曰曩從卿等奏調西寧阿吉等

十三族番民協助勦賊近得鎮守內官林春等奏

番民間調心懷疑懼蓋此輩不聞聲教

朕亦預料其然況洮岷等八衛及陝西各衛官軍足

任調用已

勅春等將各簇番民審論今其寧居茲特諭卿知之

元年正月岷州衛千戶蘇玘奏本所舊額旗軍一千一百二十名先調甘州操備七十二名繼調涼州職征二百五十名屯田四百八十八名而守城之數十存其二且岷州西去四百餘里烽墩關隘五十餘所外薄西番番寇不時出沒乞照洪武間事例一分屯田九分守城從之

七月都御史曹翼奏甘州諸衛所新開田畝每畝歲徵租五升固已輕矣而近時言者欲再輕之聞地不及五十畝者悉蠲其租且歲用之數有增無損既蠲軍士之租必將重民之稅然關中之民歲輸邊儲疲弊已極

朝廷何忍捐彼以益此哉請仍徵之又言祖宗恢拓疆宇言者欲棄肅州鎮夷諸處如有再以此言進者則置之法

上嘉納之

九月先西寧衛建民稅糧先是鎮守西寧署都指揮僉事金玉奏洪武永樂中建民止當馬牛站鋪

耕種自食其後設立里甲徵收稅糧以致逃竄今又遷克土軍操調今年嚴霜早降秋田無收乞照舊例止當馬牛站鋪免其稅糧事下行在戶部覆奏從之

十月

命甘肅總兵官棟汰士卒時行在戶部奏甘肅用兵較運艱苦請令總兵官擇其精銳者存留戡守老雅雅疲病者悉令就食內地從之

十二月鎮守陝西都督鄭銘等奏陝西地界與東勝及察罕腦兒一帶沙漠相接寇侵殺殆無寧

奉聖法錄

卷二十七

主五

歲沈岷等衛亦臨絕塞所控番族叛服不常各衛官軍恒被調遣止餘羸弱居守比者莊浪有警雖有守備官軍臨敵不能捍禦況剋剋脫數人馬比之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寧等處久住得知中國虛實脫使歸本土必泄我事情導之入寇訪得各衛軍丁及民間多有驍勇精銳通武藝之人乞

命廷臣前來慎選又募自願立功者嚴督訓練有警易為調用又言鞏昌府迭烈孫巡簡司地方當通沙漠止賴黃河為之限隔每遇河水凍合輒調官

軍戍守。乞將巡簡司改設一衛，拓其城垣，脩其墩臺，分兵屯守。康兵敗，有傳逐境永安行之。

陝西整飭兵備，會都御史曹翼奏：「剽前有兩起使臣在我中國年久未回，今年又連差使臣來，使臣久留不同，恐脫歡心生疑二，須將前後使臣一發回本國，以安彼此。」從之。

二年正月，寧夏等處累奏：「連賊犯邊，由迭烈孫雪山入境，剽掠又欲糾集賊衆，往掠楚府、寧高、跡其所在，多於莊浪、蘭縣及寧夏山後潛藏出沒。」

上勅大同總兵都督方政都指揮楊洪總率兵二萬

查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出大同進西。

勅寧夏總兵都督史昭量選精兵，付都督僉事丁信

統之，出寧夏西北。

勅都督蒲貴、甘肅右副總兵都督趙安各率兵自涼州秋沙出境，直抵寧夏，與信等會合，或分道追襲。虜酋阿台朵兒只伯等俱於三月初旬舉兵，務在珍珍點度靖我邊疆。

三月，都督蔣貴等奏：「先因達賊阿台朵兒只伯等任寧夏山潛住。」

上命臣等探其情實，與寧夏會兵剿殺，臣等累遣夜

於東邊則
西用此意

不收分途出境，直至寧夏賀蘭山後，探知賊營務往東北。寧夏總兵都督史昭遣夜不收谷聰言生擒達賊阿台部下同知馬哈木審知阿台等欲往亦集乃去，臣等議欲整擄軍馬，遇有聲息，不分界地，即往相機剿殺，互相策應。

五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理甘肅邊務。

勅以便宜行事及事宜九條，得專殺戮，文臣理邊務者，至是其權始重。先是陝西都指揮劉永言甘肅兵冗餉匱。

查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十四

詔下廷臣議，令總兵官計之。

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與計，乃

命驥往。

三年正月，恭贊寧夏軍務郭智奏：「寧夏等衛地方草湖通計三百四十九處，一千七百四十五頃，每歲派草四百萬束，俱委千百戶看守。官軍以時採用，若不屬官，慮後官旗侵占專利，乞將各湖隸寧夏湖渠提舉司掌管，明立簿書收放，草束仍造冊送該部稽考。」從之。

三月，王驥奏：「臣同總兵官都督任禮蔣貴擊敗胡

虜衆兒只伯於石城燒虜食盡竄於九營乃地依
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
日夜及之虜衆迎拒指揮毛哈刺奮入其陣諸將
率麾下乘之執其酋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
三百有奇獲金銀牌六面璽印二顆馬騾駝千四
百有餘兵甲未乘稱是阿台與采兒只伯以數騎
追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偽樞密同知院判會院
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執偽萬戶二人去
采兒只伯竄野狐山禮令爲鄉導將二千騎追襲
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偽平章阿的干招其餘黨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七

壬戌

來辟右副總兵都督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執
偽右丞都達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益兵
出沙漠千有餘里東西夾擊虜衆幾盡謹遣都指
揮僉事馬亮指揮僉事馬能奏捷

上賜勅褒獎遣官宴勞

命議陞賞以聞

已未以阿魯卜林爲指揮僉事阿魯卜林和寧王
阿魯台甥自虜來歸從都督蔣貴爲鄉導破虜有
功願居甘州自効

上嘉其忠勳授官

本布之蓋
至此不涉
昔年阿達
故之也
不思平

賜勅及冠帶金織衣一襲
命甘州左衛給俸廩舍

五年三月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鄭銘奏西安府倉
貯糧二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石有奇河南等府
又輸綿布二十五萬而倉庾不足露積戶外臣恐
其久而浥爛且難于防守事下該部請令所司增
置倉房從之

八月甘肅總兵官蔣貴言得沙州衛都督固郎來
與赤斤蒙古衛各報虜情言裡洞骨同陝西丁率
人馬攻圍哈密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七

壬戌

於把思潤之地率兵大敗裡洞骨之衆又言脫款
二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住於晃合兒淮地次子仕
脫脫卜花王部下恐賊虜無聊擾我邊防

上是其言

閏十一月初鎮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鑑奏今延綏
各邊堡林川秋青草而各堡統稱沙漠無草鑑令
管糧參政李賓僉事許資等履勘資奏鎮守都督
僉事王禎意在勒要民供宜治其罪禎抗奏不服
云鑑使資害已并據鑑奏移神木縣楊家城寨不
使革去保安安定二縣官軍非舊制各寨堡廢用

草一百萬束鎰止撥延安府草十萬束供給瘦損馬匹

上命鎮守僉都御史王翺等勘實以聞至是翺等奏縣寨移居山頂實不便宜移置神木縣於平川楊家城寨於縣西五十里守備二縣官軍亦宜仍舊然鎰所言草實茂盛有餘宜令用心採刈并取延安發德二衛屯田餘丁及本處守備軍餘於寨堡附近給田耕種並納草束以備補助俱聽協贊軍務副使陳斌提督比較仍令延安府撥民草二十萬納之如後馬瘦誤事則頑罪不可逃矣

上從之

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上親詣

八年四月初赤斤蒙古衛都督僉事且旺失加遣指揮把都麻致書總兵官寧遠伯任禮欲移居也烙卜刺地以避无刺禮以其地近肅州不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建寺其地山中乞顏料及工匠事下禮等以為夷虜異類若許其建寺彼必移居之矣恐遺後患

上是其言

九年八月甘肅總兵任禮等奏赤斤蒙古衛都督阿速達人言无刺也先嘗欲與都督且旺失加為

婚未諾茲又遣使固求阿速妹先要親人往受聘禮亦未之諾臣被達子累行侵擾不能文業欲還居善地

上賜勅諭阿速及頭目人等曰去歲且旺失加嘗奏也先結親之事已

諭令各從所願今彼誠欲求親則當遣人齎送禮物豈可呼親遠取爾為一方之長萬一為彼所制悔將無及且赤斤地方係爾祖父世守之地今無故欲還自示怯弱或為人所乘欲復不可得矣已

勅總兵等官踏看境外附近有無山川險固可以保

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大抵

眾禦寇之處奏來處置爾等宜仍舊安處毋自驚疑且旺失加亦嘗奮忠勇獎率頭目同心戮力務使地方寧靖外寇不敢侵侮則爾等功名愈著朝廷爵賞愈加爾等勉之

十月

勅諭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時元良哈已陰附无刺而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亦將附之

上遣都指揮李鐸哈刺若出往諭三衛未報而沙州衛頭目薛令來言也先遣人至三衛授喃哥等以平章等官又言无刺欲從大同寧夏諸力山亦集

乃諸路入寇於是復以是

勅付鐸諭之且

命鐸密察人情向背及其往來交與之故

十二月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鑑奏比得各處報尾刺也先既遣人僞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都督喃哥等爲平章等官又擅置甘肅行省名號意在邀結夷心爲患邊境宜嚴爲防禦之計章下兵部集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議蘭縣係甘肅喉襟宜選官軍三千人益之甘肅罕夏延綏大同偏頭關各有下班官軍宜催調前去操守俟邊境寧息仍舊輪操甘肅左叅將王敬久病宜選驍勇有謀代之大同左右叅將分守東西二路所領兵少亦宜催調下班官軍益之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九 陝西

上命選驍勇慣戰都指揮一員往蘭縣守備軍馬姑勿增益仍推智勇超出堪爲叅將者疏名以聞各處下班官軍俱不必催調仍舊輪操

十年五月靖遠伯王驥奏比者本

命巡邊自延綏至肅州東西逶迤六千餘里守備官魚舍餘不過五萬六千餘人伴有侵軼恐不足用事下兵部議甘肅已有四萬二千八百人足以守

備惟罕夏延安軍少乞遣官於河南都司屬衛并

潼關衛揀選精勇者三千人爲分二班罕夏增一

千延安增五百

上命巡按御史及都司委廉幹官於屬衛如數精選仍委公正有勇略都指揮提督訓練以候調發八月先是靖遠伯王驥言陝西黃河逶迤北連罕秃地面要害宜析靖虜衛中所官軍於彼建立千戶所其靖虜衛地非要害乞將全衛移立扒沙以扼虜衝

勅命叅贊軍務副都御史曹翼督治之至是翼奏扒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七

十 陝西

沙在涼州東南二百五十里莊浪西北二百里應理州西南四百餘里於此屯兵實足控御外夷屏蔽內地所惜者屯種之地頗狹不足供贍軍士可速字亮地面狹隘尤甚宜將原調靖虜衛中所於扒沙築城建置而罷速字亮之役又言甘肅衛分惟涼州土地最廣洪武中舊設九所及帶管士民七里其後次第遷調今止餘四所城內實多隙地郭外廣有閑田若移靖虜衛於涼州城每歲調涼州官軍八百人於扒沙操備而靖虜衛唯宜代之賊守實爲兩便

上曰傳邊之策莫良於屯守。襄謙良是，但不知彼處人情事勢如何。其移文陳鑑，俾躬詣涼州會劉廣等熟計以聞。

十一年九月先是甘肅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爭部衆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欲入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令都指揮毛哈刺趙哈刺不花等偕喃哥先至沙州撫諭其衆而率大衆隨其後。比至喃哥陰持兩端其部人多欲奔瓦刺禮等進兵迫之遂收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五十戶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至

上勅禮等曰爾等相宜調度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

朕甚嘉之。所議以甘州南山一帶給之耕牧候其志嚮安定。收爲土官土民隨軍操調皆從爾議。但安撫遠人須在經久。今其來附恐非得已。且向背不齊實情叵測不可不防。議者謂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徙之內地。庶無後慮。此二策何者爲便。其審計以聞。

赤斤蒙古衛都指揮鎖合者來朝貢駝馬。初赤斤

蒙古人
設身處地
設身處地
設身處地

蒙古之先有苦苦者娶西番女生塔力泥。又娶於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苦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衆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讐殺。而鎖合者不能支至是訴於邊將言怨隙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兵任禮等遣請京且請發兵收其部衆。

上勅禮等曰鎖合者至京欲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至

朝廷盡取其右帳人民與之。且乞波羅寺白真山之。地以居。然觀其詞情未可盡信。今仍遣還爾處。爾等須再三審察果無他卽遣人往赤斤諭都督阿速發其家口部屬同來。然其人之在赤斤者未知其意。亦果願偕來乎。蓋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則得此之心失彼之心。亦非經久之道。但其家口則必須遣來。爾等其審處之。

景泰元年正月鎮守陝西徐亨奏鎮守延安等處都督僉事王禎擅棄原守塞堡移入腹裡。該級二州延慶二府守備其地狹隘不堪屯牧。恐胡寇古

據所案寨堡以爲巢穴宜令本官速回原舊寨堡
果有星散小寨宜并入大城協力固守仍乞剴頑
今陞都督同知職事戴罪操備事下兵部移文右
都御史王文等勘實具奏亨所言有理頑偏執不
從遂

勅補候春緩河開將移入腹裡軍民撫恤前往原寨
堡守備已陞職事不敷若再偏執誤事不宥

閏正月寧夏參將丁信奏據鳴沙州城小旗口報
嘗遇虜寇潛伏於金積山牛首寺窺見土民五人
與寇隔溝拒敵已而寇以善語誘之五人者遂棄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五

弓矢南向叩頭即作推髻隨寇而去又聞四里土
人亦遁寇去臣切思靈州千戶所并瓦渠等四里

土達軍民雖因

國初歸附然無他生業惟憑畜牧養贍今虜寇掠其
孳畜則衣食艱窘易於誘引爲變乞撥本處預備
倉糧賑濟以安其心從之

二年五月

命脩陝西平涼府固原州廢城調西安等衛官軍戍
之先是平涼知府張鏞言開城縣地土廣闊素無
城池乞脩葫蘆峽口古城撥軍守禦事下兵部移

文陝西三司駁之言葫蘆峽口不係要害其開城
迤北四十里固原州廢城脩築置戍足護衛生民
折衝虜寇故有是

命

四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遣使持書與赤斤蒙古
衛都督亦魯伯言已殺敗可汗人馬滅其家欲與
亦魯伯往來通好且約亦魯伯禁治西番人民亦
魯伯受而秘之鎮守肅州都指揮吳劍嗣知遣人
索取以聞

詔兵部移文各邊嚴兵備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五

天順二年二月達賊七千餘騎犯高家堡延綏總兵
官楊信率兵擊敗之擒賊五人斬首七十二級獲
駝馬器械無算遣人獻俘賊至京師

八月哈密忠順王卜列革遣使臣捨刺罕等奏報
邊事至京

賜鈔絲幣表裏金織紵絲裝衣等物

五年四月兵部奏邇者甘肅總兵等官宣城伯衛
頤等奏虜酋字來等分投剽掠乞

勅莊浪寧夏延綏陝西及蘭縣各總官選調精兵數
萬前來併力夾攻仍乞遣本部堂上官督率

上從之命兵部侍郎白圭往。

五月陝西僉事李觀奏寧夏軍馬衆多而並河四百一十四處採草官湖多爲勢家所據乞

命寧夏巡撫鎮守等官督同所司踏勘第爲三等每歲採草奏開仍

命巡按并按察司官察其奸弊廢地利不遺支用不匿從之

十月參贊軍務都御史王竑言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曩者逆虜字來犯邊

朝廷用安遠侯柳溥克總兵官統大軍趨涼州以待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敵所謂正兵也又

命武平伯陳友克遊擊將軍往來截殺豈非奇兵乎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却其老營斬獲無算至今虜

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勝之明驗也今虜復來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

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南山東等處官軍爲正發兵從蘭縣大路運進復分兵一二萬人以參將

一員克遊擊將軍統之仍

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爲兩翼各路漸進如和約已成按兵睨備不然則與甘涼等

處總兵密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

心劫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則虜酋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肩矣事下兵部尚書

馬昂等議竊意欲在分兵行事以專成功但恐我軍併則有餘分則不足萬一分路進兵賊覘知虛實

乘機邀截而我師前後不屬彼此失援其爲誤事庸可勝言况總兵馮宗內官張溫侍郎白圭等所

見未必皆同不無齟齬乞行宗等會議以聞從之七年二月都御史王竑請於腹內寧夏中衛及莊

浪等處增立整臺以嚴邊備事下寧夏鎮守總兵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巡撫等官議皆言外邊立墩舉火腹裏移文馳報自爲定例行之已久未有不便若腹裡增設墩臺

誠恐虜賊入境驟烽四起官軍之往禦者無以的從人民之散處者反致驚疑徒勞人力無益違備

也遂已之

成化初六月給哈密大小麥種子一百石時哈密忠順王母累奏爲能加恩蘭所侵禾苗無種乞賜

賑濟故給之

九月進西虜加恩蘭與其妻奏求蟒龍等服詔不允以紅絹及襪衫與之

十二月分守延綏西路參將都指揮同知房能陳
三事一移營堡以固邊方臣所守延東地原設塞
門堡白洛城二處俱在偏南以裡去邊墩相遠道
路迂曲壑勢不闊遇有警急緩不及事況其軍民
反在堡外耕牧看得白洛城北地名輕營塞門堡
北地名榆林依疎險阻水草便利又與大毛鴉龍
州邊堡接徑端直營堡聯絡易爲應援可將安定
守官軍一百員名併入白洛城數內操守爲宜
二月兵部言先是延綏總兵官都督張傑上安邊
方略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李快西

耕牧但須增三營堡以時開閉使我有險可守寇
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額兵不
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運兵猝難應援
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
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分屯
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
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疆遇警則彼此
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
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境必經邊
堡而過延安府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

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
備請用見今邊軍因追捕虧損官馬無力賒償雖
出陣傷亦遠例徵併是以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
乞令所司停免買賒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
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
官雜議可否上請舉行從之

巡撫寧夏都御史陳价上備邊方略二事一寧夏
一城連居河外東西千里俱是敵境初添設五衛
以爲耕守之計復遷京軍及河南山西陝西三都
司軍馬益弘備禦之規後諸軍調遣北征今尚存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李快西

臨鞏秦平等衛官軍萬人并五衛軍餘土兵約可
三萬但冬春雖全夏秋僅半其備禦官軍累世在
邊幾五十年雖一年一班輪番更替然在邊日多
還家日少乞將備邊諸軍就寧夏等處設衛占籍
移家就管使之計口給田

二年二月虜入保德州境殺掠居民頭畜甚衆致
仕巡檢岳清率民人趙文次等三百餘人追及於
天橋子黃河窄口溝內用亂石擊死一人斬首一
級奪回婦女二人馬牛羊數百事聞兵部請覈實
陞賞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李漢西

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瑤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錄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爲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達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梅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州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連連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礮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十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手漫難據已之復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等處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州神木堡移楊家城榆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洞雙山堡移真溪離榆林城移樺林白洞灘營水波羅二堡移白土寨土門堡移白臘峯大屯池堡移潘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塞門堡移古窯清邊營移剌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等處直與安邊定邊相對當時守土者亦以徒置煩勞已之二策不行至今貽患臣以長言所之士人皆

云若如前策移展營堡不惟可以禦賊於外亦使軍民得田於內積之數年邊境漸充轉饋可省也臣見連賊連年入寇破掠人畜貲財不知幾千萬計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李漢西

朝廷命將征討調兵四萬一千餘矣重以賞勞轉運之資通計所費又不知幾千萬也與其每年調兵費用孰若以一年之費給與寧夏偏頭關軍民使其協力移展城堡安置墩臺且守且耕尤爲愈也然展移城堡之策有二臣以具述於前其一自偏頭關邊墩河西一顆樹至寧夏黑山東西止七百余里共立十三城堡則延慶二十六堡寧夏河東二府偏頭關河邊七墩又沿邊墩臺俱爲內地其三十七堡戍兵併入十三城堡仍各分守共計戍兵三萬六千有奇則七百里之地雖曰平漫易於偵望不難守矣其一則以府谷至寧塞十六堡移置故城至察罕腦兒一路併作二十堡止是營堡端直墩臺絡繹所移城堡之數則與一顆樹一路相等其延綏西路安邊定邊二營與寧夏河東四堡偏頭關七堡仍用不移然未如一顆樹一路則併寧夏東路與偏頭關河邊營堡俱包括之矣

上曰楊鼎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四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章奏邊方事宜一選才能以撫番夷

國家撫有西番因其習俗分其族屬官其渠魁給以金牌而又選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職以鎮撫之近年以來革去西寧鎮守不與通貨茶馬夷民無所拘束往往越境搶掠殺害官軍皆由守備非入撫治爭方侵瀕過甚所致乞

勅該部行令鎮守等官推訪不分內外漢土軍職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三

陝西

一名譽素著夷人信服者一員職專撫治遇警就俾率領番兵征勦庶邊境軍民獲安一移邊堡以保居人切見西寧所屬冰溝一堡內有驛邊軍夫牛馬及各家私產人畜俱賴城池保障緣本堡山易登而汲水遠不如大路舊站北邊山坡陡峻險固堪以居守請

勅鎮守總兵等官移堡於此庶邊軍樂業地方無虞一設學校以訓邊氓肅州衛所俗雜羌夷人性悍梗往往勦觸意網請如山丹等衛例開設儒學除授教官就於軍中選其俊秀餘丁以充生員及

官弟男子侄俱令送學讀書果有成效許令科出身縱不能一一成材亦足發其性質一決功賞以激人心各處征戰有功官軍臨敵捐軀出萬死得一生鎮守等官是冊報功進繳兵部又行巡按御史覆勘御史所巡地方廣潤事務浩繁日延一日俟爾更代又將交與下年接巡者二三年間未得完報致停功官軍垂首喪氣歸咎

朝廷乞

勅該部遇有造報功冊到部應覆勘者即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徑往彼處體訪查勘隨與決斷則賞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三

陝西

不踰時而人心感奮激矣

上命決功賞任智勇二事所司亟行之

兵部郎中楊鼎自陝西紀功還疏備邊四事曰恤軍餘謂陝西延綏等邊正統末年以虜寇犯邊兵少不足以禦又邊卒戍還者每多逃亡暫令餘丁轉數守備非終不更代也其後虜寇連年犯邊不已而戍卒逃亡愈多無人更代乃令餘丁在邊與正軍俱領馬操備賊來則出戰馬死則追償甚至一戶有餘丁二三人艱於供給乞令各邊巡撫勸諭明白如例給以糧賞庶人有銳氣而緩急可使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重陝西

鎮守延綏慶陽都指揮同知易能奏虜酋毛里孩
尚擁衆屯聚河套近邊烽火不絕而我增調戍兵
屬延綏慶陽三衛者俱無甲冑馬匹屬陝西河南
者多不能戰乞令陝西鎮守巡撫等官措置又於
近邊州縣要害之處增兵把守使賊勢分散遲退
無利而我兵併力勦殺以圖成功下兵部議從之
仍行都督僉事趙英往來遊擊巡警會兵勦殺
召大同總兵官楊信還京犬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
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人馬居
虜其中出沒不常固嘗出兵勦之然我兵方集而
彼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復來如此不惟勞師
費財而邊民亦不得安堵矣今欲安邊必須大舉
而後可也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預積糧草於陝西
塞下及令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等處守
臣選練騎步精兵整頓器械什物及預造戰車拒
馬之類期以明春或今秋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
總制官將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
熟虜騎必復入抄而延綏鄭慶環縣一帶須用兵
駐劄以保居民亦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
萬人往守諸處

上以爲然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及會昌侯孫繼宗等

集議今鎮守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舊鎮延綏

稔知地利宜

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

鎮巡諸官亦宜

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

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

六月

制諭彰武伯楊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營

兵往延綏討虜寇先是延慶守臣秦報五月初十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重陝西

日虜衆可二萬分爲五路長十餘里入境內兵部

尚書王復等因請

勅諭陝西延綏寧夏鎮守巡撫等官併力飭兵防

禦仍請會推武職重臣調京軍往勦之有

旨虜已入延綏境調兵往勦恐緩不及事可再議以

聞復等又請

勅都督同知趙勝充副總兵統京操騎步精兵萬人

期以七月往勦又得

旨令侯信至詳處之至是信至復乃與會昌侯孫繼
宗大學士李賢等集議以爲虜犯延綏實欲俟今

秋大舉以掃夷氛以安邊境第彼地糧草不給未可輕動今宜量遣信等將兵討之

上以爲然遂

勅信克總兵官蔣京管兵萬人馬萬二千五百匹神礮百神鎗千大同騎步兵五千宣府騎兵三千寧夏騎兵二千往延綏境上會鎮守總兵等官飭兵勦寇又

勅勝克副總兵都督僉事湛清克奈將都指揮同知秦傑守備柴溝堡署都指揮僉事許寧克遊擊將軍俱赴延綏若賊勢衆大則寧夏陝西等處附近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人馬悉聽信調發節制併力防禦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要謂通者

朝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往征河套恐承平日久京兵粗於優養難以成功而邊兵生長沙漠備嘗艱苦可厚加賞賚作其銳氣用以破敵岷洮河州富有土達土人可調其精壯一二萬而擇其尤驍勇者領之悉赴軍中賞賚既厚彼必樂於效用又出兵在審地理延綏迤北沙漠之地烈風震蕩沙石驚揚積爲坡阜人馬馳逐者患苦之今之出入不須

泥在延安或東於榆林城西於花馬池預安便捷路徑仍多用拒馬木行以爲衛止以爲賊又西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圖志惟圖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

命兵部看詳所言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八月兵部言陝西守臣屢報河套虜賊深入平涼固原靜寧隆德開城華亭等處攻縣治掠民財殺都指揮知縣等官當入寇時惟指揮林盛獨領一軍與賊雖損失軍馬亦能生擒賊寇功可掩過其總兵參將等官李果張榮王安韓斌趙英等既不能出奇勦賊於其來又不能據險邀擊於其去惟以賊多軍少爲詞請

命整飭邊務尚書王俊會同巡按御史尤治之都御史項忠奉

命往來調度亦見運一籌策以摧醜虜俱宜參究

上命文武大臣各陳方略於是會昌侯孫繼宗大學士李賢等會議以爲毛里孩久居河套懼瓦剌阿失帖木兒與之讐殺不敢渡河而北竊料黃河既水之際必從寧夏中銜及靖虜蘭縣地方越入甘涼等處搶掠宜預爲區處會兵勦殺近雖

命總兵官彰武伯楊信等統調官軍在彼征勦。恐兵力不敷。顧此失彼。宜

勅右少督同聚克副總兵官調京營官軍萬往

陽邪乾等處要害地方駐劄遇賊入境卽會信等勦殺及請

勒甘肅總兵蔣琬撫都御史徐廷章將甘肅等處
選練官軍一萬今右叅將李榮統兵至涼州莊浪
蘭縣地方駐劄遇賊渡河越境卽台信等邀截仍
行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將所在官軍操練以俟
遣所屬番族土兵宜從設法調用

十一月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邊界東

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須增置那
移庶爲易守。赴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
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督。并力興工。將府谷堡
移出芭州舊城。袁村堡移出
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屯鵲堡移出響鈴
塔。白洛城堡移出觀音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
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甚利便。內高家堡至
雙山堡。雙山堡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營。安邊
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達。谷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
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墜

近營堡。置摘官軍哨所。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軍民內。量撥守贖。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糧草。容人馬。從之。

十二月王復奏。寧夏三路皆衝要。中終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原無墩臺。東西二路。營堡墩臺。相去甚遠。聲聞不深入。路皆經此。不卽經理。何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無四西

以保陝。請以東路與武營移。至近裏與花馬池。靈州。東西對直。各一百里。自花馬池。東南紅山兒。至環縣。一百里。南長流。八十里。以池等處。自紅山兒。北分水嶺。至固原。斗箇城等處。及永安墩。至靖虜等處。中路靈州。至石滿兒一路。往韋州。胡盧峽等處。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等處。每二十里。添設墩臺二座。共五十八座。

陝西參政朱瑛奏。陝西自近年以來。虜酋李來西寇甘涼。毛里孩。南侵延慶。軍民被害。財富一空。所在官軍。既以堅壁清野爲能。隣近人馬。又以據守

此處應防

此處應防

信地爲重。寧夏不顧延緩。甘肅不恤罕夏。各據兵。傍觀坐視。間有當先殺賊者。又因罪殊不敵。而失利。反以爲戒。議文武大臣內。推選武臣一員充總制。文臣一員充總督。常鎮陝西節制三邊。并腹裡軍務。平居則聽其往來提督操練。禁革奸。有警則聽其調度官軍。會合殺賊。則三邊一令。諸將同心。兵部覆奏。以陝西甘肅寧夏延緩。俱有文武大臣。再加以總督總制。則三邊有事。候其違斷。必誤事機。今宜移文各官。令其地方有警。卽發兵應援。互相截殺。毋誤軍機。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平四西

總兵官楊信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延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添爲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赴期進兵。併方勦殺。以除邊患。會昌侯孫繼宗。學士陳文等。會議毛里孩。糾合醜類。久屯河套。既去復來。明春冰泮。不得渡河。而北。必爲我陝西腹裏之患。宜從信等言。

王復奏。七月。虜賊錄花馬池。散八平涼諸處。劫掠。越二十日。參將韓斌。王安。遊擊將軍趙英等。令兵截其歸路。衆寡不敵。賊送入興武營。副總兵張榮

不敢進兵賊尋入靈州總兵官李杲畏怯不出使都指揮焦文出戰被殺死八月賊入固原州都指揮林盛軍屯甘州羣牧所城外遣指揮董晉等截殺獲一人斬首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衆突至官軍爲賊殺死二十二人賊遂擁衆至群牧所制管官軍堅壁不出賊分衆攻陷開城縣殺知縣于達救諭湯敏大使汪士讓虜其妻子二十餘口居民一十六戶遂長驅深入靜寧隆德等六州縣大掠衆

旨令臣覆實謹具以聞且言林盛等畏縮失機宜置重法鄒御史項忠雖往延綏會議邊務聞賊入境

宜兼程回平涼調度軍士應援今乃延緩日久致誤軍機亦宜速之

上曰項忠林盛趙葵王安韓斌侯邊境寧息奏聞區處

制諭撫寧侯朱永佩平朔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劉聚充左叅將都督同知鮑政充右叅將率京營馬步官軍征勦虜寇先是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佩等上虜酋毛里孩擁衆入境深爲可慮乞將原議調撥套官軍

命總兵官楊信等統領并大同偏頭馬門關等處將兵分爲五路一路偏頭關一路大同右衛其餘三路分布威遠朔州及八柳樹堡各城設伏按候閉營休士以強示弱彼若再舉入寇必以精銳者湊入芒弱守營勢分力散我軍乘隙襲之使威遠等三路官軍截其歸途偏頭關并大同右衛二路兵急擒巢穴彼腹背受敵成擒必矣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亦應

詔上陳方略事下兵部請會廷臣雜議謂此虜初假和好以緩我師旋擁大衆以壓我境雖有楊信等

軍恐兵少賊強猝難應變非調京軍征討恐貽後患撫寧侯朱永智勇可任宜令掛印充總兵官領京營馬步官軍三萬以往仍乞

勅楊信等與永會合及大同宣府等軍馬俱聽永調用

勅巡按山西御史常振往來紀功革弊

上曰虜酋毛里孩雖云欲來朝貢其實欲緩我師兵備不可不嚴朱永且令率官軍二萬以往在京各營人馬宜整肅十五萬聽調策應二月寧夏副總兵林盛奏邊事凡數千言大要謂

近因榆林寧夏一帶警調京營及各處軍馬久
頻邊城分屯就糧各堡虜酋安處河套以逸待勞
彼反爲主我反爲客勢成倒置虜若大舉入寇調
集之軍亦與城守者無異今陝西西安洮河秦鞏
等衛軍伍約有十萬簡閱精壯兵可得四五萬人
脫有寇警就令鎮守等官酌量緩急分調平涼固
原環慶邠延等處永裡應援則戰守有備既不逮
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如賊勢甚張方許乞師爲
援

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一萬
聖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邊防 陝西

三千人仍留各城守禦以虜酋毛里孩渡河入大
同界也

命協同鎮守涼州都督同知趙瑛鎮守甘肅右都督
李榮所統延綏等城守禦官軍仍還甘涼等處各
衛防守時甘肅總兵蔣琬等奏虜寇逼近寧夏賀
蘭山警報日至山後與甘涼等境平曠相連虜易
衝突今甘涼軍馬除調與都督趙瑛李榮率往延
綏莊浪者共一萬三千存留無幾萬一此虜規我
無備乘機入寇城孤援寡貽患實深會涼州守臣
亦以爲言兵部議以河套既少寇警延綏軍馬俱

應遣還瑛等亦可令歸舊鎮庶不顧此失彼從之
三月王復言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
足深慮惟北虜動輒長驅深入最爲邊患遼東宣
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因壘限隔
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
險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通寧夏墩臺基址尚存永
樂初殘胡達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
守且延綏地方東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紮紆二
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度遣倘班師之後
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
皇明世法錄 卷二十七 邊防 陝西

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尚有正副總兵參將協
同守備共一十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
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綏城堡寬遠最爲
難守止有總兵參將三員調度豈能周遍議者咸
謂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萬全之計今賊未出套
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於延綏添設協同參將二
員於高家龍川紫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互
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十
員各相參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兌回慶
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各共轄官軍九千六百

餘員名添撥各堡輪撥守缺少器械仗行總兵等
官候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盛甲神鎗鏡砲
於內量數存留交與少監秦剛收管備用

詔曰可復又言甘肅所屬十五衛所地方雖遠近不
同然自永昌迤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
亦不敢久留莊浪雖有通賊路徑山密地狹軍馬
頗易戰守惟涼州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關衝要
最先受敵又兼水草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
出任歲虜犯本城止是一衛軍馬賊守不敷不免
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爲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聖武西

虜邀遮未能卽至比到人馬疲敝緩不濟事所以
往往損兵誤事天順元年至五年累調在京官軍
建爲策應勞民動衆糜費糧草不可勝計若非無
事之時預爲遠圖何以善後訪得甘州在城五衛
設置年久生齒日繁各家戶下正軍之外餘六七
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除供給聽雜外中間多有
願投軍者招集四五千名亦可編成一衛立於涼
州填實地方然恐其人戀土有誤調用宜於在城
五衛內每衛摘一千戶所全伍旗軍五衛選撥指
揮十員衛鎮撫二員五所轄成一衛名曰涼州中

衛於本城內開設衙門請給印信其遺下五所印
信宜從鎮守總兵等官于五衛官軍戶下丁多之
家招選精壯餘丁編收正軍仍補各所原伍名缺
就於各所多餘官員內選撥千百戶所鎮撫掌管
印信操練軍馬承種遺下地土海納子粒

六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章奏上邊議三事一
足兵食以備戰守甘肅等衛所大約原額旗軍七
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存者四萬一千八百餘名
事故逃亡三萬一千一百餘名雖累清勾而解到
者少雖有備禦班軍少經戰陣及查衛所每年徵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聖武西

納屯糧止可支用三閱月其餘月分俱藉腹裡西
安民糧接濟頃因延緩有警甘肅坐撥止得三分
之二見有倉糧不足二年之用其餘莊浪肅州古
浪鎮夷西寧等處糧料僅可給一年餘萬一有警
蘭縣河橋被阻糧運不通極爲可憂矧各處勦調
策應軍馬費用浩大將何支給乞

勅該部計議軍伍查助腰裏軍多之處量爲撥補或
行清軍官照冊清解勿事虛支或另設法金送補
役其糧運或量開中准鹽二三十萬引或行令布
按二司發爲事因犯於此納米贖罪或將今年夏

秋稅糧多撥實邊。

八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奏。邇者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議移府谷堡於巴川舊城。而巴川舊城水泉枯涸。難聚人馬。別有地名清水川。正當衝要。頗有水泉。可立城堡。宜更移築從之。

四年二月兵部奏。先因尚書王復體量道里。遠近歸併邊軍。數有多寡。今於近衛補充寧夏所少。例應西安等衛選補甘肅所少。例應洮岷等衛選補。今鎮守陝西寧遠伯任壽。以腹裡各衛軍伍多缺。無可調遣。奏欲於寧夏甘肅屬衛選令餘補數給。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糧輪番操守。且謂土著之人尤勝。遠邇然邊戍艱苦。多藉舍餘贍給。難又重選。而所少軍士俱係各邊更互歸併之數。兼邊方多警之時。豈應減殺原額。宜行壽等斟酌於隣近衛所餉補。勿誤邊備。從之。

九月

詔發陝西預備倉糧以賑民饑。時甘肅總兵定西侯蔣琬奏甘涼之地形勢孤懸。客通朔漠。其爲控制自古稱難。今見在倉糧止有二十萬石。僅足一年支用。自春夏以來風助砂飛。所種田苗秋成無望。

米價騰踊。人心憂怖。矧陝西服視。亦遭饑饉。百姓流徙平涼以西。赤地千里。況有土達之變。產業一空。虜酋毛里孩控弦數萬。連與元良哈桑額等處諸種夷人誘結。勢既增大。其心可知。以臣愚見。不如及今積糧。務足五年之數。以備不測之需。仍勅陝西巡撫巡按等官親詣各屬。踏勘被災之民。速爲賑濟。務使得沾實惠。則儲積既廣。而兵有所恃。區區饑虜不足憂矣。事下戶部。以爲糧儲缺少。本部已將江南折糧之銀陸續運赴陝西。備用其言。

饑民缺食。宜行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等賑濟。仍行巡撫甘肅會都御史徐廷章查勘見在倉儲實數。區畫以聞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卹。是以滿四等據險。聚眾煽惑。聚眾煽惑。各邊土達因之自相疑貳。不早防範。恐生他變。況今黃河欲東。虜酋毛里孩去關不遠。比年關陞無事。尚欲深入。一或聞此。寧無奸計。

勅寧夏等處守臣撫卹各處土達。卽起陝西致仕兵。

部詰王法就彼巡邊密切防範不必專以撫安
土達爲名。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
故與師數萬遠涉沙漠前有勝負未必之形後有
首尾難救之患殊非萬全之計請

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惟寧夏甘涼番夷就

勅撫官各隨所屬撫安之

閏二月巡按陝西御史江孟綸奏岷州番寇抄掠
縱橫村堡空虛軍民荼毒頃令岷州衛指揮后參
與其弟通于今年正月間深入夷寨開諭再三其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生番忍藏占藏割工三十餘族番酋一百六十餘
人熟番栗林等一十四族番酋九十一人轉相告
語悔過來歸歸我被虜人財承當應辦糧役宰牛
設誓不敢再犯已令副使李紀從宜賞勞諭以
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中惟熟番祿圍一族罪逆深
重不服招安兵部因言番性無恒朝從夕叛未可
輕信以弛防禦宜行令巡守邊臣向化者加意撫
綏犯順者刻期招捕議上報可

五月甘肅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云有
瓦剌虜酋拜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密

城中屯聚令哈密人奉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
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亂加恩蘭率四萬騎至把
思闊屯駐其拜亦撒哈及努溫答失力之人俱已
服屬欲令二酋抄掠沙肅諸州兵部言亂加恩蘭
縱橫諸番中實西北勁敵近年踪跡無聞今一旦
傳報糾合醜類屯駐邊境哈密瓦剌二部既聽指
揮蜂毒之毒必逞於我不可不爲之防

上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飭兵防禦

六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岷洮二州密邇
番族寇入之路頗多而秦臨空濶難於防禦其屯
卒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陝西

住軍民亦各散亂寇輒乘夜剽掠或白晝於僻地
邀劫行旅岷洮二衛官旗坐是失機左降殆盡然
情實可矜今隣住多那諸族雖已聽撫然夷性叵
測不可不防請於緣邊番寇出沒之地修築寨牆
及軍民屯堡有警互相應援併力邀擊則守禦有
方而官軍可安

詔從之

十一月虜寇延綏副都御史王銳等奏延綏東
接山西偏頭關西連寧夏花馬池沙漠二千餘里
無險可守所立營堡二十餘處地勢隔絕軍力寡

殘欲乞濟師兵部言虜往在河套派人腹裡沿途
被其荼毒今又入河套其勢可慮非大挫其餘則
邊患何時可息宜

勅都御史王越總制兩遊擊之兵相機勦之。

詔可。

十二月鎮守寧夏太監王清奏欲撤回應援延綏
兵不許先是

勦寧夏選兵三千赴花馬池并防禦延綏至是清奏
虜欲入寇而降人猛奇報虜七千駐百眼并乞追
還前軍守禦兵部言延綏故漫虜易出沒寧夏前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聖 廣西

有黃河限阻後有賀蘭山隔絕況見兵三萬餘自
足守禦而花馬池與延綏接壤選調前軍非獨爲
延綏應援亦爲寧夏保障也勿許所請從之。

巡按陝西御史鄭已奏臨鞏甘涼一帶人民艱苦
兵士單弱今日急務莫先裕民而強兵蓋今州縣

之民大率去者踰半其所遺稅糧累及見在代納
加以催科轉輸之煩卒有不給則去者未還而在

者又將去矣宜覈實佃田人戶俾見在者出本等
之糧逃徙者豁所遺之稅庶居民日將康裕流民
必自來歸又今日邊鎮之兵大率弱者居半而所

支衣糧多與強壯之卒同夫以強弱均施人心已
自不平加之屯田則步卒在野牧放則騎兵在場
卒遇有警臣知弱者無足用而強者亦不及用矣
宜辦其年力俾壯者一於操守而優以衣食弱者

一於耕牧而供其糧草。

三月兵部奏遠北虜酋阿羅出誘朵顏三衛自去
冬乘冰渡河寇掠延慶等處今雖東歸而阿羅出

人馬尚在河套潛住聞虜中來降達子言阿羅出
料衆欲來搶掠有開原王者本是漢人欲來投順
互相猜忌緣此虜與開原王幹失帖木兒素爲難

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七

聖 廣西

隙今潛伏河套外懼仇敵恃黃河以爲險阻內懷
寇竊藉河套以爲巢穴又糾集宇羅乃王窮寇相
爲聲勢正門庭之寇若非大挫必不輕退當此之

時戎爲戰攻之策乘其敵而擊之或行間諜之計
因其疑而離之否則分兵拒守以遏其侵犯請令

廷臣集議可行者并

簡命總督總兵文武大臣爲嚴守之計從之

四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章言七事一甘肅古
浪守禦千戶所城俱在半山中墻垣低薄不時坍
塌且山水險惡難爲保障宜移於東北平坦之地

仍將舊城作古浪關按月差官守把盤詰細一陝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官俸鈔俱於陝西各府食監鈔內支給以路遠支給不時或四五年或八九年甚有終身不得支者乞將各官俸鈔改折布政司庫銀行令按季造冊赴司領回衛所給散每銀一兩折糧四石或五石一西寧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國人之於五穀不可一日無者

本朝舊有茶馬之例後暫停止近又舉行然民間絕無販賣官府又無督辦之人以致茶馬司見茶不滿千斤乞

勅所司通查出茶州縣山場定其則例募民採取運赴西寧官庫收貯換易番馬給軍騎操并與苑馬寺作種孳牧其民間採茶除稅官外餘皆許給文憑於陝西腹裏貨賣有私越黃河及河洮岷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如律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納之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庫收有餘剩糧價乞量借二三年之數聽臣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委官分投原依時值糶糧於所請倉收貯春散秋收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存留在邊放作官軍月糧一甘肅地方孤懸

受敵比年以來三邊備禦官軍兌換歸併就近操守遂將本鎮原備邊連關衛官軍兌下缺少二千七百餘員各累次勾補並無一人到邊自今乞調還甘肅照舊輪班操備一兩京天下法司衙門問擬囚犯有例該充軍及降調立功爲民者往往恣肆不赴配所着役或於中途脫逃或於在京潛住或逃回原任原籍乞

勅法司禁約在京許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在外聽巡撫等官嚴加捕捉解赴配所窩藏縱容不首者事發一體究問一甘肅十五衛所歲造軍器所用鎗桿箭桿等料俱本衛官軍往鞏昌等處山場採取所在官司給與車輛運送係是舊例近年有司不與運遞以致物料經年棄置官軍不得運遞軍器繇之虧欠乞

邊防

陝西

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鍵扼虜寇之咽喉近者有警守將輒請調遣大同宣府并京營軍馬併力戮殺然道途遠遼軍未集而虜已去徒費供億無益於事爲今之計惟揀將練兵豐財足食據險以遏其深入燎荒以絕其草牧四事有備則虜必屈服而地方可寧近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一 陝西

年以來榆林總兵平時不能申嚴號令臨事罔有身先士卒欲望虜寇之懾難矣乞推選素有名望智謀驍勇者代之仍遣主事二員親詣榆林會同巡撫等官將各堡官軍逐一揀選精壯者存留老弱者更代所選官軍分爲三撥馬匹亦分爲三等攻戰守禦則虜寇不敢數來侵犯然將雖得人兵雖可用使糧草不足則亦難以成事乞勅所司計算榆林各堡軍馬若干每年該用糧草若干設法措置仍遣主事一員督軍採辦不至勞民惜運則吾兵食可足矣又沿邊一帶山坡重複崖

淵深陡賊馬之來必繇大川而行來人禦夏俱於川口修築城堡乞募故跡相度形勢及時修補蓋造倉廩收積糧草在內將延慶二府土兵民壯俱留本府操練遇冬專委都指揮一員會同食事提督相兼備冬操習選都指揮二員赴陝西都司到任管事遇警督操則廢裡皆有兵備而虜不敢輕入且虜騎犯邊每年燒荒將官視爲虛文虜騎得以牧馬乞于冬初草枯虜騎未入之時挑選精兵結布營陣臨邊三五百里務將達賊出入去處野草焚燒盡絕則寇雖近邊馬不得南牧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二

陝西

上曰文升所言揀兵之法誠爲有理候賊寧日令文升會同彼處鎮巡官揀選其添用提督操備官亦宜會同陝西鎮守巡撫官計議燒荒不盡致賊得藉野草犯邊者宜如法究問
五月鎮守陝西都督白玉陳禦寇方畧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通接察罕腦兒斷頭山諸處最爲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潼關摘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便利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

衛全伍軍或編送內外間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守禦其地一虜寇年來稔知我邊軍馬單弱營堡寥落輒肆掠侵今河水已解尚在河套自各堡屯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舊調諸處守備官軍強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實力過人者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賚名曰遊擊令其五人爲伍十伍爲隊編爲伍用籍其各姓有功同陞無功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一人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三 陝西

勅文武大臣一人肅紀功勛合同總兵等官即軍中激勸陞賞假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參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水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犄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二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既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間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陝西災旱連年衣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贖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

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賚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衆爲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葭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遠隔招寇剽掠而合水白豹等州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陝西三司親詣邊陲查勘舊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令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選土兵分屯接守及各處間擬因徒定撥墩臺哨守瞭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四 陝西

詔下其章於兵部

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蓋甘涼可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資虜人馬之用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每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餉莫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者也

六月加延綏征進馬草五十萬束及運太倉見收折草銀五萬兩於軍前買草應用其馬臨征時許日加料一升屯守則如舊從督餉郎中葛翼請以方命將征虜也

八月

命延綏征進諸將分兵就糧遊擊將軍范瑾統大同兵三千五百駐東路神木等堡許寧統宣府兵三千五百駐西路龍州等堡餘兵三千駐中路往來策應山西寧夏副兵林盛所統兵各還黃河七堡花馬池等處操守甘涼莊浪馬隊兵留環慶鞏守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五 陝西

都督白玉所統兵還陝西原處操守陞大同前衛指揮同知蔡瑄署都指揮僉事及山西都指揮王璽寧夏都指揮張翊俱充遊擊將軍瑄統兵於延綏往來截殺孽統兵於黃河七堡備禦翊統兵於花馬池備禦延綏總兵官房能有疾選將代之從察贊軍務都御史王越等議也

王越言虜酋阿羅出等久住河套屢被追勦無計渡河今遣人來貢乞還所俘且有悔過之意宜准其入貢令押伴者紆其入京之路往返遷延及其還時冬深河凍暫留止大同而令彼一二人先回

諭使渡河出境如此則春暖冰開不可復來沿途瘡痍之人少得休養矣兵部泰酌以聞

十二月巡撫寧夏都御史張瑩言寧夏花馬池及延綏以東最為西北要害近虜酋阿羅出率眾潛住河套動以萬計而賀蘭山後窮寇潛伏若舍爲一邊患不細竊見總兵許寧久處邊陲慣經戰陣副總兵林盛諳曉虜情皆宜假以重權各選軍一萬俾之榆林迤東有警則責之許寧迤西有警則責之林盛如虜勢熾盛則併力進討以安邊禦寇委之二人務令經畫則虜寇可靖事下兵部尚書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本 陝西

白圭等謂延綏已有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總制調度事遂寢

七年正月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而官軍所至供饋匱乏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縣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

員

朝廷之重託昧禦侮之良圖宜嚴加究治以警將來上曰所言良是卽馳勅切責之以秦剛王銳在邊年久廢弛邊備尤甚卽

召還京別推堪任者往代。

巡按陝西御史劉誠陳邊務便宜。一陝西及三邊各設總兵鎮守巡撫。無非爲禦寇計也。去年虜寇犯邊。又調遣京軍赴敵。則在彼官員徒擁重兵虛糜厚祿。何爲也哉。況客兵至供費鉅萬。民何以堪。查陝西腹裡見操官軍。又臨鞏七府土兵民壯壯勇。其二萬之數。足以備禦。今後遇警時。月乞勅兵部預於陝西三邊及腹裏將帥中推素有威望者一人領。

勅總督諸邊大小頭目。遇有虜寇調度征勦及春繳。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七 陝西

勅仍前鎮守巡撫。或河套尚有餘賊。量留附近軍馬。提備。非有大寇不許奏調京軍。一寧夏榆林二處二十四堡。每堡軍多者或二三千。少者亦六七百。因統制非人。往往侵欺糧布。索辦月糧。姦弊不可枚舉。虜寇入境。佯爲不知。折損官軍。隱匿不報。雖憲臣巡撫。豈能遍歷周知。請依居庸山海等關事例。添差御史一員。職專巡歷禁約。一陝西用武之地。所在士馬日益虧損。武備不修。莫此爲重。查腹裏及臨鞏七府。見兵雖有二萬。馬不及一千。倘遇調遣卒難爲備。至滿四角從餘黨及寧夏高橋兒。

土達共四五千。人其人勇悍習戰。不嘗收附調用。恐虜誘爲鄉導。其患非輕。今宜通爲區處。所缺馬匹。

命陝西鎮守等官。委布政司官一員。每年支銀五千兩。赴漢中及山東臨清等處買茶葉。運赴西寧洮河等處。易西番馬匹。給軍騎操。其土達民壯等。行令鎮巡官查照明白。給與糧賞。加意撫卹。如遇有警。相兼調用。疏入。

命兵部參酌行之。

四月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邊防

八 陝西

上以延綏邊備廢弛。下鎮守太監秦剛巡撫都御史王銳於獄時。總兵都督房能。以病獲免。於是兵科給事中章鑑等劾之曰。

國家之制。邊方以文臣巡撫。以武臣總兵。而內臣綱維之事體。相須職位相等。勝則同功。敗則同罪。今總兵房能在邊方多事。稱疾求歸。其罪甚於王銳。秦剛監察御史楊守隨等亦劾之。

詔并下。能於獄。刑部各擬合坐者。律應謫戍爲民。上念能等在邊年久。准納贖。俱與冠帶開往。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西安左等旗軍。

調撥榆林衛輪流操守蓋因胡寇久居河套拘留防禦已越三年士無完衣寒苦特甚請速贖換鞋袴各二萬五千一百餘副分給優卹

詔從其請

七月復徙平夷清平鎮靖三堡於舊城時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言響水白洛塞門三堡往者兵部尚書王復行邊徙置黑河山等處易今名今軍士皆言平夷水麻順河清平鎮靖又去水太遠其舊堡響水等城尚完好可居乞仍舊處其新堡量撥兵護守遇警督時撥兵於此巡哨兵部議可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九 陝西

從之

余子俊奏延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創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臺添兵防守八月興工九月終止工役未畢則待來年庶幾成功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副都御史王銳建議欲於川空之處修築高垣已嘗

取

旨會議舉行今余子俊等復欲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門戶以來不遭殺虜卽困徵輸喪亂

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意撫安難以重加勞役况延綏境土夷曠川空居多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兵力不足止可量調附近兵民爲助

上曰然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朱永奏今賊退軍回別無調度事宜乞暫回京及右都御史王越亦乞暫回大同兵部尚書白圭言大將受

命以出必成功而還今虜衆雖自相攻擊且遣使人貢然變詐不測恐乘秋復來何以禦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十 陝西

上曰不然此時去秋暮尚遙京師至大同不遠無事頗兵日費供億亦非良圖宜准等言移駐大同宣府俟有警仍調去殺賊

虜酋字羅忽等上書乞還其俘獲族屬兵部言虜寇邊我軍所擒者多道死無可給還今此虜并的加思蘭累來請乞許或藉此爲辭宜令通事詹昇等首諭虜使歸語其主字羅忽等使知此意從之九月延綏總兵許寧等奏北虜開元王把哈字羅率衆累欲來降內懼

朝廷見罪外懼何羅出仇害彷徨瞻顧無所歸依乞

令撫慰以固其心。事下兵部議。謂此虜既欲來降。宜令靖安伯和勇訪平日與彼親識之人。送赴總兵朱永處。伺彼到邊。諭以

朝廷恩威。謂爾率眾來降。

朝廷必重加陞賞。往者雖有小過。亦不追究。毋得心懷疑懼。自取滅亡。從之。

十二月。余子俊奏。延綏河套。達賊久住。軍民供給。芻糧膏血。殆盡。設動大眾。措置無術。請

勅戶部以銀十萬兩。運五萬於陝西變易。五萬於榆林。折仍行山西河南附近州縣。或借發。或償運。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遼防

土陝西

或置辦料豆各萬石。穀草各一百五十萬束。俱納榆林一帶倉場。度不臨期。失惜。會督餉郎中谷琰。亦以爲言。戶部議遣官分運十六萬兩。仍行山西布政司。以明年分該運大同等邊夏稅內預撥五萬石。抵斗納料馬草五十萬束。河南倣此。草加十萬。運赴延綏。俱准該年之數。又開中兩淮存積鹽課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引。有奇。每引料四斗。草七束。此外更有長策。聽各官區畫從之。

余子俊奏。榆林守備官軍舊于陝西西安四護衛延綏慶陽三衛河南南陽衛額上所直隸潼關寧

山二衛調之。詔陝西屬衛所調官軍。有貧弱及逃亡者。從鎮守總兵巡撫官驗。是接季造冊。令都按二司會選精壯者補之。副參等官不得擅出批帖。煩擾衛所。已有著令。第河南衛所不及該載。又潼關衛設於陝西河南界上。寧山衛設於山西河南界上。俱直隸督府都按二司不相統屬。雖有巡按御史。以境土隔遠。難於偏歷。遇有勾補。未免後期。

乞

勅所司詳議。今後陝西河南衛所官軍。從鎮守巡撫等官令都按二司選補。俱查究諸衛所戶口文冊。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遼防

土陝西

以憑勾稽。革弊不得以弱卒單丁虛糜名數。有徇情誤事者。聽延綏巡撫究問。或奏請處治。

八年正月。馬文升奏。虜酋仇加思蘭糾合阿羅出部落。渡河犯邊。已及歲餘。兵雖互相讎殺。分爲二路。而仇加思蘭方駐花馬池定邊營外。分遣部落入抄固原寧夏。迄今未出。緣邊方人畜俱收入堡洞。彼無所得。脫使窺知。固原連北及鞏昌所屬羣畜繁。稅必舉衆深入。往者毛里孩侵犯。固原調兵至五萬餘。僅保無虞。今固原精兵僅三千人。戰馬僅二千匹。力必不支。乞預行總兵朱永等備之。從

至固原宜卽遣裨將領大同宣府兵取道策應或
益以甘涼兵三四千庶無後患

上命兵部移文總督右都御史王越會陝西延綏寧
夏鎮守巡撫總兵詳議方畧以聞

白圭等復言虜勢深入頃已

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親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
然臣等切慮虜性桀黠苟知我內地空虛未免復
肆剽掠宜

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卽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
要害又令河水既開虜無遁意計秋高馬肥必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主戰論

入寇在邊并見調官軍僅足捍禦未可窮追若明
春復然則邊患何時可息必於明年二月大舉搜

勦河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調軍夫五萬糧
堡運糧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

簡命文武重臣各一員充總督總兵二員充副總將
官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出戰馱馬

鹿角戰車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虜悖逆天道累犯邊境明春必須統調大兵勦

除之可悉如議但今日尤須嚴加防禦其令盛與
越等計議機宜以聞

命治守備會寧等處都指揮僉事董縉罪時虜騎二

百餘入會寧境縉領官軍千餘駐於豬肝岔北山
隔河布陣忽有二賊渡河答詰我師遂亂虜乘勢

悉渡縉遁避之官軍被殺者二十人傷者甚多馬
爲所奪者二百匹兵仗無算縉復歸詞掩罪以奪

獲人畜爲功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馬文升等以聞
於是兵部劾縉以衆擊寡傷威損重今賊勢方熾

釋縉弗治曷警其餘

上命文升執縉鞫問釋縉勇者代之又
勅諭文升及鎮守都督白圭凡所轄地方領兵官不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南牧原

用命者輕則量情行譴重則軍法論罪然後奏聞
其自受之勅或誤事如縉者卽聽執問

三月吏部右侍郎葉盛奏臣與鎮守陝西署都督
白圭巡撫都御史馬文升等會議禦寇以守備爲

本攻戰次之且以榆林以西虜入道路言之則
自寧塞入保安進入金湯川直抵鄜州一則自安

邊定邊入環慶一則自寧夏花馬池與武營經鹽
池高橋萌城入周原自固原又分二路東則自黑

水口入開城鎮原平涼府等處西則自海刺都入
會寧靖寧等處沿邊兵少力不能禦故虜每長驅

深入胡可弗備蓋靖虜固原二衛官軍合諸處調至備冬官軍民壯僅八千人率多老弱能戰者馬軍僅二千步軍僅三千別又分布海刺都西安州等處勢分力寡卒不能用鄭州雖有備冬官軍一千然俱缺馬可守而不可戰爲今之計擬於秋初調取甘涼莊浪蘭縣所撥軍馬至邊分守安定會寧靖寧俱臨鞏喉襟之地每留騎步兵二千守之環慶乃虜管入抄之處宜再調兵一千合陝西左衛開城三衛并本衛馬步兵五千守之餘則俱令暫屯固原平涼探虜出沒隨宜調用或調赴安邊

皇明世法錄

卷八

邊防

五

等營或分布萌城一帶其固原平涼水軍便利所屯軍馬俱令牧放俟九月初方給草豆或有警不在此限保安縣去榆林不遠宜會總督臨時定撥大同宣府調至官軍至彼設伏以遏虜寇之入且以甘涼莊浪并陝西固原靖虜論之馬凡萬有五千馬步軍約二萬二千滿八月當用糧六萬石自九月迄明春二月當用草二百七十萬束豆九萬石今環慶固原會寧靖寧諸處糧豆頗給而草數尚少宜會總督軍餉官畫謀措辦兵食既足或戰或守隨時處之若虜擁衆來侵我則通調各路軍

馬相機防禦或彼衆我寡勢難輕敵則堅壁清野弗與浪戰俟彼剽掠而歸氣盈心惰設伏以邀其前縱兵以襲其後使彼大遭挫衄庶可遏侵暴之志其在邊官軍使虜深入我境宜相機設策遣精兵搗其老營若有所得仍將軍馬分布要害以邀其歸是亦取勝之道若虜知我有備仍如往年近邊屯駐我則號令軍士分爲數路各聚餼糧乘夜而進彼有妻子頭畜卒遇我軍勢不敢敵乘勝急擊勢必成擒萬一虜寇懼我兵衆遠遁套內不肯渡河我則挑選死士重加賞勞使之迫近虜營舉

皇明世法錄

卷八

邊防

五

火放礮或陽爲搜套之勢或詐爲劫營之舉彼必心恐渡河而去勦賊方畧恐不出此且境內靖寧會寧安定諸州縣以無墩臺傳報烽火虜寇至門民始知之宜如環慶事例督所在官司凡居民團聚之所俱修築小堡或據險崖窰及於要路設立墩臺遇警互報令拘收入畜人堡虜至既無所得自然退歸官軍隨處得追襲截殺安民籌策亦或在此且調動軍馬易而供給糧草難陝西之民連歲徵輸罷敝已甚榆林東路車輛不通各堡見草日給一束計共二十五束可足一月餘五束令折

銀則半年之間可省草一百五十餘萬

吏部侍郎素盛及總督都御史王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等會奏往年虜寇或在遠東宜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晉秦初始犯延慶然其部落猶少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以來毛里孩之衆乃敢深入搶掠攻圍墩堡蓋先年虜我漢人以殺戮恐之使引而入境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哈的加恩蘭相繼爲患卒不可除臣等謹以增兵守險可責近效可保久安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七

陝西

公光緒

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官嚴加禁約自後有仍于

界石之外私役軍民種田召寇者官必降調逃民即彼充伍仍乞念修築邊牆之利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於聲息稍寧之時聽延綏會官移文二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興工修築二三年間必致就緒此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一延綏西路舊守土門大免鵠等堡并未守鐵鞭鎖地各五穀黑城子銀州關等城俱未時防守夏人所築山勢最險木泉甚便近年以來棄土門等堡乃守懷遠威武等堡既無險可據又取水太遠宜將今守懷遠等堡其鐵鞭等城亦宜漸爲修補及於銀州關隔河總要之處添築一堡積貯糧草量撥守邊額內官軍于鐵鞭等城擇守以爲官軍截殺駐劄之所仍將內地魚河堡官軍移守添築新堡又米脂以北直抵榆林乃順川大路糧運往來居民商旅必經之地亦宜量其連近添築小堡以備警急一成化二年以延綏官軍數少勅御史李綱至延慶二府選取壯丁五千爲土兵相兼操守有功一體陞賞尋以御史項忠言土兵爲邊方頭目科害乃令每年九月朔各於延安綏德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七

陝西

慶陽三處操練。次年三月朔罷之。遇有警調。則不拘時月。近都御史馬文升奏欲將慶陽土兵掣回本境防禦。而撫寧侯朱永等又奏欲如大同土兵例。常年九月朔俱赴榆林城操練。事久未決。今邊方有事。宜如永所奏施行。內地防禦則更爲會選。方合。增兵初意有益邊備。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覆奏。

詔從其議。惟修築邊牆。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於民。

吏部右侍郎葉盛奏。臣與總督右都御史王越等。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九 陝西

議延緩邊境與河套相對。東西中三路共二十堡。約達一千五百餘里。舊無邊備。且河套寬漫。便於駐牧。故虜連年不去。今本境馬步官軍舍餘僅一萬二千。內馬隊精強者僅滿七千。其餘次等僅可分守墩堡。不足調遣。故通年調取大同宣府山西官軍一萬三千。往來隨便進止。去冬虜來侵犯。累爲所拒。不得深入。遂往抄寧夏。而守將不出。致虜入境得利。延至今春。又不渡河而去。若調軍還將分路入套。固安邊之計。但套中地境動經數千百里。沙漠水深。軍行日不過四五十里。往返必踰月。

計惟調集官軍。必至一二十萬。所需糧料供運之人。不下數十萬。事體重大。未敢定擬。若以原調與兵部今擬。并本境官軍。通爲籌算。各就近分守要害。酌量虜情。來即拒殺。去不窮追。俾進無所得。退無所恃。勢既困迫。必將圖歸。雖守之長策。亦戰之權宜也。

初陝西洮州衛指揮使陳欽奏。生番星吉的等累犯邊。今入貢。將還請治其罪。事下巡撫都御史陳价曾問罪。應斬。遂拘鉤岷州衛獄中。旣而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累奏星吉的等雖出沒剽掠。未嘗聖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十 陝西

敢抗官兵。况違夷向化入貢。亦可比劫盜自歸之律。宜釋之。使還。以弭邊患。兵部先已議令祥等審處之事。久未報。至是星吉的及熟番板的宗五人越獄遁去。祥等因劾岷州衛指揮葉森等守護不嚴。而守備都指揮后泰亦失防範。請治其罪。兵部議從之。又慮賊懷疑懼。復謀寇擾。請移文諭祥遣人至其本族。曉以恩威利害。及寬釋初意。

上從之。而貸泰不治。

吏部右侍郎葉盛奏。臣與寧夏巡撫右僉都御史徐廷章等議。謂寧夏在城并中路衛二路懸在河

西近來虜情稍息而今日邊警盡在河東境內蓋河東雖名爲一路勢亦三分其接河套沿邊有興武花馬池二營實與延綏定邊等營相接其中高橋迤南一帶直抵萌城與環慶相接其西韋州鳴沙州等處則與靖虜固原相接地方散漫綿亘千里虜騎出沒不常爲今之計惟慎選驍將多調精兵分屯要地據險設伏以逸待勞庶能有濟

五月

命武靖侯趙輔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制諸路軍馬與總督右都御史王越赴延綏等處擊虜時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王越

吏部右侍郎葉盛行邊既還總督右都御史王越

亦赴京議事兵部尚書白圭請

命文武大臣與盛等面議攻守事宜乃會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姚夔等議謂虜酋仇加思蘭等久

居河套頻年寇邊若不痛加勦殄終無寧日先後

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各路總兵事無統一兵雖多

而成功少宜遣一大將佩印受

勅與越赴延綏等處調度仍

勅都御史馬文升督陝西兵余子俊督延綏兵徐廷

章督寧夏兵及各邊總兵叅將遊擊將軍等官悉

聽大將節制則事權歸一

上以命輔

八月兵部奏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虜賊屢

入靖虜平涼會寧靜寧等州縣殺掠宜移文武靖

侯趙輔都御史王越等調度軍馬相機勦殺毋擁

兵自衛坐耗邊儲

制可

勅兵科給事中郭鐙赴延綏等處咨訪行軍事宜兵

部以西征將士未見成功議遣

廷臣往勸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王越

上以命鐙勅曰比因虜賊入寇

朝廷已命將出師聞虜六月間又來剽掠臨洮鞏昌

平涼之境時趙英魯鐙等率兵俱到安定會寧等

處適逢其會乃擁兵坐視致令得利而去七月間

虜復從花馬池入大掠環慶等處其時趙輔王越

統兵已到花馬池而馬儀趙英魯鐙姜勝白玉楊

銘等亦駐兵境上許寧范瑾等又各領兵沿邊防

禦使總兵等官果能運謀設策併力夾攻必可大

捷倘又失此機會縱虜出入如蹈無人之境則邊

患何時已乎

朕念地方騷擾生靈荼毒宵衣旰食不遑寧處特命爾星馳以往逐一訪勘地方虜情若何總兵秦贊及統兵等官調度若何勇怯若何何人逗遛不進何人生失事機何人竭忠効力真有爲國爲民之心何人推轂避難專爲畏首畏尾之計今宜設何長策作何處置其情來詳議星馳來聞

余子俊奏何者奏乞剗創邊山一事已嘗得

旨令於事寧之後舉行竊計工役之勞差減輸運戰聞之苦欲於明年摘取陝西糧運軍民五萬免徑給糧倍加優恤急乘春夏之交虜馬罷弱不能入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主

陝西

寇之時曲爲相度山界剗創如夷縱兩月之間不能盡完而通之路已爲有限彼既進不得利必當北還稍待軍民息肩兵食強富則大舉可圖其寧夏等邊又在守將各陳方畧倘以所見未合仍事戰守須預辦芻糧以防不給如虜能悔過入貢乞聽輔等遣使招徠事下兵部言供餽事乞移文戶部措置剗創山勢恐虜已近邊難於興作宜令輔等勘議可否施行如虜能効順入貢速具以聞上曰修築邊牆乃經久之策可速令處治如虜酋不來入貢亦不必遣人招之

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等奏虜賊字羅忽於六月內乘我軍未集擁衆深入固原安定會寧環慶等處蓋以道路平夷居民富庶寨堡疎遠戍守之人不入則已入則必獲厚利竊計其入寇之路自安定定邊花馬池興武營進至朔城鹽池約三百餘里自朔城韋州分爲三路東自打狼山至鎮原平涼中自葫蘆峽至固原靜寧西自雪山鳴沙州至安定會寧達近廣交方四千里路途地偏兵分勢寡實難應援竊觀蘭縣係甘涼之喉襟固原爲平鞏之屏蔽而平鞏又關陝之藩籬平鞏有警則關陝震驚而固原一帶尤不可無備且天順間毛里孩入寇之時曾遣將於此統兵戡守乞以初擬出征榆林京軍二萬命將分遣萬人會甘州兵併力守固原而以馬儀所統花馬池軍五千分布會寧等處及都指揮姜盛所統疲兵千人歸守蘭縣俟春深搜套之時併遣以往事下兵部言陝西屬衝軍餘數多尙堪簡集京兵未宜輕動馬儀姜盛諸軍宜令總兵趙輔勘議緩急便宜區畫仍行剗詳等招募義勇各舍餘人等給以月糧教練操守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主

陝西

十月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八月以來東路興武花馬池虜衆出沒屢入靈州永隆墩境內殺掠守備署都指揮同知盧茂於歡喜嶺追襲敗之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盧茂失誤事機然能奮勇追逐僅可贖罪且總兵趙輔都御史王越比奏此虜已被追奔出境今寧夏守臣復奏虜每犯邊顯是輔等大言罔上而遊擊將軍祝雄徒擁虛號不立寸功宜令輔等并寧夏巡守總兵遊擊等官各議方畧務在成功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重校西

平虜將軍趙輔復奏比傳虜寇知我軍馬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迨今兩月不來入寇意者不戰自屈乎但大軍所至芻糧缺供况山陝荒旱衆庶流移邊地早寒凍餒死以相繼彼督餉者惟恐缺食與兵者惟恐缺兵民事艱危所不暇恤曩所上攻守二策以今觀之攻在所難蓋議攻者或泥於兵法或徇於傳聞不失之易則失之迂卒欲舉行未見其可莫若姑從防守之策省兵節費安民三者俱便乞量留從征軍士於各邊要害就糧屯駐虜如北歸卽各遣還伍如復入寇就令彼處總兵等官併力拒之仍行各邊巡撫等官乘春鑿山築

牆以爲久計臣等居此勢既難行事殊無益亦宜暫且還京俟圖再舉章下

兵部駁議輔等奉

命討賊不建寸功繆爲不戰屈人之言以自誇大今寧夏寇警未息正其効力之時乃妄乞旋師事屬欺國法宜究治

延綏遊擊將軍祝雄奏虜入延綏鎮靖堡殺千戶黃琮執夜不收以去事下兵部言比者趙輔王越累稱虜衆連遁亟欲旋師今境內官軍潛被殺掠必能覘我虛實大逞入寇之謀宜令輔等率兵追勦毋徒坐視以貽邊患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重校西

兵科給事中郭鏜自陝西軍中還奏自今年六月以後虜衆取道花馬池深入平涼鞏昌臨洮等府州縣境內一月間刦四千餘戶殺虜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時分守莊浪署都督同知魯鑑分守涼州副總兵都督同知趙英守備蘭縣都指揮同知姜盛俱被調駐安定內止魯鑑曾一出兵餘皆閉門退避虜去始行而姜盛防護輜重軍士遇虜莫能救援其分守靖虜等處叅將周海分守延綏西路叅將岳嵩協同都督僉事楊成寧夏都指揮

韓英遊擊將軍祝雄離間有擒斬追獲驚擾虜營之功僅足贖罪七月以後虜衆縱橫出沒於慶陽境內都督白玉都指揮張英及魯鑑等出軍追襲而延緩總兵許寧屯駐寧塞漠若無聞至總兵武靖侯趙輔參贊右都御史王越已至榆林遠巡旬日不肯即到花馬池定遠等處控制諸軍併力攻勦致部將遇敵輒以不得號令爲辭徒擁重兵虛費輸運方且撰爲戰書誣上罔下餘若白玉已老甘州副總兵馬儀宣府大同副總兵孫鉞黃庭趙英魯鑑姜盛及總兵范瑾等俱有弛兵玩寇之罪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未快西

而趙輔王越其罪尤深俱宜逮赴法司究治爲臣子誤事不忠之戒章下兵部言總兵參將官擁兵自衛玩寇殃民皆宜究治內惟岳嵩承錢亮喪敗之餘軍馬單弱亦嘗斬擒有功庶可贖罪其餘欲一槩逮治恐戰守缺人宜裁罪殺賊以贖前過白玉雖老善撫士卒惟楊銘貪暴事覺盡失機罪大宜遣人往代其趙輔王越互相推倚明肆姦欺不正二人之罪恐衆怒不解邊事益壞

上曰趙輔已取回不必問王越仍俾

勅切責令速調度殺賊贖罪鐘又奏比於邊境訪察

之際博採群議酌量事宜條畫以上二趙輔等所陳退守之策蓋因芻糧不繼兵難久留然兵食之計猶在戰守之間或及軍需尚克邊兵四集先聲鼓勇乘間亟攻此戰亦可分調軍馬就糧內地以逸待勞俟隙邀遮此退亦可今當全盛之日手提萬衆之師葢爾小夷莫敢據邦脫復退守亦豈能爲其入愈深退將何地且邊臣將佐富貴已極驕惰偷安視軍民荼毒爲尋常以閉門避禍爲得計蓋兵凶戰危人孰不懼今賞功之典奉行如例而失機之罰每從輕減兵勢不揚姦人得志職此故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未快西

也古稱賞罰明信則人人力于事功乞自今厚之以賞如當先陣陣傷者俱量加一級嚴之以刑凡敗軍債事無問大將小官必行誅竄庶法令一新人思戮力一每遇虜警以邊兵不足動調諸路彼料我客兵難久糧餉爲艱或謬傳渡河或揚言款塞或相持不戰或聲東擊西比我師方旋彼已深入尋復調集勢已難爲春去秋來墮其智數今欲全軍留戍則供餽實難欲從便班師則此患可慮竊見平鞏固原靖虜等境戍兵單弱地勢寬平比之延緩無險可守且外與花馬池相連虜騎便

於衛突今平涼精兵二千四百有奇屯駐環縣明
春宜勿放還悉留戰守仍留甘涼統兵將佐一人
分兵數千就糧要地俟彼乘我空虛我亦出其不
意先人自備必中事機一關陝之民村力堅強兼
精騎射每能扼虜奪其所侵募以防守可將兵五
但聞前時明募義勇民壯俱承編行伍民間賦役
不獲蠲除各顧身家誰肯應者又舊令遇冬遷民
避寇但城壁狹隘人畜難容不若就令所司於近
村便地或古塞深崖百家相依共修一堡無事則
四散耕牧有警則入堡欽歲仍推舉二丁立爲總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羌陝西

甲得相號召保障一方殺獲功次如例陞賞正屬
有司相循不許軍職干預一今邊將遇警不分衆
寡惟事閉門俟其大掠而回徐圖追躡或收拾棄
餘爲奪之數或乞買首級爲擒斬之功傳報寇警
以少作多畏避賊鋒彼前我却姦謀罔上積弊已
深是以點虜輕視我軍肆行無忌雖參贊巡按等
官得相糾舉然責任不專怠玩如故乞如舊制仍
命方正御史二員特居軍前督軍殺賊糾察姦弊章
下兵部言鏡所條列俱中時弊宜如議舉行但賞
功之典已有近例敗軍之罰如把總以下退縮無

勇者聽總兵參贊以軍法從事而總兵等官聽巡
按御史糾問究治督軍殺賊已有巡撫及參贊都
御史又增御史督軍悉多掣肘但乞

勅遣二員隨軍糾察以杜姦欺議入

上允之惟御史不遺錢又奏寧夏靈州之地土達錯
處虜賊入掠之時往往互相客問邊情虛實豈無
漏洩且其徒多貪乏見外寇剽掠得利豈無羨慕
乞

勅有司加意撫恤或多添軍馬鎮備其志或安置便

地以散其黨或收召豪勇以盡其力庶幾防微杜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八

邊防

羌陝西

漸之意又言陝西邊境連歲用兵士卒死於鋒鏑
不可勝計此皆奮勇當先忘身殉國之人中間得
與陣亡之賞者少而獨棄不錄者多身膏草野而
人不知父母無依而人不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惜
頃至慶陽聞哭聲滿耳問之皆云多係前日師婆
潤陣亡官軍妻子臣一聞之不覺墮淚況其同類
寧不感傷

朝廷雖有存恤之典行之既久人以爲常乞令巡撫
等官重加撫綏務令得所仍乞遣官親履邊城
勘累年陣亡將士名數勿遺一人收其骸骨

賜予一祭非獨以報死事亦是激勵衆心章下兵部
言雲州軍馬數多不必添置土達安堵已久無事
運動恐致他虞宜行巡撫都御史徐廷章加意撫
恤其豪勇可用者宜從招募施行陣亡軍士理宜
矜憐乞行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審勘名數撫恤其
家并收塋給祭從之

十二月平虜將軍趙輔奏比奉

勅會同參贊都御史王越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余子
俊馬文升等勘議攻守之策及修築沿邊增堡皆
爲搜套之計用兵一十五萬姑以兩月爲期共須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陝西

糧料四十萬餘石輸運夫卒十一萬有奇深入虜
境事難萬全若精選從征軍馬就糧內地如慶陽
鄜州延州清澗等處權宜退守使虜進無所掠退
懼遊邊事無大害勢或可爲其剗山築牆并修理
鐵角等城用力不多爲計甚速鎮守等官奏欲動
調八夫五萬優免徭役支費官錢俱已允行事下
兵部言趙輔等既覆議以搜套爲難則向者乞兵
十五萬之言欺誑可知今以守爲良便欲量留軍
馬就糧內地以省輸運之勞但比者傳聞李羅忽
爲小石所殺仇加思蘭順河行走倘此虜渡河而

西陲主離考則甘涼必有侵軼之患其甘涼調征
軍宜遣還操守剗山築牆及修鐵角等城衆議
既協宜今及時興舉

上俱允之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八

陝西

三



邊防

陝西

史官 陳仁



才疏學淺
不勝
之至
也

九年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等以災異奉勅議上禦寇安民事宜云河套虜寇犯邊將至四載今欲禦之方略有三其一遠為哨探週虜將近花馬池等邊我通調各路軍馬捍禦但彼初來其鋒甚銳況去邊不遠彼兵方集勝負難必此下策也其二縱彼深入示之以弱待其還時分布奮擊縱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一

無大捷亦無大失此中策也其三虜馬瘦弱之時擊還各處客兵駐於寧州鎮遠合水等處以隱其形俟彼入寇則移往平涼固原靜寧一帶潛住量留軍馬防守各堡若虜至鞏昌離邊已十餘里分掠則會兵擊之退走則縱兵邀之又令寧夏軍馬於萌城一帶榆林等處軍馬於花馬池定邊營一帶截其歸路此上策也萬一虜知有備不肯深入則分守守備之策亦須講求蓋我宿兵於邊供費日廣而虜常伺隙搶掠反以逸待勞今宜做有宋緣邊次邊之制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等一帶

城堡為緣邊今見在重兵就糧防守若虜來近邊則勿輕出必其深入乃合擊之以米脂綏德安定保定金湯鐵邊柔遠槐安環縣慶陽平涼固原一帶為次邊分布客兵以時截殺各處該運糧草止於次邊使彼在邊既無所掠深入又多失利必將渡河而去縱不渡河陝西軍民亦可少息矣一環慶係虜賊數犯之地今以陝西屯田餘丁分守而器械又不精利乞以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一

內府神鎗三百給之一陝西八府人民連年困於轉運去歲又添額外預徵近又因造戰車鹿角等項罷做益甚穀倉賑濟尚恐逃移若再征求必致激變乞以成化九年鹽鈔及各衛軍器物料俱暫蠲免仍以延安府所屬逃移人戶今年稅糧再為減免三分其季造軍器物料價直聽臣等區畫支用一鳳翔府守禦千戶所官軍俱調寧夏操備止存屯田餘丁二三百名千戶一員署印事無總統難責成功乞依甘肅事例推舉廉能指揮一員署掌所事以備不虞一陝西大路有二無事之時多錄北路一遇聲息多錄南路而鳳翔迤西別無驛站自隴州至清水縣二百五十里公使人等多在石

黃樓宿其地多盜乞以西安府長寧驛及咸義巡
蘭司移置石黃爲便一商洛之間流民所聚令技
察司已有撫民副使布政司叅議崔忠舊嘗撫民
軍民信服請專

勅之都指揮僉事李從亦宜專於商縣把總庶責任
有歸一恭徵等州府礦砂之利盜竊常多宜專委
廉能軍職一員領軍巡視華昌衛指揮間獄才堪
委任乞特

命之一陝西鎮守官舊有公署後因官缺爲永興王
奉占養馬今王止一子乞仍與鎮守官居住若王
卒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遼陽

府果無養馬之所別以空閒地給之一漢中商洛
等處盜賊多係秦韓肅三府軍較餘丁皆募衛
等官平日剝削及管莊之人利於窩藏事發被擒
動輒啟稱欺誣曩者清四之叛肅府家人從者亦
衆況今陝西艱食乞嚴禁約以杜後患一臨洮府
政簡而知府趙文博才堪治繁肅昌府政繁而知
府張璿才可治簡乞更調溢事一布按二司分巡
官外憚驅馳內多顧戀不肯遍歷郡縣下詢民瘼
是以政多廢缺民多失所宜令各官歲報行過事
蹟以憑稽考或所奏不實仍行臣等查覈一平涼

等府土達羅爲編民終係異類屢遭變故家業飄
零在高橋者艱難尤甚今虜犯邊往往獲利誠恐
此輩因生異心爲患非細乞量免其糧草差役無
牛具種子者官爲賑給一岷州守備官員俱有

勅書今都指揮后泰以本衛指揮陞授未蒙請給宜
照例給與以隆委任一陝西糧草須多方區畫今
年夏大小鹽池有自然之利乞開中一十萬引計
白宰塞營迤西安邊定邊花馬池興武營并環縣
等處上納其鹽人到卽支許於西安應翔并臨鞏
地方發賣一延綏寧夏屢遭虜寇官軍死於兵疫
者甚多古者興師動衆必告於神冀點助威靈潛
消瘴氣今宜祭告嶺鎮海濱諸神及諸陣亡將士
庶人神歆慰奏至
上以其言多切事宜
命該部察酌以聞

陝西紀功兵部郎中劉洪陳備邊事宜一延慶自
清水營至永濟堡一千五百餘里險易相半爲營
堡十有九自永清堡至靈州所五百餘里俱平原
沙漠止有五營堡其安邊東西三四十里近泰將
岳嵩新設壕塹堽寨等處頗知憚惟定邊化馬池等

處墩臺疎遠瞻望不及，輒運爲難，宜及今虜馬瘦弱，起自承清直抵靈州，每一里半築一墩，其爲墩三百有奇，每墩下方十丈，上方六丈，高一丈五尺，上蓋土房一間，四角用板遮護，刻爲箭眼，墩中空處做窩之法，設爲陷筩，築牆濠濠，以漸修舉，及觀興武一營置於靈州花馬池之間，偏出東北境外，道路迂遠，今宜遷入與土堡適中，并於二堡間各增一小堡，摘寧夏中衛守備西安官軍就近防守，仍令寧夏總兵或副總兵一員專於興武營居中，監督其永濟堡以東至清水營，做都御史余子俊法傍險剗削，內凡平壙川原俱爲里半一堡墩，但今陝西人民困苦已極，難再驅使，宜量摘各處客兵與各堡官軍兼工修築，完日放回一榆林兵少，留各處客兵守之本處兵因得互相推託，而客兵久留，又人情不堪，今西安等府縣民多係雲南貴州軍籍，累年清解輒復脫逃，往往願聽榆林召募而鎮守等官不敢違例收領，乞暫許自首免罪，登榆林衛食糧操練，仍行原衛所除其名籍，以本地隣近布政司該發克軍囚犯補之，又郝州離邊頗遠，凡存西安左等衛守備官軍千餘，坐費糧餉宜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九

五

暫調安邊營操用事，寧之日照例輪班，又延安等處土兵三千餘名，分派各邊營堡州縣止令府州縣委官管領，無人操習，不堪調用，宜分送榆林鎮邊軍民遷移邊外，就地耕牧，往往招寇，寧死不避，宜令緣邊各衛所府州縣差官會勘量其多寡，遠近擇取險地，督令修築砦堡，每砦堡推選衆所信服者一人，免其本身差操，定爲總甲，各備兵器，自相操演，從便戰守有功，照例陞賞所獲財物，令自收用，如有失誤罪其總甲，素入下兵部議覆奏施行。

皇明世宗憲 卷六十九

六

四月土魯番速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奔朝廷所降金印，逃歸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題於甘肅守臣，都督同知鮑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自主等以爲哈密乃朝廷所封世爲藩籬，非他夷比，今夷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問請。

命廷事都指揮詹昇齋

勅往諭速檀阿力。令悔過自新。退還哈密境土。并

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兵。併力以相衛翼。仍

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從之。

命涼州等處副總兵趙英等各還本鎮。先是議欲搜

勦河套虜寇。調各路兵俱集延綏。至是不果。故

命英等還鎮。

兵部奏土魯番速檀阿力併吞哈密已遣通事都

指揮詹昇齋

勅省諭今西番都督赤伯章等又奏此賊僭擬大號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扶制隣境。不可不為之備。

上曰。詹昇且不必往。宜

勅甘肅鎮守等官。悉心隄備。

七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

城。哈密既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

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喉咽之地。若棄而不救。痛

恐赤斤蒙古等先安定。苦略沙州等衛。亦為

土魯番所脇。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

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之。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

未盛。黨與未成。乘時遣使。

勅赤斤蒙古等衛加之厚賞。

論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今亦遣

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

賜之物。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

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衛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

情。宜委以使事。議入。

上是之。

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等議上置邊備三事。一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靖邊衛迤東打刺赤之地。城堡已完。宜委本衛指

揮一員。領寄操官軍五百人守禦。仍

勅泰將趙順。僉事楊冕往來提督。一肅府甘州羣牧

千戶所官軍。每冬於蘭縣操備者。宜留固原及本

所操守。仍選臨鞏二府衛土兵民壯。使於蘭縣守

把河橋。庶為兩便。一肅府并鞏固公家人。先皆歸

化土達。今子孫漸眾。往往為非。況居近固原。率能

騎射。宜選其精壯。與固原官軍操練。或本堡防守

兵部覆奏從之。

沿邊鎮守巡撫等官奉

勅議上安邊三策。一陝西要地環慶虜雖少可犯固
原非擁衆不敢深入今虜出沒河套環慶慶陽及
西安等三衛守備官軍止有四千餘固原一帶則
有甘肅靖虜等處官軍舍餘民壯共一萬八千頗
足防守若此虜及冬渡河而去原調客兵可各回
本鎮但虜情誦詐安保其不復來宜將陝西官軍
每年冬初分撥一千五百人令都指揮張瑛率赴
慶陽一千五百人令都指揮張瑛率赴固原併力
防禦河開而返固原既不設總兵宜令陝西在城
鎮守官至冬往來提督練習并調甘涼下班臨肇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九

秦平等衛官軍併力截殺其固原環慶或挑築壕
牆或剗削山崖其靖虜接連寧夏黃河兩岸各築
修陘塞使虜不得渡河此則陝西安邊之策也二
延綏沿邊一帶各處官軍土兵輪班防守以次歸
農皆爲常例自李羅忽等糧入河套彼時兵力寡
弱調集客兵必以土軍爲嚮導傳報以此班滿不
得歸農而馬不給芻豆士不給軍器以致馬斃軍
疲然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軍民輸給已及四年每
年財力不下數百萬兼以旱澇相仍瘟疫交作死
傷不可勝計而糧草每告不足推原其繇速東甘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

肅虜雖犯邊而不能久駐惟河套北有黃河可據
中有水草利於牧放南有人煙便於虜掠以此久
居不去今欲省民力當於聲息稍緩之時大同遊
兵令於朔州等處操候山西遊兵原爲延綏而設
令於灰溝營等處操候宜府遊兵又在臨期相度
事勢調用其東西二路墩臺迤南俱有山險先已
役民五萬剗削如城以便防守復因天旱以延綏
御史蘇盛之言而止然可責近效又能經久無如
此舉又定邊營新興堡安邊營永濟堡畢家梁鎮
靖堡俱水苦俱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

已奏

准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宜就險而守移新興堡
於迤南海螺城安邊營於迤南中山城永濟堡於
迤南上紅寺回塞門卻於迤北白塔洞海螺城中
山坡上紅寺多削山爲城白塔洞戶就快灘河迤
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十丈遠有一百餘里事成
之後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八
營堡以守則固以戰則利且令納戶就彼芻牧可
省轉輸之費此則延綏安邊之策也三寧夏三路

俱當嚴守。東路平漫尤爲要害。其花馬池與武二營爲萌城。鹽池石溝一帶藩籬。而靈州尤窄。夏賊喉襟。屏衛相賴。但二營孤懸沙漠。無險可據。今當自靈州之東與武之西曰磁窯。又於興武之東。花馬之西曰天池。各添築一堡。二堡間仍築墩四座。以便往來傳報。供給芻糧。仍照前奏於靈州與武并螺山等處相度地形。斬崖挑壑。以絕賊路。若虜深入二營。止留步軍守城。馬隊俱掣鹽池石溝等處。會合截殺。其鹽池等寨亦量展築積草儲糧。以備軍馬。按伏西路。則韋州城亦爲要害。原守禦舊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土

藉慶府軍餘宜別選軍五百委指揮一人統之。外禦虜寇。內防姦宄。此寧夏安邊之策也。兵部右侍郎李震等具其便從之。

十月黎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以捷奏云。九月十三日滿都魯字羅忽訖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冠西踐。臣已遣兵往追。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仍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於白城灘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

五十餘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遂精。今許寧爲左哨。周玉爲右哨。又分兵千餘伏於他所。進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來拒。臣督諸將方戰。伏兵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擒斬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

上賜勅獎諭之。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幾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後以開遠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深茂。人跡罕到。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出劫掠。成化初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土

毛里孩訖加思蘭字羅忽滿都魯繼至。初猶去住不常。六年以後始爲久居。詐深入諸郡殺掠。人畜數千百萬。歲常三四入邊。將擁兵坐視。或出而尾之。偶獲所遺老弱輒虛張爲斬獲之數。甚者殺吾民爲虜。殺冒功陞賞。有敗虜者罪止降謫。且多有之。嘗三

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王越督董其役。大抵皆如邊將所爲耳。虜患日熾。用事者議搜河套聚兵分萬人於邊。預征陝西河南山西一歲芻糧數千百萬以饋之。然莫敢當其責。皆以地瀾事六爲解。

仁老財屈而外郡皆被殘破內郡亦且危急至是始始爲是役時三虜之精壯皆已四出惟老弱在營聞鼓砲聲而潰我軍遂其奔命不前者斬獲之以還及三虜回見虛帳畜產皆已蕩盡妻孥亦多喪亡相顧悲泣以去繇是不敢復居河套其統頓衰議者謂此捷前所未嘗有越等雖頻年玩寇然能乘夜冒險成此奇功亦可嘉尚云

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九月來虜自花馬池擁衆深入分寇靖遠青家驛等處其勢張甚兵部議欲遣近臣往視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主戰

上曰遣官緩不及事其令總兵等官相機截殺十一月王越奏韋州之捷十月十一日李羅忽滿都魯亂加思蘭入寇韋州臣方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寧夏大同宣府延綏總兵等官范瑾周覽岳嵩俱率兵至韋州適協守環慶僉事左鈺等兵來會至紅城兒有二虜衣紅突攻右哨遊擊將軍縱謙祝雄擊退之已而復攻左哨副總兵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虜衆奪氣衆軍乘之呼聲振地虜散漫聚戰大敗而奔棄輜重軍器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邀敗之於三岔其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

女一千九百三十四馬驢牛羊十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盔甲弓箭等物一千六百一十

上賜勅獎諭之

馬文升奏上足食養民事宜一陝西都司并行都司所屬四十衛所成造軍器用熟鐵三十一萬四千餘觔又各邊不時奏乞補造軍器動輒二十餘萬俱派取民間然無土產多毀農器充納深爲民患訪得山西澤州陽城縣產鐵甚賤而河東鹽課不費煎熬往年澤州人每以鐵一百斤至曲沃縣易鹽二百斤以此陝西鐵價稍賤因添設巡鹽御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主戰

史私鹽不行熟鐵愈貴若以鹽課五十萬引中鐵五百萬斤俱於安邑縣上納運至布政司收貯支用庶民力可省一守邊之法屯田爲上榆林以南俱有肥饒地上近年坐墾官員招集隣近軍民耕種每牛一具辦送雜糧二十五石及官爲查撥輒稱引寇宜以其地令軍民耕種照例每百畝就於隣堡上納籽粒六石一陝西數遭荒歉倉廩空虛所有納粟之例頗爲便宜蓋納粟完帶不食俸治事而有司得粟賑民乞仍行之以紓目前之急一陝西慶陽衛所管清平山城驛遞并寧夏帶帶兩

城驛遞甲軍歲久富庶應役之外止令承種空閒地五十畝於本處上納子粒三石然各軍每月卽於環縣倉開糧六斗往回二百餘里每年又關冬衣布花比之邊軍操備勞逸不同乞以隣近驛所空閒肥饒地土每戶撥與一百三十畝每年子粒就准月糧之數一西安府供給秦庶人尚所等男婦四十五口歲支糧一百六十二石厨料銀四百八十六兩因無官錢坐派所屬人戶出辦近輸運疲敝供給愈難乞以厨料銀總折米數與口糧按月於永豐倉支送尤便事下戶部議言皆可行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六

詔從之

十二月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采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裡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成功不難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繇後有失機者宜從律例稗斷或降調或謫戍或革市庶邊將知懼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詢其所歸蓋腹裏官軍素

號怯弱一聞戰陣股栗膽破惟土兵驍勇熟地里請邊事而邊將多侵牟之故畏避不肯應募宜立法召募特加優恤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勿勇而嚮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寇開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將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言設預備倉以備荒減濫設官以省徭收流民以復業採青草以省供輸諸事

詔下所司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六

以哈密頭目脫脫百花等爲指揮僉事等官命暫居苦峪城都督同知李右通政劉文奏奉勅至甘州適遇速檀阿力有使人貢卽遣人隨使齎勅往諭之俾歸哈密之地尚未報又哈密頭目脫脫百花等六人見居甘州自言願率衆五百歸附乞官職賞賜暫居苦峪誓必克復故城臣等謂宜俯順夷情使爲捍衛如速檀阿力頑獷不服卽調赤斤罕東等衛併力攻勦以圖成功事下兵部言以夷攻夷

中國之利況成大事不計小難宜從所請并令文等

以所藏銀幣量給賜之。仍各量授一職。獎其歸向之誠。故有是

命。

閏六月。陞錦衣衛正千戶馬俊爲指揮僉事。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之。規復哈密也。俊實從行文等。至甘肅。遣俊及總旗王希恭。回。通事指揮僉事哈林等齎

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哈密城。及歸王。母。時速檀阿力已留其妹塔牙蘭守哈密。而挾其王母以去。俊至土魯番城。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九

邊防

七

勅開諭。速檀阿力抗語不遜。明日輒稱有事。遽征。率所部出城。羈留俊等月餘。牙蘭忽自哈密夜至。報言

朝廷遣二大臣調兵三萬。在甘州欲來攻討。速檀阿力乃還。始以蕃禮宴勞俊等。并昇王。母。至。令與之語。王。母。見左右皆蕃人。不敢言情。但託言哈密城已殘破。不欲還矣。至夜乃潛遣人來云。爲我懇奏天朝。多遣兵來收復哈密。使後人好聽。我老寡婦雖死於此。不足惜也。明日速檀阿力遣使以蕃書及方物。隨俊等入貢。復過哈密城。舊土人及蕃人新

戍者可千餘。土人窘甚。潛從來歸者五百人。文等以聞於

朝。且言速檀阿力所部精兵不過三百。馬步不滿二千。與巡撫都御史朱英等議。欲調官軍一千出境外會合。赤斤罕東等衛番達并哈密罕慎及乞力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諸部人馬。尅期收復。且乞陞用俊等。以爲邊方効力之勸。事下兵部覆奏。請

勅文等相機從事。

詔可。馬俊等各陞一級。

皇朝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太監

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止。剗削山崖。及築垣掘塹。定邊營平地。仍築小墩。其餘二三里之上。修築對角敵臺。崖接連巡警。險如墩臺。及於崖砦空內。適中險處。築牆三堵。橫一斜二。如筭杖。以爲瞭空。避箭。及有警擊賊之所。及三山石灣池把都河俱添築一墩。凡事計能經久者始爲之。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功成。八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遠新興等營堡尤爲壯麗。又移鎮靖堡之城。阻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邊牆。內地俱已履畝起科。凡修城堡一十二座。榆林城南一截舊有北一截。剗

修安邊管及建安常樂把都河永濟安邊新興石
勝池三山馬駝泉八堡俱創置響水鎮靖二堡俱
移置凡修邊牆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
十三步守護壕牆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守護壕牆
小墩七十八座邊墩一十五座奏入
上令所司知之

七月

命楊諭延綏等處所司嚴飭邊備時巡撫都御史余
子俊等奏近奉

勅旨令臣等修繕塞垣及區畫屯田等事俱已完備
皇朝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宜降

聖旨諭戒延綏一路營堡及近邊有司每年四月八
月令守備官軍修葺垣牆墩堡增築草場界至時
加巡察敢有越出塞垣耕種及修徒草場界至者
俱治以法軍職降調甘肅衛分差操軍民係他處
者謫戍榆林衛分本處者謫戍甘肅衛分庶人知
警懼邊備不隳事下兵部議覆奏請悉從之故有
是

命

巡撫甘肅都御史朱英奏陝西甘肅西寧附近邊

方各處山口密邇西蕃往年番人與我軍民貿易
彼此相安近年邊民多劫誘到管折閱物價以賤
易貴致番族銜忿甚至引刀自刎殊失懷柔之道
乞降

旨楊崇自後番人到境止令都司委官量帶人馬關
防接引今兩平交易違者俱發克軍其委官阿徇
不舉或通同鬪利者具奏執問事下禮部覆奏從
之

十月

命哈密都督罕慎督管本處人民於苦峪城居住都
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奏奉
皇朝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詔往征速檀阿力已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至卜
隆吉兒川屯駐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
酋長那南奔等集騎四千欲乘二衛已發之後虜
其家產臣等計罕東衛西連洛扯兒禪并曲先衛
境南與安定亦郎骨人馬接壤駐牧使所報果然
恐顧彼失此又報者云速檀阿力已調集洛扯兒
禪等處人馬協力隄備如此則雖進兵克復哈密
而都督罕慎年幼力竭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
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固守莫若撫結二衛

則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入且足爲甘肅南北之
藩籬矣臣等已罷遣所謂二衛兵令固守本境而
哈密并也克力畏兀兒夷人今於甘肅苦哈等處
安駐種牧臣等亦還兵肅州分往西寧阿言罕東
羌哱等族撫安番夷令無貳志章下兵部尚書白
圭等請如文等所議且言哈密城池既未克復安
定王子亦未必來彼地人民無統之者宜
勅諭罕慎等令暫掌管又速檀阿力所遣使臣多係
哈密之人反覆變詐先是暫留在彼宜行文等審
勘果土魯番夷人卽彼遣回若係哈密變詐之人
皇明世法錄 卷本九 邊防 主 奏

則具開處治

上皆從之

甘肅總兵鮑政等奏八月間赤斤蒙古衛左都督
賓卜答兒等率騎一千入境往來云欲與阿年族
仇殺貽書諭責之事下兵部言此雖外夷自相仇
殺然擅入我境當嚴其禁請移文政等仍遣人責
以大義諭以恩威自今如他族番夷果有奪掠之
狀宜赴邊鎮不可擅集人馬自取弗靖仍督隊
邊傷兵以防他虞報可
十一月土魯番使臣之自朝貢還也初議留暫處

甘涼後恐其洩漏事情復議假李文還自哈密方
許出關其留甘州者十餘人乘隙逃去甘肅鎮守
總兵巡撫等官太監顏義等以聞兵部言義等防
範不嚴俱當究治又請行巡按御史令究甘州北
關通事千戶哈只馬黑麻等罪
上是之而有義等不治

十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陳邊疆營堡防
守事宜因請簡文臣一人來視所修營堡庶見征
戍轉輸利病至大綱小紀皆宜責之整飭使事有
定體事下兵部言邊城廢弛可

皇明世法錄

卷本九

邊防

主 奏

命大臣往視今子俊修築已畢其間利益功績久之
自見不必更遣大臣若有事宜聽詳處以聞
上是之

土魯番使臣都指揮僉事滿刺馬哈麻赤兒米卽
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意欲請遣朝臣往彼通
達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已奪哈密城今所奏乃
文過之辭宜令歸說其主務爲敬慎不可悖逆天
道自取禍亡從之

十一年正月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卽等各奏已得
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

并亦思渴頭目何刺大只乞

朝廷遣使通道往來和好

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遣宜速檀阿力

果能誠心奉貢

朝廷不計前過仍以禮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

諭其使

詔給哈密種子時哈密都督軍機等爲土魯番侵掠

部落分散遣使通款并乞永糧種子巡撫右副都

御史朱英等謂其爲我藩籬宜有以慰結其心又

恐奏報延久不能猝濟已發布三百疋糧五百石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九 遼防

賑之至是奏聞因併以種子給之

二月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印等復奏赤斤蒙古等

衛素有仇隙乞差副總兵等官護送還國又言速

檀阿力王雖得哈密城池止以物產克朝貢旋已

自悔不暇今各願留使臣家屬於甘肅爲質請

勅歸諭其王將所得哈密金印還獻于

朝以求通好事下兵部議以爲赤兒米印等詞多文

飾且非出速檀阿力本意難以遽信然亦宜遣人

護送出境止曰速檀阿力若能退還哈密地方

朝廷自有厚賞其使臣令甘肅鎮守等官差人護送

還國毋使失所仍

勅諭速檀阿力

五月兵部議上巡撫甘肅都御史朱英等區處邊

夷七事一移土著以除禍根欲將甘州等處久住

夷人遷徙河南陝西地方庶免交通漏洩但戎夷

易叛難服一旦無故遷移恐啟狐疑宜令守臣暫

加撫諭俟邊方寧靜議遣之一安流離以消後患

欲將先年哈密殘破夷人歸土魯番使臣入堯分

寄甘肅一帶者暫送腹裏陝西河南地方撥地給

糧以俟發遣蓋以哈密地方旣爲土魯番所併人

皇明世宗錄 卷六十九 遼防

無所歸但土魯番使臣赤兒米印等先以力求請

勅歸國諭速檀阿力退還哈密土地并遣還王母金

印誠僞難不可知然須俟其還奏如果哈密國土

已復方可與土魯番諸夷一體發遣歸國若土地

未復只宜撥臨邊有糧地方暫住其餘撤馬兒罕

等遠夷則聽從量撥官軍護送境上一簡宜使以

省邊儲欲行禁約土魯番等遣使入貢之時不許

夾帶別部夷人混入邊境糜費邊儲傳報消息信

如所奏移請守臣詳諭今後不許仍前來索亦不

可因是而聚阻遠夷驚察之誠其有不因貢獻輸

情款塞願投降者宜俯順其情如例送京裁處一補官長以統操練欲於在京各管或各都司帶俸都指揮內推選相應者六七員分撥把總管操但京管并各處指揮既有職守且不習邊事況與邊方將臣不相統攝未免抵牾宜於邊將中推擇以聞一補官馬以備征操謂甘肅州地方產馬處所遇有倒死買補不難但價無從出宜於太僕寺見收江南馬價內支銀八千兩送至彼處收買仍以西寧洮岷等處茶馬送給不足別議處置一分內外以防姦細欲令行都司於甘州城東開牆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重

詔如議

十二年三月鎮守甘肅總兵鮑政奏哈密右都督罕慎也克力指揮脫脫卜花等爲土魯番所驅在苦峪城暫住罕東衛頭目盼卜等爲其族兄刺兒如所驅在阿丹城暫住已久各訴困乏乞糧種子牛羊等物臣等恐其飢寒切懇或生他變已將肅

州預備倉附餘米麥八百石俾運回本土均分接濟奏上

命所司知之

八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使赤兒米郎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

朝廷遣使往諭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

兒米郎等宜許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

檀阿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遊說構亂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重

宜先究治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卒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起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郎欺誑無信

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

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

詔可已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

名數不許過多復有

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十一月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言部落衆多苦峪城小難容又地皆沙磧無水不可耕墾而肅州東有金塔寺并魏城魏里城等地乞賜一處爲便章下兵部効其不念

國恩妄有求請具言金塔寺等處切近肅州聽其內運恐貽後患請令曉諭夷使回語都督罕慎約束部屬安分守常以圖興復不可需求無厭屢來奏授報可

十三年五月戶部尚書楊鼎等會吏部尚書尹旻

皇朝律法錄

卷六十九

吏部

主刑部

等議巡撫寧夏延綏都御史張鵬丁川所言邊方事宜一寧夏所屬韋州路當要衝別無驛傳宜於韋州城內添設馬驛一寧夏三路原調西安等衛官軍分班守備宜委陝西都指揮一員分領往還之際嚴加鈐束一寧夏三路總小旗代補者連年征調俱未併錄宜會同總兵等官監併一寧夏各廠收積秋青雜蒲等草今多泥爛宜賣銀給軍使自買新草或借給官軍克用秋後以新草還官一寧夏邊軍全仰歲賜布花禦寒宜令所司預爲催徵依期給散後期者經該官員寬如拖欠屯糧事

住傳一寧夏官旗俸糧折色鈔例該各衛按亦

差人於陝西布政司支給動經年歲今宜每年春初一次差人通將上年四季俸鈔總額領運赴邊給散一宜選延慶民間壯丁每五十名立總甲一

名管領聽其自習武藝無事則各務生理有警則勦力戰守一體陞賞一延慶邊糧坐派陝西山西河南歲委老人大戶運納往往乘機作弊次年方到宜歲委陝西布按二司堂上官一員督運限年

終完報過期住俸一榆林一帶營堡在邊牆外者地方疎薄間有膏腴又禁不許耕種乞行本邊監

皇朝律法錄

卷六十九

吏部

督副使等官於新修壕塹內地每軍量撥數畝俾種粟供食仍不許越出壕外沿邊預備倉在城郭者積糧數多乞行管糧官員量撥各處在城收積遇歉則發濟民飢有警則供給軍餉一延慶等處邊方糧草鈔貫奸弊日生乞定立常法每三週歲一次差官查盤作弊者罪之一延慶綏三衛原有屯田一萬一百餘頃每軍一名該地一頃共納子粒五萬六千餘石殺草七萬九千餘束以供邊用年久多弊乞行陝西都布按三司各堂上官親詣其地勘量明白編成冊本送官備照毋屯軍給與

印信絲帖收執。一延安府廣有倉收見糧料四十餘萬。草束三百餘萬。止大使副使各一員。官少事繁。宜增設廣儲一倉。銓選大使副使各一員。分管收支。一延安府塞縣至保安縣園林舖及保縣皆九十里。安塞縣至塞門一百五十里。至安定縣二百六十里。西通寧夏。東接山西。傳報聲息。每至稽遲。宜添設園林塞門二馬驛。一延安府鄜州及宜川中。都宜君等縣舊有水磨歲徵課鈔三千二百餘貫。今磨廢課存。民苦賠納。乞分豁以蘇民困。議上俱從之。

聖明世法錄

卷之九

元

巡撫陝西都御史余子俊等奏。粟林等族。蓄賊率衆千餘。攻圍舒龍溝堡。指揮劉斌等督兵擊退。既而復來。其勢愈張。臣與都督白珪等。潛師直抵各族近山。設伏黎明。賊覺而遁。伏兵間砲聲四合。攻之賊遂大潰。生擒一人。斬首一百六十四顆。俘獲男女八人。併兵仗服器一千四百餘件。牛羊馬騾七百餘。奏至。

上賜勅獎諭之。

九月余子俊奉

勅言備邊事。一延慶境外。密通河套。地名深井。正統

初築安邊營。追虜入套。時出虜掠。邊臣閉門不敢與敵。有

詔移安邊營於山坡。就險守備。而邊人狃於久安。至今未復。宜趨今徙之。一延慶一帶舊立界石爲限。不許越地屯種。近貪利之徒。占田出界。石至有七八十里者。招聚納寇。實此錄之。乞加禁約。一今邊將有過終身不錄。況其間或有被誣者。今邊方用人之際。有能改過許明白素舉。如再犯贓罪。終身不錄。兵部具擬其便從之。

十月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附近亦斤罕

聖明世法錄

卷之九

手

東二衛屢見仇殺。都督罕慎等孤窮無援。

朝廷恐其不能自立。乃勅甘肅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慎等居之。且

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王璽奉

勅上邊備事宜。黃河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古等二十九族之地。洪武間各立界碑。以分疆場。不許過疆樵採。年久湮沒。各夷往往侵入。以越水草爲名。而中國無賴之人。潛與交通。萬一

陰蓄異謀爲患非細乞

勅邊臣召西番諸族諭以界石廢弛恐官軍欺凌爾輩今復立之仍聽爾等於界外住牧如有互市各關驗入底官軍無所嫌疑爾輩得以休息其有越界往來得以軍法從事從之

六月廷撫甘肅都御史王朝遠奏上邊方事宜一陝西行都司宜循故事增都指揮三員一員總領莊浪衛操軍提督各營堡警備二員總領秦州平涼二衛戍兵更番赴邊及督各衛修補軍資馬匹一行都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及雜役

皇朝憲法錄 卷本九 邊防

主 監

私占者多至二千三百人臣悉革去之及行山丹等衛革去私役正軍二千餘人俱令着伍操備量以餘丁充役今宜申嚴禁例正軍不得雜役敢有私役錢者處以枉法贓罪一甘肅涼州等倉儲姦弊甚多宜於陝西布政司專除姦謀一人理之一行都司舊設造紙房用以糊砲歲科甘州等衛麻筋等物動以數萬復以正軍充紙匠數亦不少臣見都司數斷事及各衛鎮撫所問囚犯例納紙罰及衛學生員批過做紙俱堪送司作糊砲之用或

有不足以本司賦銀支赴西安屬翔產紙之處買

給亦可臣今已行各衛停徵麻筋等物其抄紙正軍亦已退還本伍操備宜革去紙房以絕科歛之弊一西寧洮河茶馬司宜復舊例差御史巡督收買官茶嚴禁私販招撫外番易馬以給邊用奏上下所司知之

七月

勅諭哈密右都督罕慎時巡撫甘肅會都御史王朝遠等傳聞速糧阿力却下携挾謂哈密故城可因時克復奏請調赤斤罕東二衛精銳番兵五千甘涼馬步兵一萬罕慎部下兵七百副總兵官署都

皇朝憲法錄 卷本九 邊防

主 監

主 監

督僉事王璽總理調度期八月中直抵其城相機克取既取之後令罕慎催處分國事下廷臣集議於是兵部尚書余子俊及府部等官英國公張懋等言興滅繼絕固國之大體兵凶戰危亦事之大機若四境皆靖誠宜及此第今北虜犯邊南蠻久叛軍餉調發未有寧歲以羈縻夷兵隨我官兵遠出數千里外地無水草戰士蕭條況番兵素有嫌隙使半途叛還或隨營失律置之則難以成功繩之則難保不叛城池有克復無王與守罕慎其國甥也使之權國恐同類不服安定親族數

取不至必有所見今宜
勅諭罕慎其興復之志示以利害之機令於安定

衛訪求國王親族請於

朝而封之兼撫所部種牧以養銳氣結罕東斤亦二

衛以相保障冀為他日興復之助又行朝遠等量

備彩段以犒罕慎本境酋長并赤斤罕東二衛以

結其心或安定親族未得則以緩圖之不宜急遽

報可遂

賜勅諭

給哈密馬馬平章布帛牛種初馬馬為遠糧阿力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一

十一

所脅服後率眾奔還苦峪與都督罕慎協力屯守

巡撫都御史王朝遠等已給口糧賑之至是復請

勅賜以布帛及牛具種子等物從之

十五年五月福餘衛都指揮扭歹等奏報迤北亂

加思蘭為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亂加思蘭虜酋

之桀黠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

在迤西土魯番地面往來搶掠西役貢使多苦之

天順間遣使齎

勅賞賜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已兒思渴地方住劄

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奈與李羅忽滿都魯

猛可幹羅出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

羅忽將猛可并其頭目殺死幹羅出覺而避之亂

加思蘭乃與眾商議欲立李羅忽太子為可汗而

以已女妻之因立已為太師李羅忽不敢當讓其

叔滿都魯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而立為可

汗已為太師有眾數萬調度進止惟其所命居數

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服羅干等不忿與亦思馬

因謀殺之遂立亦思馬因為太師亦思馬因者其

父毛那孩曾為太師故眾心歸之也

十月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十一

命從延綏定邊營於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

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

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而巡按監察御史李敬亦

言開疆展土乃為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

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

則守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難繼則寧夏

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

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

新興永濟等處水少且苦昔范仲淹守延鄜必據

水與險其城堡遺跡往往尚在而永樂間棄東勝

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棄乎

詔可

十一月

命築寧夏沿河邊牆鎮守寧夏太監龔榮奏寧夏東路自花馬池至黃河東至平山墩西至黑山管中間相去幾二百里虜所出沒說者以爲前有黃河可恃然冬月凍合實爲可憂今欲沿河修築邊牆使東西相接其西路永安墩至西沙背舊牆低薄頽壞欲改築高厚庶可保障地方事下兵部覆奏以爲便遂役萬人築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建國

十六年正月調寧夏副總兵李璵克榆林副總兵協守中路甘肅左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劉文克寧夏副總兵初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延綏屯兵三路以備虜患東路神木堡西路安邊營山勢峻險虜難輕入惟中路榆林東有長樂巒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五堡南有歸德魚河二堡地勢平曠可以通騎主將一人難於應禦宜視宣府甘寧例增設副總兵一人協守有旨命議擬堪任者二人以聞於是子俊等以璵與文可遂以文代之

三月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選調京管大同宣府官軍二萬一千出自孤店關夜行晝伏二十七日至猶兒莊分爲八道值大風雨雪天地昏曠急趨前進黎明去威寧海子不數里虜猶不覺因縱兵掩殺生擒男婦女一百七十一斬級四百二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十五駝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盔甲弓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捷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建國

上賜勅獎勵之陞其報捷者人二級錦衣衛副千戶汪鉉爲指揮僉事百戶王時爲正千戶鉉直之養子時越之子也越既貴顯欲得封爵而無名會有邊警遽嘆直出師比命下越惡保國公朱永先征建州不爲已地又聞河套有虜潛往河開則移於威寧乃以計給直奏令永率大軍繇南路已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往會榆林既至大同聞有虜營在威寧海子劫之可樹勲自固乃說直盡調兩鎮勁兵冒險襲擊時威寧虜自以不爲寇不虞官軍之至壯者倉卒或

健得馬而避老弱者多被殺掠而直等乃以大捷聞永獨不與蓋有自云丁亥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等奏稱虜寇寧息乞班師

上特允之

四月平虜將軍朱永自延綏班師至京永至榆林

勅還沿途供億之費不貲而戰馬初去時一萬七千餘匹比回倒死者已五千餘矣

哈密衛右都督罕慎遣使臣阿黑麻等來朝貢馬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主款書

駝宴奏如例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給賞事下禮部覆奏先年罕慎遣使進貢本部議哈密地方爲土魯番侵佔與忠順王存日事體不同遞減其賞

其後屢請加賞奉

旨復加以稱今前七請辭益懇切不知忠順王在哈密遙控諸番以莫西番傳報夷情多有勞勛此朝廷所以厚其賞也今罕慎傷居苦略未能克復故境宜止如遞減及加賞稱例從之

成化十八年四月克復哈密衛城甘肅總兵都督同知王璽等奏哈密城既爲土魯番所據都督罕

慎等寄居苦峪城者幾十年臣等比嘗以計間土魯番黨牙蘭守哈密城者不聽然得其所羈留及虜掠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二衛兵將犒以牛酒令助罕慎於是二衛兵二千三百罕慎兵八千六百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走或降或死遂復城又得人一千五百罕慎始歸舊城居之事下兵部覆奏各

賜勅獎勵仍賞其差人銀各千貫

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阮勣奏陝西三邊及固原靖虜環慶地方每歲給守墩軍衣襪皮襖倒於京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奏

廣西

庫運給而陝西歲所輸皮張近創折造鞋襖運貯京庫往復轉運徒費人力請以折造鞋襖留陝西官庫徑以給邊爲便從之

十一月甘肅總兵王璽奏罕東衛番賊擁衆殺掠阿思都族并人境內河清堡等處都指揮梅琛率軍往禦之斬首六級奪獲番漢男婦五十餘人牛馬等四千五百有餘此虜久服招徠輒肆猖獗伏乞調兵撫捕事下兵部議以爲問罪之師未可輕舉

上曰罕東諸夷比嘗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携貳之心

今小肆侵掠若遽加兵似失柔遠之義宜遣人往諭俾改過自新如果負固亦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爲便

二十年正月甘肅總兵王璽等奏哈密部落也克力因避土魯番之害徙居甘肅境外屢掠鎮番等境蹤跡詭秘不可不防欲令都督罕慎招諭之不便則進兵勦滅事下兵部言罕慎方遣使入貢宜於其還

勅令招撫果冥頑不悛奏聞處治

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都督罕慎之克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罕慎

哈密也執土魯番所遣守城酋長哈哈械送甘州既而使人來奏請釋之兵部督文甘肅守臣勘議至是巡撫僉都御史侯瓚等奏謂土魯番舊侵哈密實使牙蘭城守哈哈其黨與耳今彼此釋憾莫若俯順夷情諭而遣之兵部請從瓚議

上曰脅從罔治古之法也矧在夷狄固當容之哈哈可遣歸本國仍傳

諭國王孫女阿黑察及大小諸酋自後務睦隣保族毋相殘以干國法

甘州守臣言哈密都督罕慎欲遣朝使往土魯番

索金印并王孫女夷情狡詐未必見還且瓦刺諸酋屯牧哈密旁地便臣輕彼恐爲所執皆不可不應宜諭來使令罕慎自遣人索之

延綏總兵岳嵩等領兵出境燒荒且私以餘舍負鹽時虜已入套遂殺諸營堡軍士一百九人傷七十九人驅散二十六人殺官馬二百七十餘匹巡撫僉都御史呂震以聞因勅嵩紀律不嚴分守西路左叅將陳雲及寧塞等營堡把總都指揮僉事等官郭錫等俱防禦不謹宜逮問如律章上

命付兵部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罕慎

二十二年二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唐瑜等奏鴻臚寺主簿馬儀比往使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餘人行遇罕東衛都督把麻奔等率衆邀劫財畜儀等避之僅以身免宜捕元兇以正其罪但聞虜酋亦思馬因與瓦剌通和欲犯瓜沙二州方擬防守難遽興兵請

賜裁處事下兵部言宜令鎮守等官遣人撫諭罕東諸夷許如番族體例講和責令把麻奔等悉還所虜番使財物如冥頑不服奏聞再議從之

三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奏今年正月虜賊深

入臨洮金縣殺掠軍民三千餘人牛羊畜牧以萬計守備蘭州太監藍惠都指揮僉事于昇弛備召寇畏縮歛兵俱屬有罪事下兵部言蘭州等處自去冬以來累有虜警嘗令巡按御史嚴監惠于昇罪今虜復深入殺掠不知幾千萬數而兩月之間不聞一人一騎少遏其鋒宜令巡按御史併加勸寃自蘭州安定一帶被虜之地失誤提督守瞭墩臺等官悉從違問守備太監藍惠等官亦係失機而都指揮于昇情罪尤重俱宜究治且蘭州自黃河迤西北至涼州莊浪東接寧夏中衛相去三百

里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聖訓

餘里爲虜賊屯牧之場河南自州界東連靖虜亦三百餘里俱缺墩臺守瞭宜令鎮守巡撫等官督屬按視某處可設城堡屯聚兵糧某處可修築臺窩拘收人畜一切禦虜安邊之策馳奏舉行上是之曰于昇情罪尤重可違問藍惠戴罪殺賊蘭州安定地方令通查失誤之人究問明白以聞六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唐瑜等奏虜寇出沒莊浪者多自東北而來其寇涼永者則滿都魯部下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等酋部下也虜之出沒路徑既多我軍惟蘭州一路不據而守使虜知先據河

橋則我之援餉俱絕爲今之計宿重兵於蘭州加輕兵於古浪鎮番鎮夷高臺等處而又嚴備肅州且遣人往諭哈密都督平懷使原結小列秀因之招誘亦思馬因等酋至彼屯聚毋令東行爲我患則戰守舉得其要矣事下兵部言彼地虜衆多不過數千使守將能運謀振武則本鎮兵力足以禦之矧河湟之後自蘭東抵神木俱須兵分布難以分調宜移文瑜等第閱境內精兵分布要害其招誘諸夷之計宜從其便報可

上曰甘肅境內被虜殺掠者數矣今總鎮處所又亡

里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聖訓

失數多守邊者當不職如是耶瑜等自陳至日其併上總兵焦俊罪狀處之

八月陝西守臣奏於臨洮華昌二衛各選指揮千戶一員精壯官軍四百人歲以十一月詣蘭州靖虜新設墩臺城堡接伏截殺至次年水解之後遣還休息甘肅二衛仍撥軍餘百人百戶二人分守各堡時加偵望又擇洮岷河州及西安等衛原戌固靖騎步兵各千人委把總指揮二人歲以十月各詣蘭靖慶寧會各所調臨鞏兵防禦緊急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九月哈密都督罕慎遣使臣火者阿里麻等來朝貢方物因奏瓦剌阿力古多王欲與和親乞

賜絲幣諸物又乞遣使臣出境處置邊事又舉赤斤蒙古衛都指揮同知苦魯思格有勞乞爲加職事

下兵部議覆有

旨不必差官令阿里麻等齎

勅及諸賜物諭罕慎勿與和親陞苦魯思格爲都指揮使并

勅赤斤罕東二衛亦

賜絲幣已而禮部言宜俯順夷情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望 禁

命於例外加賜絲段綾絹七十疋

四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唐瑜等奏瓦剌養罕王將

入寇寔罕慎來報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刺

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玉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

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則

將及於赤斤罕東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

節赤斤苦峪劍磧之民宜拯卹之兵部以爲然請

諭罕慎兩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調護使革

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兩部落守兩疆

土不可棄前人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

餘石賑給之

詔可

京管指揮使顏玉自甘肅還稱虜屢遭挫跡奔出

境外且河水既開無入寇之路時陝西守臣亦謂

可休兵省糧而甘肅守臣獨謂虜退未遠當益兵

禦兵部以甘肅守臣之言爲長請如所奏從之玉

因奏備邊六事一曰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

鎮守將臣每冬於蘭州防守倏往忽來人無固志

宜令恒駐蘭州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爲固靖聲

援二曰莊浪至蘭州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土堡四

皇明世法錄 卷六十九 邊防

望 禁

望 禁

座兵衛寡弱虜常乘其無備入境剽掠請增築苦

水灣驛堡廣資衛置守備三曰甘肅等處地方延

袤一千五百餘里雖有撫按官歲惟一毛將較無

所忌憚公肆貪婪請於肅州莊浪各設憲臣一員

俾飭兵備而禁貪墨四曰甘肅大小將臣既占肥

饒之地復專灌溉之利請度田以實給與老弱軍

餘務灌漑以時勿容侵占五曰陝西甘肅軍馬器

仗多無可觀請移鎮巡等官務整肅部伍毋得占

役鋒利器械使不廢弛六曰驛站官吏惟以迎送

上司爲急馳報邊情反視爲緩請申明禁約兵部

請移守臣勘報處分

詔可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十九

世法錄

卷六十九

卷陽

皇明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目次

奏議

紀陝西五邊事實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七十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邊防

陝西

弘治初九月

賜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織金紵絲二表裏及盔甲弓箭等物陞使臣指揮使滿刺阿克力等二人各一級并賞勞赤斤罕東等處効勞夷兵有差罕慎既復哈密奏稱番虜侵逼艱於城守多乞陞賞及請差官處置兵部會議以罕慎所求多不當與但新承責任遠近從違其機在此宜少答其意使知自効故有是命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七十

陝西

十一月兵部言鎮守甘肅都督周玉等奏稱瓦剌養罕王屢至赤斤罕東竊掠云欲犯甘肅近與罕慎締親又遣使隨哈密使臣奏欲入貢其情叵測請各差通事官諭罕慎輯和諸夷撫綏部落瓦剌果欲入貢當從舊路而進并勅鎮巡等官嚴爲之備從之

弘治元年二月

封哈密都督罕慎爲忠順王。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太宗皇帝以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頭目爲都督等官，以領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後甘肅獲寧，後脫脫之孫無嗣。

朝廷命其甥把塔木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鎖鑰，極阿力王所殺，并據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朝廷復命把塔木兒之子罕慎襲受都督，管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故城，哈密人再歸。

請封，且謂瓦剌養罕王及阿塞太師等，在彼逼脅。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未獲寧處，得假寵。

大朝庶可鎮壓遠夷，永爲中國藩屏。事下本部會多官議，僉謂宜從所奏。

上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給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

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

朝立行都司。

太宗文皇帝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患。

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克平之。天順間，宰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副總兵仇廉，喪師數萬。自是虜入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又時被侵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可通甘涼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板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處分，以免後患。

上以所言關邊方大計。

命計議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八月，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言：甘涼左等衛逃軍未納草七萬二千餘束，倒死馬價七千六百八十兩，皆累見軍賠補。而甘州城北草湖百頃，採草賣

銀歲可得二千餘兩，俱鎮守等官私擅其利，請歸之於官募人採草以補前數，餘以賣銀給軍買馬。下戶部覆奏從之。英國公張懋等疏謂興減繼絕，姑俟徐圖而救災卹患，誠不可後。今土魯番方有貢使至甘州，宜

勅甘肅守臣於哈密來奔之中，擇一人與俱往，諭阿黑麻還其侵地，仍

論阿黑麻還其侵地，仍

勅赤斤蒙古罕東三衛。

諭以唇齒隣好之義其圖興復有功重加陞賞其家
俟住苦峪者守臣宜賄給之種種農器以不失其
求援之意從之。

二年正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去冬詢問延綏
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近邊牆住牧射獵通事與
語云明春欲來進貢切惟此虜部落分散不足聚
慮但我武備不震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
虜酋河樂出恥加恩關占居河套犯我邊陲
朝廷出師征勦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縣偏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一 邊防

五

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
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馬
廐又已數年軍勞於征戰民困於轉輸卒而虜
自相仇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羣總兵許
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必言今虜居河套不見
剽掠聲言欲覓意在緩我之兵即春初進貢必以
往年從榆林縣偏頭關來爲詞彼既入貢餘衆在
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廐已壯
必藉言河水已開不肯出套乘此入寇何以禦之
宜

勅延綏鎮巡等官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令通事與彼
講說既欲進貢宜早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縣
榆林爲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
客久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議從之

五月陞他失卜刺哈孫等處有功夷人綽卜都及
脫脫卜刺官各一級仍

賜其同功二十人各錄段二表裏初土魯番阿黑麻
王攻哈密殺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綽
卜都等舊款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
臣者盼卜等人首以歸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一 邊防

五

上念哈密破欲激勸諸夷以圖興復故有是
命

先是哈密部下都指揮阿木郎并脫脫卜花等避
土魯番阿黑麻之難率衆歸

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等處至是
巡撫都御史羅明言哈密使臣人等前後留住陝
西今應起送回還者共二百五十八人其陸續來
貢與隨來避難人等復九百七十八人况苦峪城垣
歲久傾圯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
者尤衆阿黑麻固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人

肅

勅住諭凡百供給之費非肅州儲積所能獨供於是戶部請發陝西布政司庫銀五萬兩及各府所貯賦司紙價等銀并添撥各府民糧於肅州輸納從之

六月時有

詔調陝西兵馬四千於莊浪紅城備冬陝西守臣歐賢等言所部官軍不過五萬除備甘寧外所餘無幾今復調遣恐外重內輕請止選安會莊蘭馬隊三千爲遊兵東西應援似爲得策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六 陝西

上曰甘肅爲陝西藩蔽且紅城無險阻難守原調兵馬歐賢等宜如數選足俟期督行備禦不可自分彼此致誤事機

七月禮部言哈密都督罕慎等所遣來貢二等以下使臣及存留甘州男婦俱如例給賜但聞罕慎近被土魯番阿黑麻王殺害地方亦被占據罕慎有弟曰奄克字羅率部落寄住邊方其回賜罕慎馬駝價物宜令伴送通事官帶付甘肅守臣俾奄克字羅果係罕慎親弟即以給賜從之

八月

命甘肅守臣給罕東左衛頭目盼卜等食米先是盼卜率所部攻連壇阿黑麻王以報哈密都督罕慎之怨不利既還衛之食都督僉事只克爲請於朝下戶部覆議以罕東爲我邊藩籬今有難而告急於我義固宜賑遂有是

命

禮部言比土魯番連壇阿黑麻王并其妻哈屯呵喀具番書遣使貢馬本部已請賜馬價表裏此外又貢磁黃青金石非邊關驗放之數未敢進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七 陝西

阿黑麻又奏稱與哈密都督罕慎結親因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膝襪紵絲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即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恩賞恐不可擅施

上曰罕慎爲

朝廷効力阿黑麻既與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令通事以此意

諭來使知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羅明奏繳原封故哈密左都督罕慎忠順王

勅書印信冠服及原

賜鈐絲絲絹藥材顏料盛甲等物蓋

勅印未至之前平慎已遇害故也

十月初速壇阿黑麻之去哈密也留牙蘭及夷衆

六十餘人守之至是哈密都指揮阿木郎覘知虛

實請援于守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攻其城牙蘭

遁去新獲頗多事聞降

勅獎勵鎮守太監傳惠等

命哈密故都督罕慎之弟奄克字刺幾都督同知給

新印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 邊防

賜絲段金織衣等物并

賜其保送都督指揮卜答該答等絲衣服等物有差

以舊印爲阿黑麻所劫也

三年四月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來貢獅子

方物且云願獻還哈密城池并金印以贖還先次

拘留使者且乞遣使通好甘肅守臣都督周玉言

阿黑麻辭雖順而情未實所遣使或以爲即罕慎

舊部之人恐有異謀請仍留先次使者徐議處置

從之

六月先是甘肅修築邊牆總兵周玉督工過嚴軍

士張伏興楠成等違限懼罪擁衆乞寬限不允乃

投瓦石擊玉守臣奏其事下巡撫等官鞫罪擬徒

兵部言軍士親殿主將兇惡頗甚且甘肅軍嘗用

石擊都御史今去十年而舊弊復作宜重懲之

上以伏興等擁衆作亂俱當處死姑分首從處之

命斬伏興于市梟首示衆楠成等十二人發遣東鐵

嶺衛充軍痛杖一百遣之督工指揮李英等四人

先既激怒軍士繼又坐視不能阻遏各降二級調

廣西潯州衛帶係差操

九月兵部言往年詰問土魯番殺哈密都督罕慎

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

勅省諭今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退還哈

密城池金印以贖前愆哈密客避難番夷及諸國番

使藉口糧乏給食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肅恐有

前代臣民雜處近甸之患請

諭諸守臣凡入貢番使回至甘肅者悉遣出關毋令

久住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成時月亦護送苦峪居

住俟克復時還國從之

四年三月先是陝西榆林衛有土兵以助軍有戶

丁屯種以養兵其後戶丁有逃回原籍者苦官司

勾撥之累議者欲聽從其便。勿令勾撥。下鎮巡等官議謂土兵戶下耕守兩便。彼此相資。若逃者不究。恐邊務漸廢。宜將逃歸者究原籍本戶糧差一年。在屯通租。亦暫蠲之。待秋成後。有司仍遣還衛屯種其衛所。但令移文原籍查取。勿輒遣人勾撥戶部覆奏從之。

七月甘肅鎮守等官奏。軍東等衛頭目刺麻朵兒只等。劫西番。嘔阿族部落掠其頭畜以歸。事下兵部覆奏。謂軍東劫掠西番。越我邊境。漸不可長。宜勅鎮巡等官。遣人往諭軍東等。從違利害。并以此意

奉明世法錄

卷七十

十一

遍告西番諸族。自今不得構怨。敢釁如議行之。十二月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臣寫亦滿速兒等進貢駝馬方物。并獻還金印一顆。城池十一座。人口五百餘。甘肅守臣以聞。其疏言。哈密初復人心未定。竊恐諸夷搖動。別起釁端。瓦剌聞風。或有他謀。欲將取到定安王派孫陝巴。先送哈密管領夷衆。其甘肅各衛寄住哈密。刺麻夷人。除先已送三百人于彼住守。今再發精銳三百餘人。令肅州移文右叅將彭清等。交付陝巴。并頭目阿木耶等。管領各量給米糧盤費。差擺夷官員。通事量

帶軍馬護送出關。至應止地方。撫調赤斤軍東二衛頭目。調領番兵轉送哈密。併力住守。其原帶家口。并取到陝巴家小。至日。俟巴安定。再為發遣。其所還金印。宜付陝西行都司暫收候。阿黑麻輸誠納款。遣使進貢。請

勅一通。量加賞賚。以固結其心。底與陝巴等永為和好。哈密密得。以久安矣。

五年二月
給
詔哈密故忠順王脫脫近屬孫陝巴襲封忠順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十一

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等物。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字判及陞都指揮使阿木耶為都督僉事。論令擁戴陝巴以立國。

七月陞哈密衛故都督僉事賽亦撒隆之姪寫亦虎仙都指揮使哈刺三。俱為都督僉事。以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多寫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功也。十月哈密忠順王陝巴既襲封歸國。與野也克力奴禿卜花台卜之女結婚。其隣部亦判思王亦不利因王率其頭目鎖和台卜平章滿可知院左右之各道人。奏其事。因乞結婚財禮。并賞賜甘肅守

臣亦爲之請禮兵二部覆議

朝廷典減繼絕既冊陝巴爲王亦須使有室有家方可保衛宜大賚以結其心乞賞銀百兩仍用一品官婚禮定數

賜紵絲綫紗羅各八匹絹三十二匹大紅羅二匹脚紗二匹外加青紅綠布百匹以助之亦刺恩王亦不刺因王及禿卜花台卜三人各

賜綵段四表裏鎖和台卜平章滿可知院各綵段二表裏議上從之

六年正月先是遣達官指揮法虎爾丁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遼陽

十一 廣西

勅安定王千奔令送哈密忠順王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襲忠順王爵爵當歸緯兒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要賞

賞賜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孫素馬國人所推服前哈密未封遣使

諭取應立者緯兒加自知力弱懷戴今事定之後乃爾反覆使人所言不宜輕信宜令甘肅守臣齎

勅及綵段搜布往撫之并諭以

朝廷恩信及哈密敗亡之故陝巴襲封之辭如猶不從用兵未晚

上從其議

四月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死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忠順王陝巴及其都督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大土刺華言大土臺也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遣調也克力瓦刺二部兵爲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既獻哈密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也克力人馬至其國中抄掠朝廷所賜衣幣亦被剋滅故爲此報復之舉陝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時土魯番貢使撒刺巴失等二十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遼陽

十一 陝西

七人還未出境寫亦滿達兒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師于是甘肅鎮巡等官奏言阿木郎之禍固其自取但阿黑麻最爾小醜往年攻破哈密

朝廷曲加

恩茲正宜感恩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念哈密恢復未久正可具奏請治其罪乃輒敢擅攻城池所移

番文簡語偽號言涉不遜乞

命將選兵先將酋長牙蘭等勦擒然後直抵土魯番擒斬阿黑麻取陝巴回衛若欲姑事包容則請降勅遣齎諭阿黑麻令送回陝巴事下兵部集

廷臣議謂喀密乃

太宗創建焉

中國藩籬陝已又

皇上所錫封今既被劫去不宜置之不問守臣所責

二策前策乃討罪之舉名義甚正但動兵遠夷兵

家所忌姑俟徐圖後策爲泰遠之方時勢所宜論

而不從加兵未晚今土魯番貢使在京師速爲發

遣與還未出境者令甘肅守臣就彼拘留仍請

勅就本番貢使擇二三人齎示阿黑麻諭以禍福俟

其回報上請仍移守臣各操練所部軍馬以備緩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急各諭亦斤罕東等衙頭目使知此虜兇逆互相

應援若哈密夷衆罕家來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

克字刺管束量給糧種耕種以俟克復毋再散布

肅州坐耗遷儲其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者亦

令通事諭以拘留之意奏入

上曰阿黑麻包藏禍心已非一日

朝廷念哈密乃

祖宗所立欲繼其絕曲爲寬貸今阿黑麻屢惡不悛

悖逆天道妄自尊大奸情盡露本當興師剿除爾

羣臣既如此處置悉准所議寫

切切責并

勅其肅鎮巡等官嚴督沿邊城堡將士用心隄備然

邊方事重兵難遠度爾等仍會舉文武大臣二人

領

勅親臨其地會同鎮巡等官酌量事勢講求方略來

命兵部右侍郎張海前府都督同知緝謀經略哈密

五月虜入寧夏之廟山墩指揮王良趙璽領兵三

百拒之接戰未久虜伏兵七八百騎突起衝官軍

爲三良等併力禦之不克趙璽并其下十四人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爲虜所殺射傷者三十四人王泉管備禦都指揮

王傑率兵來援亦爲虜所圍會總兵李俊等兵至

虜乃解去鎮巡官以聞并自劾失律之罪兵部言

寧夏已屢失利

朝廷皆貸之守臣漫不知警復有此敗不一懲之無

以戒後

上命停巡撫都御史韓文總兵李俊條并鎮守太監

張席俱戴罪殺賊王良等三人下巡按御史逮問

巡按御史李鸞葵陝西依山帶河內屏諸夏外控

西陲號爲重鎮自撤東勝之後河曲內地棄爲虜

穴處夏外險。及南備河。故成化中毛里孩亂。加思蘭擾我邊場。轉輸勞費民已不堪。去歲以來。寧夏烽火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典兵事者安居自適。以爲無事。今歲二月虜入廟山墩。殺指揮一人。旗軍十餘人。肆行無忌。僭秋高馬肥。大舉入寇。何以待之。

七年六月。兵部侍郎張海。上安邊方略六事。一。取戎以定酋帥。甘肅卽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爲土魯番侵占。人民奔潰。諸夷熟羌來歸。在邊安插。積聚數年。蓄首日多。羣大禾之人而養之。有識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太僕

來心。已嘗奏行守臣。欲令驅遣。因逋逃窮虜。不可輕動。至今徙之尤難。况虜心性叵測。今轉徙日久。不立酋長。未有統攝。異日釀成大寇。卒受其弊。今甘肅等衛。皆係鎮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可以安輯。防微杜漸。終宜驅出。但未有陳可乘耳。及譯審都督奄克宰刺都督僉事。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俟哈密平復。設都督一人。命奄克宰刺治事。以寫亦虎仙等分領。則遠有酋帥之託。近無几席之患矣。一立法以除亂本。訪得哈密夷人馬黑麻打力。先使土魯番。因叛附之。尋率

番衆入寇。戕殺罕慎。奪據城池。後冒克番使入貢。歸則糾合哈密諸夷。援順土魯番。滅其國。至今

一國夷人。怨入骨髓。此賊家屬。有寄住甘州者。乞令撫夷官。密爲防範。俟哈密恢復之日。錮之本地。以待彼賊。或來歸者。擒之。治以重法。則內以懲創夷人。外以陰剪土魯番羽翼。禍亂可息也。一重譯以審夷情。中國之於夷。秋其情難知。如得其情。有以制之。安能爲中國患哉。今訪土魯番在哈密。西七十里。土城大如營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親黨俱亡。止兄一人。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太僕

相仇殺。左右親者十一人。與治國事外。無近番可恃之國。內無中國交通之人。昔復何欲。約匈奴絕。漢趙克國。勅視諸羌。毋令解仇。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神世衛以謀去之。今土魯番之情。事勢卒難周知。乞

勅甘肅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跡其虛實。或用世衛之謀。使彼親者相離。或從克國之計。使彼仇者不解。俟時而動。則虜情漸知。廟算先定矣。一先計以遏亂略。阿黑麻據西城。交構叛夷。以規貢利。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郵支卑于

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有涉車之罪執陝巴有邛支之惡臣計此虜身仰貢路爲生此可以計屈未可以兵破若傷勢姑息恐墮其計中以占咎密爲利階以養陝巴爲奇貨亂何時已邪乞將賞賜土魯番使臣衣服銀兩追回發甘州牧貯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將本番使人男婦拘留以彰天威以挫虜志縱一二人歸語彼酋自審去就責重主將練兵聚糧爲經久戰守之圖俟虜款塞求通果有誠意貢服上請區處則內振國威外定禍亂咎密可復矣一修邊防以固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太

九

即此意也
南有邊防
不主邊防
蓋也

者議調陝西洮河峽之軍策應尋復中止然寧夏雖近涼州係腹裏邊方洮河峽係腹裏衛分官軍用之有名無實惟延綏之軍生長邊陲請議戰陣乞
勅延綏守臣請選遊兵三千本鎮操守專聽甘肅調用及行戶部區畫糧草務足主客兵五萬人三年之食則足食足兵久駐之基也
命兵部會議以聞
土魯番既據哈密又欲糾北虜入寇鎮守甘肅總兵都督周玉三上疏引疾乞休監察御史白鸞劾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九
其避難請實之法別選他將代之
七月兵部會府部及科道等官議處侍郎張海所奏事宜謂土魯番阿黑麻劫哈密陝巴令頭目牙蘭據其城池雖進貢如故而留陝巴不遣若復降勅有虧國體宜行侍郎張海遣人再往開諭如送回陝巴獻還城池則許其進貢如尚不然仍拘留其使人寫亦滿速兒爲所
以絕之仍
勅甘肅鎮巡等官簡練軍馬慎固封疆遇有可乘之機密調赤斤罕東等衛番漢兵往哈密葉殺牙蘭

或無可乘之機。封閉嘉峪關。無納其使。託將自窮。陝巴雖封爲王。未授金印。其來與否。於中國無所損益。宜別推賢者在彼治事。如陝巴果還當別議處之。

上曰。所議處置夷情。并進貢夷使。未見歸。仍會官再議以聞。

上曰。所議誠是。但陝巴係阿黑麻同類。其來與否。既與中國無所損益。并哈密殘破城池。如其獻還。當何以處之。仍斟酌議處。以聞。禮部兵部復會廷臣上議曰。陝巴乃安定王千奔之姪。忠順王之孫。往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

主戰西

歲

朝廷以阿黑麻獻還城印。復封爲王。令守哈密。蓋欲其鎮撫夷人耳。今復爲阿黑麻所虜。孱弱可知。就使復還。亦難復立。而哈密又不可棄。謂宜革其王封。暫居之甘州。仍給賞安定王。語以陝巴不能守之故。且令都督奄克字刺理哈密衛事。都督寫亦虎仙等分管三種夷人。其苦峪城垣壘。令甘州守臣預爲修濬。凡夷人散處甘涼者。盡令遷居苦峪。給以牛具口糧。奄克字刺及寫亦虎仙阿南答拜送力迷失等。及赤斤罕東二衛頭目。宜量加賞

勞以結其心復

勒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使互相協輔并

勒罕東赤斤二衛都督等固守藩籬如陝巴未還不

必索取俟有可乘之機則動調番漢官兵掩殺牙

路不通或欲侵犯苦峪仍令奄克字刺等相機勦

滅議上從之

八月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王英奏

朝廷設哈密衛當諸夷通路每歲各處回進貢者至此必令少憩以館穀之或遇番寇劫掠則人馬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

主戰西

亦可接護柔遠之道可謂至矣今速壇黑麻悖逆

天道二次犯邊

朝廷不卽加罪仍撫之以恩阿黑麻不思悔禍復奪

城池劫金印執陝巴跡其所爲悖逆益甚聞罕東

左衛居哈密之南相去止三日野也乞里居哈密

之東北相去止二日是皆居齒之地阿黑麻於去

歲八月內約哈密守城頭目牙蘭遣使至罕東左

衛都督只克處脅令投順只克不從野也乞里原

屬哈密今與阿黑麻仇殺阿黑麻又曾殺其頭目

罕乃法愚其弟火者塞亦子審兒賽亦皆思報怨

又與其父頭目阿巴訖兒乞兒不和阿巴訖兒亦思報復則其四隣親信皆有離心今宜降

勅旌勞罕東赤斤蒙古使人盡心圖報毋爲阿黑麻

所誘并遣人密會火者賽亦等合攻以除土魯番

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國進貢皆藉以互

市圖利每往來路經土魯番凡方物賞賜皆爲阿

黑麻擇取然後許過今各國使臣在邊但下令不

許進貢則各國因失利之故必與阿黑麻爲仇而

阿黑麻妻子亦不得各處賄賂安能無怨是土魯番

之城空無人跡必不能久占哈密矣章下兵部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主 署

奏謂以夷攻夷雖叙戎一計但夷性不常向背難

倚或事不成豈惟貽諸番之輕侮哉益增逆虜之

狂悖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求從之則何以滿漢

整之欲不從何以塞嫌隙之端爲國遠謀當捐近

勅宜但如前會議侍郎張海所處事宜

勅諭甘州守臣整兵操練遇有可乘之機量調番漢

官兵征勦仍諭罕東赤斤并野也克力諸番皆養

威蓄銳以俟調遣不可輕率貽侮庶得安攘之道

上曰中國馭戎當存大體其如兵部議行之

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忝

兀兒三曰哈喇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率刺言

於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爲根基非

根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僉事

寫亦虎仙及失伯類答管回回忝兀兒知院阿南

答及指揮使苦水管委兀兒哈喇灰千戶拜迭力

迷失平章革失帖木兒及舍人迷失失虎力管

合刺灰海據以上奏謂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

名號設爲酋長庶幾得其効用兵部覆奏請

上命寫亦虎仙等三人各照舊授以原職阿南答及

拜迭力迷失革失帖木兒俱陞指揮僉事迭力迷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主 署

失虎力授世襲正千戶既而海又言前奄克字剌

推舉七人之時有脫脫忽者亦在舉中以其嘗被

阿黑麻所虜故未及聞奏今脫脫忽自土魯番來

歸其人在哈喇灰夷類中尤爲武勇請并授之職

復命爲指揮同知

十一月協守寧夏都督僉事盧欽言寧夏僻居河

外切臨戎虜所領人馬數止一千或八百又多老

弱遇警往往誤事乞如大同宣府榆林副將例分

領三千別爲一營操練聽調兵部議寧夏東西相

距止四百餘里而北有賀蘭之險南有黃河之阻

且軍馬之數過不滿八千。與宣府等處勢大不同。若副將專領三千。則兵分勢寡。號令不一。請行鎮守等官。精選在城軍馬三千。籍記於官。如在京園營。別爲隊伍。以時操練。遇警則量其輕重。或撥一二千。或盡付欽統領出戰。事寧歸櫓。兵亦還營。庶將權不分。而應敵有備。從之。

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緜謙曰。得爾等奏。番酋阿黑麻遣人齎番文進貢。就獻還哈密城池及被虜陝巴。而城池尙爲其黨牙蘭占據。陝巴猶留其地。三角城意在邀求。先前拘留夷使。屢下兵部會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南

多官議。會謂此酋。自其祖父以來。達天悖理。乍服乍叛。已將哈密三次殘破。而今變詐不一。尤難憑信。誠如爾等所奏。果將陝巴送回城池奉還。就於所遣夷使內。選其親信者。齎彼所貢輕便之物。差人伴送赴京。餘眾悉令在彼住牧。獅子馬駝俱留在邊騎用。先前拘留夷使。寫爲滿達兒等。俱發遣出關。若陝巴并城池未曾獻還。即將今來夷使并方物追逐出關。任其所之。以後再不許進貢。原拘夷使。仍前拘留。如法關防。不許透漏其餘諸番。若天方國撒馬兒罕等處。差來貢使。俱照舊驗放。不

在此禁。又謂陝巴失地喪身。素懦無爲。縱使送回。亦難再立。宜革去王封。暫在甘州居住。厚加餽送。原賞賜衣服等項。除蟒衣外。其餘照數給與。聽其收用。候禮部奏請。以禮送還安定哈密城池。乃太宗文皇帝所立。不可輕棄。今爲牙蘭所據。且屢經殘破。縱使獻還。亦難遽復。宜令都督奄克李刺如往年罕慎故事。掌管哈密衛事。與都督等官。寫亦虎仙等。分管三種夷人。暫居苦峪。養威蓄銳。漸圖興復。其城垣壞整。營堡等項。爾等預爲修築完備。通將散處甘涼各衛哈密夷人。盡數送去。合用口糧牛犁等項。亦如往年事例。量爲措辦。驗給。必須足用。不至告乏。仍支給官錢。買辦絲段。饒布。量賞赤斤罕東二衛頭目。并奄克李刺。寫亦虎仙阿南答拜迭力達失等。以結其心。令其益堅臣節。固守藩籬。凡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宣

勅中所載。皆是曾官計定事理。爾等即會同彼處鎮巡等官。酌量事宜。而行務使吏民安妥。邊方寧靜。處置畢。具奏回京。十二月。兵部侍郎張海言。今阿黑麻貢使復來。正陝巴尙未歸。城池尙未復。臣謹遵成筭。凡阿黑麻

所貢方物盡數驅逐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
賜亦滿速兒等一百七十二人仍舊拘留不遣原
給阿黑麻并使臣緣段諸物悉貯官庫當日印封
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
兒罕使臣來貢仍左驗放入其來自土魯番者一
切拒之萬一阿黑麻自欲送死則我邊將士及喀
密之寄住苦哈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苦
哈城池修濬者數百夫哈密甘涼地方諸夷往居
苦哈者已二千餘人其行者有所齎來者有所止
耕者亦頗有其具矣臣當歸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美陳鼎

朝譚具疏復

命下其奏於所司

兵部左侍郎張海都督同知賴謙還自甘肅科道
並劾海等奉

命經略哈密二年事未就緒輒上奏請還及至真定
復得

勅令朕恤甘涼邊軍海等又不復請

命徑入

朝復

命請論以法

北先聲

命下錦永衛獄勒
命英西公張懋及都督莊鑑馬昇簡問官軍操練待
有贊具奏啟行

弘治八年正月兵科都給事楊瑛等奏比以肅州
有警

命英西公張懋等選京營兵往征臣等謂京營官軍
未經戰陣兼邊儲告乏莫若急募土民以益兵開
鹽種以足邊庶緩急有備或遣官齎

內帑銀赴彼招徠軍餉或

勅總兵劉寧調集諸路遊兵相機戰守庶得居重取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主德

輕之宜吏部主事張綏亦奏甘涼屏蔽關中所在
鎮巡等官各務因循偏執行事以致邊備廢弛官
軍困敝胡虜知我虛實輕視憑陵乞寬免通貢固
結人心慎選將官簡任巡撫重其委寄修飭武備
以靖地方京營將士不必遠去並下兵部集廷臣
議於是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今河水將開未知
虜衆所在我兵遽難進止京營軍馬之選亦非專
爲甘涼而動所據宣府大同原調官軍各四千今
迭二千合萬人以爲延緩之援延緩原調遊兵三
千今益二千合爲五千西原調官軍六千合延

北先聲
卷三
邊防

緩其萬一千以爲甘涼之援請馳文延緩寧夏甘涼守臣視虜勢緩急量主客兵馬及議京營兵將動息之宜以聞沿邊軍儲俱收本色官軍征哨悉支口糧甘涼軍士被寇失業屯田通負悉與除免軍士質賣妻子者官爲贖還甘涼左副總兵張棟老疾難任乞賜罷免肅州右叅將彭清習戰有謀善撫士卒請陞擢以勵其餘并

勅鎮巡等官簡練兵馬修理軍器缺馬之處本部仍發銀二萬兩買補若虜衆壓境急遣人來奏仍先招募土兵給與銀賞其採草湖塲爲鎮守官侵占者仍歸官職軍士採草上納

上從其議

命彭清克副總兵暫分守肅州

二月先是鎮守甘肅太監傅惠等奏哈密衛委兀兒夷人亂兒的亂黨土魯番爲惡其家屬宜安置廣西邊友以離散其黨兵部議行

五月鎮守甘肅都督同知劉寧寺奏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報沙州地方屢被土魯番阿黑麻搶殺且逼脅各夷歸附而哈密都督奄克字刺又報苦峪城內近報火燒毀房舍無以自存乞容歸降各乞

給賜牛犁種食又傳阿黑麻欲奪苦峪赤斤諸川等處乞繕修赤斤城以爲之附且哈密罕東赤斤皆我藩籬今哈密之居苦峪者被火罕東之沙州被寇義當救恤但苦峪去肅州逾四百里其地貧薄水草不足自給赤斤城高復饒水藁且去肅州爲近有急易於應援請令苦峪寄住者悉遷之赤斤城內其城或有頽圯宜及時修治并請遣人齎服食之物往諭瓜沙瓜王子莊等處番夷以堅內附之心復通達哈密灰各種夷人有異心者互來入貢用散異謀前此肅州拘留阿黑麻貢使爲亦

皇明世宗錄

卷七十

邊防

肅州

滿速兒等請安置烟瘴處所以正

國法且防其逸出之患事下兵部會議謂寧等所奏多可行惟寫亦速兒等不必安置遠方但量移陝西近地仍官給酒食俟阿黑麻悔過之日併其賞賜之貯庫若悉以歸之於事體爲便從之

甘肅鎮巡等官太監陸閣等奏甘涼地方無險可恃虜易出沒原擬調來官兵各自爲統號令不專又臨敵徵調兵來賊退緩不及事請令延綏副總兵朱瑾并都指揮尹玉等所領兵萬三千人各還本鎮操守止於榆林宜府大同三鎮各選精兵一

千五百并固原等處精選五百共五千人令謀勇
經戰官管領限秋至邊以聽調度及揀選駁正馬
匹給與銀兩仍請差給事中御史各一人奉

勅紀功并同守巡官揀選督發前項官軍以圖實效
下兵部覆奏仍情選原擬甘涼策應官軍三千并
朱璉所領遊兵三千都指揮烏銘所領固原靖虜
環慶延選精兵三千尹玉所領見在兵一千專防
守河橋三路俱限七月赴固原蘭州操候其遇虜
所獲首級不必再差紀功官止送巡按御史并巡
守官驗實紀功議上從之命賞策應官軍銀一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手書

六月巡按陝西御史張泰奏甘州屯田肥饒者多
爲太監總兵等官占據又有甘州城北湖可以牧
馬亦爲各官所據官軍含怨貽糧衣食不足何以
責其禦敵請清出給軍庶可養其銳氣其寧夏榆
林等邊請一體清查戶部覆奏得

旨令巡按御史會同查勘撥給不許仍前占據北虜
野也克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
不刺因王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款
州塞言爲寇北大達子劫殺欲避近邊住牧恐
中國不信乞容入貢及互市甘肅鎮巡等官太監

陸間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彼以善意來
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之令有難之時暫就境外
威遠城藏避無事時仍在亦集乃等地住牧并如
哈密例許限年入貢如罕貢赤斤例每季許進肅
州城互市一次有警使犄角殺賊且彼既以互市
入貢相與習熟他日亦可知往年夜捕哈哥及偽
祁王鎖南奔事例起送頭目至京歷以職事分處
部落於甘州俾隨征調處邊方可以無患兵部覆
奏謂住牧互市可許入貢及擒捕之事不可許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手書

上命廷臣會議以爲北虜比哈密諸夷不同若許令
自肅州入貢往還萬里道途騷擾不可勝言恐此
源一開末流難塞且到京之日待之薄或啟邊疆
厚之又主彼利心入貢之請誠宜却之若欲循擒
捕哈哥鎖南奔故事固安邊一策終非以誠馭夷
狄之道若彼懇求入貢宜諭以遠途販涉服食不
同慮生疾病論之不止仍擬奏議處其西城各夷
除土魯番外餘有願入貢者請仍舊許之爲便從
之

七月土魯番速璽阿黑麻既襲哈密殺頭目阿木
郎虜忠順王陝巴令牙蘭據守哈密且自稱可汗

侵掠沙州逼脅軍東諸部自附軍東都督只克請
救甘肅守臣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議此虜桀
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
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普請曉夷情及令守
臣遣翁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翁至陳軍東至哈
密道路甚習且謂選軍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漢兵
三千爲後援持數日糧問道兼程襲之克之必矣
遂議

勅軍東赤斤哈密三衛各開所部精兵令副總兵彭
清統之以往仍選漢兵遙制聲勢從之

皇明世宗憲 卷十七 邊防

三

十二月展榆林城初榆林止一小堡屯兵備冬景
泰中增設鎮巡等官遂爲西北巨鎮復又增榆林
一衛居人漸繁舊城狹隘弗能容乃徙千數百家
城外至是巡撫都御史熊繡請展其城從之增廣
千二百餘丈

甘肅守臣奏近有

詔移土魯番貢使失黑納咱兒等二十二入陝西警
住緣撤馬兒罕等處使臣火者陝西丁等二十八
人亦在甘州欲併發遣兵部覆奏撤馬兒罕等使
不可與土魯番使繫送陝西欲遣之回則今方有

事哈密悉其漏我邊情或誤大計請仍留甘州
與錄廩待哈密事竣遣回從之

十年三月土魯番之侵哈密也哈密人沙黑麻爲
所脅因附之守臣取其家屬拘留肅州後哈密克
復沙黑麻復來歸且言來時曾與土魯番戰殺數
百人親以贖罪事下兵部議請并其家屬遷之廣
東從之

哈密城池既克復本衛夷衆入城居守土魯番阿
黑麻復攻之不能下竟敗去哈密夷衆以地方傷
殘難守盡自焚其土刺房舍詣肅州求濟守臣具

皇明世宗憲

卷十七

邊防

三

奏其言仍給牛具穀種并發前此住守哈密三種
夷人及哈密之寄住赤斤都督奄克李刺等往居
苦峪及沙瓜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其三種夷人
內有勇悍機警曰拜迭力迷失等數十人守臣請
并妻子暫留肅州及赤斤地方徐謀處置從之

十一月甘肅鎮巡等官太監陸岡等奏土魯番速
壇阿黑麻并其兄速壇馬黑木今已悔過送還陝
西及哈密人口乞仍通貢并乞延臣議處陝西住
守哈密及發遣哈密寄住苦峪等處夷衆與各夷
進貢事宜於是廷臣集議謂速壇阿黑麻攻劫哈

竊殺頭目阿木郎。虜陝巴竊據其城。

朝廷開關絕貢。拘留虜使。垂二十餘年。自弘治七年。不許入貢。亦已四年。餘矣。連陞阿黑麻比。因諸番歸怨。

天兵往臨。遂將陝巴并原掠人口。送還哈密。遣人求貢。似有悔過之意。但無真正番文。若遂許其來。恐虜情詐。納侮愈甚。陝巴柔懦。不能守國。欲待其送回。革去王封。暫在甘州居住。但受封未久。殘破之餘。勒敵乘之。亦難深咎。兄遠在曲先。再三撫諭。以來。非彼自願。今哈密三種夷人。頭目奄克字刺。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與拜迭力迷失。爲亦虎仙名位。頭目未肯相下。陝巴之憾。否掌管國事。未經三種頭目會審。遂難輕察。其奄克字刺等。并家口二千四百五十餘人。兄在苦峪寄住。哈密既復。國當發回。併力住守。但陝巴去留未定。兼彼國屢遭兵燹。荒蕪凄然。而小列秃野。也克力還居左右。萬一又似往年。錢破恐重。

虧

國體。內哈刺灰頭目拜迭力迷失等。家口一百九十人。乃瓦剌種類。留住肅州境外。又有大虜窺伺。若將此夷發去。苦峪倘與彼會合。又增一勍敵。宜如。

都指揮楊翁所議。觀各夷動靜。以爲去留。其撒馬兒罕等七處使臣。男婦五十二人。先年因冒土庫番貢使。一槩拘留。今既非是。宜即放還。其先發兩廣福建安置。天方國并土魯番使臣。寫亦滿達兒等百八十一人。因阿黑麻叛逆。各夷坐費俱億。以此發遣。待其悔過。陳乞難以取回。其滿刺阿力克等。往返之勞。宜加賞賚。仍請。

勅命滿刺阿力克等。齎諭阿黑麻。令具真正番文。差

親信頭目。備方物進貢。兵部仍移文甘涼鎮巡官。諭黑婁等處。差來使臣。候土魯番入貢。許之。同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

邊防

及譯寫略節番文。選差哈密頭目。并見今在邊土。魯番來使人。給與駝馬帳房等項。肅去哈密將陝巴并家口。取來甘州居住。聽候。仍拘苦峪寄住。三種夷人。譯審果衆心歸附。陝巴即具奏。給與金印。并原賜衣服等項。暫在苦峪居住。候土魯番進貢。使臣已來各國通貢不絕。然後修復哈密城池。房屋工料。及夷衆禾糧牛種。規畫已定。將陝巴并各夷家口。遣往哈密。併力住守。若陝巴柔懦不立。亦當以禮遣還。本處其甘州寄住撒馬兒罕等處使臣男婦鎮巡官。再查審無礙。即先遣還。

上卷之

聖明世法錄卷之七十

聖明世法錄 卷之七十

素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一目次

奏議

• 紀陝西五邊事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一

史官

邊防

陝西

七月總制邊務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賊先是

敕諭總制趙雲賀蘭山後乃虜賊窠穴累次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誘引北虜大衆或招徠野乜克力等夷爲患不小須運謀追勦毋令滋蔓起自寧夏還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一 陝西

兵都指揮同知朱璉領兵二千出南路寧夏鎮守太監張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首千三級南哨至蒲草溝賊望見畜產遍野素不顧忌從沙窩遁去七人不及斬之其一人衣甲居幙甚整意其會也合兵追至大把都城集其衆分爲三面併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銃禦之賊稍却騎乘勢急擊之斬十級日哺張安收兵回伏兵道傍賊來襲

遇伏走，郝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追至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遁，乃還寧夏城，凡得賊首百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器械千數，是役也，安善功爲多。兵部上其事，擬官軍陞二級者二人，陞一級者四十七人，陞署一級者七十三人，給賞者千六百三十五人。

上俱從之，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陞張安郝善官各一級，賞張個李俊朱瑾及領兵參將吳江督餉僉都御史張禎叔管糧僉事李端澄銀幣有差。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二 陝西

九月，總制邊務左都御史王越等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

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王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劫而殺之，致

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不用，非所以用世族臣等之愚，以爲仍置封陝巴爲忠順王，令率所部還居哈密原。

賜陝巴金印冠服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蕭州者請皆

給之，其哈密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爲聲援，并小列剌等夷素與哈密輔車相依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

賜陝巴貴重服色以示殊恩。至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章下兵部會官議奏，食請如越所言。

上從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

命擇可往哈密賞賜者二人，以聞。兵部因復言使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三 陝西

不遣爲便，以回回通事官二人應命從之。

十二年六月，致仕都督同知魯鑑陳四事，一甘肅

孤懸河外，三面皆番夷戎虜之地，雖設衛所無險可據，比來邊圍多事，各衛軍士消耗過半，有警未

能捍禦，或調延緩，各邊人馬策應比至賊已遁矣。募軍之令雖下，緣差役繁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

投報之人遷換別衛應役，尤拂人情，切見各衛步操軍士止應雜差，有警不令出戰，西寧一衛田土

肥饒，人力頗盛，錫粟無轉輸之難，加以各處流民分住，成業多，勢家影射，在官不得其用，乞

命官勾考各衛原額軍數有缺俱視近例募人補之。衛所惟其所便或選步操軍士領馬或借空間人丁防守其影射流民或編管守城或填補步操應募及借助之人止在本城與近地守備却以舊操習熟者從近調撥缺兵之處庶免徵發之勞。一甘肅自洪武初止設行都司衛所屯聚重兵且耕且守後因戎虜侵掠始設鎮巡等官於時共在一城事權不分後涼州增設訓練總兵一員協副二員并州又增左副總兵肅州莊浪俱改任叅將今永昌又增遊擊鎮番亦增叅將兼有分守分巡兵備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四 陝西

官政出多門各不相下將愈多而邊事愈廢乞量裁減以一事權一邊方軍士征哨正役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搭頭抹辦秋青草修置軍器及各衛所首領官皂隸柴價之需其他無名之征不急之役不可勝計盡以歲給衣糧價補雖有餘丁貼軍之例所司各急其私漫不省恤尺籍之家財力俱屈正軍死亡餘丁避匿軍伍消耗職此之由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仍量給茶銀以助買馬之用一陝西自近年災旱相仍民多缺食甘肅邊患未紓歲計之外支費萬餘猶為不足比調集延綏等

處兵馬應援所費無算未嘗成功今永昌遊兵及甘肅備禦洮岷河三衛客兵西寧調補莊浪官軍本鎮與戌所皆重支糧草似為浪費乞以永昌等兵遊兵退回各衛所操守却以甘肅備禦客兵及西寧調補官軍俱徑調永昌相兼王兵防禦庶可節邊儲而蘇民困兵部覆奏謂所言多可行其流民影射請令三丁選一下編管守城有願補步操軍役者亦聽其便衛所首領官崇

命布政司收貯去任官柴薪銀及西安等府餘糧價給之其裁省將臣罷遊擊兵二事請下鎮巡等官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五 陝西

議處以聞從之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等奏寧夏孤懸河西密邇虜巢所賴賀蘭山黃河為之險阻山下隘口虜所出沒正當設兵按伏然苦於無水軍馬多在僻處就水賊入不知比得報追截賊已出境故邊民常被寇抄不敢耕牧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為漢渠中為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為守禦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

如塘山口要害各設營堡卽掣各軍馬沿河堡內按伏以遏賊衝保障地方令軍民耕種其稍以益邊儲請出

京帑銀三萬兩併借支靈州鹽司六年鹽課之直以給其費兵部覆奏請以來年二三月與役從之三月先是虜大入延綏神木堡乘勝掠紫陌溝等處總兵陳瑛訓總兵朱瑾鎮守太監曾敏巡撫都御史王嵩奏報不實下巡按御史驗問復不以實奏禮科都給事中甯舉請遣官卽訊之

上命召瑛瑾還遣兵科給事中艾洪刑部郎中黃確

奉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遼防

六 陝西

往會巡按御史查勘既而六科十三道交章言虜以延綏得利敢復窺大同便稍遭挫敗豈至數舉入寇驅場騷然至此今大同王果等已正其罪請逮瑛瑾置獄并

召敏嵩還以輕重議刑得

旨侯勘至議之至是洪等還具言瑛等退避玩寇敏嵩坐視蒙蔽請治其罪乃逮瑛瑾并敏嵩下法司鞠之

六月都御史史琳奏榆林等處歲荒民貧恐軍儲不繼有誤機事戶部奉

從議和
國事大
勝

旨會官議上事宜請以近日禮部所借各處鈔關課

銀仍還戶部爲供邊之數仍開中河東弘治十六年至十八年鹽課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引并令浙江等布政司及南直隸所屬凡間過徒流雜犯死罪囚犯俱照弘治十年事例納銀贖罪其按察司折收罪人紙價及各處扣除在官紙候齋夫及均徭餘剩銀兩俱清查解部轉發榆林等處以給軍儲

上曰鈔關銀兩仍會禮部再議聞奏餘皆准行其後鈔關銀兩戶部猶執前議以請竟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遼防

七 陝西

虜入甘州靖安堡等處虜戍卒男婦二十八人掠孳畜六百八十餘官軍追還戍卒二人及孳畜六百守臣以聞兵部請治百戶周英等四人罪因言自弘治十一年七月以來虜入甘州境者十八次先後殺虜官軍人口凡三百四十二被掠馬畜凡六千三百有奇總兵官彭清前鎮守太監劉卿巡撫都御史劉瑄邊務弛廢如此請併究治

命周英等逮問如律清卿瑄姑宥之使戴罪殺賊清罰俸兩月瑄一月

征虜大將軍總兵保國公朱聰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及監督太監苗達帥五路之師從紅城子墩
出塞乘夜擄虜巢於河套虜已先覺徙家北遁軍
還斬首三級得所授故

敕三道路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牛六十羊千八十恭
械二千五百有奇事聞

命賜敕獎勵賞賚奏事人鈔各一千貫

閏七月莊浪人有歸自虜中者言虜酋李羅王與
倚巴王選兵四萬殺馬祭天再請小王子調兵六
萬期七月初至靈州乘麥豆成熟入境殺掠仍駐
營河岸候水凍過河入寧夏甘涼殺掠而興武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又報虜賊約八百餘騎兩折墻入內地其大衆在
套者勢甚猖獗寧夏守臣以聞請益兵防守靈州
環慶固原臨鞏等處兵部議河套之虜自三月從
花馬池入至韋州鳴沙州殺掠凡數十次寧夏兵
少不支喪亡人畜不可勝紀雖嘗斬獲賊級虜不
爲懼近傳虜已入固原神英之兵七月尚未到韋
州今天雨連綿河水泛溢虜尚敢爾秋高馬肥大
舉入寇勢所必至竊料虜欲深入必留兵在套自
護人畜別選兵入臨鞏剿掠若不預選精兵屯駐
要害以逸待勞則勝負未可知乞

敕監督太監苗達等密探虜勢先令總兵或提督一
員赴固原或韋州節制各路兵馬相機戰守仍令
大同宣府遊奇兵及分延緩兵一萬調環慶寧夏
兵五千會於韋州待虜回至羅山西東截之須大
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陝西用兵無時已也
從之

寧夏總兵官郭錫副總兵傅釗右叅將馬隆左叅
將左方分兵禦虜於鹽池等處先後斬首二十級
擒二十人獲戰馬五十九追回所掠人口一十二
駝馬牛羊一千九百餘鎮守太監張開巡撫都御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史王珣以聞兵部言寧夏鎮官軍不及延緩三之
一鎮巡等官乃能協謀奮勇殺賊請並給羊酒綠
幣以勞之凡陣亡陣傷官軍及前失機誤事者并
行巡按監察御史按驗以聞都指揮王泰身先士
卒死於鋒鏑忠勇可嘉請令鎮巡等官致祭仍厚
卹其家

上是之
九月北虜小王子率衆自去冬入河套至今年四
月入境大肆虜掠時監督提督總兵諸臣方在寧
夏自五月初至閏七月奏報纔三至兵部策邊事

急請遣使覈其事。於是令錦衣衛千戶牟斌往。斌還上疏。先具列會鎮巡官訪察者。謂虜聚營花馬池。三月中時拆塙攻墩。至四月大集。自鹽池直抵韋州。固原虜掠總兵郭鈞傳到延綏副總兵吳江參將左方馬隆等。各統兵分禦之。但糧草已乏。雖各行轉運。及招商上納。至韋州等處。恐爲賊殺掠。以去。急宜設法防護之。及疏諸將出兵之期。所統軍馬之數。并密訪數事。以開一謂鹽池萌城。正當賊衝。諸將不久駐於此。有警。乃於百里馳赴。所以人馬俱困。如七月都指揮楊琳遇賊。固原黑城兵千餘人皆沒。八月初虜過鹽池。楊玉神英郭鈞傳劉吳江率衆追擊。戰復不利。京營都指揮金玉又爲所殺。鹽池驛至花馬池道路爲之不通。今雖入秦。難必其不復來。乞遣精將三四人。專駐鹽池。萌城等處。一謂諸邊倉場空虛。軍士皆採草飼馬。馬多瘦損。蓋前之所收。皆折色故也。乞自後皆收本色爲便。一謂寧夏孤懸河外。兵將皆駐靈州。常有賊過河。奔船乞增兵渡口守之。一謂賊數遣細人窺伺虛實。乞於鄉村往來處。密爲議察。一謂陝西各府運糧車於榆林。勞費不貲。民困已極。乞行有

司寬恤。免其他役。一謂傳報邊情。驛傳多以廐馬給付。遲誤機事。宜行禁治。一謂虜在邊者多。稱人貢時。宴賞薄惡。駐虜以此藉口。固不可知。然我宴夷人時。小人作契。亦誠有之。宜爲區處。一謂鹽池北邊墩牆頽敗。至揭破裙爲旗。重損軍威。貽笑虜寇。宜急爲修制。一謂都御史史琳在榆林時。有書生獻策曰。虜人腹裏宜令兵截殺。否則講老營之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其總兵所過之地。皆預撤。所司辦好酒羊鹿以待。一謂虜之人寇。先以精騎數百哨探。而後擣營。以行師。律甚肅。今秋直入平涼。如蹈無人之境。恐後日尤爲可憂。宜急計處。下兵部議。謂賊所言虜人殺掠諸事。大畧與守臣所奏相符。其言鹽池固原之敗。此則將官逗遛畏怯所致。而巡撫都御史周季麟總兵武安侯鄭英又匿不以聞。宜治諸將之罪。但邊事方急。請且令戴罪從事。監督總兵可降。敕切責之。其言驛傳誤事。請逮治。經過驛遞官吏。其言將官過索酒食。宜行巡撫等處。戒所屬勿爲科歛。供應仍行朱暉以臺恥珍。賊爲念供應。宜從檢約。且輯部下需索者。餘請皆如斌議。

上曰苗達來暉史琳已有

敕切責矣楊玉等本當重治姑使待罪自効餘如議其後御史王用紀功復以總督部下所過需索又私賣奪獲馬及冒他人斬虜功數事聞

上復下兵部議之是役也總督以資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且兵出無紀又多規避遂養成虜勢肆入蹂踐三輔震動平慶之民死者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過野紫習宿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以虛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主秋西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奏陝西西北卽是河套以延綏寧夏爲第一邊以環慶鞏固爲第二邊東南則內地也今春虜犯延綏夏犯寧夏東路直至韋州固原至秋由花馬池入固原以南平涼等處是邊城旣已不守而內地復被傷殘先所遣監督等官苗達來暉史琳皆駐榆林寧夏總兵郭鈞參將楊玉在靈州神英在韋州李俊并各鎮參將曹雄王戰馬隆在花馬池左方在鳴沙州副總兵魯麟在固原傅釗在石溝兒驛吳江在小鹽池遊擊趙鉉在山城驛其鹽池萌城照寧堡正虜出入襟喉

之地乃無兵防守蓋諸將畏怯故各爲退避如此今固原殺傷官軍動以千數虜人畜動以萬計關陝搖動而都御史周季麟節制不嚴總兵鄭英統馭無方以致債事殃民以故廷議咸請罪苗達來暉使立功自効先徵史琳還京更推堪總制者代之而未蒙

俞九琳之庸鄙貪黷衆所共知伏望俯從輿議速令代還

三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陳邊務十三事大畧欲以陝西韋州城添設一衛所一字濶修築城池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主秋西

守水泉毒其上流以敵虜人馬緩科復取回清軍匠官以聽民困改神木鎮光千戶所爲衛添兵榆林舊城外築保障內積芻糧而於樓子營增按伏之兵取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清軍役以實軍伍足馬匹以備調遣至於各城堡內則添置驢騾母令戰馬走避兵部覆奏謂言多可從而於取回內臣言尤懇切

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以聞餘從所議

五月總制尚書秦紱上邊備事宜謂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爲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

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臺城此皆建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相傳互爲應援此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剌都打刺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大牙參錯此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衡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古陝西

爲塙仍各甃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有鐵裏塙上各建營房分兵防護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第四阨也夫賊路固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遠人馬力疲況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入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爲得策今將應修處所畫圖具奏兵部覆奏請令紘計酌先後緩急以次用工若果無益徑自停止從之六月刑科給事中楊祿自陝西還奏邊方事宜一謂邊患謂固原舊有備禦參將守備等官近又添設副總兵遊擊供億甚費請令固原自爲一鎮照

廣西潯州事創總兵及太監當房固原巡撫則九月至次年二月在固原三月至八月往來陝西會城巡歷則副總兵遊擊等官不必添設而供給可省矣二實邊伍謂固原靖虜二衛軍人逃故老幼者多在伍見操者少請令雲貴兩廣湖廣四川等處逃亡軍士原籍係陝西者俱許令出首解送固原靖虜二衛補役此外復有禁軍役謹烽火恤募軍選將官軍濫役數事兵部議謂言多可行但固原自爲一鎮事體重大請令鎮巡等官議處聞奏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古陝西

七月初哈密夷人火者阿黑麻叛附土魯番尋導賊攻陷哈密兵部奏請密訪其家屬之在哈密者俟其來歸重治之至是哈密既復阿黑麻充土魯番使臣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於法兵部集廷臣議會謂阿黑麻之罪固所當治但土魯番悔過修貢如卽執其使恐過其歸順之心且聞陝巴之後阿黑麻嘗有呵護之勞陝巴嘗乞貴以酬之情有可原請諭以

朝廷寬宥之意俾改過自新從之十二月先是巡撫寧夏都御史王珣請發陝西軍

民五萬於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事一衛官軍防守別

命御史巡視都御史史琳亦請於韋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之兵一萬人常駐其地戶部員外郎徐鍵督糧寧夏亦請於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駐守仍增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副使往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奏結勘報至是結奏近於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餘頃募人屯種以漸徵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保堅城以爲家將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茲

皇明書錄

卷七十一

七

議從之仍

命益用心計處及時修築免貽後患不許虛應故事二月總制尚書秦紘奏臣自到固原凡事詢謀僉同復折衷已意臣見固原火烟蕭條城池秋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墾立爲定價賣之固原不匪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見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驛子川獅子川石峽口韋州延袤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人無城寨可棲盡爲拋荒况腹裏商民輪納貨賣寧夏野祭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

失陷欲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二百人驛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住種計頃徵銀始以十萬頃爲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往來者過警有所依避計盡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池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止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牆厚二尺高二尺牆之內外各掘溝塹深闊各三尺以爲防禦若使此塹果能阻賊塹盡之處即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冰踰越亦徒勞無益臣議築堡用五十人其堡周塹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塹寧夏延綏共三百里塹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十人修二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要害延綏并涼地雖廣而土馬精強寧夏土馬雖怯懦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土馬怯弱墩堡疎遠賊一入即至固原而入腹裏

皇明書錄

卷七十一

七

故花馬池必當增築城堡墩臺寧州豫望城等處也當增築住種屯堡今固原遼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遼北楊柳墩紅山墩遼西二百里該築十堡而寧夏徃於偏黨危言阻礙然工已垂成勢不可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令臣巡撫寧夏督軍以成此邊防爲便事下兵部覆奏紘所言切實事可責成其爲此奏但懼寧夏守臣偏執不從耳宜仍行紘督同寧夏鎮巡官公心計議如賊已渡河卽量撥軍夫修築寧夏鎮巡等官須同心協力凡一應關係事情當行總制衙門裁處者悉聽節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太僕西

上曰泰紘所陳乃備邊急務其令悉心提督修築必在處置得宜劉憲分統一方應受節制何以奏有異同其具狀以聞既而憲具疏服罪謂所治距固原道遠臣初止據都御史王珣等議作塙溝已呈總制尚書泰紘遂欲起西安夫役典事不知紘別有見故奏有異同耳

上曰憲旣引罪今後務聽總制節制同心協力以濟邊務

六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璋奏哈密忠順王陝巴受中國厚恩今據番文乃有陰啓異謀構引虜衆

侵虐隣番之意宜降敕切責諭以

敕切責諭以

朝廷恩威或止令哈密來貢使臣歸語陝巴俾改過

效順兵部議謂若降

敕切責恐夷情誦詐致損

國體但省諭使臣爲便若陝巴怙終不悛急上議處

事宜奏請裁決從之

十七年閏四月總制尚書泰紘奏臣嘗督修諸邊

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陲六千四百餘里於靖虜

金湯及打狼川諸要地益設險隘以阻寇衝又造

車船銃以備戰守謹繪圖以上靖虜衛指揮食事

陳善謀勇可用請量加陞擢委之巡視防守爲經

久之圖

命賜敕券論紘陞善署都指揮食事

十二月先是哈密忠順王陝巴旣歸自土魯番而

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爲

主者陝巴懼復單家出居苦峪甘肅守臣以哈密

頭目都督奄克字刺及寫亦虎仙爲夷人所信服

今自甘肅州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以

行傑等至哈密阿字刺等六人約夜聚兵劫傑等

僚等知之與克庵李刺寫亦虎仙謀召阿字刺等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請

敕陝巴還居哈密諭克李刺及寫亦虎仙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札等城兵部覆奏從之是役也分守肅州參將吳鉉及兵備副使李端澄之力居多云

弘治十八年正月虜三萬騎圍靈州其別騎復入自花馬池掠韋州及環縣等處陝西鎮巡請調宣府大同延綏甘涼兵助本處官軍防禦兵部議宜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快西

大延綏兵項已有

旨聽調又令參將王鈇招募延綏土兵二千截殺但應各鎮不能速赴請再移文督之若井涼遊兵止可戒嚴以備賊騎衝突本部仍移文都御史楊一清畢亨設法招諭所在舍餘土人各隨便利協力禦賊事寧放還仍行戶部預積芻糧以備供億

上曰各鎮遊奇等兵宜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芻糧會戶部計處以聞既而戶部議上得

旨邊方有警芻糧爲急頃歲屢有旨令爾等議處不能先事計慮近今奉

旨會議又曠日乃覆違慢之罪姑不究可令侍郎簡佐卽往治之

虜陷寧夏清水營焚抄糧料二千九百餘石草十二萬餘束鎮巡劾奏其事下兵部覆議宜下巡按御史俟賊情稍寧親議勦處如事下鎮巡守備等官一體參奏且賊旣得志必將復來宜行鎮巡等官於積有糧草營堡俱加意防備有警互相應援毋徒要城自守

上曰清水營堡要害之地所儲芻糧不少如何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抄邊防廢弛甚矣其令巡按御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快西

史閱實以聞

二月虜圍靈州久不克因解去散入內地四掠指揮仇鑑設伏邀其歸路總兵李祥復督諸軍馳援戰走之斬首三十二級復戰馬六十四匹追回被虜男女十一人駐馬驢騾共獲三千六百九十四事聞

命賜敕犒勵鎮守太監葛全總兵李祥巡撫都御史劉憲奏事人賞鈔一千貫

三月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固原之地東西均有虜患而東路無兵西路肩背受敵猝難東援

乞選洮河等七衛遊兵一千五百餘人委都指揮黃正統之駐清平莊以防東入之路今固原守備都指揮苗英等專守西路以控安惠隆德諸處則聲勢聯絡緩急有備兵部覆議

上從之仍

命一清斟酌計處其事體重大者具奏以請

四月虜自甜河水溝敗後起營西渡沿邊無警陝西鎮巡以聞兵部議居安不可忘危請令各鎮巡及時儲芻糧固封守凡利害所當興革期在必行如賊營已往東北則大同宣府在所當謹如西渡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主 陝西

賀蘭山後則涼州莊浪尤所當防其榆林密邇河套尚慮餘賊潛伏防範亦不可緩

命寧夏鎮巡用心飭備不許仍前怠忽臨期候事

巡撫甘肅都御史畢亨等奏哈密忠順王陝巴臣等已遣人自苦峪護送還國又諭令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輔翼之仍拘土魯番之幼子真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給徐議處置事聞兵部議今次鎮巡所處哈密事宜比之曩昔用力少而成功多宜降

敕犒諭從之其有功官員令查勘以聞

正德元年正月

命巡撫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一清言寧夏花馬池與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為虜入邊門戶近因警報議調延綏遊兵土兵至此分布防禦而無一人至若蓋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抵牾故也宜命大臣為總制無事則常往慶陽有警則往環縣草州諸處居中調度如虜來出套亟行經界花馬池一帶邊務庶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集議遂以一清薦乃有是

命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主 陝西

九月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言陝西各邊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虜人甚為環慶固原平鳳臨鞏等內郡之憂臣聞防邊莫安於守其策有四在修濬邊陲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暨飭韋州以遏外侮修邊一事財匱民勞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擒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且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小安正可有為之日謹以經理邊方事宜條

事體重大者具奏以請

上伏乞擇得一自延緩定營邊之石溝池。迄寧夏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濶窄淺墩堡稀疎以致虜賊攻攻甚易入境。一日夜直抵固原無復邊阻茲將舊牆都築高厚濶整挑溝深濶添設敵臺暖鋪小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避逃歸之路。一寧夏舊西至定邊營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牆可恃兼墩臺隔越勢難救援必照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之設然兵力單寡而與武營相去已遠有警猝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所即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曉銳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後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所司不慎糾差重繁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公差騷擾軍民忠之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理慶兵備改作整飭靈慶靈州等處兵備運西地方俱聽提調審

駐靈州練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之所兵備靡弛不任保障況近螺山慶府墳塋在焉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而慶恭王墳近被開掘深可痛處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統領屯駐韋州與羣牧千戶所官軍操備防禦既可護衛王墳又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營遠關邊防頗疎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又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溝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河西黑山相對連年屯兵阻遏過河虜騎最為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遂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與恐民不堪宜行令寧夏守臣暫且修補撥軍守贖候各工完備悉照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十二月陞綏德衛指揮同知藍海為署都指揮僉事統領延綏土民操練聽調初延綏招募之兵幾二萬參將王戰嘗選領二千聽調殺賊戰罷以署都指揮傳到領之及到卒延綏鎮巡等官欲停革勿推而散遣諸兵於各營堡聽制都御史楊一清謂此兵之設東可應援大同西可防禦寧夏延綏

守臣之欲散遣者以其徒處別鎮而無益延候故也今宜再加選補通爲三千人擇官總統領操練且薦海知兵善戰人素信服堪以委用乃有是

命

二年四月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項因建議奉

敕修築邊境挑濬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迤東石勝池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運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夫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督視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爲二班布政司支銀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主陝西

萬運貯慶陽府糧以備食用項因西安平涼一帶久旱暫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巡等官起取本鎮平涼固原一帶軍民興工修築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衛所護衛軍牧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戶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載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樣一根到彼列車爲營覆以帳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衛棧道之外地方既不設夫量徵夫價運送工所買辦蔬肉月餉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動

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選取醫生以備醫療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營止共該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與築鎗削邊牆濠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撥木已於雪山採辦共三十餘萬俱運至修邊處所牆完即令修建營房煖結其事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邊牆濠塹待前項大工就緒之後地方無事本鎮軍夫次第修理又慮蘭山後之賊知我修邊或來見擾今寧夏延綏各摘官軍數千於牆之內外築梁防護巡邏策應古帝王制馭夷虜皆以險固城池爲務今花馬池一帶邊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主陝西

備疎畧地里平漫大虜每從此拆牆添入搶掠自靈州直抵固原平涼不得耕牧生理蕭條今興工之初動勞軍民難保無怨若憚勞恤怨不趁時整理則虜狃於糧犯平慶臨鞏固原靖虜等處日遭搶掠西安鳳翔等府雖賊難猝到而徵調轉輸戶皆破蕩若邊牆完固則邊人安業而畜牧無驚內地罷輪而賠納可免每班軍民用工不過百日之勞而內地可享百年之利矣

六月楊一清奏花馬池一帶增濠墩臺已於今年二月興工修築但臣近以養病歸各鎮巡撫與謀

者又以遷去恐後人荷簡事難經久又慮成功之後不能設法防守欲責成新任各巡撫并鎮守如初擬乘時修理務期成功遇冬分兵懷守以絕虜患事下兵部言一清身任總制特建前議將爲永遠之圖今已興工其糴買口糧已費官帑銀十餘萬又取以戶役銀十六萬以至犒勞藥餌之需撥木採運之勞皆其計慮所及一旦付之新任及別用未諳世務者則人爲異同財用徒耗邊方保障之功一舉再難就緒矣臣等愚見須專以簡練大臣一人往督各鎮巡乘時修舉務期經久仍規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宋陝西

方畧部署官兵慎固封守庶垂成之功不廢而防邊之計可久會推兵部左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雍曹元以請得

旨官不必差修邊役姑寢之所餘未用錢糧令巡撫等官覈實送京

三年三月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居沙州等城先是番族互相仇殺其部下刺麻朵兒只草緯兒吉等先後叛去擾吾邊境夏引日張累論不從至是甘肅鎮巡牙寬等遣撫夷百戶董傑往諭撫之會刺麻朵兒只緯兒吉等皆死其弟姪男且卜苦

帖木奇等聽招降隨輕重以所賞布帛羊酒等物犒之不足至捐私藏以助其費又爲補修阿丹舊城廣沙州城各令居之奏至兵部以傑功可嘉陞傑二級寬係一級仍

聖書獎勵之

六月先是哈密忠順王辛無嗣土魯番酋長速壇阿力據其城等死弟速壇阿力黑麻立

朝廷令忠順王甥都督罕慎守哈密爲速壇阿力黑

麻所殺復求忠順王之裔陝巴立之速壇阿力黑

麻又拘之及與師征勦遷其貢使於遠方速壇阿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元陝西

力黑麻乃送陝巴歸哈密陝巴嗜酒拊觥衆心不服頭目阿李刺等構於速壇阿黑麻通陝巴棄城走沙州立速壇阿黑麻幼子眞帖木兒爲王

朝廷遣人往諭仍令陝巴復國阿李刺不聽都督奄

克李刺同使人誅之陝巴始歸

朝廷命送眞帖木兒回土魯番時其父已死其兄速

壇滿速兒立兄弟爭殺眞帖木兒求依都督奄克

李刺使人慮陝巴忌之取人居於甘州正德元年

陝巴子速壇拜牙即襲爵速壇滿速兒乃通和

哈密且遣使人入貢求其弟子眞帖木兒甘肅巡

撫總兵奏言謂之則彼得爲之駐復警哈密不若因其納貢來請而與之乞給真帖木兒衣服靴帽綵段及原來夷使亦量給遺還仍請

敕諭本番令其歸化從新又言土魯番求綵段三百於哈密忠順王無以應之使都督奄克李刺至甘肅番侵虐哈密欺奪王母奪其土地傷罕慎逐陝巴穆惡既久天厭之今見速壇拜牙郎既有哈密又得我

中國杆蔽聲勢漸張顧乃早辭求貢以請真帖木兒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平

漢

爲名其真帖木兒羈雷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愛之意未可即發宜移文該鎮守臣再行議處須仍要其定約敦忠信保疆域善睦鄰邦共圖永久然後降

敕開諭其真帖木兒雖被羈雷館穀豐厚始以屏弱入今以強壯出亦是

朝廷懷柔之意守臣盡先以此訊彼情款得其肯綮具實奏請其乞綵段亦合查處疏入得

旨命鎮巡審度議處務求至當奏來處分速壇滿速兒奄克李刺今該鎮官量加實勞

十二月哈密衛忠順王速壇拜牙郎等奏稱爲速壇阿力王殺奪窮困遣使請發兵討復其情不可盡信宜移文甘肅鎮巡嚴實乃發傍近倉糧給之

上以遠夷果被警殺亦當務恤命給糧五百石毋令失所

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郎請釋弘治初編管廣西夷人克伯赤等九人聽回衛甘肅守臣言克伯赤叛其本主而附土魯番引兵破哈密城池致屢大將遠征始克平定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主

快

朝廷安置嶺表已從輕貸今速壇拜牙郎年幼無知爲其下所使故有此請徇之復啓亂階兵部議從其言請

敕速壇拜牙郎及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諭以叛逆難釋之義報可

十二月虜酋亦李來部衆入套駐牧乘隙屢寇邊境總兵馬昂統領官軍與戰木瓜山等處斬獲賊首三百五十六顆生擒男女九人奪獲戰馬二百一十匹駱駝二十四隻牛羊四百一十五隻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昂與鎮守太

監劉保巡撫都御史黃珂各以捷聞得

旨保等寫

敕葬勦所遺裔捷者各陞一級賞給綬衣一襲新鈔千貫

六年七月甘肅守臣會奏土魯番連壇阿黑麻之子真帖木兒驕蓄已久宜厚其賞實轉令哈密送回以杜後患兵部會議謂真帖木兒父死兄存其去留亦不足係虜情之向背不若縱之仍

赦其兄連壇滿達兒及哈密忠順王連壇拜牙即令修政睦鄰永通職貢從之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一 捷功

聖訓

甘肅巡撫都御史張翼總兵王勛奏虜入寇都指揮張鵬傳德興戰於新河北山坡斬首一百八十六級張翼王勛復奏虜寇涼州督副總兵蘇泰遊擊將軍吳英等崇之於姚家寨斬首二百四十七級

詔以翼勛素有戰功翼陞俸一級勛賞大紅貯繡蟒龍衣一襲泰英飛魚衣一襲各

賜敕葬勦秦捷人陞賞如例有功及陣亡官軍御史勘明以聞

虜酋亦卜剌阿爾禿斯與小王子營援平衆散處

莊京境外屢入寇盜分守涼州副總兵蘇泰與戰於大河灣先後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奪獲馬匹器械提聞

詔賜敕葬勦

三月

賜哈密忠順王連壇拜牙即母脫連壇衣帽等物從其請也

七月甘肅守臣奏往者虜酋阿爾禿斯亦卜剌東寇山永西侵來川今復入山丹丹州寇掠轉甚乞發銀布及本色糧料以備軍餉戶部議覆陝西一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一 捷功

聖訓

省錢糧額給三邊軍餉此外又有年例銀十三萬項鑄巡等官數請發

內帑三年之間輸運已一百七十餘萬關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失而告乏益急不知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今歲年例銀已輸運宜令總制分給各鎮及時報買糧草與先次鹽糧相兼接濟仍移文巡撫管糧等官督催該年派徵稅糧及積欠以備邊儲從之

八月阿爾禿斯寇永昌虜酋亦卜剌因遣人至肅州求速刺討索之地居住又欲以女婚哈密都

督奄克字刺守臣厚勞之遣歸兵部言虜情巨測請令總制都御史張泰馳赴甘肅會鎮巡總兵議處從之

八年五月虜酋亦卜刺次於計來川遣使阿卜都等至肅州乞賜蟒衣錦綉復遣把巴歹等連之仍乞邊地駐牧修貢且稱與哈密都督奄克字刺和親辭多不遜都御史張翼犒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島思藏屯據事聞兵部議亦卜刺窺伏邊陲延性命乃敢陰懷誑詐非分妄求鎮巡等官畧無制禦以利羈之是納

皇明憲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清

陝西

侮也宜令總制都御史張泰等審計預防論以利

十二月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告其國忠順王連壇拜牙郎不道累為土魯番連壇滿速兒領兵使侮先年奉

敕令都督寫亦虎仙送其弟其帖木兒亦被羅夏今連壇拜牙郎欲從土魯番恐貽地方之患甘肅守臣以聞且言夾情難測已留奄克字刺暫寓肅州移文戒諭忠順王令與奄克字刺等協和行事仍備布幣賞賞訪二國有無結構情狀及寫亦虎仙

此公可議
知兵

久不回國之故兵部議履行鎮巡等假緝訪至日上報有應處事宜再請

上是之

九年四月吏部尚書楊一清言甘肅虜情最急邊備最弛為將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緩急可倚如副總兵徐謙山丹衛指揮武振最宜用之此地今謀往四川用違其才振尚閒散才而不用且戰將之與守將各有倏宜禦虜之與禦番為用亦異西寧控制西番藩屏隴右撫禦安輯全在得人張之廉勤鎮靜練事知兵足以辦此若西寧守

皇明憲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奎

陝西

備都指揮杭雄其才可充遊擊而局於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找擢調用下兵部議以謙調甘肅振

守備西寧其甘肅總兵金輔本遼東將處非其地宜暫取回京雄令還陝西都司候缺別用

詔謙輔各仍舊任振雄如議

五月土魯番據哈密
敕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量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駐甘肅禦之哈密即古伊州乃西域諸國入貢之路永樂間封元遣派脫脫為忠順王賜以金印傳至王字羅帖木兒無嗣母為守國成化間土魯番

速壇阿力王。乘其微弱。奪金印去。阿力死。守臣復
哈密城。令忠順王外孫都督罕慎攝守。尋襲王爵。
阿力子速壇阿黑麻殺之。弘治中。立忠順王孫陝
巴復爲阿黑麻所虜。乃與兵討罪。閉絕貢。阿黑
麻懼歸陝巴。陝巴嗜酒。國內不治。屬夷阿李刺誘
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侵之。陝巴出走。守臣定其亂。
乃覓真帖木兒於甘州。立陝巴子速壇拜牙郎爲
王。正德六年。

賜賞真帖木兒歸於土魯番。由是真帖木兒之兄速
壇滿達兒誘速壇拜牙郎匿之。他所復奪城印使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一 禮部

頭目火者。他只丁守其國。蓋首尾爲患者四十餘
年。而他只丁者復要求賜與。狂悖益甚。總制陝西
都御史鄧章奏其事請。

命重臣經畧。故以

命澤各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仍

敕哈密隣近赤斤蒙古等諸夷衛互相應援。併力防
守。有功之日。一體陞賞。

七月。虜酋阿爾禿斯亦卜刺等。自正德五年以
避小王子引衆至涼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臺鎮。
夷肅州聯絡住牧。時巡撫都御史張翼鎮守太監

宋彬總兵官王勛衛勇分守太監張昭不能制虜。
漸深入。攻破堡寨五十三。殺掠官軍并居民一千
二百有奇。擊奇器械糧餉亡失以數萬計。翼彬等
皆隱匿不奏。間襲取虜老弱殘病及爲小王子所
敗亡者。斷其首。冒爲首功。凡一千九百餘。其所斬
獲實不及二百。前後以捷奏者十一。次每奏輒

以功疏可
以奏

賜敕獎勵。至增翼彬。
賜助蟒衣。加彬祿米。而賊益猖獗。其肅告之。巡按御
史成文紀驗功次。因奏翼彬助賊。蔽及都指揮趙
承序。萬寧張鵬等冒濫之罪。翼等賊之會食事。張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禮部

璉亦與翼評奏。翼疑文主之。及與彬助撫奏文事。
因辯其驗功之枉。時給事中邵錫刑部郎中閔槐
錦承衛千戶周衷勘事陝西。并令按之。具得其情。
還報。

內批各官乘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前已有
旨發遣。其勿復究。蓋翼等有內援。故不俟勘報。遽皆
宥之。

必欲獲功
生吞可殺
第事

總制右都御史彭澤奏。陝西荒饑。民流徙而徵調
督運者。如故。恐開墾之息。不在邊夷。而在饑民也。
請令總制都御史鄧章賑濟平涼之東。督餉侍郎

馮清脈濟平涼之西都御史王憲駐漢中等處以安撫流民而別選才望巡撫陝西以代陳壽戶部議覆

詔璋清兼理賑濟意撫流民壽仍舊巡撫

十一月虜入花馬池掠牧放官馬五百三十二匹參將尹清追之兵出百餘里至方山與虜戰中流矢死陝西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

詔以失事情重亟令巡按御史查勘

十年正月總制陝西右都御史鄧璋奏榆林爲西北重鎮虜寇不時侵入邊牆年久傾圯清平堡大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未敘西

澗墩至中沙墩二十四里定邊營新安四墩至甘草甸二墩二十七里請及時修築以防虜騎集城南關人烟輻集宜築外城以衛居民兵部覆奏從之

閏四月總督甘肅左都御史彭澤陳言邊務十二事一甘肅各衛所軍缺宜將冬操抽丁召募馬步戶士漢舍餘選補原額一山丹永昌守備官宜屬協守副總兵鎮番守備宜屬分守涼州副總兵西寧紅城子守備宜屬莊浪左參將提調一舊例罕東赤斤等衛和市鎮守官陳兵防護然後交易且

戒諭會長治犯禁者梟哈密等衛進貢遣人伴送

至京師則有通事序班管送出境故無他慮今皆

不然請復之仍歲致罕東赤斤等衛夷酋於甘州

鎮城申明戒飭治其爭訟一扒里扒沙優泉等衛

乃虜入甘肅必經之驛請如舊撥軍防禦一自莊

浪之紅城子接甘肅垣暨傾壞故府得肆搶掠邊

人愈困請及時修之近邊可耕牧者募民協力修

築仍撥軍防守一甘肅軍伍既缺而逃徙日衆無

議察故也宜於古浪西寧河州暨甘肅經行之處

各添設巡簡司一甘肅馬缺宜開納馬例量撥兩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未敘西

准官鹽武陟西官茶各十萬引招商上納及本鎮總旗幼官免赴京試驗行都司所屬吏典一考者免送考聽缺戶部近議行承差吏農等項納銀例及本邊一應贖罪銀俱許改納馬一甘肅莊永等衛備禦官軍赴班者百無一二宜申嚴脫班之法千總等官有詐病買閒者照例發廣西差操子孫襲替亦如之一甘州左衛等官祿事者二百餘人待報踰時缺人任事宜卽發遣且甘肅極邊武職有犯宜照雲貴武職土官例笞杖者徑自逮問罪至徒者亦聽巡撫便宜懲治一甘肅一路驛遞廢

望諸夷進貢及傳報軍情往往遇阻乞將附近衝所鎮軍補署運送亡站軍之數凡口糧地土應得者查給其潛住及投充別役者俱究問發回補役附近軍餘并遠年客商願投者聽兵部覆議冬操等軍丁不必改為正軍多費糧食和市舊規可稽申明戒飭治其爭訟似非不治夷狄之道修復城堡誠防邊至計但歲凶民困宜令鎮巡等官酌處甘肅之路恐非巡司所能制遏宜令西寧兵備臨洮管糧官嚴加議察餘如澤議

詔可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中法西

改寧夏副總兵趙文千陝西以副總兵周誠代之總督都御史彭澤奏亦卜刺殘寇已離已禾川往烏思藏慮其復寇洮岷歸德河州等處宜置守將且薦文謀勇熟知地利請改駐陝西兵部議可且謂誠已充陝西副總兵若復增設似涉冗官遂調誠居寧夏

九月北虜寇隴州亦卜刺復寇洮岷

命右都督張洪充總兵官提督陝西諸路軍務領京營兵五百名以行洪以兵少請調宜府左叅將宋贊兵三千遼東千總葛蔓楊春等兵二千并選總

兵於聖兵一千以助征討又言遼東緊缺將官馬驤等三十餘人勇銳敢戰乞賞其罪令為前鋒自効下兵部詳議以洪生長遼東練習邊事宜如其請贊蔓各提兵三千并驤等俱聽洪調度陝西先調宜府余震進兵三千亦聽洪進止重兵駐近關以緩急赴援

詔太監張忠監督軍務領贊兵由北路洪領所部及驤等由南路會總制都御史劉度各路軍馬殺賊以靖地方蔓等兵不必動都給事中安金等言延寧甘陝兵可十萬素稱勇勁不必復出禁軍而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中法西

外兵又河南見雷秋班官軍萬人於彼亦足調度若徵兵如洪奏往返動以旬月又遠赴數千里外遲回道踰虜已過河矣況三屯營山海關兵馬俱以應援薊州密邇京師備亦不可輕撤得旨此事已有處分矣

十一月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為奄克字刺乞陞左都督且敘其殺死姦夷保守國土之功兵部覆請得

旨奄克字刺既堅守臣節為國藩籬准陞左都督十一年三月兵部尚書王瓊奏都御史彭澤李昆

前爲哈密城印俱以獻還火者他只丁亦取回土番及譯寫亦虎仙帖文則謂此歸金印而他只丁尚據城以要重贖又言速壇滿速兒謀欲犯邊爲所勸阻遣使入貢宜行甘肅鎮巡嚴兵防守俟原遣官通及寫亦虎仙到日譯審獻城及撫還速壇拜牙卽與否議處以聞其入貢使人加意撫勞仍嚴出入以備之報可

五月土魯番歸哈密城火者他只丁既得重賂乃去哈密以城歸我而速壇拜牙卽尚留阿速城速壇滿速兒之弟把巴歹所都御史彭澤前奏增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聖典

物以懷來之而夷變詐嗜利無厭卒不得其要領巡按御史馮時雍亦奏回夷貪狡反覆非厚惠可懷宜閉關絕其朝貢至是巡撫都御史李昆等奏速壇滿速兒言速壇拜牙卽所爲不順且文關其兄弟不可復位卽還哈密人心已失難保無變乞下廷臣議別立安定故王千奔後裔如必欲仍取速壇拜牙卽乞降

敕宣諭速壇滿速兒兄弟并他只丁仍各厚

賜綉帛其懷惠故順事下兵部集議經畧西番已踰三年而速壇拜牙卽竟無還斯宜與師絕貢不

可遂其要求損我威重但城印既歸國體具存宜從昆等言降

敕二道一切責速壇滿速兒忘背

國恩仍聽他只丁之言要求無厭仍量加

賞賜今其改過與把巴歹送速壇拜牙卽來歸所得

賞物亦量分把巴歹以示協和之意一宣諭把巴

歹母終執迷以貽後悔如審會輪誠聽命令發封

如敢狂悖不從則閉關絕之嚴爲之備

詔如議

十二年正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聖典

州遊擊將軍芮寧率衆出禦敗沒先是夷人僑居

肅州者若阿刺思罕兒夫拜烟客之屬多土番姻

黨而寫亦虎仙尤桀驁各離內屬實與速壇滿速

兒交通爲之耳目凡土番之羈連壇拜牙卽及據

城奪印以要重賄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速壇滿

速兒將殺之及求火者它只丁爲之解計賂幣千

五百定期至貴州界之且暗之人寇曰肅州可得

也滿速兒悅乃遣寫亦虎仙及其婿馬黑木入貢

以規虛實因徵其賄守臣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

兒爲火兒他只丁弟懼其爲變乃併其黨虎都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遼防

遼防

亦羈之甘州而都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火
 者他只丁遂復誘奪哈密城速壇滿速兒移去之
 分兵督據沙州糾眾入寇至土兒堪寧與參將蔣
 存禮都指揮黃榮王琮各率所部禦之寧先進至
 沙子堪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行誠等令
 不得合寧勢孤援絕遂為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
 七百人賊既敗我軍又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訖
 馬至肅州詔言乞和而陰貽阿剌思罕兒寫亦
 仙等書約舉火為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
 情執阿剌思罕兒等并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
 等防守鑑故緩之令與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初
 間寧敗城中恟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眾夷果
 欲為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以詢并
 繫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為我所
 乘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後入貢夷使宜隨
 所自羈之而巡按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及
 鎮守太監許卜宜總兵官史鑑都御史李昆兵部
 議覆得

宣宣鑄足降

敕切責存禮等俱戴罪自効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

署者往經署之

二月

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陝西等處三邊軍務鎮守寧
 夏右都督鄧永充總兵官時甘肅告急
 廷議舉文武大臣有才署者以名上遂有是
 命尋傳

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鎗兵部尚書
 王瓊奏速壇滿速兒譯以許段疋為詞語多狂悖
 請查究輕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
 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遼防

詔是之

四月甘肅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率刺等敗
 土魯番於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
 相攻遣書求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且請罷兵
 於是都御史彭澤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鄧
 永已先發令暫住甘州近地俟事寧乃還
 七月初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謀攻肅州不克多
 掠漢人以歸至是遣使請和守臣羈其使一人而
 遣同使者回諭令送哈密王回國及還所掠乃為
 轉奏既而還所掠僅六人復遣使與撒馬兒罕等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一

邊防

聖諭

西

所遣使同人貢因請釋先拘使人撒朵恰等詞甚
 囑強誇大而哈密王竟不出兵備副使陳九疇議
 仍阻回以須哈密王之出且畫還所掠乃與之和
 又謂彼兄弟分國勢不能掃境以來度所糾集不
 過二萬餘人器械甲馬又非旬日可具夷俗素乏
 倉廩必多征斂是兵未舉而先生困矣今瓜州番
 人懲前抄掠盡徙內地秋冬之交田疇已獲彼攻
 滅不克掠壁無資勢必自潰我乘其獎破之必矣
 巡撫都御史李昆不可謂哈密王不能自立逃奔
 他國比之王母陝巴被執者不同宜仍令使人回
 諭許其悔過納款盡歸我俘我亦歸其無罪之人
 因具上其事且言今所遣使及撒馬兒罕諸夷之
 使應否起送入京并所請拘留撒朵恰等應否釋
 還均乞裁處事下兵部尚書王瓊復奏土魯番先
 所遣使既以犯肅州之故拘留候訊今所遣使并
 諸夷之使亦宜暫羈肅州俟朵撒恰等獄成別議
 奏請仍令提督都御史鄧瓊察可以權守哈密之
 人及議奄克李刺應否襲爵諸事宜以聞從之
 十一月巡按陝西御史樊繼祖奏入秋以來虜犯
 蘭州渭源狄道等處大肆殺掠死者骸骨遍野即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二

邊防

聖諭

西

今自榆林寧夏兩界固原中路以至臨鞏虜所屯
 聚不下二千餘里切惟陝西當榆林寧夏甘肅三
 邊而西海一帶又有亦卜刺一種是四邊矣東西
 河朔相距遼闊不時有警凡遇調度應援必待奏
 請稍虜出沒勢若風雨往往愆期弗克有濟今虜
 深入兼值河凍未有還期又聞亦卜刺一種已漸
 徙而東恐兩地交通南北攻擾況
 變與在邊可不深慮訪之父老云往年虜犯平涼以
 有固原總制故得飛調甘肅延發兵馬會戰虜懼
 而還請暫命大臣一員授以節鉞駐於固原提督
 三邊控制諸路處置錢糧分布軍馬以安人心俟
 事寧取回庶得權宜制變之道不報
 十四年二月哈密夷人拜言土魯思等自土魯番
 逃歸頗知哈密頭目哈即哈辛交通土魯番事哈
 即等懼其漏言遂嚴加禁錮至是復逃歸肅州言
 其狀且謂速壇滿速兒遣人於牙幹成取回忠順
 王等止之仍厲兵秣馬欲報仇於沙州而火者他
 只丁牙木爾等俱爾其家於哈密甘肅守臣謂前
 日請和之情不足深信遂嚴兵以待具以事聞兵
 部議允是以遣土魯番哈密夷使於法司鞫問宜

俟獄成議處從之。

嘉靖元年正月廿州五軍大亂殺都御史許銘焚其屍總兵李隆鎮守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覆議言銘之死一則執法太過失士卒心一則總鎮官員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兇謀一旦有急乃揚言勸諭不聽使銘少其怨而已得脫免卽不與謀宜受偷生避事之罰及副總兵李義等官皆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建陽

東坡志林

敕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巡按御史驗實擬罪以聞餘賜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家屬使使衛還鄉尋陞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爲都察院僉都御史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銘死而降等揭報兵部稱銘酷吏激變軍士

朝廷尚未驗死故故部帶如此

巡撫寧夏都御史王時中條上邊備二事其一謂寧夏河東沿邊一帶近來添募橫城紅山兒毛卜剌柳楊安定五堡惟橫城安定有常戍之兵其餘

邊出過入虛弱不支請如延綏城堡例擇官添成增築營房以備三邊遊兵出哨駐劄其一謂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原額新舊鹽課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先年延寧二鎮更番召商中馬計直掣鹽公私兩便頃乃困抑商人使俱詣陝西布政司納銀候引民既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之急自今先令甘肅延綏寧夏三鎮得自領鹽課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類行該部給引掣放兵部覆議時中言大率可行但鹽課三年輪管事體未便當令環靈兵備督同原管鹽場官從公召商中馬以次分派三鎮先甘肅次延綏又次寧夏仍以西寧洮河茶場所易馬匹相兼兌用自後有那移借用及開納價銀者罪之得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建陽

東坡志林

有如議行

二年閏四月海西亦卜剌與套虜出沒甘涼等處饒道阻絕陝西撫按官陳九疇劄詳上疏言狀上命總制侍郎李鉞暫留甘肅督同鎮巡等官調集兵糧相機戰守其延寧二鎮遊奇兵馬及甘涼備禦官軍悉聽調發仍令副總兵普經并力禦寇

五月初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伏誘其子米兒馬黑麻塔米者馬黑木塔米兒馬黑麻以同逃俱下吏鞫問至是撫按上其狀

命斬於市子女沒入安置如法

時虜酋亦卜剌住牧西海數人寇甘涼山永等處先是甘肅巡撫陳九鳴奏請按三年宣城衛額等剿番事例三路遣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銀十二萬該鎮總兵徐謀奏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衛戍兵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留原衛防守而本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陝西

教總制侍郎李鉞遣歸所調遊兵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延寧二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俱集蘭州莊浪聽調併發甘肅各城主兵合爲二萬候春深分道進攻

詔下李鉞詳定以聞至是鉞言二臣所議處置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但此虜自今年正月以來糾合岷洮過河之衆直犯鎮城而莊浪境外虜賊又各占水頭住牧若專事遠畧不復內顧恐西海之賊未能遽除而先虜乘虛窺伺邀我歸路將腹背受敵矣今九噶所索糧料等銀若仰給戶部其勢

不可應卒宜將各鎮未派見存及臣原奏帶銀內量與十萬支用屬兵秣馬伺賊入犯相機剿殺若河凍之後賊仍南北住牧鎮巡官自度可以一戰破虜具以上白待報舉行兵部覆議以鉞言爲是但甘肅去京遠遼必待奏報恐失事機今兵食處分既定自宜及時出境剿殺先發後聞發糧或聽將各鎮見在者支用奏行戶部補給

上曰然用兵事宜仍令鎮巡等官審度賊勢相機善動務求萬全

三年九月回曾達壇滿速兒等二萬騎入邊圍肅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陝西

州城鎮巡告急兵部請遣陝西延寧及莊浪四路遊騎官軍各三千馳赴肅州聽都御史陳九疇節制巡按御史隨軍紀功又以諸路客兵不相統一請慎選大臣總制武官提督戶部亟發官銀二千萬給之

上悉從部議

命遣太監一人提督亟推堪任者以聞已而部推原任兵部尚書彭澤

上特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制軍務署都督僉事杭雄充總兵官提督軍務促令

速往

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土魯頻年進貢世受國恩往據哈密以叛都督繼謙侍郎張海閉關絕其貢使諸夷無所得怨其酋長連壇阿黑麻旋自悔禍哈密復爲我有又真帖木兒以追逐陝巴之故鎮巡官誘致甘州羈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久牽制舊奸二酋者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懷我之恩縱風竊所不無然未有糾衆深入困城堡追撫臣如今日者也且達賊亦卜刺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號兇黠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聖訓

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易合而來甘肅二鎮可爲寒心此乃重大邊情彼中宜不時傳報以便廟堂措置今日部御史陳九疇疏報後已四十餘日不聞音耗恐諸賊分據要害道梗不通或鎮巡等官措置乖方威信不立故觀望蒙蔽遷延不報

宜

敕兵部遣人馳諭平涼安會肅州及河西紅城子古浪諸處俱令偵探飛報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躬詣河西察訪機宜以聞尚書金獻民本兵重臣雖不當久任邊事然暫借其威望以節制諸臣鎮撫夷

虜亦計之得者兵部覆如所請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金獻民等言九月十九日總兵姜襄勒所部左副總兵趙鎮等與回賊戰於甘州鎮城西南張欽堡敗之賊從山丹遁十一月十八日西海達賊八千騎犯涼州東遂率遊擊將軍周倫等禦賊苦水墩大敗之都指揮張錦戰死所斬獲回達賊一百四十六人奪獲頭畜二千九十有餘故回被虜者一千二百一十五人

上命降

敕譯猷民及都督杭雄陞其報功人一級賞鈔幣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聖訓

餘事宜兵部看詳具奏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言罕東左衛管轄番達頭目革卜苦等正德間曾結回賊犯邊已而就撫住金塔寺地頃因回賊入寇乘機往南山肆劫南山舊住哈刺禿等亦相助爲惡今不剿除將來南山各種屬番爲患不細臣請擒革卜苦等而宣諭哈刺禿許以自新得

旨屬番事備集鎮守等官再議如交通回夷乘時犯境則剿除首惡餘黨悉從安插

四年正月西虜萬餘騎寇甘肅鎮守總兵姜襄率

師於苦水墩敗之斬首一百一十有奇。獲其酋首巡撫都御史陳九疇鎮守太監董文忠各以捷聞。詔賜敕并勳九疇及夷仍今查覈有功人員具奏。

二月尚書金獻民上言。項回夷入犯雖小有斬獲。然吾士馬所傷亦多。訪得此虜屢為邊害。或以百騎而動我千數之兵。或以一枝而牽我兩鎮之衆。分兵四掠。莫敢誰何。蓋當事平居置諸度外。及至則請濟師以聽廟謨而已。往轍昭然。可爲明戒。今用兵之事。卽難輕舉。若修軍伍實邊備。此禦虜故事循而行之。亦無難者。第因循日久。廢弛已甚。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清

天語丁寧申戒。貴往勸來。恐悅惕之人心。未易改職也。

都御史陳九疇言。項土魯番所敢犯其肅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買販。任其還往。使稔知我之虛實。啓其戒心也。先是寫亦虎仙逆謀已露。姦黨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王之賓。而鎮巡等官。怵於利害。謂回夷一左右其足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爲上客。聯轂擊邊郡驛駐。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以有今日。

邊防
可收其效
非十分明
當其見力
處即見力

爲今日計。卽不能爲武帝動京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貢。倘酒客應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固防之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疾。番夷節次貢使未歸者。無慮數百人。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則逐之。兩粵而籍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誣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土馬單弱。久矣。宜發帑銀。召募勇健。以充卒伍。購易西馬。以充騎戰。如此則颯夷失所憑藉。而腹心之疾可除。我軍足爲攻守。而侵襲之患可無虞矣。會御史盧問之。亦以爲言。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秦

聞

五月都御史陳九疇奏。土魯番回賊尚在肅州觀音山搶虜。本鎮兵馬單弱。脫免無憑。愚計必請兵援。不及事乞徵調陝西巡寧遊騎兵馬。駐紮安平涼安會等處。以備回賊。且防奎慶部議。謂虜在杏佳牧兵馬各守封疆。恐難輕調。三邊新設提督大臣。聞以外悉聽處分。不宜違制。請行提督軍務兵部。

尚書楊一清隨宜計處從之。

八月先是西海虜正德初爲小王子警殺率其餘黨假息西寧春夏逐水草往牧秋冬踏河水掠洮岷時總制楊一清請募兵剿之會一清召還議遂察後賊益衆頗爲邊患至是一清復提計三邊請得相機以便宜從事兵部上其議

上可之令一清先具制勝方畧審計以聞要在萬全毋輕起釁

十月初土魯番入寇我師敗之虜酋駐哈密以窺肅州是秋遂擁衆入分兵圍參將雲目而以大眾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柔陝西

掠南山肅州告急

詔提督尚書楊一清嚴督鎮巡官加謹防禦相機戰守

五年二月先是土魯番數遣人求貢巡撫都御史寇天敘等以奸詐反覆不足深信第恐求貢不得明春復來防禦不可不嚴於是兵部議以土魯番恃其詐力且貢且叛往歲甘肅大肆侵掠故閉關絕今計窮乞貢而番文背戾鋒張不實其所還又非彼中夫人詐設臣測請下提督鎮巡曉諭夷使如果悔過效順方許通貢如有詐則仍舊閉絕

嚴兵境上備之

上從其議

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及曩時威勇舊址並與樂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後患至是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意清防邊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工徒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柔陝西

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以爲然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曉諭各保生業毋致疑貳

先是虜酋亦卜剌等爲小王子所敗竄入西海通脇洮州屬番大爲西寧洮河之害時大臣獻議者金獻民主撫楊一清主剿兵部尚書李鉞則謂兵難遠度須先守後戰方可萬全請行新任總制王憲預處兵食便宜度虜在日中機會可乘即密約甘涼莊浪等處將官量調延緩陝西寧夏三鎮遊

奇兵馬剋期剿捕一舉收功不可因循玩寇生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重貽後患從之

四月先是巡撫陳九疇言回夷構連土魯番聚破哈密因詭辭稱并有窺肅州之志鎮巡休於利害館爲工窺以致蔓延滋多久雷不逐揣摩盛衰料度向背年復一年恐河西非中國之有無如絕其通貢而以見監奸回盡棄之法或遷發兩廣或驅雷內地庶國威遠播番黨漸携甘肅可長無事疏入下鎮巡議斷持兩端尚書楊一清以爲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士馬虛乏城堡不完內無本根藩翰之固而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寧有亦不利之賊莊浪有山後寇黨未裹應合並起而爭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臣請及今表會求和之日令鎮巡馳使奉書責諭遠境滿達兒牙木兒蘭等以爾等案獲天道背違國恩羣臣皆請發精兵登罪

致討

皇帝好生之德念爾夷地人民亦是

朝廷赤子爲惡之人固自有數大兵所至誅剿無遺聖心不忍令守臣閉關絕貢爾果悔過實心亟送出速境拜牙掣回哈密戌卒放還原據二鎮人口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庚辰西

俱加心

主謀犯邊之人執送軍門明正其罪方許照例通貢不絕爾之衣食係全爾之性命如此則彼且怵威報德惴惴不前而我來其間得以益修守備計無便此至於見在番使亦不必過爲苛切除謀叛有跡寫亦哈信等一百六十七人再加覈實行刑寫亦虎仙家丁哈刺丹兒等五十一人盡數遷發兩廣外其見監哈密夷人未办恩藍等三十人失里烏黑麻等十四人并進貢未回土魯番滿刺阿都刺等二十八人哈密拜牙答等二十二人俱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庚辰西

雷勿違待向背已定然後處分若天方撒馬兒罕二處夷人雖真僞未辨但彼以好來中國既已入之關內而又絕之其曲在我當護送還鄉仍歸其貨物尤不宜與諸夷等

上以一清之言爲然令巡撫王憲督同鎮巡及時措置兵糧修版內治前虜若果悔罪求和別行議處以聞

五月提督陝西尚書王憲奉旨議處達虜亦不刺事言亦不刺去冬據衆圍洮城今春復犯不一挫颺患無已時今套虜過河往牧宣大境外而各路士馬分布要害臣已勒所部備糧餉分遊奇兵守

歸永寧等堡因追剿之恐其急奔松潘亦責令嚴加戢備務期全勝疏下兵部議謂大軍深入履危蹈險所當顧慮且出境征虜當候冬杪春初今入夏虜地草茂馬肥又恐大雨時作山溪溢湧我軍進止尤難願

教王憲審計如虜犯洮岷或迫境上則相機進剿不然即候冬春之交大舉可也

上曰此事重大令王憲悉心計畫隨宜戢守務在萬全不可輒議出境

六月番賊二百餘騎寇甘溝寨達虜擁衆住牧洮

河時以輕騎入邊據掠鎮守都督鄭卿守備田登泰將王璣夏欽等各擁衆不戰所亡甚多提督

尚書王憲以聞上責其縱寇殃民俱令戴罪逐虜事寧之後論戮功罪以行賞罰

九月兵部議哈密衛都督札吉李剌并亮元兒哈刺灰頭目人等先因土魯番占據其地暫令寄住近邊今又乞量移內地夷情無厭請行提督鎮撫諸臣查處撫輯照舊住牧仍給養之無令失所從之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廣西

八月套虜數萬踏冰過河聲言大入提督尚書王憲督總兵鄭卿抗雄趙珠等分據要害屯兵禦之令都指揮卜雲伏兵先斷其歸路無何虜從石舊墩入卿等與戰敗之虜退走至青羊嶺雲等伏發又大敗之凡斬首三百餘級獲胡馬器械無算捷聞

上賜教獎勵

十月初哈密數萬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寨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並做屋以居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番之給與牛種間從官兵出逐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廣西

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得虜掠輒與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其酋札吉李剌合刺灰畏兀兒等以房屋地土不足居種奏請撥給兵備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暫留我邊朝廷待之已厚今我軍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輒求田土與之額內屯田則不可置之威虜遠地則不欲使人告諭諸夷貴以興復大義即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後復哈密別爲議處都御史李珏以聞事下提督尚書王憲議憲言諸夷散處寨上皆其肅守臣一時權宜今土魯番獻款求

和哈密與復可計日往而亂吉李刺等忘其故國妄有請求此未可許且夷性無厭若遂與之將來何所止極惟宜省諭如載所言斯中國之體兼權夷之機得兵部覆言憲等議是從之

十二月先是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數遣其屬牙木蘭欵關求貢願獻哈密地及所擄掠撫臣李珏等以聞兵部議虜酋乞和者數前已下提督尚書王憲因其貢使省諭之所請似不妄第其詞出牙木蘭非真乞貢之文其詐以欺我亦未可知若果誨過輸誠當歸我哈密城池及原擄甘肅人畜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珏

西

械送首惡叛臣稽首關門然後可信

上從部議命提督鎮巡官王憲等省諭回酋必其悉文無偽悔過有據方奏處請分仍嚴督各將領益修內治繕兵阨險以待之不得輕信傳言誤墮賊計吏部尚書桂萼言夷狄苟以誠歸

朝廷亦當以誠待今不乘其來而懷之則哈密之地何時可歸邊鄙之患何時可息臣謂當留質牙木蘭還譯者單騎諭速壇滿速兒責以訪哈密之德歸其金印城池之舊改過自新方許通貢

上深納其言第以夷情甚重令禮兵二部議之萼會

禮部尚書方獻夫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議言臣等宣夷情自正德時我邊臣失詔已正法典嘉靖二年以來復寇甘州至今未息燎而番酋乃遣人上書者四輩委罪前吏希求通貢雖言多抵飾亦由事發有因也宜內令嚴兵隄備而遣通事及譯官各一人宣諭彼番以通其意且遣官查看前後邊臣有無激變事情以服其心

上曰番酋累犯不悛吾欲問罪恐濫及無辜故閉關絕貢今雖累奏求通而未見悔過輸誠之實其令甘肅守臣暫羈夷使馬匹方物責驗安插禮部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珏

西

通事譯官各一人齎

敕與其人俱往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犯邊者付吏乃聽入貢如違命不悛即與師問罪其訪哈密子孫宜襲者以聞事發有因誠如卿等言仰令原遣給事中錦衣衛千數上先年功罪之實前三年虜犯邊諸臣言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乃今皆存妄奏冒功罪不可宥甘肅不止回夷可慮西海殘寇北山零賊皆伏藏為患其令王憲親詣河西經理戶部差官往開鹽引足糧餉務令隨處充足不貲軍興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太

監董文督兵禦廣兵部謂首虜速壇滿速兒牙木蘭俱斃於鎗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部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

命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番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速壇滿速兒牙木蘭

上已疑之會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票擬并問經畧便宜一清條議以上因言失事諸臣罪已前決不必追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諸侯四

上曰卿昨奏諸其肅爽情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金都御史去開墾引若干招商上納方不悞又只將三年冒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夫其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哉我

祖宗之民可回獲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被服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方可彼服且將夷情不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

懼

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已式以見在矣爲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大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烹

朕未卽曉尚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

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之事卿加恩之卽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復言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聖法用大

上乃降旨責九疇職任巡撫番虜入寇不能督兵剿殺以致攻破寨堡殺掠軍民乃妄稱曾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專征未至地方而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來京邦奇所奏情狀令差給事中速爲查勘務得功罪之實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併命所遣官覈其曾首果否存亡

上以回曾屢來求貢部中亦數與覆奏俱不言其存亡及命查勘諸臣功罪乃欲請究曾首存亡之實掩護推延之弊顯然可見責令對狀時中自劾請

罪。

上乃宥之。歸罪司官。各奪俸兩月。已一清。復言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比年入貢之使。尚在國門。侵掠之兵。已至嘉峪。豈信義之所能結。文告之所能致哉。
通事譯字官在

王朝官職。雖微。然使於外境。則國體甚重。往返萬里。出入沙漠。事變所不能無。恐非所以全中國之體也。

上曰。卿言良是。

天子之使。遠涉番境。此失尊天之體。在京通事驛字。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李漢西

可勿違第以

敕書屬甘肅鎮巡官。令追撫夷官。往諭爲當耳。使虜酋果能悔過輸誠。

朕當曲赦其罪。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一目次

奏議

紀陝西五邊事實

日終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二

史官 陳仁

邊防

陝西

是公大老
歷事而偉
吳侯失口
從食青木
丁丁十子
以者漢之
無無汗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一

陝西

嘉靖七年正月大學士楊一清言臣出入中外幾
 四十年而在陝最久竊見甘肅一鎮自蘭州度河
 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于南北一線之
 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雜處寇冠無時自
 管號為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剌阿爾
 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
 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雖
 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
 亦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叩關犯我
 肅州因我甘州鎮城矣今仰未能奉辭討則先
 事預防之慮胡可且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兵食
 為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憊職守之具徒
 支目前若不於逃亡者設法勾補凡存者加意撫
 卹脫有邊警何以待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
 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卽耀所在之粟入在所

無從籴入以故穀價騰踊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術所軍餘今市買納官責限督併眾日歟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儲不過權買召商二今羅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之法立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召商雜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眾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與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誠探本之策而其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

重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平賊西

正軍克伍餘丁撥屯側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備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控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側也今各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于屯宜令將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解者俱選

解徒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眾者二人與俱請邊以補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為倡至則有田業以為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陞右開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脩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貧

重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平賊西

一發犁鐮各一具種子伍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假種子以備春作更給至于屯地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子官豪者論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虜警為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旬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為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上虜入寇亦有時堪敵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殲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剋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者賞之五年以上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

此章之
文義而
官民立
助成事
員以力

催納爲名而無實心經理之方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二月工科給事中陸繁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爲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牆低薄壕塹淺狹虜衆深入往往緣此正德初年令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灣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牆增築高厚事已就緒會本官去任僅築四十里而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之功難成易敗然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二

邊防

四陝西

前項所築邊牆四十里計今且二十餘年屹立如故則斯言謬妄可知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主能極堅固自堪耐久須如當時原議築牆浚壕高廣深濶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燧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便瞭望守邊固圉之計莫先于此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泥而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寔二也邊境方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牆成

乞

勅陝西提督大臣會同彼處巡撫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濟其經費不足則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佐之選委賢能專董其事春夏興工秋冬輟役期一二年間奏績則邊防久固矣疏下兵部覆稱前項工程本部節因守臣之請履行總制大臣會官勸議今且四年猶未奏報宜趣令總制尚書王憲速議以聞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二

邊防

五陝西

上曰故事既邊防有益可卽查先年諸臣論奏及議處事宜詳具奏聞不必仍襲虛文勸議于是兵部備查一清初議及節年都御史邊憲王時中王珣張潤周等議或請逐歲脩舉或請先固要害或請徵夫役或請發帑銀大略意指相近擬仍勅王憲會同各守臣相度時勢脩舉上從部議命推文武大臣誠心憂國者各一員如一清初議至往經略興工戶部速發帑佐之勿靳費三月楊一清言近言官建議脩寧夏花馬池至靈

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道沮止自後屢議脩築竟不果行跡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

聖明允行又

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入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蹏遲之心才克而重其事權使藉可爲之勢令督同旗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指備違議套內無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塹高深廣濶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本朝

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于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既成則以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脩補

上深納其言會廷臣俱推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可任上卽用廷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延綏寧夏邊防修理牆塹仍諭廷相以一清所奏會

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效

六月番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內附牙木蘭故曲先衛人初爲土魯番所境比長駮健遠壇滿達兒信用之屢爲西邊患至是爲滿達兒所疑懼誅帖木哥土巴俱沙州番族土魯番爲屬之敵徵其婦女牛馬不勝侵暴故三夷率其族帳男婦數千人叩關求附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議于肅州迤北境外咸虜舊城及天倉墩毛目城等地設處其衆暫給月糧一斗量資牛種令隨地耕牧待西事寧日各歸本土作我藩衛提督尚書王憲因言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本朝

牙木蘭爲番夷腹心而土巴等被驅爲羽翼今內自猜忌墾族來歸中國之利也義不可拒且安插之地視先年益遠而防亦嚴撥給之糧循舊例量減而費亦省臣以遣人分諜瓜沙州察虜衆歸附所跡及諭令貢市還國諸夷車速壇滿達兒真正悔罪番文如

勅旨至日會新任提學王瓊審議具奏兵部議覆亦請下環善度得

旨夷情重入其令尚書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

其薦都御史唐澤等言牙木蘭先受番酋之命而臨關求貢今避番酋之害而入關投降事勢既殊機權當審前降宜論

勅書若遽遣齎以行恐致衰威取侮若但請留以待

又恐坐失事機今欲暫留

勅書遣還原來夷人今其宣播

朝廷因彼求貢降

勅曉諭之思話有無逼迫求降之故論以掣回哈密

戍守械送教誘犯邊者及還掠去人口取具印信

番文驗誠悔罪方許通貢事下兵部議以澤言爲

然

上命提督尚書王瓊查照前旨譯寫帖文備載

朝廷恩威及所議事理選擇原來親信頭目夷人

回省諭速壇滿達兒果有悔過實心另具真正番

文遣人齎遞提督鎮巡等官議處具奏前

勅繳還既而西番頭目忒木克等率與牙木蘭俱來

詔通行尚書王瓊議處

七月提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瓊言往年撤馬

兒罕天方圖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人貢

未及廷獻而土魯番旋來寇邊故都御史陳九疇

議將土魯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虜心未悛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宜諭番酋令改過自新用示柔遠之德兵部覆議從之

王瓊疏言虜賊久駐偏頭關外又套虜萬餘騎從

賀蘭山後踏水過河駐莊浪探之俱不得其故近

緣走回軍人王毛娃子稱小王子欲驅套虜東渡

擊黃毛達子而套虜不即去又調取海西達子而

海西不肯從乃知前賊駐偏頭莊浪之故夫套虜

渡河東擊其勢又犯宣大或又轉回賀蘭山後與

見在莊浪山後達子會合擊西海海虜奔入哈

塞喇世津錄 卷七十三

夷即其肅三面受敵請令總兵鄧永彭模聚兵備

宣大而親督總兵姜襄等相視要害如曰罕口陽

和等處聚集精兵以待截殺不必似常分布校伏

以致分兵勢弱且其肅士馬俱困加添糧銀養其

銳氣買補馬匹給付騎征俱請便宜行事兵部覆

議如瓊言

詔從之

初番夷帖木哥等既降其部下虎都都土古爾者

等勢孤亦相繼來附其肅鎮巡官以聞兵部議行

總制尚書審覆無詐即同牙木蘭等一體安插土

古爾者等若願仍回沙州者聽。

詔如議。

十月時虜寇莊浪總督王璉分部諸將於要害處擊之前後斬首十數級所獲戰馬夾器甚衆未幾虜復從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張文明解賞軍銀布至猝與之遇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論死璉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出沒靡定追之則至望遠避稍閑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險巖倉卒聞警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十 陝西

方聞虜報卽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况奮勇先登摧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遂以深文律之功罪之際曷繇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陣亡之家旌張文明死事之節庶恩施溥而邊人勸矣得

旨獲功人員令璉犒賞陣亡官軍厚恤之仍令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實奏聞其有隱匿失事情弊指實奏究袁英所犯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明給銀十兩爲營葬之資

十一月王璉等言土魯番連壇滿連兒獻還哈密

傳道百加
北軍心續
力元其極學

城池及諸所刼掠人馬器械累遣使求貢頃奉

旨索有番文臣譯審其情似出悔悟伏冀

聖度含弘不責小夷之罪許令照舊通貢兵部覆如

璉議。

上曰夷酋世濟凶惡始議閉絕貢法所宜然遇者

乞貢再三

朝廷以遠夷不足深較令鎮巡官察果悔悟實心責

取真正番文具奏今既譯審無訛准放入關分爲

兩運運官伴送來京每運毋得過五六十人餘下

人口存留在彼聽候仍定往來期限不許在途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十 陝西

延驛擾璉仍會鎮巡等官嚴督所屬脩飭邊備整

理兵糧加謹防禦未盡事宜悉聽計處或事有變

更勢有望擬宜具實以聞

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軌疏言自土魯番攻陷哈

密以來經略未見底定議者或言紀貢或言通貢

聖諭曰必有悔罪真正番文然後貢使可通此因通

貢之機而廣遷善之路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

番求貢尚書王璉譯進番文俱小醜之語無印信

足徵則悔罪之心未出於實輒許通貢恐成心益

驕後難駕而邊患愈滋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

雖云獻還然無番文何以興復或者疑有素置不問之義夫土魯番圖我哈密久矣我素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援甘肅而邊患益滋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而土魯番書曰不知彼去向豈誠不知耶安知彼去向豈誠不知耶安知彼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彼擁重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主懷西

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也天之所廢人孰能興之今于諸夷求其雄傑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敵諸夷脩我貢賦力能自立即因立之矣必求哈密之後乃立也多見其固也或曰忍棄哈密非得已也今甘肅銀一錢易粟三升軍士救死不暇甘肅且危矣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也昔我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主懷西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至天順成化間粟石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繇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

陛下試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何以興復牙木蘭來降或誠或偽何

以料理再

勅戶部甘肅邊糧屢告缺乏若何爲一時賑救之策

若何爲經久饒裕之策詳盡上聞耶哉

聖斷臣愚且見內安外攘萬世永賴矣流入

上曰覽輶所言知留心邊務牙木蘭納居內地姦謀

叵測兵部一一參詳籌畫究極利害務計出萬全

具奏定奪邊儲屯種戶部看議以聞

十二月初土魯番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

犯肅州至老鶴窩堡時撤馬兒罕夷人以入貢留

堡中虜從堡下呼諾夷與語問以通貢市遊擊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十一

軍彭濟急引兵迎戰斬首數級虜言欲問信通和

薄不聽虜兵進擊破之虜退走赤斤使人持書文

至言乞許入貢還羈留之使因委罪瓦剌詞多諱

謾提督尚書王瓊以聞因言番夷行且懼悔宜原

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令通貢如故以罷兵

息民并上彭濟及兵備副使趙藏功狀時詹事霍

縉議以土魯番事勢可虞事竝下兵部至是覆言

土魯番自通貢以來漸置好回內地欲取肅州事

覺乃絕則多縱反間傾我撫臣然終不敢入寇今

詔許入貢使方入關而虜兵已至義危甘肅此閉關

臣不足言

通貢利害較然今提督等官既言虜薄我城壁縛

我軍士聲言大舉恐喝中國變詐如是而又言虜

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以息邊陲而後抵牾且輶輶

以虜無印信番文爲疑臣謂雖有印信亦不足據

第不使重其術中以疑忠臣施我邊備則可矣牙

木蘭我屬番爲虜去爲之用事今束身來歸事

爲反正宜卽撫而有之以招彼携貳益我藩籬至

興復哈密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也大哈密三

立三絕其主已爲虜用其民散亡殆盡借使更立

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彼難保爲不侵不叛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十二

臣且哈密之復其力豈能邀截北虜使不遇河入

套也哉故臣以爲立之無益遂令土魯番挾以爲

奸利耳臣願

賜王瓊聖書令會同甘肅鎮巡等召諭夷使責以大

義曉以利害自今許入關通貢者多無過十五人

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諭連壇滿速問以入寇

狀借曰不知則令械送虎力納咱兒或爭出瓦剌

百人以贖罪否則羈其貢使發兵征剿庶威信並

行彼知欽戰更

勅王瓊務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宋 陳西峯

除瓜沙屬番及哈密遺民長元兒哈刺灰等俱不得遣其他力能服衆及能滅土魯番者或請給印封爵使主哈密聽環等熟計然臣竊料土魯番首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于我中國耳今皆誅灰而牙木蘭已來歸勢亦漸弱哈密距關千五百里所過罕東赤斤諸衛皆已款塞彼遠涉千里而供饋無資人過流沙水無所得視前入寇爲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馳騁近邊往者我以爲援今從彼爲寇此甚可憂也今宜

量授牙木蘭一官賞同降以懷來者上深然之命王瓊熟計邊務不得輕信易言以貽後

患仍察牙木蘭情偽謹處以聞

八年正月奎房萬餘騎駐柳楊堡石臼諸處寧夏戒嚴巡撫都御史翟鵬以聞

上命兵部移文總制王瓊行各鎮巡官協心防禦互相應援不得自分彼此致悞事機

王瓊等言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等故我

朝罕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甘肅藩籬者也後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窮歸我勢不可絕今

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寧城仍簡精銳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隨我軍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宋 陳西峯

操練令都督曰羔刺統之既可羈縻夷衆亦可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稱降而妻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遠東爲宜

上曰然諾未盡事宜總制鎮巡官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偽難測其徙置湖廣地方以防他變候番情歸順哈密與復再行議處

二月兵部奉

旨會廷臣議總督三邊尚書王瓊所奏處置哈密事宜言哈密七衛控制夷虜實西北一藩籬比因土

魯齊侵擾避難內奔

國家既權宜收恤，令得隨地以居，但肅州孤懸一隅，羣夷環遶，終非長策。其住久者，且不輕議。惟罕東左衛帖木哥土巴等新附未久，野心難測，宜伺察動靜，以備不虞。仍諷諭諸酋，有願還故土者，聽其原係都督以下等官，除叛逆子孫，生兒馬黑木外，俱准奏承襲，免其赴京。

詔如議行

三月初，虜賊擁衆數萬入河套，乘冰渡河，犯罕夏。總兵官杭雄迎敵，爲虜所敗，亡失甚多。守臣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大興西

時雄已爲總制王瓊所劾，回衛致仕。

上以該鎮失事重大，守臣所奏尚有隱匿，令韋雄任

下巡按御史勘實以聞。

都御史劉天和言：肅州原設堡寨稀薄，虜易攻剽，以致屯田日就荒廢。今查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括之可得四千五百，其中多矯健善戰者。請於近邊密築墩臺，增其垣堦樓堞，使居其中，平時耕牧，遇警保塞，庶幾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則賊至無所掠，而屯種得以漸廣。卽甘涼山水莊浪等處皆可。行也。兵部覆請下甘肅守臣議從之。

四月，王瓊上言：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藻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身親履歷，見真而議當，可

謂國是矣。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日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大興西

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克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況哈密客地界羣虎之中，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番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

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莫危於賊莫安於守忠
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王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
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宜諭酋長
開彼効順之路而嚴加壓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
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乏糴之
急募民廣屯塞下以濟足食之源俟我無不備之
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爲俟瓦剌屯若
峪城瓜沙輿哈密祿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
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反覆看詳澤等之議知
其明習時務深加歎服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辛酉

勅兵部早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
言唐澤原秦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
預圖用兵馭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
持循而世守也第令甘肅鈐巡諸臣量度事勢從
宜行之

詔曰可

六月

詔湖廣巡撫處給安插土魯番苗牙木蘭等房屋口
糧有差仍

命牙木蘭果願輸忠進獻書文官司即與轉送從總

制尚書王瓊奏也

十月王瓊議稱小鹽池離邊稍遠雲州又當要害
宜將小鹽池參將移駐雲州其雲州守備當裁革
與武營歸併於花馬池參將廣武營歸併於中衛
參將各就近管轄其與武廣武二營協同分守
當裁革兵部覆奏從之

先是套虜踏河冰從瓦窩墩南口入寇李夏諭賀
蘭山衆可六七千騎謀者誤報三百餘騎總兵杭
雄副總兵趙鎮遊擊將軍李勣都指揮吳雲等率
騎兵三千出平羌堡與虜遇虜盡伏其精銳而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辛酉

老弱接戰佯走我軍逐之前鋒已陷伏中雄等望
見塵起謂且得虜馳前遇伏大敗虜者九十二人
傷者七十八人亡馬七百餘匹器械甚衆雄等匿
其敗狀又滅所已失之數至是給事中李仁往勘
具得其狀因論巡撫都御史翟鵬鎮守太監張鎮
罪宜併治得

宣雄等巡按御史逮問鵬奪俸兩月鎮特宥之仁又
併勘僉事張崇德擅伐賀蘭山水科罰民財繕造
公廨及濫刑笞戍軍議事俱實得

旨革崇德職爲民以翟鵬曾薦崇德奪俸二月

九年正月，初，其肅鎮巡等官唐澤等言：土魯番屢年犯邊，益恃天刺爲外援。今因議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達結天刺，以離土魯番之交。總制尚書王瓊言：無故齎賞，僥倖不可必成之功。自起釁端，兵部覆議，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生事啓釁爲慮，尤得中國正大之體。土魯番不來犯邊，許其照舊通貢。若再從犯，卽紀其貢，使天刺叩關納款，量行犒賞。如其不來，不必遣使，庶夷情自服，國體自尊。從之。

二月，兵部以西番不特叛爾些藏等糾集諸番，深入爲寇，一歲中報數十至，乃上言：西番入我

朝百餘年，來貢獻不絕。今一旦叛逆，大爲邊釁。宜令總制尚書王瓊督同鎮守以下，推跡事變所起，斟酌撫之策。又言：往者有通商互市之令，爲茶與大黃諸物，皆盛產中國，而在彼卽以爲命也。今禁網疎濶，奸商私市，彼皆取足買鹽，而不煩仰給于官。加以平時處置失宜，故乘邊備久弛之日，逞忿而起。此有司之過也。且聞西番爲北虜亦不刺所侵，苦因以役屬，竊計洮岷之間，不但結于番，又且攬于胡矣。有如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其後？

乎請悉委王瓊令，亟圖制御長策，許其便宜從事從之。

四月，王瓊言：總制之任，原擬駐劄固原居中調。然竟無益於事。今黃河凍開，虜賊未盡出，套欲親詣扼塞，督調兵馬，必須預處糧草，充足而後可行。若責委延綏，各自防守，又恐將官推委，不能協同。乞下多官議，如謂今年套虜勢緩，不必動調大兵，責委各鎮自爲防禦，則總制官不如革罷。如用臣總制，必照上年徵調大兵，親詣花馬池，撫邊防禦。仍差戶部堂上官一名，總督軍餉多，齎銀課務足。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兵馬

兵馬三萬七千八百之用。事須歸一無容兩可。

詔下兵部議。謂瓊去年調兵防邊，虜畏之不敢近塞。全陝以寧。今瓊因地方災傷，恐糧餉難繼，故有此奏。請行瓊酌量賊情，仍照上年例，親詣防守，徵調事宜聽從。區畫不從中制。其督餉官戶部查議以聞。從之。

五月，陝西道御史郭登庸言：榆林各衛所官占種屯田，私役軍卒，扣減廩糧，大爲姦利，而納級武官爲尤甚。故軍士一遭凶年，或者枕藉，請重貪官之罰，罷入粟之例，則宿害可革，災變可弭。

上深然之命通行各撫按官務諭禁革

六月先是陝西洮岷等處苗夷若籠板爾等族屢擁聚入犯總制尚書王瓊會集兵東諭以禍福諸番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卿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焚其巢穴刺卿等族震懼番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擒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

上降

勅褒獎併鎮巡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

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東入貢北捍僉答經歲無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遼防

肅西

鋒營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忍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為奏留于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為言土魯番吞哈密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管諸臣持文墨者未効安輯之績仗節鉞者未伸捷伐之威是啓戎心釀成邊禍幸

皇上特起王瓊而委任之瓊奉

命驅馳殫厥心力息兵固圉克壯其猷于是久稽夷衆還歸本土新來夷使請准入貢其有潛入肆掠者又奮威武以芟刈之草木蘭房之心養則徒置

內地帖木哥土巴虜之承承則屬摩近邊矣其高寓關廟屬番以恤其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備曲防悉當其可

七月王瓊言涼州衛軍三百人番守休洮州者宜存之本衛而裁革洮岷參將所退臨洮衛軍補之為是固原等處遊擊將軍欲還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等衛軍三千克遊兵常住慶陽但河州臨洮秦州去慶陽千餘里及涼與西安道里遠近不一遇警徵發每至遲悞宜止於西安左等三衛選兀之而遊擊即駐西安為便其鎮守陝西都督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遼防

肅西

駐劄固原增官軍三千人自西安三衛固原衛二千餘人外別選安會二縣臨洮府華昌衛鳳翔千戶所及鞏昌平涼二府土達民壯并召募舍餘以足其數為當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不同今乃與正奇兵一繫調遣以致困累宜以原選三衛正兵發克遊兵原選平涼衛遊兵發克正兵其各府土兵民壯令歸本所操種其召募者亦宜放歸原籍至若遊擊退回慶陽河州二衛遊兵如舊歸還慶陽河州各守備官部署其退回臨洮及巴華參將退回鞏昌各衛官軍則收入鎮守都督聽用若

恭將所退回河州衛兵四百五十名則發戍沙井驛苦水澤各二人其餘還之本衛如此則守土者各有正兵防禦征戰者亦有應兵調集兩利之策也從之

九月王瓊奏言寧夏墩臺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一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縣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南寧夏地界拆牆入境騎以四五萬計飛塵數千里略無畏忌向後北虜或畏大王子勢眾移營西入莊浪住牧與西海達子連和東西倭犯不惟寧夏孤懸河北難守而甘肅地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宋 陝西

方又斷我右臂矣此今日西北第一大事乞早議處毋使臨事有悞

詔下兵部於是尚書李承勛覆奏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為抵後枕賀蘭之險自鎮遠關以至火沙溝舊有臺堡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句奴右臂者此也數十年來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脩邊為諱遂致墩臺廢棄耳目閉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遠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北鎮遠為虜通行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夏鎮必預脩舊邊瓊所謂西北

如此書說
如此本兵
實宗社之
得重慶者

第一大事誠不易之論也請發官銀十萬於寧夏責令鎮巡守備諸臣乘時脩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

旨如議行

十一月巡按陝西御史范安奏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不剌解警結親往來外邊殊非中國之利宜行總制尚書王瓊脩治墩臺寨堡多方設備督糧都御史趙載措置軍餉及奏將芮綱不行捍禦守備指揮彭康隱匿邊情之罪兵部覆奏言脩邊事宜如擬芮綱新任宜留用以責後効彭康候勘定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宋 陝西

奏

詔如議

十二月王瓊言固靖環蘭東西相去一千二百里止以一參將分守且與鎮守都督同居一城防禦未便又蘭州見在脩邊而礦徒未絕請以固原參將移守蘭靖地方仍聽鎮巡官節制蘭州所設守備當為裁革固原總兵不宜下侵細事當如舊復設守備為便又言平虜城北威鎮堡伍岔溝與沙湖黃河相連舊有溝渠年久湮塞自伍岔溝西南至賀蘭山大水口并平虜城外溝壑俱宜挑挖深

開築堤壘高丈許臨山墩西有沙石處宜脩砌石墻下置暗門并東路伍岔渠墩亦置暗門以通哨探沿溝每三里蓋房一座爲巡軍棲止之所再於沿溝尖塔兒墩并新興墩各築一堡及將鎮朔堡展築寬大查勘近山鎮北渠壘無田缺水處屯軍量移耕牧公私兩便其西南賀蘭山通賊路口舊有闕牆仍加脩築以防零賊竊入其鎮城西南太沙溝等處邊牆宜築一城堡撥軍拒守務使賊騎不得越軌永爲保障兵部覆如瓊議得

旨允行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二 邊防

未獲西

十年四月巡按陝西御史方達宜條陳邊務一條壘壘以便固考蘭州至甘涼俱依山爲險無牆壘不可防禦住者總兵劉文脩築花馬池而虜不敢窺宜按其故事增脩壘壘分布官軍居高臨下以禦之一保屬番以固藩籬黃河西北舊有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皆西番之人受我

朝封建以爲藩籬近爲西海虜所侵恐勢孤不能自存則我之藩籬撤矣乞
勅邊臣督率諸番各令脩築壘堡以自衛有警出軍救之疏下兵部覆言曲先阿端等衛

國初授官給印固我藩籬也自海賊亦不刺殺其地日肆凌鑠爲我內患故守臣因屬番之請率衆築堡以禦衛之越海賊日繁我兵不能禦恐此番因而生心窺瞰強弱我反爲彼所用則豈惟河西之憂臨鞏關中亦無高枕之期初守臣苟且避事養成大患失今不圖後憂必深宜令鎮巡官計之他議皆可行報可

閏六月王瓊奏計度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二 邊防

未獲西

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從事補塞必使岸壘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兵部覆上請行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

十一月先是寧夏鎮撫臣歲調陝西漢中衛寧羌衛官軍一千七百餘集寧夏小鹽池操備邊境苦寒軍士難之每行多道亡及病歿十不得二三至於巡撫寧夏都御史胡東臬言軍士苦於遠戍

每調遣如赴水火。既非人情。又何功於備禦。自今精勿調。歲徵應調者各銀三兩。輸之鹽池。將領爲脩邊之費。庶幾軍無失所。而亦不廢邊防。下兵部議以爲可從之。

十一年正月。虜酋卜兒孩者。本北虜小王子部落也。以內亂奔據西海。久爲甘肅患。又時侵掠。亦郎骨上魯番諸夷苦之。正是因屬夾帖木哥等納款求通貢市。且欲與帖木哥結親。永爲和好。鎮巡官以狀聞。兵部議。虜酋內附。誠不可拒。但其謀多詐。且未有信。使往來恐爲所結。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辛酉

上是之命。總制尚書唐龍及鎮巡官各遣人偵探虜情的確。議處具奏。

三月先是北虜自延綏求通貢市。事下兵部議。兵部言。小王子通貢。雖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但其情多詐。難以輕信。宜命總制鎮巡官察其情偽。無何虜以不得請爲憾。遂擁衆十餘萬入寇。

上怒其驚駭。命兵部亟議征剿。五月吏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直以精兵扼之。後德陰隱調固原。把六三千足矣。而當事過計。乃至調經管宣大寧固兵一萬八千赴之。

供億浩繁。日計費六千金。內地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及召募兵。專責本鎮兵據險防守。

先是。小王部落卜兒孩因內變。逃據西海。爲莊寧邊患。且二十年已懼。小王子曾已請納款於我朝廷。下守臣勘賊方略。無何虜酋吉囊等擁十餘萬衆屯套內。窺犯延綏花馬池。以入涼固。屬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四五萬騎。亂河西濟。襲卜兒孩大破之。至是總制尚書唐龍及甘肅鎮巡官以狀上。且言卜兒孩既衰敗。遠遁西海。獲寧納款事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壬戌

必再議。惟一意審固謀略。加意堤備。仍諭屬番帖木哥。彼或以窮來歸。卽設計擒獻。重加賞資。兵部覆如龍議。報可。

以肅州衛鉢和寺境外閒地十六頃有奇。給寄住哈寄都督叱吉字刺等部落耕種。從總制唐龍議也。

十一月總制兵部尚書唐龍奏。虜寇寧夏。先事設備。諸將禦之。皆有功。計固原總兵劉文斬首百二十七級。延綏總兵王放斬首一百八十五級。把總劉致中等亦斬首二十級。兵部尚書王憲以捷報

殊常請遣科臣一人勘賈以行大畧

上從之命吏科給事中戚賢往與巡按御史勘賈以聞

十五年正月虜龍言先年虜酋占囊等擁衆十萬突犯榆林臣調兵分部禦之虜屢遭挫衄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蹂躪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袋破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故經今歲餘虜警稍息邊人云虜學餘衆西掠四川松潘等處恐得利而歸勢將復熾況屬番帖木哥草謀等或爲積威所制與之遙合勾引套虜住牧則酒泉張掖之間未可安枕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主

陝西

五月虜酋吉囊青台吉等自去歲秋冬率十餘萬騎屯黃河東岸至是移駐大同近邊

詔調延綏遊兵一枝分戍西路仍飭各邊撫鎮諸臣整兵防備審度事勢緩急互相策應

六月總制陝西侍郎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要道其中故有堡寨率多頽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併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一人爲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一傳卽收飲人言

各自爲守大虜入境有能控險切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因以與之地方在軍衛牧所者責成將領兵備苑馬及衛所監苑之長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縣之長巡撫都御史歲一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諸臣皆以輕重受賞若堡寨不堅殘掠過當諸臣皆以輕重受罰庶邊政可以漸飭

詔下所司一一舉行不得虛應故事

八月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自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前代名將以車取勝者甚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主

陝西

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隻輪大車車用二十人推挽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

李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相爲損益其上置鏡砲鎗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狡倪之像兩旁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乘用一人執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布車一

里之中用車十輛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為陣而獲
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
以短兵接之敵走則以騎士出追夜則用箭房騎
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
後則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此法若行可擬列邊
境以遏虜之入可據扼險要以要虜之歸路較之
怯懦將士過虜下營挑壕釘地者萬萬不侔矣一
陝西會城貯有神臂強弓相傳已百餘年但其矢
不存臣嘗以私見製為弩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
準漢取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傳以射虎箭藥人
馬中之無不立斃又治八鋒處令虜不得反射蓋
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是亦中
國之長技也一寧夏邊境三百餘里前尚書楊一
清王瓊唐龍相繼築之但其中典武士一帶七十
餘里脩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寧邊寧塞二營之
間大虜所繇入者也尚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八墩
至寧夏墩十七里創築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
自寧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脩舊牆以衛舊安
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剋
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

也總之三役並興費不過二十餘萬然臣猶未敢
任也請先其費少而要者在延緩則乾溝乾潤之
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寧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
千在寧夏則興武營邊境七十里之工以三萬三
千共七萬餘金而足其費不多而將來之益則甚
大矣一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至虜
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
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
故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於堡中常以兵百
人令一較將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
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及其旁右溝有
鹽池即令堡軍采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勢
自不能深入矣兵部覆奏從之
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
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王輔卒八
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戮
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四
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都督僉事姜典等以涼州
兵馳至莊浪與虜遇於分水嶺再戰再勝遂至平
嶺虜騎大集真伏兵岔口伴北走以誘之虜追奪

陷伏中我兵四起大敗之斬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酋首族黨一捷聞兵部第諸臣功狀上甚嘉悅陞總制侍郎劉天和左都御史

十二月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趙載條陳邊事一言套虜吉囊屢犯邊境有竝吞小王子之心乞勅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略一言土魯番素附瓦剌爲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宜預

勅鎮巡官如遇反刺歸附卽行賞賚撫綏務得歡心則可生制土番使不敢叛一言土魯番屢服屢叛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奏陳 西

而我撫之太厚信之太深宜考前例犯順之日卽戮其使人姦黠者其餘遷之兩廣閉關絕貢彼內有所牽外有所畏不敢輕犯一言諸族羌人皆我屬番有原授官職貧不能贖者有原無官職而爲族屬畏服者量授一官貧不能赴京者許換勅襲職使傾心向化爲我藩籬一言甘涼等衛食寡兵弱宜申明清軍禁例以清勾多寡考覈黜陟有司不得因循廢事一言清嚴邊功勳經數歲雖有陞賞無以激勵人心宜限一年內覈明具奏一言凡遇賊敢戰豈能盡無損傷勅官拘泥律例輕坐誅

戍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且條例前後克軍降縱之科往往犯同罪異宜申明定明例以敢戰爲功不戰爲罪凡殺虜若干以上克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勸官易于遵守一言涼州西北三岔起至茨湖墩邊壕坍塌三十餘里宜行脩葺鎮番臨河墩起至永昌城百餘里原無壕牆宜行創築使有險可恃

閏十二月是秋虜入延綏黑河墩葺蔡川等處官兵四戰皆敗之斬首百餘級冬入寧夏打殫等口又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虜狼狽遁去捷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奏陳 西

上大悅命兵部議賞格

劉天和奏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紱脩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馬白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等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脩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撤之險又占水

共可互制
也何守能
守其步

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等言

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千俊倡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惠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旣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爲國深長慮也兵部議疆界不可輕棄堡軍未易移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庚辰西

所奏

上曰移築邊牆往者總撫大臣屢嘗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效天和何以蹈襲故轍無事生擾姑質不問傑擅興妄議棄捐舊邊奪俸半年

十七年四月番人賞卜爾加等苦回表賊殺因携衆投附住牧高臺白城山至是其部落越境竊馬反刺我兵追捕俘獲阿黑他二人守臣以聞兵部言番夷生事開釁可罪但降附既久一旦執以重典則肅州環繞皆番夷未免驚訐乞宥之遣官諭

責俾其畏服阿黑他等空焉留肅州夷廠以警諸番從之

十八年三月先是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窺平固而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與鄯水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泰趙分屯重兵於潛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間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邊防

庚辰西

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盡建堡墩此扼吭先制之計居中乘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處於是總督劉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一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况河東之後虜竄處可入不止花馬池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腹棄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紮時則總督於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假調

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因原調度兵食亦不失
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虞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
一調延寧二鎮延袤廣闊其間城壁如延綏定邊
當一帶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途中之地以漸
修築墩堡使聲勢聯絡足堪保障。謂寧夏新築
鐵柱泉堡殊爲孤懸據守官早無足數宜設守
備以轄之及靈州衆將移駐清水營固原守備移
駐平虜所底防禦廣而地方可保其一謂鐵柱泉
堡宜撥足舊軍五下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
備統領其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
其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
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
者卽嚴賞陞賞不必盡拘新獲兵部覆啓事皆可
行從之

九月行邊兵部尚書翟鑾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爲
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墻壕淤損乞益兵五百
防守并脩濬其淤損者仍於壕內添集邊牆一道
每五里設墩臺一座以爲保障

上從其議
十九年六月先是瓦剌同類相讐其酋奄克乞我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早 庚辰

來州住牧至是瓦剌刺陸王桶字刀忽還爲回夷
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
與交惡總督尚書劉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衆強
弘治時土魯番占據哈密都御史許進厚暗以金
幣令擊走之正德時土魯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
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虜掠萬計土魯番聞之
恨俱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且土魯
番入寇必藉其力是又能爲我邊輕重也今及其
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
折而入於土魯番爲他日憂矣宜亟許之而甘肅
撫按丁汝夔顧堅則疑其詐與西番交惡爲合勢
內侵之計兵部竝上其章
上令總督等官詳議定計以聞
巡撫寧夏都御史楊守禮奏鎮遠關與黑山營皆
我

祖宗金湯之地廢棄歲久誠爲可惜其奉朝議欲經
略平虜千戶所以恢復之而工力浩大遽難輕舉
若打磴口在鎮遠關之內爲通賊要衝以次脩築
足以障山後之賊而鎮遠亦可漸圖其臨山堡土
地不毛不可防守必改築墩臺度爲有益從之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一 邊防

早 庚辰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遼防

聖訓

卷七十一

先是虜酋吉囊擁數萬餘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決旬道澤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華任總兵間尚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號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飲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臬復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

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卿二人時周尚文已革任特徵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先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和以捷聞

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茲熾天和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捷前所未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二

遼防

聖訓

卷七十一

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勵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周尚文任傑魏時俱陞都督同知巡撫都御史陝西趙廷瑞延綏尹嗣忠俱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寧夏楊守禮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如新命總督副總兵陶希臬陞一級其餘有功人員遊擊鄭東而下陞賞有差內閣輔臣夏言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翟鑾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兵部尚書張瓚加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職方司郎中王學益量陞京職及該司官各賞銀幣巡按陝西御史張光祖亦陞京職呂光洵陞依一級仍各賜綵幣巡按以邊功叙錄自此始也

十二月兵部議上防虜事宜一寧夏花馬池虜騎衝突之所最要害也近議每秋總督親往調度誠扼吭制先之計第恐固原一道反致空虛若今秋之警鎮巡輒以兵馬懸隔爲詞空加申飭每秋總督仍駐花馬池調集延寧兩鎮兵馬相機行事而陝西撫鎮同駐固原寇至則總兵仍備下馬房關底總督得一意於外而撫鎮當實力於內矣一

此篇最
難有明
必思誠
之
得此尤
重

者虜即大舉獨面掠耳。今秋乃攻堡寨其梗如牛
皮洞者牢不可破空博探拒之之策邇者賞罰之
令嚴明斬將擒王如張奴兒輒授指揮食事野五
斤授副千戶不用命如牛斗郭輒斬首以徇空錯
謗各邊以風成士一各邊脫班軍請申飭嚴治各
邊將材叢勅到天和采奏久不聞報空促取之
上皆如議令有不遵奉者以名聞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一

卷七十一 邊防

軍中紀略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三目次

奏議

紀陝西五邊事實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三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邊防

陝西

嘉靖二十年正月其肅巡撫都御史陳卿言西海虜酋卜兒孩遣人獻金牌馬匹叩塞納款事下兵部尚書張瓚等言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其肅腹心之害若果輸誠則莊浪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屯田堡寨得乘間脩築河西孤危之勢可轉爲安矣但虜情叵測今止獻金牌馬匹未有如往歲求遣子入侍酋長入覲之事鎮巡官亦未明言何以待之請命總督尚書楊守禮同本鎮官偵察情實并陳制禦之策奏請裁決或耳言詎詞緩我邊備亦速奏處仍令巡茶御史覈金牌所自以聞四月以寧夏鎮東紅花堡等處莊田給鎮守總兵官三項六十畝副總兵官一項五十畝遊擊將軍一項二十畝以爲養廉之資先是武定侯郭勛疏請行撫按官查奏至是撫按官言邊將舊有養廉地土近年自行革退空查復如例遂有是

命

五月兵部議覆總督尚書楊守禮勦叛延錢東西三十四城堡獨當黃河一面之險先年設兵戍守以都指揮統御之等議革去止領以指揮等官惟經今弛安復設領班都指揮二員簡謀勇素著者各賜以

執令統陝西潼關南陽寧山鎮上蒲州等衛所備禦官軍分上下班歲一番休仍將定南定北乾溝札澗備禦官軍歸併原伍分番戍守每半歲一更從之守禮又言本省產馬之地惟臨鞏洮岷西寧等處尚不足供三邊四鎮及驛傳之用原無京師發銀買馬之例乞停遣官收買

上曰陝西三邊重地所產良馬宜供本鎮騎士自後京師買馬不得派及遣去官即令回京原發馬價貯布政司備餉

二十一年二月戶部覆巡撫寧夏都御史范鎮言國家設立邊鎮將領各有常祿初無給田養廉之制邊鎮軍餘屯田各有課額亦無贏餘可給將領者自武定侯郭勛奏以田園地上令各將領給種委任奸軍以爲莊頭索取種子牛具派撥耘鋤人工爲害不可勝言今本鎮莊田五頃有奇撥與總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二 陝西

田賦一書
更勘通志

參遊官安復歸軍民耕種

上以田地既屬軍餘開墾依擬給還如邊河能通虜不敢近邊住牧於邊外自開闢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其通行各鎮如之

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以魯迷等國轄留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來馬巡撫都御史詹榮以聞兵部言回夷絕強胡而附中國誠以恩寵相沿威靈足恃也楊信乃輕聽馬能之言無故驅以相虞挑怨召黨實爲罪魁都指揮黃綺柳禎指揮二鎔趙璣十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三 陝西

孫仁百戶沙力撫丁或不能阻執干前或不能應援干後均當寬之干理

上命被楊信職違馬能等按其罪以寫亦阿力成事可憫令撫臣重給棺殮祭葬之資送歸本國仍移檄國王宣

諭朝廷處置有罪優恤無辜至意

五月丙寅甘肅巡按各糧番夫糾眾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以懲克悍除民害總督侍郎張珩欲宣布恩威待時戡定兵部尚書毛伯溫等言番夷梗化實切

腹心急之則驚變易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撫辦兼失徒開邊釁自招

國威空行各鎮巡等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通事人役宣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贖財物以贖前罪或怕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返復奏請失機誤事

上從部議

九月哈密衛左都督佶古字刺等奏求食糧戶部言先年夷人被土魯番所驅亡逃肅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四

朝廷哀其窮窘再發糧五百石賑之原不爲例已經議革今所請不可從

詔如議

十月壬子增設陝西綏守備米脂把總各一員初巡撫延綏都御史張子立言綏德爲石隲襟喉延廊門戶崇墉巨障雄列其間實山陝險阨之地自尚書余子俊建議築垣屯兵守榆林直控河套而綏德之備撤矣前此虜又不知視伺及二十年來虜數大舉自米脂乘虛以入直抵綏德空加設兵將以備之下兵部覆可

咸寧府志

十一月廿蕭邊外夷人馬黑麻速壇率衆叩邊求貢禮部言馬黑麻速壇係速壇滿速兒之子曾耕牧沙州潛謀犯邊因事泄而求互市

朝廷既以羈縻許之茲復求貢不附哈密同來又非該貢之年夷情難測空行督撫官審核真偽以聞報可

二十五年正月兵部議覆總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張珩等奏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往年戕殺哈密國王侵害赤斤等衛故西域諸夷惟土魯番爲黠自速壇滿速兒病故長子沙速壇襲主本國次子馬黑麻速壇乃復陰據哈密近年兄弟爭忿仇殺今馬黑麻速壇結婚瓦剌以爲援潛種沙州田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五

以爲資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幸而神發其奸馬黑麻失等逃來告變乃率衆叩關納款求貢復遣番文求討地方據其迹似有歸順之情原其心實皆展轉之計且彼占據哈密有年復欲求討住坐地方正爲窺伺甘涼決無容彼耕牧之理今雖曉撫還國與兄同住祇恐逼脅叩關再求避難或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但徙戎內地終遺養虎之患宜設官軍整理糧餉以備復至或陰懷異謀鞠克

犯順則殺伐之威斷乎難免。宜行督撫等官再加
譴寢果出輸誠納款給帖省諭使知華夷自有界
限不得侵越。毋再妄求地友。毋再盜種沙田。毋建
窖哈密。毋苛取貢夷。如或仍前執迷。陽順陰逆。則
調兵征討。閉關絕貢。得

旨甘肅自經土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籬寢廢。邊臣
歷年經略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
回夷占住甘肅。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達壇
踵葉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瓦剌。陰據哈
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六 庚酉

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容其入貢。其求討
地方仕坐。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五月。給事中鮑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緩一鎮。殘
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
應幣。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宣大。而
專力自守。且調寧固遊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
應援。

上深以延綏凋殘爲慮。

詔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親詣撫恤。一應
軍餉。趣陝西巡撫等官。亟徵所逋濟之。其所戍宣

大遊兵。可調還否。更熟議聞。兵部議。延綏兵曩有
二枝。成宜大開。今本鎮可慮。而宣大稍寧。宜還其
一枝。以自防報可。

七月中。虜十萬餘騎。蹂寧塞。營入犯保安。西掠慶
陽。環縣等處。總督陝西三邊曾銑疏陳其狀。且言
諸文武將吏庸懦觀望之罪。部覆請遣科臣覈視。

旨。今茲失事。頗輕。第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方虜之
深入也。銳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還中軍官原任叅
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七 庚酉

餘級。而還。銳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
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
入。民居甚難。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
無論數萬。悉潛踪匿跡。踵襲時迎送故套。無敢一
與虜遇者。幸陰雨浹旬。泥陷馬滑。弓膠弦解。又以
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
猶不止此。請算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
疏俱下部議。謂銑唐所稱功罪各別。須稽驗明確。
方可議行賞罰。

上令仍依前。

責趣御史孟勘實甄別功罪以聞

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曾銳巡撫謝蘭張同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脩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尙書王瓊脩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牆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脩繕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效暮月空分地定工次第脩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九

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脩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之破常格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銳復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遺衛青遠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卽

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大深山大川勢鎮在彼而寧夏外險

曰廣盛套之川非一處也

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縣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二

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閫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無勝爲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九

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驍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脩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

聖心亟定大計勒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

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近。季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城而時動，動則威矣。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之計惟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資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擊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脩牆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礫，居民隔遠，最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十

來會託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旣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發，迄無定見，何也？其令旣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嗣上方略。第此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脩築。兵部其發銀二十萬予旣聽其脩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坊聖託。

曾統奏九月十九日虜七千騎入梁家墩掠人畜，六百餘官軍奪還三分之二，逐出境。十月初三日，又犯清平堡，遊擊高極追之，陷伏中，歿亡其卒十五人，創二十二人。虜亦去。因言失事諸臣之罪，兵部言虜先于八月犯西寧塞，復犯雙山，此把總申天爵之罪已下御史按問。今甫三月而東西失事者三，雖亡失不多，諸將退怯之罪亦自難逭。總兵王輔宜勘問指揮俞齡百戶高大等十一人俱宜逮治報可。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十一

二十六年正月先是瓦剌達虜卜陸害兒等三十人以避哈密諸夷侵掠內附至是求還甘肅守臣以聞

詔卽遣出關

戶科給事中劉起宗言：近者調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於延綏，誠爲得人。但延綏頃年以來兵荒相繼，救災扶傷之不暇，若非朝廷加意優恤，出格賑貸，無以振其弱而固其心。誠宜捐金數十萬以紓肩贍之急，然後諭令守謙度勢量力，或議營田或議入粟，或議因時和糴，或脩鹽池，復飛輶之舊，或募內地逋負之租，庶可爲善後計。奏入。

上命戶部發銀十萬兩給之該鎮缺乏之錄守謙仍查覈以聞既而戶部言缺乏錢糧不獨延綏一鎮其在山西大同遼東甘肅諸鎮盡然此皆各省供邊錢糧微解不完所致空行撫臣一體查奏治罪從之

二月巡撫都御史楊博等言鎮番城外正西一面風沙塵及城半虜易侵越城內有鞏昌備禦官軍營房地基一區久因旱濕未行營建請移城外之沙築基繕屋以給各兵更於城外添築關廂以設重險其涼州柔遠懷安靖邊三堡亦及時增葺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主陳西

同邊圍兵部議覆從之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張坪疏陳邊務四事一近增設莊涼遊擊將軍併招募新兵擾費無益當罷二鎮番孤懸塞外為涼永諸藩籬官軍不宜調遣三永寧黑山堡之中相去數百里雖有一二墩臺勢不相接宜設守備千戶所即選新兵屯守外可為鎮番之應接內可為莊浪涼永之藩屏四永寧立所即宜添設操守官統兵訓練事下撫鎮官議都御史楊博言臣親歷莊浪見邊鄙荒殘行旅震懼備詢此地正海套二虜交馳之所前撫臣趙錦議

添遊兵以備扼塞可謂至計不宜議罷但區畫未詳人無固志今當移於遠堡遠中駐劄使東制鎮羌岔口以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而更為計處解字體駕屯田暇則番休其永寧尚有官家等堡可互相防守且地皆沙礫不堪置所堡既仍舊則操守官亦不必設祇宜遠北平泉等處添設一墩以便傳警至於鎮番要地兵勿輕遣

三月先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人款塞求市總督侍郎曹銑等以聞且言茲虜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投獻金牌或進送馬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主陳西

匹回營之後竟不還報多因衰謝之餘其言緩我邊備即令盡率部落來歸不免分處內地養虎貽患尤宜慎重請如往年倒將綽卜等量加賞犒令還諭大同等果乞通貢市或欲協禦套虜策功祈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返即置不問事下兵部覆如其言得

旨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効順邊臣毋輕信邀功自貽後患所議允行

五月先是三月中套虜以草青邊近塞住牧宰騎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樵採總督侍郎曹銑方鳩兵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緒塞處爲所授乃蒐選銳卒督之出戰比斬百二十七級生擒一人脫脫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獲帳棚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塞之虜遂遠徙不復近塞

先是二十五年虜十萬騎以七月二十五日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合水環縣諸處殺掠男婦八千十四人諸軍禦之不能却總督侍郎曾銳遣泰將李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百十級生擒虜一人虜聞始遁去

閏九月楊博上言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而道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遼防 高 廣 西

里家曠斥壤疎隔請增築榆樹泉諸處墩臺庶聲勢聯絡易爲哨守

上嘉允之且諭令處置得宜務臻寬效

十一月曾銳同撫按官疏陳邊務十八事曰慨復河套曰脩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備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詭言曰寬文法曰處草蒿秦下兵部覆言銳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其意于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曾銳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看詳即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八日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博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

上覽而嘉之令廷臣一併議奏

八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糾日羔刺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肅州城北威虜等地於時未築城堡若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遼防 高 廣 西

至是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從之境外

詔守臣爲經略之於是巡撫都御史楊博檄副使王儀泰將劉勳脩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設白煙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具諸番皆稽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還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於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旂以聞因

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以旂博加恩先有成命乃陞儀勲俸各一級仍資銀幣時賜等下督臣頒賞有差

三十年七月延綏鎮巡等官張愚等言本鎮自

國初以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爲限而鎮城北距大邊紅石峽僅九里外卽虜巢雖定邊稍有邊牆而地多平漠于此立市恐招虜侮矧延寧兩鎮所與市者惟虜套一節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合延寧二鎮同此立市限以日期先後互易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本陝西

總督大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兩鎮撫鎮各帶兵馬分布防禦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觀仍乞比照大同事例給發帑銀克用

勅遣大臣一人前來經理

詔發銀四萬大臣不必遣惟令總督尚書王以旂會同鎮巡官酌議停當如大同例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張珩上言臣向爲總督時曾請增脩延安陽慶二府城堡山寨窯洞墩臺八千餘處編訓居民預除戎器有警卽堅壁收保著有成績今歲久垣墜圯塞丁壯逃亡臣觀分巡河西道

副使朱用管屯僉事陳其學力能辦此乞量陞用爲參政其學爲參議令因舊脩復以重保障臣復

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門子其泉縣北有野豬峽延川縣南有禪梯嶺俱套虜深入之路比他鎮爲獨重宜各築一城可容兵馬三千至防秋日調遊兵一枝再整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寧塞靖邊入寇之虞若虜蹂躪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野豬峽禪梯嶺擊之又鄜州爲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空相形築城每秋防命一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本陝西

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其石門四處卽令朱用陳其學隨分地脩築金鎖關道遠別令兩司官督脩期以六月竣工按臣覈其勦虜兵部覆如珩言報可已乃陞用本省右參議其學爲右參政專督前工

十二月陝西督撫賈應春王夢弼請以花馬池開田二萬餘頃撥新招軍士耕種仍給月糧冬衣布花以資之戶部覆卽以種田所獲糧石抵算月糧其冬衣布花命陝西布政司會計添補從之三十七年四月陝西總督撫按言河州寄通疆場

乃臨鞏之藩籬而大同河實河州之門戶也乞留
甘涼班軍與客兵共戍之又河州舊隸洮岷兵備
道隔越五百里乞就近改屬臨鞏兵備俾兵部覆
議報可

六月魏謙吉言虜酋俺答遣使乞貢求和姦謀巨
測當今之勢更有可憂者大日羔刺等原係嘉峪
關外屬夷後緣哈密失守徙居肅州之北城山通
來部落漸蕃移住西海近願投克夷軍食糧征操
今北虜奪據其地回遁北城萬一畏威外向如朵
顏之反戈勾引則肅州之勢益孤可憂一也縱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大陝西

不然久牧南山以外掠西番內寇甘涼以擾我耕
獲則西陲之元氣日索況古浪之隘一阻則莊之
路不通可憂二也若待秋高掠西寧以驚秦川東
渡洮岷而掠平鞏繇固慶而還河套可憂三也宜
先振威聲以伐其謀置立木牌傳諭虜酋示以必
戰固守之意仍一面脩築墩堡整飭器具調集主
客官兵使知中國之有備其差來夷人覘我虛實
宜牢固焉候俟俺答遠遁另行議處或發屬夷原
族收養或照投降人口收爲家丁通事兵部覆議
從之

十一月陝西督撫王夢弼等言哈密係我屬衛久
爲土魯番所併近土魯番王沙連壇之子脫列速
壇乃復占據哈密哈密夷庶虎爾的等被其殘虐
田禾悉爲蹂踐饑寒迫切携孥內附別無意外奸
謀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國師都督拜言李刺等
各部下隨住鈴東仍將精壯選充夷軍通事食糧
隨操事下兵部覆言虎爾的等六十四名口內係
哈密屬夷者許令拜言李刺等鈴東或收充夷軍
若係土魯番者須厚給餼廩俟回夷朝貢之期帶
回本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大陝西

虜數千騎突入延綏黃關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
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漢服扣關詐稱
大同鎮公役至者闢入啓扉千衆盡至把總高尚
鈞中流矢歿

隆慶二年三月兵部覆總督侍郎王崇古條陳事
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時止令糾察將
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
兵宜更撰

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
法從事一延綏西路抵花馬池接寧夏後衛延袤

五百餘里。前後添設將官四人。邊務盡委。而經理
覺察。獨責靖邊道。管糧通判。巡歷不周。其寧夏東
路。自黃河至花馬池。後衛三百餘里。雖有通判分
理錢糧鹽法。而寧夏兵糧道。亦遠在鎮城。且花馬
池定邊二營。居延寧之中。軍費浩大。仰於大小二池
鹽利。雖已命河西道泰議轄之。而本道分管延慶
二府。難以遙制。故鹽利裁減。宜專設定邊兵備鹽
法副使一人。令駐定邊營。與副總兵花馬池泰將
相表裏。東起延綏西路舊安邊西至寧夏南城。聽
其經理。專管大小二池鹽法。及脩飭邊事。延綏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千餘里

土軍買馬勾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戶逃徙。宜
令各守巡道督延慶清軍官。查覈戶丁口。第宅
則例。糧二十石。丁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輒補。不
得踰時。其次二年而買補。又其次三年而買補。糧
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
五錢。請久任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
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脩邊以備戰
守。一請量留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慎選
操守等官。以固邊堡。一請詳勘獲以信賞罰。一請
寬文法以勵臣節。

上命如議行。

先是嘉靖四十四年四月。虜襲陷黃甫川堡。殺二
百八十餘人。倉官一人。九月。犯鎮靜堡。泰將督聰
戰。死。亡將士二百餘人。四十五年六月。陷筆架城。
擄掠甚衆。官軍逐之。去。七月。薄安塞縣城。分騎掠
延安府北關。及東西兩川。八月。入甜水等堡。殺三
十六人。總兵郭江等戰。死。亡兵六百餘人。隆慶元
年正月。虜寇小芹河墩。半入總兵郭琥與戰。却之。
追出邊。遇伏。失亡相當。二月。攻清平堡。遊擊郭鈞
等固守不下。虜乃引去。三月。虜攻康家寨。守備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王

鐸等逐之。有斬獲功。鐸中矢。死。又入榆科澗。遊擊
高天吉等敗之。又入常樂堡。又敗之。前後奏報俱
下。御史勘覈。至是。御史楊鈐上其事。劾鎮撫薛勣。
指揮陳保。通判王尚賢。蔡將李希靖。千戶田養賢
等各失事罪狀。及他功罪相贖者。并叙原任總督
霍冀。巡撫王遵。總兵趙奇。副使楊錦等。脩築邊牆
功。兵部覆奏。

上命賞冀等銀帛有差。遂遇缺推升。勣保謫戍。尚賢
爲民希靖。革任。養賢等俱下御史問。

十月戊戌。賞寧夏巡撫標下把總呼拜銀十兩。呼

命。

拜本胡人歸義以功遷至今官。是年八月出邊邀擊套虜于山後大青山等處斬其酋長撒兒大哈等九人。總督王崇古以捷聞故有是。

閏六月辛亥總督陝西侍郎王崇古甘肅巡撫都御史王輪巡按御史潘民模言先年以虜犯板橋議移甘州副總兵於高臺以便聲援今其地稍寧宜令還高臺復設守備便又言嘉峪關三面臨戎勢誠孤懸宜設守備防禦。

詔皆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三陝西

十一月戊寅以寧夏諸鎮官軍出邊撫巢功賞總督王崇古寧夏總兵雷龍寧夏巡撫沈應時延綏巡撫李尚質陝西巡撫張師載各銀幣有差是年秋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掣兵則乘虛入寇謀者得其情崇古檄諭諸鎮先發於是各引兵從花馬池長城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縱火火熾而風不利還自焚遂北凡斬首一百七十有七龍之功居多。

四年正月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御史王崇古上

議曰今群臣言用人理財者奚啻百數其揚明拔

幽括地竭澤奚啻萬言然竟未能俾尺寸裕鑄鍊

者何也善議者不任其事責人者不責之已故見

效調殊而辭成事也且邊事非經涉無以知出川

之險易非服習無以耐風霜之艱苦非督戰無以

知兵力之勇怯非見敵無以知虜情之強弱故有

不可戰而責以必戰可攻而顧謂不必攻當事邊

臣真莫知所從矣議論日多成功日少夫賢智如

諸葛亮尚以成敗利鈍爲未敢逆擬臣歷任南北

兵備叨授督撫征倭禦虜百艱俱歷誠不敢以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三陝西

所不能自保與勢所不可預度者責人自代重誤

時賢也理財之道費出有大小省其大則小者可

并省大者費則小者雖省無濟也邇者戶部議邊

費率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

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十餘萬又五年

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矣然

內府京倉各項正支視初年增損該部所悉也中

豈無大費可省而小費可節者乎此非邊臣之敢

與聞也至於各邊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

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

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餉額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連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餉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于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空復於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

皇明世宗憲 朱七十三

邊防

壬寅

又邊腹之費惟軍職冗濫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也。臣嘗條議節冗俸以勵軍職與今給事中溫純劉繼文及建議諸臣意同而戶兵二部未即允行者。誠以在京武職之衆議論之多憚于定制而不敢輕議也。夫宗藩祿米祖訓定制今值不繼尚可量議減折而軍職之不堪策用者獨不可議減折乎。誠如部議是視軍職反優於宗藩矣。若果京衛侍衛軍職原無加增可免另議其在外各省各邊新官既衆舊官

不堪策用者。其加減折則每歲減支糧若干即可省邊儲京運之數不猶愈於裁減一二雜職文官以無損於邊儲爲得計耶。

上下其章于所司。

五年四月總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王之誥請于寧夏扯木峽舊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兒灣白草川墩增築邊牆邊墩臺大小堡堞設守備一員駐紮家川以扼大虜出入要路及其餘東西隘口次第脩築以固原州所貯脩邊民壯銀一萬三千餘兩及靖虜等城防冬積餘糧米八千餘石支用并清

皇明世宗憲 朱七十三

邊防

壬寅

查陝西布政司民壯銀九萬六千餘兩兵部覆奏從之。

五月總督三邊都御史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墊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邇年牧卒間占幾八萬頃而所養兒驀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彌少奈何。以此資豪猾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寺例量酌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餉京運從之。

六月甲辰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戴才奏報套虜

封貢事宜東西虜各爲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
夷使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四匹俱
瓜有定數卽令隨附僉答一路總進爲便惟是互
市之說在陝西係重鎮既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
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挾強虜混入延
寧二鎮雖號爲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
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弊端故互市之議第可
行之宜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宜諭吉能令
與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兵部以才
持兩端空行再議。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陝西

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富有定議顧
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速
議以聞授官通貢如擬于是授吉能都督同知其
部下頭目四十九人各授指揮千百戶有差仍賞
吉能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賜之。

勅。

八月總督陝西右都御史戴才奏套虜吉能款塞
乞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鎮互市兵部
言往者北虜入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
所請與前議異但效順之始不宜遽絕請破例許

之戒以來年同僉答入貢一如初約報可才因上
互市事宜一改延綏市販于紅山邊牆關門之外
脩復寧夏清水營舊廠開市之日列卒守之以防
不虞一發延寧二鎮椿棚地畝等銀大小二池鹽
課銀一萬兩及陝西鎮椿棚馬價五千兩收買貨
物待虜入市一發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輸之延
綏買馬。

上從之。

十二月以陝西裴家川脩築邊垣墩堡工成

詔賞先後總督王之誥戴才巡撫楊思忠張潮總兵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三 邊防

陝西

呂經副總兵劉濟副使王宮用等銀幣有差按裴
家川有腴田萬頃在靖虜之北中衛之南軍民歲
以虜患不得田作至是築牆建堡成一重鎮焉才
乃上疏請更名其堡曰永安以固原衛指揮武大
用克守備官令督率官墾田五年之外方許徵稅
報可。

六年四月戶部言固原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自套
虜納款以來所省兵馬芻糧之費凡十四萬請資
在事諸臣以示勸。

上命賜總督戴才及各鎮巡撫銀幣有差。

終

聖明世法錄卷七十四目次

九邊總論

延綏鎮總論

寧夏鎮總論

甘肅鎮總論

固原鎮總論

目錄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四目次



聖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四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邊防

九邊總論

按四夷之患北虜爲急北虜之患胡元爲熾我祖宗迅掃獮薶咸逐龍荒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邊各屯重兵鎮之維時大寧擁遠於山後東勝雄峙於河北河套未入於火籐金甌無脫寔廬斥遠盛矣哉其後大寧徙而薊州危東勝失而山西震河套棄而固原迫三鎮始皆稱邊矣繇今觀之東起遼東西抵河西九邊綿瓌萬里長城刀斗相聞聲援易接詎不稱常山蛇勢乎獨疑昔之爲邊六其守猶堅今之爲邊九其守愈瑕何也蓋險在我則虜獮門庭之外險與其則虜軒堂與之中語曰王公設險以守國乃舉

祖宗創造全盛之地敵蹤視之無慄色曾驅場綺分之謂何若以地之輕重論諸邊皆重而薊州宣大山西爲尤重何者環拱

陵寢夾輔神京宣大若肩背薊晉若肘腋也以守之難易論諸邊皆難而遼東甘肅爲尤難何者遼

東僻處海濱三面瀕夷其肅孤懸天末四面皆虜也。以今日之時勢與九邊之虜情相提而論其當戰與守與款又可知也。薊鎮屬夷雖包禍心然層疊疊嶂天險爲固其地利用守宜大山西雖偏可汗然稱藩獻琛啗餌方餌其地利用款遼東久稱用武全陝近亦罷款么。虜強解須用捷伐然兵力傷殘勢難撐持大抵款特羈縻之術非長久制禦之策也。蓋常因是而通論天下之勢矣自古建都必先據形勝以控制外夷。

成祖定鼎幽燕左旋滄海右擁大行據險防胡居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地理

馭內形勝茂以加矣故就其勢而論之南面以臨天下皆腹內也其控制北虜京師最急宣大次之夫京師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外向不可不講也宣大爲次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宜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左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其肅之右臂健此立國之宏規也其在於今大寧不可使而京後之重垣空設宣遼不可合而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備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何易也今

也藉生養之富大城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乃時日因循恬不介意偷死既久羣孽從生大城京後以護根本集兵宣大以嚴鎖鑰此其時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地理

王九思

延綏鎮總論

按延鎮東聯山右西接銀靈秦之北門鎖鑰也。

國初虜遁河外延綏以寧自東勝既失虜始南渡。維時鎮守都督王禎創邊垣墩臺於河口建榆林諸堡於沿邊戍守無設防禦倏爾延鎮舊治尚在綏德而榆林諸堡顧在鎮外虜人寇鎮不及聞比出援虜已掠掠且去矣成化中撫臣余子俊始議徙鎮於榆林實以清勾之通卒益以南土之子孫置衛所墾屯田立學校屹然成重鎮焉。標旂旣據內地漸安然肩背受敵外患亦迫神木東逼近黃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延綏

四

延綏

流大舉猶難神木西舊有二邊傾圯已甚至於鎮靜寧塞瓦礫梁定邊營諸處川原平曠直通虜巢此邊一潰則南之綏德烏延恣其深入西之環慶寧固任其長驅頻年受禍之慘可鑒也。胡榆之爲鎮四望皆沙五穀鮮少自火篩據河套而耕牧之利已失自三府議改折而本色之饑不繼款貢以來我之虛實險易虜能聚米談矣有如扼我魚河之衝道梗我境外之樵薪榆鎮其累卵乎先臣許公論謂自陝州至綏德境春初黃河可運經畧王公追謂自葭州至府谷縣道流舟楫可通議欲建

倉庾於朔河微本色於近縣其爲籌揆計深遠也而今不之議夫不憂積薪之火直俟燃眉之救計亦晚矣所恃榆鎮士馬夙號勦敵而塞上虜酋素亦畏避乃今健兒之氣索於人衛之往來驕子之心懷我明愛之仇恨豺狼跳號我未可晏然忘枕也。兵部者僉曰復何套之舊以守東勝之城審時度勢似未易言若夫葦二邊之險以固我藩籬增衝邊之堡以聯我策應而又復腹內之班軍以嚴秋防除近邊之壅洩以退馳騁當事者當至圖之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延綏

五

延綏

寧夏鎮總論

按寧夏古朔方也。黃河襟帶於東南。賀蘭峙於西北。沃野擅魚米之利。灌溉資漢唐之渠。地險民富。稱四塞腴區焉。居今視昔。則迥異矣。何者。虜之情愈狡。而我之患愈棘也。蓋管犯甘肅。皆隸山後。今則直踰賀蘭。視山前爲通衝矣。管犯鎮城。唯候水。今則渾脫飛渡。卽夏秋亦戒嚴矣。

國初虜遁漠北。則患在河西。頻年虜據套內。則患在河東。蘇平虜城抵花馬池。三百餘里。在在皆爲虜藪。至於花馬池。爲寧夏之肘腋。腹內之咽喉。川原

明世宗錄

卷五

防

本

卷五

平衍尤易。長驅此邊。一入西。可以窺寧固。南可以窺慶陽。故正德初。增置後衛。每年秋移。駐軍門有以也。然此就虜患言之耳。壬辰歲降夷。倡謀逆賊煽禍。據城以叛。內而焚掠一空。勾虜爲援。外而蹂躪殆盡。全秦震動。遠邇騷騷。今大難雖平。隱憂猶在。而干戈甫定。安輯爲先。是故瘡痍未起。無務煩苛。糴糶不揚。無忘訓誥。苞孽之入虜者。未返。宜購之以消。蒙萌產祿之通誅者。不安。宜寬之以弭亂。噫。若夫復山後之遠墩。增北邊之戍卒。扼典靈之要衝。脩滹沱舊渠。疏通水利。非祇裕民。且以阻虜。皆

今日之所當亟圖者也。或者曰。中衛偏處西隅。每受山後虜患。自賀蘭以至鎮。皆漢武舊地。若乘時恢復。築垣固守。不獨中衛無虞。而涼靖亦安。嗚呼。鎮遠關爲平虜之障。距邊纔八十里耳。先年一棄。迄今淪胥八十里。已有之邊。尚不能守。千餘里久廢之地。顧欲議復。吁。難矣哉。

寧夏鎮總論

卷五

防

七

寧夏鎮總論

甘肅鎮總論

按甘鎮僻處河西孤懸天末蓋漢武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出蘭州金城郡而西涼州卽武威郡甘則張掖也肅州卽酒泉郡西則燉煌也我

太祖命馮勝定河西雖以嘉峪之關爲界我

成祖封元裔鎮哈密以玉門之西爲宅外捍四夷

內屏三輔雄圖遠略以方漢武奚啻過之故晉人

論河西者曰南隔羌戎西控西域北蔽胡虜然在

今日豈獨北有胡虜常蔽哉哈密吞陷於土番則

西牧最便火酋盤據於海上則東返無期曲先四

皇明世法錄 卷五

人言遠論

衛已成大寧莽提二川復爲河套不獨北面爲虜

而四面皆虜矣且仰華朔建於西海則北虜假道

於甘涼飲馬黑河動以歲計鳴笳洪水輒至萬餘

擾我耕牧梗我行商不獨四面皆虜而腹心亦虜

矣所幸辛卯歲經略鄭公洛仰華一焚旣足以弭

假道之患乙未夏撫臣田公樂孤山奇捷又足以

寒諸虜之心且頻年險隘皆修將辛思奮甘之爲

鎮非復昔日之積弱矣唯是武威諸郡舊領數邑

今故土既棄疆界日蹙黑松以東稱一線焉非屯

魯氏之土兵杜賓酋之阻遏則莊浪之咽喉可慮

也西番諸族風號外藩今虜日掠番番因附屬區

區維繫獨茶馬焉非獎頭目以收其餘築城堡以

衛其生則番人之外向可虞也甘州介在數郡之

中固奸宄之藪也必思威並用乃可以消反側之

心鎮番挺出北塞之外固胡馬之場也必涼永相

援庶可以成犄角之勢肅州北虜日窺而地不可

邊則境外之遠墩不下一日使撤矣西寧番虜交

集而險不足恃則額外之寇卒不可一日弗召矣

尤可憂者地租民貧米珠草桂擱然用武走集何

購濟溝渠以開水利驅遊食以墾屯田如趙克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人言遠論

九

湟中之績又今日所當亟講者乃若復哈密之境

犁火苗之穴洗兵青海鳴劍伊吾按圖籍而索我

封疆當有待也

固原鎮總論

按固原舊開城縣地也居八郡之上游爲三鎮之要樞

國初虜遠塞外宿號腹內雖靖虜一隅有警亦嚴冬水結始備耳弘治中虜掠河套寇在門庭始立州衛設總督屯以重兵領以大將稱巨鎮焉鎮巡邊幾六千里而花馬池夙稱門戶先臣許論謂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錄今觀之似又不然賓苗住牧於松山馳蹕渡河則安會蘭靖受其患火真盤據於西海乘間長驅則臨洮華昌罹其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邊防

十

固原總論

毒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荼養而陰懷異謀固之爲鎮蓋四通八達皆敵之門戶矣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被聯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而竟無以購火酋之首主辰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罰下撫巢之令卒無以戢卜酋之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藉令同時深入併力齊下微獨固鎮不知所終卽三鎮亦大可虞矣爲今日計若欲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嚴花馬之守扼

典靈之衝宜講也防山後之虜以安蘭靖則增沿河之堡也常戍之兵宜講也防西海之虜以安曉臺則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宜講也雖然三鎮藩籬也固原堂與也三鎮之藩籬各樹則固原之堂與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後延頭四呼恐無濟矣乃議者舍此而欲移總督於花馬池索火真於亡何有甚欲復靖虜之裴家川以養戍卒復蘭州之定大城以屯曠兵皆未可輕議也噫禦虜之資兵食爲要顧今士馬消耗於鋒敵而西風臨臺之卒且無實用焉機運負於災侵而影射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邊防

十一

固原總論

之隱憂耶

卷終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五目次

海防

嶺海

閩海

浙海

南直海

遼海

日本海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五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各省海防

嶺海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泊通番之所必經潮爲嶺東一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僅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十畝乃國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於此萬曆三年總督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其次惠潮各有叅戎柘林碣石有備總議者謂惠潮水道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遊擊與南澳各寨相爲犄角

東路

按柘林守備楊銳新臣戊辰所取士也先是衙門殘破傍水爲家驟遇兇寇力戰而死不錄其功何以勸焉

此二句亦
情事

此二句亦
情事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
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盜賊淵藪三四
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
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
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栖佛堂門冷水角
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
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
爲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其勢必歷峽門望門
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
西而浪白澳爲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二

五虎門來莫敢誰何今既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
制於外虎頭門把總防守於內又總鎮標下添設中
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
之疾中路
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大之
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對日本
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刺諸番島嶼森
列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
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離廣州灣爲本府之南輪雷
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達溪港川瀾洲樂民等四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三
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
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可玩惕哉若廉州
則尤爲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割於靈山連堡增屯於
衛北海寇峒徐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
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參據備倭之制若
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颶風突來
近雖駐參將於崖州而守禦營役舊額寢弛自嘉
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
至隆慶六年倭亂始專設雷廉參將其白鶴白沙二
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總則設於萬曆八

年。至嘉曆十七年。乘賊爲患。始有潮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掃珠寇。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僞竊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似當議也。西略

一廣東濱海諸邑。嘗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灣。番禺。則三漕波羅南海。則仰船岡。茅灣順德。則黃涌頭。香山新會。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賊藪也。珠禁地。則駕大船以盜。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接濟番船。莫若通行各縣。今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

皇朝律法錄 卷七十五 廣防

四

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首副。鳴鑼追究。俾近遠皆知。無字號者。卽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挈送坐視者。罪以通同。

閩海

八閩之地。西北臨山。東南濱海。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巡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自倭患突至。加以內地勾引。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舶所據。於是廣募民。繼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嘉靖四十二年。

皇朝律法錄 卷七十五 廣防

五

軍門譚綸。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船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埃嚴會哨。而南澳屬閩廣之交。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題設南澳副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數既據。而氛祲漸消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十里之程耳。五寨三遊。絲絡犄角。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爲小。千僅存共三分之二。又大牛。小駕軍。僅欲禦大駭。倭寇非復譚軍門兵船之舊不。

此方是
海人

可也

烽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岸南日烏坵潘銅
澎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
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
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
內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從而虛其
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
不可也分兵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然則南
澳何爲而守也南澳與內地僅隔一水商船海賈往
來必經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失守是隔閩粵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木
之肩臂而塞漳泉之咽喉也然謂澎湖可棄非也使
倭寇結紵而來則澎湖其巢穴矣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爲業 先朝禁之萬曆初
年巡撫龐尚鵬 請開海禁准其納餉過洋而議紛
紛矣

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
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四郡
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
潮之水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水爲多玄鍾
向導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糴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

是

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
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肯輕難海運
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匿也故經畧福建
之策莫先於處其糧糴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何
以支吾其一申明 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通
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
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糴於鄰省也嚴其保
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通而福民不患無食矣其
二官府提編銀兩輪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
貴有銀無米不如今有司以銀糴米於秋春而爲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木
不兩利乎

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
船之地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濟接之船盡給貨賞其
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
家甲知而不舉連坐

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爲說又有言其不
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
常在舊寨之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友以所轄官井沙埕羅
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

江古鎮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也小
埕水寨設於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焚焦山
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
三也南日水寨設於蒲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禧
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
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也浯嶼水寨設於同
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
當會哨者二也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地方北自金山
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當會哨者亦二也
縣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
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備縣北而哨南
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備
國初沿海設兵爲衛者四爲所者十謂之正兵以控
禦於內又爲寨者五爲墩澳者數下謂之遊兵以哨
守於外且有黃崎等二鎮具洪淺等廿四巡司弓兵
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地廣官疎隨
地設官有副使一員巡視於上都指揮一員備禦於
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
邊諸有通判而巡捕巡簡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子居
則信地以守警報則合力以攻一號召而兵紛效百

皇朝律法集

卷七十五

海防

九

立齊一勦縛而兵夫數千響應此八間邊海之防也
而今安在哉

二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其南
畧云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登之處慣從交接之所
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之則有
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此乃五
嶼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
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
敢泊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此又番船等候接濟
之所也附近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
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
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瀟州等處在小埕則有
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
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
閩地二面當海者興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
寇閩要衝晉江之深尾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
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
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於
省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
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

皇朝律法集

卷七十五

海防

九

此亦常事

海軍之要
海防之要
海軍之要
海防之要

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故有水寨之設。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用福州中衛左衛福寧衛軍守之。正統間。焦宏昌議。風濤難泊。從今松山之下。似復舊而後可。賊搶去鐵頭船。則兵船可混。搶去漁船。則民船可混。儻其假冒。兵漁船隻。突入寨遊。則內地皆混。漳南兩廣之咽喉也。陳師宜倍。福興泉八閩之門戶也。整飭須嚴。至於鳥船。色號雖經議定。通行然日久。須防測識。我兵豈無被禽。機宜必當盡洩。此法相應。更換俾各寨各遊。自為暗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十

賊之所利。乃在洋船。彼其萬里衝濤。止為搶商劫貨。萬一洋船被掠。使賊飽欲而歸。得志而去。較漁船得失不同。僅汎地商船被劫。即有堵截抵戰之功。仍以失事論罪。

彭湖圖說

彭湖一島。隋開皇中。嘗遣虎賁略其地。我朝信國以島中餘民。叛服難謀。故徙之以實內湖。中虛無人矣。然而群不逞者。嘯聚萬曆丁酉。始議設遊兵。春冬住汛。守迨丁巳。倭入犯龍門港。遂有長戍之令。兼增衝鋒遊兵。以厚其勢。可二百餘里。三十六嶼之勝。蓋清漳溫陵兩郡之門戶。云但一望蒼莽。所謂中墩太武等山。不過如行川原。其地熱多寒少。風多雨少。石多泥少。且下盡斥鹵。水源鹹澁。每夏秋之交。飛沙揚濤。豕獮羣而蛇。關拱真嘉禾美稻之所。不蕪惟平蕪。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十一

半羊牧畜或可耳。正中為娘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之茶盤。又十里之進嶼。即娘宮嶼也。溪虛平穀。無海潮澎湃激射之勢。其狀如湖。故彭以湖名。湖面寬轉可里許。深穩可泊。南北風我舟汛守皆賴。其中故夷人窺以為窟穴。面為案山仔。右為西安原。無戍守。今各新置銃城。案山則以中標。舟師守西安則右翼哨兵守。又左為風櫃。夷所築銃城處也。山略高至七八尺。夷人泊其中。上壘土若雉堞。安銃數十門。每一發。川鳴谷應。水波為紋。今毀然亦略因其舊。多列巨銃。仍分據右。具把總。

一員哨官二員兵三百餘名守此蓋與寨山西安棚
倚角東爲時上灣猪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諸夷冠
從東南來者遇風輒寄泊焉由陸之娘宮三十餘里
舊左哨舟師守此今防其橫突也更築銃城一所又
東向爲鎖管港林拔仔龍門青螺諸灣龍門有原泉
掘地每至尺多人家舊屋址瓦磚蓋國初時彭中
聚落也萬曆丁巳倭流劫大金所餘船突犯泊此還
延至十餘日始徙去漁蔡中人云每倭足跡所到舉
網輒多得魚亦時從漁民索酒持杯向咲摩手若胥
慶漁者議欲麻而醉之而擒以獻官然竟不果既
去住東番竹簾港遊船追剿爲所敗與蔣上俱鎮重

臺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上

兵焉

西爲西嶼頭正夷寇出入之道有菓葉灣泉甚利可
以煮茗稍北爲竹篙灣又西而爲蟬仔員又西北爲
丁字門水吼門非乘潮舟不得出入舊有右哨舟師
守此今并撥水陸重兵協戍如聯上以防竊發
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少遠爲赤崁循港而進越一
灣區爲鎮海港累城焉又西北另有吉貝嶼沿海諸
山老古石森然鈎戟列舟過輒碎港道迂曲非練熟
舵梢不能駕船今查北太武與中坡稱兩太武俱潮

中最高處各置墩設兵各十名瞭報每十日則更番
娘宮稍後可二里爲鵝灣山山形頗紆坦自紅夷遁
去奉議開築城基通用大石壘砌東西南共留三門
直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管房及鑿井一口左翼
官兵置此以控制娘宮者也

攻夷紀

萬曆三十七年偶有一舟入泊澎湖島中漁民驚竄
歸來詢之云其人長身潤腴面如暎血髮如楷頗猶
其睛鵠其足而性嗜酒好殺敢戰其舟製造異式無
首無尾亦無轍面望之正如一蛋舵工駕棹不可得
見每遇深洋厚風我舟眩逆波平如砥其行如箭中

臺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上

有層鏡發如轟雷亦如掣電時總兵沈公諱有容飲
依渚嶼奉當道檄往曲諭之遷延幾匝月始去然查
其來踪不過因風飄泊尚無越志即闌入湖中未敢
顯然有所擄殺天啓二年壬戌奸民勾引利漢財物
繒貨蠢爾高文律恃其船銳之雄徑於六月內乘戊
兵卑弱遂以十餘船突擄彭島既而因山爲城以海
爲池破浪長驅肆毒於潭岸沿海諸地要求五市欲
如粵中香山海夷例細查夷船長大過於我之福船
其四方船板俱係梗木疊成約厚二尺餘板縫粘注

為油艙底俱灌鉛錫其帆以布為之節分為三風稍利則起兩帆風力厚則盡帆俱起且用力輕快無我舟車拽前耶後許之勞其旋繞用綯線細結用油浸晒累月故軟而且堅雖疾風惡浪無斷嚙之虞其舵覆船中舵工無患箭射鏢傷故安意操縱不至惶錯其船外列鐵釘重至斤外長至二尺餘故我舟衝犁一無所施其前後左右各安夷鏡三層大約有四五十門高以擊人次以擊鳥一發能飛越至十里故我舟遇之非沉即碎其銳用紅銅打造銅精工熟故不至銹鉅其人恬殺喜戰伐每登陸各執鳥銃一門鉛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備紅夷議

紅夷船高銳烈我舟雖乘風潮之利恃強直進終難阻遏宜設城一座內屯兵列銃以與舟師犄角為勢而陸兵露處終非久計宜於城中搭蓋營房令其屯聚為便遂於穩潮山開築城基其壘砌通用湖中巨石高可丈有七厚可丈有八廣可丈三百有奇

浙海

兩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定海太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龔山嘉興之乍浦敬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鹿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於海之藩籬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嘉湖一寧紹一台州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為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定海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四為樓八十有三五穀魚鹽不待取給於外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信國公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今屯兵哨守

倭自彼國開洋必徑抵陳錢山歇潮候風集艘分犯

漢書地理志
卷一百一十五
東夷列傳第五十五

若遇東南風高則望洋山以犯蘇松浙西東南風和則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寧紹若遇東北風和則犯大佛頭主山鳳凰山以寇台溫東北風急則越桐山流江以入閩是陳錢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門戶桐山流江實閩浙相依之唇齒今以直隸兵船會哨於洋山福建兵船會哨於流江嘉興寧紹台溫兵船各會哨於鄭總各取印信到軍機處本總兵船各分哨道更相會哨其外洋總要山島每處撥軍數名責令收集柴草按伏瞭望遇警舉火放銃則遠近易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處土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五 海防

六 浙海

金衢北衙寧紹
寧區防守猶不得捍禦實着洋游二哨務當首尾今一哨南防昌國之牛欄基一哨北防聖姑礁隔絕一千餘里且藉以寧嘉遊兵必如斯為是則寧嘉兩處一游兵足矣此外何必設兵假游兵之名南有警則游之於北北有警則游之於南何曾見尺寸之績如中游二哨乃標兵也宜如左右手今一哨協守青門一哨分守長塗相距六七百里此分地不得其宜也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留都屏蔽非不日撥軍兵宿衛但郡鈴不設且野呼不起不宿城至東北一隅山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五 海防

七 浙海

石參差每為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合令各軍兵宿城洞內製柳一面輪擊城內編土保甲城上去其巉巖軍之精勇毋盡撥海差分以守城備禦器具悉為解換每門設鐘一面周圍輪巡海鹽海寧及乍浦澈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為垣城以海為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即可攻掠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先年攻破乍浦慘不忍言顧今議及浙海輒以寧紹台溫為上游而嘉區為稍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温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甯門

鎮下官樓南臺之險以扼其來於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寧區速宜戒備矣台州惟大陳青腹且有淡水恐爲賊所據務在加力防守過溫而台則台爲正兵寧爲應援溫則爲後襲矣寧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栖泊戰船對面有山卽石浦舊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瓊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寇南犯必繇三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犯必繇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洞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舟進此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太所海

爲山上防禦對岸舊城東門平砂西出亦建一臺應兩岸互擊離港湖亦可無慮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崇禎元年石浦大盜殘燬始議增兵而兵如故始議修城而工僅半城上千塚守塚軍門止三百餘名四年龍風碎大船二十一隻於是有洋游汎軍協守之議迨既失利有三區會勦之議而九月出關界尚有漁船藏火藥軍器不下百艘可見賊雖去而未去其必有說矣溫州四年七月初二劉香老大掠沙埕商民逃竄鎮下關建鎮而及中營宋炎營岌岌矣幸鎮下關年士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尤所海

龍左營范明望身先衝鋒屯六日而遁三游之船兵道還不赴矣八月十九賊犯黃華偵探不明喪師殞將失械焚舟哨官王尚禮龐嘉訓死之惟李英拚死擲上火器火藥遂得爲城守之用左營委提盤石逃難者以數萬來開門入之并藉以守城周世忠爲最已而領兵援溫州伏發被圍與哨官前宗輔王治隆俱死之世忠右手持刀擊而不仆忿忿有鬪狀直夜永昌章古生箭落其帥火燒其營掘濠固守后營總王戾非其汛地以一哨援伏發而死九月十七犯瑞安有兵寡而死者有跳水逃生者賊至東山把總李

英董伯起哨官吳廷瑜李應龍聽用董仲翔韓得時葉起龍俱死之李英手刃兩賊坐於田塋罵賊不屈賊揮刀連類削去一半

北洋以遊巡南北而移駐則專守禦於南萬一倭夷沙賊時或竊發是不可不兼爲之備也查洋游未設之先浙西半山聖姑礁等處原有附近將領撥兵防守巡哨與寧區互相聲援今但嚴行責成其中游併中正定各哨協防昌關之兵仍撤歸寧區專防內地庶幾內外相守南北交援至昌國備倭一官向來巡聽遊擊節制今備倭居內而遊擊反居外非重其事事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辛酉

海寇出沒之所

海寇往來其大船常餘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鹿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緒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厝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自浙迤北則極於菱角而屬於直隸自閩浙南則灣於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

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海南北門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巡司爲右翼焉懸海金崗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南路其北則牛欄基旦門青門茅海卒門爲戶蔽焉青門貼附歸谿所直衝韭山而旦門遠落大洋賊由韭山來者必望旦門以逼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通聲息以相救援議於二哨中撥虎船四隻專在歸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旦二門哨兵聯絡

團練軍民兵哨守據

固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

事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辛酉

料大船八槽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千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面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棚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關職督以憲臣而歲久人玩遂別募以充遂徵以禦

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矣

防險三說

浙江之源始於點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驚子門而入海焉故驚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兼據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驚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韋廉士

此海防三說

謹先防大海之洋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非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懸門淺狹正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爲並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惟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洋而東隨處可繫是海鹽一關尤四而之控制也總而論之賊由北洋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塞兵船以禦之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

靖海島以絕崇端議

寧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丕溫州之南麂東洛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元末通寇之徒蕃聚其中卒之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略其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莽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嘉靖三十二年間倭夷內訌多係海中潛住奸猾結連勾引以致禍

延內地。今後敢有奸民豪右。擅將前項海墾閑地。私自開墾。占住圖利者。事發從重究遣。

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汭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嶼梁橫滿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兇總派守信洋如西壘上落河頭巡哨信洋如野豬礁等處正兵哨則有沈家門中正遊哨則有小衛山田舉屬某蒲某鼠狼湖蟹鉞呂國各哨信地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牛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俱有漁民假借勢要在彼搭厰繫簍日烟夜

叙冠原

太守屢中云海南原不爲盜然海盜從海南起何也
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羣島夷之驍悍而
善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
裝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歎其卑弱殺而奪之接濟
者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爲衛其歸也許二輩遣倭一
二十人持刀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卽劫遇人卽殺至
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欲慕之心而入

完之禍不可遏矣

今之勾引
彼者亦不
可不防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樵采、無不
過海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
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
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勝計、在
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還羅諸國、無
處不到、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強悍、以爲護翼、徵
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後被朱都
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
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逸去、王直亦徵州人、原在許二
部下管糧、乃領其餘黨、改往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
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
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領之、因而海上香船出入、關
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人民、自有飢
時、鮮餽酒米獻于女者、自陷黃巖、屠霽霽、而其志益
驕、其後四散劫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
於瑞安、凡通番之家、則不相犯、入肯就趨之、杭城歌
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茲送如銅
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
以製甲冑、

禦海洋

總督尚書胡宗憲云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於海。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巖避風之處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殷前窩集反可泊船也吳淞河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防海處所議者欲分番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朱子

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住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於風汛時月相率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賊入使不得越過各島則彼毒無所施蠶孽不作而內地安堵矣又云直隸與浙江各離異地而實則一家若不設官總理則彼自分門戶賊一入內地隨風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陳錢分守馬蹟等三道而後賊

無遁情兵可夾擊必得總兵官正副二員分駐金山臨山要會之地先守陳錢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泰將分畫三道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人易為守兵部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於海上直欲邀擊於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為先發制人之意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為盡善至於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室寢失初意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朱子

直隸海防

直隸東濱巨海。北亘長溝。中貫大江。江南則爲蘇松
常鎮諸郡。江北則爲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故
各有巡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
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三者之責。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
額。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
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
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境。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
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毛爾直

與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
適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
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割管隨
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畧也。若沿
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溝缺等處。
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
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
左右前後所屬百戶所。造出每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
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
謐。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

廢。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

窮苦。又難賠贖。賊令每馬二匹。造船一隻。就點各衛
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
突至。而敢客其停泊者。服以上刑。此松江海港設備
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
黃浦一帶。又爲松蘇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可
愈于守城矣。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既經設備
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於上海之高
倉渡沈庄塘周浦開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
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先後打造雙
星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毛爾直

塔船。屬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沒浦各
港。巡邏把截。又華亭上海二縣各募鄉兵。戡守城池。
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
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各令清
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鹽涇以至閔行
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任弼上海專管該縣
鄉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
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
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船
低賁。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

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著山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游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餘散而少我船綜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窺原有揀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支兩道

名給與照身牌而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窺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畧也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熟有福山港白茆港太湖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衛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洲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苦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

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泖口七丫港黃衛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綜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綜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游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圍發水兵統發以爲應援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以爲有備但賊之來聯鯨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支兩道

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
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兵
勇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窩俱聽各該
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
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
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至於腹裏如
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
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
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
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枝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
官調回守城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五 海防 辛南區

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菱角嘴營前沙南北
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
橋與圓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
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
里新洲夾至圓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三重
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動
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
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
今日海防之要惟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

川省廣遠
四大立所

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
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
海塘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
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
長江之險以副總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
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
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
圖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皆設有兵船非統以
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圖山游兵把總駐劉管前
沙會哨於江北吳淞游兵把總駐劉管前沙會哨於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五 海防 辛南區

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
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
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
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
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
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
守之此皆不遠六千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
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
頻年皆賊巢窟添設游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游兵
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蘇松水陸守禦論

蘇松爲畿輔望郡瀕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故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今建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海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乃賊所據爲巢宜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統領又添遊兵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臺南直

江北諸郡

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仗不得水戰止仗陸戰狼山當江海之吭而麇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開廟灣等處此皆據守所當先者

倭寇之患起於吳淞而沿及淮揚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麇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管又北則爲壩港又東北則爲新橋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劉庄東西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州贛榆泰州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爲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畧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一道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臺南直

新港卽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家莊姚家蕩俱爲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岬港新橋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賊出海之路止有三

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麥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嘴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欲慕惟在揚州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兵以擊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麥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榆西等處最爲要地而爲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要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濊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岡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開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於麥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掘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夾攻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船崇明北徙之寇欲劫鹽協徒而不果置官于此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葉南直

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一見也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爲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麥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插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姚家場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其要害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燬曰廟灣以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以把總三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一住劉海安鎮若山安在如皋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葉南直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丁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衝雖極大艦皆可乘潮而入住歲倭寇實欲自鎮江以趨甯郡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周也又必水陸會哨互援若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賊若登岸則以圍綠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府無患中原甯都可高枕而臥矣

浙直兩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攸關如兵車相倚之勢故 勅浙江巡撫總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盡地有限責任相聯致海中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開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必由下八陳錢馬蹠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鎮如遇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于兩廣然地方寬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戶百戶等船往來會哨聯絡其在浙江也南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會北則馬集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竺箔兵船會其有蘇松也南則竺箔沙兵船哨至羊山而與浙江之馬集兵船會北則營前沙林兵船哨至茶山與江北之兵船會此南北夾擊之策也

遼東海防

遼故航海屬山東自登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不過百餘里近數十里可泊船避風濤故道具在先是歲運花布給遼卒遣人登人兩利之後以遼左亡命逃入海島中爲害日甚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鎮守李成梁奉命設策招降散之金復間使復舊業焚燒屋廬鑿舟塞井而沉其器具於海海患平而禁海不得通登遼遂絕每歲九月金州守備稍發舟師撿島燒荒以爲常萬曆十九年倭奴從據朝鮮乃徵浙直水兵統以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卷七十五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游河謂之路河初海運由路河直達廣寧外禦虜馬內洩潛水而達於海軍民賴焉後海運罷而河漸湮嘉隆間巡撫張達

請濬增築河隄高廣畫一人馬通行其上而河外數之迄今凡三十餘年矣隄日頽河日湮虜得乘隙入而內水無所洩輒滯爲河地不可耕軍民無給食久雨則斷炊煙而入皆魚鱉今宜大疏築之使遼陽之粟得達于廣寧而導其支流別出以入于海乃可外禦而內守也

瞻望

沿海一帶凡稱海口者俱係通賊要路雖大小不同長潮落潮倭船俱可抵岸其餘礮岸或礁石或泥淖或爲潮溝所阻或爲夾灘所隔落潮船不能至若長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防

李達

潮亦可乘波近岸終足險隘其舊有瞭倭墩臺木架因承平年久俱皆傾廢自萬曆十九年倭警以來撫按議行凡濱海臺架查照脩復又於緊要處所相地勢衝緩更加增蓋立木架者以地濕不能築臺築土臺者從權宜以備瞭望也

前道所屬自中前所沿海芝蔴灣至中左所王刀屯臺延長三百二十三里通船海口八處瞭倭臺架凡二十五座

分巡道所屬自錦州杏山驛沿海鎮家山起至三岔河西岸止延長四百五十五里通船大海口十三處

小海口五處瞭倭臺架凡二十七座

海蓋道所屬自海州娘娘宮起至金州黃骨島堡旋城臺止迂回轉折共長九百三十二里通船海口二十一處瞭倭墩臺凡五十七座

分守道所屬自湯站堡黃嘴架起至長奠堡沿江馬路衝架止延長三百一十里通船海口十八處瞭倭臺架凡六十二座

皇明世法錄

卷五

海防

四

李達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疋絢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馱載之人減一等物貨船車並入官於內以十分爲率三分付告人充賞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

洪武二十二年令守禦邊塞官軍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市易者全家坐罪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賊

罕 違禁下海

凡守把海防武職官員有犯受通番土俗那嚙報水分利金銀物貨等項價值銀百兩以上名爲買港許令船貨私入串通交易貽害地方及引惹番賊海寇出沒戕殺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俱問受財枉法罪

名發邊衛未遠充軍

凡夷人貢船到岸未曾報官盤驗先行接買番貨及爲夷人收買違禁貨物者俱發邊衛充軍

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號票文引許令出洋外若姦姦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遠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

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雇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曾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物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番貨並入官其小民撐使單桅小船給有執照於海邊近處捕取魚蝦採打柴木者巡捕官旗軍兵不許援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賊

罕 違禁下海

私自販賣硫黃五十斤焙硝一百斤以上者問罪確黃入官賣與外夷及邊海賊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俱發邊衛充軍若合成火藥賣與鹽徒者亦問發邊衛充軍兩隣知而不舉各治以罪

凡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進貢夷人圖利者比依將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斬爲從者問發邊衛充軍

凡沿海軍民私往倭國貿易將中國違制犯禁之物進獻倭王及頭目人等爲首者比照謀叛已行律斬

仍梟首爲從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

凡森民希圖重利夥同私造海船將綢絹等項貨物擅自下海船頭上假冒勢官牌額前往倭國貿易者哨守巡獲船貨盡行入官爲首者用一百斤枷枷號二個月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爲從者枷號一箇月俱發邊衛充軍其造船工匠枷號一箇月所得工錢坐贓論罪。

凡豪勢之家出本辦貨附奸民下海身雖不行坐家分利者亦發邊衛充軍貨盡入官。

凡歌家窩頓奸商貨物裝運下海者比照竊盜主問罪仍枷號二箇月隣里知情與牙埠通同不行舉首各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凡開津港口巡哨官兵不行盤詰縱放奸民通販倭國者各以受賄枉法從重究治。

凡福建浙江海船裝運貨物往來俱着沙埕地方更換如有違者船貨盡行入官比照越渡沿邊關塞律問罪其普陀進香人船俱要在本籍告引照身開津。

驗明方許放行違者以私渡開津論巡哨官兵不嚴行盤詰者各與同罪。

十一年六月題

日本海

日本在濱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居東爲尾山城居中乃國之都也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豫此三山城之西爲丹波左爲攝津西爲攝摩右爲因幡又西爲伯耆三十里西南爲筑後爲大隅又西爲薩摩爲阿波爲五島中北爲多岐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船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四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以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重陽後風亦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

前代朝貢考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於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扶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

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請天子朝獻太守送諸郡乃以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較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平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匈奴國男王彌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遺塞晉樣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隋

皇

三年天豐財遣僧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借蝦蟇人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晏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粟田輩請授諸儒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巾爲贊悉實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基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後建中元和光啓等年常貢不絕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喬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宋

宋

經一卷記室恭軍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道弟子奉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并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遣風帆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藤木古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唐淺無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槌子曰

疏磬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等還，道僧仲圓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圓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年綱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於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明州養贖，候有便船發，四十年七千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至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三

本朝備倭通貢考

皇明洪武二年，倭寇山東茲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見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入貢。王曰：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誘我，笏

語既而發，舟數千襲我，風霆漂覆，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刀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王氣阻，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免官僧無逆，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貢王，九年遣僧歸，延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求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佛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延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倭

劉榮總兵守遼東，經海上，屢倭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告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壩，入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壩。入櫻桃匯，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倭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移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利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令南雍侯趙庸招暹羅人，漁丁賈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于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賊，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宣德元年，遣人來貢，大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石，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其勸，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也。

卽復許貢云不爲側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已而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賓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剝視中否爲勝負於是朝廷下詔備倭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養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主

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鄆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効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求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履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閏宴集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有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

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然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大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或云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好豪外交內湖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欠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出兵輒齎糧餉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言我貨本倭王物盤據海洋不肯去小民迫於貪酷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遂囚罷史黜僧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主

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爲之奸細於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砍殺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治兵捕賊統上章請暴貴官通番二三罪魁於是切齒詆譏惑亂視聽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煨煉必欲殺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鎰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群盜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

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將士赴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忤經略未幾群賊踵至柵塞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厥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泉穴首賊逸去群寇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部兵往來海壇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忤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脇持富人巧索橫歛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餉百功類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李

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諂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呂國臨山靠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淞江諸衛所關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挫勦忤爲鏜起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持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爲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阜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達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

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案比忤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忤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天寵逮詔獄論歿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從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市帑請給贖課迫脇富民釋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五

海防

李

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幾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廣山東西湖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若居者咸受其害宗憲計擒賊首汪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嘉靖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譏引疾去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錦承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即加

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座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未幾宗憲亦被論逮獄識者寃之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三人泰將十三人兵衛副使十一人諸將較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癸亥年漳泉賊徒勾引生倭入寇仙遊等處巡撫譚綸調義烏兵由水路擊破之賊遂歛息至萬曆丙申寇朝鮮特設經略重臣及道府多官往援費至百萬

皇明世法編

卷五十五

臺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六目次

江南倭防

海防

江防

蘇松常鎮四郡

太倉長吳一十八州縣

各沙要害

分合

腹內地方要害

海防論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目次

江防論

長吳二縣總論

常熟縣總論

吳江縣總論

嘉定縣總論

太倉州總論

崇明縣總論

諸沙總論

崇明險要總論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六

史官 陳仁

江南倭防

禦寇之法海戰爲上故先之以海防海防失守而後
滋蔓及江故江防次之

海防

蘇松海洋乃倭奴內犯之上游也哨捕于海中勿使
近岬是爲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勿容登泊是爲中
策若縱之深入殘害地方首當坐罪

江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倭防

江防以拱護

留都爲重長江下流乃留都之門
戶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爲上策截殺于
江中關隘吳江之類使賊不得遡流而西是爲中
策若縱之過金焦吳江之類攀山震驚陵寢罪坐不原

蘇松常鎮四郡

唇齒相維利害相共賊至境則當禦之賊過境則當
追之賊犯鄰境則當援之

太倉長吳等一十八州縣

地雖各有封守民雖各有統屬賊至而捍禦之賊過
而尾擊之賊攻鄰邑而襲擊之義與府同

舊制設
邑設兵
共設兵
加兵共
賦之加
越于官
不足用
顧從共
有德運
江海合

各沙要害

此當責之沙者民與沙船者也太倉州崇明縣太鎮二衛各巡捕官帥之以哨捕兵備道授之以命令齊之以賞罰有所廢置申請各院而行之

腹內地方要害

此當責之團長鄉兵者也其間有當用民壯弓兵者州縣巡捕官與巡簡帥領之

一復兵額祖制每衛設千戶五每所設軍一千一百二十名每縣設巡司弓兵又設民壯今以蘇州一郡言之蘇州太倉鎮海三衛設軍一萬六千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蘇卷四

十一

百名巡簡司三十一共設弓兵一千一百八十名八州縣共設民壯一千九百三十名通計一萬九千九百六十七名兵額不可謂不多向因承平日久千戈不用借軍以運糧逃亡役占缺伍又多今當有事之秋可不亟籌奏留與處補乎因弓兵民壯不堪上陣將弓兵裁省一百五十四人差操民壯裁省七千二人共扣克募兵銀二千三百六

上之兵金
廣百二之
勢下之氣
復易反附
之計計和
得矣

兩豈非亟當復舊者乎夫以一萬九千五百餘人分爲水陸二支每支編作二班或四班按季輪當至府城與水寨精練務期轉弱爲強人人可以殺賊名名得其實用何患于防汎乏人此之謂不必募兵而兵自足也

一復糧額祖制每軍歲給月糧臨戰又給行糧向因缺伍戶部以存提作羨餘別用一旦有事軍門又趨請別項錢糧用之今欲奏還軍額可不奏討原以還諸軍與其裁減弓兵民壯以充募兵之門何如不減其額見成各有身銀不必別募募兵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蘇卷四

三

之爲愈乎此之謂不必加賦而食自克也或問如何奏留曰沿江沿海衛所官軍乃留以備倭查無倭患去處之軍另撥上運或問如何處補曰兵備道督責府縣正官通行查選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餘丁及貧民之願應例告克者或問如何輪番赴練曰常以一半局之水處衛所州縣就便訓練防守一半屬之巡捕官領赴該府圍操水兵則領赴海口水寨圍操更番代換軍門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爲之親督即

守爲之監督。公同訓練。兵道以時閱視。一州七縣。各可得兵一千餘人。分守地方。江邊海邊。水陸兵。又可得一萬餘人。分守。諸港小警。則各自爲戰。大警。則互相應援。行之三四年。兵日益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倭寇安敢犯境乎。

一險要中有原無地。形險阻。而實不可不設備者。如太倉崑山之桑子崑山長洲之陸市是也。地當交界。兩處皆當團兵協守。然須分辨賊來處。當迎而拒之。賊去當尾而追之。不可但顧其界內無事而已。擇兵者宜申緩此令。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甯海防

四

分合

一春汛之期。不過三月將終。四月將半。小陽汛之期。不過九月將終。十月將半。過此則非風汛所利。而倭警不必防矣。宜于每年三月初各官共分汛地。領船出海。防禦春汛。至五月終。小陽汛。至十月將撤。歸此每年防汛之分合也。

一海濱地里廣遠。欲一一屯兵分守。雖竭蘇松之力。不能也。惟擇要害爲倭所必登。必經之處。設備則可。耳若軍令數行。凡倭寇登岬。衆軍爭相援救。擒賊與逐賊。亦何難哉。海濱亦然。此海邊派兵之分合也。

一
祖宗設衛所。民壯弓兵。四散分別。有事則差都御史。捧勅提督焉。正欲其聯屬調度。互相維持。而應援也。往年倭寇攻郡城。州縣不救。攻州縣。郡城不救。攻衛所。亦如之。一處兵力幾何。而可以獨禦哉。必也處處以一半兵守土。一半兵聽調。或受圍之處。而留其聽調之兵。俱作守土。或賊所必不到之處。而守土之兵。必調征伐。則兵不患寡。勢不患孤矣。此內地派兵之分合也。

一兵之勝負。不在衆寡。而惟係于精練與節制。分合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甯海防 五

何如。且如領兵三千。分爲三枝。每枝九百人。張犄角之時。常以一枝當敵。二枝治力。更番而進。當敵者爲正。專司截殺。治力者爲奇。專司接援。另以三百人行哨設伏。此臨陣進戰之分合也。

海防論

海防之策有二。曰禦海洋。曰固海岸。何爲禦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衛洋山。遇賊要衛是也。何爲固海岸。修復海岬。

祖宗備倭。舊制循塘拒守。不容登泊是也。二者或謂禦海洋爲上策。若將官不肯會哨會勦。而以風潮

不便爲辭縱賊登岸不得已而陸戰則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爲護短用長兵家之忌我自犯之或爲四山離內地太遠糧餉易匿聲援難及且風潮巨測將官藉以規避何從而稽之萬一失備致寇直搗反誤事矣不如陸戰嚴其節制將士豈能作弊也愚嘗持是二者質于總督胡公虛江俞公皆云前說爲優復質于二華譚公允齋嚴公皆云後說爲善今而後始悟諸公之論但可通之于福浙而蘇松事體與福浙不侔予嘗乘海舶凌驚濤覽形勝及訊熟行海島之人而知之夫倭泊之來必繇下八山分艘若東南風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備防

本

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粵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若東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以犯蘇松羊山在金山之東大七小七之外吳淞江順帆不過一潮而已其爲賊之要衝雖與馬蹟大衢相若而淡水門捕黃魚一節乃天設此以爲蘇松屏障豈可謂遠洋備禦之難而以羊山與馬蹟大衢例論哉

蘇州海防與松江不同松江有海塘而無海港其設備也以陸兵爲主蘇州有海港而無海塘其設備也以水兵爲主何爲有海塘而無海港蓋松江之海起

于獨山而迄于小湯窪逕二百四十八里皆有護塘爲之限隔高厚如城別無港汊可以通海護塘之內外相夾皆水也在內者謂之運鹽河又謂之橫港在外者謂之墅濠又謂之護塘溝昔人所以築此塘者爲捍鹽潮恐其害苗也

國初用爲金湯以備倭患設衛所墩堡于墅濠之外倭至則捍禦于海所灘塗不容登泊萬一不支則踰墅而守倭進不得攻退無所掠護塘之功用豈小哉邇年墅濠多湮護塘海圯合爲一坵窪至即聚于護塘而運鹽河之內水田狹隘難于屯禦大可慨已今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備防

七

須浚治墅塘復衛所墩堡之法選陸兵委知兵叅將精練于平時遇汛則分布信地協守互援無容一賊登岸則松江海防庶幾其無悞乎何謂有海港而無海塘蓋蘇州之海起于嘉定之寶山洋而迄于常熟之白茆港其間水口之大者曰吳淞江曰劉家河曰七鴉浦曰白茆港其次則綠洶黃窰新塘茜涇之類皆潮汐所往來沙船所出入原未嘗有塘以限隔之也故倭舶乘風乘潮可以衝突而無加亦可駕風揚帆以哨以禦向來吳淞江口副將親提兵結水寨以控扼之而劉河七鴉白茆亦各有把總兵船分

此處所重
之耳也
此處所重
之耳也
此處所重
之耳也
此處所重
之耳也

守其備不可謂不密矣。但各兵船畏颶風常泊于港內。賊至或不知。或知而禦之不及。又各知自分彼此。不肯協力。應援賊入港。然後官兵擊之。不亦晚乎。爲今之計。必須軍門立爲限時限程之法。信賞必罰。如有債事。罪坐水兵。官問以故。縱則蘇州海防。庶幾其無誤乎。或者曰。松江無海港。固不重乎水兵。海防之外。可不設舟以巡哨乎。蘇州無海塘。固不重乎陸兵。海塘隨處可登。可不設兵以防守乎。曰。是不然。松江海灘皆淖泥也。潮至時。雖可以通。而易于闊淺。潮退時。舟不能近。須涉淖泥中行二三里。或七八

里。哨舟何處可泊乎。

李士大

海防

本

九

向來原設遊兵船巡視于洋中。墩堡軍瞭望于岸上。所慮者上不嚴失報之誅。則人其肯盡其心耳。蘇州海濱處處皆有墩堡。若勤于瞭。遇警則各港水兵響應而逐之。各巡司弓兵與地方團營兵併力以禦之。賊豈能遠犯哉。所慮者上不嚴坐視之罪。則人其肯盡其力耳。

海防之策。禦倭于海洋。海峴既詳言之矣。若計今時至計。似不在于海而尤在于。留都留都海防相爲表裏何也。

祖宗根本之地。乃邊方所覩以爲向背者也。故兵法

曰。居中以禦外。向來留都所設四十八衛養驍氣。傲跋扈難制。廟堂遠覽。取總兵之有重望者。坐府彈壓。此見雖善。尚覺不能無遺慮也。蓋總兵之所以負重望者。緣其統大兵于海上。得展方略焉耳。非謂子身兀坐。卽能攝服乎奸宄之徒也。若但以其官高望重。而使之帶千數之苗兵。無所作爲。無所誅賞。而空歸于京師。數萬卒之上。吾不知此總兵者。平時雖號勇敢。其謀猷學識。果太公諸葛之儔。而一言一動。盡可默號策。黠之臆乎。設使舉動之間。少有輕率啓釁。則素望將損。而前車再覆。今日駕馭之微機。或爲自

李士大

海防

九

伐之拙謀矣。須以功能素著。總兵一人。如俞大猷。戚繼光者。置之吳淞江口。而帶衛于。留都列諸五軍都督。其陸兵參將。則專駐金山。精練馬步兵幾千。固守平松江之江塘。水兵參將。則分駐竹箔營前二沙。精練舟師萬餘。哨守平蘇州之海港。若汛相近。則總兵親駐吳淞江。以爲參遊之領袖。小陽汛亦如之。防汛畢。日則總兵歸坐五軍都督府。而調水兵一半。至龍王廟。與南京水軍夾操陸兵一半。至大教場。與南京陸軍夾操。更番去來。踪跡無定。嚴明賞罰。權柄不殺。而海濱水陸所存之兵。則委之參將督練防守。如

是則隱然示在外之兵至強至衆足以防護

皇都而若無藉于四十八衛在外之將愈出愈奇足以定禍變而不專倚乎五府兵部所以陰折夫邪邪

眇視之心而貽留都之安者何如也留都安則海濱鹽盜之徒不敢嘯聚而海防之政益易于修舉

江防論

謹按長江下流乃海舶入寇之門戶也邇江深入則

留都

孝陵爲之震動所係豈小小哉故備禦江之下流乃

所以保留都謹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防

十

陵寢至要至切之務也向來夾江南北分兵戍守遊

兵船往來巡哨于其間江防不可謂不密矣然而寇

不聞息者豈無說哉良繇撫操巡江官聯之義不明

故耳何也表

朝大江南北各設巡撫留都專設操江巡江所管

轄信地雖殊而四院事體則相關而不可分今操巡

專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陸則讓之曰此巡撫之事也

巡撫專管水上之寇寇若入江則讓之曰此操巡之

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頓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避何戚

乎江寇之弗除也哉今莫若先正官聯官聯者聯屬

四人爲一利害休戚具形而同心戰守實同會謀而

齊舉如江寇登陸操巡督發兵船進內港以協捕之

陸寇入江巡撫督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

計窮而無所容江患其永清矣江患息則留都

陵寢萬億年鞏固而不搖江防之策孰先于此

今之論江防者孰不曰營南沙者大江之第一關鍵

也靖江江陰其第二也瓜儀京口其第三也守此三

者則海寇不能飛越而窺留都愚竊以爲不然何

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而倭寇犯金陵未有

繇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岨疊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

間夾岡險峻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

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蕪蕪湖采石走太平而北

豈非地勢之至要者歟故保留都須嚴江防嚴江

防須重江北賊計狡獪常遊實而擊虛不可但以江

中之關鍵爲恃而爲賊所詬也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踞蘇常湖三境自

宜欽以東富陽以北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吳巨

浸無大于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

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于此或曰

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兵燹莫及矣必藏守禦

曰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
 滅郭則山林必在所邀若倭寇則不然志在擄掠盡
 無就有今腹內諸村鎮搜刮已盡其志必未經兵燹
 之處則沿湖諸邑非所當防者耶况自宜興至金陵
 爲道甚捷皆今日兵議所未及也其可不思先事之
 防乎或又曰湖中風波與江河異若之何其禦之曰
 此非魚網船不可也何也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
 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漕船又不同內河之
 船即今之官航民船是已江船大者爲川爲襄小者
 爲滿江洪爲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新會船東
 寧波大福船東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後防 主

皆不適用蓋帆船之所利者在風怒濤也其尾無機
 其傍無葉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棹爲有用
 矣其次爲江邊船大者可裝二千石以自五桅以至
 而岸至千石
 二桅亦專使帆無機與獎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
 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揚子江則蘇錫山高橋下江
 水寬處然須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爲
 廠稍船大者可裝六七百石又其次爲小鮮船即湖
 中廠船
 不滿百石大者二者皆有帆而有機又其次爲剪網船
 爲一今二隻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爲絲網船駕
 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後防 主

使不過二三。人其駛埭于剪網善用之大爲軍旅之助。武又曰：迴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潮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非溪、葉港、雪落、洪、闕、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淩香口港，無錫之獨山、浦、橫、吳塘、門、武進之馬、陸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濱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調之，探報帆，吾邊江等船常居汴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日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獨其重役專委一廉仁有司點閱之，則庶乎不敢規避耳。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廣防

古

蘇州乃南都之稱稱也，計賊所入之境有三：一曰昆陵，二曰太湖，三曰武陵，何言乎昆陵也？從古論江南咽喉者，皆曰京口，不知夾崗險隘易于堵截，賊豈敢繇此而東？其勢必據鎮江，進舟師從河莊開進五十里至奔牛，又三十五里至毘陵，頗爲便易，既至毘陵，則丹陽金壇皆可傳檄而定，而無錫以東咸入其殺中，此蘇州北境之患也。何言乎太湖也？賊繇蕪湖、溧陽、宜興下太湖，片帆可至胥口，此蘇州西境之患也。何言乎武林也？賊繇采石、徽、歙、富陽、鹽、食、而主武林，不覺其進而與害漸逼，此蘇州南境之患也。北

者頭顱也，乃正兵也，賊以下駟致吾上駟，羈縻歲月，相持而無取，夾而以太湖之兵衝吾右，脇武林之兵擊吾後尾，此謂奇兵，識其機而預防之，此備中原巨寇之大旨也。若夫倭寇之來，必繇吳淞，到河白茆，福山諸口而入，當嚴三方海防，遏之于初至之時，勿容登泊，策之上也。堅壁清野，進不得攻，退無所掠，饑疲而去，則追而擒之，策之中也。

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港浩繁，陸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密港、太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廣防

古

劉家河、七丫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丈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啻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况府治乎？但海濱不止于嘉太兩邑，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海，皆是也。江口亦不止于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進、鎮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口，所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蘇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于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

所設之險均爲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以外境固爲制敵上游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爲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鹽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碩浩安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爲途不同同于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則長洲之鐵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舟進入之衝爲途不同同于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之險要有七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後防

未

內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所係也何者當設水兵何者當設陸兵何者當兼設水兵陸兵擇將選兵勿恤糧賞常以一支當敵鄰支應援振肅軍令蔡

郡豈有不安

洞庭東山即莫釐山也太湖浩渺其東爲山者十有七而莫釐最大週圍四十里地占三鄉國初原屬角頭巡司因去西山遼絕相顧甚難特創東山巡司以轄之居民稠密商賈爲業重利而輕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齊奮而出不賴官兵自相抗禦見今設兵哨營寨者八在北曰嘶馬哨曰梁山哨在

南曰渡船營在東曰北湖只在西曰長圻寨在東北曰烽折哨在西北曰毛園哨在西南曰葑山營各統之以資民團長選鄉兵而訓之府縣官間一親閱務期實用但水兵未經酌處似宜報湖船編甲長而以五桅盤箍船領之有事責其在湖與巡司一體巡哨庶幾郡城可無西顧之憂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後防

七

蘇門從漫山而向下向空湖常州境去一綜爲耆民周璜等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往無錫境去蓋山民重于保家而輕于用命沿習有如此者其在湖謀利諸船衝冒風濤視險如夷尤堪召用今所設者早寨有六北曰大勝南曰石公東曰元山西曰角山東南曰龜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以團長隊長朝夕訓練而水兵船尚爲缺典似宜通行選練與東山水陸兵相爲聲援湖中有警責令夾擊更與西北馬蹟諸山西南石湖諸山約爲犄角無分秦越則盜必不敢窺太湖矣

被其洲與
長洲縣與
吳縣利害
難易迥乎
不同蓋長
洲分治郡
城之東南
北三方與
崑山吳江
常熟無錫
相接壤吳
縣之所轄
者諸山與
太湖而已
倭寇自江
海而來不
當其衝長
洲則吳淞
江婁江陳
湖楊城湖
諸蕩四通
五達賊舟
無不可至
若東從劉
家港越崑
山則犯婁
門北從白
茆港福山
港越常熟
則犯齊門
西北從江
陰越無錫
則犯閘門
南從嘉興
越吳江則
犯葑門東
南從七團
八團經千
墩石浦入
吳淞江流
散角直等
鎮高墊等
村亦會于
葑門在在
可以衝入
則在在當

吳縣險要與長洲不同長洲乃賊之來路吳縣乃賊之去路何也倭船從海而來或自大江而來御河沿婁福山之類皆其所從來之路也皆長洲地方也太湖在吳縣之西倭寇來此不便往年出石湖出胥口皆滿載之後因憚東北方官兵阻截欲假太湖走吳江以出海乃所為賊之去路也夫其來既皆在于長洲則長洲設險捍之宜也吳縣為賊去路則逐之出境已矣險要之說無乃贅歟曰否所謂設險者國鄉兵于水口兩岨拒賊之入非拒其出也况賊可從此而出亦可從此而入方其出也謂之去路若回翔反顧卽來路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大

之說全無
以爲害
蓋四而
不足

爲之備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乃寇從劉家河西來必繇之衝也長洲之東境至陸市舖而交崑山縣界舊之設險者凡三重焉官汛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爲第一重也陸涇橋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圍營于陽城湖濱所以爲唯亭官汛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市舖設小唯亭營所以禦敵之來若外戶然乃第三重也以愚觀之小唯亭者賊西行之正路也其南有沙河北有陽城湖萬一賊計狡猾不繇正路而繇南北間道豈不反遠出小唯亭之西乎故東境設險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蘇

尤

陸涇橋壩爲最要往前兵備任公與倭屢戰嘗奏大捷卽此地也其北陽城村圍營相城圍營皆爲湖防而設後區圍營乃爲彭淞而設然皆羽翼六涇官汛不可無也葑門東六里爲黃石橋營又六里爲金雞渚又六里爲斜塘營又六里爲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折而南處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爲角直浦與崑山交界唐浦設險所以遏寇從吳淞江衝來之患鑊底潭葑門之東南三里有瓦硯涇在茂渡橋北從北涇入歷黃天蕩六里至濱墅湖又三里至鑊底潭

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南至漣湖陳湖曠野難于設備澱潭有村落聚兵于此則東可以控賊從松三泖而來之患

葑門直南而行歷度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鎮于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江諸江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犯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遏矣今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其東吳淞江章練塘又各設兵以爲夾浦外障兵營張犄角之形守禦協唇齒之固則長洲之東南庶可無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廣防

辛

齊門外直北五里爲陸墓又五里爲周涇舖又二里爲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倉敵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團營之設者一無量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爲蠡口營蠡口之西北爲冶長營冶長之東北爲永倉營其形若鼎足者乃第三層也塘之東爲彭涇爲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縣塘之西爲長蕩爲曹湖爲黃埭蕩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直郡城之北門也能守此可以遏寇之來矣此外又有錢萬里橋團

營則緣郡城西北空野其水與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團營則緣郡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湖相通而設一則爲婁齊門之羽翼一則爲閶門之羽翼皆不可無也

許墅在閶門西北二十餘里南北運道之要衝戶部分司在焉居民稠密錢鈔出納無城堡可守若寇從無錫而來乃必繇之道也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爲官兵所截正繇乎此其南爲樞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閒道也許墅有備則寇自西北而來均可以無患矣今設許墅鎮營其北又設望亭團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廣防

壬

營真儀在縣西二十里巡司在焉其西三里與長洲交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爲陽城湖東北五里爲傀儡蕩又北數里爲巴城湖水澤環扁舟楫通利鹽盜出沒莫義實當三而之衝賊若繇府治而來必經此道蓋西境之咽喉也團結鄉兵與司兵協守一則可以遏賊東下而爲縣城之藩籬一則可以梗賊南衝而爲常熟之隄備

斜堰在縣治西北四十五里臨七浦塘七浦東自白

弗西至陽城合崑城諸湖之水泛溢不常故築堰以拒之賊若因常熟南行必繇此犯縣境過此則水陸路難無險可據故必設兵一枝于此與常熟之兵互爲聲援庶幾可拒也

常熟縣總論

常熟爲蘇州之北門且合四郡之關係莫有先焉蓋長江者 留都之門戶也蘇松有海防之寄常鎮有江防之寄皆止一面常熟枕江帶海獨兼二者之防且當長江入海之口海寇若過江窺 留都犯 陵寢阻運道必先繇此則其關係之大又在常鎮濱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海防

主

諸邑之上備常熟乃所以控江之上游控江之上遊乃所以護 陵寢保 留都爲運道計也

白茆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原設巡簡司天順初因江面水闊倭船乘風而上輒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教場操演爲防春之計成化中置營寨官廳設糧軍房七十餘間後又築市屋集商人壯形勢久而漸湮通因倭寇復據衛所官兵及漕兵把總廣福著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朱家堡于近地較之 國初聲勢十倍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洋乘輕船道三引高家縣後以至三泖視風汛之

詳浦縣山
知縣小水
知縣小水

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虞則登舟沙其要門戶也若遏之于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矣此又拒寇于上游之策也或謂白茆已塞寇船離入兵可截革曰不然吳中北出之水皆繇本港入海其通其塞海隅東偏農夫之苦樂係焉海隅東鄉賦稅之盈縮係焉必當濬而通之但民樂生乃遏盜之本也或又以港通則引寇爲慮曰不然使港而通利也寇可入兵獨不可出乎夫水利修則兵食足兵食足則不必加賦于民而軍需常給此兵農兩利之道也今水陸官兵四千餘人生食港口宜徵古屯田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海防

章

制防春之暇就用之以興工有警則爲兵無警則爲工奏請于朝大修水利更召各村貧民給之工食相余而用則兵有王事之勞而無暇爲非官籍夫兵之用而不爲徒費豈非一舉兩得之策
許浦在縣東北七十里卽宋之水軍寨也 國初改爲巡簡司其地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要害與白茆等但宋詳于本港而略于白茆我 朝則反其制何也許浦在宋時爲大道故苗剽之變韓世忠提兵勤王李寶奏膠西之捷皆繇此入今其壤半墾于江存者亦漲而爲田矣近年倭寇屢從此所陸行至楊李

丈浦賊巢嘗繇此道而掠洞庭兩山之賊過齊門去者亦此道也。蓋當西南二面之衝非直小小險要而已。況平時鹽盜出沒無常獨以一巡司轄之弓兵爲數幾何而可當此大任耶。須特設官兵一枝于此屯戍而弓兵之額比舊倍其名數其策可行也。

唐市在縣東南四十里南與崑山連壤二縣往來必繇之道也。賊自南來流突北行此爲要衝不可以不備其北雖有朱家堡然去崑承湖口已遠但可備白茆渚突之賊殊非爲縣城籓籬之意。必設官兵一枝于此屯戍與崑山斜擡兵船互爲聲援庶可以遏賊之衝而賊不敢北出矣。

吳江縣總論

吳江界于蘇嘉二郡之間乃運道之要衝吳越之咽喉天下有變兵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胥經乎此勢所必爭且其地西枕太湖通吳興宜興東濱洞里諸湖通松江吳淞江口四通八達無遠而非鹽盜之藪腹內諸邑茲其最難守禦者故國初設巡司司各邑皆不過二三而吳江獨至于八所轄五百六十二里皆水限隔匪舟易行民善于水戰村坊漁艇一呼而集動以千計謹遵追賊其駛如飛風帆不及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蘇防

三

夾浦在縣治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太湖之委流也東行二百六十里至吳淞所入海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爲分蹊要衝或寇入太湖欲出東海而繇鮑魚口瓜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經之道也。况爲運河關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故必設守于此而後可。或曰守夾浦孰與守陳湖曰陳湖遠在東北散漫無繞此地湖水東出洶湧深闊賊據舟橫渡水兵夾攻豈能直乎。若夾浦不守則長驅而下難于控制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蘇防

三

平望在縣治南五十里乃浙直之咽喉也松陵以南險要無踰于此宋元以前或置寨或圍結僞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鞏固縣城極爲有見議者但謂宜守勝墩不知平望實控制嘉湖二路若棄而不守使賊得駐足之地闖入腹中我兵列屯置守反在于外非計也。故必修復舊城屯重兵以扼賊衝更設兵于勝墩以爲聲援庶賊不敢深入耳。或引唐湖之捷以證勝墩之當重不知唐湖雖險東西支路甚運難于隄防。

鮑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北流

匪爲藏境又北通五龍橋入吳縣界爲盤門運河爲古塘口入長洲縣界爲磨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江必自五龍橋出藏境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餘之道也須設水兵于此與吳縣之五龍橋本縣之夾浦橋兵船互爲策應則舟師之長技捷于倭寇百倍賊必不敢入湖而犯縣治矣

簡村在縣西南數里濱于太湖太湖之南有簡村巡司司縣之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皆隸焉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西郊之外通北湖面亦其所轄縣本濱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何所抵極萬一倭寇得入其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卷四 天

爲縣城之害不淺須議設兵于此南與巡司相爲聲援北與柳胥西郊水兵相爲犄角是固保松陵之要策

同里在縣治東十里四面皆湖民居稠密縣東之簷籬也賊若自松江而來繇三泖嚴山而至同里實當其衝若自崑山而來繇新洋江角直而至同里亦當其衝向因倭寇不至議者漫不之及不知賊計多端萬一有間道之謀者繇此直搗縣治四面兵船救援弗及地方危矣須設水兵一枝于此兼以巡司弓兵朝夕訓練俾與長橋巡司互爲聲援不獨禦寇亦彈

鹽盜之一策也

汾河在縣治東南六十里界浙直之間東通三泖西接勝墩水澤所鍾號爲難控雖巡司轄之然牛屬嘉興禦南方之鹽盜已云頃刻況車出章練塘西通湖州倭寇若自松江而來此實一大道也巡司力薄何能禦之宜設官兵屯守

爛溪在縣西南十八里北連鴛脰湖爲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其地頗類汾湖而受害過之蓋烏鎮爲湖州望鎮賊所歆慕而爛溪之南實抵鎮之北柵故甲寅之亂倭寇屢進屢退于此苦于無兵任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卷四 天

其據掠舊設巡司于此 國初移置嚴墓村控禦長策失之久矣必須修復而更設官兵以守之可也

震澤在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鴛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泖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于此巡司實控禦焉設備于此俾與爛溪互爲聲援則可以西捍南潯東接平望實吳江第一要害

吳江水兵論

七縣水兵惟吳江爲最乃倭奴之所深畏也近年官府不分功能高下混給工食以致吳江者亦不堪用蓋吳江四面阻水西枕太湖使船本其所長嘉靖三

十三年初報在官皆精捍捷給大舟用二十五人小舟用三四人篙手與搖櫓並業者首尾相應行使如飛遇賊舟之大者則以小船誘渡其人而傾覆之遇賊小舟則以十四五篙手齊鑿而沉之賊人遠來不過齊船深入而已船之輕捷不如也不過驅土民撐駕而已人之齊載不如也其始也水鄉大戶親統率之其後因差人統領壯工食奪功次真正有名之兵不樂于用所用者皆次身無用之窮民其弊至于行劫而吳江水兵遂爲官府所惡一切裁革聞吳江人云水兵隊長總出盛二盛六之下其次爲董界凌雲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雜防 三

嘉定縣總論

嘉定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東濱于海南據吳淞其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倭船之來也大海渺茫難于收泊以寶山爲表識故蘇之寇患恒嘉定受之沿海一帶江西自吳淞江抵太倉界三十五里江東

國初初
設縣楊
旦嘗議
以每五
里立一
營寨每
寨開一
教場
精選土
兵百人
統以耆
民四人
訓而練
之通計
土兵一
千三百
人遇警
則併力
夾攻首
尾相應
實常山
長蛇之
勢也使
後之人
善守而
不變賊
豈能登
岬哉
江東早
築二一
在寶山
一在高
橋鎮皆
國初設
兵以備
倭者今
廢久矣
人罕謀
及豈以
青南當
其前吳
淞擁其
後而寨
兵單弱
不足以
當利害
故耶殊
不知江
東地饒
民殷而
守江守
浦兵船
俱在內
地青南
川沙拓
林諸堡
皆可退
賊于南
吳淞兵
船僅可
退賊于
北若賊
至而南
北阻截
不能登
犯其勢
必趨于
此蟻
據爲巢
藉糧于
我內地
紛擾此
其厲階
也

自老鶴嘴抵上海界三十五里處處可登長驅而入知縣楊旦嘗議以每五里立一營寨每寨開一教場精選土兵百人統以耆民四人訓而練之通計土兵一千三百人遇警則併力夾攻首尾相應實常山長蛇之勢也使後之人善守而不變賊豈能登岬哉江東早築二一在寶山一在高橋鎮皆國初設兵以備倭者今廢久矣人罕謀及豈以青南當其前吳淞擁其後而寨兵單弱不足以當利害故耶殊不知江東地饒民殷而守江守浦兵船俱在內地青南川沙拓林諸堡皆可退賊于南吳淞兵船僅可退賊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三

北若賊至而南北阻截不能登犯其勢必趨于此蟻據爲巢藉糧于我內地紛擾此其厲階也淞口以南嘉定七都至十一都地方與上海連壤賊歸爲巢奔突四出生靈變爲蓬粉廬舍蕩爲丘墟荼毒二年滿載而去當時所以禦之之策有善焉有未善焉何爲善賊之初來船不滿百人不及其後馴至五百餘艘三萬餘人盤詰聯絡非輕率所能去所幸者一江爲之限隔不能西渡長驅然其搶船渡浦之心日夜窺伺嘉定自界浜而北至吳淞江口民間小舟盡搜入江西僻港其外以水樁旋斷所容者兵

哨巡船往來把守焉耳。向非靜江掣航而賊得渡則深入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所謂禦之之善有如此者。何謂不善哉？場洪史麻子港皆老鸛嘴支河二水向東直行相距半里。賊掘而通之也。合爲一綜。因港口爲巡船所扼。舟不可出。又望東開二三里直穿海峴。舟與海通。當小汛水涸則塞港兩頭而蓄水養舟。大汛水溢則兩頭盡開而搜舟出海。斯時也。巡船宜堵截于內江洋口。而東海新開之處縱之使出。則不俟驅逐而賊自去。俟賊至海然後以兵擊之。賊短于水戰而泥砲之類。又我兵所長。豈有不勝。况賊新據

皇明世宗

卷七十六

江南京

三

盡財物劫掠已空。不十日間將餓而斃矣。此誠賊賊之上策也。老鸛嘴賊滅則北偏一段稍得寧息。用武有地而上海之賊可以迎刃而破矣。吳淞所距縣東南四十里。東濱大海。北枕綠洶。其南卽吳淞江入海之口也。吳淞江發源太湖。紆紆二百餘里。爲中吳諸水第一。其入海之口爲海道咽喉。三吳門戶。故特置所城于此。而以副總兵鎮之。比之越之定海焉。或曰。均之海濱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爲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山東浙直與寇爲鄰。然山東之海水勢湍悍。山脈聯絡。非熟其衝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爲多。而通番者獨衆。故寇船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爲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舫。若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暗塗相貫。有若爲華夷之限者。惟三升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壅礙。守山之外沿海有竹箔一沙橫亘。其外隱然爲

皇明世宗

卷七十六

江南京

三

國初海運特築寶山以爲港。蓋爲此也。今之守江固云密矣。而竹箔沙之守殊爲單弱。非扁固外日之

意或曰今之賊艦必以此爲會哨之地乎曰竹箔之南吳淞之水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若設重兵于此防守賊豈惟不能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乎人嘗欲徙鎮海衛于寶山豈無意耶所惜舊城正當綵淘港口因東北一隅坍塌故徙內地雖去不遠然氣勢自孤乙卯之寇避江口兵船之阻悉自綵淘出入兵船竟其可誰何蓋以守江爲要務而不之及也不知綵淘一港直貫練川水陸皆通賊舟入犯尤爲便易安得謂其非險要也而忽之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淞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綵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南濱所

三

口延袤而南則自老鸛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江口遙連而北則自綵淘以至黃窰劉家河綵江口而深入則南逾五十里卽爲黃浦直至上海綵黃窰而登岬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春南爲上海門戶西爲蘇常藩鎮乃東南第一險要備吳淞江卽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卽所以備蘇常也舊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于江之西顧嘉靖十九年海水決溢所城僅存西南一隅乃後建新城迨水患過園四里當大江之傍倭患猖獗所力不能支嘗議合太鎮二中所與吳淞所並處新城氣勢雄

壯兵稱足矣復建嘉定軍儲倉于城內儲畜有備食亦足矣兵食不乏城守自堅况新設總兵衙門水寨兵船聽調哨守蘇松水陸咽喉何固如之所不能無議者哨守之法似猶未善兵船之數似猶未敷請詳言之夫海洋洋追剿惟福船最爲得用但海天茫闊一望難周地理遼邈防禦難密須多造福船多募福兵爲第一義耳以事理計之福船須得四百隻福兵須得四萬人以吳淞江爲老營分福船爲四班以一百隻泊吳淞江專守老營以一百隻哨至寶山之南直抵高家嘴以一百隻哨至高家嘴之南直抵陳錢馬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北濱所

蓋

蹟以一百隻哨至劉家河北直抵福山狼山此往則彼來此來則彼往終經于數千里之間皆爲有備聯屬于煙波浩渺之地罔所空隙擁衆大舉之寇合力抵禦昏雨零至之賊隨遇成擒此計之得者也黃窰港在嘉定直東海之處南爲吳淞江北爲劉家河黃窰實當其中嘉定太倉崑山蘇常皆連壤數百里隨地可到實東南第一險要之地也賊一登岬則流禍內地頃刻可至須得精兵三千人屯據其間瞭賊一至則各兵搖旗舉砲擂鼓呐喊淞劉二港兵船偃旗息鼓埋伏遠處賊見岸上有兵不敢登岸水上

無兵可以逃去俟其去而內港以舟師邀擊之此策之上也但黃窰乃嘉定太倉交界之所賊若南來則經蘇淞口賊若北來則經蘇劉淞二口若可黃窰無虞誠恐關防少疎越此二口則黃窰早兵誠爲緊要也早兵三千人太倉嘉定各千五百人干沿海七十里之間分布哨守是雖保嘉定太倉實所以固蘇常之藩籬也

羅店鎮在縣治東十八里又東十八里爲月浦又東爲綵淘港口吳淞所舊城南臨江口北枕綵淘今既遷入西南雖云甚逼恐守江兵船照顧有所不及丙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六 江浦縣志

美

辰以後賊遂避吳淞而出入乎綵淘矣羅店去綵淘與縣治爲適中之地居民稠密爲賊必繇之道今綵淘雖設兵船防守然單弱無援終非萬全之計似宜圍設陸兵一校在鎮操演防守庶幾東可以爲綵淘吳淞整授西可以爲縣治外護

江灣鎮在縣東南七都吳淞江自東北而來至此轉折而西至鎮之南遂爲黃浦入江之口吳淞所爲江海第一關鑰今既稍遷內地第一險要失矣賊舟乘潮突入西南入黃浦以犯上港必經此地則此地其吳淞江第二義乎議者漫不之及豈以守浦守江既

有兵船則此地爲贅疣也殊不知上海縣城逼江浦賊入黃浦事已掣肘東西奔馳兵船分則勢弱合則照顧不及非至計也爲今之計不若築堡屯戍守此與江東早寨相爲聲援守浦兵船自內應之吳淞兵船自外護之賊豈敢長驅出入

婁塘鎮在縣治北十二里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入海俗所謂公塘者是也賊自劉家河西來折而南行入橫瀝至縣治不過二十里婁塘實當其衝其地居民稠密田塍平曠可以馳騁可以屯驛若設兵守之賊豈能直搗城下自嘉靖癸丑迄丙辰無歲不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六

江浦縣志

美

受其害雖嘗議設鄉兵防禦然無營寨可守惟據西石橋以戰賊自開道出我兵之後卽驚潰無策矣婁塘不守縣城復何可恃

嘉定之水南北莫大于橫瀝東西莫大于練祁而練祁之水自西關出合顧浦以入吳淞江若賊掠松江而竄懼爲吳淞江兵船所截必開道奔唐行青浦安亭以趨太倉之南關則練祁爲賊所必繇之道也自練祁北折則爲鹽鐵入劉家河則太倉南關矣若賊自南關分踪出掠亦必入鹽鐵以趨嘉定外岡鎮亦當南北交會之衝且密邇縣治可以犄角非設兵守

之不可議者咸謂宜守葛隆安亭而棄外岡夫葛隆安亭僻遠徒分兵力何益事機須于此戍守不惟可以遏賊之衝實與縣城互爲聲援一鎮不必設兵而聲勢自振矣

南翔在縣治南二十里又南二十里爲吳淞河南橫漚之所經也賊自吳淞江而來必經于此而後達于縣治蓋南郊之關鍵也嘉靖甲寅倭寇犯之賈人布板于簷端以矢在下擊殺賊頗衆然無堡可守外援不至決旬而後潰爲今之計莫若募富商築堡以居無事可免擊柝之憂有事則據堡而守兵不必出于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縣志

美

太倉州總論

太倉本崑山縣惠安鄉地也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東瀕大海元時海濱番舶咸聚于此嘗立水軍萬戶府以鎮之國初則設太倉鎮海二衛統軍一萬一千二百名各口備倭弘治間撫臣又奏制常熟嘉定崑山三縣之地添置州治法制不可謂不密矣然不能無議者何哉夫太倉之濱海與嘉定上海一也崑山二縣皆無衛所而太倉獨設二衛豈非以崑山縣治離海太遠難于防禦之故耶厥後既建州治則

事勢迥殊二衛之中宜汰其一而猶茲時如故不几于冗乎往年倭寇內侵直抵城下兩衛閉門觀望莫之敢撓良繇專重城邑而略于海港猶之外戶不嚴俟賊至堂奧而後逐之吁亦無及矣莫若但留太倉衛于州城平時則教場操練以防海寇不測之變遇警則有司率民登埤以守衛官率軍出城以戰而鎮海一衛則移置于劉家河口扼水寨撫巡船專哨海洋與吳淞白茆崇明相爲犄角賊豈能衝突而深入哉萬一賊衆我寡力不能退亦當挫其銳志邀其情歸比之聚二衛于一城賊進海口而莫禦者相去懸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縣志

美

絕何如也或問劉河七丫近皆添設把總宿重兵尙不能禦寇之不入也鎮海一衛何足以支曰不然倭船之來暫時之變也自古豈有越海萬里而能長爲中國患者若自今修復

祖宗備倭之制申嚴督撫會哨之法入寇者殺之逆番者捕之倭患不久將自息矣患息之後添設之兵不容于不撤海防養兵之銀不容于不除此時兵雖撤而把港之兵不乏銀雖革而軍糧之額自存豈非經常之策也哉或又問七丫浦奈何曰此宜稍緩俟分一千戶所駐劄守禦而以茜涇甘草唐茜涇三巡

司官兵輔翼之足矣。

劉家河在州治東南七十里。即古婁江入海之口也。汛月倭船從東南洋來此港口。爲本州第一衝要。若進此港則西可以至州城而崑山而府治。南可以犯嘉定。

國初原設水寨于此。成化間增建城堡。官易後以承平而廢。近因倭變。撫標奏設把總兵船提都督御史趙忻兵備。副使熊公桴復造水城。官署軍房。撥福漿等船。福沙等兵。住劉港口防禦。固云密矣。然賊犯本港必從新甌沙宋信嘴。而後可達。須分撥重兵于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浦縣志

早

此防哨遇賊于上流策之上也。拒賊于港口使不得衝入策之中也。若縱賊深入則無策矣。且

國初鎮海衛之設原分太倉衛之半。屯戍江口。今天妃宮其故址也。後因無城故併入州城耳。今宜考復舊制。因水寨而增築城堡。移衛居之。與太倉衛官兵互相首尾。豈非經久之計。

七鴨浦西南距州七十里。太倉東北港口。莫有險于此者。與劉河相伯仲也。寇若自新甌沙宋信嘴而來。不犯劉河必犯此港。寇一登犯則州之北境其禍慘矣。常熟崑山以次而進。皆迎流而上。不過一日程耳。

有勢而不
守之近因
倭變撫標
奏設指揮
官兵水陸
防禦兵

國初舊制原設旱寨撥蘇太鎮三衛官各一員督兵守之。近因倭變。撫標奏設指揮官兵水陸防禦。熊公建軍房四十間。使軍有所棲止。然無城堡可守。非久計也。況南離劉河北離白茆。皆太遠。營援不及。寇至孤立。株守尤非長策。須于南之舊涇北之磨灣涇甘草三巡司所轄團練鄉兵以爲羽翼。庶氣勢聯絡。軍民皆有所藉。而設立巡司之意爲不孤矣。

崑山兵互爲聲勢。賊至彼此夾攻。自不敢長驅入境。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浦縣志

早

矣。或曰。崑山已設兵矣。此非贅疣乎。曰。不然。賊入而遏之。出則驅之。境外而已。方今之通弊也。號首竊已去之賊。而冒死與戰乎。故必設險于此。協力而守斯爲遠圖。

夏駕東北通婁江。西南通吳淞江。賊自松江沿江而來。必繇此以犯州治。南關嘉靖甲寅松江之賊嘗自此而來。燒劫南關。東出劉家河口而去。蓋避吳淞江口兵船之阻。而崑山則反入西北。不若此徑之捷也。今宜設兵于此。戍守然設險須于西盡入江之口。如陸家浜龍王廟等處。乃是若以其地非州境所轄。棄

而不守則誤矣蓋此地雖屬崑山而蒙吳受禍則獨切太倉故也

塗松在州治南北三十五里西接沙頭東連龍市東北爲橫涇甘草東南爲七了諸涇水陸交會之地也僞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以備海寇其得長策後以其地不當賊衝不復議設殊不知沿海諸鎮雖有巡司寨堡然相去遼絕必設重兵一枝于此屯戍爲諸鎮聲援且當東北白茅等處賊衝然後得禦寇之宜而賊不敢肆志矣

崇明縣總論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浦備防

望

崇明新縣乃古平洋沙也在府城東三百一十餘里孤懸海中凡江口大小諸沙咸屬焉其地雖名爲蘇之屬邑而風氣迥別離府太遠弘治中當遷建議議領于太倉州錢設三萬餘石專供本所本縣俸糧軍餉不在綱運之列沙中多豪右一有期會恭順勝于內地但其人性剛氣猛好勝而輕生君子謂其有田橫之風故蘇州諸邑惟崇明之地爲最險亦惟崇明之人爲最悍邇來倭寇不靖一或登嶼輒流毒內地若沙兵與之水戰固不殄滅今須委本州縣廉正官爲士民素所欽服者親臨各沙藉其丁壯編爲土兵仍

今各兵舉信實能幹者民爲之統領申明進生退死之條嚴立縱橫擊飽之律優其禮遇足其餉糧時其訓練有船者量與領實修理之費無船者官爲給之使縱艦巨艦千百爲艘縱橫海島中則南可以衛嘉

松之頭顧北可以引通泰之肘腋西可以護太嘉之腰腹而伸勝東向控制諸島若發棠振落雨而又內有新十百戶所爲之守城舊十百戶所爲之備倭外有三巡司爲之哨邏海島關隘斯亦備矣

或問崇明諸沙孤懸海中賊舟無不可至其何路之有曰不然舟在海中橫行而無阻者惟外海深洋耳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浦備防

望

其在內海如山東遼陽廣福浙竹勞劍秀之類山根連綿非得其理不可行也况崇明在淮陽之南嘉杭之北雖無山島而陰沙暗塗往往延可數十里針繆錯雜舟若舐之則膠淺間滯之患詎能免乎故倭船內犯必繇洋山分給坤庚針則經竹箔以入吳淞辛酉針則歷三沙下廊新窰宋信嘴北以入劉河七或過吳淞江而不能入也則宋信嘴之南亦可以竟達劉河也竹箔沙之內高家嘴之外落海而西北者謂之楊家路海箔得此方能展舒自七了而北則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無不可之矣或自竹箔而得

東北風則轉而爲坤未針。青南金山懼其禍也。或乘輕舸繇甯馬納鞋之類而來。則自三月以西。或出區坦之南而犯三沙。或出區坦之北而犯平洋沙。管前沙犯平洋。則江南三郡受其害矣。犯管前則江北諸郡受其害矣。寇歸之歸也。亦然。若自諸郡戰敗而無所掠。則必洩忿于諸沙。故寇泊之進退也。有五路焉。三月者。諸沙之關鍵也。三月之北區坦爲重。三月之南縣後爲重。新窺沙劉家河之要路也。竹箔沙吳淞江之要路也。兵船會哨雖各有信地。然禦賊于門戶之間。孰若禦賊于藩籬之外爲第一義乎。若曰海中無路。隨處可行。此正兵船規避之說也。是不可聽。三月沙在縣治東北孤立海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必經此沙。蓋浙直之咽喉也。版若南行。則浙之寧紹台溫。直之蘇松無所不通矣。西行則本縣三沙平洋沙常熟福山許浦。江南之常鎮。江北之淮揚。惟其所之。豈其一邑利害所關哉。必設重兵防守。而各沙兵船以之爲會哨之地。賊至則極力截殺。互相策應。遏賊上游。此其第一關鍵也。新窺沙在三沙東南。竹箔東北。其東即無際大洋也。三沙下脚爲各沙門戶。新窺實逼近之。自此而西。則

宋信嘴在焉。蓋不繇竹箔而徑可達劉河。亦一間道。第此處沙塗暗伏。非熟知不能行。故倭寇大膽不敢直搗。然在我不可謂非險要而弃之。况逼近三沙。此尤當慎。

竹箔沙在縣治東南七十餘里。乃南沙之南盡處也。外爲無際大洋。南與高家嘴相對。爲內海之南門。賊自洋山而來。欲入吳淞江。第處此沙。正當轉屈之間。賊舟過此。然後繇楊家路沿海而北。吳淞江首受其衝。以次而及劉河等處。必設重兵于此。與三月沙宋信嘴兵船會哨。互爲犄角。若賊至此。則竹箔兵船爲主。而新窺兵船從北應之。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必使賊不得過此。則內地可高枕而臥矣。三沙崇明舊縣治也。按諸沙之上游爲一邑之中土。國初建縣治于此。又設守禦千戶所。俾兵民雜守。極得備禦長策。因東近大洋。海水衝噴。城址易圯。遂遷平洋沙。而三沙僅一巡司領之。吁。失險甚矣。蓋此沙下脚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嘴。江南江北數郡之關鍵也。須于春秋時月。募將督兵船于此駐泊。分遣游兵以會哨。使賊不得過此。以達管前沙。庶幾大江無虞。而留都陵寢安若泰山矣。

二沙俱在縣後東北三沙之外戶也。賊過三月南行則縣縣後以犯三沙吳家等沙北行則縣縣坦沙以犯營前等沙然後北入通泰兩入蘇常必設兵船守之以爲第二重關鎖猶可遏賊深入之勢若棄而不守賊得縱橫豈直一邑殘破已哉

南沙在縣治南七十里與竹箔沙連壤即西沙也其西北盡處爲宋信嘴與劉河相對倭寇自竹箔而西爲吳淞江兵船所截不得入必自此而北之宋信嘴其南北二洪必經之道也若設重兵于此與吳淞江劉家河之兵相爲犄角吳淞江兵船從南應之劉家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六 江蘇防

河兵船從北應之賊豈能直搗乎不然劉家河受其禍七白茆以次而及矣

營前沙在縣治之北爲大江入海之砥柱賊舟遇此而西則江北淮揚江南常鎮任兵衝突矣必于此多設兵船與復福互爲聲援賊始不能長驅入江也

諸沙總論

松江之東而有高家嘴突出海中與江北之廖角嘴相對如蟹之有螯諸沙列其口腹間或斷或續南起竹箔北盡三北橫亘蘇松海洋之東如蟹之石榴黃然旋非東吳之外捍乎殆天設此以限倭船之衝也

使微是沙則倭自東來直抵海峴時能當之諸沙之東爲大洋西爲內海內海之口竹箔沙莫于東北高家嘴莫于西南相峙如門倭船若乘東風飄洋而來折旋過竹箔入內海則犯吳淞犯劉河犯七犯白茆犯福山江陰京口無遠弗徧故竹箔與高家嘴者乃蘇松四郡之咽喉海防第一關鍵也竹箔者南沙之南盡處也其北曰宋信嘴在于南沙之北盡處是洪也自東而西與劉河相對賊若大洋西來不經竹箔而縣新竈吳家沙之間歷宋信嘴以入則劉河受其患矣又其北爲爛沙乃長沙之下脚也其洪與七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六 江蘇防

白茆相對賊若不收新竈而收此洪則七白茆受其患矣又其北爲縣後三沙二沙賊若乘東風過茶山至此則徑入大江視其舟之所向若向營前沙北行則犯江北若向西南行則犯崇明或犯福山等港其患不在太倉而在常熟江陰丹徒矣此一定不易之勢也大抵諸沙分別其名甚繁而究要害當設險者不過已上三四洪而已此外諸洪船沙伏塗潮壅則有洪之形潮退則開淺而不能行方其壅也舟亦不能大轉而過故東南海口以高家竹箔爲要東北海口以新竈爛沙三沙爲要守此四者則豈惟蘇

松可保安哉所以固長江之上游而留都陵寢萬億年無疆之作亦在是也

崇明險要論

崇明孤懸海中四面受敵隨處可登其港口十餘如錢打紙盤結洪之類賊舟無處不可收入而青龍港直通縣城之內尤爲緊要皆險之當設者也但崇明險要與他邑不同他邑或在邊疆或在腹裏江河山鎮相機憑藉爲寨爲屯一時可以拒守崇明則茫茫大洋諸洋環列賊若登據一沙則其衝突之勢縣城爲之岌岌矣况可俟其薄縣治而後制之乎故須以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無防 果

本所官軍本縣民兵二三千人專守城池與本邑港口而各沙則耆民兵船分屯互哨相爲聲援賊來則拒之勿容停泊賊去則追之無分彼此則凡環列諸沙賊皆難犯而况于縣治復何虞乎聞寇船之來東南必繇平竹箔東北必繇平區橋正東必繇平三沙下脚之三者皆在諸沙之外乃崇明之外戶也三處哨船往來不絕則賊之踪跡可知而爲備不難若恰是而泛備乎諸沙則猶烏錢不嚴而縱賊內入拒之于堂與也可乎哉故平洋設備不如諸沙之善諸沙設備不如三者之善或問倭信狡悍豈沙民之所能

敵乎曰否海中之洲有山者謂之島無山者謂之沙島之名雖殊其爲處一也深淵巨濤闊瀝出沒沙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迎潮戲風低昂傾側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火攻石擊進退衝犂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危礁暗礁緯達趨避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更船針路候望推測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風食露宿服習忍耐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殺人于貨役猾狠頑島人能之沙民亦能之弗聞原野弗交短兵而但相與角智力決雌雄于湮波浩渺之鄉沙民何歉于島人哉所貴者用之有道教之有方耳得其心斯得其力得其力斯得其效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六 江南無防

果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七目次

江南倭防

松江府總論

松江海塘攷

華亭 金山衛附

上海縣總論

常州府總論

常州府備倭水陸路論

武進縣總論

無錫縣總論

江陰縣總論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倭防

靖江縣總論

宜興縣總論

常州府土賊要害

鎮江府總論

丹徒縣附

丹陽縣總論

金壇縣總論

海防條議

目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七

江南倭防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松江府總論

雲間爲大兵不經之地而惟倭變爲可愛蓋東南二面皆濱于海賊易登犯且居蘇常上游爲浙西外捍是以屢患獨深于他郡其守禦之法有三重焉守金山衛青南二所獨樹營蔡廟故家柘林川沙等堡循海塘而東北者陸路也此一重也守吳淞江黃浦口自東北而西南者水路也此二重也守閔行烏泥朱涇等港倭賊不得渡浦而西者此三重也然吳淞之守爲尤要蓋倭寇之來水陸並進若守浦斷舟海塘之寇豈能飛渡其勢必絀吳淞江口衝人不問原來倭船與撈吾民船一潮可至耳必以閔郡水兵悉力禦之斯爲上策

松江海塘考

海塘之制本爲捍禦鹹潮害稼而設其長綿亘數里起于嘉定老鶴嘴以南迄于海寧澈浦以西高如城垣內外皆有塘溝相夾自設此塘後松嘉杭無入海水口禹貢曰三江既入今三江之中東江獨湮沒無

可考職此之繇也是塘本為田利而設 國初信國公經略海防借以設險備倭今塘舊迹有渚有存謹考而表出之

西起金山東至南海漚北抵吳淞其間窪窪多沙塗甚遠倭賊易于登舡我兵難以泊舟

國初原設塘濠因而增築底易防禦

自一圍起至九圍止護塘內外有濠闊四丈深一丈五尺

松江一順上海當賊之來華亭當賊之去何謂賊縣大海而來登泊海岬者必零賊也從江口而來運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廣西

二

者必大鯨也零賊登陸以漸而積易于勦除大鯨入江其勢必盛揚帆直入城下然後分鯨掠華亭諸鎮此必然之勢也故曰上海當賊之來華亭不當賊至之衝其西北澱山三泖可以運蘇州西南呂港獨樹可以通嘉興賊如志在二府必繇此進志在二府則無志于松矣故曰華亭當賊之穴

華亭乃松之附郭縣也泖湖鍾其西大海枕其南吳淞江遶其北受嘉湖諸水之下流本澤國也故港汊其多利于舟楫舟師之紀技莫如鹽徒沿海如曹涇青村等地鹽場在焉鹽徒之所聚也若能撫而用之

則不必另募兵勇于禦寇也何有

金山衛南臨大海西控全吳與定海關同為錢塘江之鈴鎖北之沙塗至此而盡南之山嶼至此而終乃浙直第一要衝 國初置衛于此而以備倭都指揮領之誠得備禦長策嘉靖甲寅徐海欲據此為巢攻圍甚久自秋八月至冬十一月始解嗣後攻城者四益不特欲壞蘇松之藩籬實欲長驅直搗以入嘉湖杭三部之門戶也今遊擊一員常川駐劄扁鑰亦云密矣但事權不一惟營保全一城視他地之殘虐非其責也故賊至惟冀其空過為幸而尾追而迎擊而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廣西

三

旁援之計漫不之講今宜調副總兵守此而以浙西吳中兵衛悉聽調發一旦有警水陸策應如長蛇陣然賊豈能直入耶或曰吳淞口直隸第一關鍵胡為反後之曰賊犯吳淞必經竹箔諸沙宋信嘴楊家路而後入兵船縱不能禦之于海賊獨不思防後而敢于長驅耶歷年以來賊常巢柘林然後擄掠嘉湖蘇州今若堅壁清野而以重兵駐扼金山則賊進退失據矣豈能騷突哉故吳淞所一衆將足以領之而浙直要衝非總兵不可

金山建衛之初原有哨船若干隻倭船畏淺既近岬

則我舟輕捷可以計破後以馬易船也奸人出沒海上揚帆過衛鼓噪聲聞至有劫掠居民傍舟海嶼我將爲捕彼即開洋皆爲察船之故是故以船易馬舊制不可以不復

青村所即金山中前所也松江地形三面臨海金山當其南南匯當其東此其東南二面轉弱之會乎故與南匯同隸于金山而此城尤要何也雖府太遠一也金南二城有事策應之責本所兼之二也舊以千戶領之勢亦弱矣甲寅季冬爲賊所陷始設把總于此然株守一城不能爲海防輕重蓋設所屯戍一以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

四

禦外一以安內賊至不能攻坐視諸鎮殘毀而不能救是與不設同耳徵爲經久之計必令海防府佐巡行諸堡號召居民實粟城內無事散處田廛盡力農畝有事悉入城堡堅壁清野以待其斃兵民雜守而專練精熟若遇寇突擊諸堡互相應援賊進無所掠足無所據吾兵乘而擊之蔑不勝矣

昔涇在府治東南七十里介柘林金山之間賊巢柘林欲南過金山此其必經之地也其地多鹽徒用之得宜儘可禦寇往年賊嘗過之因見家有鹽包不敢焚掠相戒勿犯而去今宜擇本鎮富戶爲衆所服者

異其禮貌免其雜徭使得郡署麾下團營本鎮一有賊警分番出哨賊自不敢長驅矣

葉謝在府治東南其外爲柘林往年賊巢柘林常自此渡浦至瓜涇而西以犯府城故必屯鄉兵一枝守此以遏賊衝使不得渡潰策之上也議者謂其逼近賊巢非可守之地不若設險閘行遏賊浦西之害不知賊已渡浦勢必散漫閘行特可遏北衝之勢固難阻于西犯故必屯兵守北與閘行互相策應西與曹涇互爲首尾遏賊于既渡之後不若遏賊使不得渡爲善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

五

張涇鎮北通府治南控金山金山當沿海極要之地然離府太遠孤立無援非禦寇長策且寇縣此北衝直達府治更無重兵以遏其衝故必設險于張涇南爲金山聲援北爲府城屏障計斯得矣

朱涇鎮在府治西南三十里西通三泖南達嘉興往年賊巢呂巷此爲切近之災賊若自浙西而來此又其必經之衝也不可無備

上海縣總論

上海與華亭同爲雲間屬邑而形勝迥異守禦亦殊何哉賊之來也多自吳淞江而西南不五十里爲黃

浦黃浦通縣賊至卽抵城下然後分紮循浦而南或
縣江而西皆可達郡城是一郡之要害在上洋上洋
之要害在黃浦黃浦之要害在吳淞守吳淞江口據
賊上游守黃浦通賊橫流庶幾免夫

南匯所金山之中後所也下沙新場周浦八團諸鎮
皆本所信地嘉靖甲寅以來皆爲賊巢而所城孤立
處群賊之中勢亦危矣乙卯歲嘗陷于賊今設把總
一員常川駐劄爲上洋外護然賊之犯上洋悉自吳
淞江入黃浦逼臨城下南匯反在其外賊之來也惟
慮我兵自內迎擊耳誠練精兵于此俟賊之隙衝枚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保防 六

川沙堡在南匯之北早寨之南舊制南匯與吳淞所
互爲聲援然相去一百五十餘里又隔吳淞大江兵
馬難以急渡賊至飛報且弗能達况提兵策應乎嘉
靖甲寅賊據爲巢與老鸛嘴柘林新場相爲犄角本
鎮遂成丘墟歲丙辰特爲築堡以千戶一員守之而
隸于南匯把總深得防禦長策歷年倭寇之來多
自寶山登陸擄掠而南則早寨川沙正當敵衝與南
匯青村緩急又有間也軍百餘名弓兵八十名果足
備禦乎有事之時把總之兵豈肯棄南匯而守川沙

今以把總駐劄此堡千辛五百戍守有事宜與早寨
互爲首尾庶氣勢聯絡事權歸一而且無推諉之患
矣

按上洋之大水有二曰吳淞江曰黃浦吳淞江自關
橋以西多淤塞不通凡太湖以南嘉湖杭之水悉入
溇湖從黃浦出海其流反疾故賊舟之入也或緣綠
洶以犯嘉定或緣黃浦以犯上洋而吳淞反爲不便
勢使然也黃浦去縣城不二里賊易登犯萬一得入
卽橫行無忌矣守松之要莫如黃浦舍此更無港口
可收泊者必須大治兵船嚴爲守備遏賊上游使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保防 七

得入浦方爲上策然守備之法不宜株守浦口必令
一府兵船分爲三哨一哨浦口以捍縣城一哨江中
以備倭急一哨吳淞江口使賊不得入江則閩郡寧
息矣

閩行鎮在上海縣治西南南匯陶宅上府之通衢也
往年倭寇猖獗軍門嘗設兵守之蓋其地勢屬上洋
而設守實爲府城捍衛計也且其南與葉謝相對屯
兵于此可與葉謝互爲應援非特遙張聲勢而已
烏泥涇在縣治正南與浦東三林塘周浦鎮相望其
地富饒可以屯結賊若自二鎮渡浦而西卽爲縣治

若入犯府治亦繇此道故烏泥閘行均當設險匪直爲縣實遏賊入郡城也。

唐行鎮在縣治西一百二十里西控太湖爲天門要衝縣之水次倉在焉屯兵守之可以遏南北之衝

常州府總論

論險要者皆曰京口當長江下流乃留都之門戶

又曰當南北運道之衝乃吳越之咽喉也不知

京口之門戶在于靖江吳越之咽喉在于河莊而凡

言京口者皆非也蓋靖江橫亘大江之中通國百里

港汊浩繁舟師可泊結水寨屯重兵與泰興江陰相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浦防

爲犄角則海寇不敢越此窺留都所謂靖江爲

留都之門戶此也丹徒以東抵于雲陽兩岡相夾可

以設伏可以堵截賊必不敢踰此而東若收河莊歷

奔牛抵于毘陵通計不過七十里甚便且易既至毘

陵則金壇丹陽宜興皆非可傳檄而定而無錫以東

咸入其彀中所謂河莊爲吳越之咽喉此也夫是二

者皆常州所轄向來非不設備且靖江勇夫之力不

足以支倭船之衝河莊堡寨之兵不可以遏大寇之

入必各設寨將各屯重兵務俾其力足以抗禦海寇

不得越靖江而西衝江寇不得收孟河而東下此保

常州之善計也

常州府僭倭水陸路論

夫寇欲犯常州水陸可通之路其大要不過三者而

已第一是繇河莊而進歷奔牛東至城下第二是繇

江陰之桃花港過蠡湖直抵北門第三是繇蕪湖溧陽

金壇宜興而來斷斷不敢從京口開運河東下何也

京口以東夾江兩嶺如山迢迢一水中行非兵行之

道知斯三者則知所以守常州矣

武進縣總論

常州之屬縣五武進其附郭也運河中貫其西則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浦防

可出大江其東則繇句吳可通溧渤利害關係

但賊計巧猾若窺常州必不繇此而入其入也必繇

夫河莊河莊設備若嚴賊又將搶河莊而趨桃花港

何也桃花港離郡城僅三十里東望江陰西望孟瀆

皆水陸兵將蜂屯蟻聚未易猝犯此港乃人所共忽

賊若棄舟于江干從江口登陸而行不片時可抵常

之北門報至賊亦至矣豈不可慮河莊在縣境西北

桃花港在縣境東北二者皆武進之所轄也懼斯二

者則武進之兵防盡之矣或疑東有戚墅下濱等

港皆濱太湖盜若繇此犯城亦易其險恐不在桃花

下曰是不然寇若入湖必繇蘇常陽羨地方聲勢鼎沸矣湖中有七十二山稱吾船巡司兵船追還哨報賊豈能掩襲至哉

黃山門在包港江心水流湍悍盜賊出沒之地況當常鎮二府之交上下瞭望俱可及百里實京口之門戶也長江浩闊守望俱難黃山門上下多沙塗惟此茫無涯際江中戰場此其第一也水兵長技倭奴所短盡我之長賊豈得肆志保護留都陵寢無越于此更得淮揚兵船協力萬全之謀也

弁牛在郡城西三十里北通孟瀆包港西通丹陽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險防

十

河要道也賊若自孟瀆包港南下必自此出或自京口丹陽戍兵互爲聲援賊至彼此夾擊賊豈敢長驅而犯毘陵此地自來無盜故議者僉謂不必設備不知孟瀆爲長江南出咽喉與常鎮二府頗相隔絕非設兵于此則堡孤立無援矣故守弁牛實所以援孟瀆也

橫林在武進縣東三十里南通宋建湖陽湖太湖北通西堰鎮乃運道要衝其東爲洛社西爲戚墅皆盜賊出沒之地賊若東南自蘇以趨無錫東北自江陰以出高橋皆可以達郡城而此地其必繇之道也宜

設一兵于此西衛府泊南樓無錫武進倭雖不屢犯然五險實不可不預黃山門孟河其最要也結援淮揚則黃山門多助守弁牛壩則孟河不孤二者宜併圖焉

無錫縣總論

無錫在常州東南南據太湖北抵江陰倭寇若自東海來必繇長洲自大江來必繇江陰若中原之寇自蕪湖二州來必繇太湖其設備之法有二重焉設千百潰口小埭雙河高橋尤塗五丫浜者內一重也設千四河口五牧斗山宛山蕩口懷仁望亭獨山軍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險防

十

山開江山者外一重也團結有法水陸具備則一時攻掠之患庶幾可免

望亭在無錫縣南五十里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爲賊藪甲寅倭寇自許墅而來過此至新安聞有土兵在南門鋪以爲苗兵也復轉而南縣城得無恙今宜設備于此使賊不得北行策之上也

雙河口在無錫縣治西北之五里南通太湖又北五里爲高橋爲武進江陰要道倭寇若自江陰南來必出高橋過雙河以犯縣治若自太湖北來亦必繇西溪過雙河以犯縣治雙河口乃鹽盜往來之衝而我

兵所當固守者也。舊設巡司于南橋，雖得控禦之機，然弓兵額少，巡邏難周，必添兵額往來哨守，有事則以重兵扼之，庶縣城無北顧之憂。

獨山在無錫西南十八里，錫山山脉西來，至是中斷舟行其中，北與管社山相望，號浦嶺門，南與克山對峙，號獨山門，梁溪之水自雙河口至此入太湖，地左盜艘劫掠，必從此走太湖，避追捕，是雙河號為賊藪，似宜設一巡司，立門置柵，嚴其緝捕，賊方無所容耳。

江陰縣總論

江陰在常州東北，濱臨大江，東界常熟，西接丹徒，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陰縣志

三

袤三百餘里，通湖港口，自界渚至桃花港，凡二十有四，寇若浮江而來，犯毘陵，犯無錫，或自二邑出江陰，其必繇之衝乎？君山、雄嶺、江口，登其巔，東北可望靖江，西北可望泰興，一兵船蟠泊，實常州之门户也。縣故無城，近築以備倭，去江不三里而近沿江包港等鎮，號稱賊藪，倭兵出江，賊舟不得迤江而西，金陵實有賴焉。

江陰北濱大江，港口錯雜，難于防禦，非兵船遠哨，分守上游，則無港不可登泊，也所當哨守者有三：曰唐沙，曰青草沙，曰蒲沙。唐青二沙則南通福山，蒲沙則

南通狼山，乃天設之險，江陰之外護也。今設巡兵二枝于此，會哨計亦善矣。然三沙土豪素稱盜魁，今宜明示甄別，使之改過，擇練鄉兵，與官兵互相糾察，而以巡司領之，其弗率訓典者，亟勸絕之，數年後兵船可葦，盜可化為良民。

楊舍在蘇常之交，去常熟江陰各三十五里，為常鎮二府沿江險要之最，近築堡于此，而以參將領之，分兵稽查沙，以為首尾之勢，然此地素為賊藪，橫行江湖，窩藏富家，未易卒滅，誠得良吏一員，乘我兵九恩威兼濟，或緝或誘，使皆化為良民，此第一急務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陰縣志

主

青陽鎮在縣南四十里，南通四河口，四河口者，自運河分枝，東通常熟，西通武進，南北即運河，經流直抵無錫，為江陰瀕江不三里而近，防江兵戍視他邑為劇，而腹內險要，惟一青陽，倘哉以其南枕高橋，為南北之屏障故也，若非設守，則賊得以南北縱橫矣。

靖江縣總論

靖江乃長江下流，即古之馬駝沙也，雖為常郡屬邑，而孤懸江心，四面受敵，海寇若邇江而來，東至海門，此先受兵，邇圍港口，凡五十有八，若木家港、店北望泰興，南望江陰，壤地雖小，而所係甚大，蓋金陵以瓜

儀京口為東海隘往年倭犯爪儀附近網運道經塘江僅能自守使有重兵于此扼扼邀擊倭豈能飛渡近設參將駐兵營前沙過寇于東洋洪濤中曠野無援迂闊難恃莫若令遊兵船于營前沙不時巡哨而參將改泊靖江軍民相倚氣勢孔增設有緩急泰興江陰水兵南北策應賊氣益懾而不敢西矣

宜興縣總論

星陵屬邑惟宜興最僻言兵務者謂海寇所不至素而弗議不知天下有事蘇松嘉湖杭為必爭之地若自采石趨三壩出太湖乘捷橋虛全吳諸郡靡不駭

軍明書法錄 卷五十五 江蘇懷慶 動勢如破竹陽羨非必繇之路乎練重兵扼險要諸

郡之門戶實在于此

湖汊巡司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五里為香蘭山太湖交濱吉安長興之境也浙直之交山水所會盜綠為奸况太湖茫茫寇若從此登犯縣境騷動矣宋盟香蘭巡司香蘭寨以控扼之今但設一巡司而遠在內地已失險要多矣况弓兵幾何何以能禦故必修復香蘭舊寨團練水陸兵勇而以本司統之所謂下邳巡司在縣治東北東通太湖鹽盜之所鍾也寇

若自洞庭劫掠阻于蘇州之香以無錫之獨山必自此流突縣境揚帆而瞬息可至不可不為之備或曰宜興自古兵變莫及且居腹內賊必不至空費兵食曰是不然昔日之寇皆在沿海今賴海州縣備禦已嚴賊至無所掠必走腹內兵法有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毋謂賊不知勝算也

常州府土賊要害

武進縣 採菱港在白家連江橋在縣南之北界

戴琪橋在縣南武進縣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無錫縣 又新塘橋在縣南武進縣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宜興縣土賊要害

石塘灣在縣北五牧在縣南書王潭在縣南

雙河口在縣南洛社在縣南楊湖在縣南

新安在縣南二五丫渚在縣南百濟口在縣南

陸堰在縣南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江陰縣 竹塘在縣南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四河口在縣南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宜興縣 新清橋浪打川在縣南界之處以上縣界無錫縣界

防軍必見
海軍必見
山軍必見
水軍必見
陸軍必見
空軍必見
火軍必見
風軍必見
雷軍必見
電軍必見

呂亭在縣城北二里官塘東汎在城東北善權近處
出中溪北四十里百濟北四十里善權近處

鎮江府總論

或問京口以西抵于石頭迢迢二百里山皆可踰踰則可以窺留都京口以東抵于孟濟港口七十餘里賊舟皆可入入則可以犯江南鎮江之江防難矣曰不然南京臨江峭壁千仞兩山夾峙如蛾眉然其南天開一竇水鍾中行是為采石四十里至太平此南北戰爭東南第一關隘賊若進此綏至漂陽則宜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防要略 主

欲東吳一帶聲援絕矣故保固留都之計采石其上也京口石頭之間高峰逼峭宛如長城其內則諸山錯雜無城市可資據掠其外則江峽峻絕不可登犯古今曾有從此進兵者乎京口孟濟之間沿江南岸或高峰橫亘或江沙泥淖或江中有洲長四五十里者有之一二十里者有之障礙兩涯直至河莊方可深入所謂二十八港者淺濫短狹寇船難以通行有識者止固守河莊而江防之大綱盡之矣或又曰若而言留都之利害在采石江南之利害在河莊而京口似無關係焉用守乎曰鎮江者上為留都

輔郡下為吳越咽喉乃江南第一城也萬一賊據京口則東風上潮片帆可以向采石西風落潮瞬息可以至河莊進退縱橫惟其所馳是當加意水陸而堅守鎮江也

丹徒乃鎮江府附郭縣也父老云地當南北往來之衝天下有事必固守乎此而後兵不得進京口犯江南自今觀之大不然夫陸行擄掠者小寇也攻城據邑之寇動以萬計必假舟楫而後行丹徒以東雲陽以西兩峯高聳如山謂之夾岡迢迢數十里隨處可以堵截賊舟豈敢繇此東行又云瓜儀京口為留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防要略 主

都之門戶嚴扃乎此則海寇不能遡流而窺留都亦大不然夫長江之關隘在于京口之東第一層為狼山第二層為靖江賊若過此揚帆而西恐非瓜儀京口之所能限何也狼山靖江皆枕于大江之中結水寨屯重兵南北兩峯相為應援遇賊甚易鎮江之金山無港收泊不可以避颶風山小如拳不能容眾非用武之地也
長江浩渺賊舟無不可之極難防守惟岡山則江內沙塗如東江區動巨數里若為外護中間僅通一路矢石皆可及況當江流自東而西而北轉屈之間層

峰峭壁。併駁滿波賊舟之所必經。平時鹽盜出沒。靡常。官民商艘多罹其毒。若屯設重兵。水陸協守。賊必不敢越此而西也。又按圖山。屹峙江邊。係干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留都之門戶也。把總部下兵船。今當汛期。照舊招集。分爲四枝。今該標續報止存三枝。議泊圖山。洪北大洋。恐汛時巡守不敷。合照舊仍分四枝。一枝千戶一員。泊守黃門山。哨至靖江。江陰二縣。一枝百戶一員。泊守安港。哨至黃山門。圖山江北。周家橋一枝。住守圖山。洪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衝。哨至安港。順江洲等處。一枝將靖江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廣防 太

民與八。獎校船。委官統領。充作先鋒。遠爲哨探。直至狼福等處。遇警即飛報。衆總以便聲援。及蒙操院分將江操前哨兵船。防守圖山隘口。中哨兵船。防守大港。後哨兵船。防守丹徒港。鎮江衛江操指揮統領軍船。防守金山。該總仍督游兵領哨官統領兵船上。至高資。下至圖山。北至三江會口。常州聯絡哨守。此其爲備。可謂嚴且密已。及查該總所轄上至高資。接句容縣龍潭驛。下至安港。接武進縣孟濱河。自江上下延亘百二十餘里。皆其信地。其間最險要者。則圖山。洪東則安港。北則順江洲也。又照丹徒鎮係圖山內

地守。內地而忘外。豫非許之得。又黃山門去圖山頗遠。若以圖山兵與守彼處。則江洋遐邇。首尾相離。未免有顧此失彼之患。今須以兵船一枝。泊守安港。東哨至黃山門。西哨至大洋。北哨至周家橋等處。以一枝泊守圖山。但此處山形險惡。水勢奔湍。江底俱石。不能下旋。移泊大港。東哨至安港。西哨至焦山。北哨至順江洲。以一枝泊守順江洲。南哨至大港。北哨至三江會口。西哨至姜家嘴等處。其巡江指揮統領江操官軍船隻。分爲二枝。一枝守焦山。以護東津。東哨至大港。西哨至金山。北哨至瓜洲等處。一枝泊守金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廣防 尤

山。以護西津。東哨至焦山。西哨至高資。巡簡司北哨至儀真等處。游官兵統領沙船。亦分爲二枝。一枝上至高資。下至大港。往來巡哨。以防江盜。一枝東至黃山門。南抵孟河北極。三江會口。西回大港。以防倭患。該總住守圖山大港。從中調度。若賊緣江北而來。則周家橋三江會口爲正兵。而該總與孟河爲奇兵。賊緣江南而來。則該總與孟河爲正兵。而周家橋三江會口爲奇兵。互相應援。又查該總汛時。應駐扎圖山公廨。日撥兵船哨守京口。汛畢則復京口城外書院內居住。撥船哨守圖山。

下鼻浦在鎮江城西十八里北通大江南通 留都故孫吳時特置刺姦一屯晉郗鑒爲築浦西二壘非直爲京口犄角實通石頭聲援也

丹陽縣總論

先達云丹陽爲用武之地縣水可以通吳越縣陸可以犯 留都不知巨寇若自中原而趨江南縣河莊易縣京口難若自吳越而窺 留都縣長興溧陽易縣雲陽句容難蓋大兵之行舟楫爲便舟楫之行大川爲便舍舟楫而從陸舍大川而入港者必其別無他道萬不得已焉耳丹陽雖據水陸之會夫豈巨寇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防

千

之所必經者乎然當南北往來運道之衝驛傳之迎送夫役之牽輓輿馬之支應其民苦而習勞捍而健關一經還練可得精兵四千人分爲四枝天下有事以一枝協河莊之守一枝據夾岡之險一枝調守奔牛一枝留駐本境賊若避京口河莊而趨江陰也則移奔牛之師以援常州而江陰常熟靖江相爲守助以張犄角之勢

奔牛距縣五十里乃常鎮之交也孟濱經其東包港經其西皆通大江爲江防之要地若江洋有事當屯兵守之與孟濱包港兵相犄角以遏賊入衝之

路且爲毘陵雲陽聲援賊必不敢長驅內侵齊與江防相爲表裏者也

呂城離縣東南四十里乃東郊之屏障也東吳呂蒙嘗築城屯戍于此爲雲陽聲援屹然爲東南一巨鎮近嘗議設營練兵于此而迄無實効遂視爲不急之務耶

練湖卽所謂荆家湖也在丹陽北百二十步自馬林至縣治沿河上下週圍約有六十餘里適丹陽所視以爲安危者也何也丹陽乃運道所經遜河之通塞常係于湖水之收放十六水西與七石匣是也運河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防

主

之水原經江湖從京口丹徒二開而來若江水涸時則二開之水不至而遜河不通所資者開練湖諸間之水而已
曲阿在丹徒縣北八十里卽古縣治也晉郗鑒築三壘以禦寇此其一也江洋賊自經山等處登陸緣此可以直趨雲陽其北郊之最要者乎或問曲阿何險之有曰不然所謂險者指大江而言非指曲阿也曲阿界一處凡丹陽北境近江之地地脉隆起坊名曲阿嶺其無崇岡峭壁可以限寇而江寇可以從此而上故險也

金壇縣總論

金壇在茅山東七十里南通溧陽北距丹陽雖為鎮江屬邑地僻而遠非運道往來之衝亦無江洋守禦之險說者謂其介千應天常鎮三府之交萬一賊繇蕪湖三壩溧陽掩襲過此以入太湖則蘇常諸郡靡不受禍不可以不預備不知江寇若歸蕪湖而入必歷太平三壩以抵溧陽矣宜與濱湖與溧陽接壤寇至溧陽竟從宜興入湖奚必假道于金壇况三壩原非通道無湖舟至東壩即不行矣壩東往來之舟甚少盜至此豈能飛渡是入湖盜路與金壇無相關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保防

三

若慮湖盜西犯 留柳則從東壩登陸不二日可薄都城或南縣長興陸行而從四安廣德以趨溧水水道金壇是入京道路亦與金壇無相關也兇縣小而瘠民獷而驍攻城巨寇何所款戀而必欲至此所患者長蘆湖與太湖相連密邇縣治土寇恃此有標掠耳其為備也何有

理林鎮在金壇縣北四十里北通丹陽七里橋東通常州奔牛鎮乃縣北郭之屏障也說者遂謂水溢難行賊舟必不至承平日久能保無巨寇自常鎮而來

民兵處北
門外
日長萬
二壩
前山

以是為進兵之問道者乎萬一有之珥村為咽喉之衝胡可無備

長蕩湖在縣東南三十里與太湖相通週廻一百二十里中有大涪山乃宜興溧陽交界之處也平時則土盜出沒捕此竄彼其患猶小遇亂則乘時嘯聚犯邑攻城其患至大宋庚業劉廷熙嘗夾斫築城于湖溪村今所設者惟巡司而已萬一天下有事恐非國練鄉兵建營寨不可

白龍塲在縣南一十里與錢資蕩相通居民漁採為業叢生僅通舟行無險可畏蕩中有顧龍山我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保防 三

太祖東征駐蹕 御碑在焉據此則 國初大兵所嘗往來亦一險要也似宜設備

鎮江府土賊要害

丹徒縣

大江 陸路出沒 地方險切

金壇縣

七里珥村之間 有白龍山 湖溪 在縣

海防條議

一金山地通兩浙勢總三吳天海經其南松江在其北東為青南之上游西為乍獨之界限誠水陸之要衝也向設遊擊駐劄其處蓋為陸寇向性悍禦以為三面保障昨歲遊擊官恐各兵歇班以致武

藝不精申請願選客土軍兵七百四十名常用操練務令陣熟藝精自恃才勇足當一方恐事久人心稍怠兼以南北聲氣頗至合無於今春汛行令遊擊官于青南處所在有勇力者再募二百名于三月初一日入哨候汛畢之日聽其放回今自春汛仍令該衛管操掌印官再與衛軍內挑選五百名壯勇之兵常川操練無事則回本衛守城有事則聽本擊調用如調用之日各兵日照額加支口糧無警不調不許支給共令客土兵一千二百四十餘名至於寇情巨測或於汛前有警或於汛畢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七

江浦撫防

主

有警其選練之兵自當便宜備禦但本官職專遊擊豈株守一隅凡東至寶鎮西至獨山北抵松江迤北所當往來截殺三面應援有功則與各信地官同賞失事則與各汛地官同罰其一應墩臺瞭哨探報等項必以賊至不得登岸爲首功其金山衛所并各堡城把總巡捕等官軍兵餘丁悉聽本擊調度如有應援失期贖依軍伍從重究治如是則首尾相應緩急有恃

一柘林把總兼管青村自崇缺起至翁家港止皆其信地本總部下常川操練官兵五百三名與原戰

馬二十四匹以千百戶二員領哨訓練仍於金山青村每處撥兵一百名不分晝夜往來巡哨有警飛報總兵遊擊青南等處互爲應援該總兵爲正兵而左右爲奇兵本堡有百戶一員領軍餘一百七十六名又有戚木陶宅二巡司兵八十名防守青村有本所掌印巡捕巡江等官軍舍餘丁防守或賊勢重大仍聽該總兵協守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七

江浦撫防

主

訓練以備應援截殺之用其柘林南匯每處每日撥軍五十名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飛報總兵而左右爲奇兵沿海墩臺掌印官選撥精壯軍餘每墩五名帶馬一匹住守瞭望往來飛報以便策應仍聽柘林把總調

一南匯所城自翁家港起至川沙止皆其信地本所官旗軍舍餘丁一千二百五十一名俱聽掌印官調度守城內有選鋒軍餘士兵共三百名百戶一員訓練以備應援截殺之用青村川沙每處每日撥軍五十名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傳報總兵

遊擊并青村川沙互為應援。該所為正兵而左右為應兵其沿海墩臺嚴行掌印官每處選撥精壯軍餘五名帶馬一匹任守瞭望往來飛報以便策應。仍聽川沙總總調。

一川沙把總兼管南匯。自俞家港起至寶鎮堡止皆其信地。本總部下常川操練客土兵五百三名。戰馬二十四匹。今議百戶二員專領訓練。南匯寶鎮堡等處每處每日撥發軍兵一百名。分晝夜往來哨探。有警飛報總兵遊擊。南匯寶鎮并上海以為聲援。該總為正兵而左右為奇兵。本堡有千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廣西

美

一員帶領軍餘一百名并南匯三林二巡司弓兵八十名。南匯所有千百戶等官軍共千餘名防守。如或賊勢重大仍聽該總撥兵協守。

一青柘南川以遠於寶鎮延袤二百五十餘里。雖皆平陸之地。堪以陸戰。但夷情難測。風汛不常。設使陰雨之日。烟霧漲天。咫尺難辨。必至瞭望不真。雖海岸之中。總兵水總各有探哨兵船。但遇有警。人各為主。豈肯停泊川南。專報救息。而反獨後其主者乎。及候總兵飛報前來。則賊已登岸。今查本地海邊雖各沙淺賊船難泊。亦當慎防其川沙窪水。

深丈餘。俞家港雖淺。潮漲即深。倘賊乘潮而來。二港甚為危急。合無汛時於青南二所各選兵壯五十名。於二所選委能幹不拘千百戶各一員統領前去川沙窪俞家港任劄哨守。有警一面并力堵截。一面飛報遊擊把總。撥兵應援。汛畢無警。照例歇班。

一寶鎮堡至吳淞所五十里中有大江之隔。南至川沙堡亦五十里中有清水窪新洪舊洪錢家窪川沙窪等處皆為險要。其間海塘迢遞不相聞。且川沙諸堡僅可遏賊于南。吳淞兵船僅可遏賊於北。南北阻絕。其勢必趨寶鎮堡。往年賊據為巢。致難殄滅。況此蘇松交會之區。尤宜設兵防守。以聯敵勢。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廣西

美

國初建立城堡。撥太倉衛官軍四百五十名守禦。自倭亂城毀。官軍俱掣回吳淞協守。訖今蒙復建城堡。除總兵營數內分撥土官三百名防守。改委指揮一員統領住劄本堡。常川防守。其數必不可少。沿海水路量撥哨船數隻與瞭望墩軍一體哨報。遇賊入犯。北與吳淞總兵營南與川沙官兵互相策應。汛畢照舊掣班。

一金山至吳淞一帶陸兵分布已周緩急似爲有賴但奇正之法雖詳著條議各哨往往以秦越相視彼方迫累卵之危而我閉關自守並不肯遣將出師爲之聲援賊得乘勢長驅率多驕此合無行令水陸諸哨無分浙直凡隣境有急卽彼此兩翼俱務督兵互相張皇果能奮勇爭先則與克敵同功如逗遛觀望當金山而不守金山罪固如律而乍浦柘林亦與同罪庶輜車之義駕而常山之勢成矣

一吳淞所左劉河右寶鎮崇明在其北黃浦經其南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 天

乃海道之咽喉三吳之門戶東南險要莫此爲甚向設副總兵官督兵鎮守已得居重馭輕之勢無容別議查得本營水哨中軍蘇州衛把總兵船專驍總兵官統領仍分竹二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老鸛嘴與千戶一員護收江口一枝千戶一員出拋竹箔沙下脚以截外洋與百戶一員更番哨探查照常年事規與各部兵船會合哨至大小七洋山等處有警互相策應再照羊山正浙直交界之處倭船出沒之衝使浙東與直隸兵船會哨於斯深爲得策及查馬墓乃浙之要隘若直隸兵船遠

哨到彼則恐羊山有警傳報不迭首尾失序下可不慮應行浙直總兵衙門各撥兵船會于羊山交相哨探取各執照回銷查驗彼此適宜其會哨兵船合於總兵中軍吳淞崇明總及蘇松泰將部下每處抽撥沙船四隻更番前去率領官員若拘於各哨難免顧彼失此之患乃聽總兵府別查慣熟海道者分領庶無誤事

一吳淞江口水勢奔流淵深無底外控大海爲蘇松之要衝內接黃浦爲上海之門戶賊船乘風駕潮瞬息可至把總官猶宜晝夜防範以備不虞自寶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 天

鎮堡以至南沙皆其信地部下兵船分作三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老鸛嘴防守江口仍哨至高家嘴羊山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寶山灣哨至羊山高家嘴一枝千戶一員領泊竹箔沙下脚哨至高家嘴三引沙該總仍往來督察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吳淞乃海道總轄之要蓋自此而南則爲寶鎮爲川沙爲南匯迤西爲青村爲柘林爲金山自此而北則爲劉河爲七丫迤東爲崇明迤西爲白茆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

孟河爲圓山爲京口總兵官駐劄是地居中調度揮戈而南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而北可以扼長江之險水陸聯絡首尾相應端有常山之勢先幾謀宜預定若京口之南金山之北一船登岸責即難辭縱有擒斬之功難掩失事之咎邇來建議謂防倭之策有三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爲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爲下策若不得已而守城斯無策矣大抵倭奴入犯禦之於海則易禦之於陸則難此嚴東會哨并設謀堵截之事所以圖難于易而爲總兵官大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倭防

三

樞務也

一崇明孤懸海外僻處洋中乃倭夷出沒之交四面受敵之處也而設參將一員統領兵船住劄今改鎮劉河已將劉河把總調補其缺海內諸沙皆其信地部下兵船除撥送參將營福船五隻沙船五隻外其餘各船今當汛期行令把總一員即將本總部下兵夫分爲五枝一枝百戶一員領泊三沙下脚哨至新窰沙竹箔沙南沙下脚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沙洪哨至縣後沙高家沙三沙沙新窰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南沙哨至灘山許山

高家嘴龔家套下脚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沙哨至蛇山羊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高家沙哨至三沙蛇山該總督同各部兵船住守三沙洪各點常年事規互相應援及查崇明縣所原議軍民兵勇共七百餘名委官部領平居訓練分班哨守遇警并力截殺無得怠忽仍置循環文簿二扇稽查各部下會哨兵船每十日一送總兵處查考夫三沙乃倭寇入江非之門戶不停則直達江北而我兵一哨並力爲守則江非付之不知合無行令江非把總再撥兵船一枝分守此地彼此交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倭防

三

庶不致於疎虞

一瞭海外崇明所屬諸沙大小三十餘處皆隔絕潮港不相聯屬况新窰沙三沙等沙正當繇海入江門戶萬一賊船乘風突犯一沙則諸沙必不能知縱知亦不能救致成巢穴雖鎮兵環繞亦難爲力必先圖傳報之法預定策應之誥宜行令崇明縣專委得幹官一員親歷各沙拘集耆民鄉長諭以禍福使知各保身家近海擇海潮不浸漫處每築土墩一座約高一二丈許上置烟缸柴棧式如烽火墩編立近墩居民免其差役令其晝夜輪流應直

如遇賊船進港登沙晝則燒烟夜則舉火俾各沙皆見把總兵船隨即應援而吳淞劉河福山一帶鎮兵亦可先後集擊而寇賊不得肆行

一劉家河乃海運通船之所去太倉州止七十里一潮可到河濶水深賊舟易於突入向設把總一員今議參將一員調至劉河築城把守以劉河把總移在崇明甚爲得計夫參將分營二府水陸官兵沿海一帶吳淞劉河福山及海內諸沙皆其信地今查部下兵船止七十二隻似爲單弱夫以參將而代把總之任似宜加兵卒以隆事權合於把總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海防

五

部下撥發福船五隻沙船五隻收哨今當汛期如議招集分爲六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黃窰哨至竹箔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竹箔沙下脚宵至三引沙寶山一枝千戶一員領泊朱信嘴哨至三引沙新窰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新窰沙哨至三引沙高家沙一枝千戶一員領泊南沙哨至清水窪高家哨江一枝百戶一員領泊南沙哨至清水窪高家哨龔家套下脚該參仍往來督察各照常年事規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二七丫港係劉河信地本港之兵指揮一員分守仍

聽該參調度部下兵船今當汛期仍舊招集收泊本港哨至宋信嘴新窰沙高家沙三引沙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白茅港係福山汛地本港之兵指揮一員分守仍聽該總調度部下兵船今當汛期照舊招集但本港淤淺移泊登舟沙南面以拒寇於上游哨至營前沙山前沙新窰沙與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沿海沿江俱爲險要已經分定信地水路兵船於二月十六日出洋遠哨陸路官兵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沿海護塘各往來哨探但海洋寥闊賊船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海防

五

風乘潮疾于駿馬吳淞江口爲松江之咽喉劉家河口爲蘇常之門戶關係特重防範常嚴合無令撥遊兵一枝往來巡哨以便策應仍選屢經戰陣海道熟知官一員委用照舊於總兵中軍水哨撥兵二百名并原乘大小沙船崇明把總部下右哨一枝除福船照舊該總留駕外其餘船隻盡行撥發俱令統領領南自吳淞江寶山起北至白茆港止晝夜巡哨遇警與各哨兵船協力截殺獲功與各信地官同賞息緩候事與各信地官同計汛畢無警各船仍歸各哨本官聽候別用

一福山東通大海北枕揚子江。倭賊流突。水路則入江陰。陸路則歸常熟。與江北通州狼山相望。把總一員。督領水陸兵勇。住劉其處。自白茆港至三丈浦。皆其信地。部下水兵。今當汛期。仍舊招集。分爲二枝。一枝百戶一員。領泊登舟沙北。面以防本港。哨至崇明。高家沙三引沙。一枝百戶一員。領泊管前沙。哨至新鎮沙山前沙下。腳三引沙。本總仍與各兵船互相策應。近議江陰把總兵船。汛期移泊猪家沙。正與福山相對。二總仍行文狼山把總。輪撥兵船往來會哨。以固江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卷四

蕭

一福山把總營原設陸兵一千名。後議減留五百名。今議常川操練土兵三百一名。哨官千戶一員。訓練專備陸路截殺。風汛之日。仍撥兵一百名。委官一員。督發白茆港。與兵船互相聲援。行令常熟縣查將白茆兵營。艸房壘。爲修葺。以蔽風雨。毋令散處民間。卒難喚集。福山白茆二處各撥陸兵二十名。往來沿海哨探。遇警飛報。總兵恭將及七員。對河。以便策應。

一楊舍與狼福二山。相爲犄角。乃常鎮之藩屏。劉其處之門戶也。常鎮恭將一員。已駐劉其處。沿江一

帶皆其信地。部下兵船。應分四枝。內二枝百戶二員。領泊猪家沙。更番哨至三引沙。登舟沙。營前沙。劉家河。許浦嘴。下可以策應崇明。上可以回顧楊舍。一枝千戶一員。領泊三丈浦。不惟遏福山之衝。亦可爲犄角之勢。一枝中哨百戶一員。領泊谷潰港口。以備聲息。調遣其猪家沙三丈浦谷潰港之船。仍每半月一次。輪番更換哨守。如此則聲勢聯絡。勞逸適均。遇警與蘇松恭總兵船互相應援。其江陰國山二總兵船。悉聽調度。該總仍置立循環文簿。稽查各部。下會哨兵船。每十日送副總兵處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卷四

查考

一楊舍恭將營原設哨官五員。統領陸兵一千名。無事則合營操練。分番哨至福山江陰等處。有警隨賊向往。截殺。但照春汛屆期。應將常川操練官兵六百七十六名。分作二枝。一枝左哨百戶一員。右哨千戶一員。統領千谷潰港口外教場屯。劉一枝前哨百戶一員。後哨百戶一員。統領於楊舍北門裡教場屯。劉以爲犄角之勢。仍每半月一次。更番在於沿江一帶。護塘巡哨。萬一賊登谷潰港口岸。則外教場一枝爲左。兵而裡教場一枝爲應兵。如

賊從常熟江陰而來則裏教場一枝爲正兵外教場一枝爲應兵會合截殺其守城事宜令中哨百戶統兵二百名帶骨守禦千戶軍兵一十五名范港石頭港二巡司弓兵一百四十名并將在城居民相兼編派城壕與范港巡簡司官兵協禦勿致疎虞

江陰把總自谷廣港以至孟河皆其信地部下兵船今當汛期應舊招集分爲三枝一枝千戶一員領泊褚家沙哨至登舟沙以遏復山之衝一枝百戶一員領泊青草沙哨至登舟管前沙白茆以遏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卷防

集

福山之衝一枝本總督率哨官一員領泊唐沙以控南北二路分番哨至復福外洋如唐沙兵船數寡聽其通融調撥該總仍往來督察與各總兵船互相策應汛單無警仍回江陰防守巡緝盜竄一江陰縣北枕長江通潮港口二十四處而黃田港夏港二處尤爲切近縣治設有省民兵船三十五隻在江哨守一枝百戶一員統領住守黃田港一枝百戶一員統領住守夏港二港水兵互爲聲援仍哨至楊舍褚家沙與江陰把總兵船聲勢聯絡亦聽參將調度

一江陰練兵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統領民壯勇夫家丁共七百二名無事合管操練分番哨

至楊舍福山等處有警聽參將把總調遣截殺該縣預將在城附郭居民編甲分認墩頭約以期會有警呼集城守或賊執重大該縣原有舊募勇兵五百名如遇有警臨期募足以壯聲勢無警照舊一靖江縣僻處江心四面受敵週圍港口五十有八而孤山套口嶼嶼港爛港口三處尤其要害該縣原有官民船三十四隻水兵民壯弓兵共八百七十二名分作三枝一枝該縣官一員督同哨官一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南卷防

集

員統領住守孤山套口一枝哨官一員統領住守彭嶼港一枝該縣官一員統領住守爛港口仍各分番出哨至唐沙蒲沙等處與江陰縣并該總兵船互相策應亦聽參總調度一孟廣沙居常州丹陽之中相去各七十里寇舫蹂躪大江南下必自此出守備指揮所領沙漿船二十九隻土兵五百十二名應分二枝一枝住守孟河一枝往來住守桃花港二處仍各分番出哨至江陰靖江等處與兩縣及江陰關山總并江北海防道所轄泰興周家橋把總互相策應

一圖山岬峙江邊係干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乃連江之咽喉

留都之門戶也把總部下兵船今當汛期照舊招集

分爲四枝今把總續報止存三枝議泊圖山洪北

大洋恐汛巡守不敷今照舊仍分四枝一枝千戶

一員泊守黃山門哨至江陰靖江二縣一枝百戶

一員泊守安港哨至黃山門團洲江北周家橋一

枝千戶一員住守圖山河北大洋以防江北之衝

哨至安港順江洲等處一枝不拘信地將靖江着

民與八寨等船令千戶一員統領克作先鋒遠爲

報以便聲援該總仍往來督察各照常年事規與

各部兵船互相策應

一蘇州府東近大海西接太湖水港浩繁易於突入

城池廣闊難於距守無分汛時汛畢常川操練水

兵一百名土兵一百七十名汛時陸兵應調蘇州

衛合操軍餘三百二十四名長吳二縣民壯二百

名水兵一百名共八百九十四名俱蘇州衛都指

揮一員督同哨官武舉省祭統領訓導防守城池

舊照本城地多曠野常年失盜皆因官兵防範稀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巡撫

五

視調度無方耳今查本城原有四隅合無將各哨

選委年力精壯哨長五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哨

每哨該兵一百三十餘名各分信地巡守一隅左

哨則認東南隅右哨則認西北隅前哨則認西南

隅後哨則認東北隅中哨則認一府兩縣庫藏獄

囚另委官統水兵分認閘門外一帶地方總練官

時加稽察以別勤惰遇有失事即將各哨員役解

究庶使責有攸歸不致推諉

一上海縣亦係邊海之地倭亂之先尚無城堡以致

債事今已築城當無患矣查得本縣練兵指揮部

下常川操練陸兵三百名巡捕水兵五十二名共

水陸兵三百五十二名即今風汛合無行令本官

督同哨官用心練演防守毋致疎虞

一常州府原有民壯二百名上年選練土兵三百四

十二名共五百四十二名千戶一員督同操官統

領訓練遇警除撥哨官一員督兵一百五十名赴

孟河截殺外餘存三百九十餘名在城防守聽該

府掌印官臨時查照編甲事宜徑自調度

一鎮江府東西二馬頭係皆大江逼近城郭乃要地

也指揮一員領有操江船隻分作二枝一枝泊守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七

江蘇巡撫

五

焦山以護東津一枝泊守金山以護西津仍各分番出哨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至圖山安港以防海賊仍聽把總調度

一鎮江府練兵指揮一員常川操練民壯兵勇共七百九十二名快手四十九名軍餘八十二名丹徒等巡司弓兵四十名機兵五十六名共一千一十九名指揮督同哨官千百戶統領操練春汛之月分爲四枝一枝領住大港一枝領住埤城一枝領住東津馬頭一枝領住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巡哨遇警聽候叅總調度勦殺各軍民快等兵常川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江防保防

單

統其鎮江衛軍舍餘丁聽該府掌印官調度城守與居民編甲事宜臨時徑自分佈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八目次

奏議

紀西南夷事實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八

史官 陳仁

奏議

西南夷

洪武五年貴州宣慰使霫翠言部落有隴居者阻兵拒官府請討之

上以隴居反側繇于霫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霫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霫中守將慎守邊境霫翠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六年四川蠻酋編張叛

命指揮袁洪討之獲其男張壽編張遁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

上遣使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俘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盜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泰寧湯敬恭爲大享老鼠羅祿山生擒所殺官軍討

聖人安內而後外

制器萬民
不得不知
大化

當道第一
出師必圖
萬全

聖明性法錄

卷七十八

二

之賊乃登陸巖崖按縣樹木捷如猿猱近幾所不及若久駐兵則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又難進取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盜民皆便習弓弩情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聚置烽火與巡簡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爲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圖寨

二十一年三月沐英討百夷恩倫發大破平之

四月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恩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犢有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遠行則用旬月連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故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傷汝慎勿輕之移在持重相幾決勝覆其巢穴乃爲善爾

七月遣使齎

勅諭征南將軍顧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囉囉厥後子姓蕃衍各

聖明性法錄

卷七十八

三

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木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昔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內實狙詐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皆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繇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摩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猴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

十月遣使

諭監玉曰月帶帖木兒兒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昔冠恂斬皇甫文而用高峻用此計也且月帶帖木兒其出也或說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

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事起所忽不可不預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校亡者捕送京師又薊州去西番甚遠宜早定之其柏興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洪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

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十一月月魯帖木兒伏誅藍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緣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足諸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四川

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卽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斜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已授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犢悍者漸革其亂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免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

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

京玉遂班師

三十年二月

命都督顧成爲征南將軍討水西叛酋居宗必登等四月平之五月召成等還

上以蠻夷見官軍久駐心必疑懼故難猝服欲姑緩之以示綏懷之意也

宣德二年四月麓川平緬宣慰思行發遣人訴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五

養木邦數侵其地特孟養木邦方遣使朝貢部臣請以貢使付法司正罪

上曰蠻夷相攻自昔有之執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曲直未明而遽罪其貢使祇沮遠人向化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五月四川都司奏青州千戶所軍赴文書奴等從征阿用等塞寇回言兵至黃土坡駐劄登高四望並無番寇實錄松潘衛千戶錢宏等激變推究其故始因

朝廷發松潘官軍往征交趾衆皆憚行宏等設策但

詭言番蠻擄掠當追捕之必免交趾之行於是安與尚清等前後領軍突入麥匪等族逼取牛馬番人忿怒以此遂亂事聞

上頗侍臣曰朕固疑有激之者然布政司按察司皆不察實都司亦惟聽下人所言皆未嘗究心邊事遂降

勅切責令侯都指揮韓整高隆至與同體實以松潘衛虛捏軍情官吏并錢宏尚青等及畏懼征進之人械繫赴京如指揮陳傑等爲賊所害事有明驗勢不容已卽遵前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六 四 四

勅量調官軍令韓整統率討之後番蠻結弟等果歸罪聽撫斬錢宏於松潘

九月以緬甸大頭目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初緬甸宣慰使新加斯與木邦擊殺而死子弟皆潰散緬甸頭目耆老共推大頭目莽得刺權理一方夷民順服恭修職貢至是行在兵部請行總兵官及雲南三司體審莽得刺果爲夷人所信宜與實授上曰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賈民安亦撫夷之道其卽授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

邊方情事
小人生平

近遭攻劫蓋緣州治勢輒請陞爲宣慰使司修築城池置軍鎮守庶民得安業此事已令卿等議今朕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壤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因失于防慎豈至疎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其性未必實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八月初四川都司奏本處官軍除舊操備九千五百餘人又有運糧守堡者千三百餘人又松潘調往六千八百餘人通計近二萬人若依三番更代餽給實難兼守城軍士不足乞

飭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如寧夏例分爲兩番還取衣裝又以調征官軍量退其軟弱取還運糧守城

上從之至是懷奏松潘衛南至保縣東至江油城池開堡三十餘處皆諸種生熟番蠻雜居其官軍分守悉經奏准且今疊溪蠻馬諸寨番蠻或肆攻劫或聲言聚眾邀奪糧餉或不肯出稅賦服徭役已

各遣人撫捕及嚴飭哨備近軍令以備禦官軍如
寧夏例及以調征官軍量退其軟弱者臣思諸處
官軍今已分爲三番猶有番蠻出沒爲害若從都
司所奏彼得窺覷爲害益甚況各堡相去迂遠校
道崎嶇倘有緩急猝難應助乞聽仍爲三番調征
官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潘昔無多軍城池未
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爲非比年以來有總兵官領
重兵鎮守番蠻及時時出沒豈非不能撫捕之故
彼只利軍馬衆多略不思供給之難爾即遣人諭
皇明律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八 西番

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飾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
所歸未幾懷復奏番蠻叛服不常請調陝西官軍
進討於四川起軍民運糧餉

上重恤人力

勅懷還京師別

勅參將都指揮蔣貴曰與師動衆十人所懷今專以
命爾爾宜熟計果番蠻帖服則擇所領壯兵守備而
以老弱運糧庶幾省費果復猖獗必須用兵則於
四川行都司貴州都司播州宜慰司量調進剿事
平遣還毋令久勞役也

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積奏
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
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谿峒諸蠻不時出沒原
其所自昔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谿峒諸
蠻恃珍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出沒調軍勦捕而
各縣居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及

聞招撫詐爲向順曾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
禍結而無寧歲頻授臣本府土官知府其流官知
府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谿峒諸蠻積年
爲害者擒捕殄絕其餘則編伍造冊使聽調用擬
皇明律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九 西番

嚴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有名望者立爲頭
目加意優恤督勵生靈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染
風化或三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凡有爲寇即
率衆勦殺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
上覽奏

勅廣西總兵官柳溥等曰莫積所言除害靖邊之事
其意可嘉特錄付爾等密看可行與否仍密奏來
夫以夷攻夷古有成說使彼果能効力省我邊費
朝廷豈惜一官要在有實效耳大抵爲將者宜用衆
人所長不可專執己意爾其勉之用副委任之重

廣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騙居民二百八十餘戶并田土投獻安南先已

勅巡按御史及三司官齎

勅撫諭至是各官具奏寬等不服招撫及考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於西南以分茅限之於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以來俱隸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衆爲安南所侵如違

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矣事下行在兵部議宜候安南國遣使朝貢之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十四萬兵

勅國王還所侵地仍曉寬等如能効順挈家來歸悉宥其罪并飭守邊者不許侵軼以構邊釁從之

十一月先是上以盤川久無成功勅雲南總兵都督同知沐晟昂等議攻取之策至是昂等言麓川地方險遠夷情謠詐必欲攻取非十二萬人不可今官軍土兵原征增調者止四萬六千其七萬四千宜於湖廣四川貴州行都司選調各委善戰指揮率領於秋盡冬初分三道躡躡甸芒市騰衝約日進進直搗巢穴併力合攻其軍糧金齒止有二千餘萬宜於屯糧內備用十分之二并圖山川險

易之狀以聞章下行在兵部集文武大臣議太師英國公張輔等以軍馬糧餉宜如所擬但三道進兵兵分勢孤賊或據險邀我恐非萬全宜推選智謀勇略武職大臣充總兵官往雲南訓練軍馬專其號令責其成功多方籌畫振我威武賊聞驚懼耕作失業不過歲月自然困敝仍選廉幹文臣會同總兵相度地利分布屯田廣積儲蓄賊苟革心悔罪窮願入朝奏聞裁處如稔惡不悛相機勦滅以彰天討

六年正月刑部侍郎何文淵諫征麓川事下兵部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十四萬兵

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奏臣等會同公侯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大師英國公張輔等議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似有不同蓋唐虞之時去古未遠其地不過九州夏荒之外止於羈縻而已然苗民來格猶有三危之虞今我

國家混一四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思任發自父祖荷國厚恩授職宣慰六十餘年乃敢糾集醜類抗王師雖蒙貸罪他思彼卻怙終稔惡釋此不誅誠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處覘視窺覷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貽患邊境乞於先選定西伯蔣貴都督李

安并今選都督劉聚都指揮官聚舟保內命三員
爲總兵官及左右副將其副將二員分統南京湖
廣貴州四川等處官軍土軍人等教習訓練仍命
戶部左侍郎徐晞往來巡督兵行之日與先差倉
都御史丁瑄協同饋餉然猶先遣彼處通曉夷語
人等諭以禍福曉以順逆賊若革心或詣軍前輸
款或遣子侄來貢復還所掠自取
上裁如其不然會合各處軍馬屯聚先期遣八
齋

初論木邦車里八百緬甸大侯等處起集夷兵或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四南夷

道或併力或左右夾攻或內外相應刻期竝進直
搗賊巢擒其渠魁獻俘闕下誅其黨惡梟首藁街
以震天威以靖邊境庶蔑神人之怒快遠邇之心

上從其議

王驥奏拔寇思任發據守要害修築柵寨江北細
甸昔刺處等係賊左臂尤恐乘虛竊發侵犯金齒
阻截糧道合將大軍分爲二路東路委右叅將冉
保從細甸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夾攻臣同
總兵蔣貴等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合俾賊腹背
受敵

上從之

七年正月王驥奏去年十一月初十日既破上江
賊寨繇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初至
騰衝留左副總兵都督同知李安領軍提備臣等
繇南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人
哨至移木龍山賊首思任發令陶孟靠者罕心等
率其衆二萬餘據高山中左硬寨左右山巔環
爲七營首尾相應左叅將官聚右副總兵劉聚分
左右翼攀緣山嶺林木而上攻之不下臣等同內
官蕭保繇中路進左右翼亦賈勇夾攻賊遂潰殺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四南夷

壽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餘賊遁歸乘勝進要
賴龍把至馬安山軍勢大振十二月初直抵賊巢
山岡陡峻周迴餘三十里立柵開墾源廣不可越
東南一面旁江壁立臣令前哨官軍三千人周視
攻取地利賊伏兵泥濘箐驅象陣突起爲我軍所
敗賊復從永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軍後臣
等令軍中毋得擅動即調都指揮方瑛等率軍六
千突入賊寨賊首永黃永居帳中庭衆拒敵我軍
擊敗之斬首數百餘級賊投崖谷自相蹂踐死者
甚衆未幾賊驅象八十餘復來衝陣我軍佯卻尋

整隊力戰敗之而原委右叅將冉保勳衛陳儀報云已從東路會合木邦人馬招徠夷民一十二寨降孟通賊首刀門顛元江府同知杜凱督亦報率車里大候夷人五萬招降孟連長官司亦保等寨攻破烏木弄夷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九十餘級餘黨招剛火頭人等率夷民詣軍門降撫令復業者五千餘戶差人守把西義渡以阻賊奔竄之路就通木邦信息俱刻期至麗川策應臣等於是添造攻具盡圖分定地方期以環圍齊攻且遣人賡檄招諭賊拒不納遂令貴攻西中門臣驍攻西北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十四

門都指揮李信內官吉祥攻西南門官聚攻西南江上二門蕭保劉聚攻東北門冉保攻東北出象門分遣少卿李黃郎中侯璉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風大作隨風舉火煙焰漲天死者不計其數房舍庫藏皆爲煨燼明日獲思任發從者詰之云賊父子三人挈妻孥七人乘馬數十從間道渡江往遁孟養等處其餘老弱數萬人俱就溺浮屍蔽江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賊所擄掠騰衝千戶所等衙門印三十二顆隨平其巢穴撫其流散於是月十五日班師臣惟是

賊便化於今有年虛殺酋長吞噬部落罪惡貫盈神人共怒臣等奉命伐叛王師所至無不克捷雖賊首父子竄身草野然夷屬皆其仇敵終就夷滅是皆

皇上聖德神武所致實宗社萬萬年之福也報至上謂侍臣曰窮兵黷武非

朕所喜聞況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藩貴王驍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仍具有功官軍以聞九年二月王驍蔣貴沐昂等奏臣等統領大軍會合木邦等夷兵前追緬甸追取賊首思任發累戰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十五

皆捷緬人用大金樓船載賊首送至江上因而覘視官軍虛實糧餉有無卻乃復用別船載回臣等切思緬人雖與木邦講論送賊緣彼以甥舅親地方相近木邦利緬人之豐利緬人資木邦之水利修睦隣好相爲唇齒且其二處平昔爲思任發父子侵害力不能支今緬人既得思任發實欲官軍東勦思發以麗川地方與木邦西勦賊子招散以孟養里地方與緬甸緩肯擒送思任發若二賊子未勦禍根猶在恐其復仇終不肯送臣等因此直搗賊巢殺敗賊衆焚其船棚擒思發妻

擊家屬并頭目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隻惟思任
發未獲然其親族離散衣食不給地方悉屬他人
而亡必遭執縛而獻是皆聖明神武所致也謹以
捷聞

上命有功官軍照例陞賞餘事待王驥蔣貴等同再
定奪

十二年七月雲南僉事李瓚奏雲南初立木邦等
宣慰司孟良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
等長官司隸布政司又開設騰衝州濫保土官催
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含怨報仇遂成西南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雲南
之患臣以爲金銀有名無實俱逐年番臣橫歛入
已

朝廷不得其用乞將原認金銀一槩罷免惟令依期
貢獻方物以彰

朝廷柔遠之恩庶可杜絕邊釁奏下戶部言金銀係
洪武舊制難爲除免惟行雲南審其番臣橫歛者
具奏處置從之

十三年四月總督雲南王驥等奏征賊子思機發
於孟養限隔金沙江欲造船航動經旬月恐賊徒
遠遁比聞南京官庫所收皮船乞發用以濟軍

上賜勅曰南京去雲南極遠運送艱難且慮皮船於
彼所用非宜古善用兵者凡百軍需必取給所在
之地其有山川限隔尤須博采衆長隨事區畫庶
克有濟如彼渡江必須舟楫爾等至雲南卽先審
今能官提督附近守備官軍土兵及獎勵所在蠻
夷頭目預於沿江上流酌量成造應用

廣西總兵柳溥奏奉勅調官軍土兵會勦清浪鎮
遠苗賊竊以廣西地方遠遼官軍分守要害無從
摘發恐出境遠征蠻夷竊發何以禦之況兩江土
兵叛服不常亦恐起調煩擾致生他變且深山窮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雲南

往時方瘴癘未可進兵已委署都指揮孫麟等量
調官軍先往懷遠相機截殺請俟秋後量湖廣廣
東賊勢緩急先後征勦

上可其奏

六月王驥言湖廣西連貴州東接廣西東西生熟
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等處城池雖有衆將張
善等官軍僅足護守城堡不能蕩平醜類請於雲
南四川兩都司再選精兵二萬八千俾臣同張軌
等帥領勦殺西路苗賊俾官聚等帥湖廣官軍勦
殺東路南賊左右夾攻庶除邊患

上謂兵部曰雲南兵不必調於四川調一萬湖廣再起土兵民壯二三萬通前十萬之師令驍等統率必能滅寇爾等移文令其速發毋延緩誤事

景泰二年五月總督湖廣王來奏貴州賊首韋同烈偽稱苗王糾眾數萬屯聚興隆之截洞復攻平越清平各衛總兵保定伯梁瑋自沅州募兵繇東路進督西路都督方瑛會兵興隆賊眾來迎我軍擊敗之同烈等退據香爐山山在平越清平之中險要不可攻於是分調瑛兵繇龍場進都督陳友等兵繇萬湖山進都督毛福壽等兵重安江進臣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九

來及瑤迤邐而進諸將攻破黎樹翁溝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八十級擒五百餘徒招撫袁水等二百餘寨復所虜一千七百餘人遂會兵香爐山下列營四面環遠攻擊賊眾懼縛同烈詣軍門請降臣等罷兵械同烈等赴京師

五年四月四川草塘苗賊黃龍章保偽稱平天大王聚眾攻劫播州西坪黃灘等處屯寨官堡貴州提督都御史蔣琳總兵都督方瑛率官軍會四川官軍土兵進勦黃龍章保據地泡山寨其叔黃定千偽稱都總兵據水坪大寨擊敗之擒章保及定

干等盡焚其巢分兵破中湖山及三百羅等寨其黨族潛伏者遂搜捕之賊皆據沿江崖箐抗敵先克乖西次克谷種次克乖立擒賊首偽王谷蟻江等餘寨望風逃遁凡斬首七千九百六十二級生擒二百三十八人追復所擄男婦二千七百三十四人回軍貴州械辜保等送京師

提督松潘兵備侍郎羅綺奏土番張蠟國師商巴拔狡黠多端大爲西邊之害幸而天斃之其姪吾兒哲等仍蹈故智比之商巴其惡尤甚竊恐結構諸番稔成邊患臣等訪得吾兒哲姪南柯兒與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九

構怨今以計致之對臣發誓期將吾兒哲等攻殺盡絕乞降

勅俾之管束部落以圖成功庶地方寧靖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議番夷人面獸心素無禮義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況此輩本是親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戕賊同類非所以訓天下後世竊言不可從

上是之

天順元年二月總兵官柳溥奏柳慶等府賓州工林武緣等處蠻賊猖獗攻陷城池荼毒鄉村張立

旗號偽稱剽平王都督左右叅將等官臣會合各處官軍土兵分布八哨與賊對敵四十餘日賊勢據險愈甚臣等復設策出奇令軍士攀藤緣崖鼓勇前進各用銃砲火器四回夾攻克破賊寨斬賊首偽剽平王黃公好等五百二十四人生擒藍萬隨等三十三人奪回被擄男婦一百一十二人其賊首首級已發各府州縣臬示生擒者監候奪回人口給發寧家

上命兵部論功賞之

總兵方瑛總督尚書石璞等奏臣等移兵天柱撫捕苗賊聞天堂等寨苗賊肆掠遂分道竝進賊潰散奔遁我軍乘勝追殺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縱火焚烈房屋禾倉一萬一千餘間生擒偽稱開城侯都督尚書等賊一百二人斬獲偽

金虎侯等賊首一千四百九十八級俘獲賊屬子女并奪回原擄軍民男婦一千三百有奇牛馬孳畜無算

上謂兵部曰今雖奏捷然苗賊叛服不常仍令太監阮讓同方瑛鎮守湖廣貴州各處調到官軍土兵令阮讓方瑛石璞量營分守城池搜勦餘賊餘客

領回原衛

三年二月時廣東廣西盜賊蠱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言此為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交換或豪富官軍賣閑千方百計巧取財物以致激變蠻夷地方失守命都察院揭榜禁之

督理湖廣都御史白圭奏臣奉命同南和侯方瑛等進勦東苗臣議以各種等處山箐諸夷雜處乃東苗羽翼宜先肅除遂分兵四進臣同瑛兵進青崖右副都督李貴兵進牛皮箐右叅將都督劉玉

兵進谷種左叅將都督李茂兵進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斬首七百五十六級擒獲九百餘人諸將復會兵青崖進攻石門山克擺傷等三十九寨斬首三百二十級擒獲二百七十人仍分兵四路進貢董農竺蓋及甲底一路破下菱塘及金配江甕擺省等四百三十七寨擒斬首從賊徒五千二百有奇賊首千把猪等勢窮氣喪退據六美山翁受河等處遂檄各路會兵進勦生擒千把猪等及從賊六百二十人斬首四千七百九十級俘獲男婦五千五百餘口全師回營械

千把稍等二十人送京師命陳於市

天順六年十月兵部奏先是鎮守廣西等官秦寧侯陳涇僉都御史吳禎等言倭賊戰殺之餘已招撫陸續復業又分調官軍鎮守要害以扼其出入之路今兩廣地方稍寧夷人各安生業曾不兩月涇等又奏賊徒千萬成羣劫掠州縣鄉村原其所繇蓋是涇等聞知本部奏調官軍往會廣東勦賊故詭奏賊勢猖獗意在擁兵自安以此沮壞軍務論法俱合究治但今急切用人之際宜姑記涇等之罪俾其洗心滌慮改過革非如遇廣東移文調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西南風

兵即便馳赴毋誤軍機從之

成化元年正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吳禎奏廣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眾四萬攻劫上林長官司既又殺土官岑志威滅其族劫其印占據其境土雖經兵部移文累令撫治豹恃頑不服事下兵部言豹強橫如此不早為所恐貽邊患宜行檄等可撫則撫否則調兵擒捕明正典刑從之

三月國子監學錄黃明善言叙州山都掌蠻賊屢為邊患而今日平之有三策其一寬從隣境以離其黨欲將都掌蠻民分竄烏撒等四府仍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西南風

勦各府土官督令遷徙安置撫恤有不從者許土官勦殺之則兵不血刃而境土自安矣其二分屬漢夷以別其類都掌地與永寧芒部犬牙交錯當因其地接永寧界者割隸永寧接芒部者割隸芒部而該縣止管漢民則漢夷兩分各有統屬矣其三據險固守以待其斃都掌北距馬湖叙州無北走之路今遣將領兵宜隸納溪捨舟登岸可二日而至永寧縣永寧可二日而至芒部斷其後門使無可逃之路如賊未逃據高恃險擄其巢穴薰其寨門斷其谿徑彼不敢下山求食半年之內皆為餓殍矣事下兵部議謂明善所陳三策固為有理但未審何策最良宜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詳議萬全以憑覆奏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西南風

三年六月四川茂縣山都掌蠻賊聚眾作亂制諭襄城伯李瑾佩征蠻將軍印克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太監劉恒為監督調川貴官軍勦捕之

國子監學錄黃明善陳征勦夷寇事宜一宋時多剛縣夷為寇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者即今之民壯多剛縣者即今之都掌多剛寨也前代用鄉

民壯而
安民壯而
安民壯而
安民壯而

兵平夷既有明效今宜選熟知道路識達民隱官

一員馳驛赴彼招募民壯協助官軍有功依例陞

賞無功者仍復爲民則壯士爭奮矣一都掌所種

水稻至十月大熟若夷人收穀上寨則難於圍困

今宜差官督兵速赴江安等縣取其田禾則不遇

三月間蠻賊爲餒鬼矣一大軍分宜三路南路從

金陽池進攻大壩中路從戎縣進攻箐前北路從

高路進攻都掌凡小寨易攻者先取之則大寨亦

從而破矣一大壩南非百餘里爲芒部軍民府界

西南二百餘里爲烏蒙軍民府界宜急頒

勅二府土官嚴守地方毋黨惡助寇且量撥官軍截

其險要一夷人素無差徭止納稅糧今募民壯及

差通事入寨絕不宜使戎縣一人在內恐漏泄軍

機沮壞兵務一夷人所據高崖峭壁雖有火器難

於施用今宜用毒毬行烟藥矢以攻其寨毒毬所

嚙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順風而燒自下

而上則寨門不守大軍可上矣烏頭藥箭以射虎

豹中之卽死夔州保寧等府皆善造之今宜募工

造用一播州天令承寧芒部烏蒙烏撒東州諸土

官皆常調用邇來總戎者處置失宜多致推調賊

少今宜齎

勅獎諭俾其加倍進兵躬聽調約一戎縣附近高洪

筠連慶符長寧五縣俱有夷人未嘗出沒今五縣

民快旣爲鄉導而夷人有能效力助軍者一體紀

功且賁驅役以致其力奏上

命行總兵等官參用之

四年二月提督四川尚書程信等奏臣等奉命出

師以十二月至蜀之永寧衛會議蜀自永寧抵江

門戎縣一帶爲川貴雲南三處水陸咽喉之會昔

市芒部等處爲三處肘腋腹背之所而都掌夷部

嚙據其中實爲大患宜速進兵平之乃決策尅期

令都督芮成孫茂縣進都御史陳宜泰將吳經孫

芒部進都指揮崔旻孫普市水腦進留泰將郭貴

護守城池四川總兵毛榮爲左哨孫李子開進都

御史汪浩泰將宰用爲右哨孫渡紅鋪進臣與太

監劉恒總兵李璉居中節制左右遊擊將軍羅秉

忠雅義孫金鵝池進是月二十三日毛榮進至李

子開伐木開路壘石成橋遣將分攻勇猛等寨賊

登高倚險礮弩礮石亂下如雨我軍各用神鎗弩

箭仰射力攻賊被殺傷遁入深箐中我軍乘風縱

火燒其屋廬畜聚殆盡其各路兵進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一皆克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共焚燬賊寨七百五十六處禾倉三千八百二十一所斬首一千五百九十餘級生擒三百四十餘人俘獲賊屬八百餘口追還被虜男婦一百人馬牛羊豕三千鉅銀鏢等軍器五千餘事。

上命降勅獎諭所遣齎奏百戶陞副千戶舍人授所鎮撫。

安南國聚兵千餘立柵挑塹占據廣西憑祥縣地方提督都御史韓雍以聞。

皇朝世宗憲 卷七十八

主 旨

上勅雍及鎮守總兵等官計議長策嚴督所屬整兵防禦。

運甌州衛於渡船鋪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掃等處

開墾改大壩爲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時提督尚書程信總兵李璉等以都掌蠻民素號難治非瓜分其地設官建治以控制之殊非久安長治之策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五年正月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先是太學士李賢等以編修丘濟條陳事宜奏准上官加倍起兵

聽調殺賊成功之日重加賞賚給以

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加倍起兵依期赴軍竭誠盡忠宜如濟言吏部移文嚴實覆奏從之。

十一月巡撫廣東都御史陳瓚等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齊通廣西流賊出沒調遣官軍動經歲月且或規避隱匿行伍無定勞逸撫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等議欲分兵爲四哨新興龍水陽江新會等爲左哨靈山水安爲右哨石城信宜并雷州爲前哨德慶拉連州爲後哨每哨以四十人爲率用都指揮按察司命事各一員統之分爲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主 旨

八班常以一班守廉州一班守高雷互相策應半年以次受代大抵二班在邊而六班休息或賊勢衆則調一班或二班協佐若大江遙南迤北有警則調六班赴之如此則勞逸均將士專戰勝攻克可爲經久之法事下兵部請仍行各官覆覈從之十四年六月張瓚等平夷班師上奏云臣等先已破白草壩西坡碑窰諸大寨奏報後又移師登溪茂州等處所過諸夷悉就招徠惟曲山三寨負固不服兵進復擊破之斬首二百一十八級又攻破白草壩餘寇斬首九十餘級餘黨悉平自登溪抵

二班在邊
六班休息
如左

茂州道路橋樑被賊毀壞者悉繕修拓展茂州城池保衛居民以免後患增築各處城堡以屯戍兵量地險易遠近分委指揮等官巡守使責有所歸東路自龍州鐵索橋至松潘望山關於小河及三令驛駐兵自平夷堡至平定堡於鎮平堡駐兵自永鎮堡至新堡子於疊溪駐兵自實大關至七星關并東路土地嶺至石泉堡於長寧堡駐兵自威州堡至保縣堡於霸州堡駐兵仍令副總兵等官特行巡視臣等以四月二十七日班師計前後破滅夷寇五十二寨招納降夷一百五寨增設墩堡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奏議

天 西南夷

九處新築茂州城一所條例以聞

命兵部知之

十五年十二月四川叙州府奏白羅羅羿子與都掌大壩夷相攻禮部右侍郎周洪謨言臣叙人也叙之夷情臣故知之戎謀筠高四縣在宋元時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羈縻而已國朝代以流官不通夷語不諳夷情其下因得肆行掎刻激變其黨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四命大將徂征隨服隨叛景泰初年勢益滋蔓得漢人轉之於樹亂附之曰爾害我亦已久矣天順成化間

今羅羅夷
必先兵官
司其謀

累出爲惡臣於是時嘗乞勦之不能撫之不從惟立土官治之爲久遠之利諸夷忻然悅服都御史汪浩徵倭邊功誣殺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七十餘人諸夷想入骨髓以爲官軍誘殺之轉肆虜掠後兵部尚書程信統大兵僅能克之臣謂雖不能如前代設總管府長官司亦合設冠帶把事分付各寨令夷人自推公平寬厚者一人爲大寨主許以世襲其有不任別選賢者代之如此則漢不侵夷夷不仇漢可相安於永久矣又言白羅羅者相傳爲廣西流夷有寨數十有衆數千無所統屬景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奏議

天 西南夷

泰初糾戎瑛夷人攻破長寧等九縣今又侵擾都掌其所居崖壁峭險林箐深密既難剪滅亦宜立長官司治之其地與芒部相近宜改立芒部羿子者永寧乃云南貴州之要衝南跨赤水畢節六七百里以一柔弱婦人制數萬強梁之衆故每肆劫奪臣以爲宜撫土獠仍用宣撫奢資治之其南境夷寨近赤水畢節要路者宜立二長官司仍隸永寧宣撫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乎國儲而有益於邊備大小相維綱目相繫數年之後不假衛堡禦備而諸夷自靖矣兵部具議其便從之

陞四川僉事戴賓爲副使整飭松潘兵備勿巡撫都御史孫仁等奏松潘爲四川西陲重地深居遠境外則東通任昌蠟嶺南隣董卜韓胡西連烏思藏界北接羊峒洮州中則大小二姓寨族部落羅滿山林環據險固而東南兩路一線相通我軍開堡連絡參雜夾性犬羊叛服靡定我

朝自洪武初年克服以來或興師征討或宿兵防備所遣皆重臣宿將正統天順間奉命鎮守皆侍郎都御史職位尊崇故威令易行厥後鎮守太監間禮會保僉事高澄爲副使錄是因循率以副使整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辛酉

飭較之侍郎都御史職位既殊事多掣肘今見調僉事李廷璋於此整飭邊備其職位與副使又有不同將來行事尤爲掣肘乞於廷璋及僉事戴賓兩人中擢任一人爲副使仍

賜勅諭專理兵備庶職位頗重邊務修舉吏部覆奏從之

十七年六月勅安南國王黎灝先是灝親率夷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繼進老撾地方殺宣慰刁枝雅蘭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賽歸依八百宣慰刁攪那遣兵送往景坎地方旣而灝復

積練兵且頒爲勅於車里宣慰司期欲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大敗而還刁攪那以報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因奏灝昔嘗吞併占城

皇上姑賜涵容與其悔過而灝肆惡無忌苛刻不仁既指擒黃章馬之名切虜鎮安村寨復託解關正等之故窺伺臨安邊情攪差經畧而駐師蒙自地方假捕莽公而攻殺老撾父子請降

勅切責之才攪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壬子

賜勅頒賞以旌忠義老撾之子怕雅賽聽其越何襲職以示撫恤仍分

勅車里元江木邦廣南孟良等土官俾互爲保障奏至

詔集廷臣議宜從所奏刁攪那於雲南布政司給官

銀百兩綠幣四表裏以酬獎之怕雅賽亦驍

勅賜之就令襲父職任免其貢物一年沐琮等保障有方亦宜

賜勅慰勉

上從其議

不與陸
書便失人
所理則
民亦大
不若書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聖訓

十八年閏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朱英等奏安南國事情謂欽州報邊界上絕無外警而龍州及憑祥縣則報交人整兵恐有異謀又謂交人之亡命入境者言其王丕老揭徵發甚急二處所報不同莫得其實蓋彼自受勅之後亦嘗遣使陳謝而我已論遣之矣使今所報果實必以來使未還懷憂懼罪然我邊土官素與外夷有隙今所報矛盾其間情偽亦可知矣宜復勅諭其王使之解怨釋疑以保境息民事下兵部言比者雲南勘報亦以夷言多詐

屬整飭邊防果外夷犯順則相機戰守兼遣人奏報其廣西守臣仍戒約龍川等處謹守封界勿招亡納寇以啟邊釁報可
十九年三月勅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曰得爾與太監蔡用素火字壩番蠻糾聚為患爾等恐將來釀成大患阻絕糧道難於控守欲調漢土官軍萬人候瘴消之日攻勦該部覆奏已從所言但調大軍不可無大臣節制除蔡用留守成都聽節制別項警急外茲特

命爾親赴彼處節制軍事然

朕以爾等言此賊止是執仇截路不曾流劫鄉村況

所稱招討高文林楊芳輩有忠孝禮義等語若果

如此爾到彼即提兵壓境切勿輕動先遣人往宣

朝廷恩威殺伐利害設法擒獲罪止其人免令地方

受害諒必聽從如此彈除邊患較之用兵勞煩首

惡未必能得徒傷無辜致生他變者不其偉歟如

蠻衆不肯聽從然後進兵未晚也爾宜從長幹濟

必公必慎毋惑羣議務使地方寧靖無意外之虞

斯不負任使爾之功亦有在焉爾其欽哉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聖訓

九月雲南木邦宣慰下孟密羣罕弄奏累為木邦

所援乞別立安撫司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言太

監覃平都御史程宗撫諭各夷已有成約仍

勅二人往金齒親召羣罕弄母子與木邦宣慰諭之

謂爾等連年構怨守臣請兵殄滅

朝廷以天兵一臨恐憤及無辜故遣大臣諄復撫諭

俾各安生若各夷聽命孟密仍隸木邦或其勢不

可復合別設安撫司或別有長策令具以聞

詔從之初羣罕弄竊據孟密畏其隣境土官不平欲

代之乃潛遣人從僻路抵雲南至京進獻寶石黃

金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管兵部爲之覆奏

下內閣議大學士萬安欲許之劉羽劉吉不然曰

孟容木邦所管地方今累罕弄叛而請命於

朝若許之則凡土官宣慰誰不解體是即周天子命

三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與兵

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羽

等曰何以伐爲髮罕弄果弗靖但

勅雲南守臣嚴謹邊備而

勅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彼

殺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二十二年五月貴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

苗民四十八族宣慰使宋然世居貴州城側管水

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貴州城內街列

左右而貴榮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卽還

須稟知守臣乃聽而苗民首領永則等請

勅其不妨司事以時巡歷所部起辦貢賦聽兵吳經

亦爲之請事下兵部請

國家之於土官不輕降

勅宜移文諭令如舊供職有事聽督回水西以印付

然管之得

旨許賜勅令悉心管束夷民

七月貴州銅仁府大萬山土官長官楊顯祖犯法

奏乞納馬贖罪以圖自新下都察院議以亡外人

犯法者並依律擬斷今顯祖所奏乃近例也難擅

處治命許之

兵部言清浪地方皆屬貴州而操戍軍士則隸湖

廣蓋犬牙相制之法也比參將彭倫奏居守清浪

去湖廣隔遠儻倉卒之間賊寇出沒必俟二處會

計用兵恐緩不及事湖廣戍守官軍宜聽相機調

度爲便是固不可悉從然亦須以權處之今年賊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勢甚熾而清浪地無警報宜令倫調度所轄衛所

土兵及戍兵盡謀邀擊之事畢之日軍還原鎮以

後遇賊小發仍如舊會議發兵或大發則馳奏處

畫從之

弘治二年三月兵部奏先以廣西地方有警奏調

湖廣官軍萬餘人分爲兩班赴潯州柳州斷藤峽

等處哨守類多死於瘴癘幸而生者往往逃竄人

情畏懼如就死地本部曾移文兩廣總鎮等官欲

量減上班官軍到班之日俱留廣西城操而以廣

西在城并降近官軍發邊防禦總鎮等官會奏以

官軍至
十萬
調遣
正統
法

重
西
前
典

爲廣西賊寇最爲猖獗軍士最爲凋弊況湖廣苗
蠻廣西匪黨互相攻擾故湖廣官軍雖戍廣西亦
所以自爲難從量減但地方瘴氣有無輕重不同
宜將湖廣輪班官軍原在瘴輕地方者仍舊其實
慶等七衛之在梧州九溪等三衛所之在柳州者
通行掣出內撥實慶寧遠永州三衛官軍守柳州
又撥九溪永定常德三衛官軍兗全州灌陽等處
土往官軍守梧州其長沙衡州岳州夷陵四衛所
官軍俱留廣西城以時更番巡哨府江一帶若聲
息有緩急官軍有多寡止許於前項地方相機增
減仍各造營房撥醫士使居處得所疾病有託庶
人情相安邊宇不虞其言可行從之

皇朝書法錄

卷七十八

主西南

六年閏五月京戶部員外郎周琦言廣西桂林
府古田縣柳州府馬平縣皆山勢相連徭獠恃以
爲惡我軍北進賊卽南却西進卽東走軍退復卽
巢穴如石投萍隨散隨集故兵屢進賊轉多民困
日深資糧浪費且廣西各府倉庫中俱無餘積往
時進征古田軍餉多出借辦兵旣不利財又不足
臣恐廣西之地十年不治地將無地二十年不治
地將無民臣竊以征討之策有三乞令各府州縣

都察院
御史大夫
御史

提學司
提學司
提學司

審勘有種人處所某處僑係種村今某爲惡某處
僑係民村今某占據中間執爲首惡就爲脇從就
爲流民就爲流獠何處可容何處可勸以定去留
照成化元年例請兵二十餘萬四面夾攻連進三
年使民安堵方令班師其僑係種村者招撫發遣
居住村少者附各該州縣管束村多者立爲土官
管理僑係民村者招集通民復業或地多民少合
各處招發流民填實如本地招發見在流往外處
人民廣東招發廣州等府南海等縣砍山流食種
人俱無籍產止有徭長管束并招南雄韶州等府
人俱無籍產止有徭長管束并招南雄韶州等府
皇朝書法錄 卷七十八
主西南
江西流住做工聽僱之人荊州襄陽裕州臨清劉
家隔金沙洲等處招發連年在外流食之人及安
置廣人并內外該流人犯俱發填塞剿過被占民
村給與土田各免稅糧三年戶役六年可爲久安
長治之策免致疲勞兵力月費民財其接濟倉糧
亦照成化元年它運湖廣江西廣東等處倉糧應
用此爲遠圖者一也若止調兩廣官軍及田州思
恩泗城南丹等處土兵則往年多於秋盡調兵不
盡方到春初進山彼時賊人米谷既藏雨水又多
進則難攻固則難破兼有瘴癘豈能久駐及夏散

軍招撫使徒縱有牛具種子無春可耕豈不更加
猖獗復攻百姓流劫道路今乞六月調兵九月取
齊霜降進山康可成功十一月冬至以後散軍十
二月招撫錢徒次年正月安置則錢徒各得借助
牛具種子及春耕種可以聊生必不掠民此爲近
利者二也又全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總領
總督總兵同總其綱而副總兵參將等官亦皆奉
勅勦捕賊寇者若遇有賊寇俱待呈稟一府移文調
兵方行勦捕執肯坐以待斃宜令會同分守分巡
或府州縣正官卽統所轄官軍并土兵不拘時月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八 漢漢 宋西南夷
撲滅不必反覆行移以致驚疑且每聞進兵多資
田州思恩南丹泗城等處兵力其間官月會有願
出兵報効者多因公事相糾自守地方宜行巡撫
等官查審事情爲之處治令各出兵報効兩江各
三千餘名屬左江者左叅將聽調屬右江者右叅
將聽調重則兩江會調以資獨攻暗執之舉所獲
功次重加賞勞則猛獍知懼兵自得利此兵力不
勞錢糧不費而事濟者三也疏下兵部覆奏以琦
生長其地深知寇情三策反覆詳盡切中事宜乞
下兩廣守臣議擬以聞從之

九月湖廣按察使陶魯奏凡征勦猛獍山巢多
狠兵而土官多推調不肯効力請賞罰之云以
勵之兵部謂凡起調土兵其土官能躬率向敵
擒斬首級功多者如知縣請陞流官知州如州陞
知府知府陞叅政俱仍舊管事其應襲舍人有功
者先與冠帶候襲時卽許管事若土官不親督兵
止令族口代領或兵不及數或征勦未畢先自潛
回者革去冠帶俟有功力許復職土舍不親督兵
者勿與冠帶或總領量加懲治庶勸懲並舉從之
弘治八年丁巳占城國王古來奏累被安南侵地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九 漢漢 宋西南夷
殺人雖蒙
朝廷降勅諭使敦睦而陽順陰逆稔惡弗俊因遣從
子沙古詣
闕請命大臣往爲講解上於京下廷臣集議謂故事
無遣大臣爲外國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
南諭令敦睦隣好返其侵地兼論古來撫綏人民
脩飭武備爲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其實以聞
議上
上意欲遣宣化學士徐溥等言占城國王差大臣往
本國將安南所侵境土盡數退還各衙門兩次會

講皆以爲不必請

勅續該司禮監傳示

聖意大推差官往諭臣等仰見

皇上一視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竊以享

理探之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取夷之法與

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終是外夷貢固

特險遠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

累朝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爲意若占城者尤小而號

臣等伏觀皇明祖訓有曰占城等國來朝時內帶

行商各行諭諭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

聖明世法錄 卷七人 奏議

平西廣漢

二年方乃得止後於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年

奏訴

憲宗皇帝屢勅總督兩廣都御史爲之區處而安南

上奏強辯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若

降

勅遣官遠至其國走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

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擊數十萬之利一旦棄

之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作臣無以復命

於

朝廷將無以揚威於外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

時何以爲處若置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與師
則後患愈大臣等又覩

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鮮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

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

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

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

聖言誠萬世之至論也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

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爲無

益之舉尤不可也且哈密爲土魯番所奪二三十

聖明世法錄 卷七人 奏議

里 西廣漢

年間命官遣將隨復隨奪至今未寧及各處土官

互相仇殺亦不能繫以王法爲斷蓋夷狄相攻乃

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

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今有司行

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厯

聖慮特爲遣官況

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爲未

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利害得失之際尙恐文

移傳播外國不放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

之託若不爲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瑣者實爲

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爲逆耳哉

上納之遂從衆議

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鄧廷瓚等言廣西土官僮

獍數多流官土民數少兼各衛軍士十七八九凡

有征調全倚土兵乞令東蘭州土官知州莫祖鉞

次子一人領土兵三五千入至古田蘭麻等處撥

田耕守俟克平古田因改設長官司以授之田州

土官知府岑灣方以罪革職比來隨征有功乞復

冠帶有警令領土兵萬五千人赴梧州聽調泗城

州土舍岑接往年隨征都勻府江等處皆有功乞

凡出征令備土兵五千仍歲領土兵二千赴梧州

聽調平樂府之昭平堡界梧州平樂二府之間僮

獍數出爲乞令上林縣土官知縣黃璣歸德州土

官知州黃通各選子弟一人領土兵各一千人駐

紇本堡仍於本堡築城設長官司司署領兵官舍爲

長官撥平樂縣仙回峒田與之耕種其冠帶千長

龍彪收授昭平巡簡司土官巡簡趙哨艇三十使

之往來府江巡哨流官停選事下兵部集廷臣議

謂古田縣密通省治雖有僮獍亦多良民其間土

地皆良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章祖鉞次子爲

土官恐數年之後良民田稅皆非我有卽欲設長

官司亦止可於本處土民中選補就印侵地雖岑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皇上言之

高平地方
惟考通志
無公山爲
區畫所采
心遠慮

一胎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一員。整飭兵備。其土官黃瓊子弟。不必差遣。正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副使提調。其餘岑濤之復職致仕。歸順峒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延瓊所奏。歸順州仍增設流官吏目一員。共理州事。議上從之。

十一年七月。南京浙江道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麓。日下平地深洞之窟。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猖獗。今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廣西

次蠶食義寧。未福洛客等縣村落。時於深定理定等處。江路行劫。又與始龍江賊交通。修仁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存良民數十餘。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延三處。在平樂者。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則白牛上油肆清二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蕘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領六處。在廉州者。母鷄山水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又聞古田未

安興峽山瀧水賊各萬餘。荔浦脩仁數不及萬。始一龍江二千之上。府江不至五百。大潭坑并雲爐各有數百。十三村黃洞各幾一千。大桂不及一百。柳慶最多。難以數計。即今生民日促。賊勢漸強。須及時經略。地方始得寧息。但兩廣軍少。又須調土官親領土兵隨征。方克濟事。乞下兩廣總鎮等官集議。云兩廣有賊之處。不難於征。惟難於守耳。往年征遼。賊聞風先走。及軍到巢。草深尺許。此征之所以不難也。纔聞軍退。賊即四出行劫。此守之所以難也。今欲成功。當先蓄糧。如往年都御史朱英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廣西

征木頭洞等處。飭兵如往年總兵山雲之剿三都等處。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鎮安歸順向武玉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夫款五千。平樂三千。其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千。其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陸各二千。那地示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款三千。慶遠二千。其調三萬

之上。其領兵土官。責委各寨將巡守官督率依限出征。其古田統兵。責在副總兵峽山柳慶各責。悉將其撫治官酌量地方重處。坐委督兵總府重臣同心計畫。隨宜調度。其總鎮官坐守梧州重地。中制兩廣。其總督總兵官。往來軍前督視。犒賞以作士氣。以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分布官兵。在於洛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要處。峽山分布官軍。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柳慶分布官軍。在於宜融柳城馬平忻城來賓象武一帶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若賊聞征。逃遁。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聖訓

守至次年二月。就將所在穀米牛隻。給與隨征土兵。克餉耕種。所收。准作月糧。額稅暫行除豁。若田少兵多。將各土官衙門。該納秋糧。准與免支。且耕且守。若兵少田多。撥與土居熟地。同住耕種。所在營寨。應脩理者。及時脩理。道徑應開通者。及時開通。險阻應平治者。及時平治。各土官俱要親身在營督兵固守。使賊不得回巢。若違令候事者。悉以軍法從事。隨征官軍。應下班者。聽令休息。各守城池。該班者。古田退出桂林。平樂洛容興安等處。峽山退出潯州貴縣平南。潯林等處。柳慶退出所在。

府縣去處。各防守聽調。若屯兵地方。有猖獗竊發者。隨處副總兵而下。徑自量調。所統軍兵。從宜剿捕。呈報總府知會。不得彼此推調。坐失事機。所獲地方。照前經略。若賊聽招撫者。選深知夷情素所信服之人。拘集山老村老人等。到官。諭以利害。令將破虜。并在逃男婦。報官。各發原籍復業。如先年都御史朱英所行。其土人願為土兵者。編入武靖州。願為民者。處之相應。浸山平地。住種。顧惟事功重大。必須三年有成。遇來秋霜降。仍復照舊行事。若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後患。則古田之兵。可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兵部

聖訓

移脩仁荔浦。不及府江。上至始龍江西。延等處。峽山之兵。可移未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處。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安。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收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處。賊巢。迎刃而自解矣。仍須嚴禁軍器。撫過村分。有收長鎗腰刀。盛甲藥弩。并私造私販私用軍器者。俱治以重罪。其論功不必專在首級。有能撫散賊巢。男婦二十口以上者。亦准一功。其總鎮等果能同心戮力。寧謐地方。即同撲除之功。俱照軍功。重加陞賞。若無功。濫冒。

貽患地方者。聽巡按御史核嚴加顯戮。巡按御史不得干預征進事務。如此。庶地方寧息。而成功久遠。兵部覆奏。

命兩廣守臣議處以聞。

十二年九月。福建右布政李韶以前任雲南右叅政。頗知土俗事宜。上疏言四事。一謂瀾滄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輒高連等。恃倚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番一拘。動輒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廢。軍政恬不加意。又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兵部

陳

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地方。有賊穴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城。以姚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之。於野番用撫流民法。於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不出數年。章輒高連之類。可繫麾下。野番賊巢之惡。可弭大半矣。一謂孟養思陸乃麗川叛賊餘孽。正統間討平麗川。時憐其幼。驅賓江外。盟誓不許過江。厥後遺種滋蔓。往年過江奪據孟密所管孟水貢章蠻莫諸村寨。累撫不從。臣料思陸之勢。可以脇撫。亦可以切責。可以征剿。脇撫之策。觀其所行。

陳用撫流
民文用立
保甲法
之流焉

者九達
恒水利
前明何
市

文書俱用漢字。麗川殘傷言。猶股慄。若脇以兵威。無用間諜。則彼將解服矣。切責之策。聞其求貢乞。地其事。若抗其辭。則卑若降。書遣官切責。以伐其謀。亦可不戰而屈其兵也。又

征剿之策。思陸所居。仍在江外。孟曠其過江者五六千人。悉是頭目。夷兵所持鎗弩。無甲冑火器之利。若調發大兵。列陣江岸。一面問思陸之罪。一面征占寨之夷。可卽服伏矣。今各夷新集。衆心未定。產業未成。用此三策。而仍於金騰干龍廣積米穀。於干崖廣造戰艦。示以必征。俟瘳消時。征進夫金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一 兵部

陳

騰雲南之藩籬。干崖龍川又金騰之藩籬。去蠻莫孟木甚近。思標存時。尚被蠶食。今思標已死。其勢漸弱。木邦與相交。通緬甸道路險遠。干崖龍川之兵不強。臣恐思陸之志。不在孟密木邦。而在于干崖龍川也。若曰兩夷相攻。中國之利。姑置度外。寬假數年。則彼生聚教練。當有將來之禍。雖勞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及矣。一謂廣西府舊有土官知府。後改建流官。所屬皆蠻人。羅羅此類。野人難化。而易制。本府前有乾海。後有平壤。一帶有水利。可開屯田。請於會城廣西衛量撥二所。赴彼守禦。

屯田以制之一謂雲南曲靖衛軍多偏裨平夷衛當貴州要衝軍少事繁請以曲靖衛屯田附近平夷者調撥二所以屬之兵部覆奏請設兵備副使一員駐瀾滄城內統制姚安等處其餘事宜移文鎮巡官會議區處以聞從之

十五年五月湖廣副使黃肅陳廣西地方事宜一除險惡以靖地方謂思恩府知府岑濬襲職以來不思圖報擅築石城客造戰船殺粵人財占據土地自爲富強之計以濟跋扈之謀須重兵壓境督令悔罪如負固不悛督兵剿除一施恩威以報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平濬

夷謂土官不畏國法土兵不聽調用皆繇恩威未施所致請將廣西應募土官盡數查出會保奏請襲職其中爲惡渠魁請乞剪除一二一通江道以便往來謂府江西岸山勢壁削樹木叢密盜賊伏藏劫害商船戕賊居民宜裁革兵備副使專令廣西副總兵往來平樂府提督江道處置調度一除蠻寇以安腹裏謂廣西近年無處不用兵今岑濬倡率各土官同惡相濟各處土兵皆不依期聽調請調漢達官軍并附近土兵責付廉幹官員統之先擒岑濬及黨賊黃紹治罪庶各土官畏法聽調

其他可次第舉行一振軍威以懾蠻夷謂廣西官軍數少不足征調土兵復不聽調遠夷寇所畏者惟漢達官軍宜量調保定等府達官軍舍二千人紮廣西安置聽調殺賊兵部議量調達官舍所言室礙難行請再行與巡等官勘處同奏從之

工料給事中張文御史袁仕泰頃歲松潘強賊之變

陛下愛勤特甚臣等因公幹到蜀見彼處人情事故大可駭愕請舉一二言之松潘南路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八

奏議

平濬

遂爲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每歲饑夫戍卒須南行者多具銀貨買路方便稍不滿欲擄石一下立爲齏粉故蜀人號南路爲死亡城是此路之得失係松潘之利害如此其不可不復也明矣此路一復其間麻荅等酋險要之處據高設堡添撥防軍以遏賊衝此亦規恢全蜀之遺策雖費不得已焉者也又松潘兵備副使張翼等近以西披烈柯等寨獻出元惡首級并俘獲甲馬奏聞臣嘗疑之其稱此首級是殺王擒者今擒斬來獻祈免征剿事亦難信蓋彼既能敗我師徒殺我將士則勇悍

智力乃彼中所恃以為強者豈忍自相屠戮以示
削弱故道路沸騰咸謂此非死囚降虜必關爭剿
劫者就使生擒猶當辯詰今函而獻何所據依况
王楠等同日死者無慮數千人豈止二賊首可獻
餘皆不必問耶原其情一以款我王師一以要我
厚利欺詐昭然祇宜不受顧乃素上其事動色相
慶翼不必道也彼鎮巡等官從而張之欺蔽甚矣
且王楠等之死回銜副總兵韓雄輕敵所致雄之
罪惡又誰致之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彼
元甫者既知韓雄貪食眾心不附必致敗事何不
舉明世宗錄 卷七十八 條議 聖 聖

朝而黜之必不得已親臨松濤撫循士卒開諭蠻民
戒飭韓雄使國自新亦可也而端坐會城及至事
敗乃歸罪於雄尚何及耶臣謂元甫之罪去雄無
幾今雄下獄致碎有日而元甫調任雲南巡撫如
故况雲南重地邊方亦有事豈容此輩復壞之耶
宜將林元甫韓雄均逮來京大示厭罰及松濤兩
路糧運每為蠻賊阻索其所費率三十鍾而致一
石臣聞縣松濤而運至西寧金瓶等九倉者止運
至松濤城倉錄茂州而運至新橋鎮夷等七倉者

止運至茂州城倉定與脚價通僱熟番土民轉運
各倉如此庶幾事體稍便民力稍寬又南路官軍
在堡一年為蠻虐苦而每月銀米又大半剋減為
賞蠻買路之數食尚不足而欲望其竭力禦敵難
矣乞令每歲銀米許其中半兼支毋石各照州縣
徵解價數支發若有蠻賊聽其乘便遇殺所獲首
級均視邊功陞賞則士皆經生而捍邊有人矣又
臣聞外衛輪戍南路官軍不習地勢請止令於松
茂撫備而於松茂等衛所官軍內選取如數戍守
以近相就俾官室田宅若常居然庶氣習相近而
皇明世宗錄 卷七十八 條議 聖 聖

赴敵不畏又有謂南路之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
松疊之間極為要害今若聚兵屯糧築城固守三
路聯絡什伍相保卒然有警從疊聲援可立應也
命所司看詳以聞

皇明世法錄卷七十九目次

奏議

紀西南夷事實

附日本政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九

奏議

史官

陳仁

江表

江表

西南夷

正德元年五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劉洪奏松潘邊
溪寨夷八事一平險阻松潘至茂州三百里山嘴
險惡一蠻擲石百人不能過也且其路隨河曲折
蠻下山搶掠爲易前副總兵姚或嘗削其坡陀爲
陡坎以制之而今漸平夷矣又小東路一帶偏橋
陡峻人馬時墜而沒焉宜鑿其未通山黃如或法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奏議 一

剗削其坡闊路令廣立橋令固險阻既去夷無所
恃矣一查襲土官新命族等八長官司所攝番夷
多者至三十寨少亦一十餘寨環布松疊兩河其
土官已故子孫自相承管者別爲處置以盡羈縻
之道一脩關堡松疊茂所轄關堡城垣多卑壞管
房多傾圯宜委官查勘循次脩理務堅實可久以
壯邊方之觀一肅紀綱凡遇官軍上班無令包攬
州縣人民糧米及嚴勅通事不許通番借錢及僞
立軍人借番銀兩文約無主名者不許代還如番
據險情索寇該管通事交通之情如律重治一所

東路松潘天寒地瘠物產不多。負販者以險遠難致。其東路自江油縣入山口。至彼七百餘里。如豬兒嘴野豬山等處。甚險。然俱可開通。偏橋如米里關黑旋窩泥兒灣等處。甚危。然有可改河移之。彼岸者。有可用石疊爲限者。又松潘新開一路。至水草坪與舊路接。當立一墩。宜相度脩改。非惟糧運便益。而物價亦稍減矣。一恤舍餘松潘茂州二衛。查溪二所小河舍餘已簡其精者練習。其簡退者多寓於州縣屯所。每年各出銀一兩五錢。宜徵銀輸之。兵備發各衛所將見操舍餘無人供送者。量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九

奏議

二 西南夷

子治江一
無開闢
出共利俗

五年十一月雲南金齒司國初置永昌府。金齒衛武之洪武二十三年革去府改衛爲軍民指揮使司。騰衝亦置司如金齒弘治中撫按官請復永昌府。增置騰衝縣。改司爲衛。文武並用。稍變夷風。議久不決。至是守臣會議國初已爲州郡。後以軍多民少。改置二司。各設儒學。科貢不乏。又有守巡。將統御撫綏地近。還夷所宜安謐。目今稅糧僅足公家之用。若復設府。建官增俸。民甚不便。請宜仍舊從之。

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壯提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舟船必繇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藩籬之限。苗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深密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衙門。及分司闢其城垣中置倉廩。及官軍營房。移守備平樂指揮居之。摘撥廣東各衛所官軍二哨。并桂平柳梧所屬民壯二千人。分番防守。又增昭平巡關司弓兵百人。及哨船二十艘。往來巡捕。皆聽守備提督。仍調柳慶士民田州土兵三四千人。分撥沿江一帶耕種荒田。官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九

奏議

三 西南夷

與牛種暫給行糧。五七年後量科租稅立總小甲。聯絡管束無事則耕種立業。有警互相應援。則一方獲安。而府江之患消矣。下兵部議。金所言慮遠法詳從之。

十五年十二月四川巡撫都御史胡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指揮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蔽。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比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八郎等二長官司。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兵部

四 西南夷

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爲我藩籬。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仇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都御史。專治松潘。然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雜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舉等。僅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住劄綿州。叅將二員。分治東南。二南遊擊二員。往來于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茂州叅將

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遊擊率兵與備兵威。猶振。以後因事革去。遊擊私治。問承平日久。巡撫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盡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則罪以玩寇失機。官軍喪氣。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或率兵械爲番役矣。以是番人日橫。邀劫道路。殘破關堡。官皆不問。邊堡有報。匿不以聞。不幸敗露。則反以隱匿之罪。誅之。下吏曰。彼未報也。因循歲月。坐致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職此錄。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又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其添兵將者。欲如舊制。於松潘疊茂各設遊擊一員。除見任。曾昱管轄松潘。另增一員。專管疊茂。令其各選領精兵二千。常在會城就糧中。操仍依舊規。不時輪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裡冠餐。量其事勢。輕重調遣。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更賞罰者。一則欲不以首級論陞。恐致貪功而取敗。一則欲以匿報爲罪。酌量失事而置。刑事下兵部。修議。謂添兵將。宜如所請。較首虜論功。乃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兵部

五 西南夷

國家定制。若舍首級不論。則巧立名色。冒濫功賞。其

弊愈滋惟嚴驗得實則自無弊其鎮巡等官隱匿失事不報及縱容勢要人員奪功買功者聽巡按御史劾治至於撫御之策大率以信爲主而恩威並施招來熟番使爲我用可不煩兵餉而道路自通番夷畏服矣

上從之

命都指揮何卿提督四川敘瀘壩底及貴州迤西等處守備於永寧駐劄先是巡按貴州御史胡瓊奏芒部母奢等寨苗賊數越後等處燒劫道路不通乞行區處事下兵部議謂畢耶等衛地屬貴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奏議

大西所失

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宜俱屬四川事下兩省彼此推託以致誤事查得四川敘瀘大壩地方與烏川芒部等府寄過芒部夷賊出劫必經永寧乞命卿提督前項地方操練軍馬禁戢夷賊撫出土官奢爵土舍臘壽臘川等將應襲之人具奏請襲以絕爭端令土官并把事人員撫諭各夷俾之自新如其不俊卽率剿之

上俞其議故有是

命

嘉靖三年十月貴州四川撫按楊一漢等條上議

賊功不報
及敢

歸費事
之人罪反
有可原

處芒部事宜一謂地方雖已粗安但賊首隴政寬逃烏撒土舍安寧等處未辨真偽禍本猶在不可不防今宜修築芒部軍民府治令土官知府與流官通叛雜居增城浚池建學興禮以陰塞六鄣野不庭之志一請調畢節衛所官軍屯戍本府而以指揮丁明領之一請寬二年額賦以卹夷民各縣站供應不得仍前通贖貽累站軍一請復設整飭威清等處兵備副使常在畢節駐劄宜以雲南益州四川烏撒烏蒙芒部及永寧宣撫司凡軍民詞訟悉以委之兵部覆議俱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奏議

七 臣等奏

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上疏曰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酋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狂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憑恃兵力日增黨繁及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後無所與鞭才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至有今且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

皇明世法錄

卷之九

八

然所致彼若是者。亦當反思其咎。務自刻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則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學猛父子。及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雖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二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獫狁賊。乘機劫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

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宜釋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親觥之姦。珥不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過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於小醜。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寧有與茲爾小醜爭憤求勝。而謂爲振紀綱者。昔苗頑不卽工舜使

皇明世法錄

卷之九

九

爲益徂征。謂宜不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偏隅小醜。非不知可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以邀功於目前。而不知設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未

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千。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致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事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獫狁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

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
平之日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見不敢不先陳之
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
候事機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或一見以
臣等觀之竊恐目前之故片微可收事後之機他
時難料且中途詢訪未經會議亦非的然處置之
方臣等因發其語意所當審處者有五田州既改
土爲流因其叛亂而盡易之朝令夕改無以示信
須查照別府州事例土流兼置而後可一也岑猛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岑猛

父子職級因罪降革不當仍復府制宜降五品衛
門擇人分管庶紀法不致陵夷二也盧王二酋有
名首惡不應獨使幸免若果能向順就獻同惡投
赴軍門乃可待以不死聽候安置三也思恩弘治
末年建置安定已久非田州比似未可一槩改易
儻慮流官增編里甲妄肆科罰豈無法制可防禁
乎四也本部題准事例生擒岑猛并斬首來獻者
賞銀有差仍分給罪人財產量投地方官職今銀
雖賞給寬而財產未見議擬無以激勵有功必照
依功力輕重分割地產給賞一以殺雄據之勢一

以勵忠勇之心散財輯衆兵家所急五也宜令守
仁會同總領太監張賜總兵李旻新舊巡按紀功
御史據理審時詳情度勢不急近切再加遠圖應
撫應勅或勸撫並行不宜偏執應土應流與土流
兼設尤在得人竝將臣等所陳五事酌量採行務
使德威相濟信義相兼庶邊務有益國體無損
上從部議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
詢謀僉同恐非定論令與鎮巡熟計以聞其應施
行者亦許便宜從事

五月提督兩廣尚書王守仁報思田賊平其疏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岑猛

曰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
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
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
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

皇上推至孝以治天下惟恐宇內一物失所而以數
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自用兵
以來未嘗與賊交一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
州倉庫空虛餽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疫死逃亡
者接踵若復驅之鋒鏑必有上崩瓦解之勢三也
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滋甚四也

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

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資肆五也兩廣盜賊猖獗巢穴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僅有他虞奚以待之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駢征之馬皆取辦於南甯諸屬辦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兩廣土官于岑猛之滅既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于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僥倖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側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得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皆蠻獠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難欲咬土設流其與誰守非獨自撤落羈押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犂獵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勝廣之亂實興于閩左之戍且有失制取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十三

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使遠夷無不感德一也惜財省費其贏以饒他處民免重困二也久戍之兵得有所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歸保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既以消彼驚驚之氣陰以折天下反側之奸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無顧此失彼之患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什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莫不安心定志涵育德化八也思田遺氓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犂獵外防邊夷中土胥以安枕九也土民既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撫何哉蓋其間乃有二幸四段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効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十三

退縮只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一幸蔽于其中。四毀錫于其外。是以辜犯十處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為之。豈以倖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為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眾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調撤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而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未幾。盧蘇王受先遣頭目黃富等訴告。願得掃境投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十四

朝廷威德。令齊衆。歸巢。省諭。期以遠降。無死。蘇受等得。有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但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瓦。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快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眾皆叩首。

悅服。謂

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

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是以未朞月而蠻夷率服。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即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臣謬承任。使幸免罪責。謹具疏以聞。其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

上覽疏。深嘉之。曰。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事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嘉。其賜。

勅。差行人齎去。獎勵。仍賞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太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十五

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等官。俱賜賚有差。其經略善後事宜。仍許守仁。以便宜從事。應奏請者。亟奏定奪。

九月。王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猛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絡數年。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菁中。自潯潯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至是守仁既招降恩田。叛目盧蘇王受責之。勸寨賊自効。罷還。承順保靖二司土兵。應調至者。密授方略。使指揮唐宏等。部議乘歸途之便。

擊之守仁止南寧，偃臥旗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諸巢以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文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古陶，僱鳳等巢悉破。右布政林富率盧蘇王受等，繇別道抵八寨，突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接勦。于是古達周安吉、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趁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投陸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請告。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九 奏議

本朝 西曆 萬曆 三十八年

八年三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御史戴金會奏議處芒部七事。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異域，夷性異類，不必執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積絕世言。靡勝乃靡壽，所出爲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既改，芒部爲鎮雄府令其官可復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袤數百餘里，難於約束，當存四長官分司理之。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倘無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言畢

史記

節爲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安南一帶，而於貴州添設食事一員，專制畢節等處。七曰：下令以戒聯結。言諸夷姻婭往往相助，以生讎怨。若水西之於龍，養身撤之於龍，政而沙保犯畢，節亦鍾水西誘引，宜嚴飭之以離其黨。兵部覆議：龍氏受命累朝，傳自祖考，非有叛逆大罪，不當利其土地。絕其世官。今宜布昭信義，以懷遠人，使知子孫爲惡則罪在，必誅念及先臣，則繼其絕世可服。土夷之心，其所陳撫處事，難以懸斷乞。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九 奏議

本朝 西曆 萬曆 三十八年

勅川貴守臣詳議具奏。上命俟貴州鎮巡奏上裁定，不必再勘。十月，先是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王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設鳳花縣治於三里溪，設流官縣治於思龍。曾榮守鎮城堡於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旁，通雲貴交趾，爲僑非一，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昔思恩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糧備用，及流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千年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大元

秦叛者數起爲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叛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戮情法兩當若籍其土疆刑浮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爲宜降府爲州卽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月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頭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況南丹衛設在賓州旣不足以達制八寨遷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爲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故所議設縣者可

人臣大經
高麗通使
民皆安

聖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大元

壯以隸什伍如此不惟資其實用亦可杜其飽謀至荒田思龍五屯守仁諸議皆當而風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爲可裁革上林縣扼八寨而蔽兩江臣以爲不可割屬思恩南丹雖遷衛其地本屬上林與上林屬賓州臣以爲宜各仍舊思龍必須建立縣治於那久地方者非獨可便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鎮據要害消沮盜賊也然不宜屬於田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官周安堡守備戍兵不必設岑邦相止授判官署州裏俟其勞著而後授之餘悉如富言

爲萬銓部兵所執已而賊酋王祐復入據則隨執之前後首虜二百六十三級降苗洞一百五十餘寨夷民男婦二萬餘口

勸處湖廣州夷情都御史萬銓言鎮草銅平叛苗以次殄請擊大軍量留土兵分布戍守賊首龍求兒龍母叟雖聽撫出降然皆兇惡元兇宜正重典遂陳善後事宜七事一往年湖北止設守巡二道後緣夷警增設兵備彼此牽制富革分巡專令兵備兼理又分守歲一更代事難責成當選黎政一人專守湖北其貴州新鎮恩仁道亦專選黎

皇朝世宗憲 卷七十九

平苗

議一人令各撫苗夷一湖廣麻陽貴州銅仁當設叅將一人兼部兩省漢土官兵往來控制一叅將既設在湖廣則常德等六衛末順等宜施南等宜撫草子坪等長官司及鎮草九木二守備隸焉左貴州則銅仁等長官司守備他如四川酉陽宣撫平茶巴梅等長官司皆隸焉有司不得阻撓一擊取湖廣辰沅武昌四衛輪戍清浪哨內軍各五百五十人改戍麻陽或于沅州衛所調一所守禦更選湖廣鎮溪等處土兵一千五百人貴州銅平等處土兵義兵一千人以備緩急土官往往誘

苗行劫當諭戒之其不悛者降削忠順無過者時加撫賞一貴州銅仁等處無城可守所隸各大官

司亦盡殘破當爲築砌城垣繕造樓櫓一湖廣舊設灣溪安江十六堡貴州設亞寨地架十堡歲久變更堡軍通逃至若湖廣一刺關等處尤爲要區當命所司查勘隨宜裁併增設一諸苗既降即當安撫有欲復業投寨或耕田支餉者悉聽而尤須解怨棄責銷訟固盟以結其心兵部覆皆如議因言二兇先事撫出非在陣俘獲者比當待以不死上曰逆苗特險亂常構禍數年今既平定各該賊犯

皇朝世宗憲 卷七十九

平苗

并諸功罪查明具奏龍求兒龍母叟發遣安置東防守事宜俱如議行鎔回京聽用已南京御史繆文龍劾鎔欺罔謂鎔平鎮草苗賊屢撫屢叛不復知有

朝廷之法不可終撫鎔至辰州一籌莫展聽諸司土官之誘以千百戶四員往質其寨招出龍求兒却以法繩之而置質官于度外致叛苗將護去頭目殺死而卒存其官乃多用金銀以贖之求兒等原非撫出人數庸鄙無謀取侮小醜既而贖日持久糜費老師不得已借此一求兒母叟以塞明命旋

師之後跳梁益甚既不能討又不能撫罪不可原且銅平鎮軍彈丸之地環峙諸司若果無招納之弊巨夕成擒矣爲今之計惟在以夷攻夷別選謀略大臣往督其事會同撫按兵備等官量調諸司土兵及屯戍官兵重壓其境刻期討平將求兒母雙梟首軍門以正元惡大慙之誅諸司兵馬行糧不必它運卽以折色倍給使其自備乃許其平蕩之日卽照地方割地與之以償其勞使自相爲守他日或有反側則因地方以挾部落因部落以責頭領彼將畏威懷惠不暇矣乞將萬鎰速賜罷黜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奏議

以爲大臣欺罔不忠之戒疏入

上命各撫按官從公勘議作速具奏萬鎰待勘報至日具請

二十五年二月兩廣守臣奏封川縣獲賊首惡蘇公樂張公葉等平斬首二千五百七十級俘獲七

百人

四月四川巡撫都御史張時微奏川蜀之地民夷錯居往者番奴一族流入石泉縣白土諸鄉號白草番于時我軍不卽剪蕩徒阨要而守今奠酒平番開堡是也比者遊擊周庚庾成殺召怨啟釁

而亡命奸人導誘搶劫于時開堡設守將倖而賊勢愈猖矣且二關堡在番寇之咽喉也我既失險賊乃得逞羊腸鳥道縱橫出入而全蜀爲騷動矣不大創者不久懲不一勞者不永逸爲今之計莫如量調土漢官兵三萬分布要害直搗巢穴盡殲醜類以張

天討如番蠻畏威納款獻還虜掠人口擒送首惡情願築立開堡分地認守者聽臣等便宜撫處兵部覆其議是

上許之令相機剿撫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奏議

六月丁亥巡按御史馮彬言廣西之患莫甚于猺獠征之無道或貽遠憂撫之不服適足取侮克敵制勝要在有兵廣西兵不滿萬而賊有數萬每歲必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蓋剿賊之費有限而防賊之費無紀也宜申明職守于桂林增設撫夷副使一人協同副總兵以理桂林之賊左右兩江原設有兵備參將者責令協同以理兩江之賊歲給餉二十餘萬募兵分布設長統驛時發而禽獲之據其巢耕其土聯絡爲勢互爲犄角蓋賊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

而令之度不勝矣章下兵部以爲廣西嶺徼荒服大半一省狼半入之猖獗三之民居二之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漸次除治計非不義而舉一警衆勢或有之且免差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賊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而爲賊也宜下撫按諸臣雜議以聞

上從部議

二十八年八月時廣東崖州有黎患賊首那燕聚衆四千人流劫鄉寨

詔發兩廣漢達土舍兵九千剿之已而賊構昌化感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黎

思諸處岐賊勢益狂熾至攻毀城郭給事中鄭廷鵠言瓊州諸黎_三州縣友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害然無如今日甚矣曩黎俗情嗜畋獵以悍力相雄長不相聽命乃今渠魁要脅椎牛擄血人人保其約結與官府抗矣曩賊每出戰人挾駭矢勇氣益勵比矢盡力窮輒獸奔鳥伏窺身剗中故見兵輒走今則鳴鉦擊鼓藐視郡縣階前_三矣曩賊見大兵輻若雷霆有群縛旗鼓下以振招者今則誘

黎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五

之不能勝其黨却之不能分其勢反致傳聞隣村一時嚮應殺人數千膏血遍野怙終負固驕不可招矣臣生長其方見聞頗確今日黎患非九千兵可辦若添調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其集數萬衆四面攻之然後可克爾臣又惟成功在勇圖探以謀克捷雖難經略爲上嘗考今昔剿除黎患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巢穴勒石五指山矣其時雖建屯田府立定會同二縣情其經略未盡故所得者旋多失之嘉靖庚子又當大凌師徒攻毀巢崗無處不至矣議者謂賊巢德霞地勢平衍擬建城立邑招新民耕而守之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毀棄成功旋爲賊資以致復有今日夫嚮臂雖張其技有限環封雖密其險可夷以陛下神武文武將士奉廟謨督大衆以臨藝蘭之寇其勢必克第恐不戒前車更貽後日悔耳謹以先事所當圖探後事所當經略者各條爲三事乞下當事諸臣從事焉一崖黎三回郡縣惟東南連郡溫嶺二箇岐賊實當萬州陸水之衝崖賊彼攻必借二箇東訖以分我兵勢計須先分奇兵攻二箇而以大兵徑搗崖賊使賊彼此自援不暇稟能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黎元洪

相傾。一傳聞賊首那燕已入凡陽，構集岐賊，此必多方誤我。且訛言搖惑，以堅諸部助逆之心。宜開示安慰之用，解狐疑之黨。一黎無奸細，而能知我軍機動靜，則內轄土舍實爲之。各土官以貪暴失黎衆心，故此輩反右黎而自我防杜轉移，不可不慎。至於發軍與制所費不貲，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皆先事所當圖者也。一獻賊之後，請招集新民，定以約束，與學官置于弟嚴挾，弓矢兵械之禁，以漸易介鱗而衣冠之。久當與內地無異矣。若復竄之不爲，經略恐兵與無寧期，往事可殷鑒。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黎元洪

也。一隋唐郡縣輿圖可攻今多陷入黎中，蕩平之後，宜悉行恢復，并以德霞千家羅活等膏腴之地，盡建州縣，設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絲羅活歷斬開路，以達安定，錄德霞沿溪水，以達昌化，道路四達，井邑相望，非徒憐好銷萌，而王略益開拓矣。一軍威既振，宜建泰將府於德霞聯絡州縣，許以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猶有異志者，或遷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編入附近衛所戍籍，如漢徒居山僻，故事又擇仁明慈惠之長，久任而安輯之，則瓊人受萬世利矣。此皆後事所當經略者也。

下兵部覆其議甚當
詔悉允行

三十四年三月

勅分守湖廣鎮守叅將悉提所部漢土兵移駐五寨長官司，初大征苗，苗後設分守鎮守叅將一員，駐劄麻陽，去乾州五寨各越百里外，以其邊制之難，苗情間作不靖，至是烏牌寨苗龍亞七等以警執鎮溪所千戶宋欽總督侍郎馮岳等因言五寨係湖廣接壤，寸土皆苗，宜移鎮守叅將駐此，適麻陽乾州之中，以便控制。且寨東有資峰寨，西有牛陽，又諸苗出入之衝，宜各立哨堡一座，分兵防守。兵部覆其議便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黎元洪

七月初四日，播州宣慰楊烈營殺長官王殿，殺黨李保等，治兵相攻，剽掠民夷爲害。且十年，至是總督侍郎馮岳督總兵石邦憲討平之。岳具以聞，且陳播州善後事宜有四：一建立哨堡以扼險阻，欲於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堡一座，于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防守，一更置叅將以便統馭，欲移銅仁叅將於石阡，移思石宰

備於龍泉控扼播州犬牙相制。添設流官以肅政紀。言播州土民苦所司培尅請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劄龍泉撫順該州民夷督理糧稅。一責成該道以時巡歷謂重慶兵備川東守巡宜更查時按播州彈壓邊鎮。

三十六年十二月廣東扶黎蔡梅等山峒賊平先是賊首馮天恩李汝端等負險據巢招納亡叛流毒一方者數十年是年三月總兵靖遠伯王瑾等調兩廣漢達官軍分哨進剿斬首七千八百餘級破巢二百餘處所俘獲八百餘人奪獲牛馬器械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九

天

稱是地方以寧。

隆慶四年二月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惟獍而獍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出沒然未敢深入錄防守有狼兵而聲威振也。自頃歲議減狼兵置募兵已復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猶以犬犬雖大不如猶捷非鼠所畏也。臣嘗宿之往驛訪之故老講求備禦之法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得以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

皇明世宗憲 卷七十九

天

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謀購求戒以肅容併剿勿赦夷性多猜忌執肯匿他苗而甘誅者或三州兵力不足添調一二州務使兵威氣壯足以寒賊膽而禱其魄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徭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榜分別良惡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男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巡簡職銜令以夷治夷屬桂林府官轄土司既立縣治仍舊則今日之獍寇即他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民無異而有招來流移查復產業商賈漸通禾食自贍古田路逕崎嶇不便輪輓而狼兵赴調常在秋成後俟其既集給以納銀或資糧於敵或累糧以從聽其自便彼利在得地必樂用命而輓運之勞可免此又一計也進兵當以秋冬水涸之時期以一年內成此又一計也。

上採行之。

日本志

洪武十五年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至秋乃還後以舟難出開乃聚泊於紹興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繇三江海門俟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防禦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寶陀巡禦或止於本衛江次備禦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温州衛之舟卒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

詔從其言

月世法錄

卷七十九

辛巳

永樂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壩上築城堡立烟墩瞭望倭寇一日曠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壩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日辰至酉擒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以海寇爲患
以海寇爲患
以海寇爲患

宣德七年巡按廣東御史陳洎奏廣東海洋廣闊海寇屢出爲患往者調遣官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出海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沒無益警備請如福建設立水寨於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八衛海道衝要之處官軍操舟就糧守備每寨用指揮一員督之仍委都指揮一員總督以備寇且整飭腹裡諸衛軍以備應援上謂尚書許都曰凡事雖有變通然亦不可不慎官軍巡海已非一日今欲立水寨未知果便與否宜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定議以聞

皇明書法錄

卷七十九

辛巳

八年二月登州衛指揮戚珪言初山東緣海設十衛五千戶所以備倭寇其馬步軍專治城池器械水軍專治海運後調赴京操備營造軍士已少而都指揮衛青復聚各衛馬步水軍於登州一處操備遇夏分調以守文登即墨諸處及秋復聚若倭寇登岸守備空虛無以禦敵且倭船肆掠無分冬夏倉卒登岸而官軍聚於一處急難策應請以原設捕倭馬步水軍各歸衛所如舊守備且習海運遇有警急互相應援則勿懼免於虛費軍民兩便上命山東三司及巡按御史計議以聞

正統初罷浙江水寨海船守備時有吏周頌言浙江沿海地方洪武間設立衛所置造哨船令各守分地有警應相應援倭賊不敢犯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守備後屢有倭賊登岸殺掠皆因城守乏人及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卒難駕使不能赴援宜照洪武時例各依衛所守備改海船作快船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則倭賊畏懾民人莫安矣至是會官議當從其言故罷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三

弘治十八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奏上處置海道事宜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奸閭輕生中間爲盜之徒多起於爭利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漲者盡歸有力之家貧弱賠糧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染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於附近府分委官簡閱如某處先有而今則某處先無而今漲必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強梗霸占不服處分者官調退衛旗軍舍餘發邊先軍民發口外爲民其沿海衛分本爲備倭備盜而設貼守之處歲以二月往十月還令倭寇不

作盜而
之害甚
有之

欲防海寇
則先有以
制海上之
盜

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故也況附近衛所官子弟家人多盜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其崇明一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軍然每遇盜賊輒相推選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會事胡濙將沿海官軍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機宜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移使倭寇海寇而不失備仍各限以地界脫有疎失查照量治仍禁衛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爲非違者從重問遣本官改調西北邊衛從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三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貧海嘉民通番互市夷人十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繫稱倭夷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需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人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臣臣初未信既乃果然故舉盜之標在腹裏防之匪盜之本當邊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嘉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卽

舊賊未盡殄滅。然後無所竊。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往來自若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絕險徑渡也。往來所繇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始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縷。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過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冠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蟹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諸

日

紀

犯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逕跡於大七洋。及大小澗。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湖頭灣。還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蟹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楊威馬蹟。大七洋。大小澗。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擊所短。則莫若恃海船。請以見在

把總船隻通行查濟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爲一船募。以慣習舵工水積而充。以原額水軍於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艘。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過其衝。去擊其情。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重究。此禦寇之長策也。故法不可不屬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矣。若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諸

日

紀

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賞罰耳。三責守令。夫荷戈戟。戴甲胄。爭鋒死。亦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邦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廂村鎮委之。無可奈何。夫城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援也。腹裏巖郡。江南奧壤。虜非可長驅。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國家建邦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

當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土為殿最仍

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

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

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

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膚功之

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古者用兵

潛機密計電馳遠擊進退倏忽妻子莫問所以能

有成功也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啟而先

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

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

二也守不據險也不列要害急救難賊逸我勞其

弊三也兵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足以相識權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

也今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變賊易乘變飾突

然而來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系統將不預設

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易合之人帥以未識面

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

至死無敢卻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

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轍之慮是以畏敵而

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避難之法

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芻料不周遠兵勞

役撫恤未至楊腹待斃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

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

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

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

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雖頗收排亦責有執戈

莫能濟矣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

聚為姦利在貪得耳所以制禦之非兵少之憂而

實寡其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

存盜心故必深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

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材壯悍夫皆

勇敢可用然多棄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于私

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

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人多而

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

有術矣乞

勅各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為身家併

力拒守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

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

其有願授支職審其力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得起送赴
館與本等常選陞授間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
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重給賞優恤之或亦
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
乘賊怠玩或掩其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
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
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激衆怨而失民心乎
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
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
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
皇明律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兵部

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
不得擅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
所以自效矣兵部覆其議悉是

詔允行之
三十九年正月浙直視師通政唐順之條上海防
善後事宜一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干海而崇
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
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崇明
寧紹兵備暫海道暫駐舟山副總將官常居海中
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一國

海岸謂賊至既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
着而諸將往往相推諉事以致深入今宜爲約沿
海力新損兵折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
破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又或均爲沿
海地方賊錄寧紹登岸寧紹幸免破破而破破溫
台賊錄溫台登岸溫台幸免破破而破破寧紹往
歲但坐地方破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賊所從入
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岸添
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圖海外沿海
遠逃之徒爲賊嚮導者甚衆宜嚴行守臣多方招
皇明律法錄 卷七十九 兵部 兵部

俾以消禍本一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糧餉今宜
急練土著必不得已而召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
沙兵之類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
後用之至總督軍門歲調麻兵亦有定額如直隸
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
俟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
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
股戰卻走又有遇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潮聲而耳
聾心慢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慙難矣宜
責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

武將臨陣時聞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軍氣自振一復舊制

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木寨今雙嶼烈港淨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卽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

日本攷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九

日本攷

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孫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其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迷定遠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泰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稱泰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性狙詐狠貪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倭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

海島地近之遠雖本觀厥其地亦此已見

皇朝世法錄 卷七十九

日本攷

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向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八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景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者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非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驛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波彼馬兩幅僧舊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羅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永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者爲訓絕不與通三十五年

復來。詔定爲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五年。貢無定期。

正德四年。南海道判史右京兆。夫細川高國。強

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十四。南海道判史左

京兆大夫太內藝典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

二年。各道爭貢。國王又值初。勿冲不能制。太內

藝典遣使宋設謙道。細川高。遣使瑞佐。宋素卿

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謗。宋設謙道等離殺宋

素卿。仲從。迨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倭

益肆猖獗。閩廣浙直。通受其禍。迄今未寧。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聖日奉獻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

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

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以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

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

山衛。絕海入靑蘆河。以入新羅。歷太鎮七。其現三

遠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

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

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羨積。好閩廣

糖棗。青衣麻葛。絲羅段絹。川廣藥材。銅鍋鼎鑊。又

性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來州定海。

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賊邊海。係禁

以通商。賈貿還。仍充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

其爭。悖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咸

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示以

坐哺矣。行之數年。海民憤熱。因類汲引。可達福餘

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

裏。爲遼東前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

抵新羅。轉達狹狹。阻福餘。可以規制。朶顏收復

大寧。以爲

皇明世法錄 卷七十九

聖日奉獻

京師

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

高麗之使。遠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

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

步。關異日有事。大寧。前門遠左。疲其東西南方。舟

師直揭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

者。況取利於市。顧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

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九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目次

套虜

琉球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

史官 陳仁錫 編輯

套虜

天順六年正月虜入河套是時李來稍衰其大首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李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畔不相下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朵顏諸戎時竊邊郡

按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套虜

一

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林連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過寇路景泰初虜犯延

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剽掠之害成化元年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彭武伯楊信禦之虜遁

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瑯奏河套遠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所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蘇石海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二

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瑯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今欲

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選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親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按知地利宜召還京而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俟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葉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三

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三年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前寧夏朱永為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

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剿河套官軍仍

留名城守禦
四年二月配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

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艸、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迨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虜酋李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官阻於我師。然水經絀，餉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覩我大同，退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

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克總兵官，總制各路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四

馬搜河未幾，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勅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命。

上從之。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非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

上從之。

九年九月，滿魯都與李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

新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連將擁兵莫誰何，微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進大將。永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退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康賁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望，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五

弘治八年，非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按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宜。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漢，寇路折，塙頗易入。聖章掠環慶。

犯平固則清水管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又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正德元年總制遼務楊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神之利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肅復河套會

孝宗崩劉瑾專政一清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已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

嘉靖元年六月套虜二萬自井兒堡撒墻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掠擄楊洪千戶劉端十二月寇固原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套虜 六

環衛間殺傷以萬計有司不能禦以文移避法部請遣科道閱核

十七年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為虜酋吉慶所據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空區剽除其策有二計以破之勢以走之而其要在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兵部因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事無可勘報罷

二十四年閏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計費帑金

六百萬而衆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虜衆內侵不錄諸隘口皆據擊絕壁蟻附懸崖遶垣又何足恃況諸鎮將卒皆驍虜自為多棄鉞刀遇虜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諱諱互為和同待虜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旗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虜類多我民亡命為彼嚮導故建策非時倏至冒險深入如履長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套虜 七

于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事聞

上下旨曰今年失事頗輕不必查核總督三邊侍郎曾銳請復河套條為八議一日定廟謨二日立綱紀三日審機宜四日選將材五日任賢能六日足餉餉七日明賞罰八日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

十二月總督曾銳巡撫謝繼張問行等奏延綏剽與套虜為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為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

中段自盤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督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聞銳復言套虜不降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春夏之交搗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村官驕發敵火雷擊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至廐虜勢必折將進而退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

因
祖宗之故強并河爲塞脩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戊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套虜

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虜益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緩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離居民隔遠最爲

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銳等從長會計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志甚壯本兵乃久之始獲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嗣上方曉第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祇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予銳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套虜 九

二十六年五月總督曾統初春中督兵出塞掩擊虜未得利至是復出塞襲擊虜覺整衆拒之銳蒐選銳卒督之出戰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于矢石者甚衆獲牛馬駝橐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北聞以輕騎入掠銳復督諸軍擊之延遠遁不敢近塞銳以捷聞因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套虜連年深入如踏虛地大損國威銳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詔增俸一級賜以白金四十兩給幣三襲巡撫謝蘭李士羽選按盛唐及守備請

臣各賞賚有差

十一月總督曾銳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廷緩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黎酌復奎方略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境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竄進兵機宜募還盜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礮招降用間密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孽裔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虜駐戰遇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 李房

十

上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銳先後章疏俱可施行

上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銳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旣以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驍台吉都刺台吉駐牧今聞虜酋俺荅等踏水渡河與套虜聚謀將寇延寧聲勢甚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大學士嚴嵩擬旨罪曾銳

上曰虜寇聚謀深入此曾銳擅開邊釁所致其至行

總督王以旂謹備之銳欺君誤國都察院參劾以聞勿得黨護庇覆於是兵部侍郎萬鎔等奉旨銳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罪會甘肅總兵戚寧侯仇鸞亦先被銳等劾奏逮繫來京兄銳被逮乃上疏自訟因許銳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銳隱匿不以實聞收請將金銀萬計遣子曾淳資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于罪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壘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全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尅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思甚大甘肅巡撫楊博初亦謂銳修舉招尤其計非是乃又通銳以沮撓論臣臣久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銳謂不去臣終爲掣肘故銳復遣淳行五千金賂臣今全陝之人爲科徵調集所苦替替欲寬臣惡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皆謂是疏嵩所授草尋降旨逮繫曾淳蘇綱後竟釋鵞罪不問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 李房

十一

琉球

琉球國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風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溫台亦頗近狀貢道必由閩縣以達京師漢唐宋不通中國隋大業三年楊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異俗遠抵流求語不通掠一人歸明年慰撫不從遣武貢郎將陳稜等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龍籠嶼又一日至其都虜男女數千人而還其後遂絕元世祖遣使招諭不至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高興檄別將禽百三十餘人史稱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琉球與澎湖諸島相對天氣清明望之隱約若烟霧其遠不知幾千里或云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清蛟蜃若亂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所轄有古米太平馬齒七島諸山金隔海外不相屬國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齋詔往諭其國分爲三金稱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永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十五年賜中山王山南王鑲金銀印文綺使還言三王爭雄長詔令罷兵息民十六年賜山北王如前例二十一年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養居琉球二十五年中

山王遣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禮遇特厚以其國往來朝貢賜閩人善操舟者

三十六姓永樂二年中山王察度卒詔封世子

武寧嗣王是後嗣封皆請於朝冊立弔祭禮如朝鮮其年山南王承察度亦卒無子從弟汪應祖攝

國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賜冠帶嗣王武寧卒

子思紹嗣九年遣使朝貢僧長史程復至表言長

史王茂輔等久乞陞國相兼長史復本中國饒州

人補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八十有一請

致仕還其鄉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嗣巴志卒尚

忠嗣正統十年琉球商舶漂至廣東香山港巡戍

欲盡戮冒功海道副使章格不可爲辨奏還其貨

十三年尚思達嗣父忠立遣使朝貢亡何思達卒

叔尚金福嗣金福卒弟布里與子志魯爭立失其

印次弟尚泰久馳奏命給泰久印嗣王時泰泰五

年也先是山南王汪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尋

與山北併於中山其王世稱尚氏天順七年尚德

嗣父泰久立卒成化七年子尚圓嗣十八年貢似

還至閩悉殺掠詔著令開歲一貢貢無過百五

十人十五年尚真嗣父圓

二十二年山王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琉球

琉球

其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經五年。杏禮部乞放回省覲以聞。

上報可。嘉靖二年。福州府鹽獲琉球夷人三十二名。誣稱往暹羅置買儀。抵漳州外洋遭風。會倭使宋素卿等於寧紹警殺。

上恐墮奸計。命併發浙江查勘。三年。琉球貢使金良等言。本國先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渡海風漂未至。請先進表歸國。

上報聞許之。以倭使宗設等通誅鄭繩。還令齎教。轉諭日本捕治。五年。尚真卒。王世子尚清上表請。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封九年。再申前請。十一年。敕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祀真太宰。封清嗣王。侃等言弘治正德時。修撰羅倫等使安南。安南乞留。詔敕鎮國即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恐煩往復。乞下禮官議。如安南前格。侃等至國。授封。王拜曰。天朝詔敕。藏金匱八葉於茲矣。遂諭旨。比還。特遣王親寧吉長史蔡瀚奉表。謝侃等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載琉球有落際王居壁下。聚觀體事。非實。及杜氏通典。集事。謂海瀛嶼錄。星槎勝覽。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從之。先是其國贈侃等黃金四十兩。却

不受。因附謝使奏。

上以命侃等。十九年。長史梁椿來朝。貢方物。請補造

海船四號。續貢。聽如式。自備無違。例。二十一年。漳

州人陳貴等通番。下海至琉球。與潮陽海船爭利。

相攻。長史蔡廷美沒其貨。以夜奔多掩殺。其王尚

清械繫貴等七人。至福建。誣爲寇。御史譚審列奏。

上九部覆治。以通番律。仍聽咨諭。國王無輕與中國

商民互市。明年。尚清移禮部。以官生梁炫等四人

學南雍。踰七年。乞還歸婚娶。詔給資糧護歸。二

十四年。遣使來貢。兼送朝鮮漂流人口。初。閩人蔡

璘。賜琉球。而原籍在閩。二十六年。其孫蔡廷會

充貢使至。與給事中黃宗蔡親舊。通饋。請事。覺下

詔獄。

上念貢使姑革實行。勘三十四年。尚清卒。明年。倭寇

浙直。敗還。入琉球境。世子尚元發兵邀擊。殲焉。得

所掠金坤等六人。遣廷會修貢。資送。因言貢使須

乘夏令。南風迅始得歸。請如三十四年例。聽於福

建海口。自行修買歸舟。

上嘉其忠許之。賜敕。并諭。厚資金幣。三十七年。遣

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冊封。尚元爲王。

越再歲還福州其國遣廷會謝以侯警請如正德中封占城例詔開回國禮部以非故事且無世子印文不許四十一年始竣封明年遣陪臣鄭憲等入貢因送歸中國漂流人口且請歸本國流移。

上頒檄瀕海諸路萬曆元年尚元卒四年世子尚永嗣及永卒三十一年封尚寧嗣王如今甲三十七年薩摩州倭侵琉球虜其王四十年遣使復修貢報中山王業及國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雜倭產請阻回侯勢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去 建 祿

上從部議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事蔡應報倭造戰艦五百餘骨取雞籠山島野夷雞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考風土以海氣蒸海候暖鮮霜雪多颶風暴雨國人深目長鼻纖音好潔並用色布纏首紫最貴貢次之又次紅綠王象五色簪以金銀差等廣袖寬博間左衽縞素無木綿貧者隆冬衣苧較間加密屋多茅蓋頃漸習陶鋪板祛塵無貴賤著草屨入室則脫履肅爾使客具冠履婦人以墨黥手外指爲花卉鳥獸狀簪肯童子鵝角不施簪珥粉黛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七

工廩糴地不產缺爰用螺殼亦無農器削木爲匙竊得異味先薦尊者居親喪數月不肉食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取骨纏以帛裹草埋土中不起墳王及諸臣家匣骨山穴鑿木爲牖歲時展視惟謹賦法累做井田分土爲祿食有事如均稅事已卽罷刑甚峻犯盜竊剽腹剝刑職官尊者三法司卽國相宰王母舅妻父任之其次有察度官司刑名有耳目官資顧問有嚮導官理錢穀皆武職大夫長史主封貢不與政事爲文職洪永所賜三十六姓多閩之河口人子孫秀者讀書南雍歸卽爲通事累陞長史大夫今僅存七姓凡七姓男不爲國婿女不爲王妃言語衣服無別別以推髻居中者七姓居右者本夷也王日三朝羣臣以搓手膜拜爲敬俗稱王曰教那妃曰札喇王官建山嶺國門榜以歡會府云漏刻殿云奉神永樂間嘗命使爲蓋宮殿頗闊敞然以板代瓦冊封錫以皮弁玉圭麒麟袍犀帶駝二品秩及妃皆有冠服綠幣初用中使宣德間改用給事中行人給事賜承獻諸行人賜衣白澤並假玉帶從福建往治五桅巨艦長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鍊梨木其國屆期遣

看針通事一人并水手來與借密室看針。卽白晝
燃燈。亦名十更船。往以西南。風期孟夏。歸以東北。
風期季秋。望見古米山。卽其境。東去三百里。爲葉
壁山。又東卽日本。恒與貿易。假貨近國。哪霸首里
並有馬市。販鬻半女伶。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
季鵝眼。經環。國初使來言。其俗不貴執銜。貴磁
器。錢釜。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船。煎。艇制稍異。酷
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魁號女
君。近王宮有寺。藏經千卷。它籍無五經。有四書。以
杜律。虞註爲經。土田砂磧。樹藝。蔬菜。野多鹿。及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太

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佳者。鳳尾蕉。貢有蘇木。
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產饒硫。黃海貝。議
會令童歌。夷曲。舞以侑觴。酒以水漬米。越宿。婦人
嚼以取汁。曰米奇。間來自暹羅。清冽。易令人醉。武
宗嘗賜玉杯。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倭爲師。甲用
皮革。矢可至二百步。節以金鼓。架驍健耐饑寒。勞
苦。好爭狠鬪。度不免。卽引刃自斃於海上。故稱勦
國。然不當倭十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暹羅。東
北則日本。從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卽
所謂小琉球者也。去閩省東。郵臺。礮東湧水程特

數更南爲東番諸山。在澎湖東北。其人盛聚落。而
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朝貢。又京隅有
夷島。語鬼形。殆非人類。或云卽毘舍那國。

論曰琉球創見隋書。爲流求序。其國俗略異。王姓
歎斯氏。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找茶。所居曰
波羅檀洞。羽冠毛衣。編苧爲甲。王乘木獸。候草榮
枯。以爲年歲。墜下多聚。輻輳。貨以今日風教。固殊
焉。元史作瑯求云。水至澎湖。漸低。近瑯求。則謂之
落際。際者水趨下不同。源舟遇颶風。漂落際。回者
百一。自陳侃特標其妄。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

太

險。舟至輒敗。卽落際也。琉球及 明始通上國。請
封入貢。與朝鮮埒。漸以華風。宜其丕變。輒按前後
使錄。爲更定之。頗聞其國。厓海外一岡。莽。無大聚
落。往使至。斂儲幣。民間甚苦。以薊慕文教。矢殫其
力。然猶貸隣。倭而後給。嘉靖中卽有領封會城之
議。情已微露矣。守在四夷。當事得無深慮乎。

卷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一目次

東夷

朝鮮

西戎

土魯番

于闐

沙鹿海牙

迭里迷

亦思把罕

納失者罕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一

八刺黑

天竺

黑葛達

沙哈魯

敏真誠

哈密

曲先

火州

亦力把力

賽蘭

卜花兒

答兒密

哈烈

魯迷

榜葛刺

天方

火刺札

白松虎兒

赤斤蒙古

罕東

柳陳

撒馬兒罕

達失干

養夷

失刺思

俺都淮

麻林

沼納模兒

默德那

吃力麻兒

加異勒

安定

阿端

黑妻

渴石

西番

阿速

拂菻

一

目次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一

東夷

朝鮮

朝鮮

朝鮮直遼東南古箕子國初箕子胥餘既陳洪範

避地朝鮮商衆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

禮義田蠶俗貞潔其號朝鮮以日東出鮮謂故名

周家地遼燕燕自立爲王欲東畧地朝鮮疾亦稱

王將起兵逆擊燕草周室大夫禮諫使西說燕罷

其兵後子孫稍驕燕遼將秦開西闢地二千餘里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一

築郭室朝鮮寢微秦并天下築長城抵遼東朝鮮

王否服屬外微否死子準立會陳項起燕齊趙民

多亡附是特去始封已四十餘世矣漢興修遼東

故塞界沮水屬燕王虛報報反走匈奴燕人衛滿

聚黨千餘推結胡服度沮水說準居西鄙扞邊準

拜爲博士遂得秦故空地益誘燕齊亡命役屬詐

稱漢兵至還攻準準亡入韓滿遂自王朝鮮都王

險幸惠時滿約爲外臣保塞益威行旁小國兼有

歲北與高句驪沃沮地凡數千里傳子及孫右渠

漢使涉河誘諭不奉詔已又襲殺何武帝遣樓船

史官 陳仁錫 輯次

將軍楊僕勒兵五萬從齊浮海左將軍荀彘出塞東擊之城守不下乃使濟南太守公孫遂以便宜并軍急擊其相殺右渠降因分置樂浪臨屯玄菟二郡而玄菟徙居高句驪西北其沃沮新竝屬樂浪以斥遠分置樂浪東部都尉漢末公孫度起玄菟越海收東萊諸縣自戾遼東傳孫淵封樂浪公淵又自立爲燕王魏滅之晉末慕容廆入高句驪高句驪本扶餘別種世以高爲氏至高建併有朝鮮居平壤死年百餘歲平壤亦曰長安城南臨溟水卽樂浪郡地外復有國內城漢城爲別都號三都云自建後稱高麗貢獻無常隋封其六世孫湯爲高麗王煬帝渡遼水親征至再不克振旅而還唐武德初其王建武遣使入朝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海等爲蓋蘇文所執旁擾新羅太宗詔北輪栗營州以總管張亮帥募兵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李勣帥騎士六萬趨遼身督師東援遼蓋二州歸高宗已平百濟會蓋蘇文死子男生與弟修都遂以李勣節度轉燕趙食唐遼東乾封三年勣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遼東

二

高麗

別將薛仁貴等拔扶餘城大破之王藏請降剖其地爲州縣置安東都護府總章中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餘衆反奔新羅及突厥靺鞨俄屬二年封藏朝鮮郡王哥安東死子德武爲都督後稍自國元和末遣使獻樂工其國東徒鴨綠江東南千餘里歷後唐同光中高氏屢奉職貢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代立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高麗國王建益并新羅百濟地自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終五代修貢不絕周世宗嘗以帛數千匹市銅高麗以鑄錢宋太宗卽位共王伯達國人金行成就學擢進士是後詣監肄業以爲常會契丹伐女真遣高麗界女真貢高麗辯禍因貢馬愬於朝太宗出所上告急丹契示高麗使歸白王治還所俘而王治方奉表契丹得所取女真國鴨綠江東地數百里淳化後遂爲脅制朝貢中絕咸平六年遣使來朝言骨剌燕薊屬契丹遂有路運玄菟乞王師屯境上李穀契丹索前地其王詢徙昇羅州以紆禍太中祥符三年與女真設奇遮擊契丹築城鴨綠江東自是絕不通中國垂四十三年熙寧初詢孫徽來修好神宗亦欲結之以謀契丹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遼東

三

高麗

改登萊貢道繇明州元豐元年造兩船報聘自定
海絕洋而東而檄奉契丹正朔往往兩屬通使元
祐八年高麗獻黃帝鍼經詔頒天下共使請鬻歷
代史及冊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疏却之有
旨書籍經買者焉宣和中求二賢往歸日王楷請
曰聞朝廷將用兵遽遠兄弟國存之足為邊扞女
直虎狼不可交也願二賢歸報天子早為備及回
奏無及矣先是遼侵高麗置保州金已克黃龍府
高麗請還舊疆不許及遼亡王楷稱藩如遼例而
宋自高麗改貢道明越因於供給兼慮為金間罷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東夷 四

弟淵讓征之無何讓復位來朝詔西京內屬收東
事府畫慈悲嶺為界以安撫使佩虎符戍其西境
中書省請屯田金州安撫使阿海畧地平珍長祿
致書日本使通好經畧使忻都入海接耽羅城詔
高麗會軍助征日本以皇女嫁世子慎襲父爵改
鑄駙馬高麗王印賜之樞子諫諫于肅嗣王肅傳
弟高以訖元亡國朝洪武元年遣符寶郎倪斯
賜高麗王顯璽書二年顯表賀貢方物詔齋金
印封為高麗國王頒大統曆復諭王周罔寬業謹
備後無崇信釋氏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
言王額有侄女遣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仍厚衣餼三年遣使代祀其國
山川會定取士格詔許高麗安南等國貢赴京
師會試以沙漠平往諭四年賜高麗貢士金濟
第以不通華言給道里費回籍中書省奏禁使者
關出貨物不許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禧歸義侯明
昇於高麗王額請遣子弟入太學表言耽羅國多
苗蒙古人及蘭秀山遺寇宜詰治詔徙羅已屬
無滋疑忌遣寇可傳檄定其罷兵以貢馬不誠卻
其使七年諭中書省高麗頻涉險來貢宜令三年

或比年一聘八年王頗被弑以養子禍嗣貢愆期
救遼東守臣勿與通十年請頒誡號

上曰額弑久今始請誡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掩逆

跡其勿與降救切責遣都督食事漢其往訊死之

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內附守將漸

被業旺以聞救無受降開慶十六年陪臣飛伯

崔泊來貢以頃歲不庭渝約卻不受命禮部咨

諭之十八年許禍嗣王賜故王頗誡恭慈貢布

萬疋馬千匹謝明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年指揮

食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禍辭馬直諭鎮守

臺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庚寅

延安侯唐勝宗憤直如救初遼海民多避亂高麗

及往市馬故元降將咬住等言

上索之至是高麗送馬茲流民二百八十餘來歸二

十一年降人言王禍欲寇遼東其將李成桂還兵

四禍救嚴備往偵狀是歲廢禍立昌昌復廢立

瑤權國事蓋恭慈王諡無嗣為嬖臣洪倫等所弑

國相李仁人誅倫迎立養子禍禍昏恣與師內寇

以李成桂為副將至鴨綠反兵禍惶懼遜子昌國

人弗順恭慈妃安氏擇立王氏孫定昌若瑤二十

四年瑤遣子夷朝明年正月詔班尚書下夷未

歸而李成桂復廢瑤自立其國都評議司泰瑞信
讓妄殺子夷亦卿駭非門下侍郎李成桂莫可主
國

上曰高麗僻處東夷聽自為聲教成桂遂更名且徙

居漢城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王氏自建開國

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李成桂者全州人自言遠

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六世孫競休入高麗至成桂

凡十七世竟代王有國

上以遼夷豎不問心固弗善也且遣使請朝鮮印及

封誥表不孫下吏索撰表人鄭總安置雲南二十

年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庚寅

六年遼東奉朝鮮陰誘女直人五百滑度鴨綠江

將寇邊下教切責諭守臣謹備絕貢使二十九

年請印誥不許且老聰以子芳遠襲卒諡康獻末

樂元年芳遠表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項經建文

更制乞如舊頒給詔予印誥及冕服九章春秋

會通等書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徵牛朝鮮芳遠以萬頭獻救遼東

都司分給屯田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

文結表裏六年世子提來貢七年論進馬供用芳

遠獻萬匹助征虜十六年請老子祠嗣時還都北

京距朝鮮爲近二十一年。征阿魯古駐蹕沙城。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胥命宣德元年。芳遠卒。謚恭定。賜嗣王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因謂禮部尚書胡濙。問禔勤學。故賜之。令小國民蒙惠。亦朕所樂也。二年。救進馬五千匹。四年。禔獻海東青。詔珍異非朕所貴。其勿進。使還。賜王磁器。救貢獻唯土物。無以金玉。七年。遼東都司言諸屯缺耕牛。諭朝鮮遞給萬頭。償以絹布五萬疋。如前例。特毛憐建州夷。詐爲忽刺溫野人犯朝鮮境。朝鮮以兵攻建州。遣使救諭。八年。總兵官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八

凱奏朝鮮擅兵。

上曰。遠夷爭競。但護邊備而已。禔欲遣子弟入就學。不許。仍賜書。俾學國中。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謀侵朝鮮。救禔嚴爲禦。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適居朝鮮。罪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任童倉。逃匿虜。與李滿住同謀生虜。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禔阻。謂部落六年。禔復想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促離失所。撫恤備至。近使東陞。忽潛佐李滿

住。誰爲追阻。滿住居婆猪河。屢引忽刺溫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

上救禔。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憐慈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救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剌密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禔拒之。白其事。

上救獎禔忠誠。賜綵幣。并諭禔東寧等衛諸通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十年。倭犯朝鮮。來獻俘。時虜寇邊。詔朝鮮備馬三萬。景泰元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一

九

年。貢馬五百。奏比歲馬耗損。未能猝辦。止勿復貢。禔卒。子珣嗣。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等。爲追脅入寇。救珣飭邊防。勦三年。珣卒。謚恭順。子弘璧嗣。五年。賜弘璧宋史。從其請也。弘璧釋而歸。七年。遜其叔球。遼內臣冊球爲王。天順三年。登州衛運遼軍。有花舟漂至朝鮮。撈得十之七。球給衣糧。送歸朝。賜救獎。論是歲。球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謀得其制書。遣利臣往。球飾詞。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謝罪。四年。朝鮮誘教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兩降。救

解警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論朝鮮無挑
禍。成化三年。御所遣海東青白鷺王師征建州。瑛
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滿
住。及擒勦部落以俘獻。更書褒異。加賜金幣。瑛
尋卒。賜諡惠恭。子耽嗣。始開封。率遣內臣時達
左薦餽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經略朝鮮。號乘禮國
乞爾廷臣往。

上是之。若爲令。六年。耽卒。諡襄悼。以子幼。立兄子瑛
嗣王。七年。瑛奏李滿住子索而哈聚衆修怨。乞遣
臣應援。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衛夷侵
擾。請禁外國互市銅錢弓角等物。十三年。瑛奏小
邦北連野人。南隣島倭。

高皇帝嘗賜火藥火砲。今乞弛禁市弓角。令歲市五
十無過多。十四年。朝鮮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獲。
都御史王越請泉示彰國法。仍遣原劫以慰遠人。
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
瑛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搗巢多擒。斬明年春
來獻捷。賜宴禮部。亡何建州掠朝鮮。從騎以報
擒巢之役。弘治初。歲貢獻如例。七年。瑛卒。諡康靖。
八年。封子懋爲王。十二年。遷請搜還下海民戶。建

東守臣亦奏軍民遊聚海島。得及時解散。從之。懋
病風。今弟惲權署國事。正德二年。惲嗣王。十三年。
修貢。請更會典所載宗系。嘉靖改元。遣修撰唐皋
宣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殺皇帝時。惲請冊世子。中使金義陳浩。賁祿內降。往
賜惲等金幣。括取異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
報罷。十五年。以皇子生。頒詔朝鮮。先是。皇嗣
冊封始遣使外夷。

上特令詔諭。因著令。甲明年修撰龔用卿等使朝鮮。
還請凡事關禮制一體諭知。卽令陪臣賁示報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奏議 十一

十八年。表賀上。廟號尊謚。及

齊宗廟。廟明堂。禮成。御奉天門。延見使者。二十三年。
朝鮮民洪寶等航海。漂入通州海門界。傳詣京
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乞等通番。漂朝
鮮。送遼東都司。權國事世子哈以王惲計來告。哈
嗣未踰年卒。立其弟頤。二十六年。恒獲福清通番
人馮淑等。并貨物解遼。東客稱閩人向無汎本國
者。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關出火藥軍器。恐
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賜恒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恒以

國初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制三十六年大內災恒上表奉慰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殲因賀冬至奏聞并歸所掠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遠直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貢使並迎護出境隆慶元年表賀

肅皇帝尊諡部議尊諡廟號無稱賀禮然不當以律遠矣賜幣報聞其冬恒卒諡恭憲從子駙

立初李成桂易姓

高皇帝心惡其篡而傳者復說以爲仁人子因著祖訓稱李仁人及子成桂凡先後殺王氏四子以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庚辰

末鑒其後嗣累表白世系非仁人後并言恭愍弑

孫嬖臣仁人誅倫立稱逆禍寇遠先臣成桂反兵

傳昌至瑤竟以國人擁戴請命代立未嘗身典試

逆順得湧雲萬曆三年重修會典乃更定如今文

云二十年倭乘朝鮮弛備犬縱兵巨酋行長清正

等分道陷豐德諸郡駭倉皇走義州願內屬

上采廷議遣兵部侍郎宋應昌等濟師復王京略得

返國當是時朝鮮八道幾覆非

天子深念藩籬前後特簡重臣經畧朝鮮勢必不守

大抵朝鮮恭謹異它夷國家寵禮亦加等自洪

熙後歲遇元旦及萬壽千秋節皆遣使表賀貢方物它慶慰謝恩無常期嘉靖十年始令外夷元旦朝賀例改冬王大事必須詔其國請封告哀率遣近臣及行人冊封弔祭朝鮮使至例得瞻拜太學禁網亦疎弘治中因女直貢夷警殺舉議出入嘉靖十三年陪臣蘇洗諫請得出館游觀如舊禮部尚書夏言覆許正使員役五日一次出館令通事一人陪侍以示禮遇且寓防衛

上輒可其奏致四履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其東西南並濱大海北隣女直南隣倭西北限鴨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庚辰

綠江江出群輻之白山平壤在其東南自昔憑以

爲險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曰

全羅曰黃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畧

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讓以躡蹠爲恭崇釋尚鬼

惡我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衢路悉構嚴

室號扁堂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歲以季秋獎高

年吉凶悉稟家禮釀用杭廣襖織折服巾牙居宇

衣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賕及丹雘書名三

司子孫不商人首無枕骨背扁側跪內山川九都

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又有江曰大定曰大同

而漢江最賤自鴨綠東流入於海歷數千里至漢城匯爲巨浸南卽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唐燕津都督府土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納苧布摺扇龍文簾膚白確貳狼尼罕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貂狍海豹皮八稍魚杭黍松榛薺苳茯苓人參其貢道渡鴨綠江則自鴉鵲關趨遼歷廣寧前屯入山海關以達京師凡迂回三四鎮戍成化中苦女直邀劫請改縣遼陽南徑超寧前職方郎劉太夏以祖制有微意持不可議遂罷

論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東夷

十四

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植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箕子金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歲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而朝鮮王率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人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爲勁敵頃歲海波稍

警荆焉幾覆強隣虎眈不遑固圉何今昔強弱迥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翼亦有土自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者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東夷

十五

西戎

論曰西域遠在天末自可存而不論而叩關來王
匪于戈是尋而共球是飭亦可規
國家咸賓之盛矣唯是賈胡借端漁利所在釋驛不
無誑虛名而受重困而夷德無厭如土魯番之吞
噬哈密乍盟乍寒玩我股掌寢假不可復問所費
謹華夷之界而靡以戎索無使生心窺隙治以不
治乃王者駕馭戎狄之畧也

土魯番

土魯番一曰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漢軍師前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疆域 六 土魯番

地軍師前王居交河城以河水分流繞城因名焉
唐置西州交河郡且析以爲縣有安樂城方一二
里地曠衍四面皆山城西二十里崖兒城可二里
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也永樂十一年遣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十三年土魯番遣使隨
誠入貢授酋長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都督
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率其
卒來朝請留京師

賜居第什器歷正統天順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
速檀阿力寢強速檀華言王數引兵掠哈密

年遂入其城虜王母及金印去阿力去于阿黑麻

嗣阿黑麻歿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諸

衛是時夷酋所親信牙木蘭娶哈密人火辛哈即

女與寫亦虎仙妻爲女兄弟陰相構結正統八年

至誘忠順王拜牙即走匿而以火者他只丁入哈

密居守巡撫都御史趙鑑謬謂番夷信義可仗猶

以金繒明年土魯番遂索萬幣賄賊印璽肅州嘉

靖初兵部尚書王瓊招撫稍戢十一年土魯番速

壇滿速兒天方國速壇札刺丁撒馬兒罕速壇阿

卜寫亦哈密都督米兒馬黑木及額即札哈辛等

各遣使入貢共四千人禮部言哈密貢期同朵顏

三衛

祖制三衛皆許入京哈密則十人起送二人今西域

諸夷遠在萬里素非屬國而夷使過倍番文二百

餘通皆以索牙木蘭爲辭且求賞不貲似借端窺

伺邊臣違例起送非法至額即札哈辛乃韃靼回

夷向未入貢今亦遣五十餘人疑並土魯番部落

所託請下督撫分別存留以尊國體

上可其奏明年土魯番使虎力奶翁等以甘肅內臣

縱僕橫恣翹部

勅遣大理寺少卿蔡種同科臣錦衣各一員詣甘肅
會督按官查勘降罰有差欠之滿速兒夾子沙速
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占種沙州二十四年
遣使求貢并給地住牧總督都御史張珩以聞兵
部議土魯番世濟克惡今馬黑麻結婚瓦剌潛耕
屬衛意在踵轍內訌以謀泄求款恐爲窺伺甘京
之漸宜諭以華夷界限無妄乞無盜種無變哈密
無苛貢夷乃許通使如其執迷請即閉關聲討明
年馬黑麻赴關納款而土魯番貢使火者阿力克
等凡八百七十四人扣嘉峪關巡撫都御史傅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百五十五 土魯番

大 土魯番

翔總兵仇鸞居之甘州先是土魯番撤馬兒罕哈
密諸夷每假進貢留京商販延至三四年有

旨禁諸夷私出館貿易勒期遣還仍

詔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除量准赴京半留肅州半

留甘州其後諸夷貢不如期且併居稠襍屬楊博

代鳳翔疏請

上裁命量准百名存留甘肅聽減半給賞餘諭出關

仍奪鳳翔等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潛掠北虜中

流矢死弟馬速嗣請貢許之隆慶時馬速夾馬黑

麻嗣其弟項非等並遣使來貢禮部言一姓四使

今甲所載姑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示羈縻
無拂遠人嚮順意報可始甘肅無北虜患專防西
夷土魯番最好狡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邀利隆
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頗息肩而海虜轉熾
甘涼間其俗候緩鮮雨雪宜麻麥饒瓜果羊馬室
居奉佛多僧寺往陳誠使至其國還言城西北百
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
山有高臺有寺擁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
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小
佛像五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百五十六 土魯番

尤 土魯番

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緣峽東南行六
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巖巖峯巒秀削其下白石
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堅如石
色澤明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
崖得石笋迸出如手足徇南至山坡石復瑩潔如
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三十
餘里悉五色沙石光焰灼人四而峻壑窮星天巧
奇絕然窳艸木亦鮮鳥獸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
有嚮諸國及關外七衛地廣人庶睚眦絕矣弘
治中經畧嘗罷其貢嘉靖二年後貢期以五年有

駝馬玉石鎖鐵金剛鑽梧桐藤柳青橄吟刺禪衣
諸物萬曆中並來貢計土魯番去哈密凡千里其
鄰近爲火州柳城黑婁。

火州

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巳二校尉
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校尉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敞得
名後魏初闕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麹嘉唐貞觀
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
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西州陷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火州

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因遣使貢
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經望鄉營歷
伊州乃至地極熱產五穀惟無蕎麥出鴉鼠白氈
繡文花蓋布赤白塩蒲桃酒藥多琵琶篋篋俗好
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
三月九日爲寒食激水交潑爲戲佛寺皆唐賜額
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中出硃砂膏有烟氣漏
起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疑所錄稱火
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八。

國朝號火州城方十餘里東七十里距柳陳城西百

里爲土魯番永樂七年嘗遣使朝貢十二年吏部
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風土蕭條民居僧堂參
半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印古高昌國治漢西域
長史戊巳校尉所居處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偕
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東城萬戶瓦赤刺並
貢馬及玉璞爾後朝貢止稱土魯番云其城東距
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
肅州一月程。

柳陳

柳陳一名魯陳亦曰柳城漢名柳中延光二年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柳陳

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
破車師卽其地也唐平高昌至柳中縣屬西州交
河郡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艸馬牛過
此輒灰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堆骸骨白日鬼
魅迷人夷中謂之早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上有
小岡云風捲浮砂所積道北火焰山色如火城
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灌水冬時候暖
俗醇宜稼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
萄人二穗同回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婦女白衣裹
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布垂髻於額大抵

皆胡服。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締好黑婁夷貢從土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艸木禽獸並黑婁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于闐

于闐國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在沙州西南去蔥嶺二百里大畧蔥嶺以南其國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于闐有河非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所名鹽澤南出積石爲河源者也其西水皆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西流注西海國人每歲秋取玉於河曰撈玉夜取月光盛處索美玉必得焉河分爲三有白玉綠玉黑玉之別土宜五穀桑麻釀葡萄酒甚美俗械巧事妖神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自高昌以西國人深目高鼻惟于闐貌不甚類胡亦稍知禮節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傳以相授工紡織喜歌舞善鑄銅器以木爲其玉印漢建武末莎車王賢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歸王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傳兄于廣德遂沙車轉強

盛順帝承建六年于闐王遣使子詣貢獻梁天

監九年始通江左十三年獻波羅婆步障隋大業

中頻朝貢其王以王爲氏唐貞觀六年遣使貢獻

王姓尉遲阿史那社爾統平龜茲于闐王伏闕

信入朝上元初以其地爲昆沙都督府安史亂後

不復至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

使來貢紅氍毹金諸物冊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

隆二年貢主一以玉爲佩乾德三年僧善名著法

來朝賜紫衣四年王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

爲貢詔許之天聖三年貢玉帶胡錦獨峯雲駝詔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給還其直嘉祐八年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侯順

祐鑄黑韓王從所請也于闐謂金翔烏爲祐鄰黑

韓蓋可汗之訛云訖宜和數朝貢永樂六年其酋

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

郎陳誠至其國見偏鄰境頗單弱人民僅萬計皆

避居山谷間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

邑永樂後西戎修貢不敢相攻始獲休息行賈諸

番國益饒富始于闐貢使每來必携一寶增往反

跡之鐵瑯耳云其來道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

挈水行是瑯投以水卽沸故寶之或曰其城卑距

曲先衛壯運亦力把力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在沙漠間東距古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東南至嘉峪關三千七百里元時封馬哈木于此名別失八里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恭公直爲宣慰使後置元帥府領屯田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命主事寬徹等報論以書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貢玉璞且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北虜鬼力赤毒歟願率兵討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五

亦力把力

上喜特賜綵幣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六年夷目遠哥克刺滿刺來朝言丕思弒其從兄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東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其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天順後入貢不絕其國逐水艸住牧以瓊屬爲帳寨若坐臥於地無城郭宮室近蔥嶺有熱海然氣候常寒在大谷六月飛雪平原夏秋稍暖王戴小單刺簪錫翎衣衾袖衫削髮貫耳其肉略或食樗麥俗獷而穢言語類畏兀兒產銅鐵雄黃胡粉氈毼呵覓白氍布又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

或曰卽阿方馬力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古屬賓國在懸度山西史稱地平溫和育首宿梓竹漆蒲萄諸果下產生稻其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市以金銀爲錢出封牛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琥珀亦西域都會也其先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自漢武帝始通中國更立其王成帝時遣使來獻漢欽往報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屬賓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頭痛之山身熱之阪繩索相引乃抵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五

撒馬兒罕

縣度沙危路以事無用非久長計卒罷遣如欽言隋爲漕國大業中貢方物其王姓昭武戴金牛頭冠俗乘象治浮屠法唐貞觀中屬賓獻名馬王居奇鮮城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拜其王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述諸城並隸焉洪武二十四年國王帖木兒遣貢駝馬厚賜之二十二年復貢馬二十四年貢海青

賜勅加資二十四年遣使送力必失表貢馬二百匹

初撤馬兒罕人商於漠北自捕魚兒

元執

上疑奸細留中國久得其情遣歸國其一

貢謝及

之二十八年遣兵糾給事中傅安郭曉

使西域

留撤馬兒罕永樂五年還夷目哈里清

應貢方

物安等言帖木兒卒孫哈里應嗣

上賜哈里里書銀幣且諭祭帖木兒賜安

永項之

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

哈里是

歲北平按察使陳德文亦自撤馬兒歸

德文洪

武未使西域遠歷諸境采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

進呈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夷

毛

撤馬兒罕

上嘉之賜馬糧食都御史洪熙元年傅安始還國請

勅命吏部言安歷年歲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

上曰安留遠夷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命特與之正

統二年貢馬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

詔圖像賜名瑞鵠十三年又貢方物命宴其使陝西

布政司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嘉峪關夷使奏遣

大臣往迎職方郎陸容言獅子無用之物在郊廟

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駟服宜卻勿受禮部

尚書周洪謨亦言往迎非體

上卒遣中使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耐蜜酪各二瓶

泰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二年夷使泊六灣

國迂塗至廣東特往滿刺加市役犯入貢市船中

使韋眷佐之所在震駭布政使陳選抗言此西域

賈胡恣爲奸利願無墮其謀開蘇道貽諸番笑部

覆得寢而番禹縣民黃肆等賄結韋眷交通撤馬

兒罕等國夷商滋擾知縣高瑞搜沒番貨鉅萬還

具奏竟爲眷誣逮獄道沒南昌聞者惜焉弘治二

年撤馬兒罕遣使貢獅所過驛驛禮科給事中韓

鼎言狎儻之獸狎玩非宜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夷

毛

撤馬兒罕

非西域貢道諸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

改元撤馬兒罕等夷各遣貢陝西行都司伴送至

甘肅驛放入關各夷留西安真定貿易踰年始赴

京禮部尚書汪俊疏稱各夷在途遷延今後給賞

卽促起程仍行陝西河南各夷還日延住驛通一

日以上住支屢給

上從其議二年始定五年一貢其國東西相距千里

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山

川饒門峽阿木河最大王白帽婦人以白絹纏首

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最精巧經文裏以

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皆賣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賣物有番梳矮納鎖照腦砂賽蘭珠梧桐鱗銀鼠皮珊瑚樹枝阿思馬亦花珠道哈客南史述鬱金香獨出屬賓國華色正黃而細大似芙蓉又北戶錄稱唐初屬賓國獻俱佛頭花爲中國所無今不聞入貢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各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而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天 沙鹿海牙

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艸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蒼春生秋成穢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卽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賽蘭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艸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癩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察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

薛塔刺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設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民稠密俗朴而饒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墻壁廳櫺飾以金碧琉璃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西域

元

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口有門石色如鐵夷人指云此鐵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蓋其地近東印度矣

迭里迷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

舟不可渡多魚蝦內有居民營數百家蓄番息
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荒林多獅子

小花兒

小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
里市里華庶戶口以萬計地曠衍宜五穀桑麻天
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布帛絲綿六畜大
類中國

養夷

養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
數相侵掠無寧居惟數百人成孤城四面皆亂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主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
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
產饒俗朴食惟麥稞麥粒飽而甘美少布帛稻麥
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
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峇兒密

峇兒密同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板屋有牆
壘無城郭產馬駝羊牛布褐交易兼銀錢亦用牛

耕刑以簪杆服屬撒馬兒罕永樂中遣使十八人
來朝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使朝貢時遣官以綺幣磁器市
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宣德中貢使凡
八人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
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艸可牧馬馬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主

數種其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飲食之類

尚氣健鬪以不勝爲嗤鄙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
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
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城並隸其
國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
並山東非疊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並金碧雕
嵌窓垣聚如列張重茵錯以綺繡上下相接直
呼名王亦然謁見微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

或相抱爲禮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與少司
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計用權衡
爲量貿易以銀錢三等稅十二厘用印給少炊爨
飲食無七箸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男兒首衣尚
白裘易青黑亦無棺槨產已旦杏銷服花毯金銀
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白鹽堅潤如水
晶琢磨爲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獲虞不甚勞
每歲更休以完地力宜桑與蠶爲絢綺細密踰中
國莞器尤精巧贈于宴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
國哈烈最廣亂無耻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三

前卷

武二十五年遣使

詔諭酋長

賜金綺永樂七年夷日度賽等朝貢十五年吏部員
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

俺都淮

俺都淮西南去哈烈于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
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曠衍無險
峻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
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買聚焉
又八答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
朝貢方物織皮絨巖香木疑卽八刺黑

魯迷

魯迷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
入貢獅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
鄭一鵬言所獻皆非土性乞就彼犒迨以光聖德
杜宛伺不報明年禮部尚書席書奏魯迷不載王
會真履莫辨頃土魯番數侵甘肅而甘州撫夷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三

前卷

于魯迷教內查有夾帶土魯番夷衆其詐甚明請
善遣出塞仍治所獲姦謀

詔鎮巡體

五年復貢命畜獅牛內府仍留熟夷五
人伺之貢使頗索加賞云往買瓦刺費且二萬金

詔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貢物有五石珊瑚
珠金剛鑽花帳子捨列孫皮花瓷湯壺羚羊角瑣

服二十三年北虜寇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戶

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夷九十餘人前禦處寫亦

阿力等九人歿焉都御史詹榮以聞

上從兵部議祇信職遂能于理以寫亦阿力故事給

棺歛費送歸本國。仍諭國王以優卹意。

麻林

麻林國永樂十三年獻麒麟禮部尚書呂震請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不許曰往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書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焉麒麟有何損益其罷賀厚賜遣之。

拂菻

拂菻國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按唐史云古大秦也大秦國一名犁鞞居西海西亦云海西國漢時以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新刊

安息遮閼不得達都護班超遣椽甘英使大秦抵

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舟人以入海皆齋三歲

糧善令人戀慕多歲。英聞亦止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犀角象身瑋瑁

始一通焉。晉太康中使來貢唐貞觀十七年拂菻

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養其後

臣屬大食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

宋元豐四年始通貢鞍馬真珠刀劍元祐六年再

至。

國朝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貴

高麗王
遣使
此一至千

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國地寒土屋無瓦王服紅黃

王以金線織絲布纏首不尚戰鬪刑罰罪重者盛

以毛囊投諸海鎔金銀爲錢無穿孔而鑿彌勒佛

背爲王名禁私造產金銀珠而錦千年聚蠟峇朥

巴攏然自漢倭言大秦宮室皆以水晶爲柱珊瑚

爲悅琉璃爲牆其土多出明珠大貝駭雞犀夜光

璧及火浣布王官三襲門飾異寶中門有金巨稱

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九率時咬一丸落有眩人

能發火于顏手爲江湖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

出蟲愈目青或織水羊羣野蠶繭爲海西布及氈

氈毼毼屬帳之屬道多猛虎獅子羊種土而生臍

屬地介馬擊鼓驚之乃絕他語多不經或云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於日所入從條支

西渡海曲一萬里應嶺以西國最大循海而南與

交趾外夷接又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漢史稱西通大秦在月氏東南

數千里臨恒水平溼暑熱乘輿戰鬪浮屠道別國

數十王並以身毒爲名張騫使大夏見印竹蜀布

云市之身毒武帝遣使十餘輩問出西南指求爲



昆明所開不得通至明帝夢金人以問羣臣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而黃金色乃遣使天
竺問佛道法併圖像其教始入中國桓帝延熹七
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梁天監初王屈多造長史竺
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藤香吉貝南史作中天竺
其外復有天主迦毘黎國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
王婆羅化獻駿馬凡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隋煬
帝銳通西域唯天主拂蘇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
遜多討四天主皆臣之貞觀十五年遣使獻火珠
樹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後朝貢相繼乾封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戎

五天竺王並來朝獻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
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
接中天竺居其會並直蔥嶺南有別國數十置王
曰舍衛開戶東向開元時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
乾元末河隴陷遂絕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
多等十六族來貢馬而滄州僧道圓自晉天福中
詣西城歷乾德三年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
梵經四十夾來獻凡在塗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
印度即天主也明年僧行動等百五十七人詣闕
言願至西城求佛書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數持梵

夾來八年東印度王子雅結說囉朝貢天主法王
次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王
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館於相國寺善持律後
附賈人船歸不知所適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
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邪爛陀書來自云東行六月
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天聖二
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畧其國土沃民
淳不茹葷宗釋墨學戒貪嗔姪妹七日一禮拜天
每食輒誦經坐臥並天王爲惶惶法王與大臣服
錦罽頂爲螺髻剪餘髮下垂鑲鍍鈴鐸襟袂爲梵

樂男于髡首穿耳懸珞跣足服色尚白製如袈裟
致詞以砥足摩躡展敬工天文星曆產犀象貂羆
瑤琨金罽火齊金剛鑽與大秦諸國交市火齊如
雲母作紫金色有光耀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則如
沙鼓重寶金剛鑽似紫石英可切玉或云以肉投
太湖底飛鳥食肉遺糞得之恒水源出崑崙甘美
下有異墜色正白如水精始嶺南香山有灣曰豪
鏡爲諸蕃互市地夷商襍處珍貨克勿易交聞天
竺僧渡海來歷三年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約
束戒行亦足重云

入三
得五
可事

楠葛刺

自蘇門答刺順風二十晝夜至楠葛刺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即東印度也從罕藍島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有鎖納兒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陸抵國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剛寶座國曰沼納模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二年國王需牙思丁遣使朝貢六年上金葉表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塞弗丁奉金葉表來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復至其國地廣人稠沃饒甲於他境王及酋長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東

西

國領長衣綵靴皮履風俗朴厚人好耕種一歲二熟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單有覆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畧備市用銀錢海賦價定打手雖萬金不改悔別有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異處夫處不改嫁妻亡不再娶孤寡衆輪脂之五嶺山最高大氣候恒熱如夏曆有十二月無閑產鎔鍊翠羽瑠璃桑漆尤廣絲綿製錦剪絕巧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梵羅錦背面皆疊絨厚可五分白樹皮布膩潤與鹿皮等御焚爲酒櫃爲茶波羅蜜味甘大如半優人衣黑白花衫縈腕佩珊瑚琥珀

纓絡歌舞侑觴能作百戲以錢索繫虎行市中入門解索裸而搏虎交撲數回就繫如故人爭以肉啖虎永樂間使至禮甚厚禁用酒以蕃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貢物有餞金琉璃器皿撒哈拉梵羅錦烏麥泥藤竭糖霜之屬

沼納模兒

沼納模兒國在印度中即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刺金數侵楠葛刺遣使齋勸諭之因奉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稀少市肆牛羊蕃育用錢錢交易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嘗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一稱西域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至其國乃西海盡處或云從陸路抵中國凡匝歲永樂七年因中使鄭和往使以獅子麒麟來貢宣德中遣其臣沙獻貢方物正德十二年再至嘉靖四年禮部言天方等蕃國入貢陝西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東

西

司稽留半年以上。方爲具奏發冊所遣。玉石多疵惡。而夷所私貨皆良。請行巡按御史查覈。自今無得多帶玉石。以擾驛路。其方物印封。案驗不堪治。都司官罪。明年火者。馬黑木等入貢。禮部主客郎陳九川驗玉。稍苛。夷有後言。鴻臚通事胡士紳修。都許稱九川索受玉璞。

上令逮訊。會大學士費宏製玉帶。還騎執舍中兒主。宏疏辯。係尚書鄧璋。爾答與天方前失玉璞。輕重不倫。溫旨慰之。而九川竟謫。戊十七年。天方貢使請遊覽中國。禮部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初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平

五年一貢。有駝馬。鐵角皮。饒班兒。香諸物。萬曆中復至。俗髻髮穿白長衫。用回回曆較中國前後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以馬乳拌飯。日落聚爲夜市。建寺層次高。上如塔。月初生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有馬高八尺。名天馬。按杜環經行記。大食國士女偉壯。閑麗。衣裳鮮潔。一日五時必禮天。室可容數萬人。市開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天方國相類。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連宮室田園。

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開初國王謀罕葛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伏焉。慕爲別。講拔兩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日每西向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尤精星曆。亦解醫藥。有樂織文雕繡器具精巧。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爲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黑等十一人赴京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國朝貢。正德中。回回人于永進秘方得幸。拜錦衣衛都指揮同知。而御馬監西海子設養虎。回夷三名嘉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平

登極以給事中鄭一鵬疏屏之。并歸甘州所簡進。回回女你兒干等奸夷于永竟。虞祓籍其家。今國人多附順香山濠鏡。貿易共人。著鑒識。每於賈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而種類散處南北。爲色目人。甚夥。並念目胡鼻。用白布纏首。寄居哈密者尤勁悍。俗以蜜爲酒。以牛爲菜。好歌舞。夫婦配食必取小淋沐。親戚用布囊。屣入棺。鼓樂導至墓。去棺底掩以土。妻子至以水潑之。所速朽爲孝。蓋近墨氏之流。非同類。殺不食禁食豕肉。

相傳其始驢豕交媾而生不敢破戒奉其教者行
賁居送千里不持糧云

阿速

阿速在南海中爲大國城倚山而川南流入海
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鬪
亦饒物產鮮飢寒寇盜聚落多散馬見罕天方諸
國人永樂中嘗遣使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
村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耽鬪俗
卑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
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凡七十七人

火刺札

火刺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艸木水流曲折亦
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針
線永樂十四年嘗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
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
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嘗遣

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麝之屬
敏真誠

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爲渡以日中市
諸賈畢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
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
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
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虎父老曰此西
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白松虎兒永樂中使十
人來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備食鄰
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貢方物宜德間再
朝貢

西番

論曰羌部散處其強不能當虜而與虜合則彼遂
得借以樹敵撤我藩籬故招番以扞虜自隆萬後
始煩規畫洮河間每苦奔奔多事而虜猶不得遽
收爲用以

中朝先後經制尚足以廢其心也。虜於蕃之徑既開而轉與羌習。吾曾不能制羌。必命而聽虜。挾羌爲市。蠶食日深。將賜張日甚。策莫若嚴假道之禁。以攜羌虜之交。是在邊臣早爲綢繆地耳。若乃法王佛子。藉口壤真。厚往薄來。無惜小費而効大計。則廟堂久有成議矣。

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按漢史。西羌出自三苗。地近南岳。及奔徙之三危。河關以西。濱於賜支。至于河。直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都善。車師諸國。逐水。艸產牧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番

附

西番

族無定。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強則分種。稱酋豪。其兵長在山谷。果於觸突。以戰必爲吉。耐寒苦。得西方金行之氣焉。按今西番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爲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爲招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倉溲曰朵甘。川曰磨兒。勘爲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爲千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李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三。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曰果孫。曰沙里。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番

附

西番

哈忽的曰。李里加思曰。撒里土兒曰。參卜郎曰。刺錯牙曰。泄里。壩曰。濶則魯孫。並洪武初置。其後增設招討司。有曰直管安撫司。有曰別思麻。曰。禱谷。曰。長寧。長官司。有曰。德道。曰。達思蠻。又有加渴瓦。寺。金川寺。韓胡。喇什。列寺。蕃僧。有封灌頂國師者。自洮岷。階文。西固。南達。松茂。族種甚繁。在階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吐谷渾羌。而松茂間東西阻。河列。皆四十有八。殆不勝紀焉。始生番出。殺如風雨。而屬番納馬。中茶。頗馴服。後寢。遍生番。剽劫自虜。據西海。起松山。及。茶。刺。彌。望。皆虜。反出番。南番。不堪虜私。鑽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送曰。添巴。至充部。落。嚮。導。番。虜一家。藩。籬。盡。撤。亦大煩。經制矣。風俗大抵朴魯。君臣爲友。上下一心。食酪衣。氊。居。毳。帳。間。用。板。屋。或。壘。石。巢。居。如。浮。屠。以。梯。上。下。入。居。其中。上。貨。下。畜。高。十。餘。丈。謂之。礪。房。卑者。二三丈。名。鷄。籠。音。樂。尚。琴。瑟。好。很。閑。務。耕。牧。貴。壯。賤。弱。尊。釋。信。詛。重。利。懷。恩。喜。啖。生。物。能。耐。飢。寒。亦。天。性。也。階文。番。據。層。崖。深。菁。食。稗。豆。跳。躍。如。獼。猴。相。傳。番。人。無。腓。易。奔。以。憑。險。不。畜。騎。洮。番。甲。馬。頗。整。卽。面。中。一。二。鎗。挺。立。不。撓。衣。多。用。犛。犛。紅。綠。絲。飾。戰。屈。以。

奴爲大誓。髮脫露其首。居恒據險發令箭。橋石
載軍餉。日就關堡。索飲見。費煙起。卽蛾聚。攢食。曰
和番。每執堡軍爲質。山川大者。崑崙山。可跋海黃
河。折支。湟水。物產殊異。有犂牛。名馬。獐。羊。天鼠。皮
獨峰。駝。而仰給中國。茶。麝。香。爲命。無茶。則發腫病。
且灰。無麝。香。則苦。蛇。蠱。瘰。癧。麥。禾。故。自。昔。以。閉。關。絕
貢。可。制。西。番。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
鐵。力。麻。鎔。瑪。瑙。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刀。鋸。遮。甲。
麻。衣。道。川。陝。其。長。河。西。朵。甘。思。等。並。歸。雅。州。入。境。
每。逾。約。多。人。且。不。如。期。隆。慶。三。年。著。令。各。三。年。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戎

吳

西番

貢。赴。京。多。者。八。人。以。次。遞。減。至。四。人。餘。各。留。邊。候
賞。而。賞。額。每。處。多。者。千。餘。人。少。不。下。百。人。所。費。不
貲。率。奸。商。積。猾。冒。請。勒。混。索。金。絹。且。往。來。互。販。以
漁。利。所。貢。獻。亦。殊。不。成。享。廟。堂。雅。知。其。敝。卒。不。能
禁。而。別。種。在。雲。南。鐵。橋。北。名。古。宗。一。云。細。腰。蕃。
高。皇。帝。既。下。雲。南。裂。吐。蕃。爲。二。十。三。支。分。屬。郡。邑。轄
以。土。官。府。則。麗。江。永。寧。州。則。北。勝。滇。東。等。各。控。制
之。皆。効。順。惟。我。顧。指。永。寧。所。轄。外。有。所。謂。野。西。番
者。稍。不。易。制。古。宗。種。鴉。舌。獐。黑。短。裳。用。髦。牛。或。羊
毛。撚。線。爲。之。婦。人。用。青。白。磁。珠。與。碑。礫。相。間。懸。于

項。京。以。於。貴。澤。髮。成。線。下。垂。俗。大。近。西。番。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戎

吳

西番

哈密

論曰初置哈密本以綏輯西域絕羌虜乃脫脫終鮮血胤而罕慎陝巴並以非類爰立食餉不堪擔荷至拜牙即直從叛如流冰而欲強之歸國爲我外藩庸可冀乎楊旌萬里後言興繼誠令小醜得以城印爲市靡敢中土甚無謂也余攷前後規畫獨馬端肅襲擊牙蘭最爲得策惜以關外遠制迄無成功彭王兩經畧並以材指關彭躁而疎王伎而愎適以疆事供陰陽報復之用而功罪翻局若反覆寧可心寒矣或欲靡西寧海虜西制土層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西域

果

番北控瓦剌尤屬左算端肅有言西域賈胡規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能爲中國大患者如虜得志蠶食番族寔爲開門延寇近事可鑒議者至以哈密不復增鄧隲棄涼州則光武之閉玉門曾不足法歟

哈密古伊吾廬地自秦攘卻戎狄西不過臨洮至漢武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及武威張掖敦煌四郡開玉門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繇是單于失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王莽後西域復役屬匈奴明帝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屯田再

通西域自建武至延光三絕三通從燉煌西出玉

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從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爲西域門戶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非柳中並膏腴沃壤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制西域焉晉爲涼州牧張實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初名西伊州貞觀六年更詔伊州伊吾郡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蕃大中後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來歸五代曰胡盧積小月支遺種仲雲居之史稱即漢屯田處地無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西域

境

水而常寒多雪每天煖雪銷乃得水在沙州西元封其孽忽納失里爲成武王頊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國初於張掖置甘州五衛酒泉置肅州衛武威置涼州衛渾中置西寧衛別置衛四爲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千戶所三爲高臺鎮夷古浪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二年以安克帖木兒貢馬

詔封爲忠順王併即其地建哈密衛先後蓋關以西置衛七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

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而哈密北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非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爲界授夷目馬哈麻火只等指揮等官分居苦峪城三年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靈夏郎命護歸嗣王賜金印誥命以地當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必取道哈密令譯上諸番貢表偵察向背用華人爲長史紀善稍紿內藩而部夷雜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各立都督佐之四年賜王脫脫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等綉幣是歲王爲祖母所逐勅復立爲王六年王脫脫及祖母各遣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辛

木兒爲忠義王。

賜印誥玉帶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遠擅有衆數百戶多蒙古回回種人城北大山餘三面並曠行地鹹鹵宜橙麥豌豆耕用糞壅產馬駝玉石鑛鐵大尾羊陰牙角俗獷悍好利西域貢使經哈密輒索道路錢乃聽出入洪熙元年貢疏黃上諭虜中既有火藥臨敵宜謹慎因勅宣大總兵知

之宣德初遣使祭哈密故王免力帖木兒命其登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三年以卜答失里孱弱復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其理國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予四表裏是時瓦剌強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壘書諭母背德終不悅至拘留漢人轉輸使至多暴橫或歐或防護軍較邊臣請絕貢詔曲貸天順元年賜王朝服母妻母器冠四年賜紙金箔壽桂茶燂而忠順王再傳爲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于其酋者林無子王母孛溫答失力署國事遭虜虜加恩蘭錢破國人奔潰來貢動以千百意邀宴賞郵傳頗疲供給成化元年從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令哈密歲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多不過三百人內起送三十人赴京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及期偕來無過十人勅哈密王毋撫綏流亡稱朝廷厚意二年兵部奏王母以廢亂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古峪令虜退宜勅復還哈密報可三年以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八年把塔木兒死子罕慎赴京嗣都督貢駝馬加賞而上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辛

魯番時強盛控絃可五萬其遠擅阿力尤雄壯九年挾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虜及劫金印去哈慎竄苦峪城甘肅撫臣袁良以聞其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爲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爲蠶食嘉峪外皆敵疆而禍中甘肅寢深請集廷議恢復會昌侯孫繼宗等議遣使諭諸衛以唇齒輔車及乘遠擅阿力入貢

賜勅令自新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習夷情勅往甘肅規復哈密文等至則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搗二衛宜

重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丙戌

重

還兵自爲守而弛擔入朝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屬諸夷十二年遣使赤兒米郎等來貢且致書鎮巡飾罪稱王母已死涓朝使至卽歸金印城池然特設語枝梧殊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明年于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年尚穉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十八年罕慎入哈密副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缺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遠言二十三年反刺酋阿沙赤等相讐殺西走據哈密尋引去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

黑等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腹族安得王王故應我伴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動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性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非虜之強我屢卻款何小酋輒與我構且憫然王也姑許照例入貢請勅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四年遣哈密夷目寫亦虎仙齋勸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懼上金印及所據城

詔褒予金幣陞寫亦虎仙爲都督食事文升謂夷俗

重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丙戌

重

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同城有回回等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強虜數枝侵逼必得元孽嗣封可憐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五年取據哈密三種夷目奄克字刺等合詞奏保使嗣王輔以奄克字刺阿木郎未給冠服諸番索賞陝巴不得阿木郎更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六年復以兵入哈密支解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食事繼謀經理之會阿黑麻遣夷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

王英言罕東及野也克力諸夷怨土魯番欠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弗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聞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撒往如土魯番歸陝巴瑪子貢否卽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

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密爾等往諭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脩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等不俟命輒還

上怒其無功且不進圖本竝逮下獄海降山西恭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五

諜聞住文升請安置前使寫亦滿速兒等於關廣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令西域諸夷歸怨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用雲梯攻肅州且囑甘州文升曰是直以虛聲恐喝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艸貢使往逐獸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候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虜殆可盡頃之阿黑麻西去令夷目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撫夷指揮楊賓至計事撫其背曰清習夷情悉

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突安出善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賓稱善文升卽屬甘肅巡撫許進如前笑謂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統銳卒繇南山馳至罕東急令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八年冬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衛大路行以水艸乏絕不得馳牙蘭謂知宵遁惟餘番夷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而還我士馬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五

糧多物故文升以出師違節制徒取空城大失望議牙蘭不獲功無可錄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冒險出塞特陞進左副都御史加寧左都督清都督食事而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九年阿黑麻被哈密令夷目撒他兒及奄克字刺住刺木城奄克字刺密結瓦刺小列剌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偏師合圍舉火示小列剌來援乃卻走而奄克字刺使來貢多請乞至計想曹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寤甚令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且歸

怨今悔過願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文升言虜挾許侯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於閩廣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等處邊稅經畧哈賓十一年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李刺哈刺及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李刺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是秋賜陝巴蟒玉大帽復封爲忠順而釋寫亦滿速兒等西歸亡何越卒哈賓三種人久厭兵而哈刺灰以射獵爲生不願還哈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法

姜

哈賓

密文升請許留家之半肅州十二年春以兵護陝巴歸哈賓而土魯番諸夷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陝巴嗜酒招寇諸部阿李刺等咸貳十七年春更陰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賓陝巴棄城走沙州守臣遣指揮董傑及奄克李刺往諭夷衆迎陝巴還阿李刺不從傑等遂擒斬阿李刺并其黨八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兄營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李刺守臣恐與

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達兒尋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歿子拜牙即嗣真帖木兒尚留未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實所愛不予五年走出城追獲之七年冬令哈賓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賓獨奄克李刺止不行寫亦虎仙滿刺哈三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即叛中國拜牙即淫暴心怵屬夷謀害欲挾奄克李刺往不從奄克李刺遂奔肅州拜牙即竟棄城走土魯番滿速兒令夷日火者他只丁及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法

李

哈賓

金印字哈賓九年正月滿速兒率衆至分據刺木等城而河西大饑窘真帖木兒且謂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日夜聚謀侵甘肅遣番文鎮巡索金幣萬贖哈賓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等以聞會四川都御史彭澤甫平羣盜詔授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夷給事中王江等言甘肅既有總制宜罷遣不聽十年春澤至甘州而土魯番寇亦斤苦略恣殺掠復遣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

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城池澤不俟報輒上言事定乞歸卽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剌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十一年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貽滿速兒令送牙即還國貨貿來使虎都六撒者兒摩其意滿速兒聞貨二夷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守哈密而身引萬騎犯肅州游擊芮寧禦之敗沒亡七百騎虜追城下哈密同夷居肅州城頗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奸回及都督失拜煙答等凡衷甲者捶殺之嬰城守調屬夷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結瓦剌搆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李刺尾擊則敗之瓜州九疇遂盡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九疇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脩都澤雅右昆且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而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巧賄權幸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內訊報瓊因發澤欺罔

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十三年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殘殺澤九疇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刑籍昆謫浙江副使十四年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狀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書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嘉靖改元復論斬狄獄中而臺省交章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陰主其中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亦以貪都御史巡撫甘肅瓊坐謫成榆林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率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

之殺火者他只丁衆滿速兒中流矢歿矣遂開上河西危急

上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還發夷使閉關絕貢權賞有差而滿速兒故無恙也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起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諸處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一清以各夷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廷足召鑿議遂寢尋一清召入還出平涼所羈夷使往諭上

魯番令悔罪歸我哈密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諸新貴人張璁桂萼等尸事方督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絲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乃可寧也七年春起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瓊上書彞澤九疇事宜滿速兒實不承按驗當九疇誣罔瓊擬生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失實然其人忠勇可任有功河西罷爲土魯番所忌得滿戍邊勒澤及金獻民歸里時哈密當殘破後餘衆千餘走入塞守城撫存之歲給耕種以請乞

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故所屬各番男女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吉李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鎮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赤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雖戎虜之交以藩屏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宜肅難守亦棄不守乎

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居各以享實利今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唯於諸夷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夷落者卽因而立之無規模忠順後爲也胡世寧時爲兵部尚書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于哈密況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虜遂狎與戎比而疲我中國士馬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國初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正與此等耳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而獨戀戀哈密者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夷歸正安得索之土魯番所仗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

今茲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何。我何德等力主
邊議安插諸夷。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
寧言瓊爲滿速兒風諭朝廷。威德九年滿速兒遣
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議
言侯奶翁歸卽約諸番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
病歿。瓦剌又攻其部。我稍息肩。來降人言番酋欲
以哈密城與失拜烟答妻管理兵部。因許通貢。著
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
後各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卽終不可
復。亡何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夷皆爲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戎

薦食失故土。住牧河西塞。而非虜窟。西海瓦剌巢
北山河西三面。拉苦寇盜。哈密殘夷虎爾的等追
求內附。督撫王夢弼等疏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
都督拜言。李喇等各部下鈴東選克夷軍通事食
糧。隨擇守臣煩歲謹備。羌胡無暇及關外事矣。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
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郡曰晉昌。唐初屬瓜州。廣
德後。殺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瓜州屬沙州路。其
地有白山。饒神木。禽獸產金駝馬肉。從容胡桐律。

國朝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所
部五百人來歸。置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
千戶。賜詔印。尋陞衛進塔力尼指揮僉事。十年叛
寇者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廢子楊榮同豐城侯李
彬往討。以道險艱。轉餉罷。制諭塔力尼明年途擒
老的罕來獻。

上悅。厚勞之。進指揮同知。亡何卒。子且加失旺嗣。宣
德七年。命居所部。隸入祖失加卜等于平涼。正統
五年。且加失旺累陞都督僉事。明年朝使往哈密。
不獲出疆。而都指揮華古者西略沙州。勅諭改圖。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戎

奎

以偏瓦刺乞內遷肅州白城山。不許已。請建寺其
地。守臣謂寺寺不已。且子巢却之。且加失旺卒。子
阿速嗣。始瓦刺也。先自阿速父時求婚。至是要往
受聘。阿速以聞。復請避地內徙。

詔朕向許爾父自擇便往。且見許赤斤世守地。奈何
棄之。爾弟係險自衛。無滋僥倖。是時瓦刺強赤斤。蒙
古與沙州罕東諸衛各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
章等秩。累詰責不能禁。十一年。指揮同知鎖合者
赴闕求携部歸命。

上遣還下其事。總兵任禮先是苦木娶于西番生塔

力尼又娶于韃靼生鎖合者及華古者乃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而令塔力尼領左帳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帳以韃靼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併右帳因讐殺鎖合者以寤自歸頃之成子切塔兒嗣而哈密使者道赤斤為部酋劫掠阿速不能戢我兵捕首惡械送京師景泰中阿速歷陞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賜赤斤諸衛阿速白其書諭勿與通成化二年卒子瓦剌答兒嗣曾哈密王母避居赤斤苦峪謫還故地六年從夷族請以瓦剌塔兒叔乞巴失加卜丁二

人為指揮僉事佐之明年瓦剌塔兒卒子賞卜達兒嗣十四年以幼儒衆推指揮加定晉秩代視事是後土魯番陷哈密掠赤斤其酋擊印并部落東徙肅州南山卯來河泉及進井金塔寺正德十年土魯番侵甘州酋赤斤人畜千計奪嗣印去以都御史彭澤撫賞送歸而種人散走塞下衛遂虛嘉靖七年兵部尚書王瓊議撫屬夷查赤斤部可千餘人以賞卜達兒子鎖南東襲父職朝貢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東為罕東北抵古

沙州產駝馬玉石俗以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廬用獲帳無城郭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分其酋長為四部曰阿端阿其若先帖里各賜印而卜煙帖木兒賜銀印仍稱安定王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因置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令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為轉輸令安定遠清給布賜帑可亡何王為曲先攻殺部落潰散十一年其孫亦攀丹復故封

賜印詰遣使諭祭前王二十二年中使往西域道經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擊安定俘斬千餘獲駝馬牛羊巨萬曲先遁去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竹領真為國師給

詔命銀印是後王與國師並入貢而國師外復有禪師自承樂後留西寧正統時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

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勒

亦攀丹約東部落十一年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恩恭已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中爲土魯番錢破弘治初安定王子千奔嗣王遣使人貢會議求哈密忠順王返裔詭稱安定同系以姪陝巴承襲尋見虜土魯番而千奔終弘治貢使相望正德七年北虜亦卜剌據西海破安定奪其諸印種人汪繼爾加等奔跡河州歸德十年安插西寧嘉靖中尚書王瓊行訪求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及汪繼等令住牧達北沙糖川部酋襲指揮職領其衆而安定王苗裔無傳阿端久沒莫知其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三

安定苗裔

曲先

曲先東抵安定并距肅州爲古西戎部落或云亦月氏地也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衛以土酋散西恩爲指揮同知頃之爲土兒只巴所攻并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徙曲先衛治藥王淮其後指揮散即恩及安定酋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都指揮李英府追蹙崑崙西數百里乃還宣德二年復掠西域貢使都督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遁馬顏罪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

表言部落五百餘爲安定所虜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

詔安定王遣還復業其後屢入貢正統二年夷目黑麻亂遣指揮火丁貢方物成化後以土魯番及亦不刺侵掠部落走匿烏思藏而衛人牙木蘭劫於土魯番率衆蹂哈賽其兄脫蹄聚帖木哥女弟收衛印部衆二百餘依帖木哥等於沙州嘉靖七年以疑貳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土巴等來歸詔安插牙木蘭於湖廣江夏遂嚮田宅爲大賈胡而曲先故地盡失矣其俗服色尚白喪易以青產珊瑚珠名馬珠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三

曲先

罕東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京國公藍玉追捕寇至罕東將佐諫勿深入不從縱兵阿真川土酋哈督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古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古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遣指揮使以答力襲爲指揮同知夷目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鈔幣歲脩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部夷負內保馬遊赤斤

而官兵方討曲先相驚欲爲亂令守臣招撫之曲先之役夷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得首虜駝馬獻宜德七年以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割兒加邀劫使志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割兒加自歸還所掠貢馬謝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逆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圍人畜兩

詔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告言構怨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邊

詔都御史馬昂納忠順王無仇罕東且令偵虜成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辛

罕東

九年土魯番劫哈密城印高陽伯李文等調罕東赤斤兵數千往苦峪關無功歸時罕東諸夷皆因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與諸族警殺遁居沙州部落日舊班麻思結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即其地立罕東左衛詔從之以只克嗣祖秩領衛尋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只克請救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往襲以失期功不就自是土魯番無入寇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甚罕東益微弘治時款肅州塞請郵矣正德中兵備壞九嚙擊卻土魯

番沙州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殘破其酋土巴等並叛附時只克卒孫日羔刺嗣爲都督嘉清初與罕東它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尚書王瓊請分其衆半居肅州日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壯勇練習番上聽日羔刺約月餉累萬石而各夷以城堡未築環居肅州二十八年巡撫楊博始葺威虜金塔寺諸賊遂給以耕爰安插番帳凡七百餘凡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爲申約禁番漢交通惟朔望入城市易四十二年著今日羔刺等五年一貢沙州古墩堡地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西域

辛

罕東

末陷西戎張義潮以州歸順建歸義軍即以義潮爲節度使梁後曹姓代立迄宋朝貢永樂二年置衛正統中都督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戶二百餘來歸命居山東平山東昌二衛給糧及耕地有差衛遂廢或曰二罕東皆在沙州城嘉峪關外夷二罕東最弱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二目次

南蠻

占城

真臘

暹羅

瓜哇

蘇吉丹

丁機宜

吉里地閣

磤里

日羅夏治

合箇里

三佛齊

百花

文郎馬神

淳泥

南亞里

蘇羅

彭亨

婆羅

滿刺加

佛郎機

呂宋

和蘭

美洛居

蘇門答刺

阿魯

賓童龍

錫蘭山

覽邦

柯枝

小葛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目次

一

永骨都束

卜刺哇

古里

忽魯謨斯

祖法昆

阿丹

古麻刺

西洋瑣里

瑣里

淡巴

甘巴里

討來思

勿斯里

木蘭皮

咭吟

北狄

兀良哈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二

史官

陳仁

南蠻

論曰海上諸國占城暹羅爲大

明興並受職貢而占城助征安南暹羅協攻緬甸索

敵賦以從王師無忝外臣矣淳泥蘇祿其王入覲

闕庭竟以身殞而

天朝寵以華誼至今奉祀不絕有以夫四夷慕義

船踵接也自佛郎機紅夷薦食外洋而滿刺加呂

宋茲無旦社。蘇波時沸牛耳狎主而賈舶往來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一

趨成也如驚且勾引內訌罔惜唇陷小人獲利亦

何異燕殊而剖腹者哉余讀東西洋考至機易金

豆彭湖尋毀爲低回太息

占城

占城占越裳國在交趾南周成王時重譯獻白雉

秦爲象郡地漢併南越置象林縣屬日南郡東漢

獻寇掠其後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王號林邑

國傳數世甥范熊代子逸晉武帝太康中率貢

南人范權有奴名文嘗牧牛獲二鯉滿中化爲鐵

以鑄刀削石立解因爲遠將教作官室城縣乘遠

死篡立。永和中攻陷日南。九真義。僞後頗入寇交州。爲弱。五世孫見殺于扶南王。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宋永初二年。以諸農子陽邁爲林邑王。陽邁者華言紫磨金也。林邑有金山。石皆赤金。夜飛如螢。鑄金人大輒十圓。天嘉中。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深入。銷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齊天監九年。其王范文凱獻白猴。歷梁陳貢獻不廢。隋仁壽末。遣將軍劉芳率步騎萬餘往擊其王范梵志。引衆乘象逆戰。芳掘坑覆艸。僞北誘陷之。入其都。獲廟主十八枚。皆范金爲像。蓋有國凡十八葉矣。因以

朝世法錄

卷八十二

二

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來朝。晉安千貝多葉盛。以香木函兩後貢獻相望。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獻占城俘太宗令廣州撫遣之。雍熙後。省交州。侵逼其民。率附僭廣二州。淳化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爲領大中祥符四年。貢獅子二。高苑中皇祐七年。廣西安撫經略司言占城近脩武備。僞交趾將歸廣東路入貢。熙寧中。詔協力致討其國。選兵七千。柅賊衝。以木葉書回牒。訖無成功。後兩國並入貢。使請各避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子奉給宣和元年。遣

朝世法錄

卷八十三

三

始奉表降

國朝洪武二年。命行人吳用顏宗魯楊載等齎

豐寧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會占城國王阿答阿在
達虎都蠻來朝貢虎泉優詔答之其年貢使蒲旦
麻都言安南逼境諫兩罷兵遣中書省管勾甘桓
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賜鎮金銀印大統曆金綺三年遣祀山川以占城通
中國文字令貢士赴

京師詔安南高麗沙漢平頒詔其國四年阿答阿
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來朝譯稱安南侵擾
願賜兵器樂人俾知聲教所被少紓凌奪

上意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占城安南並奉正朔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補錄

諭令安南罷兵更給兩兵器是同佐聞所請聲樂
華夷方言各異如兩國能習華音聽赴京肄習并
論福建行省免征占城海舶示懷柔意八年諭占
城等國三年一朝貢以貢使召行商多詐著
祖訓沮遏之十六年遣千來賀

聖節給勅令文冊二十四年以其臣開勝弒立絕貢
使永樂元年其王占巴的賴遣賀印位想安南侵
掠諭息兵修好四年征安南勅廣東都指揮使蘇
海道往占城會兵五年獻黎民俘表謝七年命中
使鄭和等往賜其國自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

十晝夜至其酋戴三山金花冠臂腕束以金鎖乘
象馬郊迎蒲伏十一年再征安南兵部尚書陳洽
言初討黎賊及陳季擴占城王出兵觀望至化州
大掠以金帛戰氣資手擴季擴亦遣以報蒼女納
使升華府厥罪惟均

上交趾初定不欲窮兵論歸侵地十六年貢瑞象
自永樂後三年一貢其國嗣王輒請命宣德元年
行人黃原昌往頒正朔繩其王不恪卻所贈金帛
擢戶部員外郎七年遷羅使者以前使及番件瓦
餘為占城拘留懇于朝正統元年占城使至詔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補錄

所留暹羅人及我軍往西洋未歸者六年行人吳
惠齋勅立其嗣王摩訶貴舟發東莞從交趾界抵
國時臘月尚暑國人多裸袒稻始熟明年土元夜
王焚沉檀燃火樹成陳樂舞款客十二年攻安南
為其王黎顯所敗景奉末摩訶貴卒其子黎羅奈
全請封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彬行人劉寅之
賜冊五年安南王滿大發兵破占城成化七年黎羅
奈全卒弟黎羅奈悅攝國事奏安南攻圍切賜印
以息兵諭安南九年命給事中陳峻等賞印封黎
羅奈悅為王抵靈山問茶悅等被虜乃還而安南

王頌奏占城前襲其化州。繫羅茶全親率衆馬。令弟繫羅茶遂先發反。弑茶全。而繫羅茶悅子恭質。苦來率僮。峒。伏竹。等。夜攻殺茶遂。自立邊吏。黎文。因發兵擊盜。頃已奉勅還所。掠兵部尚書項忠等。以奏詞抵牾。請勅具實。奏。十四年。安南王頌遣陪臣阮達濟奏。辯占城非沃壤。實無占奪。望遣朝使。申畫郊圻。二十年。占城復請封。命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賁勅印往。義等方乘巨舶。市利至廣東。聞所請封爲王者死。恐容反。遂馳至占城。而安南已用僞勅。立國人提婁。苦居攝。即以印幣授提婁。昔

本古

攝爲王。得厚賂黃金。還經滿刺。加國貨所。貢至海上。義死。瑾歸報。而王弟古來先奏請。嗣封前事。頗泄。瑾下詔。獄坐專擅。論斬。請戍邊明年。復遣給事中李孟陽。行人葉應封古來爲王。授古來奏。初王見虜。王弟繫羅茶悅潛匿。比封使至。復爲交人所執。後愬天朝。訪本國子孫。檢還故土。前郡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齊亞麻。勿庵爲王。無何。成弟古來序當立。願遣使諭還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海南。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水刺。補凡三千五百餘里。兩提婁皆請占城使不

知何許人也。爲安南所納。抗言古來不當嗣。二十三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懇請時孟陽等次廣州。疏言占城僻險。安南構兵未靖。恐驟封至損國威。宜勅安南悔過。仍令古來歸國。聽勸從之。命兩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濬屬參議姜英勘定。食謂古來王弟宜繼。

勝勅切責安南王頌。始聽命。濬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古來至新州。港弘治元年。王古來奉金葉表謝。并附至黃白金器飾於濬。

上諭濬受固辭。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刺請封。

皇朝書法錄

卷八十二

七

給事中任良弼等疏行勘明。遣使賁勅至廣東境。上令領歸國報可。正德五年。仍命給事中李真行人劉廷瑞授冊。而賁憚往。以無通事諸人爲解。致命于其使。而歸嘉靖初。占城及暹羅等國商泊廣東市舶中。使牛勞私貿易事覺。沒其貲。頃之。沙古卜刺卒。沙日底齊立。二十二年。遣叔沙不登古魯等奉金葉表貢方物。以綵幣報。

賜其王使者請給冠帶。及稱安南攻掠。乞護出境。並報可。其國東北瀕海。從福建長樂五虎門西南放舟甚駛。距海口百里。立石塔爲標。舟皆繫焉。然貢

道縣廣東按元史其國近瓊州舟行順風可一日至治木城可二十餘里俗便山習水關北戶向日鮮霜雪尚釋無絲罽衣禁玄黃以白氈布纏胸垂至足窄袖惟結居茅茨不隄三尺分晝夜各五十刻無閒月夜鼓八更睡起以子午爲率見月飲酒歌舞爲樂元且驅象出郭名逐邪冬至定十一月望日釀酒俟熟賓主繞臺坐且嘔且注水味盡乃止產諸香饒象牙犀角御楠香惟此地有之價亦頗貴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角在鼻端長可八五寸馬小於驢樹之異有觀青竹如藤長丈八尺許

夷狄安南雖修貢然負固日久今遣官抵其國海島茫茫空掉寸舌萬一執迷衝命寢置不問州威已多即問罪典師開禍尤烈宜勿聽時以東陽得大體云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其王質多斯那兼扶南有之姓判利氏隋大業十三年貢獻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傳子伊奢那與環王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南際海饒波瀾號水眞臘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其後復合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貢賜以朝服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寶寶深簡較司徒如食邑所部聚落六十餘有銅臺刻銅塔二十四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歲時朝貢利玉珠孔雀犀象名曰弄璋洲以金盤碗盛食因有富貴眞臘之謠其國戰象錢二十萬馬多而小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占城方與眞臘各乘象戰教占城習騎射勝之慶元中眞臘破占城更其王占城轉屬焉元遣使招諭眞臘臣服其習尚詳隋書及永嘉周達觀所作風土記自溫州開洋經交

趾抵占城又自占城可半月抵真蒲即其境地廣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蒼禺十日程東瀕大海國中有金塔及銅石塔城上石佛頭五中飾以金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牀出入擁劍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非嫡子不嗣自王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裸止以布圍腰手足並帶金鐲以香藥塗體皆奉佛僧茹魚肉唯不飲酒供佛亦以魚肉疊貝葉爲經甚華整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誦經呪文書以鹿鹿皮染黑蘸粉畫字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十步機

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候燠不識霜雪夏秋冬雨移避山居產翠羽諸香佳樹異魚貿易以婦人貴中國針梳鍋席磁漆等器開戶東向坐以東爲上手以右爲淨其大較也俗稱僞爲班詰僧爲芋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清貫彌望沃野不事蠶織後暹人來居得桑與蠶種縫補織紉率情還婦爲之洪武初其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吉耶表賀獻方物六年
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命行人唐敬使其國貢象五十九永樂初以卽位諭海外諸藩御史尹綬使真

臘自廣州發舶歸海道歷占城經淡水湖苦提薩州繪山川爲圖以獻三年其王參烈漢昆牙卒命序班王致往致祭給事中畢進齊諡封其子嗣王景泰二年來貢
賜王及妃文綺後朝貢不絕今真臘訛爲東埔寨賈舶止抵海隅篤木州以柴爲城華人率寓居市道甚平或云卽蒲甘國

暹羅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放洋歷占城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其北岸連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暹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土夏篇

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平衍多獲暹仰給焉或曰暹即古赤土羅斛即古婁羅利赤土亦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等使赤土自南海郡舟行二旬達鷄籠島至其界王姓瞿曇氏禮遇甚厚隨貢方物獻金芙蓉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文表封以金面後改名暹元成宗元貞初暹國進金字表來貢至正間遣降羅斛爲一國洪武初遣大理少卿間良輔往諭之四年其王參烈昭昆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賀正旦
賜大統曆六年其子參烈實昆牙復遣貢併獻其國

地圖十年貢象及方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會

賜以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朝貢以時二十八年遣中使

賜嗣王昭祿羣虜及犯文綺永樂元平奉表乞量衡爲國中貳并賜金綺古令列女傳爾後定三年一

朝貢貢道縣廣東二年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係暹羅國與琉球通好已藉船舶請命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諸蕃脩好乃美事漂舟所宜加恤令所司爲治舟廩而遣之七年奉表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而後

主選

祭

仁孝皇后使還諭歸南海流民何八觀等十三年嗣

王侵奪刺加國勅令罷兵二十一年定例免抽貨稅給賞畢日許于會同館開市宣德中賜予稍減

成化十三年使來貢汀州士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漂暹羅仕至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至是偕來

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弘治中命給事中林恒往冊封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文貢方物譯其字無識者

大學士梁儲疏請還留來夷一二名在館肄習從之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各番舶至廣東市舶中

使平榮縱僕私貿蘇木胡椒諸物幣南京盤獲伏法三十二年貢白象及方物象斃于途遺牙一枝使者飾以珠寶置金盤并象尾獻

上嘉其意禮遣之三十七年其王勃畧坤息利允池牙遣使貢金葉表來朝明年從貢使請特還抽稅

佐脩紅費隆慶初東蠻牛求婚暹羅不許統沙外兵破其國虜世子及賜回歸萬曆初嗣王擊走東

蠻牛是後暹羅益強移攻真臘真臘請降七年復遣使具金葉表文來貢二十二年緬酋雍罕等從

蠻英邁歸暹羅卷甲趨之俘斬數萬緬勢遂衰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而後

主選

國方千餘里山廻環峭立後嵐熱王宮壯麗覆以錫瓦民多樓居避溼樓密聯檳榔片繫以藤甚固

俗動悍刑檳榔木爲鏐鎗水牛皮爲屏并藥鐵習水戰大將多用聖錢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錢者人

腦骨也王跨象或乘肩輿白布纏首腰束錦襖以受封

天朝獨留髮國中婦多智夫聽于妻遇中國男子輒私之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男陽敬珠玉

富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取女紅貼男額覆土力槁尚釋教經字皆橫書家及百金即以其半施

佛重喪禮貴人以水銀灌屍葬高阜地民間或後
浮於海迎僧呪大易食之頃刻盡謂之易葬醢林
爲酒甲諸夷稱運酒工刺繡織絛市用海貳言語
大類廣東貢物犀象珊瑚寶石阿魏諸香六足龜
西洋布之屬其旁國六坤風土相似多產椒

瓜哇

瓜哇古開婁國在南海中一名蒲家誌今清下港
每移文書千三百七十六年疑肇啓漢初云宋元
嘉十二年國王師黎連達阿施羅跋摩嘗遣使奉
表唐曰訶陵南瀕海北貢臘王居開婁城貞觀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前

瓜哇

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寔嚴肅大
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易朝貢訖
咸通宋仍號開婁其國與三佛齊國數構仇殺浮
化三年國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大觀三年再入貢
禮之如交趾元號瓜哇丹行自泉南經占城至其
國程可一月或曰自東莞開洋至占城順風二十
晝夜至世祖海外之役瓜哇爲大至元二十九年
詔平章史弼等率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二萬
征瓜哇從八節瀾水陸並進會瓜哇與鄰國葛郎
構兵其王爲所殺壻土罕必聞耶奉地爾降請援

遂攻葛郎下之因詐歸治裝入朝反邀擊還軍弼
斷後得舟達泉州洪武二年遣行人

賜以璽書五年其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奉金葉表貢
方物納元授勅九年其王八達那巴那務貢白鹿
孔雀尋以中朝待所屬三佛齊之塔使臣取道
邀殺之十三年奉金葉表貢黑公一百人

詔切責絕其貢三十年以三佛齊挾計阻商令禮部
移暹羅轉諭後其國分東西二王永樂二年東王
字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以鍍金銀印

賜焉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會朝使舟過東王城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前

瓜哇

死者百七十人降勅詰問西王懼上表謝罪願償
黃金六萬兩已貢萬金

上曰朕令遠人知畏耳寧利金罷弗徵

賜鈔幣諭之十一年貢使還物聞王以割舊港地界
與滿刺加懷疑懼浮言慚勿聽十三年西王更名
楊惟西沙遣使謝十六年獻白鸚鵡宣德後久不
至正統三年復來貢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諱南巫
先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諱皆官名用良與
通事昆殷南文旦並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
乞便道過里仍還國皆報可命有司給道里費時

昇臘等十一國使臣歸勅瓜哇護其行八年以廣東參政張琰言朝貢靡敝中國今以三年爲期景泰三年未拿蓋及蟒衣

詔給其一國王爲巴刺武是後朝貢無常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主以二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有水一泓甚甘稱聖水相傳元將史弼高興往征經川乏水祝天泉隨湧東行半日至廝邨中國人留客成聚名新村約千餘家編茅葺屋村主廣東人番船至此互市琛寶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太風佳

糧所湊亦僅千餘家半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茂蔚有長尾猴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佑登岸西南陸行半日抵王居磚牆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宮宇鋪板蒙以藤花簾額宏麗其俗有名無姓尚氣好鬪生子一歲便以七首佩之蓬頭跣足上承下挽初婚以五日後迎新婦裸而跪被金珠綵飾王頂金葉冠腰束錦綺跣坐或跨象乘牛市用中國古錢衡量以倍華船上澗貿易晨集午罷王日徵其稅澗東紅毛番澗西佛郎機各起土庫歲以哈板船往來用銀錢互市本夷則用鉛錢書同

真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七

項里無楮筆以刀刻葉上西番賈胡及唐人襦履飯食多雅潔土人啖蛇蟻虫蛆無七筋至與大同寢食信鬼奸游或乘軟兜寇盜少不設刑禁輕者金贖重卽以礮繫刃殺之莖以水火或令犬食曰犬莖藥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銅鼓響欲遏雲價值可數十金貢物鰲頂火雞犀象珍珠諸名香藥及西洋錢鵲頂鳥腦骨厚寸餘刻黃肉赤火雞軟紅冠銳嘴食炭大於鴉產倒掛鳥形如雀羽五色每焚異香取貯翼間夕則張尾翼倒掛以散焉亦饒吉貝忱椰木青藍綠鳩白鹿白猿猴所屬蘇吉丹丁漢宜打板打網底勿諸國其旁國標里日羅夏治各偏里

蘇吉丹

蘇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開連支國直泉州丙巳亥東至海水勢漸低友人國在焉遠東則尾間所泄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蔽以傘從者五百餘各持鎗劍頭戴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裸體以布裹腰波羅蜜果甘美廣長臉丈或曰思吉港聚落頗衆而吉力石其主也國在山中賈船僅經其水滴華人泊饒洞貿易曉洞曠衍以石爲

城商出入乘車御馬亦御黃犢齒薄皆備風俗大類下港競洞之後爲金後山競有修竹茉莉土人以一紙蔽下體種荳供食或射鹿佐酒

丁機宜

丁機宜幅員最狹首衆僅千餘其國以木爲城王居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百姓好歌舞近瓜哇而酒禁甚嚴上族輒不御酒客至以扶留藤積椰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斃賣偶共笑之地接柔佛爲所浸姑通烟好與華人舟中互市產犀象黃蠟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吉里地

吉里地其國在重迦羅東與瓜哇接今訛爲暹閩重迦羅山最稱奇秀沿山皆旗檀至伐爲薪氣蒸人候苦熱午必挽首向水坐差可辟瘴然易染疾成田肥宜穀無它產男女斷髮寄短衫夜臥不覆體商船所聚去城稍遠每舶至王必出臨之侍衛頗盛日輸稅亦不苛索也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如干石則總于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齒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通海入淳產薄尚佛少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產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奉佛寡盜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

合猶里

合猶里國即猶里務地小土積多山山外大海鯨魚處人亦知耕種永樂三年同瓜哇國朝貢產胡椒蘇烏木地曠呂宋漸成沃土俗亦近馴舶人語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曰若受富須往猶里務蓋亦小邦之善區也有網巾礁老者爲舟爲盜海上往來其駛其國重遺寇掠遂轉貧困賈舶多指別島

三佛齊

三佛齊國在東南海中即舊港又名泮淋木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刺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自瓜哇南向順風八晝夜至云與占城隣居真臘閩澳間泥海二十日至廣州俗饒而飲水多地少部領得陸居餘架筏水中爲梁柱蓋屋水長則筏浮便遷徙上沃倍它理語稱一年

種穀三年生金言富米穀多寶金也番船輻輳率
漳泉東粵人以錢布市用梵書貯王指環爲印亦
有中國文字累疊爲城周數十里覆屋以柳葉不
輪租賦有征伐則調發習水戰敢死溺上茲畏之
其國人多蒲姓唐天佑元年來貢授其使蒲河栗
立寧遠將軍宋建隆後數朝貢大中祥符元年許
貢使赴泰山陪位于朝觀頌天廟中奉金字表貢
真珠象牙夾夾經崑崙奴元豐五年貢使人見以
金蓮花貯真珠龍腦橄欖紹興中張運爲度支郎
中嘗請將戶部所儲三佛齊國貢乳香九萬餘斤
奉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直可百二十餘萬緡分鬻江浙荆湖滑司克餉洪
武初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其王但麻沙那阿稱臣

四年奉金字表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六年來貢正旦八年遣使往招諭拂

菰國九年但麻沙那阿卒王者麻那者亞里請封

十年詔

賜三佛齊國王印脫紐鍍金其國初謀瓜哇後爲所

并國廢於舊港置小商市易南海商道明崇居

積歲遂糾衆爲之長永樂二年命行人譚勝招還

而陳祖義以廣東人亡命爲將領橫行於五年

中使鄭和充船下西洋祖義鄉人施進卿想和擒
殺之承制官進卿留長舊港是年遣塔丘彥誠入
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以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
年千濟孫襲修貢同諸番產神鹿猶脂石腦腦脂
蕙薇水龍腦諸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腦腦脂魚
類豕首兩足其腦紅紫色上有紫斑豕腦犬旁驚
跳若狂貢物有火鷄五色鸚鵡黑熊白熊龜筒
布兜羅綿被道廣東或云三佛齊王號磨罕今王
所部稱磨罕國而故都爲瓜哇所破更名舊港以
別於新杜磨罕市價償金以椒喜買夷婦他國多
奉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戴女子易椒以歸

百花

百花國居海中係山爲國天氣恒煥如春無霜雪

多嘉樹奇卉四時蔥蒨故名俗富饒尚釋教或云

即宋史注華國本役屬三佛齊洪武十一年其王

刺丁刺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有白鹿

紅猴龜筒玳川孔雀倒掛鳥今附舶香山濠鏡海

貿易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

齊五色布纏首腹片多裸或者系小袖蒙頭而人下體以縵圍之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好市華人磁甕盡龍其外人必貯甕以堊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與衣持劍或捧檳榔盤成儀其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詒曰我長中華用華水沐耳夷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新以資嘲笑間携香蕉茉莉相贈土產鶴頂拜藤最多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遮掩面欲避然地饒沙金夷人携貨往市擊小銅

皇朝律法錄

卷八十二

海蠻

主

洋泥

浮泥本閩漳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何打始因商人潘盧欽附使表貢龍腦象牙玳瑁設元豐五年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乞從泉州東海船歸本朝洪武三年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持詔往諭其王馬合讓沙頗偈倣秩正言折之

乃疎聽以蘇祿來使爲解秩反殺曉譬遣使隨等至以金表銀箋貢方物八年

詔浮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永樂三年命封麻那惹加那乃爲浮泥國王

賜印符詔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遣中使往勞所過郡竝設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宮 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命供張會同館日給性半上尊

賜金玉帶繡龍襲衣鞍馬是年王卒于館輟朝三日

皇朝律法錄

卷八十二

海蠻

主

祭聘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以西南夷隸籍中國者守之謚恭順所司以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遣使送歸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

上勅爪哇罷征兼封其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製文刻石從所請也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命廣東布政司宴勞嘉靖九年給事中王希文言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浮泥五國貢獻竝道東莞祖訓比對符驗件送舟有定額來有常期旋以來幣行商多絕其貢正德間佛郎機混入流毒屏絕曾

未驗數基遂議開復損威已甚疏下都察院覆請
今後諸國進貢依期比對驗放者貨如舊焉厝中
國王辛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且盡乃立女主爲
王今稱大泥隸暹羅嘗與回同錫蘭山國各附船
香山濠鏡灣貿易貢物有寶珠梅花龍腦生玳瑁
黑小廝倒掛鳥產鴉頂吉貝西國米蔴藤其國以
版爲城王所居覆以貝多葉坐繩牀出則擁大布
草衆昇之名阮囊地熱多風雨有蔴稻無麥蠶絲
飲椰子酒鳴鼓擊鉦爲樂祀敬華人醉者輒扶以
歸婦聘先以酒次檳榔又次指環或金錢成禮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南蠻

南蠻

十二月七日爲歲節習戰圖鎗銅甲若火筒護腹
背國有藥樹煎其根爲膏服之及塗體兵刃傷不
死葬用棺以竹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
七年不復祀矣市率用金錢以竹編貝葉貯食

南亞里

南亞里小國隸淳泥自蘇門答刺丹行三晝夜至
龍涎嶼獨峙南亞里洋中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
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人俗朴少穀
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類樓甚嚴潔西北海洋中
有帽山平頂上人稱爲那沒黎番船皆以此山爲

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大者高二三尺枝葉婆可
愛依山居人數十家皆稱阿孤檳華言王也永樂
中入貢產降真香黑珊瑚又南泥利國其王馬哈
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卽南亞里

蘇羅

蘇羅國在東南海中近淳泥瑣里其國分東西兩
凡三王各不相屬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永樂
十五年東王巴都葛以答刺西王麻哈刺吒葛刺
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刺卜並率其屬三百餘人奉
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蟒玉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南蠻

帝鈔幣各給印誥即所部封爲王東王歸文德州
卒命葬以王禮諡曰恭定賜祭

御製碑文樹墓道留其妃妾廉從十人守墓令畢三

年還國

初封其長子都麻舍爲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道
經廣東俗鮮粒食食魚蝦螺蛤臘蔗酒短髮纏皂
緩織竹布養海爲茹貢物有竹布梅花糯米臘草
美今貢船所至城頗擁天險疑峒王所都聚落不
滿千家頃歲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其國有
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夷人時從殿室採珠滿

袖賈綳至彼值歲多珠得一二携歸獲刊數十倍
否則所償頓減每逐棹夷處我他適輒留數人然
質鄰近地名高藥饒有玳瑁

彭亨

彭亨國一名彭坑直連羅西在東南海島中石崖
崎嶇傷多平原望之坦遠如寨土沃候溫宜稼種
饒蔬果而稀鳥獸誅茅覆屋木城廣可數里粒食
誦梵經黃海爲鹽礪柳爲酒上下親狎恥爲盜惟
鬻繫單裙富家女子飾金圈四五于頂髮俗尚怪
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以祈禳益漸于夷風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清

卷八十二

彭亨

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答饒遣使奉金葉表
貢番奴及方物

賜綵幣永樂十二年復朝貢貢物有金水罐地產片
腦諸香花錫今附船香山臺鏡灣貿易或曰其國
鄰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鬪其子娶彭亨王女
將婚副王送予之彭亨王張宴戚屬畢會宴羅王
子者彭亨王妹塔也贊與彭亨時與席起爲壽手
指一巨珠光耀異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
副王恚歸而治兵攻彭亨王與婁羅王子奔金山
會泮泥王以妹爲王妃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官

八

室去彭亨王命長子攝國隨妃往泮泥久之歸而
次子曉斌父兄自立有婁羅屬夷曰毛思賊每掠
人口海上賣彭亨克崑崙奴云柔佛一名易丁礁
林王服帶雙刀諸酋望見王棄刀于地和南序立
字用焚葦以刀刺之歲首以四月地不產穀惟跳
喜兵彭亨丁機宜之間幾無寧日

婁羅

婁羅國一名文萊負山面海爲東洋盡處西洋所
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惡殺民食猪肉論或有東
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殼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清

卷八十二

毛

焦布香蠟黑小厮相傳其國王爲閩人隨中使鄒
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有中國碑夷人婚娶請王
金印印背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然不載會
典或其王假以彈壓夷落非頒自上方也王祝髮
累金繡巾腰背雙劍步行其親屬稱邦奇闢嚴車
亞於王前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築岸開潮折石城
於長腰輿今止存木城先是佛郎機來侵國人走
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歟因奔呂宋產
車渠片腦荳蔻或曰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
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

聞使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有異術人相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羅門即天竺也

滿刺加

滿刺加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峴岬收龍牙門港二日程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肉羈屬暹羅歲輸金四兩兩向未稱國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進蘇刺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為屬郡七年中使鄭和齋

詔勅銀印封為滿刺加國王請定疆域并封其國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清樓

夫 編纂

山俾暹羅無侵擾

詔封為鎮國之山賜

御製碑文勒石

上以尚書憲義善書手授金龍文箋命書詔偶遣一

字義奏教畏之極輒復有此

上曰此紙難得姑註其有義曰示信遠人何借是

上深然之復授箋更書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

四十餘人來貢廣州驛聞命中使海壽禮部郎中

苗棠往勞

上御奉天門宴王

賜玉帶龍天金銀器皿供帳妃及子姓僕從各齊文

綺有差遣使送歸國復都錢十年脩貢十二年王

母來朝厚賜之宣德九年嗣王西哩麻哈刺者復

來朝貢優禮異它夷命工部治舟遣歸正統十年

後貢使數至道經廣東順三年王無咎佛那沙

卒嗣子請封遣使冊為王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

等封占城王黎羅茶悅聞為安南所虜抵靈山不

收入遂以所齎挾殺風汛至滿刺加國互市誘其

王入貢十四年復因其嗣王馬哈木沙請封命給

事中林第行人黃乾亨往冊還抵洋嶼還風潮海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清樓

夫 編纂

成各磨一子入監讀書爾後遂罷封使正德中破

佛郎機僥倖殺其王蘇端媽未見逐還休陵陞兵去

復國嘉靖初遣使貢方物給賞如例八年廣東以

擒勦佛郎機并絕安南滿刺加諸番船兵部議廣

東原設市舶司應聽如舊許之二十七年巡視浙

福都御史朱統報海夷佛郎機行劫漳州界大破

之走馬溪亭以御史疏糾盜殺命兵科部給事中

杜汝楨往勘奏前賊係滿刺加國番人私招沿海

無賴往來販鬻拒殺與執奏異說竟得罪死考其

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常纏首衣青花袍蹠皮屐

乘轎男女推髻短衫圓白布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候朝熱暮寒無他產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民以淘錫網魚爲業又織芭蕉簾屋如樓閣用木高低層布聯樹跼坐王居餘以錫箔婚喪大類爪哇物價視華五倍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驅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嚙卽或旁海人畏之貢物有金母鵝頂白鹿黑復鎖服花綬黑小麝香塩錫今其國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或云卽古哥羅富沙往滿刺加入龍牙門蓋山門相對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二

手

佛郎機

若龍中通船南有凉傘礁俗以撈掠爲豪遇番船多擁小舟迎劫非順風罕有脫者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刺加向不通中國正德十三年其酋弒立遣使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王會驛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東筴刳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勦乃通會滿刺加邀佛郎機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驚相繼疏請驅絕後諸番夷舶并之不粵藩市漳州久之兵部議滿

佛郎機

刺加諸國通市不宜概絕請禁漳而收之于粵稅可嘉靖二年佛郎機人別都盧等擁衆千餘破巴西國遂寇廣東新會縣守臣勒擒之生得別都盧等四十餘人詔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汚嶼海道副使何喬璧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亞啞喇歸氏者浮海求貢初稱滿刺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兩廣鎮巡以聞禮部議南番無所謂蒲麗都家或佛郎機所託也行鎮巡詳覈爲謝絕相傳其國頗富饒多畜犀角象牙珠貝胡束身長七尺高鼻白髭鬚嘴猶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二

手

冠首雍鬚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着衫袴垂至腰皮屨衣服用鎖襖西洋布瑣哈刺氈華習俗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爲齋至禮拜日錫羊牛羊不忌手持紅杖而行飲食不用匙筯富者食麪貧與奴僕食米婚娶論財責女奩貲數倍無媒約詣佛前相配以僧爲證謂之交印國有大故亦多與僧謀人死貯布囊以葬所富半入僧室市僧互易稱指節示數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爲約無敢負相會則交捫心誤捫首勃然忿怒或笞辱及子孫父祖家長輒以死闘性

克狡嗜利善大鏡中人立死嘉靖初廣東巡簡何
儒嘗招降佛郎機人得其蜈蚣船并鏡法以功陞
上元簿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
石長十丈闊三尺有架櫓四十餘置鏡三十四約
每舟操駕三百人櫓多人衆雖無風可疾走鏡繫
彈落如雨所回無敵其鏡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
名曰佛郎機然唯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

呂宋

呂宋國在東洋中國甚小以產黃金故富厚人勤
朴不喜爭訟交易不立契繫身衣衫襪足穿皮屨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奎

出入佩刀自斷亦時禮佛誦經洪武五年同項里

諸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賜文綺命廣東布政司宴饒萬曆四年助討連賊有

功來貢道福建其地去漳近故多賈泊今附香山

漳鏡海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關入呂宋以爲常

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于系蠟國與呂宋互市

因上黃金爲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佛

郎機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

竟于地月徵稅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久之圖

呂宋殺其王而地併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遣酋來

鎮數歲一易華人販呂宋統繫留居澗內名壓各

寢至數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雷氏散眾系

勝征美洛居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

僱臥船上令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棄殺之潘和

五等不勝荼苦謀夜半入臥內刺黃持其頭大呼

夷驚起辟易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

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爲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

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酋于郎雷猶客從朝霧

往代遣僧來聞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

遣僧置惟太等于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覺益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奎

結而中朝采金之使四出妄言男子張嶷且詭稱

呂宋機易山多生金豆也三十年詔閩遣海澄丞

王時和往勘酋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蓬

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盛陳兵

衛選丞入爲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

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數日疑疑無以應夷大笑欲

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疑疑坐誅傳首海外

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決計滅諸流寓矣明年遠

謬言將征他島比華人寸鐵厚壽之華人利其直

無持寸鐵者乃刺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菜園八

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羣聚大崙山饒其夷復擊殺萬餘橫屍枕藉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項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船復稍稍去三十三年。

詔達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哩哩在海畔稍紆入山曰沙瑤其俗椎髻跣足耳穿大孔垂金鏈衣錦綺多剪服之祀奉佛所至拜寺以兩手和南尤殿男女之禁有與妻嘲笑即從以刃盜無大小論姦其人願抵家別者聽及期妻子送詣酋登高棚自剖腹姦孕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雷呂宋

以水灌之所生子置水中築版爲城覆茅爲屋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頭火光不顯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潮露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朝務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和蘭

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船橫行爪哇大泥間及聞佛郎機據呂宋得五市香山灣心慕之萬曆二十九年忽持帆濠鏡自稱和蘭

（海防司）
不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臺

夷賄許以三萬金爲義與尋盟會當事所遣往諭材官沈有容雅饒才畧從容諭夷多中窺其酋麻常郎頗心動衆露刃相挾沈厲聲折之爲語塞因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遺瑞求市已而當事嚴禁兵民接濟疏請聲勸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錦秀等論如法旋奉

旨傳諭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爲細人所誤維時閩海幸復寧謐而本夷從此習華境曲折心不能無他覲兼之海上利夷金錢勾引實繁有徒四十五年吏從呂宋港口迎擊華商爾後遂大入澎湖據爲

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爲紅毛裔又稱爲紅夷云舟長可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層有鑿小窓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震數十里并敵迫亦不輕施也舵後銅鑿大徑數尺往來海道不逃稱照海鏡奉事天主甚謹每役使島鬼行巨濤中如平地或云紅夷富金錢遇華人貨當以輒厚償不甚較直海上貨爲紅夷售則價驟涌其來領國母錢巨萬求開市不習戰已出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持獨銅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銳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爲常技矣

美洛居

美洛居國於東海中稍稱蕃富酋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祝髮女椎結腦後多市中國酒器豪飲席間設二大盆盛酒人手一罍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視遜不敢登場也初佛郎機來攻順歲轄丁香請降遂赦使自爲守紅夷既聘張海外忽以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改事吾殊勝白頸以佛郎機人頭皆白故云酋袖手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前卷

美

紅夷唯謹佛郎機聞而急治兵討違命者會紅夷去國內空因誅紅夷所立酋更立素所親信已而紅夷繼至復逐之去歲相攻殺遞爲雄長華人流寓者難有口因爲游說中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遂各罷兵然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所產多丁香夷人用以辟邪東洋及此地多有之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一云即須文達那國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龍涎嶼西去一晝夜程乃西洋要會或曰漢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前卷

美

支唐波斯大食卽其地也自滿刺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餘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清惡善溺舟洪武中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其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

詔給印誥封爲蘇門答刺國王五年使來貢頃之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歿子弱其妻號于國曰能復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率衆殺花面王王妻遂從焉亡何故王假子攻殺漁翁王子蘇幹刺奔峭山永樂十一年中使鄭和擒假王送京伏法

諸番震服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成化二十二年番商馬力麻許稱蘇門答刺使臣私販易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是後間一朝貢貢物有犀牛龍涎水晶石膏回青或曰今其王再易姓犬治宮室凡六門門不得闢出入王出乘象肉薄傳呼甚盛法嚴於他國俗頗淳椎髻裸體腰圍色布刺獨木爲舟瀾海上土產類滿刺加田瘠穀少熟胡椒蔓生番舶往來貨充初市用金錫錢酋長好殺輒取人血俗讓交樟子爲酒其國一名啞齊有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

皇朝世澤錄

卷八十二 南蠻

宋

三國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可千餘家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花面風俗大類蘇門答刺山產硫黃

阿魯

阿魯國在西南海中一名啞魯自滿刺加順風三晝夜至風俗氣候大同蘇門答刺土瘠產薄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子裸體圍裙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或山行採米腦香物售商船防身以藥鐵等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詣國朝貢令中使往賜王文綺貢物象牙熟贖或曰淡洋

可國名
此水陸

與阿魯山接山圍繞有港通大溪千里奔流出海味甘淡舟人往來汲之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而香東西二歲仰食焉

賓童記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按宋史爲賓同隴國至道三年嘗偕大食國使來朝其國北接蘇門答刺有雙澗水清徹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蓮居址尚存風土大類占城編茅覆屋酋首出入乘象馬親喪持孝服擇僻地以葬產伽南香象牙

錫蘭山

皇朝世澤錄

卷八十二 南蠻

宋

錫蘭山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至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高山爲錫蘭因名或曰即古狼牙須國梁天監中嘗奉表修貢表稱大古天子足下其國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在南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嶺山東南乘風三日至赤邪塢人穴居裸形網魚蝦種芭蕉椰子爲食又西循海行十日至佛堂山泊舟有大磐石印足跡三尺許水不涸相傳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躡跡尚有山麓有臥佛寺稱爲釋迦涅槃真身佛樹華飾有舍利子又西北陸行五十

里抵王居。王尚釋重象及牛。蝦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有殺牛者。罪滅地。廣人積宜稻粟百物。富饒。亞瓜哇。山產水晶青紅寶石。黃牙鶉石。每大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海旁有珠簾沙。光澤動射。日間。歲淘珠諸番。買爭來市。用金銀國人去。鬻留髮。纏首穿長衫。圍單布。梁書稱狼牙王先奔天竺。俗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縷。王及貴臣如雲霞布。覆腰。金繩爲絡。帶金環。貢耳女子。被布。環塔繞身。王出乘象。蓋近天竺。教云。永樂九年。中使鄭和賁。詔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王亞烈古奈兒。貢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南蠻

覽邦

覽邦國地多沙磧。麻麥外無他穀。山坦遙無峯巒。水亦淺濁。俗好佛。喜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刺札的刺札遣使奉表。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境貢方物。有胡椒蘇木檀降香孔雀。或曰其國好食人。故覽邦港口。船無雜

統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用丁午針六更望錫蘭山不遠。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禁禁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濤。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至通古里國界。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至。請封其國大山。

詔賜王印。詰并封山曰鎮國。

上親製碑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

爲下國洪麗。時其雨陽。肅其煩穢。作彼豐穰。桂彼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一

南蠻

氛妖。底于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壑。今海之深矣。勒之銘詩。相爲終始。會中使鄭和使至。其國王首經黃白布。下紫綵。脫束綵。壓腰瑣里人也。國人推髻短衫。圖以單布。族有五種。南昆冠貴。視髮線懸腰。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有財曰哲地。次牙僧曰革全。其甚卑賤曰木瓜。木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天不蔽膝。或裸體遮以紬。遇南昆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王尚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禮之。兼敬象牛。有曰濁肌者。胎髮纏繞垂後。塗體以

牛糞灰行吹大螺。宴隨之乞錢。蓋便。連云。氣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產胡椒。貯以倉。轉售商販。市用小金錢。名吧喃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小葛蘭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壤。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至。候熱土瘠。仰俯。葛刺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同回喃。毘人尚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儺。伽重八分。小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附蘇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前

望

小葛蘭

答刺等國朝貢。貢物珍珠青白綿布胡椒。尋中使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又有大葛蘭。區與都欄。樵相近。土黑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島麥之米爲食。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國瀕海。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至。地曠田瘠。或數年無雨。穿井極深。絞車以羊皮袋水。俗畧習射。富者附船遠買。貧民網海魚爲食。男子拳髮四垂。腰圍帛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耳掛絡索。項帶銀圈。纓絡隨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

蔽面足履皮鞋。永樂中嘗朝貢。產乳香龍涎金錢豹。

卜刺哇

卜刺哇國與木骨都束國接。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至。居傍海。墨石爲城。業漁。無田耕。藝。稀艸。木瓜。蕉。廣斤。由有。鹽池。但投樹枝。良久。粉起。凝白。塩其上。舉髮穿短衫。圍棉布。婦女耳帶金錢。項掛瓔珞。產馬。吟獸狀如麝。花福祿狀如花。蘆。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古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南

望

古里

古里。轄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亦海中一大國也。去中國十萬里。土瘠。然宜麥穀。俗麗厚。以石灰畫地爲禁。傍海爲市。通諸番貨。用金銀錢。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胡椒多貯倉廩。以待商販。男子長衫手纏白布。婦女短衫圍色布。兩耳懸金。綳絡索。項掛纓絡。臂腕足腰。用金銀鐲。以葫蘆爲樂。奏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肖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

遣使朝貢

勅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並朝貢貢物有琉璃瓶梳珊瑚珠拂郎雙刃刀番花人馬象骨手巾常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鵲石於上那有坎表巴國出播黎布五色帳皆闊四五尺繫於古里又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俗質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紬布繫身土瘠少穀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即寒產甚薄

忽魯謨斯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二

海國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前古里國十晝夜至土沃民饒廣麥少穀壘石爲城屋山五色皆植鑿爲繫磔囚食焉男子偉貌拳髮穿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漆頂出則布幔兜頭用青紅紗布蔽面兩耳輪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點眼眶唇臉花紋爲美飾市用金銀錢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絨毯或曰產大馬西洋布駝雞福祿靈羊喜作伊事歌舞俗頗淳直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

指毛如駝行亦如之其國又云忽魯母恩或曰忽魯母恩國小土瘠產薄在東南海中皆莫攷

祖法兒

祖法兒國又名左法兒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東南皆海西北重山壘石爲城屋高三四層亦石砌狀如塔田廣而饒土黃赤不生草木民漁海爲生氣候常如秋俗頗淳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襖或金鑲袍靴屨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簫簫女人出以布蒙頭面市用金銅錢文如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復至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二

海國

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即樹脂以易中國磁器紵絲駝單峯雙峯皆可棄或曰其國無城邦產金錢豹

阿丹

阿丹國近古里瀕海可舟行或曰自古里國順風二十晝夜至土沃豐粟麥壘石爲城有馬步勝兵數千倍拳髮穿長衫婦女出不露形用青紗蔽面布帽兜頭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璽珞產千里索駝黑色花鬃羚羊自胸至尾垂九塊各九尾羊永樂九年遣中使鄭和往

賜命互市。古南荒有丹丹國。疑印此。或曰其國善推
算。歲無閏月。市易有赤金紅銅諸錢。嘉靖時。遼方
丘及朝日壇玉。賈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審諸夷不
得。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土魯番西南
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時自鳴。請係
宣德下番。創資重賄。往購。
上竟從部議。已之。又阿哇國。永樂中。王昌吉利嘗
遣使朝貢。

古麻剌

古麻剌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刺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補注
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
令仍舊號。次福州卒。

賜諡康靖。勅莖閩縣有司歲時祭焉。或曰麻剌國有
州百餘。佛宇至四千區。向未通中華。其南有層坡
國。在大海中。西接大山。其人大食種。蠟青布。麻皮
鞋。地多巖谷。少寒。產象牙生金。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國。瀕海近瑣里。距爲差大。洪武三年。其
王別里提奉金葉表。貢方物。貢于甚厚。永樂元年
復遣使朝貢。

上諭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其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
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西洋瑣里貢物獨著
其貢有黃黑虎兜羅錦被。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遣使奉
金葉表。貢方物。并圖上其土地山川。

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貢物有紅撒
哈刺諸異布。

淡巴

淡巴國在西南海中。或曰卽古復牙脩國。非也。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補注

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奉表朝貢。

賜金幣。其國土廣景秀。泉甘水清。饒艸木。草畜石城
瓦屋。市肆基置。與馬威儀。甚都。國人勤治生。稀寇
盜。耕種各有常業。居然樂土。貢物苾布兜羅綿被
沉速諸香胡椒。

甘巴里

甘巴里又名甘把里國。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
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刺查遣使
朝貢。或曰甘巴里小國。介西南海中。不通鄰境。交
易產薄。用窘。然奉佛。亦不求積聚。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尚佛。主家事以婦人。市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稌無稻穀。宣德六年朝貢。

勿斯里

勿斯里國所轄州一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國用一日。王自督經首看彩出入乘馬儀從甚都。導馬三百匹。金鞍寶轡虎十頭。席以錢索臂鷹板。劍以從。多至千百人。有大塔高二百丈。國被兵則舉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滿錄 果 宣德 宣德 宣德

木蘭皮

木蘭皮國在西海中。自大食國舟行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杆。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圓六尺。香櫛桃榴並巨。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數苦隣境侵逼。已乃治兵與戰。獲勝稍得自立。

咕哈

咕哈小國居海島中。白布纏首。身穿小袖長衫。食以手。忌豕肉。見華人食輒厭其穢。與順哈並不通朝貢。附舶香山。漆鏡海貿易。產胡椒蘇木。荳蔻。牙。

順哈

順哈亦海島小國也。人醜而黑。衣布帛。飲食生熟相半。婚姻不論貴賤。意合則從。產胡椒象牙丁香。舉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滿錄 果 宣德 順哈 荳蔻

北狄

論曰三衛地界宜遠爲薊門之肩背自大寧失而宜遠隔絕昔人有血脈連滯肩背拘攣之恨豈不信哉世多以

文皇帝昇虜爲口實爰攷永樂宣德有勦擒之

詔有宣捷之勅除惡務本以嘗不屢門庭之誠乎且文皇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與和大寧邊境可幸無事當日無棄大寧意甚明大寧棄斯開平難守開平棄斯古北可虞胡馬雲擾誰階之屬初以三衛偵虜亦畧倣漢倚烏桓伺匈奴或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平

兀良哈

善處之可因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在計非全拙乃市貨無藝至爲東西虜操臂掛藉譬養鷹而縛繼去手又如之何余攷兀良哈事至霧靈山不果城更以謀譖未嘗不欺邊臣之難爲任也

兀良哈

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而東胡支姓別係鮮卑亦因

以爲號曹操北征烏桓歸虜虜越白檀涉鮮卑庭

俘降者十餘萬後東部鮮卑宇文別族破於慕容

是窟匿松漠間元魏時復居鮮卑故地號庫莫奚

歲致名馬文皮俗同突厥好寇劫至隋去庫莫曰

奚唐貞觀中奚長可虔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尋叛

服不常安祿山節度范陽盛飾俘詭邊功咸通後

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以數千帳保鴛

州北山自別爲西奚而東奚駐在亡州及石晉割

幽州雁門以北入契丹東西奚遂併隸焉遼城故

奚王牙帳地實以漢戶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平

兀良哈

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太寧路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謀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

營興等衛所二十餘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

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

哈出

上諭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遼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

四城每出師留重兵居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年

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朵顏

諸酋願內附二十二年
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衛居之自錦義度遼河

至白雲山曰太寧衛以阿札失里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宜府曰朵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並給印俾鈴東部落爲東北外藩堵難兵起從劉家口襲大寧盡拔諸軍召兀良哈諸酋長以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

詔三衛奉職偵虜如

高皇帝時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餘以次授秩

賜勅陞襲令歲再貢駝馬繡喜峰口驗勅入衛無違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附錄

聖

元集

百人會徒寧王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務保定大寧地處三衛因頗竊據出沒塞下永樂三年福餘衛請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九年以三衛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利兒等給云市馬行窺伺命指揮木答哈等論還所掠仍納馬三千匹贖罪比馬至償以布又許以馬易糧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後以邊困議裁馬直得布絹半給而三衛名牒就中國且陰導虜二十年

北征阿魯台旋師夜召諸將諡曰虜敢爲悖逆以兀良哈羽翼也嘗分兵

萌之遂簡步騎五萬分五道往而身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虜數萬驅牛馬西奔陷澤中虜騎兵前擊斬殺數百虜自相蹂藉或無算

上垂高瞻虜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陣夾攻令夾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頃虜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累盡追奔三十餘里虜其巢還以勦兀良哈捷頻

詔天下自是三衛稍削自洪宣德元年朵顏衛指揮

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擒

擊之勦榮整兵慎防無與深較三年秋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附錄

聖

元集

上親歷諸關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竄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成擒

必矣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八二騎持十日糧

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

二十里虜望見以爲乘隙卒悉衆前

上麾鐵騎分兩翼進親射其前鋒殲三人飛矢雨集

神機鏡疊發虜潰走睹黃龍旗大驚羅拜請降並

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窮搜虜穴忠勇王金忠以

故韃靼名王子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密言

上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來歸

上飲以金盞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
用金日磾廝不足法耶初

高皇帝克元上都設開平衛戍守東接大寧古北口

西接獨石各置驛四自大寧既棄開平勢孤五年

城獨石并徙開平衛兀朮地三百里自是盡失龍

岡漢河之險遼陞斗絕益騷然矣六年

詔蜀三衛罪予自新以泰寧衛印奪于虜明年更給

是歲阿魯台敗兀朮哈遂住牧遼東塞九年瓦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北狄

脫懽攻殺阿魯台併諸部勢復張因逼兀朮哈正

統元年福餘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脫懽遣使貢

通兀朮哈及女直潛伺屢論不悛三年春其酋阿

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茂州獨石守將楊洪遣擊西

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朮哈使

臣穆之市因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獻明年夏

三衛酋及都等懇賞薄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因駐蹕勅諭之其秋楊洪復破其騎五

百于白塔兒

聖書褒賞五年貢使易農具歸見阻關吏爲言

上聽給子明年福餘部脫火赤完哈等祥於獵掠邊

被獲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李白並磔

之是時以都御史王翱督遼東軍務自山海抵開

原斥候相望謹備虜及三衛八年兀朮哈諸部侵

東北關索鹽米始於喜峰客雲設都督及都指揮

鎮守驗貢然多不過百餘騎九年以三衛聚犯

詔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左都

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

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徑大小興州道神

樹破福餘於全寧復殺泰寧朵顏於虎頭出關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北狄

萬計而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

功加秩三衛從是寢衰然怨我遂刺骨因糾脫懽

子也先入寇爲之鄉導矣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翱

同總兵曹義巡塞外抵廣寧兀朮哈伏林中義擊

敗之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也先入寇朵

顏獨拒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犬掠二衛人畜去

其秋旋與虜合土木壯狩命都御史鄒東學經畧

京東并設募將總兵罷朵顏三衛互市景泰二年

復議予貢當關驗放伴入然三衛常竄名壯虜使

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締遠北扶爲重

稍用侵軼盡沒遼河東西三分河北故地蒞遼多事自此始也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爲虜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諸事

詔是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五年恭寧衛都督僉事華千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盾尚書謙持不可

帝重絕三衛懼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災畧多生疫其甲盾須寇至乃給六年及朵顏諸酋朝乞耕地及犁鏵種糧

詔予糧三十石亡何入邊恭政葉盛督師卻之天順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混牧

三年虜酋李來謀掠三衛諭華千帖木兒申敵進左都督明年以其子脫脫李羅襲父都督僉事時三衛多與李來通貢使浮額自景泰末業從獨石萬全右衛關入至是隨李來使者走雲中成化元年李來爲請賞

勅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襲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朵顏都督朵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

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是歲寇邊遷都督李鐸往諭至恭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貨之恭寧謝首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旌

上諭縣丞勿與他聽與民交易朵顏三衛各酋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二年巡比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

詔待以三衛禮勅其酋阿失帖木兒無糾朵顏朵更貢道三年海西女直偵報北虜毛里孩通朵顏三衛聲搶遼東勅遣肅宜大守臣嚴備四年及毛里孩侵天城遣都督李譯語之五年諭三衛常貢外無遼海東青兎鶻十二年勾虜亂加恩蘭謀寇十四年三衛酋乘巨嘴汪直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

女直異同請開市二十年三衛酋復請改貢道從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混牧

開原兵部援例議格先是自天順後虜酋潛結三衛蹂躪中朝因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爲寇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往歲三衛盜虜馬經大同宜府報虜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於圍營選馬步三十起永平再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緝三年秋喜峰口出哨軍士撲殺夷人十年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遼陽十一年

冬朵顏入寇兵部尚書馬文升議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其貢夷令通事傳語利害歸於酋長約束仍請

勅三道切責三衛酋長並從之十七年桑顏勾小

子入寇

上御燧閣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過廢大學士李東陽言虜與桑顏通潮河川古北口距

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

上深然之時桑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

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

敢深入兼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正德四年

泰寧衛酋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近塞避北

韃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囑其後花當部屢挾增

貢

奏

乃具奏

貢

詔暫增一年不爲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

子部虜十年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

泰將陳乾等命都督桂勇征之把兒孫遣扯禿等

來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

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輒設言呼

扯禿等去我亦幸無事竟予把兒孫貢班師亡何

復入寇泰將魏祥全軍殺終正德世不能聲討嘉

靖初都督馬永帥前威信三衛頗親且畏不敢

深犯始後當長子韋列李羅早殺其次把兒孫號

狡謀奪嫡以種人不附不得嗣花當爲都督室是

把兒孫歿韋列子韋蘭台貢馬請擊兵部令

轉譯部落方許貢韋蘭台乃寇懷德等亦請率

殘破十一年巡撫都御史王大用徵募桑顏城

其霧靈山不果會酋阿堆哈利赤類入廷昌喜峰

太平諸塞恣殺掠韋蘭台又請陞秩兵部以御史

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溫代大用既去虜益盛邊

邊人皆廢耕牧而桑顏諸部日益橫十八年花當

他子打哈爾求職事聲阻貢齎鎮請徵建兵會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邊防

奏

乃具奏

上令姑申論之二十年韋蘭台挾仇奏求添貢衛三

百人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劉瑾震下聲結小

王子旦晚入寇皆俺答吉囊自雲中深入太原邊

臣恐謬曰頃山海關諸邊無敵亦桑顏諸酋功也

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明年復導虜犯青山口

內批以侍郎胡守中兼憲職勦撫守中儉險嗜利

多乾沒內帑金又擅出塞盡伐遠金以來松木百

萬自撤藩籬且偏索富人反舊弁金錢言官論歾

西市巡撫徐嵩以阿附守中削籍尋生莊謫戍明

年薊鎮出塞襲桑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

莊零夷居近獨石不通大虜橫盜馬役而善射虜追輒走險亦頗爲我扞邊是役藉怨轉與虜合而遠東塞亦以朵顏故連中慶二十六年元良哈益結海西建州夷出沒遠東西塞明年華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華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于父益誘俺答大入塞二十九年遂導虜逼都城方虜急數言遣陽軍速陽軍者虜所呼朵顏也自庚戌後始設勦遠總督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寧歲咸寧侯仇鸞既拜大將軍主開馬市誘俺答執送叛人蕭芹等受

欽謂知三衛虛弱朵顏酋影克實首禍欲發兵出擒以爲功兵部尚書趙錦及總督薊遼侍郎何棟持不可三十年冬棟計擒叛酋哈丹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降朵顏夷工爲虜謀至是就擒伏法傳首邊塞三十二年朵顏寇桃林關總督侍郎楊博復構得首惡通漢諸繫獄俟諸夷入貢械起喜峰口宣示國威諸夷並竦三十六年虜酋把都兒辛孫始收三衛導犯令口三十八年虜酋把都兒辛亥挾朵顏酋影克勒數萬騎薄塞盡殺偵諜度灤水縣潘家口入犬掠薊總督侍郎王忬遣總兵馬

此大平者
有有遠
其全七得
其案

芳等以輕兵八千出虜後羣制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出

詔逮繫總兵歐陽安等并忬論死移總督宣大尚書楊博代博以朵顏等夷逼虜不爲用乃申約舉賊自居庸抵山海千里聯絡虜聞震疊終歲不敢近塞明年影克復勾把都兒辛亥等犯一片石泰將佟登等禦卻之四十二年虜數萬騎破墻子嶺進掠通州

詔宣大總兵馬芳等馳援總督侍郎楊選逮繫棄市其冬三衛入貢禮部尚書李春芳請宣示諸夷明報以時有反覆卽閉關誅勦

朝廷乘遠意隆慶元年朵顏酋董忽力勾土蠻數萬騎大入界嶺口勢甚熾以援師四集走捧捶崖述路陞崖枕藉次董忽力亦革蘭台子也爲影克親弟是時影克出義院口爲我師火鎗擊死而子長昂與忽力頗頑明年

上念山陵急薊以譚綸爲總督拜戚繼光爲大將軍專訓練兵浚陞增陞令俺答諸虜各奉款廷隆慶三衛修職謹邊鄙稍息而長昂得襲職爲都督一

名專難爲西虜青把都壻萬曆元年董忽力索賞
喜峰口啓塞總兵戚繼光勒兵青山圍勦忽力以
身免明年縛首惡獻于款始改喜峰口守備爲叅
將彈壓之而長昂與叔長禿授寧前工三年春總
兵戚繼光追逐昂隆馬幾獲得躍上幾騎去生縛
長禿竊董家口昂納馬鑽刀刃已復合董忽力縱
掠四年榮顏它部酋妙靈乘夜入我鴉龍安泰將
花宗儒等成之六年昂勒賞阻諸夷進馬遣弟疎
金率精騎窺喜峰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九年
西虜騷古歹馳昂營謀大入遠十一年導虜以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七

萬騎長驅中後所直馳山海關是時三衛屬夷八
十餘種而昂與董忽力大騷只馬答哈沙蠻小阿
卜戶兵力壯盛流爲六寇然部落不踰萬十二年
長禿董忽力犯前屯錦義總兵李成梁追奔輿中
迤西多斬獲其秋長昂亦大入劉家口且糾西虜
哈不悞等數萬餘騎以打牲爲名圖盜邊會
上視山陵昂往來虹螺山射獵調部夷東西馳甚恣
也而忽力以犯邊罪賞頓窘十三年率枝屬三百
餘叩關鑽刀長昂以遠鎮聲搗穴一夜數徙帳亦
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十七年再入花場谷十

八年昂遣弟倬免撥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聞
給執通事張五烈等侮之其冬昂同弟疎金犯董
家口二十二年我哨騎生得伏謀耶打兒罕等七
人耶打兒罕係昂心脅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
上幸許昂自是亦稍戢二十四年福爺酋伯牙兒拱
賞羅文谷拒却之明年以千餘騎突青山口及連
犯扒頭崖三道嶺竝失利二十九年叩關款盟長
昂亦以是歲聽復馬市寧前頂之倬免撥計修石
門起掠車廩庄總兵尤繼先出塞擊虜紅艸溝擒
斬八十有奇昂與疎金代叩關三十四年撥計挾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二

七

八

賞輩于谷昂與疎金指減貢夷表裏亦勾西虜班
不來世等謀聚兵侵斷明年昂圍徹陞馬必子賴
童歹踵昂轍回疎金糾阿鎮等九夷挾賞掠崖子
關三十六年大入建昌河流口遠鎮總兵杜松襲
拱兔部夷來告捷諸夷益開因入大勝堡總督侍
郎王象乾諭諸夷各聽撫專勦賴疎金勢孤乃
賜西虜啞拜台吉請款四十年疎金等酋以千餘
騎縱掠曹庄明年滿旦雙只亦連犯掛甲嶺麻郎
谷四十三年入窺廠房烽延燒黃花邊外山場四
十六年奴兒哈赤肅撫順滿旦及男溫布台吉等

乘隙脫石塘而馬蘭亦報璚金聲紀松林界嶺鎮戒嚴明年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母子益恣以萬騎入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事聞而它首駱駝那莫賽召里賓等時此使調聲挾益隆萬來三衛稱梟桀者長董爲寬三長馬雄塞上垂四十年屏勾西虜爲重其後窺管內實衛系蹂躪而土蠻部落亦報箭入市如虎墩炒花宰煖革並詭三衛加額蓋願不可復詰至滿且以一夷婦鄰踰曹石間居然勁敵尤可歎也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率三四人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二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二

三衛

今遂用爲首稱曰朵顏三衛云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二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三目次

苗寇 流寇 山寇

開設貴州

誅滅岑猛

勦清平苗

平固原寇

麓川之役

平湖貴苗

開設鄯陽

平福建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目次

平河北寇

勦平蜀盜

平兩廣蠻

再平蠻寇

平處州寇

再平江西

平柳桂寇

目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三

史官 陳仁

苗寇 流寇 山寇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聖漢夷酋有大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

國朝洪武初元宜慰使雷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授雷翠宜慰使欽宜慰同知各領所部居

水西為貴州宜慰使同知四川其恩州宜慰使為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目次

田仁智恩南宜慰使為田茂安暨鎮建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雷翠死妻奢香代立宋

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

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夷代以流官乃以

事稟廷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為兵端諸羅夷果憤

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迎京師

上召問令入宮見

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

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為亂

貴州路
惟安氏子
宣其先世
帝有大功
地子孫登
而不問何
處其山不
一見其妙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書青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援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書青等婦諸羅夷大感服爲餘赤水身微道立龍旁九驛達蜀今安氏卽舊羣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皇明書法錄

卷八十三

二 國朝

貴州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僞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詎歸守爾土墳爾封疆慎勿構黨啓兵端再犯吾殫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

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以二克日擒殺茶苦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諱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令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

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請免情也

皇明書法錄

卷八十三

新院

三 國朝

貴州

唐狂藉甚會江西起節御史陳金徽猛討賊猛

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

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曾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徵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然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希有嘆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昇濶故迂道來見何嘆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謬竊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太僕寺卿

璋挽臣卧内脫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狂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謀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淫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難焉吾欲殺猛久矣無聞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盡自利干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丞遣人馳請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

及順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賜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臨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求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遂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七

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臨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索作持鴆酒一盃獻曰

天兵追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隨此老詭計也遂飲鴆死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聞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芳避禍匿民間鎮見岑氏竊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扶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三 前篇

本朝律法錄

實未死鎮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洵洵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鎮據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有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交誤竄之兩廣皆以檄誤不至鎮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鎮竟去

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誣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三 前篇

九 諸議參錄

匪悉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土巡簡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濫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守仁進移兵并徵盧蘇王受等攻斷燕八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頗效勞勦賊平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聰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爲提督奏

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與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丑奪邦相乃購得邦彦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復佑中邦相毒辛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諸葛之十三年六月盧蘇逃其黨

久矣

朝廷今復以盧蘇故典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

朝議下核實副使蕭傑叅議陳大珊皆勘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敘以聞令主功贖罪耳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差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殺人不抵死弑主不加刑我輩身命皆無僕隸之手矣遂莫不解體云

貴州地處險阻林菁家客易數匪爲寇諸苗生長山各性警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夏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鄧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主事

貴州地處險阻林菁家客易數匪爲寇諸苗生長山各性警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夏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鄧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主事

州西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余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孫王璽祝鎮葉壘楊淮許詒各統領副使李麟泰議蔡潮命事許效廉詹源各監軍余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遊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奎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大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遙遙上賊皆築砦欄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棚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急製鐵鎗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香彭明輔等揀精兵千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綠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棚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飲衆退復採木製揚橋戰棧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視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

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岷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眾持鏢弩下山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梯徑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千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眾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眾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奉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撈厓峒擒賊首阿傍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苗匪清平

等斬首及俘獲甚眾二十二日分兵搜捕山菁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害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眾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脇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擒龍頭寨賊侍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撈都黎

連日撈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首阿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草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賊阿乾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等物甚眾無過苗眾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苗匪清平

滿地之說
起于唐時
云然其
心必異
子野心之
策乃陳之
密通塞下
兵節以
六日其百
軍思圖

平固原寇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為民。號

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

獵。募從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

同族類。虜人寇多相誘為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

者。滿四以貴力雄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逃

役。通渭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

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畜。非虜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高宗 六 平固原寇

土達張把腰為之。泰亦列張把腰事于介。介下其

事。會事蘇熒逮問。會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因

獻諸土達賄利為饒。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

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

瑞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

介熒檄發文平涼衛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

日迫瑞索之。瑞素饒不知滿四等與俊吳謀也。率

家眾廿餘人往捕滿四等。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

黨侯瑞至堡。伴許歸罪。有司治遣其眾散。各家具

食盡殺之。遂剽瑞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

城石城在眾山中。去平涼若干里。東西皆石山峭

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

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畔皆墻。墻高可二

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霖

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

亂山峴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

知其險。可據。至是率眾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

諸土達。方苦馮傑欽賄多。應之眾至千餘人。茶將

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西。陳介與

太監黃泌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瑞申澄率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高宗 七 平固原寇

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瑞遁歸

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從之。

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更

緩都御史王銳。奏將胡澄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

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緩。兵自固原急趨蔡

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

許。賊率眾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于介

等曰。賊雖試偽。匪測然我軍夜至。未休。賊即行。且

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

之曰。賊計欺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萬元

大

元

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乏器械執木
拒關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
自殺左右赦免遣軍資器械仗甚衆兵有破圍在山
者蓋職焉賊乃益猖獗凡士達族悉驅入城時載
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
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清等械至京遣都御
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總兵劉玉克總兵官夏
正劉清爲左右參將大監劉祥爲監軍率京營兵
五千發甘肅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在討之
役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萬元 大元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萬元

大

元

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輩昌府
同知羅傑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皆賊且
探地於後乃大舉北至城賊來迎敵延綏兵特
勇進首先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
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欲衆入城毛忠
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
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
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棚見官兵却不
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家丁陣亡者
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狗衆懼不敢退玉
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家常
事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
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
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
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延又是月華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
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
恐賊比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即
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
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騰行會忠報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韓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宜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曰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三

高宗

平定回疆

正觀千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保望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視賊出入大兵將回望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望兵撤太早也明日令願俟大兵還行連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鳳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師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探甲曳馳進門赴

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飲衆入滿四等訴被劉衆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衆將馮指揮等

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濟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瑯

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犒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

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來營外

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劉之忠等議

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營會

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三

高宗

平定回疆

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責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將水爲甬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慰之劉玉剖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

朝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賊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緩兵信地。賊等不欲泄。乃謂延緩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廣原寇

軍前文升欲乘勝搗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驍南斗率衆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卽捕南行勿追。盡欲散其黨。云。劉王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規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姦滿能最驍捷。逸去。詢知入青山洞。

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被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刃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骸骨。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走據荳帶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同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驍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卽營中斬之。明年正月。荳帶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干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廣原寇

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命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刀賓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命後裔部酋思任遂據眾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諸路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大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麓川之役

任未叛時刀賓玉常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伴詐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遠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璞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展聞敗遁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泉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克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琳等爲參謀陞辭

上賜驥貴等金幣鑿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麓川之役

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棚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障驥等盡虜兵入破連環七帶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奔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剖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麓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于銀起恭爲宣撫守

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爲靖遠伯進封蔣賓定西侯餘各陞資有差以死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潯江敗縣晨

朝廷以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煇故

待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兵官張軌

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

進至孟養賊險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

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絡衛指揮使翟亨皆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孟養之役

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

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麗川千餘里

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

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

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

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

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

枯爾乃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

孫世榮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

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

惜之盜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堅給

思祿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徵思祿兵科輕

率寨謀思祿以庵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

思祿兵爲所破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

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九

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孟養之役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錯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算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西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徙實相載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徭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算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天

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鍾起家爲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機撫勦鍾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鍾用爲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何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祿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卽土指揮少曾爲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朝資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奸利督府監司不悟顧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天

驕悍鍾遂班師

朝廷論功陞賞召鍾還爲刑部尚書未幾苗賊龍

許保兵黑苗復猖亂英州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爲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多謂林菁深窳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隆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緩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解任聽理岳屢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燬所害藏米穀燒燬無遺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苗

嘉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苗

嘉靖

二月龍許保兵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齊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壘塘衝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苗寇百餘人佯稱糧塘卒更戌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繇小徑各遁入林菁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承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齊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承保爰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諱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請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乞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

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承順宜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構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偉吳且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弔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苗寇

圭 許保吳

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食事龍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寔乃資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爲之。數年得代去。

項本處定
是一時之
功原機經
是乃百世
之利

開設耶陽

耶在古爲糜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通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隄塞林箐。家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已境。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圭 開設耶陽

內逐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爲署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南京及諸路兵往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師土兵來會。圭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選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遂擒劉千斤并首龍。

等石和尚與長子遁入巖險會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搗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大潰追剿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偽將校劉璉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請于永謂英多獲賊贖以事挫殺之遂班師到千斤等寨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震與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嗣子復煽衆作亂流民歸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重刊

朝廷後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脇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繫繫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餘級李嗣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逃竄兵搜捕諸山谷盡徒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不可勝計以何歲復饑

民逐去後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使占版籍爲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授晉置松滋縣南雍州事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重刊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十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自墾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于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郢縣地分置郢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南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卽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

耆相參錯履歷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吳達爲鄧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贊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稅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鄧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保還遣右都御史華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倉都御史開府鄧陽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准等倡亂撫治都御史隨討平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吏部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尋爲警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二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福建寇

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于是尤溪羅主蔣福成乘亂因墟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資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

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臨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復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擣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泉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闕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繇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繇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平賊

五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據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步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無

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邵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珪。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五

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至是建陽路始通。璽書又屢至戒飭詳切。沙縣賊首張繇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襲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邵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殺賊千餘人。賊衆

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冠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死之。于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縣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于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

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于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既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司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聖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

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譟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閩。悉平。乃班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平

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使
徒相結納爲盜會罷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
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黎安肅獄劉七等帥衆劫
之去遂反諸竊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
官兵橫不可制流剽山東遂入畿內京師戒嚴以
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輦總兵討
之賊遂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棄諸生也勇力
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厚鏹不勝忿手刺殺二
賊爲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爲渠
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情

奪爵時賊已數萬人眾議勿追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彼討拜乃分其衆爲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鋌等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兵攻破襄寧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界青縣靜海滄州茌劫漕舟若下楊虎等攻破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顧某畧南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賊千餘楊虎等奔小溝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敗死

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羣釋之虎等亦往山東梁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畧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唐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往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游擊許泰卻承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書

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分爲二楊虎略得崔氏爲妻亦驍健時領賊衆劫掠後虎死有楊寨歸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爲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達築城凌隍令城內外民皆環共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主實僅可一人出入令壯夫執刀候竇內號令嚴明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遼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遠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

破之遼河南人後爲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兵南畧至裴子巖會遊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績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虎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鏐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陳朋至靈璧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鏐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亳州指揮石某帥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惠趙鏐寇畧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趙鏐至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僞署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爲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于是河南賊爲獨盛僉事孫某遣人責黃榜招之賊具乞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書

疏達

朝廷以誅奸臣爲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史任其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并前襄陽知縣段某等俱有卹典得贈諡賜廕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綬寧夏兵專討河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鏊聞南陽有傳去攻唐縣知縣某帥眾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鏊見賊聚眾乃分遣賊徒于襄陽樊城東陽隨州新野等處剽掠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輝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眾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鏊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誅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劍折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鈞州不克欲屠城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潁州等處時賊黨衆散遣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鄆陽都御史總兵官等督延綬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眾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果下河北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果下河北記

逃散者甚眾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城縣役運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庫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衆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孫信陽剽掠往桐柏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斬畧盡餘眾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玄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擒之劉惠趙鏊帥餘賊萬人至應山縣僉事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畝擊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水死者一千餘人眾潰散劉惠不知所終趙鏊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下趙鏊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鏊遊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時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收復奔北直隸香河寶坻王田等處招集餘黨稍衆至武清縣衆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伏羌伯毛銳帥京營兵與戰于其定之

境銳大敗軍齊喪亡畧盡遇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佩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有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有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車多殺良民冒功賊遇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蓟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減云閏五月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庚子年

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鐸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天寬爲高平伯太監陸閔弟陸永爲鎮平伯威寧伯仇鎖建封威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廢一子錦衣衛百戶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勲戚子弟以泰名從軍得冒功授錦衣官秩者千餘人內幫儲積亦耗竭或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庚子年

勦平蜀盜

藍廷瑞鄂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借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眾反劉烈眾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借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眾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革勦平蜀盜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革勦平蜀盜

勦鍾與衆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今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還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一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眾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鄂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聞乃止賊眾見勢益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眾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驛

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監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章輿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賴子擁餘衆走基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鄂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倡獮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翦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明世法錄 卷八 賊寇 三 李繼

江津進夾攻之，參政邵賁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垓，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走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首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寔復賴吏何定、何士昂、抹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今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技分兵爲六哨，由大垓、小垓、月垓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翦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初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

經填塞箭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士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驛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眾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臺 卷八十三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復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倖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喻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鄂方任四大寇差新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倖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平兩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嶺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砦砦巖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欄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阻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宜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流寇

臺 卷八十三

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極險峻者亦十數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姑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又陪藤峽又南則爲府江迴道蓋六百里其中多宴巖隕谷絕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猥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獫人善傳毒藥每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猥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猥酋侯大猥等倡亂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

率以招撫廢之時

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捷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斯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行南顧憂而諸將。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汕 元 吳 坪 附 廣 德

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爲食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宜爲監軍。戶部尚書薛達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蹂躪嶺入廣東。大軍蹂躪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延。出而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汕 元 吳 坪 附 廣 德

所至與賊是禍。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殄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遊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廷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夫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廷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嶺密菁。人不敢踐。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甚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瘴毒。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脾脫衝突。豈能爲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

喪氣振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殷信、叅將孫麒、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金、楊興、張剛、王祀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踰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柴、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站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庠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蠻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陸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賤昧，推鞠無因，況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夷

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間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簡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兼有勤勞，請量授土巡簡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簡司于勒馬，移靖寧巡簡司于獻俘，移思隆巡簡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種人國初曾克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卽以李慶爲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喬爲吏目，亦可以李慶爲之首帥，統之，而以故酋喬爲吏目，亦可以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夷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卽殺之。因循猖獗，遂貢固爲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徵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李漢卿

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襲勦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故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兵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李漢卿

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縣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縣馬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簣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于是斷藤之賊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附近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道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徭賊各兵乘夜街牧，速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奎

至日昧爽抵賊巢穴進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
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達驍賊
始聚眾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
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
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
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
攻破古達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
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逆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
慶官兵追及之于橫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眾且
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
谷間墮巖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
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眾于是八寨之賊亦盡
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爲
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
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
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
其首侯勝海者居等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
黃貴章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
勝海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奎

都閩參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
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
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閩繼武還潯州以
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
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
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閩令黃貴章香以
三百人戍之詳擇取潯海田廬不禁于是諸僮大
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眾二千人夜寇堡
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問悔之曰果如沈
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
閩與經武以修業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
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減賊
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
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
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
征孫張君言勦也孫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僞久
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
已公丁等益憤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經
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達侯柳珣決計發
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逼賊狀

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徽右軍抵長洲沿江轉出賊背賊于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討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月又土兵盧蘇受賊賂欲兵縱之湯匪諸山谷人言縣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縣廳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麻峽諸徭復平萬達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宋 李 聖 院

曰設多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麻峽時奏宥岑猛于岑邦佐罪後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害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擇續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官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凶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蹂躪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僞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李 嵩 所 記

賊鄧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冠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冠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冠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水鄉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掃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頂

宋

希八等爲羣魁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冠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冠賊盡掠取器械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人據雲和山中屢水楊希鮑材陶得二各率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歸朱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易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追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恭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澧楷運師討處冠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目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遣隊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頂

宋

簡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述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包如牌槩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視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待鎗者多爲竹笆所制鎗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梟仗梟是乃以捷聞于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倭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齊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象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責柏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餘十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

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
二等同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願以書招楷入楷亦
復書諭之賊在虔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
處未幾復得

聖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
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後遣郡邑丞
倅等官賞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
砦寨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
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誠楷無功追論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十一 平寇功冠
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冠平功贖罪
得放歸

下事此
責任之
敵于敵
之分字
亦析而
獨任其
此所以
勝算而

再平江西

初陳金計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
諸克安享富貴不逞之徒恒借爲口實又民間父
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悉却之諸克亦
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群起爲盜又南贛之
間多山險易爲巢窟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
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洲頭等寨賊首
則池仲容等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遭
其荼毒民不寧居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改提督俾集兵討之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十一 再平江西

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徵湖廣兵
夾攻桶岡賊散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
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
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
與湖廣兵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
况賊但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
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
兵桶岡破竹之勢已乃遣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
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
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主滿江

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遺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都入知府李敦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遇奔軼牛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眾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礮石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齊砲縣間道攀崖上入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規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臨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重烟焰蔽天起守仁等應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吳率兵蹂問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逃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山

知此調遣
新定二
威策英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主滿江

蕭貴模等初以橫水在象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天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鄭文破獅子等三巢今恩礮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李敦破上窩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十五日謀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棚或復聚未破巢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未破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人會擒斬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桶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爲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有不從必

知此調遣
新定二
威策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古勇于江西

反覆等議乃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去
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嶽劉福泰釋其罪并縱獲
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臂入賊巢諭之期以十
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恐見使
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
遲疑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龍促降而別遣
那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
兵入十八磊張瑄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
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聚議候命忽聞諸兵
已入險皆震惶亟奔入內隘逼水爲陣拒官兵那
珣明世法錄

溪舊巢以防復聚令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
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
切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
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羅湖穩下朱雀坑諸
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分敗賊于羅湖諸
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
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犬賊首謝志山藍
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
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
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古勇于江西

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程
捷聞

聖書張諭守仁權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先
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湘頭賊乘虛出擾師爲
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郴桂湘頭連界閩廣
守仁乃使人諭湘頭諸賊賞以銀布招降之諸賊
頗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
以覘之守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今勿出爲亂
有金巢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今
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桶岡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

安帥老翁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卽愿從征立攻意實規虛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達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洲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衆俟平桶岡賊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洲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爲佛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從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志而檄徵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三

著

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仍領舊所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爲仲容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警忌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悉其疑乃陽怒三人譬誣夜縛將斬之云仲容左道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王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賴張樂大享將士下令積木

一請心
已記

桶岡以平洲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付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牒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賴州伎倆須自往覲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賴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遣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洲頭然道經賊巢始達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三

著

則使別賁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伴示賊賊果聞見檄遂不爲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賴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月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于是知府陳祥兵繇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繇虎鹿鎮

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繇平地水高沙堡入守
備指揮邦文知府邢珣季敏推官危壽請兵皆繇
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繇龍南縣冷水運入直搗下
洲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洲先是賊弛備兵已散
處至是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
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爲
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
等退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
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遠衝賊伏賊大潰遂克
三洲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熱水等二巢
畢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宋 楊升 江西

姚壘破淡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邦文破
曲潭等二巢季敏破古坑等二巢擒斬俘獲甚衆
墮崖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巢穴官兵
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
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
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
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
衣抵暮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
兵乃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爲官兵欲禦
之則大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

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獲賊十五
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蹙山谷擒斬畧盡餘徒
二百人勸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
議立縣設監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王日移兵攻
洲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
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
捷聞上以功陞秩仍賜
聖書褒賞以將士賞齊各有差

畢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宋

楊升 江西

平郴州寇

郴州在湖廣東南隅今江西南贛粵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葉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猙獰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易泰山臘栗寨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劾其事以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郴州賊屬金各督兵討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全平賊寇

之金檄漢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佈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錄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參議黃賢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錄郴州進至紫溪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芭籬堡約至信地各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飢協贊參將史春副使譚巍駐兵兩路口策應石布政方克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

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

金檄都指揮沈賢趙明指揮李棟分率帳下兵往

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麟等首進前哨兵

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

攻于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五等日分四

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了馨山等

巢新賊魁藍友貴暨賊衆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

十四人二十一日謀報賊魁李斌立寨易春山地

甚險李璋等合沈賢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李

斌子李仲清暨賊衆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三

山寇

全平賊寇

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喇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料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坎喇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賊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一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全雞寨寨子圍等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衆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俘獲老弱牛馬器械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

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葉衣秀才鄧家魚
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巢生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
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劉福興在臘栗
寨乘輜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劉
福興暨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
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
等巢生擒賊衆二十二入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
至二十三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
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賊衆十五人斬
賊衆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
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五人俘獲
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士
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
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島
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脫源暨賊衆二
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
等日進勦曹雄坑扶洞良坑雞公嶺神鑑鄉長灘
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賊衆十一
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
七等日進勦盧田柏木白水帶爛竹浮長江嶺嵒

家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
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
百三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
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入前
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笋峽
新地扶洞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
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
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猪婆老
虎延壽白雲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
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寧東坑黃
圖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
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
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百二十一人俘獲老
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百二十餘間士卒
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巢
福全據險未獲全賞資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
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題請將暨宣慰彭
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謀
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水倉石據險立寨以
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走彭世麒偕

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
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
諸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
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
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畧盡全乃大犒將士
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優詔荅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
太監杜甫亦加秩金甫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
戶諸將士各陞齊有差龔福全等卽其地磔誅之
柳桂平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四目次

開國元勳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寧河武順王衛國鄭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目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四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元勳

徐中山王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頤赤色，沉毅剛決，其儔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高帝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

麾下，嘗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

襲橫湖山寨，得兵三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

高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潤再從取和陽，拒賊其援師皆有

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

高帝乃馳單騎往撫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

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

亦歸而孫帥。」

高帝始得脫，而子興業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

會滁陽王歿。

高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

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
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
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乘預密謀
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
勝下集慶路

高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
以不能載下召軍正使定罪達頓首請死乃赦之
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完者俱
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懼然不知兵達自是專
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二 徐中書集

師於

高帝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
誠之第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
德勇冠軍且銳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徹士
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
馬蹶殺之遂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遂圍常州不

下

高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雲澤生
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絕思
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
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士誠達乃
殺圍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伴示弱狀士誠兵直
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
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駱沙以爲
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
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三

徐中書集

高帝以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
匹復以輕兵徇宣興錄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
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宣興分兵
塞太湖口援道絕宣興下時

高帝以重兵定發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
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潯陽水寨數往
來窺伺

高帝念不及援而達追其將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
舟走復追擒其部將殺解體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高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起拜奉國上將軍

同知樞密院事亡何

高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于青村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郭泰攻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還填池州而高帝謀知陳友諒且畧地命金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笑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四

卷八十四

高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旣其十之九

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旣陷吾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高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高帝取江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池

口遇汚陽戰艦達中書省右丞洪都將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定之宗走與樞泰送達康達發兵圍廬州而亡何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棧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

高帝亦悉師週流逆之起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船後先不見

際

高帝憂之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五

卷八十四

矣吾以達留守錢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東嚴斥壘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高帝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卽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尚而達爲左相國并日上召而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論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請公宣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旣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

稱畫一焉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
遂取廬州獲其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
兵下安豐君弼走汴梁亡何率兵徇友諒屬城之
在荆湘湖南北黃兵至荊州友諒守將姜珪降遣
參政傅友德徇夷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
降徇潭州土酋易華降徇辰州守將周文貴不降
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唐隆如文貴破之隆走
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討所討率常遇春等以
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得其將九
十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李清會張士誠犯

宣興以都督馮國勝攻開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
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宣興破擒士
誠兵三千餘宣興圖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
使使人受之皆見殺

上怒捷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
人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
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
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千五百匹糧四萬石元
將樞密同知陸聚舉餘宿二州以歸時安豐復爲
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圻都左君弼元將竹

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大相橫縣帖
木兒窺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斬萬計淮南北
悉平

高帝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
尚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
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
蔡葉三衆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壓之當自潰

上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
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焉於

龍江進駐等諭以毋虜掠毋殺俘毋發丘墳毋毀
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
其母堊閭閻之外墟母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
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
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
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驤蔡政
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
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以九遇春扼
之而獲其從卒多成天驤等餒遂退其司徒李伯

昇潛兵以入達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俞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破之獲其貳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齒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圍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驤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大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樞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

楊茂善泗數從水中消息達微得釋而厚賞之以爲心脅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久之達謀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其門遇春亦破間門新寨其樞密唐結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二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之蘇樞送建康卒以緘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鞭曰掠民財者必毀民居者必離營二十里者必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綸帛改官僕尚左達爲右相國尋改相國爲丞相達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擒元都統孱主以臨天下

高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筴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廐牧野而元都丁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遠關隴可蹙蹙下也達曰

上策之善

高帝顧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謀之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郭國公遇春副之焉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善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問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會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傷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臣

高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將何觀卿益都則必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十

率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衛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險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藉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通濟南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藉

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

高帝卽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子告所以推揚勳畧甚至至比之太公鄒禹云遂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之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十一

其城遂繇中樞進畧洛陽遂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萬州都督馬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號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反金

送其使建康

高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賊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恩道俱覬奪遠竄元都一奔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三

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頃陳橋

高帝畫陣圖以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裨將悉集達復入汴梁辭已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將軍達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濟河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三

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掠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達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移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馬無數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圻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逃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村寨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等數以奉職無狀且先納款僞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官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官人犯主給餽廢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理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此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文謀陰居庸關據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

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
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持虛也。太
原下。據廓不戰潰矣。諒將皆曰。善。遂以運騎前抵
太原。而營據郭。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
以步兵未集。而輕與動。此危道也。虜不解。遂斥檄
因營壘。可掩而取也。遂善之。而會據郭部將豁鼻
馬者。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襲之。
據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
知所爲。蹙一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
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
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據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
以步騎。微破賀宗哲於西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
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鄆城守將迎降。克同
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
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
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遂進
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
左丞周凱入申約。東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
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
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

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度陽易於臨洮。請先辭
幽州。取慶陽。後度龍。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
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
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感之。思齊
不走。絕微。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
遂仗笑度龍。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擒
帥汪靈真。保平章弼子中商嵩等。遂遣馮將軍
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
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
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
道懼。而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逃之寧夏。
遇據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
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
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乃伴爲蒲伏。道左獻牛酒。
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
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
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度陽援
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動。良臣出兵。盡
麾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者。已復微
其兵出。採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

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聞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束衆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木兒規達還達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於光時左副將軍遇春辛上乃還達大將軍卬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白澄開出西道攝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衆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趙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也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呼聲動天地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郅王濟王閭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

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橐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繇寧夏奔和林德濟城至京高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獲其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豎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旣已破平擴廓乃使左副將軍卬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旣至高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子告及鐵券免三歲子兒二歲仍世世勿絕貴文翰帛百匹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空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

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

高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

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

上若注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而

高帝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達乃請曰亟發兵扼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卷八十四

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戰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特師數發領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歟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徽侯切臣無歟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備將軍湯和遇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之水其後軍亦爲虜所掩失徽侯曹良臣大較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畧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其

子以私匿馬晚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

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懼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見功大未有寧止

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郵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昇臥正寢醒而驚輒俯伏

階下呼赦罪

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美其坊大功曰令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尚燕王

高帝愛子也國於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卷八十四

元

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

得輕徼外功侈黨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夷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

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後從王起諸難立大勛績要非偶然者胡維庸爲左丞相檢而貪以

達元勛貴重欲因以內好達惡之不答則賂達圖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

時爲

上言惟虛不可過，或過委必敗，後備庸反。

高帝以是甚重達，而後自北平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聖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

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疾，

益甚。

高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于山川社稷，城隍

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

同住，竟不起，年五十四。

高帝祖跣奔達，寢撫威而慟，尋輟朝，愴然謂群臣大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朝 干 徐中山王

將軍爲朕股肱心膂，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

醜，克濟大勲，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

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

吾何以報之？但著其勲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耳。

贈達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

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

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無疵，昭明乎日月，惟

大將軍一人而已，白達薨。

帝所授大將軍印，爲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王，而賴

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賕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餽賜，惟稱中山王，或中山開

平一土，而燕王卽帝位，爲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而言簡。

今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而善相循其下，同其

苦，士不飽不就餐，不替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

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槨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

恩結其意，皆爲我用。所平二大郡，王會省望，郡縣

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垂囊，

以還，卽舍生平無聲，酒伎賡之，好親禮儒生，與談

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朝 干 徐中山王

高帝郊祀後，卽建功臣廟於鷄籠山，圖達戰功，與

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

添福，曰增壽，曰廣緒。添福早卒，廣緒初爲尚寶卿，

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

請。

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廣緒以元舅見尊寵。

仁宗初，拜廣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璠金吾

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功絕其二女皆爲

王妃。輝祖初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起家勲

衛署理左軍都督府事，月給祿二十石，達薨之踰

歲而賜今名號公數遣往北平山東河南練兵
治餉還領中軍都督府建文帝即位之未幾而
燕王以屬尊見疑輝祖其親婦弟也王之次
子高陽王高煦時留京師邸竊輝祖善馬逃
輝祖遽以聞建文帝以是益親信之輝祖亦乘
節無二進兼太子太傅燕兵渡京口輝祖猶與開
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獨力王下京師獨弗
迎以是文武羣臣論劾輝祖削爵勒歸私第尋下
緹騎獄者五年而卒益哀
仁孝皇后亦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九
上念達功大且以故后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
誥參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不待命辭
上猶恨之復削爵徙居陽
仁宗即位欽復來朝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
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屢領軍府提督南
京守備加太子太傅殄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
年而卒子備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南
中士民熟稱之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
太傅孫鵬與嗣鵬舉之生也備娶宋岳鄂王飛入
其室故以字名爲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

備加太子太傅晚節變其妻秦立爲夫人欲以其
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憎不得立立其庶長子邦瑞
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
辭自顯宗嗣而
高帝孝陵在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即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以
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侍宿衛建文帝業以
持燕王事從容謂增壽王得無反乎增壽頓
首曰燕王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
師起則時時從增壽誦虛實增壽亦時時從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九
所輸建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師從金川門
入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燕王入撫
屍而哭既即位封增壽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
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
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
七年而嗣疾失心子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
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官舊恩超進太傅
旋以監修
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
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壁嗣領

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南

卷八十四

開平王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爲農家遇春長身白臂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群盜起躡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赴獲而歸以是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鹵掠毋遠志屬高帝駐兵和州乃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

所見自請爲先鋒

上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

頻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犬馬之力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重

開平王世家

於知者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

三丈餘矢刃嚙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帥師乘之大敗

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

總管

上既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元中丞竇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

上率大眾攻之使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既合而遇春別操輕騎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爲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閩達遂命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復爲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駄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天 國性澤法

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克衢州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張士誠兵來援累戰戰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語具達傳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潭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甚

上追友諒于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飲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

上迫友諒于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

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急

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援營去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稱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天 國性澤法

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有臣諛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饗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于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援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背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

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
上趣達遇春盛州之師歸遠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
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
張定邊奮前犯

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衛射定邊中之始稍稍
引退

上射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

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
貴等皆焚歿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天

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
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
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諸降友諒迫以

百艘突圍湖口而上就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
歿俘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

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 賜土田金
帛遇當復從

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岡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
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

驍將也陳理魄奪出陸道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并
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沙坑麻

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
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

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
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

等直趣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
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礮現埒其丞相士信

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
兵緣大全港入替于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堯

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
於烏鎮士信逃舊館之卒降得六萬人湖州亦下

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中兵凡八月始克縛士
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時

上猶稱吳王 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
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
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則

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具
徐達世家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

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自瓦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

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謁旗於龍江論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

所獨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

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較爭能

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行吳王即

皇帝位而立

皇太子以遇春領其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

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四

手

元

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

十騎橫梁刺遇春遇春發一矢症當先者大呼而

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

南下諸郡悉平

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

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

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算以效驅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月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畧定河北遂過

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獲兵徇太原元太傅河

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擾其鋒銳甚遇

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驟與之戰

必多殺傷且未易決也夜劫之彼必有走而潰耳

達曰善夜劫之擴廓果潰而走太原下攻遇春爲

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塞取大同轉

朔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

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

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

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四

元

至

元

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

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

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

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復發大敗之擒其丞相脫

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

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

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

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敘其功甚

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閣大臣訃用宋太宗

爲韓王趙普舉哀禮葬地鍾山之陰明器勿
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
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
平王諡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時猶葉
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
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誥奏配饗

高帝廟庭與祠魏龍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
過春爲人沈鬱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
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
皇明律法錄卷八十四

三

三

用兵決勝與言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
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致與毫髮大將軍雅亦
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
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屬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
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
爲宋國公馮瑒以是益貴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
北征郭哈出茂念諸微侯位其下皆得有俸
而已獨不得偏裨任邑邑不樂多不來宋國公

東而宋國公兒子高之數加責請茂故慢辭以應
宋國公悲而會納哈出請降請右副將軍藍玉營
諫酒與衣相忤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
哈出走茂復斫之傷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宋國公
得修志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詔卽軍械
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宋國公貪淫不法事

上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廣西之龍
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茂至流
所而龍州守某者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
而與他土夷爭爲所殺茂聞之伏毒歿或云龍州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四

三

三

上爲窮索茂且發大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
定死矣乃少解而昇嗣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建
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雲南之臨安以憂歿
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卒子經襲經卒子
鳳襲鳳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
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勲
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岐陽王世家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河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王貞母曰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

歸之生文忠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

父貞攜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聞

上已起兵滁陽間關往投之至則相抱而哭

皇子切

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時文忠尚名保兒使冒

國姓而從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王萬 岐陽王世家

皇姓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傍習兵法

上嘗攜所業傳示幙僚曰平世一鄉士也雖然要當

於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

友諒之李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

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樞密院

判阿魯灰于萬年街遂敗苗軍於於潛昌化獲其

婦女輜重甚夥文忠念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

而焚其輜重以激之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

乎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

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

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

張士誠來爭挾苗豫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

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截其首標之槎而放之

中流水兵見之亦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

省左丞苗將英賊殺其帥參政胡大海以叛文

忠急擊破之將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亦叛拔張

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

反側羣處兩叛間又與强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屹

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

之司徒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文忠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王萬 岐陽王世家

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

敵蓋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

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督師而

鼓之曰彼衆而冒我寨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

輜重山積矣是天以富賜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

既合文忠橫梁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

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

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

兵亦鼓噪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

潰斬首數萬級擒將較七百人棄棄鎧仗芻粟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美

武

事還李姓

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自是氣索不能軍矣
上召文忠歸 宴勞彌日 賜名馬金幣甚厚遂右
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杭州取剡廬新城富
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
杭帥潘平章原明使其員外方葵納款文忠詰之
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計乎葵謝曰
今王師所過秋毫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
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
明日原明如帥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
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金立牒以徇自
是中外皆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
事還李姓

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思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死獨貞在而醉謔宴見不以時每有

征行輒令守官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寵重無

與北尋討平關之叛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

春北討詠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

獲其士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俄而開平王卒

於軍文忠代將 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

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美

武

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
按劔叱曰聞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
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選騎數千擒劉平章進
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
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
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
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
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
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 賜金幣當大
將軍之半明年遣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
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擒其平章
規真謀知元順帝祖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
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達圖應昌明
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官人暨
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
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
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降其兵
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
人說聞

上大悅爲御

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

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
千石賜諡恭惠世襲尋領都督府事西蜀平且念
文忠因兵威附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
東路師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輔重盧胸
河入齊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
章驛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
忠力戰却之遂北至驛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
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引去文忠亦
解而歸迷失道乏水賜成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奏

奏

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俱濟文忠軍雖名
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
竟敗績矣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嘗出朔州擒其太
尉伯顏不花又嘗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利者
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
驍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季羅帖木兒又破大寧
湯州斬其宗王朵朶失理皆酋子女人畜驍虜益
遠達邊竟無事矣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
生講說經義彬彬而文忠尤號有文采
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

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
省革命文忠特奏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
國子監事而文忠勦

上少所誅懲微忤旨尋得疾二月增劇

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文忠卒年四十六贈
岐陽王諡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
文忠卒亦贈龍西王諡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
隆生而長身偉姿疎眉目顧盼煒如旣少奉文忠
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多習典故善談論
每朝會進止雍容是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奏

奏

上亦目屬之旣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
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
屢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
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
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子澄
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
伐用景隆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
送之江浦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謀賞賚諸將

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悒悒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臨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發書燕王請罷兵辭驕蹇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早

燕王

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不下始入主未得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麾蓋彤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襲以賜而景隆取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入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好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

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逆之王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俱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華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勳

聖

成化

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文武群臣復言調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闈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園籍減復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爇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

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
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
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管府爲漕事卒子
言恭嗣

寧河王世宗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顯與所有三子長曰
友隆仲卽愈愈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
人元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
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歿愈復代之
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
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子敵
而會

高帝駐師濬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
管遂從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領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來見

上禦之戰山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統出其後大破
之獲也先發子海牙走遂從丁建康畧定溧水破
鎮江愈功最多摧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鈴軍
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
世榮誠甲首王移鎮宜州別將兵取休寧宣溪與
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二苗軍楊元
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
破之虜其大較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
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因之進逼其

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獲緋三千餘發，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狗高河壘下之，悉絲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護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辛三，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苦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正，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

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援歸，以兵取浮梁，走其泰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器

帝明三

萬戶彭善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已歸。

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愈將以援我，愈謂得之，卽率動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

上遣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泰政鎮之。

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從，降，追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聖

帝明三

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恣圖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雒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左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

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幟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

上書言便宜

上慰而誨之於是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伐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相左丞王誠隆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聖

附錄三

地悉平

高帝卽位立東官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

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

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顓南昔花

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

劄子孫世襲又明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

洞蠻獠悉平之又四年吐蕃諸部爲梗却刺烏思

藏貢使輒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

往討之遂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窟追至崑崙

山斬首捕虜以萬計南馬牛羊十餘萬捷聞

上悅使中使召還中道得疾卒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

行營視葬地以故坐監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

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

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

夫

上心重之前後委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而鎮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聖

附錄三

改國申亦致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

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富後鎮而天永樂

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

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建遠侯勅號

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東顧王世家

東顧王湯和字華臣漆人與

上同里閭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群兒嬉輒勸習部伍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勝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數後自百夫長從取九江再從攻定遠還其師進千戶而是時

高皇帝以王婿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整

哭

東顧王世家

高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請執部曲禮

上甚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冠和敗却其衆從

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

先復來冠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桡尋與

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大破之

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從可建業復與中山

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覆高莊

成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師與張士

誠境接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填常州如排坐舍眷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

上者上隱之不發和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凡再

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百十討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山俘其衆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

元帥走之虜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

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固大破士誠之僞丞相

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討平江西巨盜魏大膽遂

西取永新州俘其左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於京

師出守常州尋拔常州之戍於師從中山王討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初

哭

東顧王世家

洪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守帥張右

進復次其吳江州將遂薄姑蘇圍之凡九閱月而

下

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

子左論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都反議未

果下和以兵討而威之走海島進逼之悉得其衆

以降遂移兵北福州時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

險兵勁加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之虜友定以

歸

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取懷慶澤路晉絳諸郡尋從
中山王振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
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
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
將虎陳凱從之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
爲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
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
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河西將軍與副將軍廖
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兵扼險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李

得進永忠趣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賴川侯友
德目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
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
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姑予之
彩帛入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備將軍從中
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斯頭山敗績失微侯一
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郤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
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府署以久勞於外數
賜璽書慰勞尋覽通州之外郭諸鎗影徒覓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
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
軍開長者竟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
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諸券與曹國公李
文忠練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金
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復其平章刺里哥
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壩深訓練
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酋斬
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李

意從容爲
上言臣老矣不敢稱官補願得歸故鄉爲公棺之壙
以待骸骨
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
臣魏鄂曹宋項涼諸國公微侯治第皆極宏壯既
而謂和曰本最剛夷而數爲侵盜我不欲與之爭
固我封戍而已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行
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
十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
子陞辭 費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

錠絲幣四十有副。又賣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絲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齊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過，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即日幸其第撫視，悅歎良久，還還里疾小間。

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伴以安車入

內殿與酣宴而出。賞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奎

嘉靖三十九年

復大朝，疾寢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間舊及

艱難勞勩，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為之雪涕，出敕，遷付有司為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長即鼎，前卒。追

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少子禮積伐至同知

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弗

及嗣。六世孫紹宗。

孝宗朝錄功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

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

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四

元

奎

嘉靖三十九年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五目次

開國元勳

西平王世家

東丘郡侯花將軍

高陽侯韓成

梁國武莊公趙德勝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秦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款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目次

鄭國忠順公宋晟

靖難功臣

榮國桃恭靖公

湯陰伯郭忠襄公

尚書宋公

東平朱武烈王

河間張忠武王

定興張忠烈王

鄭國薛忠武公

鄆國張襄僖公

廣寧侯劉忠武公

開國名臣

韓國公李公

大學士解公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五

史官

陳仁

元勳

西平王世家

西平王沐英者，鳳陽之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

復亡。

上起兵，收而子之。既長，溫爽有姿，樂機巧，過人。初與

李岐陽等俱目。國姓，賜名文英。差次

皇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帷帳晝夜勤勵，目無逆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上心器之，十八用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

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修饒，加授昭勇大將軍。

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有功，歸其姓沐。

而單名之曰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

軍食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邸督不為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贊托，佐李岐陽為政益精明。中宮尤愛重英。

恒諱

上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久之，命乘傳錄陝西巡

行諸路布。

上思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

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畧烏

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以萬

計馬駝牛羊十之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

其衆還京師主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城宣

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鉄券又明

年并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三樞

密副使舒朵兒只都烏都兒卒二萬餘雜畜二十

餘萬平朵井納兒七站地數十里復率所部蕩和

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橋代聽者得穹廬

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

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如院愛足覆其全部

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掩

四部卒渡腦胸河獲知院李宣亡何以征南右副

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蘇辰

沅出羅鬼遂躡晉安至白石江梁王地匝刺瓦兒

竊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

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奔兵潛從上游遙出

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蹙血

震蕩英與賴川永昌二侯多縱鉄騎橫貫而蹙之

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

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稍爲元守

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英分

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寶明英麾騎亂

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

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

平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賴川侯

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

馮誠等告急英簡萬驍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

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留鎮雲南而

召賴川永昌二侯還賴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嶺

之三歲而破平摩沙勦斬首千餘殺亡何麗川宣

慰恩倫發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英選卒三萬拒

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

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

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

攻象皆被甲口戰慢四周若欄柵汝大竹爲筒于

兩傍筒置鉅鎗十餘以標我英分卒爲三隊命都

督誠爲前鋒都督寧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

以火炮神機槍弩奮前擊賊矢石齊發呼聲震天

地象皆却走英督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以死賊帥刀斯郎等皆伏槍象背都蠻震懼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酋阿資入朝賜宴于奉天殿賞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疋鈔五十錠

陸辭

上梓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復大破阿資驅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時懿文皇太子薨英故管侍東官有恩諡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

車崩世法錄 卷八十五

四

中風李計聞

上慟哭輟朝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蓋異數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通鎮雲南而少子斯尚

太宗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襲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鎮雲南嘗破擒叛人阿資卒年二十六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懿寡言笑愠喜不形於色而質粗敏讀書強記

高皇帝其重之甫冠卽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遽左

都督以勤慎稱既嗣侯卽代爲雲南大帥時王之國雲南嘗與晟交惡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旆晟然卒以王它故徒國楚獨晟自如建文帝之自焚也

文皇帝意其繇地道以出或言匿最所者使使調察無狀乃獲免麓川之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滙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備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而逐擊之而自荷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之獲其帥賜璽書侑以金幣

車崩世法錄 卷八十五

五

文皇帝四年安南之逆臣黎胡奄殺其君而戕我使者天子討之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緣蒙自經野蒲斬水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逆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渙沔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楓雅擒其

東西二都及盤灘圍收檣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羣狼狽棄其衆獨攜家屬及左右心腹遁逃賊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諡參玉帶金帶寶鈔既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于便殿還鎮至南亡何胡奎

之衆孽僞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夷將軍討

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五反叛

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僞王陳

季獫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輔復捕季獫等送

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鑑三萬錠綵幣三

十有副尋溫富州叛酋降之

仁宗卽大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二帝即位賞亦如之麓川思任發反侵畧騰衝

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

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

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

至金齒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薨雄而卒或云

懼伏毒也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

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而天子以絕

遠且世將籍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

之無異於人主每片帑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郊迎

迓盟而後啓之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父

子前後置園墾田業三百六十吾日食其一可以

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幾敵天府後庭曳羅綺

者恒數百人役使閹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

多逼遣執政不絕亦能簡制其下晟有子斌斌尚

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五反叛

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定西伯蔣貴等兵與合始

平之昂復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

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

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

卒弟瑄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

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鎮守嘗捕獲

叛酋尋甸守安倘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麗江劍

川順寧羅雄等蠻臨安之昌明缺箐亦石厓羅羅

大發兵討獲賊帥師五等累賜敕褒獎加太子

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璘

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婆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平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薨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輩皆南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虛其號且錮之不使還內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其淫惡益甚且旌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八

元勳

花將軍死

劉備懷節

氏足得發

家

東丘郡侯花將軍傳

高陽郡侯計知府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總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主必滅爾斬爲兩也雲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與舟檣叢射之雲至城罵不輟妻郤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成孫氏收郤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愛啗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老者引達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託時皆神異之

上厚養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

初有司歲時致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九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

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

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剗砍首已墮猶執

兵立舟中若戰陣狀後友諒平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王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

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

下遂迫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

先王上侯李信離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即濟陽

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光弼隴西侯田文貴汝南侯

余舅下邳侯徐公輔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

川魚程國勝定安作王咬太原伯姜滑定遠子王

屬縣山子所明柔縣子常惟德懷遠于王德合肥

子外歸令朋子汪滑朋朋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

屢游于一字合山于道各山沙陽子羅世宗隨縣

或而封傷
由是嘆也
今生儼然
矣死復亦
事

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男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
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
時致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主

梁國趙武莊公傳

南陽郡長桑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爲帳前先锋。從克和陽儀。真陞總管。先锋敗方山。督治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锋。破毘陵。湖州。權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古撫。四郡。旋安慶。降南昌。視康。據南昌。叛殺蔡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娶鄆漢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帥

主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帥

主

戰。敗左翼元帥副使并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成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先出戰。被掠去衣。國昭引兵燒賊。繼先至。授橋。成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視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成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成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漢設陷。棄。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甕中。賊釣去。誘降。不從。成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令狗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皇上令諸公守救兵。且至。賊怒。即攢槊刺成。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成友諒。賊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龍西郡伯。繼先。龍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子。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伯。亭。太廟。諡武莊。

趙國胡武莊公傳

附

定武 馬龍山 二十人 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魁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

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米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陳。運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食行樞密院事。又收諸蠻。徇處廣信。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賊引越。以爲行省。蔡政守之。已

亥。克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於縛英至京。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古

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趙國公。祭卞壺。

廟。洪武元年。築壇錫龍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

稱以文臣。沒土事者。李慶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

功臣廟于雞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政者塑其像。

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

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獲神卞壺。蔣子

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

孫。與祖尚有也。謚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

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

故所至健兒。雖附輜垣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愷

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五

魏國俞忠烈公傳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

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

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蟹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泰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會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

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蕪黃。友諒遁還武昌，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去

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

上曰：「勦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

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摩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獲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盡遇敵，踏踏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盡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

敗之。友諒成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厚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統騎整，實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魏國公，諡忠烈，脩享。

太廟。廷玉別兒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趙舊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去

蔡楚河間三國公傳

汪典祖 周顯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援營至和陽營於新河投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

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

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宣州再

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魏

六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

諒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

采石戰殲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典祖典祖以開國功封東

勝侯自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

將軍李將軍有功戰歿阿暮渾河贈汝南郡伯文

早喪父奉母最孝從牧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

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

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於太湖永安兵敗被執

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遣授永安光祿大夫復復還封楚國公至丙午七

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魏

九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傳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濉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

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立孫率衆襲至公擊敗走成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恭政盡罷營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萬段揮劍連斷數契兵不繼賊刺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干

墮馬大罵不絕口成洪武二年進公侑享

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

上於成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

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傳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高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邀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鱖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陵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駝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璠公奮戈躍馬陷陣歿諸將大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主

奮擊盡獲海舟擒璠

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徵先伯國初以忠從事者世傑爲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蹟爲友定所執不屈被殺

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傳

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號勇健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略地至抄山國用舍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三

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遂召攷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據甲直前奮擊將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

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

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盟款血而囑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

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蓋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振

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服

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

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

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

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鄧國公明年勝代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三

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宋決勝率宿衛士直搗其中

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

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

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還同知樞密院事從下

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

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遂以勝聞前

郵下之遂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統

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

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華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堯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

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頗營事俄坐小法奪一官

備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

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

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

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驗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

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于

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焉

秦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

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

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

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

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

兵馬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

遂還之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遊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

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帛不能

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

同大將軍出西安擒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擒其

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

南出一百八渡狗駱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

又遣別將孫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

大震獲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諭功授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章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

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謀以勝

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

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

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

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

西將軍率五萬騎繇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

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

五千為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

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駕山口岐王朵兒只

通鑑輯覽

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驢牛羊十餘萬。將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家馳馬者。實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嫡妃。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于偏將。而後行。罪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董

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踰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賴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衆將而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

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譟虜有屯慶州者。遣求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

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刺哈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頗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務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高輻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喇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規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攜酌。酌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酌玉。玉解衣衣之。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董

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邀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駘駘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

及其部曲金幣無算，祇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

娶勝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

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止言勝還。

上乃命拔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

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

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

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

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十兩，鈔萬錠，然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天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

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賴國傳公傳

傳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鬚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

一時，元季蓬萊州楊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

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關隴轉入，蜀常爲

軍鋒冠，李喜之賊歸明王珍，王珍疑不能用，走武

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

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盡其鋒身被

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天

友諒敗，師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嶺，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

鼓而奪之，流矢中額，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

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

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

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還淮安。

破張士誠，拔兵于馬駝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

豐，所過焚其積聚。

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

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謂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背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我師寡銳而奮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鹿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酹

上怒皆黜之而論友德曰若掇甲冑出百灰一懼之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連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迎師擊之伏盡發也連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汝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

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威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擒其營王保保來驢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從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宜府以說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靈定通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關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與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掃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代勒友德領前鋒出秦州會略關旁其平章察琳遂入西分兵蹂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絕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平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領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錄翟勝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錄秦曉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三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陪攻門戶既驟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慮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視陪攻守備弱仰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將白龍江橋阻我都督左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成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逆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纜奔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聚守瞿塘聞

聖明世法錄

卷十五

元

三

友德破階文搗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守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言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示驛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

十月還京

上大悅曰賴川侯友德昌寇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

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懷意伯劉

基上平蜀頌

上不自居推勢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未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餘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承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瑄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三

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非平上疏言便宜五事

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參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侯俱增旗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

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冠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

郭緒開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別選內殿良馬十五匹。賜之。虜乃兒不花冠。退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徼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計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後之。辰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三

入普定。分揀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餘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餘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贊羅鬼。蛇佬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勦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三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度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揭烏撒而進。兩將軍赴雲南。梁王走。或雲南下。兩將軍遣徼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然過訓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踞羅思奮。乃前爲陳寶廉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潞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收兵搜山谷。脫者其強首。需翠亦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詔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相與學較。盡戰骨。賡也。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友德入見所以安勞有加進封賴國公食祿歲三千石子詔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特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皇女歸其子忠孝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樂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眾大將軍以諫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難粗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遣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不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李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洛等赴北平報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都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十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其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還都給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一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

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
何居友德悔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
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
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
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
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元

京國藍公傳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嫡弟也。長身剴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爲都督。食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廉勝子，斬所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宋

補遺錄
宋末遺英

足驍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鎗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驍四萬八千餘疋，提關。

上大悅，使使齎諭王，比之衛青、李靖。王微服謁，奉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嗾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洞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處二宣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元

司叛變，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十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王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王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相與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

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逐班師定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王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善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問之不善也王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獻所告獄具陳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誅微戾功臣文武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武

早

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或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贊語亦皆不良矣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鄆國宋忠順公傳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興總管戰及南臺公嗣兄官克徵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別列帖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併嶮諸寨又明年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武

望

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克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建左都督克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首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印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榮國姚恭靖公傳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視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行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頗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質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

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官仁柔願厚白愛大王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聖

聖

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

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

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

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

高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

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

慨其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卽以三氣授

成祖密祝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

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宛瞻故取畢其

主上猜聞宗室侵漁齊藩所殘廢囚首隸士伍

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

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果悉雄薊鄴郡之材官良

家子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

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畧河南

此勢者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撫先駭

欲高臥得邪且募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

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聖

聖

者袁珙請以决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

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較耳珙

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

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游燕市燕

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

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與

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

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易謝

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勸衛士攻克九門

出祭憲見破髮而旌旗者蔽天

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卿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伏劍相廬。兵初起。暴風雨。

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餓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遺數十人。遠伏艸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諸將寨

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遂止。輒滅書飛騎問公。條荅附去。並申機宜。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官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官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祔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諸將寨

湯陰伯郭忠襄公傳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興陞食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請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禦斬陸兵民輒給饋餉堵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聞月出宰北平布政司事自

北平置行部與雜食拉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

樂十九年改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符營建百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果

忠襄公傳

貴並與皆公調度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

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休致仕復其家

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祭公

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

三贈湯陰伯諡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

山陽伯吳中莊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傳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諫戍寧夏建文初薦

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請難後

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

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政使召爲工部尚

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寧憂伐山通道深

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

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

獄江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果

宋公傳

番九十九年造黃舩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清

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脩復會通河置十五關

盡用濟寧與侍郎潘叔正策役夫三十萬工十旬端

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

興文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濠

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

虐人不得賞又于寧陽築堤城壩遏汶水盡入漕

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

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

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蒙

此一事亦
不小矣傳
江用郭策

言公邱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朝覲會通
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取下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歸懷遠西
衆政召爲刑部侍郎庖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
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辛
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
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施囚頌繫
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
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釋權且及國事輒論誹
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
輸德遇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齊
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萊城戰有功歷官督
府治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
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
府有惠政民思之生事誦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
後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
清潔無私

東平朱武烈王傳

東平王朱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

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
生而魁奇性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爲燕王所
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朵兒不花覆其軍
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
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立福直
入倡言曰大王

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淞
見擬今諸究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

坐待菹醢也

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立福謀因

三司入謝宴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

殺撫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蘭州先登拔其

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

諸邑東略地抵滦河還從擊雄驍復先登入東門

破長興侯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

虜其副二都督楊松潘忠等遂追殲餘衆於鄭州

乘勝長驅至真定與長興侯之大軍遇能挺丈八

長矛圖二拱餘從敢死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顯

目大呼所嚮皆辟易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

獲數萬追奔至津沱河敵餘衆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躡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盡歟王大悅賜書褒獎并從授永平解其圍退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宰修其打命者挾壯士還而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晝夜不息能從王入援過於鄆村竭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替九門者城中亦出兵大擊敵遂潰去所遺軍資甲仗以巨萬計從略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燬其亡散并未傳者數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權其部指揮平安軍及申復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敵前鋒復大敗之盡復其寨柵窮追至濟南復大敗之得其降卒萬人聞於王悉縱使歸復從下滄州先登竊東門入鹵首六萬復其能帥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勝負略相當王以數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驍也悉聚圍之短兵接戰不能出能奮力翼王潰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夾河能以奇兵爲軍鋒寇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萊城追奔至真定嚴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略彰德及定州掩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辛

庚子

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于德州遂克東河進克東平楊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餘轉戰至小河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誓請班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璧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復先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驪馬濟徐真等三十餘將僵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獲馬二萬匹進克泗州渡淮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闕而入遂定京師王卽大位而能已前積功遂至都督僉事矣第封能爲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惟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詰命鐵券貂蟬冠朝服玉帶兼金綵幣寶鈔皆與洪國公丘福同而幣殺其二又明年立皇太子能遂爲其太傅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及神機橫海驍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辛

庚子

上親謁旗於龍江宴餞能等旣抵廣西而能病瘳以兵屬副軍新城侯輔而卒

上時已親星象而怪之謂侍臣曰西帥其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俄而計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上爲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達到

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爲

文祭之辭甚哀官爲治菰追封東平王諡武烈能

卒時年僅三十有七又四年而有洪國公福臚胸

河之敗洪國公福者丘氏亦鳳陽人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五

元傳

三

三

高帝時即積功爲 燕王護衛百戶有膂力懸肘勇

驚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得其心燕師之初起

與千戶朱能俱爲 王所憑倚其募畫志計不能

如朱玉而敢力戰深入過之每勝敵諸將爭前效

鹵獲而福後 王每歎曰丘將軍功我自知之

京師平福已累擢至中軍都督僉事矣大封賞功

臣第福爲首 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階

特進榮祿大夫勲爲右柱國爵爲洪國公職爲中

軍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當是時曹國公李景

隆以降臣位福上 福意弗悅也景隆尋坐嫌長繫

福益快而是時 世子當立爲東宮漢王高煦數將兵從

上征伐有功以爲類我而最被寵者獨趙王高燾意

未決福武人與高煦善而欲立之中貴人黃儼江

保與駙馬都尉李讓等窺

上指陰主高燾 世子憂之甚賴

仁孝皇后內主而

上念世嫡皇孫材謀之學士解縉始得立而福首爲

太子太師明年加歲祿一千石時北虜本雅失里

殺我使臣給事中郭襲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五

元傳

三

三

上大怒發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

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參將靖安侯王忠安

平侯李遠等討之福先驅至大漠遇虜前鋒以輕

騎千餘摧敗之遂前進武城安平二侯諫曰虜非

真敗也伏似誘我且後兵尚未集如何福怒而按

劍曰豎子沮衆耶唯余馬首進者斬爵薄臚胸河

虜騎益衆福顧勢不敵乃使同安侯前爲質同安

侯者故胡騎帥也旣行而福率帳下士從後將襲

虜虜覺遂張左右翼而圍福等皆殺之因急擊其

後軍亡虜者所失亡數萬

上聞之大怒以福懷諫失策籍其家發海南而傾天下兵北伐凡三駕而卒莫能滅虜後每言及福輒切齒至洪熙改元福當從死事倒牽復而以善高煦故都不得錄其子孫遂爲海南人福長於能二十六歲死時年六十七能卒之明年而子勇嗣上憐能之爲靖難首功天且死事幸及其壯而將之勇長身頗面虬鬚戟長見者皆曰屬而中實慙怯亡它技頗頗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府

上北征使佐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書

卷八十五 元

仁宗監國頗見禮重久之始從其征將右掖兵宣德初從平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太子太保時

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位望尊重不欲使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亦初自強振刷有生彩其後則漸怠且不免有所廢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位握兵符者凡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朵顏諸虜勇錄喜峰口襲敗之富裕川又追及於熱水圍其人畜數百千而還諫者猶謂非計得不償失而中貴人王振隱之進太保虜也先

大舉犯宜府

上親討之以勇爲大帥時中貴人振拉權

上春秋幼冲進止悉委焉每呼勇受事長跪備極謹六師駐土木而勇來轉運詔勇與西寧侯

宋瑛騎馬都尉井源等騎卒四萬逆擊之俱敗死車駕遂蒙塵時兵部尚書于謙等衆論勇罪奪其

封久之始子子儀嗣歲祿僅千石至上緣南城返正曲赦諸失事者王振復官賜祠而

賜祭如例以衣冠葬復追封平陰王諡武愍僖字

廷垣器字癡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書

卷八十五 元

英宗既返正見而器之謂曰平陰王有子矣白是有所任使皆稱久之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以老成靜謐稱辛年七十贈特進右柱國太師謚莊襄子輔嗣嘗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召還以平胡將軍率師扞虜虜退還京師卒贈太傅謚恭僖子獻嗣使承天卒於道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府以疾卒子希忠甫二十一而嗣公美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爲世宗所器重數更委任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

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一爲都護將軍屢充

皇太后及

皇后貴妃

皇太子親王冊禮使人直無逸殿應制撰艸再加

經筵及監脩國史代郊天者三十有九方澤

者二十有九其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僕再加兼

太子太師最後進太師其祿庶子弟爲錦衣指揮

千戶三人其加祿俸至七百餘石賜肩輿入內

府乘馬玉帶蟒織麟袍其賫予金幣雜絲綢寶

器甲仗之類不可勝紀卒年五十八追封定襄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諡恭靖其弟希孝以兄廢得官積官亦至太保兼

太僕卒贈太傅諡忠愍其嗣希忠公者時泰不牛

歲而卒子應祜嗣後以例奪王

河間張忠武王傳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

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

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印位稍

德制諸藩

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

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

劔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

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

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

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

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

從

上至濰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阨吾南路

空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

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

請往觀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師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

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

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丞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遠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太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五

王

景隆

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閉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夾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之數匝，衝擊得出。王不

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彼創，歿年五十八。

上哭。既旋，詔諸將待詔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穀難之際，失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阻滯不已，諸將皆泣。

上卽位論功。顧侍臣曰：「王才備智勇，而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諡忠顯。」

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五

王

景隆

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仍享

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定興張忠烈王傳

定興王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王
驍勇善戰多智策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精討賊功
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遁於沙漠洪武乙
丑始自拔來歸

高帝異其材氣俾以裨較從征十蕪海子哈喇哈之
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
兒畧定抵延州而遷遷安慶衛指揮命事明年從
楚王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遂北虜之侵邊者
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平

定興王張忠烈王傳

甲戌從征野人諸夷南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爲
霸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王首
佐謀雲霄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成欲南王曰
爲我財服惠者顧也必滅顧而後可以安意南遂
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
某遂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牆而登守
將出戰復破斬之進畧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
以其師還幸所部從王南下進覆其衆獲二將
長其族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請單騎視之
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平

定興王張忠烈王傳

騎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而驚我銳而整
胡不相當也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
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就
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匹復從王敗安陸
侯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
牢鼓之午凌其環新大帥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
還救北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
北平圍解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
譟報曹國公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
矣王與諸將謀之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
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王悅悉師而往至
白溝河三日而景隆來戰王以麾下馳之挫其鋒
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傷數十萬追擊至濟南圍其
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
侯之師遇而磨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衆而
圍之數十迎王死戰得解王不知王所在突
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王亦中劍而沒王
收兵不見王哭之慟謂諸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
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不已諸
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主軍中

器宇偉壯。顧時有威容。既居輔。喪。憂。飲。泣。從。事。
進攻東平。揭汶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
定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諱券。世襲而追。
王爲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諱忠顯。居二歲。
上謂功臣洪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
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
賞亡所復恨。獨張玉戰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王。
之子輔。顧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敵笑下。語。
未竟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李

文淵閣

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千五百石。世。
襲。改給諱券。又明年而安南叛命。

上怒拜成國公。爲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
上察知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爲右副。
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戚繼成。公而率豐城侯。
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書劉儵贊軍事。刑部尚。
書黃幅大理卿陳洽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
成國公忘輔代總其師。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
發憑祥度坡壘。關門。肅前驅至臨留關。走其衆三。
萬。迺度開機。季攀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鷄翎關。謀。

倘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壯嘉林縣。
別將餘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謀知左副將。
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驍騎將軍朱榮往會之。
輔用法嚴。所至皆壁。謫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
帶州守帥鄧原等求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
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爲上城。城。
與樞連。凡數十餘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於江外。
設捍木護之。其偽東都守備顧嚴密。列象陳柵內。
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什一。欲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李

文淵閣

進師。

上知成國公薨。卽命輔爲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
開平王遇春北討。卒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
鼓諸將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
代也。輔乃遣驍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之。
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
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
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蟻附而上。賊於城中。
列象陣以闔輔。風具繪獅象馬而衝之。象皆股栗。
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揭西。

都李犁忿焚其宮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麻運舍二江之援卒于是三江路宜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叛命輔自往江渚進兵悉蕩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陳封襲敗之追奔至閩海口盡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李犁兵於督江獲大船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關大破之于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抵閩海口李犁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李犁父子走父安道都督柳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遁至自南州奇羅海口獲李犁及次子循國王潛於河口山復獲僞王茶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千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每糧器物無算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爲交趾布政司設府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擬旅還京師論功進封獨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奪冠服玉帶

上宴之奉入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李犁

之黨復叛借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敗紿

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李璘者起兵以

應簡定而自號陳王復與旋相推重定稱上皇李

璘稱之起王改號曰重光等強甚輔首破其囑門

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出鹹

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

破其酋帥鄧景異由斬甚衆走景異而李璘使使

來告系故以王後與滅繼絕唯上圖圖之輔怒曰

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

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悞不赦梟使者首以徇

麾兵錄福城江輔入神投海窮追之於美良縣山

中獲簡定及僞將相陳希壽等檻送京師伏誅

復破賊支黨僞王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

上召輔故師時季璘鄧景異等竄海島獲未悉也乘

輔之歸即囑衆復反使使乞降

上授以布政使恭政僞若款者而簾食鄒境自廣且

不已于是季璘與景異稱皇號大虞

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

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於神投海生獲大

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私以其衆竄可雷山遣子療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又安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尋與黔國公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於愛子江岸輔策爲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廣等復破其右軍遂盡獲其戰象并列將五十六人鄧景異以其腹心路還蠻昆柯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復遁至叱蒲掠破其南岸柵飛矢連中其脇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創甚不欲行釋之函首京師季獲以其家屬走依

之不遜卽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復有叛寇陳同湖與清化孫紅蠻合而作亂輔皆捕誅自是終輔任揚息莫敢竄發矣
上率六軍北討召輔前後領左掖兵而進止機空皆密取輔決最後窮追絕漠
上與諸將計所竊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爲陛下殲此虜
上壯之曰休矣吾不欲久勞師師旋至榆林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時輔有女弟爲皇貴妃而女復侍東宮
仁宗卽位冊爲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陽輔羊二百羶酒五百甌白粳千斛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奏義具二議以請卽
上素冠麻衣出見群臣獨英公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
上服
上召士奇等慰諭之曰吾始見震疏心疑之士奇沮而後決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若輔也以輔知經筵事監修文廟實錄亡何

仁宗崩

章皇帝卽位知 經筵監修 昭廟實錄亦加之頒

賞金幣爲羣臣冠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之輔卽執以獻

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鄉人李御史亦來告變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卿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

陛下縛之來

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卽位少欲以威服天下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耳及漢平 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囚 命輔同

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

詔識而釋之囚之有寔白輔始也輔成名轉盛而久

握兵

上乃解其柄使輔得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朝

夕參論治理 賜璽書褒諭以古三公之職望之

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賞白金百兩輔麟

本一襲銀鞍馬一匹亡何免常朝俾以朝望入侍

歲時寵錫有加宴會醢洽正統初仍知 經筵監

侍實錄凡王被 貴如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而

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內秉張甚於群臣無所不凌

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挾

天子北禦虜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

嘿嘿不敢言從至土木死於難時年七十二追封

定興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蒙輔

爵久之 憲廟閱時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 賜

宴費金帶白金五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

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

孝宗命知 經筵事監修

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 賜如前改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

武宗初復知 經筵事監修

孝宗實錄錄成 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 賜璽書

褒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爲公者六十六年

爲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 經

筵監修國史十主 恩榮宴郊祀 宗廟多遣代

行富修爲東第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

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恭靖而生平無它祇能

以敦重善爲儀而已後萬曆中側奪王爵子欽嗣

未幾卒。子嵩嗣。嵩卒。子濬嗣。濬長八尺而少。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修。世穆二廟實錄。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年

臣等謹將世宗

鄧國薛忠武公傳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漢。國。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于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官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額。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與世宗加祿五百。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主 鄧國薛忠武公傳

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宣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牧孛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濁石。疾作。召還。卒。贈鄂國公。諡忠武。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深廉。善撫使。兄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鄧國張襄僖公傳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昂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久憂憤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愛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口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遣燕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勳

奎

鄧國張襄僖公傳

文皇辭不見乃來婦人與求見

文皇召入拜牀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未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鄆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來

河秦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

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勅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鑄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鑄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鄆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皇明世法錄 宋八十五

奎

鄧國張襄僖公傳

奎

鄧國張襄僖公傳

廣寧侯劉忠武公傳

劉榮宿遷人爲總族從諸難立功次河幕城肥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人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嶋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嶋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忠

廣寧侯劉忠武公傳

贈侯諡忠武子滿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振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京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諡忠愍

宣平王朱公傳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戍卒諱非干至子真而從

文皇帝起義積功至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譚調遷戍與虜接角鬪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參將副總兵遂爲鎮湖將軍總兵于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胡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子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牘下以功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忠

宣平王朱公傳

終贈撫寧侯諡武襄永偉軀貌舉止顧盼有威容虜之被

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謁陞陞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

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朝謙降奉朝請

上皇自南城後觀永而識之曰是子候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永謝不敢仰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爲浮飾往往稱立

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享而內疑厭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禁兵凡車駕游幸

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麻馬寶刀王竿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崩以屬皇太子曰諸侯伯中衛永習兵可任大

事俾率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

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脩景泰時制收神機

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

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填甘肅永上疏請召之

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爲

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

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荆湘大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兵部 素

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以靖虜將軍總南京

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

則水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尚書主破其衆

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萬九百餘俘千斤

等又敗之於占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錯

其符印皆伏焉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

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北虜訛

如思南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

虜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勲追封及

三代虜阿羅冠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

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

降勅卽軍中予世侯爵填三邊它虜復屯柳

榆莊諸處出沒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賜

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于是兵部言永

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

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顧

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

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八人於格太踰

濫詔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

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

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遠東巡撫

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衛入寇爲邊患請討之王越

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參

帥焉而直新人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

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

斬首捕虜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

直鉞皆人有遠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

與直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爲平虜大將

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

復與直謀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

輕騎皆選入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永比至延綏虜已悉餘衆遁去一亡所獲于是起以文臣得封伯直廕錫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子鐵券追封及三代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焉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酋數斬首百二十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賜世公祿再予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宣府王公

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徽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慄銳喜功名既

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時永承時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旣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聞而優者阿丑嘗於

上曲宴爲中貴武狀者挾雙斧踉蹌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爲楚歌者曰

吾張子虜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

上爲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宣與司禮諸大聞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大監尚錦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聚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聞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

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元

宣府王公

爲太師懋領經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于勛臣肺腑無二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異援詔特子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微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

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
而牌繼承而佩盡設諸將人以為榮兵出塞持處
會大雪廖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
要牌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
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於路

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
所得虜首三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
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
牌等相率為誣罔請罪之

上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兵部 全

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
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 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
宣府大同復有新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
保 傳 經筵

武宗卽祚充 皇后納徵正使後先 賜蟒衣玉帶
繡春刀及它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
六十四 贈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
領軍府以征蠻功得出填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
姚鏌破平田州修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
猛之黨眾叛以不時宣 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

掌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填河廣
召還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兵部 全

開國名臣

韓國公李公傳

公名位列徐中山之上號年以

跡涉從逆為君父致疑亦姑置之遇與故錄

之以俟論定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託讀書羅持文墨

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刺盜起汝穎間

淮南非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為濠帥子與大校以計得元橫潤山兵二萬餘

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聞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

皇明世法錄

卷八五 開國名臣

全錄國公傳

以為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事雄之所以敗乎

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較不能相肺腑而惟藉持牘者為關

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

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

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

是益專情朝夕為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復為

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竭疾者委

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于與特子與

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主曰主

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與亦不

復強也尋子與死

上代總其兵鎮和陽而元眾猶盛王子亮堅樞密糾

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復難龍山寨西

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侵善

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五 開國名臣

全錄國公傳

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

渡江善長曰我兵眾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

左利姑小埃之舉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

萬餘櫓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

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並榜諭士卒有虜略者必

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遂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萬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

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故出手
非僅書
記才也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載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實

罰十九取善長處分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開國名臣

論

上曰友諒跡而舉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

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

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定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授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起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祀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

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辦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表民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貴屋左肅卒以界我若素晨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開國名臣

金鑑

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遠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褒賜如

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羣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通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

賴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

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

基等悉裁定律令成實賚有差善長乃復率摩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

太廟尋立妃馬氏爲

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克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錄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開國名臣 余 魏國公傳

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

令啟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

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

事除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

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

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撤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賜無鉅細悉委長俾謀之中

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成實賚有

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

原小者亦取闕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統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

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

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

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刺繁治朝

和輯軍民各靡怨謗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

過也齊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開國名臣 余 魏國公傳

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略然意思忌不能專平衆

議李飲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

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昺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

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

而勃

上始微服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

戶稱是復爲置守家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

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者祭賜之後謂善長臨濠

吾豐沛地數苦流移。燕秦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共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漆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號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墜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開國名臣 全 魏國公傳

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國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余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干。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偶以精兵寓貢舫。挾詐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間。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

天壽節。善長率羣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

贈封蔭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審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素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大非法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其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諸國名臣 李純公

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劔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

詔慰諭之召詰

奉天門與語聞劔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仲及吉安侯

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籍令欲自剛不執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太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使倖萬一之富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諸國名臣 李純公

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箴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

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成。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全

論議公集

說內明之

此數語可
入說得也

此心于
入字下

大學士解公傳公以一少年上庠四萬言批

其進房才難之嫌猶可想見召旋何體跋歷清

解籍字大神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

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籍兄綸

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籍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

日幸大庖西諭籍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籍

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籍乞改官乃官御

史李善長少籍言善長出萬成佐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五

全

大學士解籍

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

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

已失刑而臣怨惻爲言願戒來者籍又爲王國用

草諫書雪韓國寬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

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籍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

學且

論籍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

也八年

上崩籍奔喪被勅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

待詔靖難後。

成祖召縉及黃淮、衛顥、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

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繇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

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里。明世法錄。卷八十五。開國功臣。高拱、王、謝公甫。

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上見東官而還。漢王乘隙詣縉。遂徵下獄。三年。必獄中。明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

容口。當時憲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群臣御書。塞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願期爲中書舍人。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六目次

內閣輔臣

太師楊文貞公

太師楊文敏公

太師楊文定公

太常岳文肅公

太師李文達公

太傅商文毅公

太師彭文憲公

太師李文正公

太保楊文忠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目次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內閣輔臣

太師楊文貞公傳

太宗皇帝卽位擢楊公士奇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疑饒州季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上以其書示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

之無以示儆宜杖之縉之四裔公曰嘗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訪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道府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皆

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艸艸成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雋私語公

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舊言

上喜公能服善益屬意於公明年

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

上命寒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導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

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

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二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曰勿藥

病自愈毋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

人

駕非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月中昃始食

駕還而後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

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

召公問曰昨問寒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

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

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

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

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

上然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

怒扼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掙解乃免遂

命削其兩護衛處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卽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三

楊文忠公傳

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駕非征尋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駕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夷

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卽進納

上卽取付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不久當歸汝

汝就留之旣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

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繇興。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還。徧請羣臣。明旦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

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

卽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四 楊文貞公傳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

在殯。吾豈敢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

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蓄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

覲官領之。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奏曰。朝廷求賢任官。

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

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

上曰。偶忘之。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

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

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

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艸勅止之。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五 楊文貞公傳

書呂震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

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之於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言

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諭。當以

聖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

戒。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

豈但南人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側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

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開議定未上而官車宴駕

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精戶

六 楊文公集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上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係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舛劫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

是矣何患無辭公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展仰慰皇祖之靈時惟楊溥與公意合俄召蹇夏蹇夏以公言告之

上不憚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

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重書諭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

史劉觀持

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

上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精戶

七 楊文公集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上召公與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玉前史以爲美談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屬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請令部院同考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臣

八

徐之貞

出衆及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錮繇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並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井才登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

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爲政皆因時損益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舉特其一事當時不聞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大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諭保官則恩由於下竊謂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臣

九

楊文公

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墮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且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言公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能譴毀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皆能正已恤民盡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後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毀不恤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臣

十

楊文敏公傳

太師楊文敏公傳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

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倍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

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于戰

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堤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臣 十

楊文敏公傳

立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

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進朝至命中官偕御醫新

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父守視時時奏

報及榮入謝

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 命往

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

上命取瓜親剖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

訃告歸 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 詔奪情起

復抵京。未聞月。命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繇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計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掠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秦。稱旨。九月復

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藏 十一

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

邊境便宜十事。

上皆嘉納。賜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

衣被鞍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詩。榮有聖至尊居四海安天教流慶自相感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論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

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羸馬。從夜至旦。

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

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

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

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監騎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

之胡冠平班。軍士食之。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

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

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

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

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

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

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

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

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

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略榮還具言

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勒彬旋師

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駕幸北

京賜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十四

御文彙編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畧過人今令從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

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

宣傳之事勅首旌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

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

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

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

一月

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

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于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

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

會宜類聚成編以祭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

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

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紗衣

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

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

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

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

年戊戌五月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十五

御文彙編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

廣致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

酒衆因薦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

銷四月詔脩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

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

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

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詔諸司即日儉收

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進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

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

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應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十六

成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翬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

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愴邪誣罔

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之

誤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愴邪未之見也錄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

乙月宴慶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

金織製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採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

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尾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

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

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

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十七

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素

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

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

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一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

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

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

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東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號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饒筆，榮先馳計。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

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

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階資善。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大

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

卿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問廷臣諱詞，願謂榮等曰：卿三人暨

寔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

言，因取五人者諱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

兼二職。勅曰：「魏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胄，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遯勝下，唯卿盡忠為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資，冀耄哀憐，倉惶之際，

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緡幣十表裏，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宮

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九

置事宜。

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故遂降勅獎

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徵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

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論曰：爾宜往論司業，

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

知道理。五月朔，初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為總裁卒已。

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絲幣之賜閏七月

初脩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主 文德公

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勅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衆

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

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

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

賜範銀圖寶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

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

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

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宦侍宴榮進

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塞義等十八人從游萬

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攜從者二人至乾

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驕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

發醕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

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

苑賜以金銀絲幣王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

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臣 主 文德公

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

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

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

及五色長命纓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

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

節賜宴及御制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

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

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小人附正人不可不完及法司鞠實實千戶藏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赦教之誣告立命藥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于萬嶺山賜宴禁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二月

宣宗 皇太后湖長陵獻陵庚子

宣宗以 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殺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氍毹袍履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主

禮部

夫三條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 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

宣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

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

禮部九年九月扈 駕巡還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宴萬壽亭

庚戌即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祝山陵還奏

執言長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該 梓宮葬

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初修

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其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并羅四表裏及上珍饈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

上御文華殿開講樂講充典克明峻德章教析明經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即宴于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

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主 禮部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贊名馬宴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羅衣

五年庚申二月從耕藉田禮成即上章請告髮莫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

先廟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刺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計聞

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阮江送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已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臣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數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稍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闕繼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三

楊文定公傳

上曰楊士奇尚可。有朕不識金闕何人。乃爾得侍東官。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愔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權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臣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其事。遷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灌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給璽奏封。

上親握璽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說以進。

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

尾

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駕旋。即幸文淵閣論溥等曰朕聞有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豈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論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木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九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三

楊文定公傳

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瘡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戍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戍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

謚文定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制誥

奏

奏

太常岳文肅公傳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靜縣人身長美鬚眉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試賓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置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翔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許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制誥

奏

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靜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

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帆自外入見

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

亨帆請爲誰上曰岳正亨帆陽賀曰誠佳上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

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侯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

上默然自是宜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較

運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遷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遷者雅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遷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估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勒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典。呂文懿原兄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輯。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書院

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開闢田里。靡寧與讓。誦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闕茸。瞻暴貪員。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曠選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滿成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格急氣奔欲滅。派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惜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焚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格劍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賊不能害。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趙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滿成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

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鼎熙邢遜之相

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

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

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

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讒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

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珥港

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錢

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珥功最鉅復購穀予

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三

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

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惠安公詔陳太常音

知而辭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

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

太師李文達公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有異質讀書日數行下宣

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

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

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正統元年授吏部主事歷陞

郎中十四年秋虜寇大同

上親伐之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行師潰于

土木

睿皇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頗忤而還

景皇卽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三

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絕貴近振士風結民

心凡數千言

上嘉納亡何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謂賢前所

陳皆忠實宜留中以時省覽

上復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命

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及還改戶部五年復改吏

部

睿皇復辟召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

吏部尚書兼官如故

景皇崩左右欲以汪后殉喪

上問賢對曰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況二女皆幼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撫然久之遂遣還舊府大同巡撫年富被逮。

上名賢曰富何如賢曰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彪惡之耳。命官往勘果無實得免歸山東大饑雖出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名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疾而不拯也因噎廢食等爲人上之理。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直臣 王 李 李 李

上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是時大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賢及有貞宜協心輔朕賢自念

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

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議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

此必賢及有貞所使相與愬于

上賢等皆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壞公署亨等懼言于

上釋之賢諫福建右叅政將行而吏部尚書王翱適召對語有聞。

上曰李賢與有貞難同事未嘗阿比翱因頓首言賢淳謹可大用。

上領之留爲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詔復尚書學士賢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處士吳與弼以

王宇石亨輩薦禮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當授何官賢對曰與弼老儒以輔青宮爲宜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固辭不拜賢復

請遣行人送歸三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直臣 王 李 李 李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先是景

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求集賢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著爲令而吉祥

好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

上覺密謂賢曰奈何對曰人主之權必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

矣。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未幾亨敗家居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彪恣肆無忌上怒拉亨置干法因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

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

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

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諫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

千人悉褫職是年

賜甲第一區賢懼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皇太子皆有寵賚五年虜寇涼州莊浪賢陳

防戎五事

上納之遣懷寧伯孫鍾率兵往禦吉祥從子昭武伯

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歛士諱不執

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于譴聞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從容曰爾旣殺讎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既脫千難

上急召賢入因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鋒是陷于大惡而不

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以賢忠動加太子少保是時微有動搖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本之意賢力諫不可遂止六年九月

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太廟道大喪禮未終

上問賢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卿言幾糾于禮七年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

官代行可乎賢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

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

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月

瞬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彌

上覽既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賢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剗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徵誅六罷償損失馬匹七飭邊臣撫卹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素

李天德公傳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賢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停內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見賢力爭皆爲懼賢曰古

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

家安危者豈可以默默苟祿位耶問七月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閑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

上皇后尊諡而左右不可乃召問賢賢贊之且曰

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

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矣

上卽命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諸獄兼緝事道路洶洶相視以目賢乘間言

於上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爲其誣下獄

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賢咻其人使誣賢爲神奏狀

牽指數十人勢危甚

上令廷鞫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

疏力辭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足介意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

上崩後五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輔臣

素

李天德公傳

純皇嗣位有欲專致尊于生母者賢上議曰

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

理服人心不然則兩宮同尊爲宜制曰可於是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貴妃爲皇太后禮成加少保未幾門達坐欺罔故殺

諸罪被劾謫戍嶺表其黨以爲出賢意乃爲匿名

書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尋命知經筵及總脩

睿皇實錄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賢聞亟入言先朝

所造車駕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

未久奈何復爲此

上卽寢其旨內直將軍恕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
非冒功者今一切視職非注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奏
懇賢入言曰白石亭舉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
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曰然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
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錄是懇者始息賢復
言少保于謙有定傾保泰之功爲有貞革誣陷詔

復謙爵釋其家屬遣行人馬職祭其墓二年春賢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李本 李及民等撰

羅外輟特命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輔行襄事
卽促上道五月賢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學士彭華以私謁賢不遂乃嗾脩撰羅
倫論賢不終制

上怒謫倫京州市舶司提舉賢復上疏乞歸詔曰禮
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故違君命豈得爲
孝卿當念人義勿恤微言又命中官至賢第道

上意甚至乃供職居未幾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夕診視報疾狀是年

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年五十有九

太傅商文毅公傳

行在太
以爲
之

商輅字弘載號素庵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
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
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
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
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一郕

元順帝
有建
之

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
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真以安
反側時有議南遷者陞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
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役各還帥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李本 李及民等撰
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爲書寧報誘擒也
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
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
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輒聽以壞大倫

傷骨肉之情錄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
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
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

論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輅輅因召對力持論竟得免景泰七年丙

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

孫擬詣旦進至期變作寅正月十七日也一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

卓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輅

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空用心辦事且計議改

元年號卓詔頒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

抹光不須別具修款輅曰舊制敢擅改亨輩不

悅勝誣謗輅欲附致於少保刑案太監典安爲輅

和解而 上愈怒與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尙遜

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每念高學士效

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

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

震乞休不允尋因肆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

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卽欲加譴言者

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

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乃召輅至榻

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

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十年

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

議及鄭王監國輅繼發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

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

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

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 東宮乃立復上疏

卓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輅

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

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

居久不得見探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

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

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母 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

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

直新坐西殿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群小韋瑛

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憲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

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

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賊數人南京恨本

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擅自收

易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繇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

曾孫驍以罪逮至京語速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

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

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附太傅謚文毅

太師彭文憲公傳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

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

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試入朝

被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

英廟北狩成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

諸老游繼母命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

讀復上疏力求終制件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震宇通志成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附太常寺少卿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

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

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平對曰然又問汝年幾

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

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

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
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
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
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殆與

上徽號相稱李賢意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第其二

定后妃名分其巨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開原 聖王之治

青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

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

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

甚悲

上聞而俱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

日駕遂崩

意皇嗣從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

付托得人

皇太后同

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

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反道所當尊豈不

乖戾李言是夏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

爲 皇帝母宜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

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

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于別宮

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

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

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

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偷懷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開原 聖王之治

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

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安衆乃

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悅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

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

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

慈懿二字如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

卷八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唯李開端持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

禮後數日太監草包至閤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

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而聽

草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

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

至京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聖

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其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

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建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

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

達滿四科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

變之故行間衆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

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

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

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

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

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

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

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兩身殞賊巢京師士

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悉劉項不勝任請命

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

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伯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編修 聖

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

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策待有急報啓行至

十一月項忠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

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貴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

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

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若往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憂矣

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

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

此本不
送送天
公公
第第

行爲貪諸太監皆曰朕因則遣軍去否時曰遣軍

亦不必去商曰遣軍去無害也乃令遣軍行留京

軍而住管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

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

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叛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

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

觀項疏曲折如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

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過捷至知以十

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塞悉平群言始息次年

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

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

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

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大喜賜內閣等停叙一人收時吏部尚書十一年

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諡文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

聖

明

太師李文正公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

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

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虔土功一段大義

命隸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

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脩三年

與脩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

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

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已酉起復遷左庶子兼

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

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

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

大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

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擗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

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

辛

明

貽惠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藥醮，被龍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建繫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

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屬。督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 諭旨 壬午 李文公傳

國之言，或以齊禱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

上俱從之。已未，程敏政典試，為給事中，華景所劾。

上命東陽擬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

孔子於開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八王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

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倦倦以。」

陛下為托，通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該顧

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達瑾，遂矯詔逐劉健。

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 諭旨 壬午 李文公傳

嚴近臣是
又正本心
不肖遠其
是文正承
心行事
不肖遠其
本心

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

主事張偉為遷卒誣執，荷較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救，乃得戊申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許瑾、荷較

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

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是專錄

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

詰何人所為，眾皆恐懼入跪。隨有仆地曳出而

赦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

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八人，乞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聖

太祖高皇帝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

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

司管科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

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

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

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

陞土官巡簡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
騰佐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
查究瑾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
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
凌虐甘心從譴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
石東陽委曲開導違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開倉
地雖相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
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
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
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聖

太宗朝

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

孫皆免叔宣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

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

已革陳瑄不從願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

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不曾斬殺但因供給
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位次居第一蓋足食
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
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
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

也理不答止革熊爵會與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詰天下內一統取回各處差出官較瑾不怒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門舊例行事官較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四 內閣閣臣 李汝倫撰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承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達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者籍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書中問稱謂過于卑謬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株立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

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空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懼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為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四 內閣閣臣 李汝倫撰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唯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業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恩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談之

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館游豫以時保養
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
年巨寇剽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磨一子爲錦
衣衛指揮上疏力解有獻齎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欲調宣府遼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
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開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
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
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
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摺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幸 隆慶公傳

帖喀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
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
等處遼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
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承見在滄
州宜令兵部審切行文暫帶領遼軍近京往劉事
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
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
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諸臣 幸 隆慶公傳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
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
將官護短不肯禁遏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遼
軍在內仰思市愛傲視平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
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遼遠鄉井拋
棄骨肉或風氣寒燠不相安或盤纏供給不相續
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櫛布花之外必須賞
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
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于
用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尤
不便也西非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
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
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
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
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謬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
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
庶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
十贈太師謚文正

太保楊文忠公傳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
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
翰林院簡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
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祿
爲會試考官取董璣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
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記 孝

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
此二人當有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
時南京無一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
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
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
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
視朝御經筵罷遣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
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遣兵只照前

吉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
視朝嚴官禁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
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遷居
其下十二月

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
不報十三年六月

上復議非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
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

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六 內閣雜記 孝

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祈廟今俱改卜至再天
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

既久政務悉廢嚴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

未蒙登伏望聖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
衙門題奏文書不報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
會世廟將至京廷和請歸東安門居文華殿上

寔勤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薊縣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

中具義注途略

上謂長史袁宗舉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與獻王主祀稱號。尚書

毛澄請之內閣。廷和簡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漢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璠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廷和等人。論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口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緣得報。

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

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益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

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

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璠。那說乞罷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翔戴

功加伯爵。廉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銀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手勅。楊廷和輔朕躬。勲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皇明世宗

卷八十八

內閣

李

張文忠公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七目次

內閣輔臣

太師梁文康公

太保楊文襄公

大學士高文襄公

太保吳文定公

太傅王文恪公

太師申文定公

太保王文肅公

月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七

史官

陳仁

內閣輔臣

太師梁文康公傳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

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度

吉士。十六年授編脩。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

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

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待武宗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一

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

克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還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

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脩大明會典。書成。進

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

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脩孝廟實錄。

及會典。俱爲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

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

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用已者。輒以計去之。

乃指摘會典訛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

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摺據孽。俄有旨調

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召宴宮。
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歷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
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因辭弗几。甲戌。再主會試。凡
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卹其家。督促
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
幸宣大也。楊石齋暨嚴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修臣 二

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
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
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皇太后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
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朕念親親。其畀地
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
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
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已卯。上欲自巡邊。乃稱成
武大將軍。詔宰臣草成。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
敢草勅。上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而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修臣 三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
上過察其誠款。擲劔起。不促草勅矣。

太保楊文襄公傳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偉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詞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藏必一試雖辭讓不遠也其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賴久乃召爲大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遂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添注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葉莊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門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入

又正任內
開寶在內
司公在內
無用之

皇明世宗憲

卷八十七

內閣

五

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清擇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我抑鎮守中官支應錢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順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抵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荅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旁數縣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垣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遠詔獄都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竊璽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至苦漢官糾官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至至是紛紛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聞舊築邊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

心猶不以此試誰經呼了徐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緣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閭為弊居多屯軍地未措置遁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役軍索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王弼及總兵楊英仇誠遂擊史鑑監總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神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餘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危務

經旬月廉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虞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來但知瑾之誅為疾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算于一清遂成之耳驗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為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密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眾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願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也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諸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已命大監谷大用總督李成梁侍郎陸完為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

完賴以極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八
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領家擬行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便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旣定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

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時
授二臣旣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九

大學士高文襄公傳

公名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

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日懷恐惻兩府祿居謏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

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

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啖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帷府中事無

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

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

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章之殆

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

幸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

報

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

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

往不習吏事弊孔鉅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太

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昇

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

世皇論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

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哀文榮亦不住曰不能離

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重可矣不才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請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

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其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

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爲臣子移其可乎公愕

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

龍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之臣臣子顧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

何心也益以此激怒

世皇爲頃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人事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神詔

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難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上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

盡爲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主 高宗憲公傳

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訾於身後吾不忍也相

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

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常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

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帖

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

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苟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而胡應嘉故以危

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

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

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劾幼公

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

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主 高宗憲公傳

二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

以而南給事岑用寅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

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

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選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

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

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

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子。慎之哉。子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非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縣儲之不淺。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閒邊事未免假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南 司馬公傳

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既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處。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翦遺宜大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十五 司馬公傳

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斥患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繇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藉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前遠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肯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督戒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薩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嘉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募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獻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閑臣不屑往。公曰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七

高拱奏公傳

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往年問法司故蹟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全輩六人謂以確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誓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己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冤項尚梗正有何利害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七

高拱奏公傳

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
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
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星於冢宰公曰堂有待郎
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
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疏至後堂二侍郎同
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搢馬之官
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
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
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
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開壩等官本無民社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八

高文忠公傳

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
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
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
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
有司捕盜之格途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凡則四
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
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
其勦除勿致養寇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
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
者輕聽譏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士受計于

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侈違公復
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覺隙當自處分
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
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夷夷族
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上
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
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
以叛逆論之遂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十九

高文忠公傳

朝廷欲開釋而無繇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
警也智公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開而增
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
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
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訪我殺我乃擁自
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
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
也彼夷苗耳族滅何爲時在開恩之旋林而走同
官者曰公何旋林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
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

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戕也胥曰善公名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三

高文公傳

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沐為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眾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

朝廷以輜車逮之如之何其驟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非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

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養以章服又誦邊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街行使眾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板升領眾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宜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

得其一爵通侯

然竟不可得

公乃

請許那吉歸

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

鶴蓋鼓吹送

之又宜諭俺答曰

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

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騎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鷲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牧全曰虜豈能不畏哉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操人有關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繫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愜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壽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援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授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援也。三邊苦援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損。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三才圖會

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備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賽與互市之利耳。邊吏貪幸。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虜。恚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親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

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閑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問視以今視昔。錢穀贏絀。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勩。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食我財物。虜中婦女亦食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尙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三才圖會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非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

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

旨。二關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

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名。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愍念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宜內閣

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恭遺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肅親王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扶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過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

以便省覽。三謂事必而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

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密

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關中之

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開。第一月有

旨。逐公。公即乘驛車去。道衡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

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三大臣之獄。柄人

將借以殺公。已差五較。往新鄭有所連會。廷鞠之。

日白晝。而公獲免。萬曆六年卒于家。祭墓止

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

有

旨。高某擔當受降。并廣親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

襄。歷一子尚寶司丞。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肅親王

太傅王文恪公傳

王鑒字濟之吳縣人幼穎悟不凡侍耶蘇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咸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試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鑒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

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安好爲之時

東官將出閣大臣首薦鑒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

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奏

太傅王文恪公

遷舉鑒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鑒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必獲鑒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戍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榮遷太費鑒言楊爲門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減述曰喪不可成服鑒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鑒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鑒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嫌阿鑒阻之不能得於是怨疏三

上遂得許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鑒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鑒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張恒贈太傅諡文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諸臣

奏

太傅王文恪公

太師申文定公傳 秦和郭子章撰

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捐相印歸休號休
休居士年七十病劇而間更自號曰蘇菴主人其
先神農之後在唐虞爲四岳在周爲宣王舅申伯
封于謝楚有無宇漢有培公或在魯或在魏皆申
伯後在魏者宗勉最著南渡後居吳中皆宗勉後
其墓于吳山者自敏三始敏三傳官保傳恭
恭傳源源傳鑑鑑傳博博傳周是爲公曾王父周
傳乾是爲公王父幼育外兄徐翁遂從徐姓公及
第後始奏復申乾傳士章即公父自公父以上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王 明 後公傳

魯王父俱以公貴贈左柱國少師母王生公早卒
贈一品夫人繼母黃封一品太夫人公誕于嘉靖
乙未生有異徵十歲即爛舉子業年十二能爲古
文詞陸貞山先生手而驚喜曰此無待教驍駉
而千里者奇才也此出試邑郡及督學使者輒褒
然爲舉首聲籍籍起吳人稱爲經神學海從游者
如細流赴巨壑不呼而集公乃手勒尚書解一帙
傳示羣弟子弟子守爲指歸乙卯下第公下董惟
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作祛倦鬼文自勵其
後斯文傳播入禁中

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繕寫揭御屏或曰此即漢武

讀相如賦唐德批韓翃詩也已未丁父憂辛酉七

月服闋學使者吳公遵置遺才第一時吳令某編

卷號于句容佛閣至公卷忽有一巨人從空冉冉

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之祥也秋

鄉試公果以尚書魁第三人明年壬戌

廷對及第第一授翰林脩撰時

上事高玄公座師袁文榮公入直應制不給多倚辦

公公一日代表公草進白兔表及白兔瑞應詩稱

旨詞林拱手翰翰以文事推高公不自炫也居恒鎔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王 明 後公傳

戶松經籍書自言曰欲觀聖王之跡則于粲然者

矣

本朝二百餘年典章令甲尋其技藝窮其根花柳

其利患於其顛末以待異日癸亥以王父承重憂

歸公益自韜飲杜門養重丙寅服闋丁卯復除原

官時華亭徐文貞公階居首揆特器重公曰此維

桑後來之偶他日可肩巨受大者而新鄭高文襄

公拱與華亭有郤比遷令

上東宮講讀官畫屬新鄭所取乙丑士而公積在前

試所遴士半升南官。有會元二，鼎甲二，宗伯一，大學士一，即么麼如章得侍門墻，皆公所陶鑄也。辛未二月分校禮經，復得趙宗伯用賢以忠諫名，得夏司寇良心以循良名，以人事主，就與公多尋。晉公宮允，克經筵日講，秋九月。

詔都試天下材官，公仍副丁公典試事。是科武舉以謀勇者稱，幾半其額，無何晉官諭晉副總裁克修世廟實錄，未幾。

穆廟升遐，例有詔誥鼎革事宜，多出公擘畫，而勸進箋表，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副臣

辛

甲戌庚公傳

皇太后及

今上覽之色動，是時公齡未四十，而留心憂國，惓思摘藻，不三月髮星，星白矣。癸酉。

上登極，晉官庶仍直日講，公繇是歲克講官，迄戊寅前後六載，所講四書通鑑出公裁定者十七，而尚書則公以額經獨任。江陵曰：是可傳也。曾奏。

上俱梓之內府。甲戌，晉官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如故，兼理清黃凡軍職黃簿具載於武弁系功次，及升調降革錄，以其副藏內府，爲襲替張本。先是樞吏作奸，敘裔以窮爲正，敘績以廣爲真，魯。

魚亥豕，漫漶不可方物，公悉心校勘，蕪者削之，譌者正之，互異者乙之。務令前所類進黃冊與近供相應，至今甲戌以前，內黃犁然別白，皆公手筆云。丙子，晉宮詹正尹，克會典副總裁，會典始自弘治迄今。

上踐祚可八十餘載，損益因革之故，教禮刑政之條，今昔差池，南北刺繆，公曰：此昭代典章也，如承訛襲舛，因陋就寡，其何能訓？乃問于遺老，咨于故實，視諸故府，覈之新志，一切綱領義例，悉公苦心創定，如會計，如典禮，如邊防，如河漕諸大政，務規範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副臣 辛 甲戌庚公傳

本體，剪裁浮詞，著爲令甲，凡十有二載告竣，雖成之羣策，公鎔裁居多焉。丁丑，公同蒲州張文毅公四維主會試，是科得人如沈公懋學，魏公允貞，余公繼登，拔公文頑，馮公琦，鄧公元，標朱公廷益，皆公手拔而登延者，卒爲名臣。八月，晉公禮右侍，以穆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

廷杖五，公公不勝義憤，拉王文肅公詣政府，力解，不可得，公謂王公曰：事急矣，吾輩不以身庇，恐令朝廷負微諫臣名，乃丙夜竄從，縱帥楊公俊卿謀調。

議之諸公拜杖出公與王公時時謁索鍾夜半說傳沈鄒兩公且不諱公立違奚奴迎醫視創公被承立露下候報云沈昏默不語鄒私語奚奴寄謝吾師吾神慎如故可以不死報國時漏下四鼓公乃就寢當沈公東粵時家乏強幹宿春猝無以辦公一料理道蒼頭護行迨還沈公持蒼頭叩首曰師實生我矣鄒公賜環時曾語同卿曰吾師顧我于永生患難之時振我于解甲登朝之日其何以報惟始終亢節無負朝廷不殺諫臣之誼乃所爲報耳是時給諫趙沈鄒俱出公門吳又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奎

申文定公傳

同年人謂公扶維得力而公不任德茂寅春上一日傳旨增置閣臣廷推大宗伯馬公自強及公名上

上晉公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恭與機務公辭不允乃孜孜以格君體國爲念常題座右收飲精神平居如對

君父講求政務夢寐毋忘

國家蓋公所自矢也已卯春正月

上致齋文華殿會江西樂安等府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俱以多燬多燬等五許擅婚連名奏辨

上省覽梓名閣臣入公條奏甚悉大畧謂以例論宸涼等六百餘人於法當奪如以情論授封在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彼時條例未布雖有違碍例前可憫合無念其年遠人衆以二十八年爲斷仍請告諭諸宗以爲經久可行之制

上深然之詳起居注中今以三品考滿晉禮書是歲江南災公乃倡言今日林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鐏搏擊之事少庶可保固根本振起痼疾固手疏急務條上如修圩岸以障水患酌催科以安人心禁奢侈以厚民俗創長單以登糧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奎

申文定公傳

諸弊皆公所惓惓三致意者庚辰公主會試所舉皆知名士

廷試江陵以伊子鼎甲爲請且示以

上意公佯爲不省刻二甲中江陵怒密從保瑞處易置中外譁然而知非公意時江南北並災淮揚爲甚漕撫從公策事公以流移班軍班價之說告漕撫以奏班軍減四之一班價亦如之江南以潮爲災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公從中從史之竟有旨改折一年公之流膏東南沁入吳越如此士午夏五月江陵卒蒲州爲政謂公曰今當猿莠之餘要

在芟刈。公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二公指各有攸歸，而公意深遠矣。會秋八月。

皇長子生。公喜曰：時哉不可失也。

上宜有大慶施于天下。蒲州亦以爲然，乃盡出諸司所擬寬條，屬公損益。上之議者謂此皆詔書真所謂，寒後陽春也。先是江陵黨與，假江陵造疏，起新昌位公上而逼蒲州，及新昌論罷，又設事構陳并劫蒲州。

上持其章不下。公曰：予其及矣。乃具言徐爵諸人表衷爲奸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 華文定公傳

上怒立鬁御史官，而督過保增殊甚，語浸淫外聞，諸言官綠。

上意指其効之。

上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于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蒲州出，謝公曰：彼公從中力援，幾盡一網矣。初羣喙諸語，詞語百事，二公不無少生得失。至是如初公以。

覃思追少保，具疏力辭，不允。癸未，會試蒲州長子甲徵爲同鄉中式，魏侍御允貞引韓忠憲事抗章云：俟兩補去任後方可入對。蓋遇懲丁丑庚辰事處。

閣臣之復路前轍也。公大寤，侍御言懇。

上允其議，上不從。四月蒲州憂歸，公始爲政，擬蒲州。

馳郵極隆，又疏請簡用閣臣，乃薦新安許公國。

上從之。已議起廢吳趙二公，晉官坊旋日直講讀。

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寬見抑者，次第登用。盡

洗昔時杖下之習，而言路益明，張肅清矣。已而止。

太和內監干預都司之勅，滅三吳織造之額，殺戚

晚李偉國公之贈請，露邸之國之疏止。遼府

爵土之復恤江陵老母之田。

上——從之。是歲以雲南騰川獻俘，擬晉公少師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高 華文定公傳

極殿公力辭，止晉官一階，予文廢。

本朝閣臣自張文毅公以前，凡有軍功，無不廢錦衣

者，其有軍功無世廢，自公始。嗣後遠左報捷。

慈寧工竣，會典告成。

上咸特勅褒公晉秩，公累疏辭不拜。嘗語同卿曰：吾

叨冒極矣，深思難報。厚福難消，人以爲名言。詹侍

御講，請王文成守仁陳簡討獻章從祀，浮議紛紜。

詆王霸儒營陳儒學，請獨祀胡布衣居仁。公疏云：

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言主靜，沿周

程未嘗立門戶也。氣節如居仁，功業如守仁，孝友

如獻章非禪也請并祀三賢于薛文清後亦足增光盛世

上卽允行乙酉余文敏公卒公屢疏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家屏不報至是復疏得請大快輿論夏五月大旱公具疏引咎乞罷

上降旨慰留自責精誠未格公遂力請敘錄言官減上供袍服停新樣磁器蠲免天下災荒錢糧郵錄熱審罪犯俱次第允行已復請

上罪已省躬齋心額帝布袍蔬食虔禱郊壇上悉從公請是日戊午昧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申文公傳

上從大明門却輦步行公同兩輔後隨

上數行數目公使近前至南郊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

上特召公面諭公隨撰勅宣上德意并擬傳帖進覽上加納之逾月公考一品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支正

一品俸仍磨一千中翰賜宴禮部公疏辭不允舊例閣臣九年考滿始得賜宴公以初考于例非當復具疏力辭俱不允再降旨勉公祇承以成君臣相得之美

上一日幸兵仗局觀兵器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蓋指正德年間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選內監二千餘人更班圍繞實入晨

散援枹執銃砲聲相聞鼓賊徒謀外議洶洶公深以爲憂乃同同官具疏懇罷大畧謂

宸御清嚴宮庭邃密詎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安人

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一以省濫費不爾恐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亦以爲言而刑部

董主事基言尤剴切

上怒欲重譴之公復極言救解得薄責外任然弓矢未彙旂旛如故公曰此未可以口舌爭也乃因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申文公傳

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瑞云此事屬在禁廷諸人撰

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徒竄入爲害叵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

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瑞皆悚然變色乃秉照復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公之婦諫潛移類此召對之典泰陵承陵間行之廢亦久矣

上一日朝罷御暖閣召閣臣入

上以董侍御子行疏手授公疏中一謂撫鎮官當親自巡歷一謂巡撫宜久任責成一謂邊方司道宜

加優異一謂沿邊佐貳官員宜慎選用破格遷除
公受贖且披且奏

上悉首肯對久廢一旦肇舉中外臣工喜色相慶

翕然有太平之望焉時吏治皆肅賄賂成風公特
疏畧曰人臣以素已奉公爲賢國家以獎廉禁貪

爲要聞先年郡縣積貯多係撫按賦罰朝廷既
括之濟邊而撫按又取之克費非惟無餘勢不得

不多受詞多問罪其爲民害不淺夫濟邊有定額
不可復減莫若節之于公費或衙門公費不可盡

裁莫若省之于餽遺餽遺者其始以交際爲名以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訪道 壬午 申次長公錄

通贊爲禮交際不已則廣餽遺餽遺不節必成賄

賂撫按無以禁司道司道無以禁有司而欲郡縣

起廉平之政間閭免愁歎之聲初可得也懇乞

明旨申飭先自臣等及部院大臣始令

朝覲在邇敢有挾贊入京仍前通餽違禁者盡法處

治然後貪風可革仕路可清擬

聖諭一道進覽

上卽褒答勅嚴行之秋八月

上傳旨親閱壽宮十三日
駕幸大峪有

旨吉典用大峪山本朕親定工作方典不必更

滋煩擬前命卿覆閱止以首臣會同該部詳

示慎重內閣職任臣贊豈以技術爲重輕至是吉

壤始定羣議始息

駕還感恩殿御東室賜公玉帶羅衣是日

上以重陽令節循諸陵而行回鑾復登華城樓宴

飲及夕夜將半閣臣叩關者再

上猶未返公具揭力請

上乃還行宮公擁衛

聖躬諫止夜游有古大臣風概云丙戌春正月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訪道 壬午 申次長公錄

皇上長子五齡矣公念

上亦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

東宮以重國本畧曰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

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皇上德澤浹於寰區嘉祥鍾於胤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

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茲時查得

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咸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週歲蓋軍嗣升儲所以明愛器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有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伏望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疏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早

申文公

上降旨云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一日公復疏曰冊建儲宮國家大典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繁欲從容少待但葵藿微忠尚有不能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

列聖建儲多以冲年寔法成周遺意今

元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宣孝兩朝已過期矣如欲修講學之故事備朝賀之盛儀或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若但舉行建儲之禮在宮中不過

一受冊在文華殿不過一受朝未爲勞也而名號既正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新億兆人之望斯慰其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則胎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疏入

上曰卿再疏恐見忠君慮國朕已知之矣是時中外晏然無有慮及國本者公獨懇疏倡言

上亦絕無他意惟是廷臣揣摩欲捷得之以定國本紛如峭起故浸不能堪始有疑君立幼廢長置朕不善之語意遂遠巡矣已議水田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早

申文公

上意欲詰責建儲者公力救徐尚寶貞明且云人情營私者多奉公者少畏難者多任事者少若以建儲爲罪將來必至以言爲諱諂諂肯爲國肩事局府中尉勦倖越關想究諸倭撫按官

上意欲速撫按公力排撫按目云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韜宗儀將軍將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繕生員故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事不問親王不下撫按此亂之道也

上皆然之秋九月山陰王公以憂去公疏請博簡才賢以隆政本意屬于公慎行沈公經大要謂見在

臣等三人其皆南籍生長既固于一隅皆慮未周于四海竊恐疏疎職業孤負恩私仰祈

聖明特簡或令臣等疏名上請庶得盡瘁之見且

可免桑梓之嫌不報是歲水旱異常災荒海至公

疏宜勅災重地方暫緩催徵設法賑濟如有饑民

嘯聚搶掠者務申嚴保用團集兵卒會治正法庶

使潢池赤子毋敢有揭竿制挺爲難者擬

聖諭一道內令借發臨德二倉餘米以充賑濟借支

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

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白雨雪有無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聖 謝文定公

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哉

上稱善即令中書官滕寫頒示一時有司靡廢奉職

庶幾苗而不害云丁亥春正月公語同事云冊立

久稽異議漸起今將建儲封王並舉庶極

聖衷體統各正乃引

高皇帝諒旨疏請

宸斷竝舉建儲封王吉典以慰人心以承天祐畧曰

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三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臣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上子宜正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

不報戊子春二月

上御經筵講畢命司禮傳諭內閣唐宗有慚德親徵

虧大節以後止講禮記罷貞觀政要公顧同官曰

上天縱聰明日新學問其于剖析義理權衡人物卓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聖 謝文定公

有定評如此相與慶幸遂具奏畧曰唐太宗開基

創業身致太平史稱其平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

之盛庶幾成康納諫如流改過不吝亦三代以下

賢君也魏徵事有爲之主常不諱之朝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王珪稱其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

任其十思十漸之疏後世皆以爲讜言亦三代以

下直臣也至于閤門慚德忘君事仇誠如

聖諭臣等惟願

皇上以二帝三王爲必可師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

可復宗社臣民幸甚至于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于

君德治道有裨相應兼講

上嘉納之時公自閣中簡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凡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褒演以進而入告曰望

皇上于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存著之項法

聖祖之憂勤

上覽疏喜曰朕當留覽珍藏是歲直隸浙江撫按官

奏報災荒地方如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餘千

縣數百人晝劫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遂即將衛官圍攔余官捆肘公上言恤窮民所以

收拾人心繩亂民所以消弭禍亂今時值饑荒事

干人衆搶奪不已必至劫掠劫掠不已必至叛亂

撫按未奉

明旨孰敢以重法繩之人有玩心漸不可長臣謂今

須責成撫按假以便宜令督率兵巡嚴加緝獲遇

有鄉村城市聚衆搶掠者即將首惡數人擒拿梟

示毋得苟且養姪姑息釀禍庶人知畏懼地方稍

安至于減價平糴之說惟官府可行民間不可強

行今官府既無穀米可以減糶而徒責之民間則

積穀之家皆深藏而不敢市是趣之增價也閉糶

之禁原有明旨而地方官各私其土本官之外漠

不相關臣以爲平糶徒足擾民無益事實退糶最

爲厲民有傷治體皆宜申明禁錢

上曰可其嚴勅行之

庚寅元日

上御毓德宮暖閣

召四輔入

上手示雜廷評于仁疏謂其肆口妄言觸怒感疾聲

色俱厲必欲嚴譴公奏小臣輕信訛傳干冒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天威誠爲有罪顧處分過當恐彰拒諫照舊留中乃

見容德公以疏繳置

御前者三反覆勸解良久

天顏稍和因謂公曰朕是心先生是股肱心非股肱

何以運動又曰朕既委任須替朕主張任勞任怨

公同同官叩首謝曰敢不服膺因勸

上酒養聖德係養聖躬清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勸

上時御朝講以慰羣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

上俱首肯之公方與同官叩謝出

上俱令司禮接止之云侯宣長哥與先生每一見公

聞言喜甚有頃

上傳語令公將鯨瑞訓責公辭不復乃以

上意訓責之畢已

皇長子

皇三子俱至

上於榻前手携

皇長子向明正立公等注視因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皇三子玉筍蘭茱娟秀可愛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昔商山四皓一出而羽翼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吳

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

聖明特鍾慈愛遠勝之一見賢于苦口之萬言臣等

舞忱何能已已詳

名對錄中公于次日即疏請立

元子越旬以豫教請俱不報至夏四月南北兩京九

卿科道咸合辭疏請公復約同官再申前請畧曰

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

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

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

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公言思至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今

皇長子已十齡矣而冊立未舉出閣無期師友未親

名位未定以先後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生疑

恐訛言日興非所以信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

而言則當斷而久不斷恐窺伺漸起非所以固大

業也疏入不報越二日公又特疏曰當今第一大

計無如冊立

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吳

祖宗家法傳畀萬世

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

元嗣者

皇上纂

祖宗之緒須守

祖宗之法

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

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旦之辰

皇上親挈

元子令臣等諦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二也向來道路

訛傳皆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司百萬軍民頗倡後

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目親奉

王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

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以

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內閣輔臣

葉

聖諭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

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

臣等竊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

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

元子勅禮部具儀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羣疑使臣等

得聞其忠無事曉曉張聒自外於心膂股肱之也臣等之言盡于今日臣等去就亦決于今日不報已而

上特命中書傳諭公等詞意甚屬公知

上智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流言一

日不息

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暴白

上意解釋羣疑莫若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大禮

上覽奏報可已而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

旨行公喜甚顧謂同官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七

內閣輔臣

聖

聖諭

上意無他第謂冊立大事不欲自臣下發之吾輩宜

拱默以俟耳是秋洮河事起先是套虜火落赤鈔

掠洮河熟番入據奔刺川就水艸數出掠漢人畜

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而副將李魁者素有愆愆

偵卒報虜至魁卽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待控自

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譁射魁創甚還營宿昔

而頃督撫撤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洮

河副將李聯芳出戰夜廷議紛紛謂虜已敗盟順

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警危若累卵內外相率攘

臂談邊必欲罷欵決戰公乃具奏先年俺答款貢

套虜吉能及松山西海諸部竝聽約束而西鎮之用兵二十年矣及吉能父子皆死其孫卜失兔弱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吉者又相繼亡以故各部渙散或以轉徙要賞于延綏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肅或駐牧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必以款貢爲詞難於峻拒欲撫之彼實需索無厭難以固從此西鎮虜情之大畧也顧邊疆事勢軍旅機宜譬之隨痛製方不計執一今虜既狡黠無狀掠我屬殺我裨將公背盟約其勢不得不戰然一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關隴臣

李

東坡文編

條議作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巡按御史查覈另爲處分已而傳

旨令輔臣將梅友松奏報看詳且詰責各邊督撫引

嘉靖間失事爲証公上言今日虜情與嘉靖不同

先年虜犯各邊惟一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款貢

中部落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梗命

各部之羈縻不可以一邊騷擾致九邊之決裂如

其背約則當聲討如其輸服不事窮追制取長策

總不出此今洮州失事明係火落赤邀請而宣大

總督諭書及虜王頭目稟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關隴臣

李

東坡文編

犯順未可知也若一有疎失即大更張調撫臣

司道而又更易總督使醜虜反得挾以爲重必云

我作一交邊帥盡更將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

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

上深然之然意猶苛責督撫不已而崔直指景榮復

報虜騎充斥之甚公乃立題銓部廷推戎政尚書

鄒公洛經畧七邊又選用梁公雲龍萬公世德贊

畫又特薦尤帥繼先領兵以往經畧奉公指從大

同邊外進運而行兵聲大震西虜聞之咸惴惴思

竄于是移撤切責順義趣之東鎮聲火酋之卑勒

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巢而他酋真相據掘
工川與火酋爲表裏者亦遂稍稍移帳遠徙矣是
時

上加意邊防屢聞警報意不能無動乃于

御門視事畢

召公及兩輔于暖閣中從公商確機務疊疊不休且
囑曰卿等爲朕股肱須替朕用心分理公仰承廟
謨竭力擔任語稍憤激言官遂交章攻之公去志
益決顧念西事雖稍寧戢而善後尤宜熟圖復具
疏申明邊計甚詳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聖

世宗憲

上令九卿會議以聞已九卿陸光祖等回奏大畧謂
邊釁委不可驟欵市委不可遽罷經畧委不可復
更兵餉委不可大減元輔主持尤合機宜委不可
不聽

上報俞衆詳始定紫荆關外廣昌靈丘等處奸民有
奏開礦興利者而張守清尤築道路洵洵謂旦夕
且有變會

上遣中涓禱五臺還奏其事一日

上視朝畢

召閣臣于皇極門議事語次及之公請勅該部行撫

按查問禁戢逆遠守清伏法閉塞諸洞礦矣不謂
宛大玉田豐潤奸民復言之

上遣問閣臣公與同官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
多得不得償失三官吏繹騷四示國體形令外夷得
窺淺深非算是疏出王文肅筆而命意剴切悉公
主之事遂寢自公去國後武弁中璫朋比入奏
旨從中出迄今爲患焉辛卯春內侍口傳
聖諭邢銳擅作威福結交官婢與何成趙昇等通同
鑽刺都打發出去了公乃奏云臣等近聞彗星示
異天鑒孔昭不勝驚駭以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聖

世宗憲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方共省
愆修職冀消天變不意宮掖之中乃有奸人蠱惑
以致上拂

聖意有干天和今

皇威有赫

宸斷不疑奸邪迭除宮禁清肅而又奉

聖諭切責言官通行罰俸仰惟
皇上之尊如天如父天方震怒人未有不畏威者父
方譴責子未有不引慝者

皇上以羣奸不道鬻貨嗜利咎言官之不言又以屢

借風聞訛上要直斥官之妄言臣等既無未宰之能又無挽回之術曠職特甚愧懼尤深然自古帝王暇臨百官裁決庶政卽事以觀理則氣自平緣情以用法則心自服近日邢銳等若事已畢者惡已播聞豈惟科道當言之卽臣等亦有不能默者惟是人在禁庭耳目所不能及事初發覺言語所不能詳其煩瑣觸忤之詞誠屬可厭而苟觀避禍之意或亦可原是在

皇上以理照之不必怒也且渠魁先已斥逐黨與聞亦就擒或命內監鞠審情可立見或下法司究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蕭

御史定公

罪可立決是在

皇上以法繩之不必怒也臣又聞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克

宿衛向者內操人員持杖出入言者每有隱憂今內操久停而兵器尤藏謂當通行簡查申明禁制此又防之于漸者

上覽奏曰元輔真可謂忠愛憂慮之至矣先是邢端陰爲巫蠱

上怒置之法而特勅詰科道君側有惡隱忍不言詞甚屬南中遂訛傳謂

上有意督過公公亦叠疏乞罷其畧曰臣有至難至苦者如遷謫官員就非

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于上不言則疑臣修憾于中留中章奏何者不經

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又謂臣塞責邊務夷情本難遠度敗則詆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借以攸功

名對數陳本爲盛舉祕之則人多妄傳而播之又謂臣諂示恩寵衆之所擬不當則以爲私而當則以爲僞衆之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疎遠而既用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蕭

御史定公

以爲姑事虛廢事至于不得不辨辨之則以爲爭勝而必欲摧之不辨則以爲氣餒而愈益攻之至于非理相犯不容則以爲狹隘而羣然非之容則以爲畏縮而肆然侮之人不論賢愚事不論當否與臣異者卽以爲是而欲引之升天與臣同者卽以爲非而欲擠之入淵似此世局似此物情將使于奪不聽于

朝廷而聽于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于君上而制于小官之掌握臣雖百身千喙何能自解

于謫議自免于風波荆棘之中而

皇上即以警屢庇臣以鼎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
慚而心忤也臣竊爲國家計不去則弼臣益賤國
體益輕

皇上爲朝廷計不聽臣去則國論益淆政本益衰臣
所謂不得不去

皇上不容不聽臣去者以此
上不允立趣公出先是十八年冬

上令內侍傳諭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
不來賓援便于明年冬傳

旨冊立如再來賓援直待十五歲舉行公與同官約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曰

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承稍需一歲大事定矣每
諸司接見公皆以此告之自春及秋中外相安不
謂工部張有德以營辦請疏中語借冊儲爲重
上怒曰小臣敢爾沽名耶時新安與山陰在直不及
與公商確乃曰小臣以建儲請吾輩崇無一言可
乎倉卒具疏首列公名以上似不知有前諭者
上覽疏益不悅立批冊立事再遲三年公臥榻間聞
而驚起曰閣中一論得之甚艱小臣一言捷之甚
易奈何卽別具一揭一則謂前此

聖意已定

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
小臣不敢激聒一則勸

上如前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悞大典原揭詳具升
儲錄中時新安山陰在閣司藉出視公草兩公嘆

曰如公言當不致决裂如今日吾輩悔無及矣速
以公揭上請冀一回天

上覽揭喜手賜批答而竟不及建儲事已而傳諭云
小臣賓援以致朕怒卿等當調元贊化寅亮天工

乃宰相之職反隨小臣雷同疑貳朕豈不益怒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今閣務煩重卿宜遵

屢

旨亟卽入閣公嘆曰進退綢繆何以仰答

上意

上以新安前疏近激督過彌甚忽中

旨批令致仕去公謂新安去而我留人其謂我何乃
密請慰留新安而極言新安知行願同去國以謝

言者

上雖于慰留新安而又諭公意不可挽乃許公暫歸
公得請喜躍具疏稱謝拜以三事上陳一曰蚤立

儲官以安

宗社二曰力持

廟議以莫邊疆三曰甄錄逸才以克任使而復勸

上慎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蓄爲

富親政典學治以無逸爲勤兢兢乎數百言公歸

三年

皇長子出閣至辛丑

上命立儲遣黃曹郎琮勅存公于家曰卿贊襄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困

激阻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臣等

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

天語篤摯似若報成事于公者而公陳謝疏內猶

諄諄然冀

上返初心修始政勿令已漢之汗反而復行不謂之

絃更而復鼓

上悚然嘉納官一孫中舍嗣後以

皇孫覃慶比歲以公大耋咸膺存問四月間

上遣李太行自榮貴

勅行迨七月十日

勅使及門公已不諱矣屬續前數日囑問卿孝廉曰

吾病甚恐不能成禮勅故坐名義當踴領銀幣

君既不可委之艸莽也仍強起手勸謝疏疏中勸

上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欽慎封疆及時起廢絕不及

家事親朋問疾詢公何爲公拱手答曰吾惟求乎

其所當來止乎其所當止而已公卒撫按以聞

上震悼不已詔所司議所以優隆元臣卹典禮曾請

聖祭九

詔加四銓曹請特進一品制而以勲爵例特加枬樞

一閣臣請諡曰文定

上報俞稽之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夫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奏

臣等

道德博聞非聞見博雅之謂謂所行不離于道德

也安民大慮謂思樹惠慈以慮安民也公實咸之

無媿斯名與昔諸閣臣諡文定者曰勤學好問純

行不與者殊旨蓋異數云嗟乎子章事公四十餘

年聞之公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脈絡明乎衡而

治則差數均乎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公在事一切

以持平行之不藏宿不愷愷過即釋然又曰吾受

上恩寵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微名

以誠心直道處已待人可幸無罪公書生時持志

厲精嘗罵倦鬼曰青細浩蹟玉節陳編誦不能句

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落然。汪洋奧義，信備微言。凝思注想，欲援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溟漫。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薦棘，出于莽泱之壑，渡于于道之域。斯語也，斯志也，有此則爲孔之不服，不伐爲孟之樂善，不伐出則爲尹之無時，豫怠爲旦之所其無逸，公之相業寔基于此。

天子之揭于屏，豈漫然哉？不知公者，謂將順以權還主上，委蛇以異，就功名，予嘗贊諸大人長者，則殊不然。雲間陸文定公嘗曰：申公正已，以御物，侃直以持國，是苦心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間，而進還從容。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李

沉幾不露，真所謂命世大人矣。太倉王文肅公謂人曰：奈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辨者，猶能之。吾獨服公于中。

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熱不疎，翁如廊如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而不能盡數百歲而不易者，故姜公實嘗謂我。

朝元老所稱雅量宏材，不茹不吐，惟申公一人耳。予友鄒爾瞻曰：吾師挽政以來，手所拔寬抑者若而人，所誦刺者若而事，惟和惟平，惟寬惟厚，始末嘗不怒怒而卒忘始，未嘗不誦誦而旋信，蓋師心。

慈性善，機若轉圜，而事體練達，又遜而出之，自後來歛手讓後之人，遂有不得自隸者。又曰：吾師有百善而外人不知者，有一筆而海宇回春者，此惟天地鬼神知之，庶幾知公之深矣。人亦有言：天下有一人知我，亦可以矣。又云：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三公于公觀其衷矣，不徒表之而已而況。

主上之綸詔出諸代言者，不論召對有股肱腹心之托。

手勅有何所用，情之褒親，酒宸翰不一而足。慶采八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李

德漢札十行章，以爲三代以下，魚水始終之際，未有若斯之隆也。公亦可以瞑矣。公所著有論罪奏舛四卷，論屏笏舛四卷，論屏簡牘十卷，賜閱堂集四十卷，元配吳氏累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兆虬，早卒。仲即同卿，用懋季，即孝廉，用嘉伊，陟魯食爲望尚賒，諸孫曾繩繩具，藪家乘不具論。

同人亦有言：孟圓水圓，孟方水方，此非獨人主也。臣之體韻亦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今

主上聖明四十年如一日也癸未甲申之際頻煩
召見閣臣時聞采芹觀旂之風今味和之饗不加宰
輔矣墨者守門官者守內守周守積各戀棧豆今
曠暨四出飛而食人矣朝議即紛紜然後顧牛李
等字不敢訟言今訟言某黨某黨矣吉水安邑諸
賢間擯于外猶得引之天垣天曹實鼎寶組今反
間巷修魚釣者誰賜環矣夫公何持何修而得之
明主如旋羽還風令乃投石耶辛丑壬寅之間人知
青宮貳極

宗社萬年大計定矣而惡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李三

毓德之召見造勝之微言秘閣之德音爲之根也人

知

福邸之國宗藩維城固矣而惡知公

召對

元子龍姿鳳目

皇三子王筍蘭芽二語爲之別也夫功有造端有因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楊子言之矣密勿之功
人不及知溫室之樹公又不言乃言官更有求多
于公者言官謬譖相臣休休乃所以交相成也予

考一

本朝以鼎元入相者十二元相者三惟謝文正與
公年相若李文定之年又不如公宰相享年八十
者十二元相令終者三而三文貞一以徵聘召一
以僉臬入其賜第不如公

本朝一科鼎甲無三入相者三入相惟嘉靖壬戌
而王文肅余文敏之年與胤嗣之繁碩又不如公
內閣謚文定者五楊石首蔣全州李興化于東阿
微獨年不如公其謚同其所以謚又不如公若公
所謂天與全昌非耶公壽躋八十而子章以天定
之說祝又豈非文定之謚耶公一品三考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李三

上優禮極崇而公辭疏有云以至寵爲至危以至榮
爲至苦又云

皇上少此一項無虧高厚之恩微臣多此一官益增
盈滿之惧詞極懇至

上始聽之末幾聽公歸公歸而署其門曰有賦歸來
四時成功者還無心舉貶三代直道而行嗟夫易
云謙謙詩詠凡凡公實兼之矣

太保王文肅公傳

公諱錫爵字元叔別號荆石太倉州人年十二入州學督學馮公天馭一見奇之戊午鄉試南薰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脩乙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朝充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典切直之褒撰文官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巳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筆臣

王奎

太倉王文肅公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重胃子之選申

令公侯伯并應襲諸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

又親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進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疾謀奪情視事編修趙用賢簡討吳中行疏劾之公憂禍巨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

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請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到而已竟入不

顧卒取中旨廷咎此兩人公持之大痛且首倡

謫貶皆人所縮胸不敢前者既而江陵子假歸奉

旨三月還朝佞者輒疏請即召使吏邀公署名公

叱曰此何事而以流我爲竟投筆起公既忤江陵

請以省親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

無形若短乎公曰吾知吾父而已遑鄰其他未幾

江陵敗人爭掣擊爲名高公復持平其間寄同麓

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子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筆臣 王奎 太倉王文肅公

知人一著至矣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

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公之力也壬午丁外艱

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趣

就道乙酉赴闕中途聞上止內擢召謫諫及

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朝即有禁簡諫抑奔

競或虛浮飾侈靡之疏又疏關橫議止新工所裁

官百萬計公旣在政地意愈位上急民艱進貞

良屏貪墨丰采踴絕而竊之以苞苴行者逆消於

千里外矣是歲扈從上閱定壽宮再辭恩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室

大學士

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公抗疏力辯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脩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今勉受公入都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恥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稔力請破格蠲之且諫有司毋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時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揆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公與同官申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室

大學士

且語侵輔臣上怒下詔獄藉公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羅疏復觸怒子廷杖公手之力而歸亦以賊敗是年公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照新街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伸併疏攻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璧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方止之曰不可旋出雜許事于仁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輔臣

室

大學士

疏欲寘之法而獨目屬公曰卿意云何公違曰千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入不知以爲誦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因而進受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既而連接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得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公因謂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昭立大事不安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欽決戰公嘆曰果爾則先朝照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境亡何西師戒嚴邊亦無事會曠議起上遣問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曠

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釋驛，四示國體形。今四疆得窺淺深，非算事得中輟。後公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遂不可止。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請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上屢旨趣召，乞辭不允。癸巳入朝，上嘉悅，賜銀百兩，紵絲四束，裏麒麟服一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皇明世宗憲 卷八十七 內閣編臣 李 本朝臣奏稿

中宮無子，乃行冊禮，命公作一論旨，公隨奏

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公復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累次日奉諭，昨者元輔反覆

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

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

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

堅各以建言謫戍，公崇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

急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

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復

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安

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公見國是人心日就殺

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

歸之主與臣交，犬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

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窳窳，而請召對請御門

請發章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

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公疏

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

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公于暖閣，公

卽申前請，上曰：「稍需之。」公曰：「皇長子年十三

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國

元子乎？」上乃曰：「朕子明歲當齒，期矣。」卿奏洞

悉苦心，公出連上六疏，上略不爲迂闊。十一月

初一日，始奉札冊立候，旨行，且於明春行豫

教，出閣禮。朕又思三子年相等，今欲行出閣禮，或

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皇三子少待次年，以

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讀遺詞，林諸臣并

擬閣臣侍從，臣以上悉用東宮儀，蒙上俞允。天

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公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登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賑濟論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上既英明獨斷竊迂者不復

賜環公進奏交用人兩疏雖蒙溫荅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上爲之發金建醮以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克

本宮王公大臣

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路費二百兩移段六表

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公臨離勸上戒感起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愼謹罰節財用飭邊備積吏治批家數月母

以天年終上聞遣官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壇是冬皇上以冊立禮成上聖母徽號推恩舊臣遣

官賁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寢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鑒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于公者乙巳

聖母壽闋六表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公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公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致趣入朝而公病不復能應矣及卒家以遺表聞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遂遣使治

葬及祭祭爲壇視一品祠而加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其孫尚寶司司丞于是太常請謚厥諡曰文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

字

本宮王公大臣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傳

公名憲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官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聞講讀公奉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僕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修

王

太僕吳文定公

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明誦冀開悟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稱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席廟禮皆如適至是益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又不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

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以掌詹事與議眾促公言公出行從容揖眾議臣曰魯頌姜嫄閭官春秋考仲子之官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竝稱

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段仁宗傷痼始追尊稱葬非禮不足爲法眾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悅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母

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七

內閣編修

王

太僕吳文定公

淳美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服及尙書草制諸眾屬望柄用忌公名高者輒沮公益冲適無少望公兩爲吏部侍郎皆克 實錄會典通鑑纂要副總裁領誥勅內閣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與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七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八目次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太保陳僖敏公

尚書周文襄公

尚書年恭定公

太傅于忠肅公

太師王端毅公

太保項襄毅公

太保余肅敏公

都御史韓襄毅公

太師馬端肅公

日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八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傳

公名翔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誼誤還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

年陞會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

附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

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還

東西震動且賊漁陽公提督軍務勦撫遼東十二

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

年陞左分寇廣寧清野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

還臺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仕上番書

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

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

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

如溥未可出臣議及戶部尚書金濂翔乞用一人

皇明世法錄

卷八

經濟名臣

王世貞公傳

上用公明年贊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寧布思信招陳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商已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遠東法令久他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罷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餉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置

皇明世法錄 卷八 經濟名臣 王世貞公傳

緣俗立法細大故贖十數年間得金銀馬牛羊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畏公置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釋繫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鈐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為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置內閣

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召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翔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

翔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

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卽位免公兩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

皇明世法錄 卷八 經濟名臣 王世貞公傳

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公善知人文武

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

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此人質直雄傑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

急得力以故公推戴北人為多至姚襄又反公往

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

方強直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

仰恩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

歸湯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阜

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變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譏姜姬。而况苞苴。其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守世官。錫永副千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清名臣

門 汪公傳

太子太師陳僖敏公傳

公名鑑。字有誠。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滄粟。廣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人朝。民必遮道送。不令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而公至必。寡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師。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公諱人尹。祝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清名臣

五 陳僖敏公傳

尚書周文舉公傳

公名悅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

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時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諸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克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官二十二年先是胡榮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憐之以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循清名臣

本朝文獻公傳

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教有往除民害語我款但三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平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以兵因并加耗錄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以通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圖局收錢公全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之一人爲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循清名臣

七

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剽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除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公許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紳時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稟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領舟

三斤比解又以紗粗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斤重紗粗價頗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走。公令田畝拔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時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絲綸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教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教使速公且還治

章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八

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遷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廩非運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為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廟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債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

今思周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第嘗為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按據詰訊人真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章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九

尚書年恭定公傳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卿貢爲山東德平訓導

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修廢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蒙垣王遜煒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四庫全書 十一年定公傳

可許

景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干謙議曰懷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齊以一樣直故稱強列國表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期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期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生厚法厚亦誣公置獄訊

景帝曰厚慈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違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誣爲戶部尚書召詮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

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言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

上又諭南陽曰經綸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溢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四庫全書 十一年定公傳

以勸廉不勸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楊璠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詞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太傅于忠肅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於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癸任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治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主

于忠肅公傳

察會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倚之方詎據間食事隨汗宮池諸生皆走山謙獨前投之起倉事督乃欲以罪歸謙時徐曰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脫也今不罪公者何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倉事乃止而謙由此成名二十三舉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咆

分奏對

不顧前

必為傾聽而是時顯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為下邪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

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塵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鹽者所按獲於樞侍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戮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退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謙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主

于忠肅公傳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巡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銀賑民粟歸庚餉則吐庚粟減直以糶公私得和贖給於下尤和濟黎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清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縣官道俱責種植間墾井以墜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脫御請別設御史併上各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辛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滿謙於吏衛民

事亡所不精割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無不夕報可以足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旣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嘗人

朝議事人謂卽不棄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

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辛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八 王振傳

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故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自代名譽泰中至尚書與謙畧相持謙南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肅謙者以千數周壽昌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按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鄧壘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

死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旣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倡振遂

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鄒登上言也先親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爲宗廟社稷至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壘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皇明世宗錄 卷八十八 王振傳

鄒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殺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

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

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援之立死又捶二閣之

曾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被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閣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

王乃起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誠篤

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王

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鳬駕

文武臣有預軍士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

濫卹報許

卿王既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

虜得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

分道募兵及雷清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宋

丁忠肅公傳

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輒等分

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

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撫

毋令失所而驚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

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

麻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

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

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

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衆益急而侍請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

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

未定而籍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評

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皆

藏庚虞卒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

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扶

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宋

丁忠肅公傳

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

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

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

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

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

門謙使謀謀

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

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

而以微功實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

將許賁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
諫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鑑指揮岳謙遣而
虜隨入寇逼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
天誓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
從之則生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賁
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
不能拔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其休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
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臣請名臣 太子忠肅公錄
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
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
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
張疑兵以觴我乃上方舉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
各管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
貴人喜寧者故倖虜也下黨室得近而後復沒虜
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謙密授計楊俊捕而解
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誅爲虜聞者小田兒虜自
是益計屈時復謙是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尊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
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
他言和者親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
使往而
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
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
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掖少他患楊洪既自
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臣請名臣 太子忠肅公錄
不之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
孫安託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
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
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
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湘閩則有鄧茂七葉
宗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猓獍而三楚之貴竹苗
餘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
勦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報靈擊靡不端

歸 恤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

皇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幸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丙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

且命兼支二條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

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臣僚名臣

辭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

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

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

病暨子尚知此意臣敢贊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

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

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瘕壅一謹

上使中貴人典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瘕必需竹

歷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

自

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

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處

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

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以一都督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臣僚名臣

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

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

帥而進止賞罰一繇謙相顧頗首而已洪亨皆老

帥宿衛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

恃勇擊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

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

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

擒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紕

論劾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

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

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卿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

文與中貴人符良王減張永等謀迎葉王為帝坐

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

亨等加鉗鑕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

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

與亨比前曰不悞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棄市籍

其家自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聖訓名臣

王

于忠肅公傳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霍霜天行路嗟歎吉祥

庭下有達官指揮卒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

祥悲朴之明日復而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

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吾人其萎乎吾甚虞

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辛黨也代為尚書不一

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廬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

景皇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

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省輔與亨吉祥爭權下

獄流金商又三年亨下獄庫死家籍貲棄市又二

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及族謙有一子冕自

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係社稷以

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

祠於其墓曰旌功華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

皇朝世法錄

卷八十八

聖訓名臣

王

于忠肅公傳

用聲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儻然少裁割獨其

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

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太師王端毅公傳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崇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畱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領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左成化元年遷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粟荆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王端毅公傳

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費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毋憂歸四年卽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忠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

王黎澌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相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鎔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瀨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來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始又甚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王端毅公傳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備備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永書一索而已掌院未幾參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奧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膠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粟及庖人噉
馬諸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
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
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
數十萬草牛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
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治怨與
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晉
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
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裁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王臣

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裁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拔其子
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

富人財寶人情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
東廠中貴人高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
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寅緣得同守

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
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
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友與妖僧繼曉比而
造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丁詔獄都督經歷張鵬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
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
千餘寺考科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
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
補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鵬南京恕凡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王臣

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
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
曰公疎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諠曰南京十二
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
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諫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
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

上

上南
爲印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待召馳驛以來

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部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琰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及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

上每遇言雷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有問御醫視脈性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

夢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遽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溶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清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

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今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元王瑞辰公傳

上特慰雷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惺惺妄行選補御醫吏且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踐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杜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帝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懼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一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遂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

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直謬君傳若行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

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爲奮晉潤文泰草而授之

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

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

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

敕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

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信公爾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手江臨教公傳

公員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

五年家居健無恙日說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

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

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

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齋手敕半醴絲幣有問益月廩歲夫恕

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

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計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

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若而少子承祿仕至南

京戶部尚書諡康僖有學行不墮其家聲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恕諱名臣

王

臨教公傳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傳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置乃奪服之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而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陞入延綏公及寧遠伯學處遁去明年又與彭武伯破虜四年固原上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較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遠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馳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破我擒公叱令所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十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總久計是時兵事急詔言洵公督軍矢石兩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故死矣

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士達勢猛關中根本西未平時朝野洵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日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賊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鬻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

敕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

何者

詔暫暫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劾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則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安殺致于天和不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通寇不意媚疾流言仰賣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紀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作從賊誦成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

祛殺慘酷甚於夾秋。事出早傷。首臣所政。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緣自明。竊唯刺裏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洪燃燭煽動千百人。遠近茶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類異。不知前巡撫楊濟泰將王信等。屢奏仍派難禦。首逆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滿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

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視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主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攻。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寵厚賞。豈盡亦少思哉。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滿成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愚按征南。蒙憲茂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

聖明世法錄 卷八 刑部 刑部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遠告遐邇。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渠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宣公。咨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嘆者。挾汪直爲謁。察其情。大獄直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其情。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其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聖明世法錄 卷八 刑部 刑部

上獨流。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

而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昭舊鎮職直遂有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先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並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直明世法錄卷八十八

遠余子俊代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爲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剛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謙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太保余肅敬公傳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部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章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廉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綬延綬自正統中都督王禕鎮安榆林朱城也禕始城榆林及十八歲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

更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任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處處築爲邊牆立砦堡混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削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管紫城峽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伯敵迴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邊防名臣 天德堂藏

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士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計算盈絀諸吏少年威懾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南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

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悲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華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起撫寧夏亦後孫華肅穆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万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傳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

命錄囚碭山教諭立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

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死吾子他御史慘掠純強

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

哭吾兒也於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

始自欠之出巡按江西眾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

抵筭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廣陵饑

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

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

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

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木三十黠屬吏奸食

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廣倡獮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

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狩下陳循獄論成雍坐湖山西副使尋罷歸

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

院事長院者寇深剛復少許可適獨心敬雍雍亦

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謀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

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

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

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

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驛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

修戰守練士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

議事

上言公狀貌進兵部侍郎

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

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問於大學士李賢

左遷浙江叅政雍為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

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

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珣言於朝

曰偉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

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

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眾議進取或請分軍威賊

知人國家
得一布又
得一知者
之毛茲
輔一言
耳神新之
以附者宜
是者耶

聖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聖

天子大嘉賓雍功制

詔卽軍中拜兼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一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
軍務。二嚴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

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左都御史雍成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鈇鼓數千儀節許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經濟名臣

聖訓 韓襄毅公傳

太師馬端肅公傳

公名文升字員剛河南鉤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仰皆嚴重無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卅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毋憂驟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飲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馬端肅公傳

馬端肅公傳

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緩兵討之又大敗詔遣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東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提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遂提督其軍事夏三鎮軍務旁寇臨鞏文

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剌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干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遣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前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誦伺將吏小罪輒遠遣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計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價略都督產案使繫管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皆誅董山說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凰集諸堡獨近塞者皆格等十八族官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馬端肅公傳

馬端肅公傳

撫順所白狀。賊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扉其族。殆盡。更委楊果提。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召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手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借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被其被。解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函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徇其蔽。觀空手無鎖。而陳鉞則飭尉傳盛供饌。見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所賄。于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絲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屢寇塞也。于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見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刑部

吳

時

上幸方士李孜賓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刑部

吳

中宣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蔡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奏諸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

天子知稼穡艱而已。奏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學院事。如故。時子繼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謹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于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較斥其

貪黷選候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較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儲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

聖明世宗

卷八十八

名臣

哭

名臣

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任。薄相警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勸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羣。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孽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工部張圻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

先朝弊孔賴

上初室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

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

上皆爲傳。哈密忠順王昔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故王母當國。爲上魯番首領。檀阿力所擒。幽人直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灰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城之。阿黑麻怨我貨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擁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

聖明世宗

卷八十八

名臣

哭

名臣

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警。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于是文升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葺。文升言。團營軍餒。千役。

不可復善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敵有儲木尚可材
大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
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從居懷其子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
等北虜火節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職守之策虜
雖託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即首推文升
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
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
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王馬集公傳

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觀吏畢集卿其
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
吳錦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
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
心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
稱疾

武宗立言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

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助親莊田
租課文升言

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
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備士李鼎等七
人偕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
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
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詆文升拉文升
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
左侍郎焦芳日夜觀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
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王馬集公傳

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
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
部尚書周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
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
升之去

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纓錦絲馳驛以行月給祿米
六百石歲給人大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
中貴人璫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
年璫誅芳兵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
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鋌

龍河南行剽至釣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羣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八終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八

附錄名臣

三

附錄名臣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九目次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太保周文端公

太保劉忠宣公

少保張簡肅公

少保李康惠公

太保梁端肅公

尚書顧公

少保王彥敏公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目次

太保周彥敏公

尚書陸正簡公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十九

史官

陳仁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傳

少保倪文毅公傳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

編修考較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詞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絀戎禦

所言無不諳暢每人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

傑文古典軍國重託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目次

寫千言春容忠達至瑣屑彙牘吏人旁候逆筆

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

耿裕爲尚書公爲尚書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

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齊已出

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定孔

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燬燼賴諸

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

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

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

進左侍郎會災異直言與尚書共疏實畏天戒七
事未幾復陳八事守賴南內臣韋崇誘撒馬兒罕
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
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弼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
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僧徒法王淫
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
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
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
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

皇明世宗憲

卷八十九

附錄

二

四千有奇十年一歲國版日耗空立嚴科痛加條
率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未幾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
上修宣二十八年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
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進馬鈞陽言
五獄之名空從京師度朔北獄乃在京南公言北
獄恒山祀曲陽縣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下
禮官議曰皆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置五獄
大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處外居
蒲坂在華山之北永寧據都改獄公議良足十四

皇明世宗憲

卷八十九

附錄

三

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公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
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札加思爾大爲邊
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艸甘肥易於屯剽腹聚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孤山安
塞安邊定遠諸路輅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
榆蘭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
大權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
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仇者挂劍怯
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
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
我者衣食自志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屢廟慮遣將徂
征奈何四年三來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
以返乃析主僣賈倭游朝行筆帛與金克勿私室
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首賜予濕施官爵輕授殺
傷我士卒悉泯弗問投校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
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
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
功績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

斷養而骨委職座。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沓。臨陣退縮。反蒙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空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喪天威。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禦。此無陞櫓之嚴。可乎。項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計其所去。旣遠。往返不遑。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矯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芻餼粟之役。仰聞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饒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下錢。半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如權宜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

倉庾無升合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驚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知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各爲准折。權價實則使寇軍儲。故朝廷有廉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倒廩施。住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雙。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與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跡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資。徒表西顧之憂於上。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

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一或作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蹣跚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示煩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遼孽難盡。遼孽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境。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緩不易守。今若棄延緩。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下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撲。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虞。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隨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富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華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邈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加導漕清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傳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宇廷玉陽西人宜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奉陵東官講文華

大訓

東官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官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

義改吏部臺書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

皇明憲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名臣

八 太保周文端公傳

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

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

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乘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

切直頗傳上踪跡此疏出誰狀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郎有罪罪經十年

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

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

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

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驛馬鈞陽請出太倉銀

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

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

宜儉於國不宜沒於民織造賞賚齎土木費益

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

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經費公又執不肯

發內臺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

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

皇明憲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名臣

九 太保周文端公傳

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

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

乞詔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

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苛指目前

輒增貲稅貲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祇稅

二分外成不宜獨優又聞

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得獨

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官莊者

上念公言擯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傳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客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選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遷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戚寧伯創邊警大夏敬抑紂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瀨被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傳

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無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疎其壅可三十里復疎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壅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傳

太子太保劉忠宣公傳

從打師宜
得和民
計息今日
不待別有
而後辦

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妄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延謝

上御惺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欽俱有常何至今且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國未暇論臣在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各臣

主 臣在廣

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欽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及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寇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揭虜營妻子有剋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

矧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

上曰卽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少違

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漢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傷贊決

上遽曰徵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各臣

主 臣在廣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

恩歸

上似未足深怒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單閼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

民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國轉漕江壯固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

行禮者予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大夏對曰彼處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附錄

十四

太子太師

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標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番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揚之官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應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耻不肯與還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言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

上切責璋示若遽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訖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附錄

五

太子太師

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本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質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意以補逆瑾賤而兩侍郎打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資金幣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封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少佐而廉且屬母廷謝恐它人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臺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各臣 未次在班與劉公

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與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法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武宗立尚少而從左右為俠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頒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鐲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攻與中貴人修大夏部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廣西土帥岑甯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滯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誦臺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各臣 未次在班與劉公

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資貧始永戌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原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贏即以饋子姻族无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少保張簡肅公傳

穆陵、茂陵、泰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有竹樹爲帷公年七歲卽指揮群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醉死端愍公方殺坦直竝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聚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大

少保張簡肅公

召還內臺

上知公名與華容釣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嬖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華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先

少保張簡肅公

少保李康惠公傳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其承顏各修勳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騎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瑞瑞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纓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論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九

李公錄

輅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諄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裝源積粟請贍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裝源而今邊兵驅賊賊果走裝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司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覬覦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城重百八十一所屯四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蒞隍樹木爲阻固東園稍密進公

降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還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閩粵公恐郭勛驕縱竊其羽翼勸懇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管務不允八年尚書掌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等我哈密程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設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較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皇明律法錄

卷八十九

李公錄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賤民膏血大竊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鷹張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誦公言官府一節請官軍考選清覈諸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廣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歸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習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竟正使冊九嬪
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
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
子枚益府長史

皇明世宗憲

卷八十九

經籍

幸

山陰

太保梁端肅公傳

事

奉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
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
進士授德清令刻苦而勤敏二日勘事他邑重囚
趙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
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耕衣人尾之欲脫不能
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
年署貴州司員外聽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
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
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太學士李公東陽
見而絕愛之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謫杭州抗以繁
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暫京
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
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
守中人畢與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
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
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足姦謀內沮
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
先是有土酋相警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
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伺詞

牛羊若干以贖土齒類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
言治吏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果
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
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
主藏者不得高下其下往來傳置諸所僦遺即果
疏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
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達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
部兼右金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
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平

皇朝世宗憲

卷八十九

紀事本末

三

大業錄

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錡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
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
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
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
任使乞差召用以盡其材

上命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
市價低昂視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背算永
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
堂屬聲語云竊大用某處糧艸當辦則應曰諾某

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承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
而偵之則無弗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
百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
司寇嚴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曰喜得
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
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
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意
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
於特湖國公郭勛特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皇朝世宗憲 卷八十九 紀事本末 三 大業錄

皇朝世宗憲

卷八十九

紀事本末

三

大業錄

尚書顧公傳

恭慶

康慶

永慶

公名璣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已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慶工改工部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三十一

顧璣

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明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開決敏利擢伏若神及爲開封盜起燕前流劫中原所在騷擾彭公澤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戢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家堂特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瑾誅廖罷去而王安者尤許設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還平陰探郡中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三十一

顧璣

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爲三階徒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又安士興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犢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公爬疏剗搜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與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脩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鈎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澤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頗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遷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驅僮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潞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脩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十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空繼起察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誦調補吏胥皆吏蠹蟄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受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專刺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欲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躬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蕭泉守臣自

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刑
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桑平
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奪白
首之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蕭疎無節後繼爲難又
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掾郭康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公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
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感屬不得內徒非舊制
乞越例推選以收滯才時雖不盡行闕者以爲驚
論顧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
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無名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無名氏

无

無名氏

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競競狗人苟僇於事必
以法繩之而怨謫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闊
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
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雅恐不給坐是忌者側
目雖晚踏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

少保王襄敏公傳

宋

永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
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
御史掌南院解國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
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丹楊
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
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
十人聞境帖然公益省刑尉賦與民休息釋大治
遷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
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無名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無名氏

无

無名氏

聞劉瑾者濂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
遠且濂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謀取銀四萬備供應諸司
其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至同之未晚今濂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
起誰執其咎瑾乃沮姑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
起流劫安溪勢口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
之月餘平矣木子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
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閏
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

春陸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
耶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鏡之石
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
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湯漕舟滯
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
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
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
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
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
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鄧濟民

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廢舊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
怨力復之事域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卿人懷
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拜務持重屏騶
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
必錄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
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
卷御史以公錯察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公
念辭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數

聲轍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
明園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銀羊酒丁未
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
月廷試克讀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
管先是陝西總督曹公統倡議復套業奉命集
議俄旨出遠統卽命公以尚書兼右僉都御史
代之公陞聲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停造器具
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管
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

心單屈群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
與清水管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
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
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熱番久留甘肅
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奏關外鉢和寺傍可田可
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
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
命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
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
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

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已酉犯渡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蔚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武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退入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密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賡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千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

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達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賜諡襄敏仍座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寧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涸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甯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道人獲歸南都鄉人謂公云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傳事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

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笑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潤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切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二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爲監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紀二

三

織濫計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官，外議云已娠，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關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暴死，則爲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稟偉，善議論，初在項闕，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有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

卷八十九
紀二
三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紀二

三

職小而虛銜大，今一側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隊，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求之於蔡，西議用兵，土魯復吟，蔡公極言西邊虛微而土魯隱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緩宣庶，皆推公往。公既歸，達不拘護，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其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省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有方爲之招商聚粟，茸墩牆，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踞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如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爲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刀使殺焉，其說乎？」衆大歡呼叩頭退，備是

外明諸臣
顧不能爲
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吏部

吏部

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問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舊曰公生我始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吏部

吏部

荷爲婦制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章聖梓宮南附始奉 帝錄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懼不敢往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水王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月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鉄離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釋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倏忽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樊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實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極豐潔曰賓祭章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言勝或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秉敏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吏部

吏部

尚書陸莊簡公傳

公名光祖字與純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峻岸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過客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濟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為疏上之辭甚懇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名臣

天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憂心不平不能罷邑多輕俠為盜豪公捐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悅棄公入觀囑在荷中為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椿富而先受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椿為其享令令不時至椿拒戶殺焉令悲中情踞大碑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釋公訊百立出之椿為謝公曰我仲三尺兩竟不與見聞仲文以方技得奇能勢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

世宗憲

上龍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

嚴嵩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公南家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

乞歸還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

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

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

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

稱疾去尋寧王入京自陳設陳祝釐有司遷推垣

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命祠部輒放出魏郊為榮地公不為移獄陶亦莫能

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安令

嘆惜不能訓臺以屬公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

戌虜闢入塞尚書趙錦議設三輔民築塞垣公持

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

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

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

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絲

上龍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

嚴嵩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公南家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

乞歸還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

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

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

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

稱疾去尋寧王入京自陳設陳祝釐有司遷推垣

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命祠部輒放出魏郊為榮地公不為移獄陶亦莫能

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安令

嘆惜不能訓臺以屬公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

戌虜闢入塞尚書趙錦議設三輔民築塞垣公持

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

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

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

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絲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美非語不足聽

上從公議

神宗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寶鏤中外欽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

封耶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

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已丑佐計汰

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

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西周王公一

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類

平

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蓋語挫抑王公等得無

恙其後皆瞻九卿以邊疆積著淳安令海公瑞爲

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

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

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以奉常典屬國朱瑛孫

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

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岡政歷遷廷

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

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

引論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公遣書開諭已諫言官又遣書止之張公

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因請輕折張公

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榮色民爾寧知豪

夫身泰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

御史張一鵬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辛起南少司

馬尋轉少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

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綱繆其功

亦安可泯衆惡共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

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

皇明世法錄 卷十九 經濟類

聖

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

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

其屬哉事竟自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

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

性善背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

籍其家梟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彗

宰閣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掌銓抑僥倖按寒素

正體貌一如

祖宗故事戒開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母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穀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
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骨譽者亦不顧
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
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音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時有乘

皇明世法錄

卷八十九 憲 孫名臣

里 尚書廣德

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

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

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寢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

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

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

卷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目次

郡縣名臣

濟寧郡守方公

濰州州守吳公

寧國郡守陳公

蘇州郡守况公

新會邑侯丁公

沔陽郡守徐公

永豐邑侯唐公

鹽城邑侯程公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目次

句容邑侯徐公

陪京別駕唐公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

史官 陳仁

郡縣名臣

寧國郡守陳公傳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園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郡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灌因私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來謁

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為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為式布天下宣戚田濱江者歲惠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火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距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庶震虞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庶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刼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

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撻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
引行劫焉比乃獨生爲首者一人餘滅死論濯風
承嶮峻兼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
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華明書法錄

卷九十一

三

民有德
思人

濟寧郡守方公傳

方克勤浙寧海人少從鄉先輩學窮研力索至忘
寢食元季亂郅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
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論

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請府自言禁諫
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
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

學凡數百區學子繁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

華明書法錄

卷九十一

三

輒歛之後以田定科繇民益情且散克勤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開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
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

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
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

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法非所憚也
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

揮使倚輿援暴貴人爲虛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
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按

易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

明心子民
定人之心
則海矣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祖跪徧禱群祠涕泣卧門下
詰朝大雨民驩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
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積首籲天道夜聞空中
鳶鳶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
訟大者答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輟轉日
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
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樂斛不遺吏而稅常先
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無
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

朝謁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極負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部名臣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
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
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
祠壇遠器服成飭無所闕修驛傳于城南門庭堂
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千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
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水
因其餘九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火屢爲災
故民爲閭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五
通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
糧輒相轉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

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
動勸民夫五十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
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
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
終日未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
名常自諫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
府庭不陳桎械懸韋轡極開示無刑罰奏六歲績
績最錫燕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常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
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部名臣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草就
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
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
起又就逮而沒

湖州府志卷之七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屢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高辨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微詞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璵輝化里豪羅玉成就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王汝不勝志集少年千餘人圍璵輝家奪之歸縛璵輝道塗之潰死乃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刑罰

六 湖州府志卷之七

去璵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展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璵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然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璵輝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于璵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討璵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御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

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

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愛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窮治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集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刑罰

七 湖州府志卷之七

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屨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忍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微愆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權知湖州湖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廐守核其孳息駒微責償諸縣皆以勸民買

馳洶洶矣。屢不聽。曰：民實不欺，易可妄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寧少

數匹。驢耶？于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

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果也。獨收民粟，

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灘

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

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

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重刑獄。凡有

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于獄。

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放物價，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縣名臣 八 麟州知府吳公

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

居維二年，會改灘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

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

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

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

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蘇州郡守况公傳

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治以吏事，呂尚書震以

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

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諸文抱案牘環立，請

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

識之。于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

較，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

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宜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

拿問，語于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

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閭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縣名臣 九 蘇州知府况公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

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助若干。某日某如

之，群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臂力者四人

擲一石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

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

輩死矣。于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戮屬吏出

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

守神威威畏法不犯，于是掃剔諸宿弊，置通關勘

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尊
 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
 以禮諭告反覆而較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縣
 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
 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後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
 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
 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取
 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
 民安逆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
 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 鄆縣名臣 十 鄆州鄆縣公
 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強禦嘗上奏與巡按御
 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人
 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座不淫操履之介
 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
 縣人亦起吏繇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
 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衛歸家嘗偕
 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血下禁獄問所繇能
 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
 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

者治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 鄆縣名臣

十 鄆州鄆縣公

新會邑侯丁公傳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于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畫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新會名臣 主 新會邑侯丁公傳

益之禁枋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卑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者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池然無復事自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頤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以此令責也于是預爲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罔得

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于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新會名臣

主 新會邑侯丁公傳

汚陽郡守徐公傳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潮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汚陽汚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棄民嗷嗷待殍咸蒞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汚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饒聽名盛貨帛以進車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郡縣名臣

高門陽郡守徐公傳

武宗南巡

凡事豫戒傳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

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權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妨率父老恪修零祀德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慈衆禍巨測咸計辦渠慰脇從不問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汚故棄人戴之猶汚人也廖大史鳴吾作楚紀刻咸於登積傳童大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誌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皆事必躬官

至二千石田宅不侵常祿之義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翫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官嘗築園城闌曰餘春每過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攜齒楂基梓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辛酉年八十有八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名臣

高門陽郡守徐公傳

永豐邑侯唐公傳

事 永豐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就競廟名
簡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
請自代弗得乃藉州地寢夏不帷冬不衾夜不解
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
日攜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
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
人疵職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敵村苛細爲能始
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
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關漢招臣 六 永豐邑侯唐公傳
是躬辛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書用周恤相保
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
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陷於財侃曰此
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面於庭左曰從刑右曰
從化今日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
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
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訖
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樂靜撫緩疲人時清軍
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
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

地且不怡
一宜何足

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墜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
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
棺旁舍中諸內閣牌較奴此諸大吏檄捷州縣官
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
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
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
得也于是諸閭閻貽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
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關漢招臣 七 永豐邑侯唐公傳
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于官
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
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鹽城邑侯程公傳

程燁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提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適十八庠弟子貢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燁力鎮浮誕崇廉實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踴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于講末致頌美實紙倍當道出鄉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權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竄賦徭多奸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高縣名臣

太僕寺卿程公燁

弊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燁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制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野在留釐下俗雜政殷勲聞旭驚臺省宰制燁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嗜以事過金陵所至餐虐夫廩外無備也嗜怒欲辱之鄉抗陳民艱璫爲政客民居近幸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燁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幸二邑三八觀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已時霍尚書輅爲南宗作屋焚燬燁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輅天有日月上元程燁月無雲蓋以並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燁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僥去煩苛寬推市公聽斷懲暴橫清弊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辦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成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巧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首覓攝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燁竭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稍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政事去燁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自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牘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旣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半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何容邑侯徐公傳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廩。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談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哀中。九經按得之。詰其狀。群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棄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于是人人憚恐。于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牒。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縣名臣 手 句容邑侯徐公傳

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狹之數。不過十毋預置獄。然至于武斷并兼並。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遺一棘。卒下鄉落。棘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蓋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于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悉數之者。置一十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

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黠。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閭使。估各以分去。毋恨色。居恒謂卽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挂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于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縣名臣 主

上方祠墜竹宮。多遣中貴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山經所治也。嘆詭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誼也。隣口卽吾民。吾何忍行此。而困彼。彼故蹟商引之金。宿于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覓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糴。取其直于官。九經曰。今流莠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于是從

時價糶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貢以去其山谷閒稍速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饑文其惡者咸備備相戒道不拾遺。九經于卑赤無所不極意而取柔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慙之又方于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名

五

五

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訴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厚侯聘尹迫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潤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糶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悲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口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賅增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後之胡謬稱也

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于此因極叙九經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咤民普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佛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那彥具前後薦劄語報尚書乃論諸中丞于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遇儉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醵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索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收菜佐脫粟嘗園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齋菜而書勤儉忍于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名

五

五

上曰徐公三字經世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
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忌
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
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圖者都督挾

上寵憤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
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爲三
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
朝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藏曰吾裁而得盜毋
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嚴
堅而又遣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
外郎督清源碑版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

都察院

刑部

刑部

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
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運都水司郎中治
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
以故漕水溢則汎漚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于
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使田少則有
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
宰倖臣文華代之羣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
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
而九經第遣一介齋勝謂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

離也文華嫚罵投勝于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

州府或謂高雖建雄郡也公稱名今久獨不能各
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
勝千家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謀
而欲納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卧貴溪山中二十
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
所諱于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
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于學以給廩卽同年之婦
何娶不能自贖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娶之貧而勵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部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

刑部

刑部

刑部

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簞杖絕家帛然用施
予故著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
以牛種教之樹藝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養與之
分地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
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
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也
田三輔輿水利雖不盡空議者猶日望之九經既
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妖晚節會間里集子姓
童子歌風雅濂洛聲說義理典故雍容寬竟日
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旬客習其政而仰

之時誤傳九經物故取撈祠名宦再散貴溪祠鄉
賢然九經彊無恙也。河容之民。何其誕且設。醮迎
釐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
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執拱手曰。
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于山之神。而已
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
嗚呼異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茅山祠

陪京別駕龐公傳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瀾唐鄉。學者稱爲瀾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
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覩爲災。嵩督賑。
委悉。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
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
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役業者十萬六千有奇。
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
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
役。獲辟驛馬匹。以遮衝塗。默冒濫優免。及詭稱官
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
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
戶而已。歲謀不能辦。嵩爲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
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
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頽之。折獄無細大。必得
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追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
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伴
執村老。詞問之。對曰。我但見尸。遂得元二。被殺狀。
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嵩偵知。隣
有書工。以其妻歸。日逕也。計致書工。奪還之。聞者

以爲神。咸曉王湯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入井
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
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
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扶異。
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
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
與講習焉。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
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
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
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 即縣名臣 夫 陰陽判見此數
以煩民。人目爲麗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
與觀察嵩謂非禮。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功令。晉
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街德。旣
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一目次

表忠

聖諭

序言

二親臣傳

徐輝祖

梅殷 兄刺輝

殤難列傳

方孝儒

妻鄭學賢

廖鏞 弟錦

盧原質

弟原模

胡子昭

葉惠仲

劉瑞

王商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劉政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目次

齊泰

黃子澄

楊任

鐵鉉

宋家軍二女

陳迪

民家保

黃魁

暴昭

練子寧

徐子權

卓敬

耿清

劉固

子起

茅大方

司中

周瑤

王度

董鏞

甘霖

謝昇

丁志方

李文敏

胡閏 女郭奴

張仲禮

高翔

鄒瑾 鄒模

魏冕

陳繼之

郭任

盧迴

戴德舜

宋徵



盧振

巨敬

韓永

黃彥清

張萬

謝貴

盧振

此燕義衛指揮

葛誠

余逢辰

杜奇

湯宗

倪諒

彭二

石樵

龍鐸

程通

黃希范

死義列傳

黃觀

妻翁二女

黃鉞 楊福

陳性善 黃鐸子方

王良

妻

程本立

曾鳳韶

龔泰

王叔英

妻金

二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目次

王艮

陳忠

廖昇

周是修

高親

劉環

劉原弼

何中

方法

陳思賢

伍性原

張倫

儲福 妻范

王省

張倫

儲福 妻范

柳一景

王志

與柳一景即東湖二熊夫

張安

即妻清樸夫

張安國 妻賈

張統

毛太

樓璉

林右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一

史官 陳仁錫 論次

表忠

聖諭

文皇帝卽位之歲八月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簡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畱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

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臣禁令

永樂十四年

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詔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者家屬給還田產於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稍復還廬里時吉水錢習禮故練子寧姻戚雖一時脫禍恒爲警家所持習禮告楊榮榮一日獨對

畢白其事

上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繇是得釋

仁皇帝卽位之歲十一月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諸臣受顯戮者其家屬初發教坊司節衣銜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放放原籍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御撰長陵碑文稱建文君雖已追廢猶書其沒猶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天下始敢稱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帝天順元年釋建庶人繫令其自便

弘治中台州繆恭走京師上六事其一請繼絕屬封建庶人後爲王奉懿文太子祀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何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敬皇帝

詔勿罪放恭還鄉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楊傑疏請表建文時諸死事臣

肅皇帝卽下禮部議且召禮官問曰昨楊傑言建文時諸臣事若何夏言獨爲沮抑明日議上寢不行上亦不罪傑。

隆慶六年

顯皇帝御極。

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并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三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且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

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爲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

命下禮部議議覆奏應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屠叔方所奏以慰忠魂以激臣節俞旨行之。

萬曆二十三年給事中楊天民題爲累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信史事御史牛應元題爲國史筆修缺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各奏稱建文年號向奉革除累代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禮部議覆得

俞旨建文事蹟著附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四

太祖高皇帝之末仍音其年號

天啟七年九月

今皇帝登極

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 詔已褒表忠魂卹

錄後裔更查忠節最著者予謚以勵臣節

崇禎四年四月工部郎中李若愚因禱雨奏請復

建文廟謚錄死節諸臣奉

旨禮臣集議

崇禎五年六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鑑疏請卹建文

死節諸忠奉

肯奏內事情向有屢旨還着該部酌議具奏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五

表忠紀序言

表忠者何表述文死難諸臣也表之者何

神廟述

二祖錄養忠義之志

今天子述

神祖下詔建祠之志特令議譚議恤以風厲天下者

也南史錢士升曰至哉明德其過於武周乎夫武

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而扣馬二義士第令左右扶

去而已表章何寥寥也歷十二王至春秋孔子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忠

舉其名曰民到於今稱之稱而曰民明乎其不出

於厲神先生之口矣以子贛之多學而入閭衛

若不知為何許人夫子亦僅曰古之賢人而有所

不盡言不顯言者又何也太史公從百世之下視

於詩冊為列傳而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微夫子終沒沒矣祿是觀之當西土不靜猷

告多方即武周亦若夷義士於頑民凶德之刻而

諱其餓死之事者亦可想也我

太祖創造區夏跨越漢唐至千午之變而乾坤又一

鼎革矣師稱靖難迹若類於觀兵名托焚宮道實

同於三讓而一時諸臣臣遠天集枯銜命較之
叩馬之諫抑又甚焉臣氣愈激節愈奇雷震之所
摧折亦愈酷當是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
姓氏者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
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爲忠臣不一百年而有建祠卹
裔之

詔至

今天子益紹述而光大之

命禮臣集議易名而一時奉揚德意者臚列上請章

滿公車於是諸忠瀾漫布漢之精英與鬼神護呵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七月

闕惜之簡冊一朝發皇光采煜煜嗟何其盛也夫

夷齊不能得之武周而諸忠能得之於

文皇之靈霽與

列聖之覃恩夷齊僅得之於樵夫牧豎容嗟指點之

餘而諸忠能得之於

累朝之絲綸學士大夫之論奏嗚呼明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南史錢士升撰

二親臣傳

徐輝祖 梅殷 元朝孫

書稱熊羆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而漢室帶礪之
盟爰及苗裔與國同休助威尚矣况夫開國元功
密受偶望之命者乎靖難師入正統攸歸以遜順
天非若蕭牆之喋血也以旦代辟非若異姓之革
命也且椒塗有倪天之妹鴻河有豎降之姬誼托
肺腑委蛇新朝不亦以功名終乎而快快不忘所
事身可幽名可榜爵可管而志必不可奪蓋親臣
所處極難耳魯昭公之失國也叔昭子所死君子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以爲義而哀之司馬平曰臣死之年固大魏之忠

臣也徐殷二臣亦云作二親臣傳

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

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

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命會禮部

翰林院試國子師生藝第其優劣移吏部銓用輝

祖嘗侍

皇太子諸王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時

建武學于京師敕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都尉梅

殷往來提督絃誦大典嘗召對密言事兼太子太傅

高廟崩遺詔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者三年喪畢遣還靖難將起兵世子及漢趙兩郡王留京師乃稱病篤以三子請朝議不許既而屢請

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密奏高煦舅悍無賴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國患增壽與附馬王寧力爲庇護乃悉遣歸潯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北師起公日與齊泰黃子澄謀議督諸兵北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張世

九十二

屢戰有功尋召還城守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援何福於齊眉山斬蔚州千戶李城北兵再却尋召還金川門潰輝祖仍率兵巷戰遜國後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書罪狀惟言中山開國功子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勒罷添其名於奸臣榜尋幽繫五年而卒年四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有大功不可無後召輝祖子釋迦保見賜名欽嗣魏國公欽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萬曆初
認錄建文死事諸臣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輝祖居首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動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十九年敕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校諸謂殷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嘗受密命輔建文君北兵起殷先總兵官鎮守淮安

燕王遣殷書欲進香金陵殷答書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十二

皇祖有禁違者爲不遵者爲不奔王怒復書言與兵以除若側之惡非人所能阻殷劍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爾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及北兵南下竟不敢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渡江至京師即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追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以達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君所在曰去矣殷曰君有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嫁之乃還京見

上曰驕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上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詭譎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經竹橋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下水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十二 聖德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

上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驕馬安在

上笑曰爲公主蹤跡朕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都督景福爲指揮賜手書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官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移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今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正皇后長女後稱大長公主

瓦剌輝降虜也久屬殷幕下當深曦之害殷也輝請於

上割二人手足割取其腸持祭殷墓卽自縊死墓殷墓側

贊曰徐本元勳梅稱領命外雖親內實若今守死不後國亡猶競功憾其無覺得其正一心靡二親臣之鏡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十二 聖德

殉難列傳

古來死忠代不數數商惟墨允漢獨冀勝唐家河北無一義士宋季南朝止李侍郎未有開創未踰再傳而忠義千古爲盛如

昭代遜國之際者也當靖難師起以誅錯爲名獨齊黃兩人耳及天下大定榜列奸臣前後凡五十一人而引繩披根株連瓜蔓澤量若焦孤援夜噉參夷之儼于斯極矣則李孺十族之言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燬墓而不顧而萬乘之威亦幾於殫矣夫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 殉難列傳

建文君何以得此於諸臣哉

神廟之詔表忠也曰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大哉王言當平元捷至

詔羣臣嘗仕元者不許賀建余闕李輔祠贈謚福壽每歲遣官致祭壽子陳冀以州倖擢太僕及坐胡黨特宥居雲南別敷沐西平善遇之而履聲案案之老臣則醜之以文天祥而終竄以死蓋激厲培植若斯之至也三十年亘萬世矣食報之厚不亦宜乎昔人有言平時有直言犯諫之士則臨難必

有仗節死義之臣有國家者欲收忠義之報其務先儲養哉作殉難諸臣傳

方孝孺

王恕 余學 廖鏞

盧原質

胡子昭

葉惠仲

劉瑞

王高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劉政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由薦辟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於一時生孝孺是夕有大星墜其所自幼情竅絕倫雙瞳炯炯如電目讀書積寸爲文雄邁辭深鄉人目爲小韓子初入鄉校見聖賢姓字或良將相形貌即低回企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 殉難列傳

古 殉難列傳

美有願學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孺疏乞身代不報時宋學士濂以道義文章重海內克勤於獄中命孝孺往問學焉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聞士多矣未有如子者肯從我遊乎即假館授業克勤尋歿孝孺扶喪歸是時濂亦乞身還金華孝孺往來四年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蜚無儲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傒薦召見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於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歎其凡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高皇聞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

高皇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

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爾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杜門纂述道

有仇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籍其家械送

闕下

高皇識孝孺爲立命釋之二十五年復辟至時方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勅難列傳

賞罰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

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

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講論無虛日歎曰方先

生古之賢者也名其詩書之齋曰正學故當時蜀

治依於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應天試三

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子即位以

太祖遺命起召孝孺以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

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會孝孺讀書每

有疑卽召使講麗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孺就晨前批答故孝孺有詩云斧展臨軒几現

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

兩袖還又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遠玉欄杆

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

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

正心孝孺獻銘又獻擬命神寶頌比定言制改侍

讀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

謀議詔徵皆出孝孺手北兵旣渡淮盡策堅守誓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也

共勵難列傳

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絕命辭曰天降禍亂今

不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余血

淚交流以此殉君令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余庶不

我尤初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曰江南有方孝

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

絕矣北師入

建文君遜去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文皇召之數四不至使人收之繫獄猶遣人諭之再

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廷臣舉代孝孺以孝孺

對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旣至孝孺悲慟聲

微敗陸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在何不立成王之

子

上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

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地曰死即死

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能殺我十族否且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哭且罵

上大怒命以刀挾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喋血犯

御座罵聲喃喃不絕磔之聚寶門外時年四十六

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死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誅

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滿成絕徼者不可勝

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還

蜀孝孺不得與俱爲文額天願輸壽以延之時聞

其遺文談及往事泣數行下濂沒於憂孝孺自漢

中走哭盡哀言于蜀獻王厚恤其家追愛必艤船

哭移時乃去與郭濟林右劉綱王紳王琦鄭楷趙

象王叔英劉浩葉見泰友善

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凜然

不可犯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通

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

熙初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

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於世

廖鏞樂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懷嗣封鏞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以適子仕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

事時宿衛

殿庭時難後

上以鏞與弟銘皆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

前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復命

上怒收孝孺磔之鏞銘拾遺骸骨葬於聚寶門外山

上甫畢廖氏亦見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

衣衛奏獲之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

揮僉事昇俱滿成還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

送浣衣局

盧原質字希魯浙寧海人世家秦州爲巨族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爲外兄而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宮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壬午孝孺死原質坐黨被族與弟原朴等同日死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世居嘉定州榮縣之東平鄉千昭富經術性忠介少從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賦詩贈之以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忠

元 西華別傳

文初陞翰林院簡討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建刑部左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坐方黨受僇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閩族被擒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編伍妻王女住兒給千戶喜孫爲奴獨弟志遠爲蜀府典寶匿丹校以免後御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葉惠仲初名見恭以字行浙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見泰並有文名稱二葉各有集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爲會試同考官陞南昌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

實錄指斥舊事以孝孺黨論死年六十四妻蕭配十戶奉貴爲奴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同舉建文二年進士相友善端由給事中遷大理寺丞高爲刑部郎中壬午之變端約高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

上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斬之且笑曰看你這副面皮端嘗曰我到有顏即死可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忠

元 西華別傳

見

上怒立捶殺之成其家

鄭公智字叔貞浙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死成其族

鄭居貞初名久成改名士恒以字行歙縣人豐類美善書始侍父潛官閩中因家焉從尚書貢泰

建洪武中舉明經授章昌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爲時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秦政三年遷去吏民思之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初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鐸環佩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寄孝孺云閣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智動主議論每過人漢水原通蜀台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

皇朝書法錄

卷九十一

主

次章云爲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劒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攜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滌負詠甘棠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姻族無顧恤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邑人鄭公智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孝孺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嘉猷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爲府憲建文初辟爲編修遷陝西僉事常被燕邸召

人居最久得其隱情以告孝孺及北師迫遷錦衣千戶張安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嘉猷之謀也靖難後坐方黨遣死

劉政字仲理南直長洲人穎敏力學平生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時考官方孝孺以托孤寄命命題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有百易中孤願之語靖難師起感憤成疾草平燕策將獻之臥疾未得行及聞孝孺被戮頓足榻前嘔血死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

論曰鉤黨之禍始於漢季

聖朝方隆盛治而逆黨誅夷於前奸黨誅戮於後何其酷也夫不賞之疑浸而成逆猶可言也匹夫有志抗而稱奸則義士之扶去非乎希直之族益以游黨坐死幾及千人以視刊章捕治收考遍天下抑又甚矣程濟載建文君遁蜀時夜聞人述諸臣慘死事法然飲泣曰吾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傷哉言乎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諱寧波典史逮捕孝孺時澤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種謝遷詩所謂

孫枝一葉是君恩也。澤有過孝孺故居詩曰：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今咸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王祿字叔豐，祿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於方孝孺甚爲所器。孝孺之及難也，祿周旋其間，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以其祖死國，特有之方欲向用，祿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嚴山下終身焉。祿與童景庸書，痛念遜志名蹟，可就湮沒，欲執事與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孝

同志商榷，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祿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余學夔，台人，知孝孺幼子德宗。匿魏澤所，乃變名佯狂乞食，過澤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叱之去。兩日又遇於途，歌如前，澤乃以德宗付之。時年九歲耳。學夔携之匿海島中，彌月乃循濱海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結網，兩人亦遂學結網爲生。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携德宗訪之。三叩得見，允大驚喜，收育爲子。廷日俞姓

學夔赴海去，不知所終。德宗後有爲南昌司訓鄉人葉琰爲置田宅，娶之歸。台奉祀王世貞題方氏復姓記後云：嗚呼！先生方駕格澤，轡故王而賓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者，亦可想也。

贊曰：讀書種子，烈烈志節，萬段已甘，十族亦決。氣厲岳擁，忠精日渴，不有斯人，維傾軸折。

二廖二盧，爲師駢殉。志高見恭，屠僇踴躍。二貞能吏，嘉猷名俊，黨禍連結，不問厥問，高、盧伏烈，仲理正命，賢哉澤祿，交情乃定。

齊泰 黃子澄 楊任
齊泰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今名。三十年，擢兵部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泰恐，一旦開宮車

曼駕將爲窺伺或托奔喪爲名擁衆來京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詔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悅燕府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救符勒歸國疑隙益深泰嘗使燕燕厚賂泰泰受而歸請爲兵費

建文君益倚重之又與子澄畫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及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謀逆

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首以誅泰爲名時上遣諸王督陞諸軍泰以谷王德淵師還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惟遼王植至遂爾之天下勸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北兵逼淮泗勢不可支朝廷諭泰子澄官求解兵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君遜去泰追之不及奔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竟被執至京責問泰抗辭不屈死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誦戍妻及姊甥媳俱發赦

坊一女守節不活後出嫁兒甫六歲戍邊衛洪熙時赦還今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稱尚書舖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蓀爲祠祀之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歐陽易易周與學書梁寅春秋博學員盛名游鄉較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舉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諱讀累遷太常寺卿

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謀逆

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子澄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齊諸藩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

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遂遣曹國公李景隆以兵圍河南迫周王橐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

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死執春王博固之降岷王
梗爲庶人且掃撫燕事加諡讓燕上書訟周寬子
澄奏請連坐決意致討時燕府以世子兩郡王俱
在京奏稱病篤以三子請泰欲收之子澄曰不可
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不如遣之示無疑
也等悔追之不及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
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泄見殺北師
遂起移檄天下首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師破雄
縣懷來遣長興侯耿炳文帥兵禦之相繼敗績
建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朱允文

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天下全力聚兵五十
萬四面並進且夕且成擒矣子澄遂薦李景隆爲
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儒臨行子澄授以方畧依
違而已始大憂之及景隆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
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
不亟誅何以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
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
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將壇招搖遠賜朔方寒
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竟沒安論將每時悲

趙括樓夷何月見齊桓尚方有劍忽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北師日迫廷議譴子澄父齊泰於遠方
且密使募兵而以冀齊黃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卽已
建文君爲遣少卿薛鼎請罷兵不許兵抵江干蘇
州知府姚善言屏子澄以快敵失計始急召
子澄還未至靖難後曠之甚急太倉武士湯華縛
至京不屈死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毒
妹皆發教坊姻黨成達者四百餘人子澄謫時潛
攜四子珪玉潤澤至蘇州知府姚善處善爲編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朱允文

崑山玉爲里正更名彥修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及
子澄被執彥修能操吳音充解役至京潛收骸骨
藏於焦山數年洪熙初始葬崑之馬鞍山萬曆癸
未有蔣姓認爲已墳訟之今至山親勘莫能決忽
白日震雷一聲墳裂有殯石在焉則太常誌銘也
劉御史建撰令大驚聞於撫按爲封墓立祠其一
支在分宜者改名田經走湖廣咸寧正德進士黃
表其苗裔云

嘉靖間樂籍中有鄭瑄者相傳爲公子孫禮部司
務王學吾建議放回才及行至萬曆十一年祠即

李三才為落籍復姓

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於刑耳任性嗜學洪武間縣人才擢知袁州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辛亥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善謀求舊居以圖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殺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贊曰泰稱受遺澄比家今削薄召戈除且生憂謀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陳迪侯未所

之不終得死則正任志勤王欲合餘燼天將廢之

同隕厥命

鐵鉉

宋參軍

陳迪侯未所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縣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職較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任使有藩府坐法刑官久鞠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決

上喜凡法司疑獄盡以屬之未幾擢山東叅政靖

難師起李景隆將兵馬數十萬禦之駐德州鉉督

餉飛輓芻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景隆軍敗南奔

鉉與叅事高巍遇於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濟

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亟攻屹不可破鉉每出

不意襲擊敵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先以藍布大

幅界灰紋其上如楚石狀張於外觀以葦席并力

潛築北師遙望驚以為神遂不敢逼又隄水灌城

城中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月遁矣令登陴人

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報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陳迪侯未所

請降復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王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鉄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

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鉄板拔橋乃遣人請入

撫諭

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鉄板

亟下傷

王馬亡

王急易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躍

而過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譟罵北兵大怒攻益

急以礮駁城城盡震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有宋參軍說鉉曰濟南

天丁之中北兵今南去其雷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逃者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義募勇俟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王洵澤列傳

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備問辛苦述賦靡散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鉉入謝賜宴饌栗肉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師至宿州鉉督諸將奮擊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

王欲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及

文皇卽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藝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言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于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鞞轡局充匠尋皆歿死妻楊并二女發教坊司楊尋病死二女終不受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王洵澤列傳

辱久之鉉同官以聞乃赦出皆適士人云陳迪字景道其先寧國宣城人祖有賢父仲康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幼憫僅有志操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高皇覽而異之十二年以通經薦召爲翰林編修陞侍講預修大典轉山東左叅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晉雲南右布政使時晉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帛建文君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微迪爲禮部尚書

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集議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四方以水旱開通請敕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令不卹必囂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聽以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昇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悉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備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已卽位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漢宗

重刊

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慢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吐之益詬罵比死不輟聲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入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釋綸于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係拾其遺骸歸葬邑計家橋有宗姻憤迪累已扣其骨投諸河洪熙初詔釋迪親族戎者還鄉給產成化初郡人祀迪於鄉賢後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嘉靖中吏部郎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專祀郡人私謚曰靖

獻萬曆丁巳南禮部侍郎沈灌附祀黃侍中祠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共事有文學迪觀敬愛之靖難初二人死魁亦不屈死今附祀觀祠中

暴昭山西潞州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言狀尋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還京及金川門失守出亡被執至御前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罵不絕口斷頭乃已

贊曰耿恭守

塞

塞

塞

塞

塞

勞事不濟死無逃常山舌雕陽齒三人烈同一軌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

練子寧各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判卒於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其鄉竹莊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簾龍之句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

朝廷近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

非古人育才之道甚割切權第二授翰林編修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尋丁母憂杜門屏迹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調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已任又改御史大夫特見信用北師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時李某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責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北師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袁淵雅別傳

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誅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兩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詭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王語不通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張島仔楊文壽等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逮者數百人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王佐緝其遺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有謂安慶余忠宣公祠詩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

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者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莫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塗之半為峽江練氏故居三洲實隸峽人請祀子寧淦人與之爭知府錢琦藏兩祀之萬曆改元

詔師錄諸臣苗裔先是子寧奏秦氏言祭生子戌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胤僅有存者知縣黃尚質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袁淵雅別傳

徐子權江西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靖難師入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起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贊曰力請尚方志在除孽手探熱血豈必存舌悲總友生香霏玉屑方駕侯城精光為說卓敬字惟恭浙瑞安人生而穎悟十行一日終身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異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位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宵夜歸值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行比及門滅之則黑虎也洪武

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謝曰敬以寒微荷上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多僭擬

太子敬乘間爲言嫡庶無等何以令天下

太祖笑曰爾言是

朕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隆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畧謂燕王智慮絕

人酷似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宋忠

王明雅別傳

先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不猶視乎帝工之孝在保安社稷小節非所論也

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吾方思之事竟寢

文皇即位執敬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敬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

先帝若俟敬言

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

上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

有餘罪神色自若經日面如生夷三族沒其家圖畫數軸而已妻劉義女楊奴發教坊

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

不負其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宋忠

王明雅別傳

君者惟卓敬耳敬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精究猶遠性理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門人黃潮光藏於家後廬陵劉球爲立傳私謚曰忠貞嘉靖間邑令朱祀於西峴山爲公祠後郡守衛承芳建祠於甌江之孤嶼與文信公東西峙列祀牛事載別傳其奇敬讀書寶香山中常夜聞風雨竟述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扣門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我候此敬仰視門額有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揖之翁起

相勞苦。敬曰：欲急歸省親，敢乞一燭尋路。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溼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遠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遙翁名。敬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淹歲，不久亦還故山耳。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無明知也。

燎衣訖，又乞還翁曰：即君既不能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敬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爲贈。

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

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糴桶具及僧家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

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冒風雨獨歸耶？敬荅曰：吾得遇隱君子，惜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大舉火牽牛入，牛忽咆哮化爲虎而去。室中人大驚，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兩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閣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書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路而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李夢陽贊曰：鳳歧摩游山奔海，峙伊周婉才龍比同志。猛虎可馴，亢龍有悔，自託夷齊，魏彼管魏。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去忠 堯 劉龍列傳

贊曰：齊黃死難，不聞石畫，胡解委身？負懸諸責，公晰雲萌，獨陳密冊，前同從薪，後寧碎璧，異哉遠迹。

僧伽虎迹

耿清

劉固弟國

千起

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真寧人。個儻尚大節，洪武中預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私書清求觀，不與。固請約明，且即還生，且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書往見曰：此清素所業書，即背誦微。及問生，生一無以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

珍秘太甚特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道淳化。至家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耿秀才耳。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道所。以清書耿清在此四宅。令歸粘於戶。妖遂絕。甲戌試禮部名第三。廷對賜第二。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丁丑春。

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註誤下獄。尋宥之。出守金華。已改巡茶川。陝建文初。擢左都御史。改北平。恭議往察燕邸動靜。

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已改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部

御史大夫。燕師入。清知

建文君出亡。猶思興復。詭自歸附。

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恆伏利劍於衣衽中。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

帝座甚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命左右搜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欲爲故主報仇耳。直立。嫚罵。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噴御袍。乃命剝其皮草實之。械繫長安門。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清所。索忽斷。屍前數步。若犯駕狀。乃命燒之。已而。

上晝寢。夢清伏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爲厲邪。命赤

其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劉固字永貞。陝真寧人。以儒士授山東青州教諭。

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許之。耿清爲都御史。以書

招固。蓋以真寧地接代境。時五言煽亂。故也。無何

靖難兵起。固乃移家江右。意近京師耳。清姊適固

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壬午六月。燕師迫金川

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一也。况固智受

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然逆知禍必及已。乃潛寄

甥於王氏。及城陷。固開門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部

清以懷七被誅。罪連姻姪。固與弟國母哀妻張同

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

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十餘人。事聞。

詔凌遲固年三十六。近有降於真者。曰。子劉永貞也。

名固。以耿大夫禍連誅死。詩曰。一門都收斂。獨有

外甥存。楊僅離娘乳。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

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死野猿哀。人問

先生今何仙。曰。財入童初宮。踰年又有降於真者。

詩曰。短劍光飛雲。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

蜀王都。燕客窮圖見。秦官擁陛呼。白虹徒貫月。回

看繼人無情。離罪臣劉固書。又詩曰。鳥行白沙上。易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示鴉那。初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鳥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落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激。書法適宕。南工部侍郎徐良彥有記。錢士升有續記。復募勒爲幽忠仙蹟云。

論曰。耿公懷七。劉仙降乩。耿疑謠。劉疑誣。其實一也。夫人旁薄宇宙。惟此精神耳。精神一真。正行旁行。皆足千古。入無入有。直窮三界。是以俠客餐圖。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香把袖推胸之計。真君垂簾著洞明忠孝之文。此皆節烈之鬱思。游魂之精英。而猥謂劍術爲不祥。搜神爲志怪。不其固與。

王世貞贊曰。烈烈景君。說跡專謂山題。避名文曲。徵象憤擬伍員。俠肩諫讓。事達志畢。形泯神王。贊曰。一劍之憤十族之滅。厲魂驚夢。禍誠斷絕。固靈英英橫豎通徹。死而不亡。虛空有舌。

茅大方 司中 周琮 王度

董鏞 甘霖 謝昇 丁志方

李文敏

茅大方。一曰。毛大方。揚州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年。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稱旨。擢泰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頽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遺詩淮南守將梅賾。淮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廢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隸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勛馬伏波。老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壬午八月。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妻張發教坊。是年病死。命棄其屍。有希董集五卷行於世。

川中陳羣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靖難師入。召中不屈。命以錢幣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姪同死者八十餘人。

周曙。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右僉都御史。京師陷。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皆。

沒官。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能文。意爲鄉里師。洪武中以明經薦爲山東道御史，糾繩不避權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北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併譏度，度稍疎斥。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有小河之捷，救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七月，坐黨，戍賀縣千戶所，坐語不遜，論死，夷其族。萬曆間，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孝 聖朝剛義

詔赦諸死節族黨在戍者，惠州守黃時雨，詢得度後三十五丁，悉與除籍。

董鏞字伯庸，長沙人。以文學薦入太學。建文時爲監察御史，諸御史中有氣節，効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相誓効死。將校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以奸黨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繼宗祀

之鄉賢祠。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爲御史，一云爲兵部郎。練兵給餉，夙夜效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兒諱成，金齒妻韓發，兵福軍中，四女送浣衣局。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由吳橋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以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其姓。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

贊曰：遺詩淮南，慷慨雪涕，血胤義遺，其甘如飴。濟清勇冠，其持風紀，臧洪同遊，快然一死。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美徐素爲同志友，以忠義相砥礪。嘗畫松長沙王廟壁，題曰：蒼虬出壑，復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雲物。元至正二十一年，

太祖時爲吳王，下饒州，見廟中詩，召見，稱賞。洪武四年，郡舉閏秀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孝 聖朝剛義

上曰此題詩鄴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和事進經歷
建文時以直諫遷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
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又請建文
誅徐增壽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閔及高翔
皆衰絰至哭聲徹殿廡

上召閔先入諭令更服閔曰死即死服不可更
上以族誅恐之閔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
聲不絕

上大怒縊殺之以石灰水浸脫其皮實以草懸武功
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發鞍轡局習匠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 聖明世法錄

已戌雲南交趾後衛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
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
捉入功臣家付養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
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十即
自截去日以灰汗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
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
乞丐歸鄴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
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
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
邵銳立祠祀閔萬曆二十年鄴令儲昌祚以郡奴

附焉

胡家城西隅抄提後一路無人燭雨夜時見光
怪有一猿宵夜鳴徹曉凡與望有違者俱差舍
人柴斌簿錄到院家財入官老翁妙文死道路
死拾掠者無算幼男置竹筐屋前遺失中途因
路輒棄之得至戌所者率一丁一牛守向四散
尤不忍言如顧名關閩外祖也與兩弟死後又
兩弟戌

張應原始夫也戌慶遠死其婿陳鎖住父子戌
涼州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 聖明世法錄

史秉方婿也其父及祖俱特死三子皆戌又戌
其族四人視靖安閩弟婿也三子俱戌江賢祖
母舅也父子戌并戌其婿劉童祖李天生并童
祖之子承宗德宗
方均妻舅也并其婿傳繼祖父子皆遠戌
妻克政丁善興閩江母姪也妻全家戌丁一家
戌十人丁婿董道源子姪戌七人陳興祖徐善
慶徐丑兒徐伯丑李辰生皆閩甥也皆遠戌興
祖家戌七人丑兒婿徐極生以富龍
雷冬受閩男妻弟也李慶童以夫夫也戌涼

州三萬衛凡六人

余福緣曾祖母姪也兄弟三人成海南塞北

翟玄童妻姨夫也程閏生妻姨姪也蘇得民妻

舅祖也北戌開平山海南戌南丹西戌鹽井共

六人

周正劉童受黃羊俚左蘭生包伴叔史引弟張

咬住皆中表外親也戌開平三萬者十三人

江晉花伯祖母姪也劉子孫母姨姪也兩家遠

成三人至萬曆初御史屠叔方疏請釋胡氏親

戚戌籍有旨放還都令程朝京榜於邑門忽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兄弟

旋風攝入天際若素鸞翔迴自午迄申復還廳

事中一時聚觀者幾萬人有英風紀異錄

張仲禮饒州人國初以賢良徵錄教官歷陞惠州

知府居官清儉不攜家人獨姪張福緣任襄陽以

胡閏外親抄提全家解院陳瑛疑家財未盡復差

柴斌行廣東巡按差官兵同至惠州簿錄斌怒仲

禮無宜索痛加笞挞仲禮後步出府合府民大哭

爭賂斌求寬迨至筵見仲禮無族無居大失望遂

用非刑福緣先死仲禮戍甘州到衛即死族滅

高翔

鄒瑾

鄒瑾

陳繼之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

所論奏皆國家機要多被采納建文時尤戮力戎

事相與激發忠義初翔與程濟等諸屬各節濟

奸術數翔止濟勿爲此不聽已而方兵事濟又勸

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

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

文皇素聞翔名即位後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

不遜乃命殺之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

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大

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表忠

李國

鄒瑾江西永豐人洪武中嘗官重慶邂逅金華王

紳握手如舊識紳稱其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既而

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爲

大理寺丞北師逼都城瑾與甥魏冕歐徐增壽於

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夷其族凡男婦四百四

十八人

鄒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

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及事覺大臣以朴諫

疏聞

建文君嘉其忠召至京陞監察御史復陞秦府長史

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卒時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魏冕江西永豐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劾直有各靖難兵至都督徐增壽約開門迎納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義死會報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御史智鳳韶翰林史仲彬及張統廖平胡閏復前力請建文君遂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所不用奈何徒自壞也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夷其族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朱忠

李商隱別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兵起繼之建白多指斥且言徐增壽當誅靖

難後

詔捕繼之責問不屈磔於市父四秀母黃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敬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女進奴年十三給哀指揮爲奴弟余翔等悉戍邊翔四女送浣衣局妻韓發丘福軍中

贊曰胡三十姓鄒四百人翔冕繼之同茲慘刑耄老猶殺墓骨亦焚抄名瓜蔓禍極里傾哀後泣雨

嚴詔騰雲泣孰使之毒哉賊瑛詔孰聽之昭我聖明

郭任 盧迥 戴德彝 宋徵

盧振 巨敬 韓永 黃彥清

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建文時官戶部侍郎主調兵食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儲材粟備軍食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困耳北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係戍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朱忠

李商隱別傳

西三女給配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盧迥浙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疎夷有大節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以爲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

戴德彝浙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三十年陞侍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在

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

時顯聞後世爾宜以古人自期德義感奮圖報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防禦靖難後逮至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兄弟俱從京師燬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後者至一無所得械項焚矣通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宋徵浙江人建文初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牛景先盧振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責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聖訓

問不屈遂保之喪其族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徐輝祖輩謀戡守効力爲多遜國後逮至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榜掠而死矣其族援燕護衛指揮亦有盧振蓋兩盧振云

巨敬平涼人洪武末監察御史抗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不屈死之喪其族

韓承陝西西安人不知所自起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豐幹美髯青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蠲耳何以官爲不屈而死

黃彥清徽歙人建文末爲國子監博士靖難後以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諠

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

贊曰富門之蘭不得不殺七尺可捐此志不奪廟號當舉拾祀當補清議匪私其義竊取

張昂 謝貴 盧振 葛誠

余逢辰 杜奇 湯宗 倪諒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聖訓

彭二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周齊諸藩相繼變告宜簡精

強謀畧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其國乃出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至則伺燕府動靜

知燕必起兵遂集兵部署防守王城飛章奏聞王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昂王無恙昂不信燕將張

玉未能請起兵

王曰非計擒昂貴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較

王盡縛置庭中。召曷貴入與械去。曷以爲然。入端禮門伏發被縛。

王笑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曷不服死之。曷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腹心。令調府中事。友直輒泄其機密。竊奏章以獻燕府。故府中得爲備。曷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師入京城。

詔族曷捕其近戚程亨妻子。生焚之。疎屬及里人並戍邊。惟一子得脫。

文皇屢夢曷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之。面色如生。洪

熙初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建文朝事

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歸。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

謝貴未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被有

降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君即位。慮北平有變。齊泰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即有事。先發後聞。已卯六

月。貴部署衛兵。追王城盡擄端禮四門。

王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爲之備。能請先擒貴。曷。

王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奸臣遣

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以所坐名收之。就令中

人召貴。曷付所逮者。則貴必來。求則縛之一夫

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貴。曷久之。乃至。衛從

甚衆。門者呵止之。惟貴曷得入。至門。壯士出擒之。

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

九門。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單騎往

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於是上書清君側之惡。而

靖難之師起矣。貴等即日被難。

盧振燕護衛指揮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建文朝事

建文君遣燕官較令曷貴密約振爲討。曷貴既見殺。遂殺振夷其族。奸臣榜四十四人。武臣惟振與

廖鏞宋忠與焉。

葛誠未詳邑里。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

上使誠入奏事。覘朝廷所爲。

凡文君密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遣還使爲內應。師

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誅燕。

王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曷等入問疾。誠密

言王無恙。宜爲備。又密疏以聞。及曷貴死。

一恨誠殺之夷其族。

余逢辰字彥章南直宣城人爲燕府伴讀靖難兵
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必死及起兵
泣諫死之

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
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

王恣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遣其家卽位後乃族

湯宗江西贛州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
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遠謫廣西靖
難後召瑛還爲都御史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
恨宗尤甚捕至族死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忠

忠忠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較

于諒周鐸等皆被逮伏誅靖難後捕諒不屈死籍
其家壯者戍邊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允錦承鞍
轡局幼軍

彭二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
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
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爲燕兵所格殺

贊曰兆徵大橫事殊顛成曷貴誠振正疑爲傾後
傷貴赫自尊斧斤侃侃不替乃有奇辰宗諒與二
庶幾成仁

石撰 龍鐸 程通 黃希範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靖難師
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討及北師
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

龍鐸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
生授浙江副使以累降長洲知縣後陞晉府長史

北師起徵兵於龍鐸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鐸
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
煩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動肝膽盡忠爲臣盡孝
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忠

忠忠

程通字彥章南直績溪人祖平戌延安有同謫而
族元者平遣子以誠貢還骸歸其家其家不納乃
買地葬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洪武乙丑貢入
太學聞父喪徒步歸廬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
辰復上太學時平年已大遂通上書言其狀而無
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
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
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哽咽不
能仰視

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給配象奴夫人持釵銅伴使出市酒報急携二女抄過濟門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間。

建文君已遜位知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釣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東芻象觀帽之而判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百餘人誦成洪熙初悉原之觀故宅在學宮西黃池令龔守愚卽其所立祠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鳥鳶不敢近久之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節

土人瘞於橋側人過咸式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益臣爲封樹立墓夫人按水時在通濟橋唾血於石中成小影陰雨則見之相傳爲大士影相戒勿踐有僧昇致菴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也因沐以清水悲淺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髣髴髮鬟人咸異之少司空徐良彥移置侍中祠額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熙爲之路口湯湯淮流炳炳梁石爰滯貞魂乃昭靈跡金光隱見王顏映觀寬竝飛青怪疑藏碧昭昭侍中有赫烈媛命際蛇窮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唾現年歲可還精

英不樂儼然法相悅同梵侶鬱影沉雲幽香陰雨蓬髮樓容嚴凝倅宇僕固舊痕明月印礎靈修容與我我淒淒孝娥聖母驂螭駕霓傍我巾幘嘆彼鬚眉貞珉不毀十載傳葬

黃綬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我書日游書肆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

朝廷新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

詔求賢急綬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綬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節

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以爲恨楊漢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陂舍旁窺見綬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綬答曰苦無書讀過目能不忘也漢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豈子能從吾游乎綬喜再拜卽從漢舟至其舍與數冊去數數來易漢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漢大喜曰吾架上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獎勉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矣今

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蓋以慈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率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母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深。福才能問學。竝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不得已。獨遣鉞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列傳

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於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勸。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墳在陵上舊廬。住居之。足迹不

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將方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以居喪不許。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

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勦王。以書招鉞。鉞以親表在。殯請營葬。畢乃可。翹命旣而董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收善。善麾下許百戶。轉善邀覓鉞。聞之。遂絕食。閉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列傳

目三四日求死。賴家人救免。或傳善歛服。已得甯。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鉞登萊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郡邑說言。併辱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日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

潰敗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蘋歌。手披宿艸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楊儀曰：叔揚畢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徇命而從容自沈於河，不棘以曼禍，不紆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備美哉！賢其生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謫唱過御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地

奎 元虞淵

高廟見其容止，疑重屬日久之曰：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簡討，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錄，性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咸惴恐，或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研正。

上嘉悅，賜以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

建文君爲皇太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一日退朝，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改性

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借塵土，聽許臣必行。今詔書云：然爲法自虞，何以信天下？君爲勳客，北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靈璧戰敗，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餘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又明脫躍馬入河而死，靖難後，起戮家徙邊。

黃埤，陳于方餘姚人，與陳性善交。性善死，埤與于方約赴難，埤有詩曰：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于方詩云：北狩綠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法地

奎 元虞淵

贊曰：矯矯伯瀾，忠壯之殫，赴江投淮，全家若安。叔揚就義，從容更難，復初抱憤，去不復還。怒隨濤立，悲咽滿淺，吁嗟汨羅，千載斯丹。

王良 妻 程本立 會鳳詔 妻李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以明經舉爲吏部郎。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府人罪不當，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魏武稱非人也，壬午開靖難師，入痛哭誓以必死。奔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爲衆劫去，良還坐堂上。集諸司印凡九，携歸衙舍，嗟歎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

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爲
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歛
如廁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起而殮之卽列薪於
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今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
杭者以全宗祀遂舉火抱印闔室自焚死時六月
二十一日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印信安得擅毀詔徙其家於邊良
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葬宅以
居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改公署東亭爲祠祀之提
學副使劉瑞作記銘曰允烈王公安其靈矣火其
身不火其名矣億千萬世猶且明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奎

先漢列傳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析
爲桐鄉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
壽康善壽康敦孝行南臺論陽與官力辭不就鄉
人稱爲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
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
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縣是篤志修行聞金
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謙往就學焉造
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泰府引禮舍人
召見賜楮幣馬匹母艱去官服除補南府從五之

國丁卯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卽旬長官
司吏目雷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會死可伐煽誘百
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順逆利害諸酋感
悅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知本立賢
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矢捐軀以救一方
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統安抵大理永昌鶴
慶麗江往來綏彝凡九載錄是軍民安業戍寅泰
計京師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薦之乃徵入翰林
纂修

太祖實錄署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勵傳人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奎

先漢列傳

之外不通餽謁壬午實錄成出爲江西副使未及
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六月十三日也
後三日

逮奪其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異隱集

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中爲監
御史會諸藩入覲有馳皇道人且不拜者鳳韶
班言殿上宜盡君臣之禮宮中乃展叔姪之倫
皇道不拜大不敬

選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解
兵無敢行者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取竹

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不報而還

建文君之出亡也。鳳韶請從君曰。多人不能無生得。

失麾使散。鳳韶及張統泣曰。臣頃卽以死報。

陛下靖難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郎。召亦不至。乃

刺血書憤詞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

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任官而至繡衣郎。既

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

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時年二

十九。李亦自經死。

龔泰字叔安。浙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躬教之。日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李忠

充 正黃旗

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容游洪武十九

年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

盡力搜抉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

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令泰巡城。泰與妻傅訣

曰。國事至此。我自必死。爾第携幼穉歸。否則俱

溺井無辱。俄官中火起。泰馳赴焉。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

妻貞。遺骸歸葬鄉里。子未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贊曰。晉岳無愧書襟。以血自勵有箴。去家則訣。潭

潭四公義烈一轍。刑於室家。從大泣裂。

王叔英 妻金二女

王良

陳忠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字原采。浙黃岩人。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

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泣。致至京。叔

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遊。後切劘名籍甚。二

十年辟爲仙居學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

陽知縣。多惠政。有稱雨文。建文初。孝孺欲復井田。

叔英以爲難行。務書力阻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

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辯邪正。納諫諍。審才否

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繫鑒可行。又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李忠

李 忠 刻

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艸。去病

急或傷體。膚去艸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養。其

血氣艸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靖難游兵逼江

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間

建文君遜位。恸哭會齊。泰來奔。叔英曰。奉貳心矣。令

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恸哭。與泰圖後舉。已知

事不可爲。沐浴衣冠。誓絕命詞。藏篋間。自經於玄

妙觀祠。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

死義祠

自省多過短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應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
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遡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
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
無慚於後世時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陳瑛簿錄
其家妻金已自經二女赴井死初叔英將死後書
天台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之墓
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
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嘉靖

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
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
祠在黃溪壽上叔英著有靜學集

謝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十載而下孰敢是
非特立獨行孤竹君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
周粟食薇乃甘我飯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
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王艮字欽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二
艮次之又次李貴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主

死義祠

艮初聞靖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
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
解縉吳溥爲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
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
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縉曰去時溥子與
溥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
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關甚可看穉
溥頗與縉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含哭聲
動已伏鳩死矣靖縉與貴皆迎附未幾初出建文
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貴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

歎盡焚諸千犯者因從客問貴縉等曰爾等宜皆
有之衆未對貴獨頓首曰臣貴實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
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
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後貴遷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中
陳忠字思中浙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
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靖難兵入金川門
忠死之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以學行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縣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

高皇實錄昇爲纂修官靖難兵渡江茹璠等自能潭敗還昇聞之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達等皆不順天命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詔勿問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洪武中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臣列傳

高皇問家居何爲對曰事人爲善

上喜擢周府奉祠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初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

建文君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修爾京預修纂好

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舉薦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

修屹不爲動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畱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絮衣帶上人應天府舉

拜先師畢自經死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剛志操

卓犖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援筆立就而宏富雅贍詞

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銘疏題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等書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後惟是修不負其言既死陳瑛言其不順

天命請加追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爲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臣列傳

作傳語其子諫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以爲笑萬曆中督學御史饒位卽是修死所立祠祀之

贊曰節義二字禹光不識所讀何書古今太息二

王廖周纂修是職節義文章忠亦其匹彼饒猶者

千古作色

高巍

劉琚

高巍山西遼州人母蕭老而病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舉授前軍都督府斷事上疏欲襲河

南山東北平麓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論成貴州開索嶺建
文初上疏乞放歸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
詔辟巍赴銓賈上書論政事畧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關陝百二山河其民悍勇西鄰吐番
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
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
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
事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坦平
肥沃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
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
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
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棋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其不欲幾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
多驕逞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縶紀綱削之則傷
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諡曰欲天下之治安其要
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

無邪心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今益師其意下推
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封於齊兗吳楚
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皆然
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
巍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命其休兵
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巍自稱國朝
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巍聞世之所謂大
丈夫者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安宗社下足
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巍雖無丈
事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
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也頃我

太祖上賓今天子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其
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
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
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
爲還穢芥之積忿而獲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爲
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巍所以置死度外來
見大王欲盡一言求斷血汚地者蓋風詩

太祖以殞首結紳之報。豈他有求哉。昔周公遺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志願可哀

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王信讒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事。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乎。幸而事成。萬世公論。以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再上不報。已景隆兵敗。親自按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鉞於臨邑。相持慟哭。共矢致死。遂趨濟南守。

城拒退北兵。鏡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破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機。想更從英華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愈愈尚公之糾。優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官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宜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志願可哀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俾貌豐。辯議論英發。延安侯唐勝宗破臨賊葉丁香。多決策于璟。因薦璟才略。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兒矣。授開門使。令糾正不法。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改授谷府長史。谷即在宜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王與奕。璟勝。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令叅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

琳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琳力跳登岸冒雪交良鄉趾裂跋行三十里環子類自大同赴難赴良鄉至涿州遇環翼環上馬奔還突養疾建文二年與疾赴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辭歸

文皇卽位環堅臥不起達繫至京隔行宗族咸勸以親徵事環曰吾志決矣入日下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詔下獄辯獎自經死法官欲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湖肖像配享文成祠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无

贊曰矯矯仲環是父是子一奕不苟而況生死勇過責諸千秋一字違天信心獨成吾是

劉原弼 何中 方法

陳思賢 伍性原 陳廉宗 林珏

郭若默 曾延瑞 呂賢

王省 張倫 儲福 范柳一景

王志 張安 張安國 姜賢

劉原弼字良輔河南扶溝縣人洪武中以官任刑部主事靖難兵入原弼率家人巷戰遇害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爲人葬之裔孫自強萬曆初仕

至刑部尚書

何申浙嘉興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失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舉建文己卯鄉試爲方孝孺所取士授四川都司斷事蒞官抗直持廉

文皇卽位諸司皆未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而死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行誼勗士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思賢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李

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郭若默會廷瑞呂賢卽明倫

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導

以文學徵廷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將兵所執從容引磔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

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皆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卽墨瀋聞靖難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死泣請於夫遣人往收遺骸得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于祠爲養州通判後抗節死賊中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

全 臣義烈

儲福州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北兵起福感憤率母妻逃靖難後詔挾購戊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軍家行因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從逆之臣號泣不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往澗邊浣衣見其傍艸生若蘇席艸因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爲營葬廬於墓傍亦八十餘卒席艸遂不生土人義之卽其廬耳

勲崇孝菴

柳一景湖廣人曾爲刑部郎中王志蘇州人太學生京師未陷以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居浙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義

全 臣義烈

張安國浙定海人建文中爲工部郎壬午燕兵迫京師國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予職非司馬旣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羔膝以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主之世恥莫大焉乃繫其舟以沉

論曰比部開曹巴蜀萬里此非計畫無之不能苟活者而三公必以身殉誠激於義也儒官之桂甲矣王濟陽身任綱常陳漳州從容盡道且能使諸

生就死不悔號謂海邦遠僻而有臨大節若斯人者耶張倫武弁蓋稱賣主儲福賤卒乃能殉君至使妻亦殉節忠義之在人心豈根愚夫婦哉至柳一景王志張安張安國身既隱矣又何以死其有微亦不食之意乎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于僞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慷慨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蓋名節之漸深矣

贊曰申法表表抗節致身卓哉賢省較先明倫執

皇朝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臣

章附注乃能成仁漁樵江湖尚不忘君匪生可忽而志之貞炳茲簡冊餘芬及人

張統

毛太

樓璉

林石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自少勤學勵行洪武中舉明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太子器重之陞通政司左叅議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離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統在雲南最久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吏民孚悅遠邇莫安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

勢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蘇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

建文君立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統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之工也

皇朝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臣

以爲第一士奇蘇是吾名其知人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兵至討奸黨統與焉

文皇即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一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退遂自經於吏部之後堂死統

毛太一曰太亨浙江人建文元年爲左侍郎而張統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竝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張統死太亦死獲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

儒士召歷宜寧仁壽主簿陞監田知縣擢監察御史諡成雲南

建文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京方孝孺以不奉命忤詔殺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孥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忍累及汝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林右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希直原采爲其逆交背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卒樹

皇明世宗錄

卷九十一

金

九十一

冠歸靖難師入聞希直族誅爲位哭於家宋樂戊子島夷江海上白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

許右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剴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猶以溫語相慰勞其加錄用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怒命曳出剴之竟死後數十年葉恥齊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爲之傳今祀鄉賢祠

贊曰桓桓太宰治行第一入統百官情危無術不食前言雖經以畢從死毛公堪與爲匹侍讀始憤

於歸義卒教授掛冠位哭希直直言召剴矢志不
成均全吾義無忝臣則

皇明世宗錄卷之九十一

皇明世宗錄

卷九十一

金

九十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十二目次

死事列傳

姚善 錢芹

陳彥同

周繼瑜

張彥方

黃清 馬坤

顏伯璋 子有為

唐子清

黃謙

向樸 楊姓

顧道 王尹

鄭恕 二女

鄭華 趙次進

侯太 茅卯仔

陳植

邊昇

金有聲 朱進

樊士信

葉福

韓節

王彬

崇剛

陳質

段實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目次

死戰列傳

耿炳文

俞通淵

李堅

胡觀

馬宣 苗裔

余填

宋忠 子謙

彭聚

孫泰

楊珍 潘忠

齊忠 劉延

徐凱 程運

李英 胡原

卜萬

朱鑑

程能 張聚

鄧義 陳鵬

楚智

莊得

小馬王

張能

周拱元

宋瑄

徐讓

衛健

韋諒

何清

蘇漱

平元

楊本

唐禮

薛鵬

丁良

朱彬

朱榮

花英 鄭時

唐忠

賈榮

詹璟

哈三帖木兒

林帖木兒

姜鬼里

張昌

從亡列傳

程濟

葉希賢

楊應能

廖平 即廖履

吳成學 即雪菴

王凱

馮淮 即馬二子

馬先生

黃直 即蕭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目次

王之臣 即河西

蔡運 即雲門僧

梁田王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梁良玉

王資

牛景先

劉仲

金焦

趙天泰 即葛和翁

天省子

鄭洽

程亨

徐貞

史仲彬 史弘

王昇

王敏

何洲

周恕

吳亮

隱逸列傳

徐虛

高遜志

韓郁

豐寅初	胡子義	東海通臣
王華山樵	洞庭居士	陳周
劉亨	高賢寧	龔翊
王璵	孫鑣	石九常
周彩	孫岳	彭與明
陸清	徐真	馬溥
劉伯完	何應泰	王貴
後死列傳		
盛庸	平安	吳傑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劉貞	楊文
吳高	耿璫	耿獻
常昇	徐安	嚴震直
趙諒		
三不忠傳		
李景隆	茹瑤	陳瑛
日終		

聖明世法錄卷之九十二	史官 陳仁	表忠
死事列傳		
夫封疆之臣則死封疆業受專城之責而城亡與		
亡固其所也不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		
之邦邑危則亡之乎一時諸臣奉命防禦或督兵		
轉饒或募士守陴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		
皆分所其逃者豈可忍須臾之苟活受萬代之詬		
名爲縣責父所竊笑哉或以王珪魏徵事爲解夫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珪徵命唐祖爲青宮庶僚其不可與委質任事		
之臣同日而論明矣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作		
死事諸臣傳		
姚善	錢芹	王賓
張彥方	黃清	馬坤
陳彥回	周繼瑜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		
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		
相唱和洪武中縣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		
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淞夷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歸訟者更持		

短長訟峰起難治善洞曉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敷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稱因俗救正吏民回轡治爲列郡最隱士王宜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遜還解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適入太湖善數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不可見也錢片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以門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起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致片所片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致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步忠 二 龍溪別傳

先生不苟取予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片對使者曰片誠願見公然片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迎片至置上坐請質經義片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練然請問片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益重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而薦片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

建文君用廷議賡齊黃於外善言於朝曰兩人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乃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與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獻

上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誦成賀縣千戶所劾子繼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步忠 三 龍溪別傳

兒隨母宋給配保兒項兒習匠時壬午七月十日也後沈魯以詩弔之曰奮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西湖月鐵史何曾說果卿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錢片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絕漢解職家居二十餘年姚善虛心求見片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不知其詳也建文中詔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片爲戶部司務畱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入奏事道病卒條上兵事緩

急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黃山

王賓字仲光號光菴吳中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風善姚廣孝廣孝掃墓歸吳謁賓再閉戶不見已徒步往乃見之語未卒遽墮名厥而仆口目俱歎或曰廣孝三謁賓不肯見從門隙窺見呼之賓以吳音應曰和尚差哉有文集若干卷

贊曰克一治理庶幾君子芹賓蒸蒸文質是底羅致一時勳王是矢五郡方科中台已圯從容就戮不作民士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歷仕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義

四

元事列傳

州縣後被誣論死彥回謫戍雲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顧貧不能歸往依邑人定遠知縣黃積良因更姓名曰黃禮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聞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閏十二月

高皇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未幾郭氏卒嘗承重郡民走京乞置時彥回尚蒙黃姓居恒以

亡命冒宗爲愧屢欲陳首以祖母年高慮有蹉跌

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經赴闕疏其故乞正名籍

許之并除彥回戍籍仍從徽民請復畱郡彥回乞

竟服不允而許襄事供職彥回葬郭于郡之北山

始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郡人名爲太守山靖難

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回至自遼東

邂逅旅邸悲喜交集謂所知曰予荷朝廷再造之

恩此生不足報萬一當遣弟歸治家事予身許國

他不恤也未幾北軍渡江彥回糾衆赴援靖難後

擒械至京不屈而死年四十七妻屠配爲奴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義

五

元事列傳

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爲松江同知勤王詔

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并言靖難兵爭恩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元年爲給事中以便養

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

邑響應或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

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

其首暴屍樵機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

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時巡撫某地靖難後

拒，不奉詔欲興兵，力寡不克，被擒論死。馬坤不詳何官，亦同論死。

贊曰：勤王之旅寥寥，平觀彥同投袂繼喻決策，樂平纓冠黃亦植矣。偉哉丈夫，須髯如戟，相彼青蠅，聞風辟易。

顏伯瑋子有為，胡先唐子清，黃謙

向刊，楊林王尹賓，孫彥復顧述

鄭忠，二女鄭華，妻居趙次進

顏伯瑋各瑣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沛縣知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七

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屯德州，淮北民終歲餽運。伯瑋拊畫有友民，不告勞。辛巳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之，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等爲山東調去。過半壬午正月，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問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

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難達聖明。二十二月夜

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

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死，亦遂自刎。珏走濟寧，逾月還沛，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開外，乃至徐告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宦於徐，因爲傳其事。言伯瑋孝友，嫺雅，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詞，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今沛數以事至徐，又同督

運德州，每連林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鄰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寄百里之命，視死

如歸，賢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今有司延墳立祠祀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七

唐子清，沛縣主簿，有善政，民愛之。北師日迫，知縣顏伯瑋專調兵食，一切還察事，皆付子清。北兵執子清將兵者，欲而不殺。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黃謙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北兵欲執謙，至徐招降。謙底顏知已，願同死，死之。向村字遵博，浙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

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之齊先生朴得其傳
行務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才應詔
陞見

上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因詢大麥何
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
不携妻子時兵燹之餘為闢荆榛春瓦礫教百姓
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靖難師起獻當兵衛無
城郭村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
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獻民哀之拾遺骸葬
道左都御史陳瑛獻人也怨死事諸臣最深請究
奉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義

治不已有楊姓者懼其發冢資夜負骨潛葬邑北
十里永樂初中秘王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夜夢朴
服血汚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為文秉星月往哭
之洧川令韓彥復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
遺事書於寶峰庵佛座三人皆義士也二十道淳
道徵道淳被徵稱疾不起有王偉元舉栢悲號之
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縣縣
名宦祠萬曆初撫按奉

詔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
獻民楊氏服食焉

鄭恕字本忠浙仙居人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飢生
篲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
經義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聘為昌國
訓導幸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兵攻
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
謙混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燕疏歸
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
祀恕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鄭華字思孝浙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
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
奉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義

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
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
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董盡
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
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力戰而死年
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贊曰獻鄭河上沛蕭淮南兵衝地要螳拒吳堪朴
華前死環恕後殲闔城殉義乃有清議一時烈福
千古奇男

侯太宰 陳植 邊昇 金有聲

樊士信 葉福 韓節 王彬

崇剛 陳質 段實

侯太北直南和人或曰河南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太與侍郎郭任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督餉至濟寧五月復督餉至淮安經畫苦心營衛且不寐京師失守太行至高郵與其謀上高縣人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太不屈死之妻曾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陳植廬江人洪武間為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陛下宮城植以降植以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降植以

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企舉遂殺植率眾奉迎自陳遙賞

文皇立誅之命具棺殮植遣兵護喪葬于白石山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邊昇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靖難師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不屈而死

金有聲河南人為刑部侍郎建文四年奉命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徵兵江西有指揮常州朱進隨行六月為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死進亦死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死

葉福閩縣人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起自誓必死遣僕歸報其母曰福為王臣諒不得為孝子矣及師逼京城福守金川門有內叛納降者遂自縊戴閭一忠祠碑

王彬字文質兗州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巡淮揚軍所殺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士

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執禮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北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崇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彬方解甲浴千戶徐政縛之以獻彬不屈死之妻子皆死正統間白日現形院中親與提學副使劉瑞談其死事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鷺有膽畧靖難兵起剛練兵繕甲浚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盡忠不解甲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

發及彬爲麾下所縛開門降并縛剛剛不屈死

陳質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

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

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

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此好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段質內官守徐州有功不屈死

贊曰乘城捍圍惟力是視天欲廢之空易恃諫

也同死弁也倒戈賣國邀賞凌義則邪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主 臣 忠 義

死戰列傳

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敗亦何常哉去病天幸不

敗李廣數奇無功名將不如福將自古皆然而況

曆數有歸真龍無敵勝則風鶴皆兵敗則智勇俱

困由斯時而論材之短長亦耳食甚矣諸臣之力

屈被擒非罪也擒而降降而用乃非其初耳郎之

戰公叔禹人恥士不能死與其童汪錡死焉孔子

許其勿殤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也故死於陣者

上也死於繫囚者次也作死戰諸臣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主 臣 忠 義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至正壬辰江淮雲擾所在

盜賊充斥君用彷徨無所歸謂炳文曰與其伏山

林斂手就戮曷若求豪傑而往輔之乃以是歲入

月謁

高皇於濠城一見被知遇授君用管軍百戶甲午四

月領軍從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口張管察取嘉山繆把頭寨七

月克滁城乙未閏正月從

上取和州授管軍總管三月濠舊帥孫德崖就食於

和與郭帥有隙蓄異志

上爲德崖軍所逼炳文翼衛甚至竟保無他六月從上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丙申二月從克采石寨走警于海牙三月破陳先陸寨十日取金陵守禦聚寶門十七日父子隨徐達取鎮江四月君用援宜興地與張士誠界各柵木自營君用買勇勝柵一甚巨力戰不休竟死炳文領其軍六月取德丁酉二月取長興復戰船三百餘艘擒吳

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古

元

禦計三月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元帥五月吳將潘原明嚴再興來寇屯上新橋炳文擊敗之原明等遁去辛丑十月吳將李伯昇率十餘萬衆水陸進寇城中兵僅七千

上命陳德華高費聚往援之北至吳夜劫營諸軍皆潰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副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敵軍下賊城中運土石填壕塹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晝夜相持凡月餘旣而援兵至伯昇棄營遁追斬五千餘人甲辰九月改元帥府爲指揮使司以炳文爲指揮使十月張士信以兵

來侵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圍城炳文復與費聚出戰敗之自是士誠奪氣不復敢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以無虞功最大丙午八月

上命伐張士誠先取湖州調炳文往十一月湖州平

圍蘇州諸將分門而軍炳文軍城東北四面圍以長圍又架木塔築層樓置弓弩火器於上復設巨砲以擊之城中震恐敵兵屢出挑戰屢衄而入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陞大都督府僉事冬從征中原克山東沂益諸州郡明年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五

上卽位進功臣秩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五月召回扈從車駕北巡七月還京師九月同常遇春克大同十月克懷慶澤潞十一月守大同十二月拔平陽克太原二年二月從大將軍達征陝西時兩軍夾武功東川而陣李思齊在其東張思道壘其西日數挑戰辱食以俟衣甲不少解如是者數月思齊軍力不支相與遁去達旣得其地卽以炳文守之嚴號令練軍伍築涇陽縣洪渠堰又濬渠十萬三千餘丈民皆利焉是年冬大賞守禦功三年正月授秦王府

左相六月以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尋開行大都督府命署都督僉事十一月封長興侯五年以後皆鎮陝西十三年十二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炳文領軍輔大將軍達討之四月至塞外大破虜於北黃河俘獲人馬數多悉送達所十五年七月詔遣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十二月炳文討訓練陝西二十二衛殺卒凡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十六年雲南平命往諭賴川侯傅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陝西

友德班師兼視城堡郵傳籍軍數田糧十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靖普安諸蠻寇平之二十一年同定遠侯王弼北征獲故元餘孽及後宮妃后於捕魚兒海

上賜絳鐘五萬錠與造第鳳陽葺其先塋復推榮其三世二十五年陝兩當縣妖人作亂率兵聲討三年九月之三十年蜀盜為亂以征西將軍往討之擒賊首高佛興俘其衆三千餘人以獻明年鎮守遼東建文改元靖難兵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真定與北將張玉朱能戰炳文

大敗奔還淳化河東衆尚數萬十月復戰衆皆潰炳文死於陣年六十有五炳文老將善戰及敗歿建文始有憂色代者益非其人竟至於亡子璿繼皆都督僉事有傳璿散騎舍人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父河間郡公廷玉兄就國公通海南安侯通源初充參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犂轉餉江西充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多封趙萬侯討建昌叛賊賊酋萬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陝西

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初召見授豹韜衛指揮充偏將從大將軍禦靖難兵號敢戰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歿於陣鞍韋就國公墓旁命子靖嗣官尊卒幼子瑞優給錦衣全俸亦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贊曰長興趙萬百戰餘勁授鉞秉旄節鼓不競豈緊衰竭成敗天定罰及於嗣吁嗟忠殉

李堅 胡觀

李堅河南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大名

公主爲駙馬都尉堅素負才勇建文初以軍功封樂城侯靖難師起充左副將軍從耿炳文戰於真定時炳文謹備西北兵出不意攻其西南炳文大敗堅與北將兵相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薛祿引衆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以獻

燕王謂曰爾懿親今至此奈何堅無降附意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見宥當嗣懼禍緣詰案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胡觀東川侯海之子尚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卷九十二

卷九十二

太祖第十女某公主爲駙馬都尉建文三年克副將軍佐李景隆北征

燕王謂諸將曰李景隆志大無謀喜專遂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儒而無斷數千皆匹夫無能爲也比景隆敗於白溝觀爲燕兵所殺或曰觀於未棄三年爲陳瑛所執自殺死

贊曰半月影落高飛燕起天所興廢何關臣子堅觀懿親乃肯一死傳之後來無忝肺腑

馬宣曾著余瑛 宋忠 彭聚 孫泰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張玉以薊鎮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路河躍馬可度不先定將爲後患宜果起兵迎拒

燕王遣王及朱能將兵攻之敗於公樂驤宣旋師與鎮撫曾溶閉城堅守反覆諭之不下王等擁衆急攻宜出戰被擒并擒溶皆不屈宣罵不絕口死余瑛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瑛密謀不遂瑛死瑛走保居庸關時宋忠奉制令瑛守之瑛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卷九十二

卷九十二

燕王曰居庸險隘爲北平咽喉瑛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瑛瑛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瑛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死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御史劾之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戌邊三十年爲御史劉觀所劾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齊謙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

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教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繼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昇謝貴為內應及昇等遇害靖難兵起奪居庸關守將余瑄敗走忠不敢進退保懷來

燕王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遂統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張忠

千五

懷來先是獲諜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所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燕王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為先鋒遙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宋統兵欺我遂伺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燕師一戰以河鼓謀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後調戍邊尋賜死

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忠敗泰中流失流血被甲聚創奮呼與聚力戰陷陣俱亡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

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贊曰劉丘居庸北平咽喉多算者勝千里不啻矣哉忠瑣智不及謀不能抗搃寧免俘囚聚泰宜濟力戰以休死緩死鼓忠魂悠悠

楊松

肅忠

胡石

徐凱

余瑄

李英

楊松為都指揮耿炳文之駐兵真定也遣松為先鋒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松帥驍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援

燕王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圍其城而忠援兵未至黎明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張忠

王

城破松與麾下戰死

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兵千餘渡月深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攻之遂生擒忠

甯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堅佐大將軍耿炳文北征駐軍真定潘忠楊松敗王至鄭州獲降將張保保言炳文兵十三萬

半營滹沱河南半營北

燕王計欲炳文并其衆則易破乃善撫保遣歸許言兵敗被執幸脫歸又令言雄縣敗狀燕兵旦夕且至炳文聞言果移南營過河

燕王兵次無極縣炳文軍滹沱河北縣西門而營直抵西山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擒樵採知炳文惟備西北王乃率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適出送使客覺兵至奔回急趨橋燕軍斫橋炳文幾被擒城中大驚炳文乃率堅忠出城交戰

燕王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進踰牆死者甚衆忠及都指揮劉燧等皆被執後忠與妻徐同死徐卽凱女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節

三

忠節

徐凱合肌人爲松濟守將征賈哈喇有功又副沐春討刁幹孟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附文軍叛會都督甯正討平之建文元年副大將何福征百夷靖難兵起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凱與陶銘城滹州與平安吳傑盛庸相犄角燕師自通州趨滄州凱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瑒趙濟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

械送北平迫死

贊曰雄莫大守恒滄隨襄長子與尸弟子縶繫勇怯同盡邦宗之喪敗則可矜死亦其義

朱鑑 卜萬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文皇撤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卜萬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燕行反間貽萬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緘識牢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忠節

三

忠節

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卒曉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遂俱遁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失矣贊曰古今用間兵家之奇亨降萬繫時事已非不有鑑也誰死疆圉

鄧戰陳鵬 聖能子 將軍

鄧戰陳鵬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真定

燕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若來求戰是下策也當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伴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戰等信之乃出師與燕軍遇於藁城突入奮擊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蜩毛潰殺甚衆忽大風起焚屋折樹燕師乘之戰軍大潰與鵬俱被擒繫北平獄死

聖能字世賢合肥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高麗

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京國公藍玉擊西番

有功又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

副藍玉破賊雙狼塞以都督僉事掌雲南都司

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

銳與其子率精騎千餘殺入彰義門銳不可當顧

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以大軍未

至止之於是燕軍連夜沒水灌城天寒水卒合明

日南軍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

燕軍迎敵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

日已曠各收軍還營王曰勝負常事耳彼軍雖衆

明日保能破之至期麾精騎數千突入高煦率張

玉等軍齊進玉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

射王馬三被創而三易之幾爲能所及薄暮復

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趙萬侯俞

通淵陸涼衛指揮陳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王

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號鑿遂斬

能父子於陣聚亦死

贊曰大風驚沙此殆天意汲水水城亦有人事勇

哉戰鵬及能父子克敵有餘惜矣徒死

莊得

楚智

張能

小馬王

聖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張能

小馬王

宋瑄

周拱元

徐謙

衛健

韋諒

何清

蘇熾

平元

莊得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

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

一軍獨全後盛庸夾河之捷得奮力助庸斬大將

潭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楚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

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禦北師

師奮力戰夾河之役死於陣

張能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

皂旗先發軍中呼為皂旗驚悸戰山東屢有俘虜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小馬王失其名以常騎一小馬故名官指撫臨淮人白溝河之敗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立馬鬣館而死

宋宣鄂國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於靈壁宣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格鬪力盡死瑄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末集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常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文皇惡瑄以弟號嗣之

周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衛鎮撫軍前効勞占候報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楫難後死之

徐讓為山西布政司理問村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資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

衛健為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亦應募至北平還與徐讓並授衛鎮撫赴軍前差遣皆戰歿

韋諒都指揮率萬人運餉援房昭於水西寨燕王聞之曰昭得諒兵不可圖矣乃統將士先搆諒寨諒走死

何清亦都指揮死於白溝河千戶蘇藏死於德州之陣

平元百戶谷王開金川門迎燕軍元拒戰死贊曰糾糾武夫襄草是誓蹙陣陷堅洞膺決背人時不死貴得死所責父有誅以愧竄鼠

楊本 唐禮 薛鵬 弟 丁良 朱彬 朱榮 花英 弟 王恭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林帖木兒 賈榮 詹璟 哈三帖木兒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初募才畧工本應募授錦衣衛鎮撫

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森茫平階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征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

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為

他人採去耶竟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哀字與耿炳文喪軍上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故舊不忍加刑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及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召募義勇凡先鋒參謀軍政

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驅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冀宗社於太山矣本達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宋 嚴震

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素本殺之

文皇大怒蓋愛其才畧欲用之也

唐禮歷官都指揮徐凱滄州之敗盛庸引兵出德州營於東昌令禮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爲先鋒

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

薛鵬亦指御戰於汶上被執送北平弟鳳自縊

丁良朱彬皆指揮從何福與燕將陳文戰於小河

福斬陳文於陣燕將張武見文戰死率勇於士自

林間突出合擊遂擒良彬

朱榮都指揮守真定與燕兵戰被執械送北平道死

花英亦都指揮定州之役英與都指揮鄭琦王恭

指揮唐忠皆被執送北平英自殺琦崇忠死獄

賈榮湖廣興國人爲指揮建文三年與燕將朱能

戰於衡水縣被擒送北平道死

詹璫亦指揮燕兵援東平璫被執送北平等死

哈三帖木兒胡騎將謙火耳灰麾下素號驍勇從

平安戰於肥河安斬燕將王真引騎兵三千駐北

岸高城燕王以數十騎當之耳灰持矛直趨王前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宋 嚴震

相距十餘步燕將童信引矛中其馬馬踣遂生擒

耳灰三帖木兒持稍突來救耳灰信復射之人馬

俱仆并擒之三帖木兒死耳灰降

林帖木兒妻鬼里皆胡騎指揮潞河之戰被擒死

張昌一名長壽內官爲真定監軍被執道死

贊曰天命已去鼓聲不揚如熊如羆縛同羣羊寧

爲索繫無爲生降魂兮歸來茫茫帝鄉

從亡列傳

井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較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及走死彭城軍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挈戈隨死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於大誼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壤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爲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噫臣主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寧得以有位無位論耶五蛇從龍周流天下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亦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程濟第三十七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定支之臣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千載下明傳

言曰我君是事非事國也臣曰從君豈曰從國作從亡諸臣傳

程濟 葉希賢 楊應能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寬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故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與諸

難兵戰於徐州八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遂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曩之祭盂禳之也淮上諸將敗濟還京

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耳立召僧爲君祝髮濟從之出每遇險以術脫去相

從數十年清書病君親爲煮糜有所往必令濟篋後隨君至南京人尚有識濟者指之曰程編修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千載下明傳

而踪跡遂絕濟自敘其從亡之事云兵入金川門帝徘徊殿庭欲自殺召羣臣問計濟請出亡

帝曰敵兵四集且朕病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可免少監王鉞以所藏

高皇遺篋爲請

帝卽命取發之有僧牒衣具三

帝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牧授楊應能名符各祝髮分共牒濟袖出黃冠自易革臣知其事者五十餘人皆願隨亡

帝令散去以太子侍廖平先行

帝獨與濟及梁良用籌出西華門詣河得空舟良用
鼓柁而行抵南門舍舟而塗良用自赴水死濟掖
帝出城夜走神樂觀宿道士王昇軒應能希賢及金
焦吳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
和郭節馮灌王資牛景先到仲郭良史仲彬鄭洽
王之臣黃直內官周恕何洲皆會

帝曰此後以師弟稱各訂約散去適仲彬家有舟在
通濟門橋下師入舟楊葉鄭史程五人從時壬午
六月十四日也沂江繇丹陽抵吳江至彬家彬樓
師於別所水月觀師賦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文如織影逃簾午鍾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
絃成學來會亦已祝髮稱雪菴尋辭去師以詩送
之至八月縣丞章德來彬家踪跡師同賢能濟附
舟至京口渡江從六合陸走襄陽入廖平家曰吾
僧也奎當易姓平寓師於西山中景先亦至居無
何平舉家遁還師留景先於山中自與濟賢能入
蜀遇馮灌於途知其寄食村中留三日而去癸未
正月投雲南永嘉寺命灌訪廖平家事夏六月灌
來知梁良玉死甲申正月離雲南三月到襄陽就
景先於西山五月命景先入吳約仲彬六月師行

八月至彬家師一宿遂行彬問奚速師曰昨道中
遇一冠蓋者瞪目視余我去正爲兩也相與泣下
與濟先行賢能景先仲彬以次會於吳山同遊西
湖重九登天台運焦灌仲等皆至運亦祝髮稱稽
山人灌稱塞翁遇廖平於耶谿冬離台州乙酉
二月至重慶雪和尚已結菴於善慶里遂留居焉
夏六月將往雲南命濟筮之得乾之姤曰恐有偵
我者已胡濙鄭和果入雲南遂止不往冬十一月
黃直至留三日去丙戌三月別雪行夏四月至西
平侯晟家旬日嚴震直以使事過滇見師辭去吞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金死旅舍晨恐請師逸五月能賢結茆於白龍山
師居之丁亥三月師病七月濟乞食出遇郭節程
亨史仲彬來視八月節亨辭去十二月師祭死難
諸臣爲文哭之戊子二月仲彬歸夏六月菴災七
月濟出募葺菴道者張靜成之濟筮得小過之旅
曰烏焚其巢不久將毀冬十二月焦雪黃直皆至
己丑正月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雪直焦從三
月至善慶里雪留五月至襄陽知廖平家徙蜀庚
寅三月師還菴辛卯春有司毀菴夏四月師至浪
寧賢能募建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遠而順吉

卽也。然龍戰之詞有凶壬辰三月能卒四月賢卒師哭之恻並葬於菴東。師納弟子應慧十一月淮直來訪。癸巳正月辭去。五月師南行至旬濟及慧從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十月歸應明。鐘師爲銘策之。甲午秋師學易數冬慧死。納弟子辨空。乙未春三月師夢賢能恻而覺設奠祭之。夏師出遊路逢淮直留其主家數日。八月師與濟遊衡山還訪淮直已先赴滇。師卽還滇偶寄宿蕭寺見廡下有二病者視之卽淮直也。因暫視之。淮直竟死埋於寺東師題其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菴立從亡死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李忠

不果。庚子七月仲彬來訪八月歸十月師與濟遊蜀岷峨嶺師吟云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辛丑四月復入蜀七月入粵遊海南冬還菴師畜髮爲道士日讀太玄莊老壬寅春還空智王鶴慶靜室師別居豫泉癸卯二月師與濟遊楚登章臺山師吟云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遶啼。六月遊漢陽登晴川樓師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霄欲翻愁。七月留大別山甲辰二月東行九月遇仲彬於途十月至仲彬家信宿彬族人弘送至杭十一月師與濟至寧波渡海乙巳正月朔謁大士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三 李忠

十月遊漢中遇康平弟年乃知平已死會稽奎妻
平妹三歲矣已酉五月還浪亭卷已焚毀六月到
鶴慶山中九月師復蓄髮庚戌四月師欲廣其菴
濟空出募七月室成師頽之曰濟志慨辛亥二月
師遊陝西濟從四月至延安七月返至蜀九月至
夔絕糧有二黃冠給之壬子正月入楚至公安宿
蕭寺二道士同宿不相識既去視遺紙知爲郭良
梁中節師作蕭寺黃冠夜泣詩五月師至武昌登
黃鶴樓仙吏辛有同年化鶴歸之句八月舟下九
江九月復遊吳山十一月遊天台雷赤城觀癸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雲漢列傳

師在赤城甲寅五月至吳江訪仲彬之子晟留五
日八月還至夔十月還山乙卯三月師遊粵西濟
從七月濟遇何洲於市洲隨行十二月洲死丙辰
八月還漢仍卜築浪亭丁巳二月師復祝髮欲東
歸命濟筮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
三月從師入漢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還至浪亭
戊午冬智道師恐踪露遂入粵濟從己未正月濟
力師還漢不果庚申春師決意東歸復筮得歸妹
初九日大凶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爲
帝藩司以聞

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違師預焉八月至南京濟從
九月至京御史鞠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釣州白
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
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詒視師語囑昔
事數條亮大慙不能語密還奏

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
矣還漢焚菴散徒平葉楊二塚紀始末以付了空
名從亡隨筆其詞甚繁錄其畧以附濟傳後

論曰從亡二十三人惟程濟始終雖饒智數實其
心忠也濟載師於重慶病痢雪和尚以栢葉丸進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袁忠

李復

三服而愈結邪白龍山時師復病痢不得前藥濟
煮栢葉湯療之師又慟念方黃諸臣而病逾年始
愈郭節程亨史仲彬來訪見師骨立皆環泣及濟
病師坐榻旁不刻離濟曰濟不死濟何敢死顛沛
君臣相依爲命如此嗚呼

贊曰臣也抱足君也煮糜一心相從萬死不移探
易之秘決筮以寄爲藥爲藥匪夷所思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以進士爲御史侃侃自負建
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
楊應龍河南杞縣人爲吳王教授壬午六月京師

隨陷與希賢同日祝髮從亡。初亡出時諸臣皆衣
葛重九夜宿六合草店中。清抱君足睡。盡出葛衣
覆其上。君倡詩曰：黃花滿地帶霜開。濟賢能各
成一句。闕已從君往來吳楚。蜀漢間死鶴處並埋
於淚窠。

馮時可曰：婁江王元美嘗謂余

建文實焚於火。世所傳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

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余以癸未遊黔西永洪菴。

其菴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會駐此三十年。

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君初來時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朱敬言

兩比丘與俱。未幾卽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華與程

珙。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擇

牧圉邪？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質首之雉。

厥子回面而改轍。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

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公之

削髮。殉至其西山采薇之節。哉。爲之贊曰：神靈失

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仇。亦孔

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

方之外。繡流爲友。彼人奴。餘甘心廣柳。

君嘗依聯師。匿跡杭之淨慈寺。寺有君遺像。禿而

異相。傳謂君髯不可剗。剗則刀捲其口。像頂有五
岳骨云。聯師國初十高僧之一。胡濬有塔銘。新都
畢懋康記。

君又嘗偕徒衆。住雲南會城五華寺。深藏不與人

接。漸有疑之者。乃移羅葵之獅子山。居頗久。以土

官鳳氏意稍憊。復移去。壁題悉爲鳳刻滅。按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者。卽沐黔寧子。鼎下西洋。鄭和

卽滇昆陽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者。噫。當時人

心大可見矣。滇人王來儀記。

贊曰：草莽君臣。間關生死。朝夕一堂。靡進靡已。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朱敬言

也。同袍死也。同壘。彌茨。骨香千秋不毀。

廖平

吳成學

王世

廖平。襄陽人。建文時。爲兵部侍郎。城陷之日。携

太子出奔。有程嬰之使。

建文君嘗一至其家。平盡棄其業。全家逃徙漢中。而

身自流於會稽。日賣薪以給食。已復遇君於耶溪。

因號曰耶溪樵。嘗畫詩於溪沙。隨自亂其沙。不使

人知。一日爲人所窺。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

入鴛鴦。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平生家國惟餘

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

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後笑一點真竟死
會稽山中。

吳成學浙江人舉賢良爲翰林院修撰壬午六月
之變家人驚潰相失以爲已死成學隱姓名爲僧

號雪庵

建文君於吳江臨別君送之詩云江水無情去不還

惟爾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

素顏走重慶之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遊

白龍諸山山有松相瀾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

愛之景賢爲造菴和尚招徒數人入居之斯夕誦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早

經諦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

不可和尚會其意乃誦觀音經

建文君常留止菴中因題曰觀音菴云和尚好觀楚

詞時時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

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固

知之然亦不問和尚不戒酒景賢時送酒飲之拉

牧堅共飲飲半醺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

然而寐和尚頌形秀夷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

氣渙發能感愴人卒秘跡以死莫有知者嘗走滇

陽

建文君惟徒了空知之 成學之亡也曾百御史王

玳家事覺玳以匿奸黨論死玳蘇州人

贊曰越之溪蜀之灘沙湛湛水潺潺趙客俠楚騷

賦生若寄死何愁越山險蜀道難兩相視無一言

馮灌 黃直 王之臣

馮灌貴巖人刑部司務京師陷出亡在夔州以章

句課童子給衣食爲對句及古詩自題馬二子或

馬公或塞馬先生

建文君嘗留其村中三日灌亦間醉至人往楚滇視

君一見卽返嘗大書壁間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早

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燁管五色蛟

蛭無損麟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比見補鑄匠

說卽刺去乙未秋與補鑄匠同客死滇之蕭寺

黃直常州人累官至侍中尋改爲按察使京師陷

遁去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鑄至州邑不過三月卽

去或復來人有學補鑄者卽教之不索謝錢直

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

夔慶人皆呼爲老補鑄補或與錢布米皆不擇當

食時與食卽不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出囊中

錢買酒自飲嘗寄宿蕭寺忽市逢馮翁二人相顧

愕然已而相持哭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月已又哭且別言勿復相見後客死漢寺中。

王之臣襄陽人爲欽天監監正京師破衣葛衣走出亦與聞出亡之約。

建文君嘗一至其家事露之臣棄其家走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常衣葛衣不改已而過河依莊館魯家爲傭取傭直買羊裘披之必覆以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仍覆其上葛衣破幾縫竟不肯脫傭力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與語傭匿避旬月俟其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欲死呼主人謝曰我死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聖訓

贊曰泯泯者名烈烈者志溱身吞炭古有其事三人同難各行已意或哭或歌灑血成漬。

蔡運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蔡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諂於俗罷歸起賓州知州有惠政壬午六月與聞出亡之事祝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携茗椀筆牀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

之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刑部郎

建文君出亡田玉與蔡運馮灌趙天泰吳成學史仲彬俱爲往來通信給食之人田玉亦髮髮爲僧避跡無常處。

郭良梁中節皆定海人同爲中書舍人壬午六月與聞出亡之事並棄官爲道士兩人曾於公安夜宿佛寺。

建文君亦宿焉時改服爲黃冠兩人不識也夜漏將三鼓微聞兩人泣聲既去留姓名於紙君始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聖訓

作蕭子黃冠夜泣詩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柱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閒亡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縗多愁顏卅掌遽驚還嘆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腸繫結詎堪言布衾溼透皆淚痕晨興往探詢其去兩公蹤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恣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

贊曰縗衣黃冠皆可晦跡其名則隱其志如石冥冥霞舉何必仙釋。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梁良玉

梁良用亦定海人載

建文君抵南門自投於朱雀橋下良用與中節田玉良玉同族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而投水死者五人後松陽王詔遊治平寺聞轉藏上有聲異之令人緣頂得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臣僚二十餘人紙泥糊不可讀稍銓錄可識者得良用等各爲贊題曰忠賢奇秘錄

鄭曉銘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瘡若漆身希蹤抹殺戰戰潛龍寂寂冥鴻雀舌其時而耳漢下山椒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建文君出亡

水滄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盡見虞淵沉沉就呵護此悠悠古今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同與出亡之約各變姓名挾卜筮書走四方賣卜給衣食和時稱糕王節亦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視建文君於白龍山郭舍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京師陷棄妻子易姓名走海

南市肆鬻書爲業出亡之明年夏即死

建文君以詩哭之云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

贊曰栢舟載沉匪江難涉卜市可藏匪書是業一

死一生其志則合

王資 牛景先 劉伸

王資河南杞縣人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資被執遁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秦事京師興出亡之約易服爲道人隱金華玉華山以即玉華山樵別見隱道傳

牛景先沅人初爲御史改鎮撫禦靖難師有功

建文君出亡景先首贊之初議從鬼門出門猝不可啓景先多力即破之神樂觀中之約景先與焉易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建文君出亡

道人服夜走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後從君於摩平家西山平以君託景先而遁及君南行景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君於吳於越死杭州寺中初景先亡命時朝議微聞破鬼門事逮治其家屬次妻劉氏發教坊司劉伸亦杞縣人鎮撫同王資出亡爲道人甲申同諸亡臣侍

建文君遊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

贊曰力不從心命也非戰義有所歸家亦何戀梓矣聞關剛義百練黃冠者誰愧彼纓弁

金焦

趙天奉

鄭洽

程亨

徐貞

金焦賁池人建文元年爲御史燕兵起尹昌隆上疏請讓位焦勗昌隆無人臣禮尋陞刑部右侍郎又論李景隆懷賊不可任壬午六月之變焦亦與聞出亡甲申重九同諸亡臣會

建文君於天台戊子冬視君於雲南白龍山郭舍明春從君於蜀因留蜀後與王資往河南死於祥符趙天泰陝西三原人建文元年以明經爲翰林院編修出亡之日天泰與焉時衣葛因自稱衣葛翁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哭從亡別集

又號天肖子老死於蜀

鄭洽浦江人爲翰林院待詔與聞出亡同聚神樂觀議迎

建文君至家君甫至而堂中扁無故墮地君驚而逸尋跡者至無所得乃舍洽洽尋訪君於蜀道病雷公安茅庵中遂卒

程亨山西澤州人張昂之親也仕爲翰林院簡討初未與出亡之約京師陷亨棄家逃及昂被族尋抄亨家逮亨妻楊氏于程禮禮妻張氏用火燒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史仲彬與何洲至節家求

訪

建文君卒適在焉相持痛哭遂偕卽四人同詣重慶不值又走雲南遇程濟於白龍山深處引拜君榻前見君形容憔悴各慟哭二月辭歸

徐貞陝西人爲工部尚書

建文君出亡賁貞家信宿事覺族誅又命致坊羣亂其妻至死有幼女婢隸樂籍樂官陳儀陰養之令汙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家儀在機籍而能執義如此

贊曰焦既削迹泰亦埋名同旋艱險洽亨一心貞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哭從亡別集

之遺戮亦以居停依依故主寒寒孤臣死而後已

豈曰倖生

史仲彬 史弘 王昇

史仲彬吳江人洪武戊寅以明經爲翰林院待書建文元年遷祭告衡山與金華樓璉同諫改官制嘗廷斥尹昌隆爲奸二年疏請均江浙賦役改徐王府賓輔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轉輅山東回奏機密十二事壬午六月庚申廷議避難彬與璉璉皆言死守勿去爲正又與御史魏冕力請誅徐璉城陷

建文君會卒出延仲彬會於神樂觀越宿微明與牛景先步至河畔覓舟適家有僕舟至遂載君歸江行抵彬家時編籍在任諸臣遞去者四百六十二人即日削籍戒無齒及隨行文各州縣追繳革除誥敕至是吳江邑丞章德來彬家私問彬曰

建文帝在君家否微哂而去時八月十五日也君即

逸去仲彬一視君於襄陽西山一同何州視君於雲南白龍山一視君於大理浪穹一視君遇於湖

廣之逆旅君亦再至彬家後爲里人所訟下獄死

死後君復至其家適子晟婦生男君命其名曰鑑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吳從忠訓傳

史弘嘉興縣民彬之族祖也甲辰冬

建文君時爲黃冠至彬家方坐飲食弘突來識之私

問彬曰此

建文皇帝也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舊沒時非是

吾無死所矣彬以實告弘稽首堂下涕泣問向來

狀君曰積隨亡數人給我衣食周旋艱險二十年

來戰戰兢兢今想可老終矣弘問何之君曰欲遊

天台弘曰願具一日之積隨行至越江而別

王昇神樂觀道士

建文君賜今名命爲提點君出亡昇隕於途曰臣昨

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今兩轅引縛臣詰曰汝賊提

點秩六品謂何明日午後門外伺候周旋勿失也

昇導君步行止觀中薄暮從亡臣蕭希賢等十三

人至翌晨金焦等至共二十三人時國兵所破各

門出奔甚多無誰何者尋得史仲彬僕舟於中河

橋畔君遂行

論曰史仲彬有致身錄所紀

建文君出國門事與程濟所紀稍戾意當時所謂鬼

門者亦疑兵也觀牛景先家得禍可見噫錢之祿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吳從忠訓傳

昇之夢豈非

皇祖之靈於昭不爽乎仲彬不易服不遠遷終始周

旋以一死畢事真可謂能致身者矣

贊曰有君周旋可以無斃全家完業可以無棄皇

皇盡瘁可以無愧

王鉞 何洲 周恕 吳亮

王鉞內官監少監嘗

建文君皇急時鉞啓奉先殿有紅匣奉

太祖遺諭臨大難發之亟命昇至匣四圍銅以鎮牢

不可啓羣以足蹴碎之斃繙之具畢備焉君遂見

服辭羣臣

何洲周恕皆海州人同爲太監建文初燕世子來朝恕請背之君不可以問王子澄亦以爲不可遂放還燕兵起君曰悔不用恕言壬午六月君出走神樂觀洲與恕追侍焉君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潮湘間恕病死蕭寺丁亥春洲與史仲彬訪君於粵西至連州遂偕郭節程亨至蜀不值乙卯秋洲齎書於桂林市遇程濟引見君勸君還江南時洲年七十餘是冬死

論曰鄭曉吾學編餘云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季從書別傳

然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去卽復爲朝廷所據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有內官密言於燕直擒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於是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也兵旣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功不已

文皇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於侯伯之上永樂末太監沐敬語漸不遜

上舍之不治蓋敬亦預謀者也及攻王鉞何洲周恕少心建文如此嗚呼安危之際豈不以人哉

吳亮亦內官也建文遜去後

上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溥洽命胡濙以訪張邈邈爲名別命太監鄭和西洋徧物色之二十一年濙從均棄還朝

上時駐宣府濙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濙至披衣起召入賜坐與語濙言不足慮也

上疑始釋正統四年

建文君在粵西謀東歸程濟筮之得觀之否濟曰所謂利用賓于王也不宜變否中互艮巽艮止而巽入艮爲寺人當遇此兆明年庚申三月又筮之得兌之歸妹濟曰歸妹序卦之盡也師今年適六十四春季木將盡至夏火旺子生母死且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夏其危乎五月廣西藩司以事聞命取入京以亮曾侍君使往詎視若見之曰汝吳亮耶亮詭非是君曰我昔卽便殿食子膳藥片肉於地汝時執壺狗餌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命取老僧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

贊曰誠也發贗亮也伏哭出之入之窮反而復王

午庚申中更六六乃有洲怒周旋碌碌此何人哉
亦周臣僕。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李惟性列傳

隱逸列傳

孔子謂殷有三仁蓋以行遜靖獻與披髮剖心其趣一也許方有言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雖一時婉拒之辭亦各成其志也已矣當夫鼎革方新黨禍斯烈君臣大義既不敢希胡解之榮宗祀至情又不忍見方黃之慘不得已而思其次遜之時義是或一道也峨嵋亭詩不云乎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蓋情見乎辭矣悲夫寒馬先生補錫匠河西廬從王爲重遜世所不必言若高彭諸人或憔悴江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李惟性列傳

海或容與丘樊而立意較然不降不辱使死者復生生者無愧豈必結一途之迹乃稱同哉作隱逸諸臣傳

徐居

高遜志

韓郁

豐實初

胡子義

東海通臣

王華山樵

洞庭居士

徐屋宇宗實洪黃巖人洪武中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屋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子多所造就召見莫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府判擢兵部右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安農業開政教之

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皆切時要北師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靖難後家覆沒於京師屋義舉侃然杜門終老或云歸二載逮至京卒於旅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受業宣城貢師太鄴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鄆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寺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庚辰會試考官稱得士靖難後倫歸附遜志遁去不知所之或云自經死

望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諸臣忠烈傳

韓郁一口康郁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者方且洋洋自得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容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與滅繼絕齊代之曰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

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

宗廟之靈不能靖難後遁去不知所終

豐寅初字復初浙鄞人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燈譎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有五歲子慶給事中孫熙弘治己未榜眼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以薦辟歷官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致茂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

望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臺觀顯列傳

莫知所終

有題詩神女廟者襄王此日知何處空見朝雲暮雨時自署曰東海逋臣

玉華山樵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金華東陽縣東山采樵自稱大呆子性天然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將死囑主人曰敝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辛葬之嘗見其歌稱王姓者曰宗兄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鬻成雲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

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作一山。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宜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

洞庭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隱於湖濱。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常沉湖大醉。輒大哭。已病死。二人皆葬畢。隨去。不知所之。

贊曰。宗實前迹。士敏避榮。韓豐與胡樂志。逃名湖庭之濱。可以濯纓。王華之麓。可以負薪。二人伊誰。翻翻其塵。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美隱隱列傳

陳周

劉亨

高賢寧

龔訓

陳周。蘇州人。建文中第進士。與吳僧道衍善。衍因薦辟之。周乃逃隱錫山終其身。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辟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於華蓋殿。以言事。作出爲壽州訓導。建文初。應詔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六卿職卑於五軍。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多見聽用。陞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絕之。每治旁作善教坊。再思亭。以風勵民庶。三年上績。賜敕褒寵。壬午中。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謀於令以鄉兵擒首惡十數人戮之。而論降其黨。保全甚衆。靖難後。有言亨昔上書改舊制者。罷歸。遂杜門不復出。有薦入節閣修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東聘爲考官。亦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有學行。雖老猶可爲教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龔訓列傳

龔訓。吏部尚書郭璉。上言老者安之。

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中卒。高賢寧。山東濟陽諸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上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方貴倖。勸之就職。賢寧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

龔翔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翔大哭遁還鄉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翔仕無害於義恐君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贊曰士固有志何庸相逼惟陳及劉老死泉石卓哉賢寧仲連斯匹。併義必精萬鍾不易城門一慟永矢弗斁吁嗟大章高軌屹屹。

王璉 孫嶺 石允常 周縉 朱寧

孫岳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表忠 卷九十二

王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仕教授生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自奉甚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命撤而瘞之號理美太守尤痛寵武人之不法者故軍衛街之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爲勤王計衛吏縛送京師。

上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將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孫嶺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戶部主事時以課程事罪本部官嶺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

復其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丞不受號冲玄子以終。

石允常字恒德浙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選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時徽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爲護所構左遷常州府同知北師起允常棄官歸已。

朝廷追論建文間廢改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鋹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表忠 卷九十二

謫戍中屯衛躬探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於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承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彈盜清難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承清北近燕霜極力拒守而民爭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卽出糾義旅勸王戰艦戎器畢具聞工師燬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迹

田園年八十終吳文定竟爲稱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寬法典俱逮成稱其一也寧等不可致矣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具撤寺村爲戰艦機槍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壘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贊曰開關遠戍是亦志節我罪可廢我行自決豈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李應龍

新榮義有不屈悲彼逝者泯泯同潔

彭典明

陳暉

徐真

馬溥

孫霖

劉伯完

彭典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
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
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剛毅敢
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
督江北諸將衆推典明靈壁之戰何福軍敗典明
被執

燕王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

姓名不知所之曰與陳江善同死

陳暉徐真馬溥皆建文中名將也溥漳州人父鑑
開國功臣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陞都督
四年暉爲副總兵真與溥俱參將從何福軍靈壁
之戰就擢於淮期砲突圍出適燕師傳砲攻城
軍士誤信手門出軍遂亂平安及暉等皆被執械
送北平中道暉真溥與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
二十人夜遁各變姓名逸去暉始爲泚州衛指揮
累陞至都督初戰真係淦德屢勝靖難後有薦起
暉參贊韓觀軍務暉匿不出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李應龍

孫霖亦指揮爲唐禮先鋒東昌之役霖營滑口夜
燕軍襲破營禮被擒霖遁去不知所之

劉伯完不知邑里洪武時重天官之學凡通曆象
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有征討必選擇從行
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時人歷官欽天
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候軍中從何福戰靈壁
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贊曰債軍之將亡國大夫既無前祿寧有後圖遠
逝者弋偷全者驅龍不見尾返矣斯道

何應泰 趙清

何應泰先世鳳翔人父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觀其俗質直解官居焉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自下閬人亦忘其爲故吏諫教子弟殺甚諸子恒稟稟推謹泰少時父以手所閱經史授之泰刻厲記誦久之融貫操紙爲文詞意遠茂川中諸儒自以爲不及洪武初

詔選孝弟傳聞之士推入國學爲一時冠九年詔擇上舍生備燕府官屬授泰祠泰慨然曰半爵

一職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耳

王雅重之嘗宜玉帷帳屏人咨議泰具以質封退爲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聖 隆慶 列傳

忠恕銘以自盟靖難後藩邸諸臣各膺顯秩泰獨稱疾不起陳昌積曰夫榮寵爵祿世之隄斷所決性命以必趣者也幸而蒙右眷位應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勢以恫喝薰赫人使起已不暇視黼裳王綬爲生賦世襲之具盡付宵摩以覓持保之術苟可憐購不辭藏獲婦寺女態而甘心之甚則敘感訴肯寂寂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有組肘之所不爲而爲之矣嗚呼

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又何感其然也奉祠公躬被寵有年國邸羣臣鮮出其右顧棄棄囊之富貴而

甘遷丘壑舍魚水之君臣而與牧吏爲伍殊異乎世之嗜習矣豈聞介子推之風而興起邪抑所托玄微不可測度邪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趙清鳳陽人有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清去北平時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一 忠 聖 隆慶 列傳

常懷隱憂不敢言燕兵起黃齊諸人薦清率河南兵守彰德燕兵至城下遣人招清清對使人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聽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不敢棄命失職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閒

贊曰御史遭逢修代來功泰獨引疾不與從龍清也守義應對從容煌煌明哲以保厥躬

後死列傳

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言處死之不易也當諸臣之戮力疆場豈不一心所事而一旦天命有歸君亡事易戮餘之人何顏復立新朝此時或釋甲自裁或束身亡命不亦名高千古與鼎石克一諸忠爭烈哉乃隱忍躊躇不自引決卒之斬祛之恥難忘謂彙之言不信而叢疑積忌死生慚恨亦已晚矣然究其所以終死之故固建文之戮力臣也作後死諸臣傳

盛庸 平安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後死列傳

盛庸不知所自起以偏將從耿李北征屢有戰功李敗庸收軍濟南與饒鉉死牛庸夜出劫戰盡悉城防禦盡毀北兵攻具捷開封歷城侯克平燕將軍代李景隆總兵進駐德州燕師掠濟寧庸移營東昌

燕王頓兵城下庸背城而戰列火器以待燕兵鼓噪而前衝庸左翼不動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亦合庸麾兵大戰斬燕大將張玉圍

燕王數重燕將朱能率胡騎奮擊東北角軍士趨之西南兵漸薄

燕王易服躍馬突出燕兵大敗走庸軍復大呼噪擣斬萬人翼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登庸乘之復擊殺無算北平震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退駐館陶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歸路三年春燕兵復南出庸約吳傑平安共攻北平三月庸進營夾河安軍單家橋燕王掠庸陣不能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

王率步兵攻左右翼而以精騎萬人直搗中堅庸麾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指揮董真保等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宋忠

後死列傳

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燕軍攻之不能入

王以木鎖橫貫鎗纜向前擲之盾牽連不能蔽燕乘隙急攻庸士棄盾走舍卒發火器反燒自陣軍遂却莊得楚智張能皆死是日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

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不敢發一矢以

詔無使

朕負殺叔父名故也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庸軍大亂燕兵追奔至泮沱河庸走德州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謂必破燕將士咸攜金銀錦繡曰破北平張燕痛飲至是盡爲燕所獲四年五月燕師長驅至淮上庸南趨盱眙領馬步列營淮之南岸與燕兵相對燕將丘福等率數百騎西行以小舟潛濟突庸陣庸卒不能軍遂單舸走六月燕兵次浦口庸率舟師駐江上嚴陣以待燕師欲還適高煦至殊死戰庸軍奔潰都督陳瑄以舟師降北師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禦之復敗走瑄難後以重書慰庸安賊山東永樂元年致仕去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懷異圖遂削庸爵卒自殺

平安一名倖兒滁州人累官都督僉事李景隆北征安爲恭將二年四月燕師渡白溝河安伏精兵邀擊

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知吾用兵是以敢前及戰互有勝負因河清敗沒乃還營翼日再戰安提矛同翟能父子奮擊殺傷燕軍甚衆黎明能與燕

將房寬交戰安帥大軍爲兩翼

燕王見房陣披靡張玉朱能陣動呼曰敵繞出我後矣以七騎馳赴之所乘馬三被創而三易幾爲瞿能所獲

王走陘上佯麾鞭若有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安斬燕將陳亨於陣薄暮復戰風折大將旗能父子俱沒安亦敗奔北聲如雷俞通淵滕聚皆死景隆軍大潰七月安率眾次單家橋高煦禦之安疑不逞十二月與盛庸合兵敗燕兵於東昌三年三月復大戰於單家橋擒燕將薛祿祿脫走閏三月戰於薊城敗績九月燕攻定州安率軍士直搗北平

王命劉江還援江及城連放砲不絕以疑安軍遂大戰於城西安敗績十二月安率兵圍通州大戰於九門四年三月燕師長驅過渦河安將萬騎躡其後燕設伏於肥河待之令王真迎安軍大戰斬真四月安與何福進營於小河斬燕將陳文安操示

刺

王垂及而安馬忽蹶燕將張武自林中躍出得脫去遂數日安帥馬步護糧於靈壁燕兵來劫衝擊安

陣分爲二。何福出城來援。與安合。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率家突至。福敗入城。明日。北兵破靈壁。安進戰。大敗。墮馬被執。送北平。靖難後。以爲北平行都督。

上問曰。向日非馬。曠當如何。安曰。刺陛下如拉朽耳。

上笑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後有自北平入京者。

上問曰。平保兒無恙乎。安慚懼。欲竭而死。贊曰。庸固桓武。安亦驍雄。屢敗不休。血戰多功。埃

皇明世法錄卷九十一
昏微禍馬。曠占凶。皇天不牖。上符星空。黃塵碎骨。慚彼英風。

吳傑 吳高 劉貞 楊文

吳傑。黔國威襄公。復子也。洪武十八年。以指揮嗣封安陸侯。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胡二十七年。練兵浙江。防倭。二十八年。有罪。令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州。立功。自贖。建文中。與平安守真定。薨。城夾河之役。屢勝。燕兵保結方陣於西南。

王以精騎繞之。保軍圍。王矢集其旗如蜩。忽大風起。燕師乘之。傑遂敗。誦南

寧衛指揮使等死。永樂元年。子璟乞嗣。正統間。再三乞皆不許。弘治六年。璟孫鐸援。

詔乞嗣亦不許。吳高。江國襄烈公。良子也。歷官前軍署都督僉事。

洪武十七年。嗣江陰侯。屢出山陝。北平。河南。陳兵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

守遼東。與楊文數以兵攻永平。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

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舉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問。

皇明世法錄卷九十一
朝廷果疑高削爵。從廣西。獨命文守遼東。竟敗。永樂

十二年。編氓江陰。已奪券。洪熙元年。謫戍海南。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劉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左軍都督。充大寧總兵官。修懷來城池。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大寧

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遷化。卒有二心。燕師入太寧。盡驅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救印浮海歸時。

朝廷聞行北平。諸將降。因籍貞家。下獄。貞由海道出福建。還京。詔釋其家。靖難後。陞左都督。鐸遠東

恆懷愧憤永樂元年辛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於禍。

楊文舍山人洪武中。以從征功陞右軍都督僉事。

世指揮使。二十七年。充總兵率舟師鎮守太倉。仍

督浙江海船。召掌中都留守。充總兵。率十五萬人

征廣西。築城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指揮司。三

十年。遼東。練兵屯田。充征虜前將軍。率京師湖廣

江西兵。征五開蠻賊。建文初。充總兵。都署大寧兵

及寧府。護軍屯開平。靖難兵起。宋忠敗。文移守遼

左。吳高時出兵擾北平。及高削爵徙廣西。文專

皇明世法錄卷九十二

忠

領遼東。建文三年冬。文引兵萬餘掠薊州。殺戮極

慘。遇劉江兵戰敗。指揮王雄七十一人皆被執。靖

難後召文還。憐其開國老將得不死。永樂四年辛

世羽林右衛指揮使。

贊曰。高傑世將。貞文老革。夙負勇畧。時稱殘嗜。或

以戍死。或以憂卒。先後同歸。云何不擇。

常昇 耿曙 耿獻 趙諒

常昇。開平王仲子。兄茂封鄭國公。安置龍州。

上念開平王功。封昇開國公。

懿文皇太子妃昇姊也。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及徐輝

祖分道出。戰衆散。金川門失守。昇見

文皇得不死。滴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召至京。賞鈔幣

遺歸。誦所弘治五年

詔錄太廟元祀功臣。孫復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

使。傳孫玄標嘉靖十年。議封常李鄧湯四王後十

一年。續封玄振懷遠侯。

耿曙長興侯。長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尚

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王進封公主。

睿爲駙馬都尉。掌前軍事務。睿勇悍有膽畧。靖難兵

起。以王宝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睿力勸直

軍明世法錄卷九十三

忠

搗北平。已而炳文戰敗。敗睿快使抱病時對公主

悲泣。

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

樂元年春憂卒。

耿獻長興侯。仲子昇官。至後軍都督僉事。燕兵起

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

係山海關。及高被圍。奪兵徙廣西。文守遼東。獻請

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論死。

趙涼。開平王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涼爲

雷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涼能效職無私交結
難兵起諒時奉密詔往來督察諸將士千秋常宗
人並得罪涼亦坐廢憂懼卒

贊曰昇路貴戚顯諒近雖不決前死徒抱後懷令
名罔終危疑自種覆巢完卵噫泣何及

徐安 嚴震直

徐安鄆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濟南知府調鳳陽
燕兵南下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謀知沂浮
橋絕舟楫以守燕兵竟獲漁舟以濟靖難後罷歸
田逾年舉道遇有司上安各得復任居數載鳳陽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主謀與功

諸賊里妻安凌宗親庇細民奔莊出

上怒曰朕昔尚爲安所困况若曹乎逮安謫戍雲南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參議尋
授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
年卿民訴其弟狂不法

上付震直訊報及具獄

上以爲不欺故其弟狂已坐事降監察御史使龍州
二十八年修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
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廣鹽
得行江西安贛古贛諸府震直督直勤敏

上數稱之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
所縛致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永樂中復爲工部
尚書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文大師悲愴吞金而
死震直魁梧幼不喜讀書惟力田供養賦長於算
數諸權貴皆喜之

贊曰徐拆浮橋嚴不金屑各有忠志罕稱完節所
欠二死苟延歲月見之不早身輕名滅

皇明世法錄

卷九十二

表忠

忠臣列傳

三不忠傳

李景隆 茹瑄 陳瑛

文皇云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天語如是豈將不利於建文君哉又云使練子寧在吾國用之豈有意殺建文諸臣哉景隆喪師而後南下茹瑄納款而後渡江陳瑛修怨逞毒而後諸臣參夷無噍類賣國吳牙陽實其功陰疑其心矣卒之閹門禁錮者景隆也父子戮辱茹瑄也舉宗屠滅者瑛也即三人罪不可宥獨不能以前勞贖乎食報之醢亦深恨其不忠爲千古立炯戒耳夫建文時臣如黃福鄭賜明倫洪錄卷九三景隆尹昌隆名列奸榜後皆歸附而獨三臣以不忠名此

文皇微意也作三不忠傳

李景隆肝貽人葉父賊陽王文忠封曹國公

高皇帝曾賜手敕云九江體兩嫡祖忠孝不息九江其小字也

建文君即位周王府人告變遣景隆即訊景隆遂執王械至京師廢爲庶人燕兵起耿柄文政績黃子登歸景隆爲大將軍賜斧鉞景隆驕倨自大諸宿將屬皆戚不悅師次河間

燕王聞之曰九江骨梁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

易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及靖難師舉大寧景隆乘間鳩北平築壘九門攻之郡將翟能帥精騎攻彰義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能退北平遂堅守時方盛寒南兵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乃移營白河遣將陳睥逆戰收積景隆盡棄其軍單騎奔德州白溝河之戰景隆大敗奔濟南及盛庸告捷召景隆還諸臣請誅之不聽既而靖難師至江口景隆與茹瑄奉命至燕軍議和二人陰納款靖難

明世宗錄卷九三景隆師逼金川門景隆遂與各王開門迎降是年九月

進左柱國丘福等每言此降虜何以位我輩上已而陳瑛劾景隆貪橫無狀并劾其弟增枝鎮守荆襄公行不法

文皇大怒命禡其爵沒其田產閹門幽禁絕喪葬嫁娶者五十餘年初景隆盛時有善相者云腰背厚重公輔之相而如桃花當食困以死至是果驗嘉靖中念岐陽功績封七世孫性爲臨淮侯至言帝以督戎管少休敦說詩書有儒將風忠孝復振茹瑄衛山人洪武末由監生官左通政遷吏部尚

書改兵部。建文初以兵尚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至江上。

建文君遣瑞詣軍中勞問。瑞私稱臣獻密計。燕師遂從金川門入。事既定。

詔稱王寧及瑞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封寧順昌侯。瑞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尉。向與徐增壽爲燕內間者也。瑞尋加太子少保。

永樂七年除名。同籍家人典安告其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擇還家。道經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

陳瑛劾之。復逮下錦衣獄。瑞懼。命其子銓市硃霜。

皇明世宗錄 卷九十二

主 二

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

人送浣衣局。幼男發鞍轡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

年陰養死士。降庶人。錮南京。閹室自焚。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爲北平按察使。受王府

金錢。通密謀爲食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

文皇即位召爲都御史。

上欲爲

建文君輟朝五日。瑛請減之。又請追戮黃觀。廢昇王。

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等。

上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

人中黃福尹昌隆張統王鉅鄭賜皆宥而用之。況

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孝孺諸

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捉數

百家男女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

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冀則我等歸

附無名。於是諸忠臣幾無遺類。永樂七年給事中

耿通劾其朋比蒙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於死。八

年中九劉子春劾其方命刻薄。九年下獄誅之。夷

其家。

論曰忠臣殉國非求生也。而終不死。賊臣市國欲

免死也。而終不生。夫

其猶天也。天道緼然而善謀。疎而不失。傳瑕腹貳。重

克見佞。謝晦狼籍。柳燦塞謗。自以爲有佐命勳。永

休富貴。而皆不得良死。皆天也。景隆等之凶終。靡

同。琴戮僭峙。夷宗。計其偷息賈榮。多不過八九年

耳。寧知二百五十餘年後。

兩朝恩詔。褒及諸忠。而三臣朽骨遺臭。猶有操史筆

而誅其罪哉。爲人臣者可以鑒矣。

贊曰執鑿凶門而輕一跌。執持使節而凌安舌。執

張鉞罔而族夷滅。賣國之魁。新朝之孽。快哉好還。

法平史錄

世法錄卷之九十二

終

三